母与子

中

人民文学出版社



母与子

中

〔法〕罗曼·罗兰著

罗大冈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ROMAIN ROLLAND

L'AME ENCHANTÉE

ÉDITION DÉFINITIVE, 1951.

ALPIN MICHEL, PARIS

母 与 子

Muyuzi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477,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23 $\frac{1}{4}$　插页 2

1985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8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9,400

书号 10019·3887　　定价 4.55 元

《母与子》中译本中卷说明

罗曼·罗兰的第二部多卷本长篇小说《母与子》，原名《欣悦的灵魂》。中译本用该书第三卷的标题《母与子》作为总标题，理由详见中译本卷上《译本序》。

中译本卷上包括原著第一卷《安乃德和西尔薇》和第二卷《夏季》。中译本卷中包括原著第三卷《母与子》，以及第四卷《女信使》的上半卷：《一个世界的死亡》。

《女信使》在《译本序》中译为《预示消息的女使者》，虽然尽量忠于原文含义，但文字不够简练。今后将一律译为《女信使》，《译本序》再版时亦将照此改正。

《女信使》下半卷题为《生育》，意思是说一个新世界的产生。《生育》是整部小说的最后部分，将作为中译本卷下的内容。

小说第三卷《母与子》的主要内容在于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安乃德和儿子玛克的生活和思想情况，同时以粗阔的浮雕手法，反映战时法国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的痛苦，表达这场战争只对少数政客、资本家有利，对于人民大众是巨大的灾难而激发的怨愤。这一卷着重描写安乃德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立场① 出发的反战思想与言行：具体表现为反

① 并非完全是贬意，只是说明它的局限性。

对某些法国人侮辱与虐待已经缴械投降，束手就缚的德国俘虏，包括伤病俘虏；帮助一名无故被拘禁在俘虏营中的、来巴黎学习绘画的奥国青年逃出法国国境，等等。

在小说的第一、二卷中，女主人公安乃德的一切思想言行都没有离开个人生活的范围。从第三卷开始，安乃德冲破个人生活的小天地，走到社会斗争的十字街头。第三卷是这部小说的重要转折点。第四卷《女信使》也是这种发展方向的继续。安乃德的转变首先由于她一贯的正直、真诚、刚强、泼辣的性格（内因），另一方面由于战争对她的巨大震动与深刻教训（外因）。安乃德反战思想的逻辑结论，是她对不公正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极度憎恶，以及对社会改革的殷切希望，虽然她不知道应当如何改革。

第三卷的另一个主要内容是玛克的成长。玛克出生于本世纪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是十三、四岁的少年。一九一八年停战时，他已经是十七、八岁的小青年，如果晚几个月停战，到玛克足十八岁，就该应征入伍了。大战的四个年头，正是他从少年期进入青年期的过渡阶段，智力发展，思想活跃，性格形成。他性格梗直、固执、倔强，很象安乃德。小青年对大战时期的法国社会极反感，梦想砸烂眼前的一切，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社会，但他也不知道如何建立。

第四卷标题《女信使》是指安乃德本人。中年和晚年的安乃德所进行的社会活动，尤其晚年的反法西斯斗争，被作者理解为一个新世界将要产生的预兆。第四卷的上半卷《一个世界的死亡》描写停战后（1920年左右）法国社会的混乱与不安。人们对传统的精神文明、道德观念失去信心，对未来看不见一

点光明。一个世界正在死亡，是安乃德与玛克的共同印象；一个新的世界必然会产生，是母与子的共同信心。他们一心想为新世界的产生贡献力量，虽然他们对早晚必然要产生的新世界没有明确的概念。

第四卷《女信使》并不是《母与子》全书的四分之一。就篇幅而言，第四卷是全书的二分之一。第四卷的页数等于前三卷页数的总和。第三卷《母与子》写于一九二五年十月至一九二六年五月。第四卷《女信使》写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三年四月。作者写完第三卷后，间隔三年半才开始写第四卷。所以前三卷在编排结构上与第四卷有明显的差别。第四卷分上下两大部分，各有标题；每一个大部分下又分为若干小部分（相当于章回），每一个小部分又都有小标题，而前三卷的小部分是没有小标题的。最令人觉得突兀的是第三卷《母与子》末后有《尾声》一章，而其他各卷均无尾声，全书结束时也无尾声。难怪有些评论家、研究家认为罗曼·罗兰写完第三卷《母与子》，实际上故事已告结束，作者已经完成他原先构思的这部小说的全部写作计划。三年半之后他又执笔写了一部新的小说：《女信使》，其实不一定是《母与子》的第四卷，而是另起炉灶。前三卷的主要人物是母亲安乃德，第四卷的主要人物则是儿子玛克。我们认为这部小说的第四卷和前三卷在体例上，甚至在文风上确实有不尽相同之处，然而在主题思想上则是前后一贯的：描写一个真诚、正直、坚强、果敢的女性安乃德为了个人生活与人格尊严，为了社会的正义而进行的不懈斗争。

译　者

目　次

第 三 卷

母 与 子

和平并非不打仗而已，

和平是从灵魂的力量中产生的品德。①

——斯宾诺莎：《政治学》卷四。

① 原文是拉丁文,今根据罗曼·罗兰原注的法文翻译转译如上。

第 一 部

战争吓不倒安乃德。她想："一切都是战争，戴假面具的战争……我一点也不怕你露出真面目来！"家里的人都和她一样，对战事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她自己经过了最近的一次考验，学会用宿命论接受一切："我早有准备，天塌下来，我也不怕！"

西尔薇，她的妹妹，暗暗地在等待战争爆发，她差一点迫不及待地喊出声来："终于盼到了！"

终于盼到了！单调的日常生活扩大了。爱与恨的圈子也将要扩大……

她的儿子玛克处在一种毫不外露的阴暗的热情中，可是他的发烫的双手和他的眼睛透露了他的心情。悲剧性的理想真的出现了。他软弱，他一直耽心这种理想出现。可是同时，他身上不足为外人道的朦胧的本能之声，在召唤隐伏在毫无意义的生活和令人厌倦的时代后面的那些狂乱的力量。他眼看比他年长几岁的人纷纷入伍，他们心中充满行动与自我牺牲的陶醉。这股人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将在污泥中打滚。但在开始的若干天中，泉水还是洁净的，虽然这些小青年的灵魂已经被浑浊的因素染污。玛克俯瞰川流，用舌尖舔舔这儿那儿，舔舔自我牺牲的灼热的纯洁性，以及沉淀在下面的污泥。

他既羡慕又害怕这些青年将要面临的明天的战斗……当他抬起头来的时候，他的视线和他母亲的视线接触了。两人都把目光转向别处，互相回避。母子二人心照不宣。他们互相有足够的了解，却不愿意对方更多地了解自己。可是他们知道，他们是在同一片乌云下行走。

只有一个人，他不象大伙那样精神极度兴奋。这人就是西尔薇的丈夫来沃保尔。全家老少之中，该出征的只有他一个人。他算计着：他的班次是地方部队中最老的班次，因此不至于立刻轮到他入伍。动员令是按照班次先后一批一批地执行的。他一点也不着急。可是有一种预感在他耳边轻轻地说，战争却比他着急得多，战争是不会把他忘掉的。果然，战争比他的预料更快地就想起他来了。他是岗勃来地方的人，他的岗位正在前线。人到了象他那样的岁数，对于这种光荣早就不想争取了。可是在出发那天，他显得兴致极好。那也是不得不这样！西尔薇是个坚强的女人。她知道，不必希望在别的妇女们的眼神中有什么对你怜悯的表情。每个妇女都有一个男子，丈夫、情夫、儿子或兄弟要动身入伍。他们大家一起走，给一件本来不正常的事涂上了一层正常的油彩。对于妇女们来说，如果她们的男子有一个人反抗动员，那倒要惹麻烦了。没有一个男子敢冒这种风险。来沃保尔连想都不想。他家里人同意他出征，态度之坚定不亚于政府的动员令。而玛克这只小狼崽却在一边用猜疑的目光，妬忌地窥视来沃保尔，看他会不会露出软弱的表情！他在假充好汉。在告别晚餐上，这善良的胖子和服装店里的全体人员一一碰杯。他要离开大

伙了，当然心头沉重。不过，关于他的利益，他可以放心，西尔薇会照顾得很好的。至于别的事，不去想它也许更好。在这种时候，西尔薇是吕克莱丝①……这个了不起的女人！来沃保尔流着泪向她告别，把她的面颊都弄湿了。她说："这不过是一次散步罢了。多么美好的夏天！小心点，别伤风！"

安乃德亲了来沃保尔一下。（他也算捞了一把！）她可怜他，可是一点也不外露，为的是不让对方心软。"可不是吗？既然应该这样……"来沃保尔的目光希望在这位大姐姐温和的目光中找到点什么，结果只有坚定不移的"应该"二字。

一堵墙：除了前进没有别的出路。

来沃保尔走了。

* * *

整座住宅楼从上到下象一个蜂房，蜂群在往外飞。蜂房的每一格都要做出贡献。每一户人家都有男子要送去牺牲。

最上层的阁楼里住着两个工人，都有老婆孩子。在六楼，是那个寡妇的儿子，三十五岁的独身汉。和安乃德住在同一层楼上的是一个新近结婚的银行职员。下一层楼，是法官家中的两个儿子。再下一层，是法科教授的独生子。住在二楼的，是在楼下开一家小酒店的"布尼阿"②的儿子。总共是八个战士。他们都不是出于自愿去打仗的，可是没有人问他们愿意

---

① 吕克莱丝·波基亚（1480—1519），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私生女，费拉拉公爵夫人。

② 法国奥弗涅省居民的俗称。在巴黎有不少奥弗涅人开设的煤炭木柴店，有时兼营咖啡座。巴黎人叫他们为"布尼阿"。

不愿意。现代国家解除了自由公民们的表达自己意愿的麻烦。公民们也觉得这样很好，可以少操一份心！

从楼上到楼下，大家一致同意男子去打仗。只有一个人例外（不过谁也没有注意）：安乃德的邻居，那位刚刚结婚的沙陶奈夫人，可是她太软弱，不敢抗议。

很少有人明白为什么他们的全部自由和生存权利，必须交给一个秘密的主宰者来掌握，让他任意宰割。除了一两个人之外，一般都不试图理解其中的道理。他们不需要理解就点头同意。他们是在对一切事都要先表示同意的要求下被教养大的。千万人一致表示同意的事，也就没有必要问同意的理由了。只要互相看看，别人怎样干，自己也怎样干就行。精神和肉体的全部机构能自动运转，不必费力。上帝！将羊群赶向集市是多么省事！只要有一个目光狭窄的牧羊人和几只牧羊犬就行。牲口愈多，反而愈驯顺，因为它们形成整体，个体融合在集体之中了。一国人民是一滩凝结的血液……直到发生巨大震动的生死关头，到那时人民与季节就按时更新自己。于是江河解冻，冲破巨大的冰层，河水泛滥，夹泥沙而直下，淹没城乡，覆盖四野。

全楼的住户各不相同。他们的信仰、传统、气质，都不一样。每一个这样的灵魂细胞，每一户家庭，都有自己的化学程式。但逆来顺受则是大家一致的。

他们大家都爱自己的儿子。和十分之九的法国家庭一样，他们把一切希望全寄托在儿子身上。他们从刚刚进入生活，从二十五岁或三十岁开始，就用日复一日的不声不响的自我牺牲为代价，给他们的儿子创造条件，希望儿子能够得到他

们自己所没有得到的欢乐，能够实现他们未能实现的雄心壮志。但是，动员令一下来，他们立刻把自己的儿子交给国家，毫无怨言……

六楼上的老寡妇卡尤太太，已经年近花甲。她丈夫死的时候她才三十三岁，儿子八九岁。从那时起，母子二人相依为命，从不分离。大约有十年之久，两人没有一天不在同一所屋子里度过。人们几乎可以把他们看成一对老夫妻。因为艾克多，卡尤的儿子，虽然还不到四十岁，却已显出退休的老公务员的神态。他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他并不抱怨自己的命运，也不希望有别的命运。

父亲生前是邮局职员。现在轮到儿子，他也是邮局职员，一代接一代，原地踏步，没有前进。可是你知道，常常要用多么巨大的努力作为代价，才能维持原位而不下降。没有什么财产，又没有权力的人，想不输，就得赢。

母亲生活没有着落，还要抚养孩子，只好打短工混日子。曾经有过自己的小资产者的温暖家庭的人，过这种雇佣生活是很痛苦的。她却一点也没有怨天尤人。现在母子二人总算重新上升到一度失去的卑微的天堂中。她以操劳作为休息，这是为她自己和她儿子操劳。她总算有了自己的家，儿子的家。她有一副贝里地区人的善良而敦厚的面容。她戴一顶多褶纹的白布便帽，比星期日扣在自己灰白头发上的太太们戴的那种帽子要合适得多。她的没有牙的大嘴从不高声说话，但是对她的儿子和熟人，嘴上总挂着热情和疲乏的微笑。她有点驼背。早上，她第一个起床，把咖啡牛奶给儿子送到床上去

喝。白天儿子去上班，她在家里仔仔细细地打扫寓所。她是烹调能手，给儿子准备膳食，儿子吃惯了她烹调的美味菜肴。晚上，儿子把白天听到的话讲给她听。她不大专心听，可是只要儿子在讲给她听，她就感到幸福。每逢礼拜天，早上她到教堂去听弥撒。儿子不去。这是两人之间安排好的。并不是他不相信别人的话，而是他没有信仰。宗教是妇女们的事。她一个人替两个人信教，也就可以了。礼拜天午后，母子二人一同出去散步。他们很少离开本区街道。他没有到老的年龄已经成了老人。母子二人习惯于享受一点不必多费钱的小小的舒适生活。两人结合得那么亲密，以致儿子一直没有结婚，也不打算结婚，因为没有这个需要。他没有朋友，没有女人，几乎不看书，可是从来不觉得沉闷。他每天看同一份报。父亲在世时就看这份报。这份报的观点已经变了好几次，而他却始终没有变：他的意见永远和他所看的报纸一致。他没有什么好奇心。他的生活是机械的生活。母子间生活最美好的部分是他们的单调的谈话；或者在不言中让日常生活的一切细节按照常规进行。他们之间除亲热相处之外，没有激情。这是他们宝贵的习惯，但愿这种习惯不受任何干扰！尽可能不变动。尽可能不思想。两人在一起，平平静静地过日子……

但是连这点起码的奢望也得不到满足！战争，动员令，将母子分离。母亲叹着气，匆匆忙忙地为儿子收拾行装。他们没有抗议。最强有力的人总是有理的。强大的力量说了算。

卡尤母子住在比安乃德高一层的楼上。在安乃德楼下住的是贝纳丹一家人：父亲、母亲、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他

们是天主教徒，保王党人，原籍是法国南方的阿基坦。

父亲是法官：身材矮小，粗壮结实，象野猪似的，身上多毛，短须浓密，几乎遮盖住面部。他血气旺盛，总憋着一肚子火气，容易冲动。他出身于乡间，性格开朗，城市生活使他窒息，憋得他几乎要炸裂了。他讲究饮食，象高卢人一样放声大笑。稍不称心，这矮壮的老家伙就大皱眉头。怒火勃发时，他头往前拱，双足乱顿，来势甚猛，但一霎时就过去了，因为他想到自己的职务和宗教信仰，不得不突然控制怒火；往往正在埋怨责怪别人时，他抑制了自己，态度忽然变得和蔼可亲。

他的小儿子二十二岁，刚刚考入夏特文献学院。他留着尖尖的山羊胡须，一脸青皮寡血的尖刻微笑，眼皮低垂，目光朦胧，近乎十六世纪末年的风度。他是个很好的小伙子，却偏偏要学艾佩农① 班子中的小白脸的狡黠神气。另外一个儿子二十八岁，面孔丰腴，胡子刮得精光，头发优美地往后梳着，厚厚的发层包着脑壳，发绺卷成波浪形，这是贝里埃② 式的发型。作为律师，他在“卡默洛”③ 案件中开始出名。一旦国王复辟成功，他可以当司法大臣。

三个妇女，母亲和两个女儿，只在第二线活动（后来安乃得也和她们熟识了）。她们不出头露面，不大看书，很少出门，从来不去剧院看戏，可是常常去教堂。她们把时间用在慈善事业上。

---

① 艾佩农公爵（1557—1642）以好男色出名。

② 贝里埃（1790—1868），法国著名律师、正统派保皇党的演说家。

③ 卡默洛，法国保皇党人的别称。

三个男子受过严格扎实的古典教育①："罗马，唯一的目标……"对于他们来说，用拉丁语演讲比在国外用英语或德语问路省事得多。他们不屑说英语或德语。应该让北方的野蛮民族学习我们的语言。他们生活在古老的理想之中。三个人都是一本正经的基督徒。可是他们无保留地赞扬莫拉斯②的异教思想。莫拉斯是多么了不起的罗马人！他们三人性格都比较快活，善于生活。三个人在一起，没有妇女在场时，也并不反对讲些风流故事解闷。全家六口一同去听弥撒，这是一种极富于教育意义的场面。他们的视野是闭塞的，可是整齐明朗，有如法国的风景，线条清晰匀称；若干世纪以来，丘陵环绕着依然故我的小城。巴黎的教区等于是外省的一个城市。对于围墙外的一切，人们并无恶意，至多有一点点讽嘲的意思。可是并非对城外的一切有所认识。人们对此是无知的，只是为了小小的城圈而生活着。在头上，有上帝，还有一片清空，空中有圣苏尔庇斯教堂白色钟塔上传来的钟声。

可是，当共和国政府来要这两个儿子，准备用他们的肉体去喂敌人的机枪时，两人谁也没有表示反对。"女无赖"③是神圣的。这一家六口人心中难受，可是不露声色。他们知道，属于凯撒④的一切必须还给凯撒。上帝并不苛求。上帝只要人们的灵魂，人们的肉体他可以不要。他甚至不强调有权干

---

① 指希腊拉丁古代语言与文化。

② 莫拉斯(1868—1952)，法国保皇党作家。

③ "女无赖"(或译女乞丐)，这是反对共和国的保守派、保皇党对法兰西共和国的谩骂式的称呼。

④ 罗马大将、独裁者，此处指国家的政权、当权者。

涉人们的行动，只要有意愿就行。凯撒利用这一点，拿走了一切。

三楼的纪莱先生是法学教授，他丧偶好几年了，现在和儿子住在一起。他也是法国南方人，但不是同样的南方。他是赛维纳地方的新教徒，自以为是“自由思想者”① (我们大学界的方帽学士们，大家都自以为是“自由思想”者)。在灵魂深处，他是“巴尔巴友”②。贝纳丹家的两个儿子可能这样说他 (实际上已经这样说了)。他们在家里嗤笑他缩头缩脑的样子，和他那副海军上将③ 的宣教者的面目。他是个可敬的人。他对自己应尽的职责是一丝不苟的，满脑子是道德上的成见(最坏的成见，因为是毫不留情的)。

纪莱教授对楼上的贝纳丹家是很重视的，对他们一向礼貌周到，尽管显得僵硬一些。可是实际上他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怎样看待他，他也怎样看待他们。虽然他的真诚意愿是想要做到不偏不倚，但他总觉得天主教是一种缺陷，一种随俗浮沉的习惯。哪怕最诚实的人，不论他们干什么，也总是留下这种毛病的痕迹。他毫不怀疑地在这个问题上看到了拉丁民族衰落的根由。然而他是个谨慎细心的史学家，在自己的言论和著作中避免感情用事，即使冒枯燥乏味之讥的风险也在所不惜。他用单调的鼻音宣读的材料丰富、引证渊

① 指不信仰宗教的人。

② 旧教徒对新教徒的蔑称。

③ 指法国国王夏尔九世时代的海军上将，新教的首领，死于1572年8月24日夜间对新教徒的大屠杀中。

博、注释详尽的讲义，是够枯燥乏味的了。他的史学评论被他的先入之见所歪曲，他自己不知道，甚至没有注意，因为在他看来，他的先入之见都是不成为问题的；同时也受他的缺乏可塑性的影响，因为他不能适应各种思想。这是个读破万卷书的人。他在书籍中见识过一切，在生活中也见识过不少事，可是在他头发花白的脑袋中，却保留着可笑、令人感动同时也是可怕的原始的天真，从而使他产生种种狂热的信仰。他的道德意识很高，而心理意识却十分贫薄。凡是同他不一样的人，他都不能理解。

他的儿子和他一样。他是巴黎大学的年轻博士，年方三十，一篇出色的论文刚刚通过答辩。这位史学家戴着思想的眼镜看世界。不用说，全部是他自己的思想。他的眼镜片的厚度似乎需要请验光技师加以校正。他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和他父亲一样，对他来说，凡事"一开头"不是事实，"一开头"就是原则。共和国是原则。第一次革命的各方面的征服，都和定理一样，不言而喻。正在进行中的战争是为了证明这一切而不得不继续采取的措施。这场战争应当在世界上建立起民主与和平。他们不想一想：如果以保卫和平作为开始，岂不更明智些！可是他们毫不怀疑，破坏和平的是那些落后国家的人民，他们拒不正视和接受真理。为了全世界的利益和他们自己的利益，必须强迫他们正视和接受真理。

父子二人看来象哥哥和弟弟。两人长得相象，而且相亲相爱。他们都一样高大、挺拔、瘦削、趾高气扬。他们包着一层意识形态的外衣过日子，不容许任何怀疑侵入这件外衣，哪怕只有一指的深度。他们的学问是诚诚恳恳地为他们的民主

信念效劳的，而他们却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意识就是他们的信仰。他们坚信不疑，坚信不疑。即使在受火刑① 时，他们也不会放弃信仰。（儿子将要受火刑，在战壕中！父亲将要知道儿子受刑而心如火焚，无异于和儿子一起受刑。）他们坚信不疑……而他们却以自由思想为标榜！……

年轻的纪莱是丽蒂亚·莫里西埃的未婚夫。丽蒂亚是日内瓦一个富裕家庭的姑娘，长得很讨人喜欢，人也忠诚干练。她迷上了这个小伙子，小伙子也怀着一片宗教的虔诚爱她。丽蒂亚的爱情不是宗教意味的，甚至是世俗的。可是，为了和未婚夫的爱情一致，她也努力使自己的爱情带上宗教意味，连她含笑的蓝眼睛也因此变得严肃起来。在天性深处，丽蒂亚始终是世俗的。她的天性要求于生活的只是自然的幸福、大地、空气和水。一年四季，她要求的是健康、阳光和心上人的爱情。如果这个被她热爱的人到生活之外，到意念中去寻求生活的幸福，那么她也要和他一起到意念中去寻求幸福。这个年轻的瑞士姑娘驯顺地把法国共和元年② 和武装人权③ 等法国共和的经典，也就是她未婚夫的信念，背得烂熟。如果她只是独自一人，她决不会在各国争吵中偏袒任何一方。呵，如果她能够按自己的想法去做，她就要立刻将未婚夫抱在怀中，远远地躲开各国的混战！这场战争给她多么沉重的压抑！战争和

---

① 宗教法庭常用的极刑，即活活地用火烧死犯人（异教徒）。

② 即 1792 年。

③ 指 1789 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政权发表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所谓“武装人权”，是罗曼·罗兰嘲笑资产阶级的话，因为那时资产阶级政府在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

她的思想之间距离多么遥远！可是她责备自己有这样的想法，既然她心爱的人不是这样看，不是这样判断。她软弱，她错了。为了使自己无愧于未婚夫，她必须闭上自己的眼睛，用他的眼睛来看事物。呵，我的爱，既然你相信，我也愿意相信。我相信！

在这幢大楼上，只有一个人拒绝相信，她是克拉丽丝·沙陶奈，安乃德同一层楼上的邻居。不，不，她的爱情可不是那种肯牺牲自己的爱情，不是那种让她心爱的人为了他的错误信念去牺牲的爱情！再说，那也不是真正的爱情。她的丈夫根本没有什么信念。他只有对别人的尊重，对舆论的害怕。他是银行职员，庸庸碌碌，为人和气。他一表人材，蓄着金黄色的细细的八字胡须，只是蓝色的眼珠有点缺乏神采。世上的事务：银行、政治，老实说，连祖国在内，他都全然漠不关心。在他眼中，世界上唯一值得关心的只有这位他三个月前娶到手的小爱人。多么火热的三个月！他们还没有过够。在他们互相搂抱着回想往事的夜晚，他们的手指都颤抖了。这个激情横溢的女人，把她丈夫抱得是多么紧！她是巴黎的一个小小女工。她象崇拜神明一样敬爱她的丈夫，一个属于她的神明，她的财宝，她的玩具，她的猫，她的亲热的小动物，她的灵魂（如果她有灵魂的话），她的五脏，她的一切，她的产业！……她是一个瘦削的黑发女人，身体纤弱，脾气急躁；浓密的眉毛，精心地抹得通红的薄嘴唇象画在白面孔上一条红线。她的热血被情欲吸干了。他和顺地让她热爱着，并不觉得奇怪。他任凭这个女人狼吞虎咽地热情摆布。两人轮流充当对方的吞噬物。谁都不去想这种游戏总有一天要结束。生命没有别的意

义……

但是，战争一旦来找他，他立刻挺身而起，不说一个“不”字。这当然不是什么高兴的事，因为他并不勇敢。他想起将离开的一切和将要经受的种种，他简直想哭，同时又怕露出弱点来受人嗤笑和蔑视。过分儿女情深，不象男子汉大丈夫。她心里完全明白①，向他喊着：“胆小鬼！胆小鬼！”抽抽噎噎地哭起来。

他恼了，冷笑着反驳说：“胆小鬼，说得好！说真的，要去当英雄好汉的人才是真正的胆小鬼！为祖国而死！……”她恳求他别再说下去。一提“死”字，她就吓得魂不附体。她请他原谅。他徒然摆出一副爱国主义的架势，无非给自己壮壮胆而已。她不敢再抗议。她太孤独了，不能向人畅吐衷曲。全世界的人（这不算什么！）和他（这才是一切）都将骂她是邪门左道。不过她心里明白，他在暗地里，悄悄地和她想得完全一样，这个不幸的人！“为祖国而死！”不，不，实际上为看戏的观众而死！男子们是懦怯的，他们没有勇气保卫自己的幸福。不幸的人们！不幸的人们！她擦干眼泪。她是在演戏，必须摆出一副笑脸。既然他要她这样演，那就回到后台再痛哭吧……“对，你也一样，你骗不了我。你跟我一样，痛苦，绝望。呵，胆小鬼，胆小鬼，你为什么要走？”

他完全明白她心里想什么，他脱口而出地说出自己的思想：“你叫我怎么办？”

可是她是个妇女，热情横溢的妇女。她不理解，不理解什

① 她明白，她丈夫心里并不愿意去打仗，但是慑于舆论，不敢不勉强服从动员令，所以她骂他“胆小鬼”。

么在阻碍她："应当怎么办？应当留下来不走！"

他耸耸肩，垂头丧气。

呵，全世界都反对她！……也反对他。可是她怨恨的就是他一个人！他认为世人有理。他低头顺从。为什么？……

顶楼上住的两个工人，佩莱（马鞍和皮革制品工人）和佩尔吉埃（电器装配工），也在低头顺从。他们本来想起来反对战争。但是，既然不能起来反对，只好跟着走，没有别的选择。两人都是社会党人，有同样的信念作为出发点。可是，在同一点出发之后，两人间的距离愈走愈远。现在他们并不在同一阶段上。

一个星期以前，佩莱还钢铁般地坚信不会再打仗了："这一切都是报纸上的无聊扯淡，是那些围着绿色桌毯坐在那里玩扑克牌的家伙，部长们和外交家们开玩笑的话。再说，如果这群出卖人民的贩子跟我们捣他妈的乱，我们会让他们规矩起来的。总算还有我们在这儿，我们是工人国际的，饶莱士①、瓦扬、盖斯德、勒诺代尔、维维亚尼，以及一切别的工会，都是钢铁联队；加上城墙那边所有的同志，德国的同志们……你听我讲，佩尔吉埃！最近几天，我们（我们的人）和他们已经碰过头了，一切都组织起来，口号已经宣布了。万一那些家伙们敢冒险下动员令，下动员令的将是我们，我们将号召大家来它一个袖手旁观。"

但是佩尔吉埃笑了一声，吹着口哨，掉头不顾。接着，他

① 法国社会党领袖，《人道报》的创办者，由于发表反殖民主义和反战言论，1914年7月在巴黎被反动派暗杀。

盖满胡须的嘴开了腔:“你还年轻,同志!”

佩莱火了。他已经三十七岁！而且是在艰苦劳动中度过的三十七年，足能抵得上那些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人五十岁！可是佩尔吉埃从容不迫地说:“原因正在这里！你太操劳受苦了,你没有时间思想。”

佩莱抗议这种说法。他把他刚刚看过的当天报纸上一篇新出笼的评论拿给佩尔吉埃看。这是唯一的一家按照自己理解的倾向来说话的报纸。佩尔吉埃耸耸肩头，厌倦地说:“他们只会说,真要他们干，就不一样了。他们会都躲起来的。”

他们都“溜走”了。饶莱士象一条公牛似的被一个躲在窗户后面的卑鄙的“斗牛士”开枪打死，沉浸在悲痛中的巴黎街头,立即出现了漫长的游行抗议队伍。那是一个阴惨、哀痛的大集会。演说，演说，一阵阵暴雨似的纷纷的演说，对一个已经不会说话的人,有那么多的话可说！什么样的人都在场。有的人在哀哭死者，又有的人说:“他还是躺在棺材里更安全些……”

人民群众在等待复仇的言词：可以打破焦急不安的僵局的口号,黑暗中的闪光。在送葬者们滔滔不绝的演说中,除了对于死者说些背信弃义的话以外，没有别的。他们说:“我们发誓,杀饶莱士之仇必报!”信誓旦旦，话音未落，他们已经出卖了饶莱士。他们自己成了战争物资的供应者，而饶莱士正是被好战分子杀害的。他们对人民大众说:“你们都去厮杀吧！让我们在死难的兄弟们的遗体上,结成神圣的同盟!”

在德国,人们也在说类似的话。

人民沉默了,大家不知道何去何从。静默了一阵之后,人

民开始大声呐喊，他们跟着别人跑起来。让他们自己辨别是非，办不到。既然替他们辨别是非的人，他们的向导，领导他们走向战争，所以就非去不可。现在佩莱深信他是去为人民的事业效劳，为工人国际效劳。战争结束之后，会出现黄金时代……反正得给自己要吞服的药丸涂上一层金色！

可是佩尔吉埃不信这一套。他说："你去瞧瞧，他们来不来！人民的事业，我可见得多了。我要努力为我自己的事业效劳。总之要象他们那样干（他想起曾经把他抛开不管的那些社会党的大鲨鱼们），要适应……

佩尔吉埃是会适应的……

从上到下，整座住宅楼中，人们的精神并无暴烈的表现。人们咒骂德国人是侵略者（他们是侵略者，不言自明，这是毫无辩论余地的）。谁也不喜欢打仗，但是大家都得去，下决心要教训教训德国人。他们咬着牙意识到，要作出牺牲。从默默地蜷缩着的痛苦心情的深处，牺牲的意识唤起了热情。然而，仇恨还没有产生。

也许只有楼下的"木柴商与酒店"老板拉乌沙（奴玛）身上有点仇恨的迹象。这个袒胸凸肚的肥胖家伙，两只患风湿病的脚拖着一双满是污垢的毡鞋，一边谩骂，一边说了许多关于德国人的坏话。他羡慕他儿子格罗维斯要去刺穿那些德国佬，那些"香肠"① 的大肚皮。那小伙子高兴极了：去玩一趟！到了那边，他将痛饮德国啤酒，见识见识德国大姑娘。大家大

① 法国人称呼德国人的讽刺性的诨号。

笑大嚷……可是，胖子，我看你心神不宁，你想用大叫大嚷来掩盖你的不安。我看出你所以愤怒，是因为不得不让你的独生子去冒险……“万一他们，他妈的，把我的儿子给毁掉！……”

这都无关紧要！总的来说，这座大楼上的气氛是庄严肃穆的，没有狂怒，没有软弱，充满宗教式的、男子气的逆来顺受的精神。大家表现了他们的信心。象一张拉满的弓，对着不相识的上帝。大家把不安的情绪藏在心中，只有自己知道。

我是不是到处都看过了？我在楼上楼下转了一圈，没有遗漏谁吧？

呵，可不，遗漏了一个！遗漏了六楼上那个住在卡尤家旁边的年轻作家约瑟凡·克拉比埃。他二十九岁，患心脏病，免服军役。他的本能告诉他不要出头露面，所以他深居简出。在目前，大家可怜他。可是怜悯是一笔借款，为小心起见，还是不要滥用的好。克拉比埃是谨慎的。他的良心并不平静……在楼下，还有那双眼睛，勃洛雄的眼睛。对于勃洛雄我们就不细说了。但是，从那里经过而想不看见他，那是很困难的。他是看门老太太的丈夫，本人是警察。这个人不入伍，因为后方需要他的眼睛和拳头。他的责任是留在岸上。因此，他更算得上是一个战斗员。他监视可疑的分子，监视后方的敌人。他用慈祥的眼光，亲切地看着这座居民大楼。这座楼气派很正，替他增光。他对大楼上的住户们有特殊的宽容精神。但是无论如何，责任重于一切！他在注意克拉比埃，此人是和平主义者。

这回可真是什么也不遗漏了。我把楼内的一条狗作为我检阅全楼的最后一个对象。我到处都进去过，除了二层楼。二楼上了锁。这是一个神圣地区，是房东自己住的地方。波尼翁先生和太太很有钱，岁数很大，闷得慌，出去度假了。七月份他们收了房租，要到十月里才回来。又是一个季度将要过去……

在这期间，上百万人将在战争中丧命。

*　　*　　*

八位战士都已出发。留在家里的人屏息静听他们渐渐走远的脚步声。街上很热闹。可是在家里，到了夜间，一种悲剧的寂静，压在人们心头。

安乃德很平静。但是她这种平静是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因为她并不冒什么风险。她心里明白，而且觉得惭愧。如果她是男子，毫无疑问，她也要走，决不犹豫。如果她的儿子比现在大五岁，她也那么坚决吗？谁知道？她也许认为产生这样的念头是对她的侮辱。她生自己的气，气得额头都红了。她是这样的一个女子，她恨不得把她所爱的一切，包括她自己在内，统统投入这场赌博……她感到遗憾吗？对，也许是这样。可是，把儿子也扔出去？真的吗？她有把握吗？让我们姑且相信这是真的。假如有人揭穿她的假意，她会象发怒的朱诺①一样，皱起眉头。但是，当那个小男孩挨近她身边走过，她竭力控制自己才不把孩子一把抱来紧紧搂在怀中。孩

① 罗马神话中大神朱庇特之妻。

子在她手中，她决不放手。

即使在她的天性中有采取行动的若干可能性，她也还不需要行动。她（她和她的儿子）在目前是平安无事的。命运给她观察的时间。她在利用这个机会。她的目光是自由的，没有任何思想意识干扰她。直到那时，她毫不关心战争与和平等问题。将近十五年来，她完全忙于解决最迫切的矛盾，为面包而斗争；也为解决最尖锐的矛盾，自己同自己斗争。那才是真正的战争，这种战争每日在进行，而它同意的片刻间息，只是一句空话。至于外界的战争，各国政府的政策，则和安乃德风马牛不相及。第三共和国①，或不如说……（因为这个软弱无能的政府完全和它的对手，那个高谈阔论的皇帝②一样，当它说"是"的时候，心中想说的却是"不"，交替地宣扬干燥的火药③，或干枯的橄榄④。）不如说在已经有四十年之久（正是安乃德的岁数）的、欧洲不配享受的好运气，一种不受干扰的和平期间，整整一个世代的人们看见的战争只是远远的、朦胧的形象，以布景或意念的形态出现的浪漫派的场面，或者只是道德与玄学的辩论题材。

安乃德曾经从容不迫地充分接受官方的科学教育，那时还没有相对论出来动摇一切。她习惯于接受一切既存事物，象各种现象都有它们的秩序一样，它受某些规律的制约，一旦形成之后就不变了。战争是自然规律的一部分。在安乃德思

①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于1870年，结束于1950年。

② 指拿破仑第三。

③ 指战争。

④ 指和平。

想中从来没有严肃地考虑否认或反对自然规律。这些规律既不属于心的范围，也不属于理智。然而它们指挥心也指挥理智，人们必须接受它们。安乃德接受战争，正如她接受死亡，接受生命一样。人们从自然方面接受下来的各种必要的东西之中，包括生命的谜一般的野蛮本能，战争并非其中最荒诞最残酷的一种。

对于祖国，安乃德没有丝毫特殊的感情。她的感情既不热烈，也没有成为什么问题。在日常生活中，她从来不为了装腔作势，也不为了进行研究而想起她对祖国的感情。祖国也同样是一种既成事实。

战争好比一把锤子，刚刚敲在钟上，表示开场了。在这战争开场不久的时刻，安乃德觉得在她身上有很大一部分——好象一个广阔的昏睡中的行省——苏醒过来了。她的第一个印象是自己因此而扩大了。以前她被拘囚在个人主义的笼子里，现在她挣脱出来，伸展她的麻木的四肢，从孤立的睡眠中醒过来。她和人民合成一体……

人民的一切活动，在她身上都得到反应。一开始，她已模糊地意识到，朱诺神庙的一扇门，她灵魂的一扇平时关闭着的大门，这时打开了！……揭开了面幕的本性，赤裸裸地显示出来的力量……她将看见什么？谁将涌现出来？不管怎样，她都准备好了，她等待着，她现在是适得其所了。

她周围的大多数人不适合过这种火炽的生活。他们在发酵。八月里的第一个星期还没有过去①，他们已经在发烧了。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1914年7月28日爆发的。8月3日，德国向法国宣战。

热病侵蚀那些无抵抗力的机体，毒性极强的瘟疫菌所污染的血液突然大量冲上来，使人们皮肤上起了斑点。病人们沉默无语，忧心忡忡。他们关在房间里不出去。疾病的爆发正在酝酿中。

安乃德很平静。在同一社会环境的人之中，只有她一个人毫不慌张，可以说她反而"正常化"了。说起来很可怕：她现在呼吸得很舒适。无疑地，她很象"大入侵"① 时代的高卢妇女，她的祖先们：当敌人的浪潮冲击他们游牧的村镇的栅栏时，妇女们登上牛车，去参加御敌的战斗。坦荡的平原，大风吹拂着她们袒赤的胸脯，她们呼吸得更舒畅。面对着斗争和冲上来的敌人的浪潮，她们的心脏缓慢地，幅度宽阔地跳动着。她们遥望远处被蹂躏的田野，上面有她们的车轮轧出的辙迹；遥望郁郁葱葱的森林和丘陵蜿蜒的地平线，自由天宇在等待自由的灵魂。

安乃德在牛车上观望，她承认："是这样的……"

正如印度人所说："这就是你，我的孩子。"②

世界范围内充满了侵略的灵魂。安乃德从中认出了自己……这些发热的灵魂是我……这些隐藏的力量，这些赤裸裸的魔鬼，这些牺牲，这些残酷行为，这些热情，这些暴行……是我；这些将从深渊中涌现的神圣而被诅咒的强大力量，是我……

别人身上有的一切，我身上都有。以前我隐藏着，现在我暴露自己。以前的我不过是现在的我的影子。直至今日，

① 指公元五世纪北方的蛮族不断入侵高卢的时期。

② 此语不知出于印度何书，何人之口。作者无注。

我生活在白日梦中，可是现实却存在于我的被压抑的梦中。现实在我面前！世界在战争中……我……

如何用言语表达不能表达的一切？如何表达象酿酒槽中鼓涨起来的葡萄汁一样的、这个狂醉女神灵魂深处的沉默和幻梦？她在观察，在用鼻子嗅这种不断上升的沸腾翻滚的浪潮……这种静悄悄的昏眩……一场可怕的悲剧正在演出，安乃德是演员之一。但是她出场的时间还没有到。她已经准备就绪，但尚未卷入行动，她还可以静观行动的奔流。她在深深呼吸这难得的片刻。她俯身在洪流之上，她的目光沉入水中，可是她还坚持在岸边，等候台上有人对她说："该你了！跳下去吧！"

* * *

急流暴涨，其声隆隆，河堤决口，洪水泛滥……军队溃退，人民遭受屠戮，城市化为灰烬。在十五天的时间里，西方世界倒退了十五个世纪。眼前，象古代一样，成群结队的人民，被迫离乡背井，为了逃避入侵者的残害，到处流亡……

从北方逃来的川流不竭的难民，好似一阵烟尘纷纷飘落在巴黎，预示着火山喷发的岩浆跟着就要来到。一天接一天，巴黎的北方火车站象阴沟一样，不断地把污水倾泻出来。一大堆一大堆的难民，遍身肮脏，疲惫不堪，都挤在斯特拉斯堡广场附近。

没有工作可干的安乃德，迫切需要消耗她的毫无用武之地的遍身力量。她从羊群似的人堆中穿过。这些人被高声喊叫和互相撞击震撼得精疲力竭。愤慨和怜悯使安乃德的心疾

E这一大堆无名无姓的不幸的人群中，她不知所措了。抓住一个人，使她近视的眼光有注视的对象，她助人的施展的目标。

一流车站的大厅，就在墙边两根柱子间的空隙里选地选择了一对难民。一个男的躺在地上，一个女的坐边，把他的脑袋搁在她膝盖上。这两个疲乏已极的人车就倒在车站的进口处。来往的人群象浪潮一般冲击上的女人，她给躺在地上的那个人充当防波堤。她不的践踏，一心注视着眼睛紧闭的那张面孔。安乃德站她用身体保护着坐在地上的女人，低下头去仔细瞧她。

见她的后脑勺和乳白色的健壮的脖子、棕红色的厚头发上象流下来的烟油一样的污垢，以及紧抱躺黄面颊的双手。一个男人？一个喘不出气来的大不只有二十岁的小伙子。一开始，安乃德以为那人刚刚断气。她听到那女的用粗重和焦灼的声音不停地说："别死！我不愿意你死！……"

她用那双带着污垢与创伤的手抚摸那张一动也不动的脸上的眼睛、双颊和嘴。安乃德抓住那女人的肩头。对方连头都不回。跪在她身边的安乃德将她的手指扳开，为的是摸一摸小伙子的面部。那女人仿佛丝毫没有察觉安乃德在她身边。安乃德说："他可是还活着呢，一定要救他。"

于是对方抓住安乃德，喊道："你替我救他！"

乃德和那个女子面对面地互相注视。安乃德发现对方满脸雀斑，在平扁壮实的脸庞上，最突出的是皮肉宽厚的嘴和短短的鼻子；鼻子和向前拱起的嘴唇排成一线，象猪狗的嘴

筒。她长得很丑：低额头，高颧骨，下颔翘起。她有一……别的嘴，满头的红发好象罩在她头顶上的一座塔。……了……德才看见她的一双蓝色大眼睛，弗朗特人的眼睛，肉……睛。

安乃德问道："他可是一点也没有受伤？"对方轻轻地认……"我们走了许多天，许多天，他拚命跑，把力气都拚完了。"

"你们是从哪儿来的？"

"从C……在北方省① 最靠北的一头。他们② 来了……子就烧。我杀了一个人……我把挂在田庄墙上的枪……来，从篱笆后面开了枪，打死了第一个出现的人。我……了。我们一停下来喘口气，就听见他们的脚步声……来。他们象压马路的滚车似的卷压过来。远远的天……冰雹云黑压压地涌过来了……我们跑呀，跑呀……了……我背着他。"

"他是谁？"

"他是我弟弟。"

"我们得离开这满地的尘土。人们在踩着我们走。站起来！你们在巴黎有没有认得的人？"

"我们谁也不认识。我们什么也没有，东西全毁掉了。我们逃出来身边一个钱没有带，除了身上的衣服，没有别的衣服。"

安乃德毫不犹豫："我带你们去。"

---

① 法国北方省或音译诺尔省，与比利时接境。

② 指入侵法国的德国兵。

“上哪儿？”

“到我家里去。”

她们两人抬起躺在地上的那个人，姐姐抬双肩，安乃德抬两腿。好在两人都很健壮，再说那个瘦骨嶙峋的躯体也没有多大分量。她们在广场上找到一副担架。一个老年的工人和一个大男孩愿意替她们抬。姐姐固执地要握住弟弟的手，这样既妨碍抬担架的人，她也总碰撞在行人身上。安乃德抓住她的胳膊，夹在自己的胳膊下边。担架摇摆了一下，安乃德觉得夹在手臂下的她的手指在痉挛。每当抬担架的停下来休息片刻，那女的就在人行道上跪在担架旁边。她双手抚摸着她弟弟的脸，说一连串粗鲁的但是语气温柔的话，法语中夹杂着弗拉芒语。

到家之后，安乃德把姐弟二人安置在她的餐室中。邻居贝丹家把一个儿子的空床借给安乃德用。在楼板上，安乃德用她自己的床垫另外拼凑了一个铺位。病人一直没有苏醒过来。人们把他的衣服脱掉，同时去请了一位医生来瞧。医生还没有来到，一直不肯休息的姐姐疲乏到了极点，倒下去了。她沉睡不醒，足足有十五小时之久。

倒是安乃德熬了一夜没睡。

安乃德的视线一会儿停在这张面孔上，一会儿又停在那张面孔上。一张面孔是蜡黄的，瘦得皮肉下陷，好象他的生命眼看着在消失；另一张面孔则粗犷、臃肿，张大嘴巴，用喉咙呼吸，从张开的嘴里，一阵阵风似地发出一些断断续续的不连贯的语句。在深夜的寂静中，安乃德昏昏欲睡。可是她得看护两个沉睡不醒的人。一个人的睡眠是死亡的睡眠；另一个

人的睡眠是疯狂的睡眠。她不觉惊震了一下，心想不知为什么她把一个迷离恍惚的火炬引到自己家中来了。

* * *

在那个时期以前，大楼上的住户之间是从不互相来往的，最多也不过知道紧邻的姓名而已。战争发生以后几个星期，大楼上的住户之间关系接近了。这些小小的行省，将它们关税的壁垒打开一半，互相联结成一个共同的国家。各家各户的希望和担忧第一次联合成共同的希望和担忧。当人们在楼梯上擦肩而过时，不再视而不见了。人们学会了互相注视，互相脱帽致意，交谈几句。多疑的个人主义不再用自尊心为重的保留态度，来对待别人提出来的忧心忡忡的问题。大家互相告诉关于已经出发的人的消息，以及关于受威胁的伟大亲人，即祖国的消息。在等待邮递员送信来的时刻，楼梯底下一小群人聚集在一起。个人的不安在大伙的互相信任之中得到宽慰。大家和气相处的精神，使人们在默契中暂时抛弃彼此之间的成见，而在过去，这些成见是把邻人拘禁在一定圈子中的栅栏。纪莱先生现在也和贝纳丹先生来往了。贝纳丹母女，虔诚的基督徒，可爱可亲，但是胆小怕事，现在安乃德向她们招呼时，也和气地微笑着回礼了。她们决定在目前的情况下，暂时不去想她们对安乃德这个谜一般的女邻居的猜疑，对于她的也许不正经的母亲身份的猜疑。人们并没有彼此更亲近，没有更宽大为怀，今天比昨天也并没有接受更多的事物，只是今天他们对不接受的部分装做不知道罢了。

只有年轻的沙陶奈太太孤立在苦痛之中。可是丽蒂亚·

莫里西埃看出沙陶奈太太痛苦的心情，她想把自己的不安，以及自己的希望和沙陶奈太太的不安融合在一起，互相同情，可是沙陶奈太太拒不理会丽蒂亚温情脉脉的眼色。

从楼上到楼下，大家风雨同舟。台风正向他们袭来。面对共同的危险，彼此平等了。为什么整个地球没有受威胁呢？（它总有一天会受威胁的）……如果地球受到威胁，人们将看到各国人民终于违反自然而组成统一的人类！但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任何人没有不依靠他人而独自脱险的可能；第二，对大家说来，脱险的可能是存在的，否则人们将由于绝望而堕落。这两个条件从来不能有长时期的结合。在当前，它们却结合着。

德国人大举进攻，几乎一直冲到巴黎城下。法国政府匆匆迁移。大楼上所有的人，对于政府逃往波尔多，都表示愤慨和鄙视。西尔薇火冒三丈。她使人想起当年法国国王路易逃跑时，法国妇女们的愤怒。逃亡到厦垛玛戈①的法国政府中的大人物们，如果你们落在西尔薇的剪刀底下，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可是这笔帐日后再清算。目下有更迫切的事要操心。姨母和外甥，西尔薇和玛克，忙于刨地，用小车推土，这是加里安尼②为了让发烧的巴黎人有点事可干，让他们在筑防御工事。不要慌乱。大家等待着，抱最好的希望，准备最坏的事变。玛克摸着衣袋中那把了不起的手枪，他很可能希望德国人进入巴黎，好有机会试试他的手枪。安乃德双手发烫，可是外表平静，身体从来没有此刻这样壮健。她明白她和儿子冒

① 在波尔多附近。

② 加里安尼（1849—1916），法国将军，当时是守卫巴黎的法军司令。

着什么样的风险！她反而觉得轻松了。别人也有同感。做父母的想到他们和在前线的儿子处在同样的危险中，自己的焦虑反而会缓和一些。

丽蒂亚·莫里西埃到安乃德家来念她未婚夫从前线来的信。这两个妇女没有交谈已经觉得互相吸引。安乃德察觉到草原上流水的隐隐歌声。丽蒂亚在安乃德大姐的亲热的微笑中，看出全楼上只有她有理解这种音乐的钥匙。有人理解这种音乐，这使她感到温暖。可是关于这内心之歌，两人都一字不提。在这炮火连天的日子里，不允许过多地倾听和平生活的曲调，倾听为幸福而啜泣的笛声。丽蒂亚念她心上人的来信，信中谈到为文明而战的战士们的崇高责任感。年轻的苦行僧使丽蒂亚和他自己在冷冰冰的道行的光辉中联在一起。深情的丽蒂亚沐浴在这种光辉中，遍身充满寒冷的微颤的快乐。她胸膛的热度融化了思想的冰雪。她还是个孩子；对于她，庄严的牺牲要涂上一层金光，英雄主义一半还是游戏。她知道，英雄主义是危险的。不过她相信，她愿意相信上帝的保佑，她的上帝在卫护她的爱情。（她的上帝和她的爱情不是有同一张面孔吗？）她似乎满怀信心，很幸福。她从喉间发出笑声，象小孩子天真的笑声一样。可是，紧接着，她突然哭起来，而且不肯说她为什么哭。安乃德怜悯她。她看见丽蒂亚在激奋地背诵别人的思想，热烈地，一口气背下去，一直到她磕磕绊绊，犹豫不决，背不下去了……（也许她背错了一个字？她的眼神在表示歉意，同时含羞地妩媚地微笑了。）安乃德恨不得把她搂在怀中，对她说："小姑娘，你所说的不是你自己的话。把你的额头靠在我的嘴边。当你不说话的时候，我

听见你的心声……”

让安乃德听到丽蒂亚的心声，那可不好。她不把心里话告诉安乃德，有她的理由。让她去背诵从别人那里学来的话吧，这可以使她忘掉一切！思想可以使心睡眠。

整座大楼都陶醉于思想之中。在各国间的战争打得最激烈的五天中，人们兴奋到了极点。防卫、互助、光荣、牺牲这些词开始活跃……于是到了这一天：在巴黎圣母院门前的广场上，聚集的群众在祈求圣母；从礼拜堂的一条回廊上，主教向外边发出一声呼号：胜利！

*　　*　　*

可是一切全停止了。飞翔的翅膀折断。灵魂重新消沉了。

从十月份以来，战事踏步不前。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皮肉中扎进了一根刺，感染中毒，一时不会痊愈。必须组织起来连续过几年这样的生活。可是谁能够意念坚定地面对这些年月呢？人们在欺骗自己，欺骗我们。为了使群众的激奋心情不至于松懈，有人使用各种虚假的手法：报纸上的“酒”，谎骗和残酷行为的报道。（这种行为确实是报纸制造的。报纸采访有关的材料，并且加以编造，使之充满吃人肉的乐趣。）于是公众象喝醉了酒一样，在麻木中，被血腥的仇恨所震撼。

整座大楼在痛苦、忿怒、急躁和苦闷的汁水中受着煎熬。冬天老不结束。在惨淡的光线下，出现了灵魂病态的发酵状态。

从北方省来的那两个逃难者，亚波丽娜和亚莱克西·吉埃西，仍旧住在安乃德家里。她本打算收留他们住几个星期，一直到亚莱克西恢复健康，他们找到别的住处和工作为止。可是他们什么也不去找。他们认为住在安乃德家里是极自然的事，并不觉得过意不去。他们才不去计算安乃德为他们花费多少呢！他们认为自己是受难者，全法国都对他们欠下了债。有时亚波丽娜抱怨住得不舒适，两人挤在餐室里转不过身来。她还不至于向安乃德提出要住到安乃德的卧室里去，但是，如果安乃德肯把卧室让给她住，她顶多不过说一声“谢谢”而已。玛克遏止不住他的怒火。他对这个女人怀有强烈反感，她的态度使他惊呆了。

两个古怪的寓客。亚莱克西每天大部时间在床上躺着。亚波丽娜极少出门。他们整天关在屋子里，一动也不动。很难让他们出去换换空气。亚莱克西整天昏昏沉沉，处于麻木状态。自从八月份他象猎物似地逃避猎人追逐以来，他一直累得精疲力竭，没有恢复。他头上的金黄色的鬈发，低低地覆盖在前额上。他额头窄狭、鼓起；眼睛很小，眼珠是浑浊的蓝色，嘴唇厚实，老张着嘴呼吸。他长得象他姐姐，可是有男子气的倒是姐姐。他沉默寡言，呆滞地全神贯注在梦想中；或者手指拨动一串念珠，喃喃地念玫瑰经。祈祷是摇篮，昏昏欲睡的精神在篮中摇晃。姐弟二人都是虔诚的教徒，按照他们的方式信教。上帝是他们的。他们把自己安置在上帝身边，就象安置在安乃德家中一样，该搬走的是别人。亚莱克西呆着不动，很固执，赖着不走了。他让亚波丽娜一个人去活动。

这个姑娘身上沉睡着一股粗蛮的精力。这股力量压得她

喘不过气来。她一连几个小时地坐着，埋头做针线活，手指准确地在引针走线。突然，她把手中的针线远远抛开，站起身来，连连顿足，然后开始走，走，走，在床和窗子之间的狭窄的空间转圈子。她站住，朝着看不见的敌人举起拳头。她说要用指甲挖掉敌人的眼珠。她呻吟、责骂、威胁，喋喋不休地说话。最后，她突然扑到在弟弟的床上，拥抱他，一边说着一大串热情洋溢的话。他也把他的愁闷单调的声音和姐姐的声音融汇在一起。末了，总算一切归于沉寂。房间死一般安静。

和这样的人做邻居谁也得不到安宁。可是人们不敢过分抱怨，大家怜悯这姐弟俩，只好耐心容忍着。人人都在痛苦中。他们两人的痛苦超过他们能忍受的程度。他们在逃出来以前，眼看家屋焚烧，残废的母亲烧死在里边，他们的老仆人也被枪杀了。这一切，使他们精神受到剧烈的震动，是可以理解的。没有受过考验的安乃德认为她应该忍受这两个难民加于她的沉重负担。在所有的人中，亚波丽娜只同意和安乃德有点来往。她们之间的关系也只是到此为止。亚波丽娜的混乱天性，从含敌意的冷淡一下子变为同情，中间毫无过渡阶段；接着，又陷入敌意的冷淡。亚波丽娜在很少有的和安乃德表示亲近的时刻，她仿佛在安乃德的天性中发现了某些和自己相近的特点。那是一些安乃德自己并不愿意承认的特点，所以她觉得很窘。当她们两人之间的帷幕重新垂下时，安乃德反而松一口气。这种接触是很少的。大部分时间，自私的亚波丽娜都陷在她灵魂的混乱与粗暴的沼泽中。一种狂热病的气息在上升。玛克，这只年轻的猎犬，嗅到了这种气息，他觉得反感，可是又被她吸引。他憎恨亚波丽娜，同时却在窥

探她。这种含毒素的激情的气氛，在安乃德失眠的长夜里，沉重地压在她身上。

几乎可以说，沿着楼梯，从每一家住户的大门口，都发散出一种寒热病的疫气。和安乃德住同一层楼的克拉丽丝，把自己关在家里，冻得不停地哆嗦。什么人也不愿意见。她对全世界都心怀怨懑。在她身上，是寒冷和黑夜，全身的血液都停止了流动，好象是停止了流动。她觉得自己好比一棵冻死的大树的树皮，正在变成石头。当她接到心上人从前线来信时，似乎觉得身上有一阵极微弱的热气冒上来。她眼睛发干，心里发凉，念那个分别已久的人的来信。他和她分手时，把她每天夜间的温暖给偷走了。她把信念完就揉成一团，捏在掌心里。她给他回了一封短短的苍白无力的信。在信上，她一点不透露自己是多么痛苦，多么想使别人也痛苦。她没隐瞒什么，周围的事她都谈了。可是只谈这些，一字不提她内心深处的想法，只提别人做的事，不谈自己所想的事，不谈人们的真实状况。对自己却一字不提。如果要说心里话，就必须感到自己的心在跳动，而她的心却蜷缩在冰冻中。痛苦本身也是坚硬的。心中的积怨象铁棒一样硬。

终于到了春天，雪消冰融。有一天，玛克听见她在笑。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照镜子。人们在楼梯上碰到她。她很晚还出门。她打扮得很有风韵。她是巴黎女子，在衣装服饰上是有一套本领的。她身材苗条，动作象母猫那样轻捷。她有母猫的内藏的烈火，和眼睛里的冷冷的闪光。她静悄悄地走路，避免中途停步。她点头招呼。如果别人对她说话，她便很有礼貌地回答一句很有分寸的话，然后匆匆走开。她的意

思是："我的事丝毫也不让你知道，你的事我也什么都不想知道。我走我的路，你走你的路！"

她象一个陌生人。人们什么都可以原谅，就是不能原谅你拒绝和别人吃同一盘菜肴。这年轻的妇人引起周围的人对她怀有恶意的看法，她却毫不在意。大家都忙别的事，没有空闲去监视她的活动。只有一个人，在窥视着她每天夜里从外面回来。这个人的想象力十分活跃，他就是玛克。总是他……他周围尽是些好人！在他床铺右边、左边，是几个疯狂的处女，她们的欲火在燃烧……在巴黎，有一股淫乱的风在吹拂。淫乱和仇恨是两姊妹。

也有贞洁的仇恨。在贝纳丹家中，仇恨同"痛苦的人"①联系在一起。教皇号召基督徒们"祈祷和平"，这一活动被各国政府和各国教士限制在各自的小范围内。贝纳丹父子的意见是一致的：迫切需要把上帝的声音加以甄别。信徒们群情愤激，高卢人的血液在他们血管中沸腾。老贝纳丹信教虔诚，可是脾气暴躁。他对外国籍的教皇怀有按捺不住的怒火。幸亏在法国有一些圣职人员伪造圣谕……

"神圣的教父，您的圣旨命令我们为和平祈祷……好极了！我们将要加以解释……您的意志必将见诸实施……但愿您的意志也就是我们的意志！和平，和平，兄弟们……"

"和平，那就是胜利。"法国红衣主教这样宣称，巴黎圣母院圆顶教堂的回声驯顺地重复着主教的声音。

巴黎马德兰教堂金碧辉煌的护墙木雕上，也在发出回声：

---

① 指耶稣基督。

“和平，主啊，真正的、您的和平，也就是我们的和平，但不是另一种和平，不是我们要杀死的那些敌人的和平！……”

问题只在于“下定义”！

按照这样的解释，基督徒们的良心泰然了。贝纳丹一家宣称对于教皇及其教士们十分满意。在这个年老法官的头脑中，宗教的教义和故意将一条法律条文作和其真意相反的解释的调皮的乐趣，很奇特地混合在一起。他在神坛前低着头，眼睛里充满虔敬与固执的神情，同时在又粗又硬的胡须下面的嘴却在偷偷地发笑：“干得漂亮……Fiat voluntas tua！①……神圣的教父，您上当了……”

赛谛安琪神父②的说教使那些可怜的妇女听得出神，泪流满面。她们看见在格特舍马尼③战壕中，“多毛人”④耶稣基督，和她们的儿子在一起。

通过可怖的转化，在哭红的眼睛中，在慌乱的心中，血肉模糊的战场变成神坛，祭坛上的圣杯盛满污泥与黄金、哀痛与光荣，神圣血液的献祭仪式已经告成。

第一个喝这杯苦酒，而且一直喝到绝望与陶醉的，是丽蒂亚·莫里西埃的本来用以亲吻的年轻的嘴。

她的最心爱的人已经阵亡，那还是九月初的事。在很长

---

① 拉丁语：愿您的意志得到遵循！（基督教教士宣教时对上帝表示顺从之语）。

② 赛谛安琪（1863—1948），著名法国天主教宣道者。

③ 耶路撒冷附近的小乡镇，耶稣是在那里被拘捕的。

④ “多毛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法国人民给法国战士们的别号。

一个时期，人们不了解情况。双方军队互相冲杀，向前挺进，又向后退，再低着头冲向人肉的垣墙，践踏着死人的身体。在这场混战中，没有时间清点伤亡人数。深信不疑的丽蒂亚还在反复读生者寄回来的信。而半个月以来，这个生者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祖国得救了，人们不能设想拯救祖国的战士自身没有得救。十月里，死亡判定书①送到这座居民大楼。冷酷的判定书令人毫无怀疑的余地。一个当时在场的战友叙述了阵亡者倒下的日期、时间和地点。阵亡的事实被肯定了。大楼里几乎一切照旧。纪莱先生锁门不出。如果没有那个无事不知的看门人，谁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丽蒂亚象一个影子似地走过。她来到他公公家中，现在她和公公住在一起。但是他们的寓所好象空寂无人一样。人们听不到一点声响。安乃德挨着门走下楼梯。一片寂静，使她心头紧缩。她不敢打破这种寂静……她敲门……等了一忽儿，丽蒂亚前来开门。在楼道的微暗的光线中，安乃德看不清她的面容。两位妇女一句话也没有说，互相抱吻。丽蒂亚在不出声地哭泣。安乃德在对方面颊上感觉到从火烫的眼皮底下流出来的热泪。丽蒂亚携着安乃德的手把她引进自己的房中。那时正是下午六点钟，房中没有点灯，只有从邻室照过来的一点光线。纪莱先生想必就在邻室，但是听不到一点动静。安乃德和丽蒂亚坐下，她们互相握着手，低声说话。丽蒂亚说："我今晚动身。""你到哪儿去？""我要去找到他。"

安乃德不敢多问，只是说："哪儿？"

---

① 阵亡者的家属接到的官方通知书。

对方说："到我最亲爱的人睡着的地方。"

安乃德："怎么？"

丽蒂亚："是的，打过仗的地方现在已经打扫干净了。"

安乃德："可是在成千上万的……你怎么能够……"

丽蒂亚："他会指引我的。我知道我一定会找到他。"

安乃德真想喊出来："你别去！你别去呀！他存活在你心中，你别到腐臭的万人坑中去找他！"但是她理解丽蒂亚已经不由自主了。安乃德摸摸丽蒂亚的手，可是这双手已经握在死者的手里。安乃德说："可怜的孩子，我可以陪你去吗？"丽蒂亚说："谢谢！"她指着有亮光的房门口说："父亲跟我一起去。"

于是两人互道再见。

这天夜里，安乃德听见有轻轻的没有重量的脚步声，垂头丧气的人的脚步声，两个动身的人的脚步声走下楼梯去了。

十天之后，他们回来了，轻手轻脚地，正和他们动身时一样。安乃德先不知道，听到门铃响，她去开门。在门坎外边站着穿丧服的丽蒂亚，唇边挂着令人心碎的微笑。安乃德仿佛看见了没有和俄耳甫斯①在一起的欧律狄刻。安乃德紧紧地拥抱丽蒂亚，几乎将她抱到自己房中。这年轻的未婚妻急于向安乃德叙述她去死者之乡旅行的经过。她不哭泣，在她眼神中有一种兴奋的快乐。不过这叫人看了反而更伤心。丽蒂亚喃喃地说："我找到他了……他引导着我……我们在变成废墟的田野间，在坟堆中间徘徊……我们已经精疲力竭，丧失

---

① 希腊神话：俄耳甫斯是个天才的音乐家，他年轻的妻子欧律狄刻被毒蛇咬死，他到地狱中找到了她，但未能把她接回人间。

勇气……这时我们走近一处小树林。好象他在叫我：‘来！’矮矮的橡树林子……里边满地是血污斑斑的内衣、信纸、衣服的碎片……曾经有一个部队在树林里被敌人包围了。我走着，我是被引导着的。父亲说：‘有什么用呢？够了，你往回走吧！’在一棵孤立在一边的橡树脚下，我俯身看看，拾起青苔上的一团碎纸……打开一看，我的信！他拆开看过的我的最后一封信！上边还有他的血迹……我吻了地上的草，我躺在他曾经躺过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的床呀！我感到幸福，我恨不得在那儿躺着永远不起来。空气中充满了英雄的精神。”丽蒂亚脸上挂着悲苦的微笑。安乃德不敢再注视她了。

纪莱先生好象变成了石头人。他以不折不挠的精神重新执行他的职务。他跟谁也不谈话。然而在他讲课时，演说时，在他发表的猛烈的政论文中，他号召向敌人毫不留情地进攻。他慷慨激昂，要杀戮敌人的灵魂，打他们的嘴巴，让他们不齿于人类。在大楼中，大家都向他点头表示敬意，但是敬而远之。当他走过的时候，他的眼神仿佛在谴责还活着的人。活着的人觉得对不起纪莱先生。他们为了给自己找一只替罪的山羊，将他们的混乱的控诉汇合起来，矛头指向住在顶层的没有上前线去的那个人。

克拉比埃(约瑟凡)，心脏病患者……一种懒鬼的疾病！一个真正的法兰西人都有足够好的心脏，可以一直战斗到死。可是他属于那样的人：他们把战争和入侵引到我们头上来，他们是和平主义者！……

克拉比埃是一个出色的小伙子，很腼腆，一个很好的作家。他所要求的只是用他的笔，他的书，安安静静过日子。他

每次俯身于楼梯上向下看的时候，就嗅到有一种猜疑的气息冲上来。他走过之处，旁边的门就会打开一条缝，有人在门内监视他。可是当他和人们招呼致意时，人们却装着没有看见。看门人勃洛雄隐伏在门房里，眼睛在瞧着别处。但是，克拉比埃一走出来，就发现勃洛雄在离他约三十步远的后面跟踪。

在他住的那层楼的楼道里，克拉比埃在两位工人妻子的眼神中，看到了对他侮辱和嘲笑的表情。

这些情况有一大半是他自己虚构出来的。虚构，这是他的本行。他有沸腾的想象力，如同煤气灯的玻璃罩一样。克拉比埃心慌意乱了。他过着孤独的生活。可是唯美主义不足以使人能长期忍受思想的孤独、必须有坚强的性格才行，而这种食粮在墨水瓶中是找不到的。再说，漂亮的词句可以导致品行端正，但是品行不端正的人只能用漂亮的词句来说谎。因此这些词句没多大困难就使克拉比埃和他的和平主义适应了大楼里残暴气氛要求他去做的英勇的工作。他参加了邮信检查工作，成了拆信的专职人员。他并不是坏小伙子。他不愿意伤害任何人。但是正如一般弱者之所为，当他们偏离正道之后，往往比强者走得更远。克拉比埃大卖力气，他做得过火了，告发了和平主义的活动。他迫使过去的同伴象他一样公开认罪，否则他决不甘休。一个叛徒总是妄想大伙都象他一样放弃信念。谁要是拒不顺从，谁就倒楣！这个双手软弱的好小伙子，觉得在自己的指尖上长出了政府的利爪。他的软弱的心跳动得和伟大的高乃衣①一样。他是古代罗马人。

① 高乃衣（1606—1684），法国著名的悲剧作家，作品多以忠君爱国为主导思想。

如果他有亲人的话，他准备大义灭亲。

用了这样的代价，克拉比埃才获得勃洛雄的好感。但是他永远不理解为什么象安乃德那样的善良的爱国者，从此以后，每次遇见他，也总是转过头去装瞧不见。

* * *

安乃德心慌意乱了。她丧失了开始时期的安全感，日子过去越多，她的不自在之感愈强烈。这时，她工作很少，有足够多的时间可以东想西想。她发觉在她周围一种凶恶的精神在占有每一个人，不论是最粗鲁的人，或是最可爱的人，不论是邪恶，还是德行，一切都不正常。夸张的爱，英雄主义和恐惧，信念和自私，以及全面的牺牲，一切都发散着疾病的气息。疾病在蔓延，它不让任何人安然无恙。

安乃德对于上述种种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她没有把当前的灾祸归根于偶然性的原因，没有想到加罪于人们的意志、阴谋和职责。她不认识这场战争，只认识抽象的战争概念。她没有接触这场战争的搏击和斡旋；她没有看见这个“野兽”的嘴脸，她只是觉得“野兽”的含毒的气息喷在她面孔上。现在她比过去更清楚地认识到战争是一种自然界的事实（腐烂解体和有机的组合同样地是自然现象），然而是病理学的事实，是灵魂的瘟疫。不象普通疾病一样，人们没有习惯让别人知道，而一染上了这种战争病，则反而怕别人不知道。人们把它展陈在外边，犹如教堂里展陈的圣体。人们用理想与神明把它装饰起来，好比牛肉店里用花和金纸把牛肉装饰起来一样。在这类思想之中，即使是最真诚的，也没有一种不沾染谎言以

及对恶魔①的谄媚，恶魔身上的麻疯病已经腐蚀了它们。安乃德在她自己身上也发现了这种症状。杀人和拿活人做祭坛上的牺牲品的激情在她内心燃烧，心和官能所不敢承认的、说谎的精神使之戴上神圣光环的一切，都在她内心燃烧。天天夜里，她都在深沉的罪恶的梦中挣扎。

如果事情只关涉到她个人，安乃德也许对这种毒害不会采取任何反抗的手段。中毒的情况她和众人都是一样的。她只是在其中承担了一部分，正如她承担了一部分危险一样。为什么她要抗拒这种毒害呢？很可能她会以高傲的态度和厌恶的心情来接受这一切，只是不容许自己涂脂抹粉而已。如果不是她在她那个十分宝贵、比她自己的眼睛更宝贵的那个人身上，看到了这种毒害的可怕影响，她不会进行反抗。

玛克已经中毒了。中毒的程度比大人更严重，因为他的皮肉比大人娇嫩。在住宅楼内外发生的一切，什么也瞒不过他。他的眼睛、耳朵、嗅觉，以及全身，如同震响助鸣的空盒子，接受着从那些带电的灵魂身上照射过来的神经质的电波。他有一种令人不放心的本能，比他的智慧更早熟，所以他能远远地嗅到人们良心深处的混乱和矛盾冲突。

他远比别人早地就透过烟雾腾腾的外表察觉了他的邻居，那姐弟二人的命运，察觉而没有理解，可是却彻底地察觉到了。他也比他母亲早得多就看出在克拉丽丝·沙陶奈身上发生的变化。在安乃德还停留在对那个被遗弃的女人的绝望

① 指战争。

表示同情的阶段，玛克已经看出她正在脱去旧毛，长出她的新羽毛。他隔着墙壁在窥探她。她一出门，他就到楼梯上等她过去，为的是闻闻她身后气流中的香水气味。她的服装和姿态上的最小的变化都被他记录下来。即使他是她的丈夫或情夫，也不会比这更关心。倒不是他爱她，可是一种不很天真的好奇心使他发热。这些女人的灵魂，女人的身体……看一看里边究竟是什么东西！在她还没有不正经之前，他已经猜测到她会不正经。她的不正经，对他反而更有吸引力。他想跟她去。不，想和她化为一体。在她的胸怀里面发生着什么事？……尝味她的欲念，她的秘密的颤动，她的被禁止的思想……他的官能感觉还处于半肯定状态……男孩子，还是姑娘？他还说不清如果他喜欢姑娘，为的是自己做个姑娘，还是为了占有这个姑娘？

一天晚上，玛克和他母亲很晚才回来。他看见，他以为看见，在灯光昏暗的街上有两只发亮的眼睛……克拉丽丝走过去了，旁边有人陪着她。玛克不觉惊讶地“啊”了一声。他怀着古怪的羞怯心情，低垂眼睑，怕对方瞧见他在注意她。安乃德听见了他的惊呼，问他为什么。他急忙把话支吾开。他似乎觉得自己有保护克拉丽丝的义务。稍后，他又责备自己没有仔细看清楚。准是她吗？现在他倒没有把握了。他要把她吞下去……她？不，那个不相识的女人。

玛克的每个夜晚都充满这种困扰。这种气氛从这座住宅楼上发散出来，从战时的大城市中发散出来，好比一片春情发动的大地，上边覆盖着雷雨将至的天空，白热的天空。等待、不安、沉闷、哀伤、死亡……点燃人们的欲念。克拉丽丝并不

是唯一的被欲念困扰的灵魂。

佩莱的女儿不回家了。父亲不在家，没有人防御那些越规的偷猎者。猎物被猎人追捕了，母亲什么都不会，只会叫喊，并且把女儿赶出家门。对这一切，玛克也都没有放过。这姑娘名叫玛斯琳娜。几乎就是玛克自己①……这个不知害臊的顽皮姑娘，一双含笑的眼睛在偷偷地瞧你。她的揉皱的眼皮，翘起的鼻尖，肥胖的下巴，象箫管中的薄薄的簧片一样向外伸出的嘴唇……他真想吹一吹这对簧片……可是一想到它那嘴唇和他自己的嘴接触，就使他从膝盖到肩头打起寒战来。当他们在楼梯上相遇时，她叫他的名字玛克，瞪着眼睛端详他的面孔，故意要使他心慌意乱。而他，竭力掩盖内心的激动，装出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他管她叫佩莱特。她笑了。两人交换了心照不宣的眼色。

佩尔吉埃没有女儿，可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少丢脸，如果他在这方面也顾面子的话。他的老婆，漂亮的长舌妇，健壮开朗，精明强干，穿着丝袜和一双有二十对扣子的长筒靴。这些都是用她自己挣的钱买的，她在工厂里干活。可是"吹箫得来的东西，打鼓就会失去。"② 这句成语用在战争年代是十分恰当的。佩尔吉埃很爱国，他老婆也是如此。她只和协约国③的人员发生关系，对她丈夫不忠。这是损害她丈夫吗？这是和她丈夫一起作战。她这样说，并且笑了起来。这个放肆的高

---

① 玛克和玛斯琳娜是同一个字的阳性和阴性两种不同形式。

② 法国俗谚，意即：得来容易，失去也容易。

③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和德奥作战的各国，即反德奥的同盟军英、法、美等国。

卢女人并不完全相信自己骗自己的话。但是，上帝！如果她因此而生活得更好，她的可怜的丈夫却并不因此而生活得更糟……对于不在眼前的人，只好活该了①，对于过去的一切和未来的一切，只好活该了！“当前”是胃口很大的。它什么都拿，什么都要，它就是一切。它什么都不是，它是无底洞。

玛克在无底洞中打滚。疯子才耽心未来！未来，也许根本就没有。如果寄托希望于未来，你会上当吃亏。拿吧！立刻就拿你所要的东西，不要等待别人来伺候你！你有牙齿，有手，有眼睛，有奇妙的身体，身上布满眼睛，如同孔雀尾巴一样。这个身体用全部毛孔吸取生活。拿吧，拿吧！……爱吧！认识吧，享受吧，憎恨吧！

玛克在巴黎奔跑，连课都不去上，充满好奇心，遍身发烧，出乎常轨。战争、女人、敌人、欲念……这一切形成变幻无常的火焰，伸出千百条火舌。有多少醉人的饮料可供吸取，一直喝到恶心反胃！有多少事可以令人极度兴奋，直到兴奋过度，精疲力竭地倒下，一辈子不能再起来！监视这匹溜缰的小马驹是困难的。每人都被自己的思想所纠缠。安乃德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开始怀疑玛克。在她的日益严重的不安情绪中，她不能两手闲着过日子。她已经没有家庭教师的工作可做了。资产阶级家庭严峻地压缩了他们的预算，把女教师们（这些“无用之人”）借以餬口的工资取消了。在几个星期的时间内，安乃德在巴黎的一个野战医院中找到了值夜班的替工职位。

① 意思说：那些在前线作战的男人，他们的妻子在后方和别的男人乱搞，也就没有办法了。在当时，后方的人们有一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不正常情绪。

玛克利用了这个机会。他溜出去了。他到处游荡，心怦怦地跳着，东闻西嗅，忙于张望，不急于尝味。他太缺少经验，不敢轻举妄动，又太骄傲，怕露出自己无知，引起别人嗤笑。他足不停步，两腿困乏，嘴巴干渴，手心发烫，来来去去，去而复来，不停地转圈子……这样，不用多久，他很可能遇上坏人。幸亏他运气好。第二天夜里，他到密林中乱走，到了一家不三不四的酒吧间，从一群和他很不对路的人中伸出一只手，一只坚定的小手抓住他的肩头，一个半生气半开玩笑的声音问他："你在这儿干什么？"

是西尔薇，他的姨母……可是她自己呢？她在这儿干什么？他不缺少镇定的勇气，他反问对方："那么你呢？"

西尔薇哈哈大笑，叫他"毛孩子！"把他的一只手臂夹在她的腋下，对他说："你扰乱了我今晚的游兴。可是，尽我的责任要紧，你让我抓住了，我要把你送回家去。"

玛克提出抗议，可是无济于事。尽管这样，西尔薇同意先带玛克去游逛一小会儿，然后把他送回家去。姨母和外甥唇枪舌剑，互相说了许多尖酸话。她理解这小家伙想去瞎跑，可是她通情达理，明白过早地让孩子自由该多么危险……

"难道你认为你是属于你自己的吗？乳臭未干的小牛犊，你以为你能支配你自己了？算了吧！你是我们的宝贝。你属于你母亲。博物馆里的陈列品，必须锁在房间里。"她一边责备他，一边开玩笑。玛克一个劲儿抗议，急得跺脚。他不能自由？那么为什么她能自由呢？

"因为我已经结婚了，我的漂亮小伙儿！"

这种大胆的态度使他哑口无言。她用讽刺的眼色看着

他。他想发脾气，可是他笑了："好，我算是被你抓住了。可是你也一样，也被我抓住了。"

她也笑了。两人在不正经的行为方面，可以说是半斤八两。用指甲，用眼色，两人互相威胁。西尔薇把玛克送回家，可是她并不向安乃德告发。她耽心她姐姐过分严厉地管教他。西尔薇心里想："谁也不能拦阻溪水奔流。要是搬一块石头挡住它，它只能蹦跳得更起劲。"

突然，安乃德眼睛睁开了。她发现让小家伙独自一人呆在窝里不是好事。她辞掉了她的工作。妇女们争先恐后去接近伤员，这使她很反感。这是夹杂在怜悯中的爱，在鲜血中的爱，对鲜血的爱！

"别装得那么高尚！你自己也有同感……"

在一切虚伪之中，这种虚伪最近乎野兽。人类这种文明野兽用谎言的气味给他们凶暴的本能做调味剂。安乃德在她儿子身上闻到这种气息。这气息沾染在他的头发上、衣服上、遍身的柔软的汗毛上……但愿死人的气味还没有一直渗透孩子的心！

引起母亲慌张的，不仅是孩子青春发动期的心绪不宁，孩子自己不能掩饰的官能感觉的冲击以及小小的田野之神[1]的迷惘。一个懂得生活的母亲在等候着这个时刻的到来，即使有点激动，但是并不惊奇。她悄悄地注视着，等待着。她怀着忧伤、骄傲与怜悯的心情，等待着年轻的男性通过这个必要的

① 罗马神话中的法翁，是人身羊足，头上长角的农牧之神。在西方的古典绘画中，人们常看到法翁和牧羊女郎嬉游的场面。

考验，从而使他脱颖而出，并且和母体彻底分离。在和平的年月，这个时刻的来到有如充满爱情的四月乡村教堂里的优美的午祷钟声。而在各国人民发狂似地厮杀的暴风雨中，钟声是沉浊而嘶哑的。有一天晚上，安乃德奔波劳累了一整天之后，坐在卢森堡公园里稍息。玛克恰好也和几个中学同学一起走过那儿。他们站在一条甬道中，议论纷纷。一丛矮树把他们和坐在椅子上的安乃德隔开。他们瞧不见安乃德在旁听。她听见玛克用热烈而带嘲笑的声音预祝未来时刻的到来：那时德国佬瞪我们一眼，我们还他们两眼；他们对我们露出一颗牙齿，我们对他们露出满嘴牙齿。这些顽童预先嗅到了俎上之肉，嗅到被剖腹的野兽的血与它的腥味。他们摹仿英雄好汉作为玩乐，没有多余的顾虑，没有畏缩。玛克大吹大擂犯罪的行为，说："德国佬杀人放火，强奸妇女，他们干得好！我们将干得更好。打仗就是打仗。这将是一场欢乐的盛会。当然，在我们的报纸上，我们将向那些白痴宣扬文明，我们将使他们文明化。"

玛克的同学们赞赏他的话。他为此而得意扬扬。这群顽童没完没了地把他们的壮举说得津津有味："他们① 将使妇女们姑娘们受孕。只是可惜了高贵的法国男子的精液！"这些淘气孩子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他们都是男人。男人们也不知道他们所干的坏事。可是他们在干。

安乃德好象挨了一记耳光。从她的那个顽童说笑取乐的口中流露出来的粗野话，打击在她心上，肚子上……"打在肚

① 指胜利的法国兵；"妇女们，姑娘们"指被征服的德国妇女。

子上！①……”瞧！这就是她孕育出来的孩子！这只小野狼。“他自己不知道……”当他知道的时候，也许更坏？……怎样能把他从丛林的卑污的呼声中解救出来？

过了几天，安乃德又听到她儿子大发议论，这一回是当她的面说的。他不识羞耻地拿那些粉饰和平与战争的，服务于上帝或法权的人开玩笑。他的锐利的目光丝毫没有放过纪莱和贝纳丹等人，他们为使他们自己采取的立场获胜而用宗教信仰或思想意识耍弄虚假。他从来不信那一套。他什么都不信。（在目前是这样！）这些孩子对于词句感到恶心。词句，那些大人物口头的词句，比玛克他们年长的人们用麻木的舌头玩弄的词句，比方说：正义、共和国、善良的上帝，都是词句，词句而已。教士或世俗人，都是用同样的材料做的。

“啊，多么漂亮的词儿！他们没法叫我上当！”

玛克不但不气愤，反而哈哈大笑。他觉得这种小丑戏很不错。他是内行。理想主义和宗教是再好没有的蒙骗手段和杀人的毒瓦斯。最强的人是最狡猾的。

“祝贺我们！我们不缺乏宣道者和教授，不缺乏教会中的、报界的、和议会中的江湖骗子！为了上帝，为了凯撒，为了祖国！”（弥雪尔·斯特洛戈夫②语）而说谎是美妙的。在人类的一切发明之中，最美妙的发明是善良的上帝！

这个中学校里的马基雅弗利③，觉得夸张地、大吹大擂地

---

① 原文是拉丁语。

② 法国著名科学幻想小说家凡尔纳（1828—1905）的小说《弥雪尔·斯特洛戈夫》中的主要人物。

③ 马基雅弗利（1469—1527），意大利历史学家，在他的名著《论君王》中，主张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发挥他的玩世不恭的议论很有趣。安乃德生气了。如果她默不作声，反而好些。可是玛克触动了她最敏感的地方。她勃然大怒，喊道："够了！"

玛克很惊讶，问道："为什么？"

"我们不能拿这些问题开玩笑！"

玛克挖苦说："大家都无非在开玩笑！"

"大家在为此付出自己的生命！"

"啊，我忘了，你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人，当时大家对于这一切都是连吞带咽地接受下来的。我请你原谅。"

安乃德说："我不原谅你，别跟我来这套讽刺话！"她的怒火在上升。

"这是我保持严肃的一种方式。"玛克说。他眼神里含着恶意，嘴角上挂着僵硬的微笑。接着他又说："我请你注意，我在赞扬这些东西。"（他特意着重地说"这些东西"。）

安乃德说："就是这一点我不能原谅你。这些东西，他们的上帝，他们的信仰，我并不相信。这是我的不幸。但是我尊敬信仰这些的人们。当我看见有人用他们的信仰来耍狡猾和欺骗手段时，我就准备捍卫这个我自己并没有的信仰，我为它而痛苦。"

玛克说："你有富裕的时间可以浪费。利用这信仰更为实际。它是一股力量，正如人类的蠢行一样。让我们使用它们吧！使用它们吧！必须为了胜利使用一切。人们大可利用这种信仰，即使我自己并不相信！"

安乃德低着头，把前额伸向玛克，盯着他的眼睛说道："不要逼得我来鄙视你！"

玛克向后退了一步。

安乃德额头向前，怒目而视。她真正是小母牛式的朱诺，准备向前冲杀。这是年轻时代的安乃德。她的鼻孔抽搐着。她粗暴地说：许多事我都可以忍受，比如说七大罪愆①，各种陋习，甚至残酷的行为。可是有一样，只有一样我不能原谅，那就是伪善。伪装信仰，实际上并没有这种信仰；对自己，对思想说谎，做一个信仰上的达杜夫②，还不如不要出生在人间！如果有一天我看见你堕落到那种地步，我就把你甩掉，象甩掉我鞋上的烂泥一样。不管你多么卑劣，多么丑恶，你必须真实！我宁愿恨你，也不愿意鄙视你。

玛克憋一肚子气，说不出话来。母子二人都气得浑身发抖。安乃德严厉的话象刀刮一样打在他的面颊上。他很想反击，也用话打在对方的面颊上，可是他一时气促，难以开口。他没有想到会引起这场风暴。母亲和儿子象敌人似地互相瞪着眼睛。可是儿子的眼光不由自主地屈服了。他眼睑低垂，为了遮掩他抑制下去的愤怒的眼泪。他勉强笑了一声，用全身的力量支撑着，不让他母亲看穿他的软弱。突然，她抛下他走了。他牙齿咬得格格响，恨不得把母亲杀死！……

严厉的话象烧红的铁，深深地打下烙印。安乃德刚一出门，心里就后悔自己太暴烈了。本来她以为已经能控制住自己的火气。可是几个月以来，雷雨一直在酝酿着，而且她觉得这次爆发不是最后一次。她刚说过的那些话，现在想起来觉得

---

① 按基督教义，所谓七大罪愆是：骄傲、吝啬、淫荡、妒忌、贪馋、忿怒和懒惰。

② 莫里哀同名喜剧中的伪装虔诚的基督教信徒进行诈骗的恶棍。

丑恶可憎。话说得那么粗暴，使她自己都不好意思，差不多和玛克同样地不好意思。她想设法取得他的原谅。当母子俩回到一起的时候，安乃德表现得亲切温柔，仿佛过去的一切都已经不在心上。

玛克可是没有忘记。他和母亲保持着距离。他认为被辱骂了。既然她喜欢他坦率，为了报复，他故意说些能刺伤她的话，做些这样的事。（“啊！你更喜欢残酷？……”）他说一些关于战争，关于敌人的残酷的话，或者说些下流话；故意把信或日记随便放在他的书桌上……他在母亲脸上窥探他这些言行所产生的效果。安乃德很痛苦，她猜透玛克是故意这样的。她沉住气。可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她憋不住了，爆发了。玛克胜利了，他说：“我是真实的。”

一天夜里，母亲正在熟睡，玛克偷偷地出去了，直到第二天中午过了十二点，才回家吃饭。安乃德等他等得焦急万状，又生气，又痛苦。当玛克出现时，她一句话也没有说。母子二人埋头进餐。玛克感到又意外又轻松。他想：“她被我制服了。”

安乃德终于打破沉寂，她说：“昨天夜里，你象小偷一样悄悄地溜了。以前我对你信任，现在不信任了。你辜负我对你的信任，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现在我明白了。我不愿意降低自己的身份，也不愿意降低你的身份，不愿意日日夜夜监视你。否则你会要滑头，只能使你变得更加奸诈。我要带你离开这里。在这里我不能保护你。这里的空气是恶浊的。你不够坚强，不能抵抗这里的空气。几个月来，你的一切言行说明你已沾染了所有的病毒。你得跟我一起走。”

“到哪儿去？”

“到外省去。我申请了一个中学教师的职位。”

玛克喊道：“不！”他的漫不在乎的姿态一下子消失了，他不愿意离开巴黎。他只好请求他母亲。他把手按在母亲手用迫切的，软求的口气说道：“你别申请！”

“事情已经成了。”安乃德说。玛克把手收回来。他气忿极了：白白地低声下气恳求了一次！这时安乃德的心肠已经软下来，只要玛克有一点温情的表示，她就会束手就缚。她说：“如果你答应我……”

玛克冷冷地打断她的话：“我什么也不答应。首先，你不相信我，这是你刚才对我说的。你认为我会欺骗你。正因为我不欺骗你，所以我可以当面告诉你：我下次夜里还要出去。你没有权阻拦我。”

安乃德说：“真的吗？我没权过问你夜间在干什么？”

“谁都没有这种资格，你更不用说了！我的夜晚，我的生活，是属于我自己的！”

这句可怕的话脱口而出。他是不是理解这一点？安乃德脸色惨白，玛克也一样。他们两人的粗暴都超过了他们自己的思想，可是也许并未超过本能的阴暗、野蛮的恶意。这种本能知道它应当如何打击对方，而且打得又准又狠。这是真刀真枪的交锋，迅猛如雷击，然而是默默无声的。脑筋还来不及计算，手已经打出去了，而且在一种默契之下，双方都不说：“击中！”

可是玛克击中了目标，这就加深了他心灵深处的邪恶倾向。从那时起，母子间每一句争论，都无非在加深两人间的鸿

沟、安乃德过于生硬地表示她看透了儿子的各种缺点，使儿子受了屈辱。他反而把这看作是他的光荣。他不承认母亲的任何权威。母亲命令式的口气，令人感到屈辱的严厉，很可能逼得儿子说出丧失理性的话，做出丧失理性的行动。他拒绝让步。安乃德给他讨价还价的余地：要么他跟母亲到外省不然就把他关在巴黎一所中学校里，当住宿生。玛克忿怒得大喊大叫。别人对他使用这种绝对的权力，使他觉得可憎可恨。狂怒之下，玛克选择了在巴黎做住宿生，以表示他对母亲的敌意。

"你喜欢什么？"

"什么都行，只要我不跟你在一起！"

母子二人的分别是十分难堪的。两人之间存在着仇恨……在感情深处，爱仍然是存在的，但这种爱被怨愤冲得昏迷了。受伤的爱，在痛苦，在流血，在要求报复……

弄很遍

上，

第 二 部

……战，男教师的队伍日益零落。缺少师资，教育当局只好求助于妇女了。执有两张大学理科结业证书的安乃德，被任命为西中部某城市的男子中学校的教师。

一九一五年十月初，她动身前去就职。

……是多么和煦！火车在田野上有几次较长时间的停车。这时，车上旅客听到葡萄园中斑鸫鸟笛音般的鸣叫。静静的溪流穿过草地，象是用手提着的长裙，金黄色的树叶是绣花边。安乃德熟悉这一带的居民：他们的拖长的语调，和语调中隐约的讽嘲的味道。安乃德仿佛从她所要躲避的中毒的灵魂中解脱了出来。她埋怨自己没有把她儿子也从灵魂中毒的人们中强拉出来。

可是不久她就和这种灵魂重逢了。在这些昏昏欲睡的外省的上空，乱云的阴影在伸展。这时，阿多亚和香巴涅等省的激烈战斗正在进行。一批批的俘虏被押送到后方来。

火车经过一个车站时，安乃德看见在车站附近一大群人抽动……地挤在一处工地的木板围墙外，一队德国人象牲口精神没有她的感觉……许关几小时，也许关几天，不知……何时到达，因为人们忙于考虑更重要的事。这……全部居民，男女老少，都赶到这儿来瞧关在笼子里的

野兽，简直可以说是看过路的马戏班子，看不用花钱的演
精疲力竭的俘虏们倒卧在石子地上休息，大部分人不声不
麻木不仁，用阴沉的眼光环视那些在板壁
包围着他们的嘲笑的眼睛。孩子们天真地啐向他们
一串串的唾沫。有几个俘虏在发烧。他们了一顿拍
狗，丢脸出丑，怀恨在心，缩头缩脑，浑身哆里的寒冷
雨淋，使他们得了痢疾。他们在围场的一个落里的垃圾
上蹲下来大解，没遮没栏。每次一有人到那去，旁观者
发出狂笑和吼声，其中夹杂着妇女们的聒噪孩子们的尖
叫喊。他们得意忘形，拍着大腿，扭动腰背，旋
嘴，露出上下牙床。他们倒不是怀有恶意，而是完全缺
性。动物在欢闹……人群在兴高采烈地欢闹时总是
性的。这种欢闹，野蛮到令人毛骨悚然。木板围墙的内
侧，人消失了，剩下的只有大猩猩而已。

重新登上火车以后，安乃德在幻觉中产生厌恶之
着她身边旅客们的毛森森的满脸胡须，和她自己手臂
黄色的汗毛。①

到了她教书的老旧的中学校里，起初的一段时间
绕不散的感觉还继续了一阵子。中学校址是在植物
洼地上。"植物园"，多大的讽刺！在这块象多莱德②
的高低不平的黄土地上。所有草木都被拔光了。通过
的圆洞门，进入四边用监狱式的高墙围着的长方形院
只有不透亮的窗子。可以看到 精神没有

① 这是说安乃德觉得她周围的旅客和自己也可能只是

② 西班牙地名。

地生长在那里。树皮已被小动物们① 用指甲抠光，凡是手的地方，一片树叶也没有留下，树身也被孩子们推推撞撞得遍体鳞伤。几乎可以说，在大人和孩子们同谋下，凡有的东西都拔除了。国家夺走了孩子的生命，孩子和大人向界报复。破坏！破坏！和平的破坏，和战争的破坏一样。是教育的一半内容。

在围墙外，一边流着一条被皮革厂污染的小水沟，难闻的渗入潮湿的教室。关在教室里的一群小家伙也在发臭。的鼻孔是堵塞的。他们有十二个人，至多二十人，坐凳上扭来扭去。透过发青的玻璃窗，从深秋的雾气腾子里渗进一股黄褐色的油腻气氛。一只生铁火炉，满柴烧到白热化的程度，在呼呼作响（这个地方木材极当人们热得快要窒息时，就把门打开（窗子是从来不外面的雾和正在鞣制中的皮革气味就冲进屋来。人了人皮气味之后，反而觉得这种鞣革的气味清新扑

一个妇女，尽管她的官能感觉那样地习惯于讲究的惯于清洁生活的健康气息，却比男子更容易适应令人要条件。我们完全可以看到，妇女们在照顾病人时，睛、手指，一点也不觉得反感。安乃德的嗅觉接受了切。她和大家一样呼吸肮脏腐臭的气味，连鼻子都不，然而，她最难接受的却是灵魂的不良气息。她的她的感觉那样灵活。

生们。

* * *

这已经不是被激情——斗争、仇恨和忧虑——烧热的灵魂，她已经躲开那个灵魂。这么说，她本该满意了。她在这儿找到的是漠不关怀。

在这儿，软绵绵的土地丝毫没有受到痛苦。它肥沃而成熟，在山谷里酣睡，好似躺在铺着羽绒褥子的床上，陷进被身体的重量压下去的暖坑里，脑袋搁在丘陵形成的枕头上，为了打呼噜打得更响亮些，决不去梦想枕头外边的世界。平静的土地，安分守己的族类，他们有实际的精神，一点也不受忧虑的困扰。并不是对那里所有的人来说，上帝已经死亡。人类被钉上十字架受刑，并非为了这个种族的人。

安乃德从儿童时代开始就认识这个种族。她父亲出身于这个种族。从前，她曾经欣赏这种使人安适和无所作为的态度，可是今天呢？她曾经羡慕这个种族的健康体质，可是今天呢？

她想起了托尔斯泰的一句话。但是托尔斯泰这句话并非单单对妇女来说是真实的。托尔斯泰说："丝毫没有受过痛苦的人，从来不患病的人，健康的人，过于健康，永远健康，——可是，这是个怪物呀！"

每天，生即是死；每天，都在斗争。这个省正在死亡，可是它不斗争。它在舒适地流逝，正如它那些水波不兴的溪流一样，沿着边岸，随着岁月消逝而消逝，在它的自私和狡黠的正常情理之中消逝。

然而，曾经有过一个时期，这块土地上燃烧着大火。这座

勃艮第的古老城市，有三座气概非凡的教堂。我特式的钟塔和箭状的尖顶，年代已久，白石建筑晒成古铜色；风吹雨打，更使它们变得象生锈的盔甲。钟塔和箭顶象高高耸立的基督教骑士的侧影，在俯瞰蜿蜒漫长的河流。教堂建筑上雕塑着圣徒群像，年代久了，脑袋都已不知去向。七洞八穿的嵌花玻璃窗上，剩下一片片的由红变黑的淤血似的痕迹。大教堂里的珍宝有阿鲁恩①时代的挂毯，和那些名叫夏尔②的皇帝们（夏尔子孙，夏尔祖先）的笨重的金银器皿；外加英国人入侵时期留下来的尖塔与围墙的废墟。这一切都证明过去的时代有过热烈的生活、鲜红的血和那些大主教们的黄金权杖，以及可歌可泣的斗争，证明从这里经过的有公爵、国王（许多国王，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的），以及奥尔良的贞女③。

可是现在，街道空寂无人。在资产者住宅和围墙之间，在常常紧闭的有一级台阶的窄门之外，可以听到在古老的石板路上，有一个行人以有气无力的脚步声远远而来。乌鸦在天空啼叫，围绕教堂的钟塔飞翔，给钟塔套上一个黑色的圆环。

这个族类在死亡中。它很幸福。它不缺少空间。土地的味道是浓厚的，它的胃口得到满足。它没有什么雄心壮志，所有敢于冒险的人，一代接一代，都到巴黎去打天下了。留在本地的人们觉得这样更好，可以伸开四肢躺下来。床空了，你不

---

① 阿鲁恩（766—809），波斯君主。

② 旧译查理（系英语读音，不适用于法国人）。

③ 即贞娜·达克（1412—1431），或译贞德。她本为奥尔良地方的普通农村姑娘，以牧羊为生，当时英国入侵法国，占领大片疆土，烧杀掠夺，她起来领导人民抗击侵略者。

妨在床上打滚。战争会使床更空。战争夺走了本地的子弟。可是并未全部夺走。想象力不够活跃，不会对于未发生的事有过分的不安。还有人们的讲求实际的意识，在那儿盘算可以捞取的利益。生活不困难。吃得不错，有电影院，有咖啡店。兵营里的号角声代表他们理想的一面，牲口集市代表实际的一面。人们心情轻松愉快，对来来去去的消息，不大放在心上。前进也罢，后退也罢，他们是轻易不上当的。人们笑话那些见了德国兵就跑的俄国人："哎，好呀，这些小子们，如果他们再这样跑，他们就要上火车穿过西伯利亚，从美洲转到我们这儿来了！"

舒适的生活磨光了棱角、狠心与残忍……（且慢！可要注意，兄弟！不能过分相信外表！）

一片静寂。大家在睡眠。安乃德，你不感到得其所哉吗？你所要求的不就是和平吗？

"和平？我不知道。和平？也许。可是这并非我所要的和平。这里边可是并没有和平……"

"因为和平不仅是不打仗而已，这是灵魂的力量中产生的一种品德。"

和平使这个古老行省麻木不仁，它四面由种植葡萄的丘陵以及田野堵塞着。它稳稳地靠在法国中部高原上，这里只能隐隐约约地听到战争的炮声。浪潮般的军队涌到这里就改道而行，好比河流在奔腾中遇到高山挡路。（两年之后，情况略有改变，那时美国人到这儿来设置了一个军营。这在一个

时期内给本地居民解过闷，可是不久就给他们原有的睡眠状态增添了新的沉闷。）这个和平有中学校教室中的气味，门窗关闭，炉火呼呼地燃烧，那些孩子的身体与灵魂在汤汁中用文火煨着。

* * *

这些学生四分之三是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子弟，或者是附近富裕农民和大庄户人家的子弟。其中有几个（每班有两三个）是缙绅家庭、当文官的老资产阶级的儿子，或公务员的儿子。这都是当地的上层人物。这类子弟很容易被人认出来，虽然他们身上都涂了一层狡诈的油漆，这是中等教育强涂在他们脸上的；此外还有他们面对教师的心照不宣的同盟。他们的嘴脸尽管各不相同，却都带有雕塑家用粘土塑造他们时留下的指痕。教堂石墙上的人物形象也是用这个手指雕凿的。人们认得出来。他们的头颅满可以毫不贬值地放在小神龛中，装在无头圣徒们（什么样的圣徒！）的颈项上。他们是那几座大教堂的地地道道的子孙。这是令人快慰的。“小娃娃还活着……”但是也不能完全令人放心。因为，你不要对别人说，这些教堂里的圣徒，有时候是神气十足的无赖汉，或者是假正经。这两类人物，安乃德在她的课堂上都可以发现，不过味道冲淡了。古老的酒装瓶装得太多了。

一起头就使安乃德惊异的是这些在发育中的男孩的面容：面颊宽大、肥胖、不平整、粗糙、歪歪斜斜；脸上有两种表情：粗鲁和狡猾。他们是本地风土的产物。他们有瓦洛亚王族的长鼻梁，可是不直，有一双发亮的小眼睛，双眼皮。他们

笑的时候太阳穴上会出现早熟的皱纹。他们有小狐狸的嘴喙，满口的黄牙，张嘴一笑，或者在啃橡皮、指甲或纸团时，黄牙就会从嘴里露出来……安乃德坐在讲坛上，觉得自己是一个面对兽穴的猎人。猎人，还是猎物？她和学生到底谁是猎物？他们和她互相窥伺。不得不把手指经常扣在猎枪的扳机上。谁要是先把眼睛看向别处，谁就得留神。

先垂下眼睛的是他们。经过初步的考察，面对面的注视，在吃吃的笑声、喃喃地低语，以及象要把肋骨挤断似地用肘头使劲互相推挤之后，眼皮都垂下来了。其实他们是把眼光隐藏起来，在继续窥探。这反而更糟糕。你捉不住这种眼光，眼光却捉住你不放。你一举一动，都不放过。他们扮鬼脸，表示你的举动已经被注意到了。鬼脸象无线电似的从教室的一端传到另一端。看起来他们一动不动，天真无邪（有两种意义），可是他们的腿在桌子底下扭来扭去，他们的脚在刮地板，他们的手在衣袋里乱翻，或者在身旁同学的腿上乱抓。他们眨巴着眼睛，舌头在口腔里把腮帮子顶起一个鼓包。他们好象什么也没有看见，其实什么都看见了。如果老师在一刹那间放松注意力，就会觉得从教室里升起一阵索索的颤动声。

对于教师们来说，这一些都是家常便饭。虽然安乃德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教师（直到那时为止，她只当过家庭教师），可是她刚走出头几步就稳住了脚跟。她天生有统治的本能。即使在她心不在焉的时候也不妨事，稍微有点动静，她就知道将发生危险，立刻全副武装准备迎战。那些小豺狼和小狐狸们，满心想利用她一时分心，张开大嘴向她爬过去，可是一看见她严厉的眼睛里警觉的火光突然亮了，便只好中止前进。他们本

来很想拿这个被派来监督他们的女人，狠狠地开一次玩笑。

对于这些小小的男性来说，给妇女们指定的位置应当在家里或者在柜台边。在那儿，妇女掌权。在那儿，人们只能看见她们的脑袋（她们有很好的脑袋），有时看见她们的手掌。（她们有敏捷的手！）但是如果她们走出门去，使他们感兴趣的是她们的下半身。他们起劲地嗅她们！他们之中，大部分人是什么也不懂，几乎完全无知。只有极少数人曾经初试锋芒。可是没一个肯承认自己无知。他们谈女人谈得多起劲，这些小小的乡下佬！妇女们怎么能想得到这些半大人，在他们和牡马一样聚集在马厩中时，是怎样谈论女性的，怎样谈论在他们的狭窄的日常生活圈子里以奋亢的想象力所能抓得到摸得着的女性，谈论他们的姐妹、结过婚或未结婚的女人，女主人或女仆，以及一切穿裙子的人，哪怕是上帝的裙子！只有对母亲，他们在一种默契之下（也不永远如此）几乎是避而不谈。每当出现一个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的女人，不受任何男子保护（或占有，没有不付代价的保护！）的女人，没有丈夫、儿子或兄弟的陌生女人，立即就成了他们爪子中的牺牲品，他们要怎么想就怎么想，要怎么说就怎么说。

对，可是安乃德成为他们爪子中的捕获物时，他们却啃不动了。谁开始啃？从哪儿啃起？

古怪的女性……当他们用爪子遮住自己的嘻皮笑脸的怪相，用眼光探索她时，只见她锐利、严峻和带有嘲讽的目光，把他们想说的下流话钉住在嘴边，说不出来了。他们目瞪口呆地听她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恶魔的方式对他们说："现在，毕洛瓦，把你的嘴擦一擦！这可不好闻！"

毕洛瓦问她是怎么回事。她说："你刚才说的话。"毕洛瓦抗议，说他什么也没有说。他说得很轻，不让安乃德听到。

安乃德说："我看得出来……你如果需要发泄一下，请你出去。你们心里想什么，我没有办法管，可是我要求至少你们的嘴要干净。"

他们不敢动弹了，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这样。她从哪儿学来这样大胆的口气和眼神，还有那些象打耳光似的干脆响亮的反驳？她的反击从容不迫，出手又狠又准。此刻，她这只手在安详地抚摸她的金黄色的眉毛……包围圈又在她四周形成了，许多眼睛在偷偷地看她。她觉察到在被人从头到脚探索。她不停地用出其不意的问题，左一个右一个地发射出去，和他们对阵，不让他们的思想有喘息的余地。她完全明白，在他们空闲的小脑壳中，什么东西在嗡嗡地响，是从春天的紫藤花架下飞出来的一群苍蝇。她知道，如果她不明白，他们会自告奋勇地告诉她的。

胖子尚纽亚，是马匹商人的儿子，十五岁，看起象十七岁。他身材矮小，结实，粗犷，脸上满是雀斑，脑袋方方正正，淡黄色的短发象猪鬃一样。他有两只很大的手，指甲被他齐根啃光。他神气粗鲁、狡黠，爱拿人开心和吵架闹事。在他窃窃私语时，瓮声瓮气，象装在空瓶子里的一只大苍蝇在嗡嗡叫。尚纽亚斜睨着安乃德，十分欣赏她身上的丰满诱人之处。他的舌头发出嗒嗒的声响，表示他是一个行家。"老兄！"他和人打赌，说他一定要向安乃德求爱。安乃德对他说话时，他总是转动着他的鲤鱼眼睛。安乃德引得大家都来笑他。于是他生气了，发誓要给这个娘儿们一点颜色瞧瞧！他在纸上乱涂乱画，

故意引起安乃德注意。现在，他等待着效果。他面不改色，可是他的背心在颤抖，因为他正在肚子里暗笑。这时，别的小狗们眼看快要出事了，都狺狺地吠叫起来。他们注视着被打击的对象，注视着安乃德的额头，她的眼睛，她拿着纸片的纤长手指。她一点也不惊慌失措。她把纸折叠起来，把已经开始的听写念完。尚纽亚吃吃地笑。他也在听写，跟大伙一样。

听写完毕，安乃德说："尚纽亚，你回到你父亲的田庄上去住几个星期。在这儿，你生病了。你的位置在田野里，和你们的那些马匹在一起。"

尚纽亚不笑了。他的臀部不想再一次去结识他父亲的皮靴底。他反抗，他争辩。可是安乃德毫不动摇。她说："好，你走吧，我的孩子！在这儿，你的位置太狭窄了。到乡下去，你将有空旷的地方，而且有人给你刷毛。拿着，这是你的证明。你把它交给学监先生。"接着，她在一张纸条上写："打发回家。退学。"于是她对张口结舌的全班学生说："孩子们，你们白费力气了。你们看我是妇女，想把我吓倒。你们落后了几个世纪。在今天，妇女们分担了男子的工作，她们代替男子操劳。男子们的生活就是她们的生活。她们决不会低头不敢仰视……你们想做男子汉？一点不用着急。即使最没有见识的人也能有这样的雄心。整个问题在于你们能不能成为明白事理，有所作为的人。我们在这儿就是为了在这方面帮助你们。但是如果你们不愿意，我们决不强迫你们。我们干脆摊牌！这是为你们好。你们愿意不愿意？是，还是不？好吧，那么前进吧！"

学生们试了几次之后，确信他们斗不过安乃德。于是在不

言中，签订了一个协定。当然，双方的疆界是必须保卫的，否则协定将成为一纸空文。事实上，疆界是互不侵犯的。在疆界上，正常关系组织起来了。他们不再争夺既经成为事实的力量。他们的联合已经没有目标，按照各人的自然倾向，他们各干各的。安乃德开始在这群孩子之中，辨别出几个有个性的人。不多，只有几个，在六个班的总人数中，有个性的学生只有三、四个。这三、四个人引起她的同情。但她不能露出这种同情来。那是用比较娇嫩的材料做成的几个小男孩。他们是有点儿思想的。人们可以看出他们的比较细腻的思想在他们的皮肤下面泛出淡红的玫瑰色。[illegible]的一言一行，一个眼色，他们都十分敏感。他们[illegible]常被别人猜疑，经常受迫害。他们的身份相对地说比较高贵，这就引起这个族类之间的自然的敌意。正由于他们很敏感，别人就愈要使他们痛苦。对他们表示偏爱没有好处，他们可以因此而付出代价。更坏的是，他们可能利用你对他们的偏爱。这几个小演员，如果你对他们感兴趣，他们就自以为有趣。他们愿意别人觉得他们有趣，他们的天性因此变了样。不管怎样，他们毕竟和他们的同学属于同一族类。天真地玩世不恭，狡诈。安乃德不得不显出毫无个人表情。她多么想拉过一个来，把他搂在自己怀中，代替不在她身边的儿子。在远方的玛克，一直没有离开她。在每一个小孩子身上，她寻找她的玛克。她拿每一个孩子和她的玛克比较。虽然她没有发现一个能比得上玛克的孩子（这个母亲！）。她竭力蒙骗自己，她设想玛克就在她面前，和别的学生在一起。她看见了玛克。她仔细观察那些学生，为的是仔细观察玛克。这是不得已而求其次。这些孩子也算是面镜

子，是她失去了的孩子的镜子，照人不算太走样的镜子，浪子的镜子。浪子总会回头的。镜子反映的是什么？……

唉！镜子反映的是大人。孩子们的理想仅仅和他们的长辈一样，并不比“前人”走得更远。（这种向后倒退的过去的力量，也叫做“走在前面”！）如果说，他们出生的时候都具有自己的轮廓，可是到进中学前夕，这种轮廓已经差不多看不出来了。他们身上盖着产权人，也就是他们父亲的钤记。他们父亲自己身上也盖着他们亲属与集体的烙印。他们不再属于自己。他们属于无名的力量。若干世纪以来，这种力量把只会做同样的姿态，发出同样的吠声，把思想的草棚都盖成一式一样。这些草原上的狗集合起来，组成城镇。中学校是传授怎样使用思想机器的工场。为了解放这些孩子，一种孤立的办法能起什么作用呢？有必要先教导他们不再因袭大人们的思想。可是，他们把自己伪装成大人，并且为此而趾高气扬。他们越不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越觉得幸福和骄傲。而且，天晓得，大人们的情况和孩子们没有多大差别。他们兴高采烈，当他们放弃自己的判断（这个包袱！）而采取笼统的思想、群众的意见，不论这种意见用的是学校、学院、教会、国家或祖国的名义，或者不用任何名义，光说它是人种，这个眼中无光的怪物，人们说它有天堂的明智，它到处乱爬，把贪馋的长鼻插进沼泽的烂泥中。有一天，它从烂泥中爬出来，又一次陷在里面。（成千上万的种类已经陷没在泥沼中！怎么！我们不能挽救我们的人种？）

闪闪的磷火在沼泽上发亮。有时人们产生幻觉，好象看见磷火在几个小学童眼睛里发亮。……安乃德想抓住这种磷

火……想知道这些孩子对生活有什么想法，对于死亡有什么想法。这场战争，连天的暴风雨，来敲击远远地横在地平线上的丘陵之门时，在这些闭塞的小脑壳中有什么反响？

什么反响也没有，除了听见哒拉哒哒的喇叭声、鞭炮声和看到《画报》上的一些形象。远方的一场演出，演得时间太久了，令人厌烦、厌倦了！这些学生更感兴趣于弹球、打赌等等，要不就是在课堂上捣鬼；等到他们长大成人，他们感兴趣的是做买卖，是计算家庭的利害得失。

在远方，战壕里有他们的亲属。其中有些人已经遭殃。难道他们不想念这些亲属吗？

即使想念，也是无动于衷的。他们提起他们的亲人来无非为了夸耀。他们是英雄人物的代理人。从前线传来的消息是先滤过一次的。他们从滑稽可笑的角度来看战争的苦难。布丹一边捧腹大笑，一边说："伙计！我哥哥在前线，他说他们陷在臭大粪堆中，一直陷到嘴巴……"

高涅说，人们用刀子宰德国佬，放血。他做了个放血的手势。他见过杀猪。

他们用演滑稽戏的眼神，互相描述炮弹爆炸的效果。钟楼、树木、内脏、脑袋，在他们的想象中到处乱飞，象野蛮的玩具一样。他们的想象停留在布景上。是的，他们能想象出来血肉横飞的景象。甚至从中得到某种乐趣，象男孩子喜欢在垃圾里践踏一样。至于在这种外表下的灵魂的呼声，谁也不提。

从前线回来的人对于唤醒灵魂也无所作为。高涅的大哥回来休假，他对这些淘气的孩子们讲："我有过一个好朋友，他

卖没有爆炸过的炮弹筒，发了大财。他拧开炮弹上的螺丝，十指敏捷得象猴子似的。炮弹还没有完全冷却，他就去拾了来。我对他说：'你可要小心！'他回答：'我在行！'有一天，我跟在他背后约二十步远，隐蔽在一株大树后边，对他喊：'放下吧！会惹乱子的！……'他斥责道：'胆小鬼！'轰隆！炮弹在他鼻子底下开花……这位老兄得到了什么？他什么也没有剩下……"

他说着，笑得直不起腰来。那群听他讲的孩子跟他一起大笑。安乃德在听，她惊讶得呆住了。这种笑声里隐藏着什么呢？对一个恶作剧的回忆？神经性的激奋？在这里边，难道什么都没有吗？

她把开玩笑的人叫到一边，问道："究竟，高渥，那边是这样好玩吗？"

高渥盯着她瞧了一忽儿，他还想说句开玩笑的话，看到安乃德没有笑容，于是他说："说句实话，这并不美。"过了一会，高渥倾吐了令人辛酸的实情。安乃德问他："为什么你们都不说实话呢？"高渥做了一个绝望的姿势，说："我们不能。他们不会理解的……再说，他们也不愿意……再说，这有什么用呢？我们毫无办法。"

"因为你们不愿意。"

"轮不到我们愿意。"

"轮不到你们，该轮到谁呢？"

高渥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可是还有别人哩，那些头儿们。"

不用再说下去了。用不着提醒他："那些头儿是你们让他

们当头儿的，是你们任命的……”

当天晚上，安乃德听见高渥又在胡吹乱扯。他需要这样干，不是为了欺骗别人，而是为了欺骗他自己。

如果这些人不能够看到并且说出真实情况，怎样能期待没有经受考验的孩子们说真话呢？

孩子们不知道事实。他们受字句的控制。只要字句听起来响亮，他们不问意义是什么。安乃德让他们写出各人的生活理想。勃朗愿意当军官。他有一个叔祖是军官。他自豪地写道："川流岂不总要回溯源泉的吗？"

他们用嘻皮笑脸的态度谈论战争。如果战争再继续一两年，学生中年龄最大的有可能应征入伍。他们反复地唱着和听着某个老丑角常唱的吹牛夸口的歌词："枪弹不过穿通你的身体，不会给你带来痛苦！……站起来，死者们！"

未来的英雄气概使他们免除了当前的一切努力。他们什么也不干了。他们说："战后，我们不需要吃苦干活了。德国佬来还债，老伙计！我们要用德国佬驾车……啊嘎！走！我父亲说，他要买半打德国佬，在他们脚板上钉上马蹄铁，吁！哦！"

比较通文墨的学生，比如法庭庭长的儿子和诉讼代理人的儿子，他们津津有味地欣赏报上晦涩夸张的抒情调子。拉夫当①是高乃依，卡布斯②是雨果。别的学生停留在欣赏小画报上经过篡改的图片的阶段。

---

① 法国剧作家，小说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② 法国小说家，剧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安乃德想测验他们一下。她抛出一个探测器。她给学生们读《战争与和平》① 中的一章，关于小佩嘉之死那是一篇优美的文章，迷濛在十月的薄雾和一株再也不会苏醒过来的小树的梦中："这是秋季的一天，气候温和，雨丝绵绵，天空和地平线在单一的灰暗色调中融成一片。几滴大雨点纷纷落下来……"开头，学生们不好好听。他们笑俄国人的"古怪"名字，小主人公的名字尤其使他们乐得发狂。接着，渐渐地，象一群苍蝇停留在碗沿上，他们沉默了。他们让几个聊天的人闭嘴。只有一个孩子，每当佩嘉的名字一出现，他鼓起双颊，并且一直把这个无聊动作坚持到最后。其他的人都静下来了。等安乃德念完之后，有几个打呵欠。另外几个由于不得不安静了一阵，这时要补回损失，便活动起来，声音弄得很响。也有几个人，很窘，不满意，挑毛病，装内行，说："俄国人，他们是疯子！……"有几个，表达不出自己的感受，只说："好极了！"其他几个什么表示也没有，他们是听后受了感动的人。但是感动到什么程度，怎样感动，这是很难知道的，因为无法让他们说出一句心里话。安乃德不停地看一个小个子的学生，一个金发的孩子，瘦瘦的，五官俊秀，头发梳得很整齐，胸膛有些窄，咳嗽着，转过脸看着旁边。他很聪明，腼腆，不大率直，就象那些知道自己体弱而害怕别人瞧不起他的孩子一样。安乃德猜想，在这个孩子身上可能有灵魂的震颤。她在朗读的时候，有时抬起头来，目光一碰到那个受压抑的孩子的目光，他就立刻低下头去看他的纸片。这个孩子是能够同情别人的痛苦的，因为他

① 指托尔斯泰名著《战争与和平》的法文译本。

自己荏弱，神经质。利己主义往往可以成为悲悯他人的钥匙。自己痛苦的人，有可能体会到别人的痛苦。

下课时，安乃德让那个学生留下。她问他喜欢不喜欢佩嘉这个小兄弟。孩子脸红了，慌乱了。她重新谈起那个有诗人气质的孩子最后一夜的梦。生命是多么美好！强烈而脆弱的生命！他本应当有的生命！他将永远没有生命！他理解这些吗？他摇摇脑袋，把目光转向别处。但是安乃德看见，光明已经闪烁了一下……

安乃德又问："你从来没有想过吗？万一你处在佩嘉的地位呢？"

孩子抗议说："呵，我呀，我不会去打仗的。我身体不健康。人家告诉我，我将留在后方。"

他轻松了，而且为自己的病弱感到骄傲。

安乃德又问："那么别人呢，你的同学们？"

别人的事他才不关心呢。他赶快在记忆中寻找冠冕堂皇的词句："为祖国而死……"别人可以去送死。他恢复了心神安宁的状态。光明熄灭了……

谁知道？

* * *

安乃德是不公正的。她看不见希望的理由，而理由并不缺少。

本地居民，这一群老诚的人，自私自利，深思熟虑，完全有权睡一觉。很久以来，他们在行走。他们参加过十字军东征，参加过百年战争。这一切没有使他们变得更年轻些，却保障

了民族的生存。他们见识过这么多的事,干过这么多的事,忍受过这么多的事,吃过这么多的苦头。现在他们在笑!好极了……谁在笑谁就能活着,而且决不放弃生命……

在这些不满意现状的人们中,现状却使他们感到满足。一点也没有仇恨,一点也不妒忌他们的邻人,他们深信自己家里是最好不过的,呆在自己家里是最美好的事。他们对战争反感,习惯于舒适的生活,四十五年平静无事……一朝有事,他们披挂上阵,毫不刁难!……他们多么驯顺,这些好争论的人!他们准备做出一切牺牲,毫不激动,因为“这是应该做的事”,“一直是这样做的”。从不同的角度看,你可以说他们是荒诞的,或者说他们是令人感动的。他们老老实实,无动于衷地接受一切;在思想深处,也许有虚无的因素,但是有它的伟大的一面;两者半斤八两。

至于孩子们,我们能知道什么呢?他们表现出来的无非是儿戏。真正的工作在他们内心深处进行。教师和家长的眼睛所见到的,只是娇嫩的树皮。你所认识的孩子,只是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孩子的一面。你看不见永恒的存在。这种永恒的存在是没有年龄的。它是隐藏在大人或小孩灵魂深处的火种。你无法知道火种是不是会喷射出来。要有信心……耐心……

可是安乃德既无信心,又无耐心。

她仿佛是一个要想横渡河流的游泳健儿,逆水而上;或者象候鸟,迎风展翅。当她在巴黎时,她嗅到发烧的气息,她要换换空气,要用希求安静的意志来对抗。到了这儿,她见到的是一层厚厚的漠不关心的外皮,听到痛苦的呼声从四方升起。

她坐立不安。如果说她不满意别人，这是因为她首先不满意自己。别人是那个样子，他们本该如此，他们是顺乎天性的。可是她呢，她顺着她的天性吗？她在这里干什么呢？一年来，她把自己交给全国人民共同遭受的命运。一开始，她在这种处境中体会到很大的安慰。不久以后，习以为常了。而现在，她厌倦不堪。在她身上有一股内在的、隐蔽的、辽远的力量在抗议。她分辨不清那是什么力量，含含糊糊地感到痛苦。她觉得她对她自己是有罪的。这种阴暗的内疚压在她所见的一切之上，压在堵塞她的视野的这群孩子头上——这个具体而微的人类。在这些孩子脸上，她看到了大人的缺点。她看到他们的命运，他们平凡的前途，生活的死胡同。她看到自己的儿子埋没在这无名的人群之中，这群人象潮水一样向前涌，不知涌向何方！她看见她自己，一只工蚁，没有孩子，象蚂蚁一样地在完成机械的工作。她仿佛觉得这些孩子，连她自己的孩子在内，都是一个拙笨而极大的王后生出来的，这王后就是大自然……安乃德觉得自己口中干渴，灵魂枯燥。

她缺少一切。不仅是她儿子不在身边使她痛苦，她自己也丧魂失魄，不知所可。

*　　*　　*

她儿子也想念她。可是，玛克自己决不承认这一点。和母亲分离之后，他满腔怒火，恨母亲把他甩了，把他送进牢房，关门上锁，关门上锁！……等着瞧吧！……

整整四个星期，他没有给母亲写信。她给他写了一封信，两封信，三封信。一起头，语气是慈祥而严厉的，暗示他如果

愿意认错赔礼，她可以饶恕他。（饶恕！她饶恕他！是他不饶恕她！）后来，她生气了，气他不回信。最后她不放心了，变得坐立不安……他咬紧着牙不理她。要不是西尔薇接到安乃德打听儿子消息的来信，到学校会客室来找他，催他写信，他还不会下决心给母亲回信。于是他费尽心思，给母亲写了称得上是冷漠无情的杰作的一封信。信中没有一句埋怨或牢骚话，一点辛酸的口气都不带，（不然，他不就暴露了自己的心情吗？）只有冷冰冰的礼貌。从此以后，玛克装出不得不办例行公事的样子每两个星期写一份 Pensum①，丝毫不带个人的感情，没有味道，没有色彩，关于他的情况，他的生活，除了写一些表面现象之外，什么也不透露。安乃德坚持要知道一些细节，可是白坚持。她明白，他故意在对她表示怨恨。有时，她竭力使他解除武装；有时，她设法采取同样僵硬的态度。但是到一定的时刻，被压抑的母爱总不免要喷涌出来。那孩子正在窥伺这个时刻，而且为此扬扬得意。她后悔不该如此，因为这样一来，他的来信更加暗淡无光，更加貌合神离。她每次拆开儿子的来信时，还没有看就先为将要看到的内容而痛苦了。然而无论如何，她不肯放弃希望。结果却总是失望。她对自己的痛苦和期待感到厌烦。到了该写信的日子（他不接到她的信不回信，接到一封才回一封），开始她故意延迟一天，后来延迟两天、三天……接着，她又控制不住自己，在信上热情奔放地说些责备和充满温爱的话。再往后，她沉默了，沉默一个月……既然他不惦念母亲！

---

① 拉丁语：法国中学校责罚学生的额外作业。

母亲一个月没有写信，儿子差一点急病了。他徒然装作坚强的男子汉不在乎母亲来不来信的样子，实际上他是多么盼望母亲来信！一开始，他的骄傲心肠尝到了报复的甜头，说："她不能没有我……"而现在，他却不能缺少从辽远的乡间吹来的风带来的母爱的温暖了。这种温暖的信息一次不缺地按期到他手中时，他摆出漫不在乎的样子把来信收下，好象是别人应当还给他的欠债。当这种信息开始稀疏起来，他承认缺少它们不行了，心焦如焚，望眼欲穿。等到信终于寄到，温爱的信息到了手中，他却粗鲁地享受着。当然，他自己并不承认这一点！（不老实的家伙！）他宁肯将他的乐趣说成骄傲。他傲慢无礼地想："她又一次落入我的掌中了！……"

可是后来她索性不来信了。他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使他羞愧的事实："我需要她……"不打自招？不，不！"我什么也不知道，我没有什么要招认的……"

夜里，他梦见母亲。她不断地出现在他的梦中，她的表情从来不是温柔的，含情的，而是傲慢的，冷酷无情的，嘲讽的。这使他感到受了损伤，感到耻辱。他醒过来，憎恨她，怒火中烧，急于想……想干什么？想对她说些残酷的话，想把她掌握在手中，想使她痛苦，想报复……但是，他在想象中一接触她的手，就不禁为之一震。他赶走这个形象……可是形象又回来了……这张瞧不起人的美丽的嘴……他设法在回忆中侮辱她。他想起她在过自由的生活，却不许他过自由的生活。他在梦中也看见过和他母亲完全不同的别的女人，容貌、姿态、年龄，完全不同，可是他不假思索地把她们和他母亲混为一体。这就使他能在母亲身上满足他的被压抑的情感，在黑暗

的深渊中，有一百个脑袋的怪兽①……

在那个牲口圈中②！……被禁闭着！手脚被捆住，遍身发烧，他过的是什么日子！……

*　　*　　*

被禁闭在燃烧着的思想和青春的监狱（学生宿舍）中，对他们来说比逛马路更危险。沉闷使精神堕落。焦急、等待、邪念、恐惧、残酷，等等，折磨着这群小动物。一层硫磺形成的云雾笼罩在被围困的城上，使人头脑昏沉，四肢瘫软。这层云雾捂住了汗湿淋淋的学生寝室，舍监工作也放松了。监学员本人先做出了榜样。他串通好管钥匙的人，每隔两天夜里都要出去一次。在旁边的一间小房子里，总监学员鼾声如雷。只要一切都静悄悄地干就行。在这只苦役船中③，乱成了一团糟，直到破晓。玛克听着，感到闷气，恶心，他跳窗跑了。窗外是宿舍（监狱）的院子。

漆黑的夜，四面都是高墙，头顶是昏暗的天空。探照灯的光束扫空而过，在黑暗中搜索……玛克来到另一个监狱中。

他走近沿街的墙垣，街道上空寂无人，所有的房子里都没有灯光。在这远离市中心，远离闹声的资产者住宅区，一切都入睡了。许多居民都逃离了巴黎。玛克俯身向着墙外：太高！他要是跳下去，可能会摔断腿。他心中的怒火促使他逃走，不计后果。现在他骑在墙头上了！他的手攀在墙上，身体悬空，双

---

① 意思说，在玛克的阴暗的思想中，有时出现极其丑恶的意念。

② 指中学校的宿舍。

③ 古代欧洲强迫苦役囚徒划桨的船。

脚在墙上寻找一条可以踩住的隙缝……他听到街上有脚步声走来。他想再爬到墙头上去……来不及了。来人已经发现他。在他身下的黑影说话了："你要跳下来吗？"玛克问来人："你是谁？"

他的双脚已经被一双高举的手抓住。那个声音说："跳吧！我接住你！"

玛克到了街上，两只脚踏在人行道上。四面是暗淡无光的房屋的围墙。头顶上是黑夜……这是第三个监狱。好象一场恶梦：一个分成九格的大盒子，你从这格出来，就进入了另一格，而头顶上的大盖子始终压在上面。

一个不相识的人紧挨着他，摸索着他。两人几乎一样高矮。一根火柴划着了。火光在一瞬间照亮了两人的脸。这是一个年轻的工人，岁数比玛克大不了多少。他没有胡须，面目清秀，气色灰暗，表情敏锐，眼珠在双眼皮下灵活地滚动着，用一种好奇的眼光在打量对方，可是眼光并不专注在一处；没有血色的嘴角上挂着捉摸不透的微笑。现在黑暗又隔在了两人之间，好在刚才已经互相见过面。那人摸着玛克的手臂，问他："你要去哪儿？"玛克说："不知道。""那么你跟我走吧！"

玛克犹豫不决。他的本能叫他提高警惕。他知道莽林中危机四伏。他对这个人一无所知，可是他嗅得出对方是莽林中的人物。他的心怦怦地跳着，不过好奇心战胜了他的恐惧。再说，如果他目前还不能算很勇敢，至少他有股闯劲。（人到自己会估计自己力量的弱点时，才能学会勇敢。玛克此时尚未考验过自己的力量与弱点。）为满足好奇心，也值得冒风险。玛克把他的手臂从对方的紧紧抓住他的手中挣脱。这回轮

到他抓住对方了，但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说："我们走吧！"也不问到什么地方去。

两个人奔走了一整夜。正如刚才他们用手互相摸索一样，现在他们的思想在互相探索，拙劣地，粗鲁地。他们互相害怕，可是都不知道对方在害怕。他们并不是怕身体吃亏。在玛克方面，刚一接触时，这种恐惧感本来已经消除了，可是当他们肩并肩在沉默中步行的时候，却又一阵阵地向他袭来。玛克用手摸了一下衣袋里的刀子。这是不足以伤害人的武器，因为他不知道怎样使用。他们匆匆地说着话。说话可以使他们觉得放心。

如果在大白天，两人不可能这么快就互相接近。可是在夜间，在死气沉沉的街道上，好象停放棺材的灵堂一样，灯光都加上了罩子，这样，两人间的差别就消失了。他们是同一个羊群中的羊，同样的欲望在推动他们，同样的危险在威胁他们。他们走累了，或者不如说，在走得更远之前他们要互相了解一下，于是他们到一个黑洞洞的广场上的长条椅上坐了下来。

他名叫卡西弥。他卷了一支烟，递给玛克。玛克一点也不喜欢吸烟，觉得吸烟没有意思。可是他却把纸烟接过来吸了一口……呵，真丢脸，他口袋里什么也没有，没有烟，也没有钱。等会儿该怎么办？这桩心事妨碍他倾听对方说话。但他还是听到了，好奇心又在支配他。信任换信任！他们互相推心置腹地谈起来。

他是电工，在一家军火工厂里干活。他每天都能挣到工钱，这使玛克这个小布尔乔亚羞愧无地。玛克什么也没有，一文钱也不挣。他除了会花钱，别的什么也不会。卡西弥不想

滥用他的优越性。很久以来他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也许自从他出生以来，他就想将他的优越性和他所藐视并且羡慕的布尔乔亚的低劣性交换一下。可是，这天夜里，他不去想他的藐视与妒忌。对方的吸引力比这一切都强。刚才瞥见的这张面孔，这个他所不认识的世界……玛克也被对方吸引着。两人都希望互相了解一下。栏栅已经打开。玛克正从他自己的阶级里逃出来吗？（什么是他自己的阶级，这个无父之儿？）两人之间，只有平等。

可是卡西弥是老大。并不是指年龄。卡西弥比玛克大几个月，这是不值一提的。他是老大，由于他有在郊区[①]积累的生活经验。

玛克心慌意乱，闭口无言，贪婪地听对方讲话。沉默对他最有利。他神气之间好象知道对方所不知道的一切。当他冒着风险开口说话时，总是用极简短的、刀切一样的字句，口气带点讽刺，使人产生幻觉。

这种幻觉是不能持久的。它经不起在咖啡店灯光下细看，还有玛克的那张姑娘型的面孔。卡西弥拉玛克进一家咖啡座。在对方的注视下，玛克招架不住了，露出了窘态和天真的样子。对方的眼光锐利，而且偷偷地看人，象葡萄藤的螺旋圈一样，从侧面钩住对方，窥视他，摸他的底，使他气恼，手足无措，而且被吸引……玛克想逃跑或者向对方挑衅。他犹豫在两者之间，不知道怎么办好。他暴露了自己，只好束手就缚。

---

① 巴黎某些郊区是劳苦大众聚居之处。

*　　　　*　　　　*

玛克跟着卡西弥在莽林中漫游！……安乃德怎么想得到她的孩子的眼睛、手和身体接触了什么东西！……对于这些核心裹得紧紧的，尚未受任何污染的顽强的小灵魂，国家有宽大的处理办法。好奇心本来很可能毁坏这些灵魂，然而却挽救了它们。它们要求多看，多知道，多触摸。对，不过“不要碰我！”① 它们不让人碰。

“我已经摸过了。我走过去了。对于你来说，我始终是陌生人。在我认识你之前，我是你的陌生人。自从我认识你之后，我更是你的陌生人。我感到厌恶。厌恶你，厌恶我。更多地厌恶我自己。我弄脏了我的身体、我的双手、我的眼睛。我狂怒地洗刷它们。可是我的心是完好的，污泥没有污染它……”

“而且在巴黎的污泥中，我拾到的是珍贵金属的碎片……”

在这个从街道上，从工厂车间里出来的顽童身上，在他的同伴们身上，在组成城市居民的灵魂的集合体上，美德与恶习是混在一起的。腐烂物质和含盐的空气相混合。

被群居的温热所激化的性感——提前亢奋、焚烧、厌腻的官能——出现于欲望之前，激发欲望和耗尽欲望的野蛮的好奇心——在播下种籽之前已经消沉的狂热——什么都试过，

---

① 原文是意大利语。

什么都陈旧了——肉体在风华正茂时已经凋残——灵魂上的细汗毛被粗暴地压碎，芳草被践踏，在身体上到处残留没有欢乐而且被亵渎的快感痕迹，正如春天星期日过后的郊外的树林。[1]以上是说蹂躏和破坏的情况。肉体的恶魔吮吸和耗干着民族的乳汁，胃肠的溃疡侵蚀着民族的腹部，正当它充满活力和怀孕的时候……

遭蹂躏的大地上吹过阵阵的风。毁灭的风吹过之后，吹来了新生的风。只要下一阵雨，就可以使遭到摧残的草地一块块地复活，使麦子夹着狗牙草一同返青。自由是阿喀琉斯[2]的长矛，它可以杀人，也可以使人再生。

卡西弥在他所出生的社会熔炉中，早熟地被炽热的空气烤得发烫，在同样粗暴，同样使人享乐与痛苦相混合的恶浊空气中，在和他年龄不相称的破坏性的生活条件、野蛮的卫生情况、脏臭的住处、生理与精神的污垢，以及有害于健康的食物、饮料、劳动与游荡等等，在这一切之中，卡西弥全身都在燃烧。

神经过度紧张的危险性不亚于身体的紧张。可是神经紧张更富于收获；而且这两种紧张形成怪异的平衡，使人在成熟以前就操劳过度，而到了他需要用全身力量来行动时，已经精疲力竭了。但是，至少它可以使人免于堕入肉欲的陷阱。即使各种欲念形成疯狂的紧张，使这种歇斯底里的自由没有任何道德约束，但也没有作为一般道德代价的成见，通过精神突

---

① 春天，巴黎市民成群结队到郊外树林中去欢度星期日，野餐、跳舞等等，把树林糟蹋得不成样子。

② 阿喀琉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特洛伊战争时击毙特洛伊主将赫克托耳，使希腊联军转败为胜。

然的和不规则的跳跃，使人达到光明照耀的翠绿树丛①，在那里，未来的思想蓓蕾含苞欲放。然而山羊并不在那里盘桓。它一跃而下，牙齿间还保留着饱餐健身的青草的酸味。

卡西弥是无政府主义者。自学成材者的骄傲，再加选择不当，并且没有很好消化的科学知识，更其使他自我膨胀。教条主义的自私自利和哗众取宠，对于空洞的聊天的喜爱，不正常的性生活，毁弃一切固定价值的怪癖，不道德的夸大狂，互相斗争的小集团与个人之间的粗暴态度，一贯在高傲的建筑物中起破坏作用。营造这种建筑物需要象勒格吕②和克鲁泡特金那样的人的纯洁的手和心。除了坚忍不拔的优秀人物，这座建筑物永远没有人住。群众都往那里挤，只能使这种建筑丧失尊严，正如群众使基督的大教堂失去尊严一样。他们使大教堂充满令人作呕的小神明，充当上帝的掮客。

单是“自由”这个词就具有魔术的力量，即使对于陷入欲念的泥坑的灵魂。这是反对奴役的英雄气息，反对束缚这些灵魂的一切奴役。（幻想？那有什么关系！）起来反抗暴君“按照我的意愿，我的命令”③的巨人只剩下几个可怜的后裔！在这些残存者身上，人们可以发现普罗米修斯的神圣火种。

玛克在他的步履下，看见这种火焰光芒四射。

---

① 罗曼·罗兰在创作《母与子》之前，曾经用了大约十年的时间，潜心研究印度古代的佛教哲理，陶醉于玄虚的诗意之中，所以读者在他的小说中常常遇到晦涩难解的空灵抽象的意念。上文大意说，不合乎道德常轨的行动，有时可以把人引导到新的精神境界。

② 或译邵可侣（1830—1905），法国地理学家，社会主义革命家，曾参加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斗争。

③ 原文是拉丁语。

这是例外的时期。此时，势不两立的兄弟们，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工团主义者，都反对战争，为了在同一的立场上团结起来，忘了他们之间的争吵。人数是那么少！勉强凑一小撮！所有别的人都开小差了，因为他们在舆论面前显得怯弱，害怕受处分；由于民族的骄傲感，或者由于见了血就想舔的这些古老本能，尤其由于思想混乱，夸夸其谈的意见混乱得可怕。民主国家用这种混乱的意见把肚子填得鼓鼓的，象填火鸡一样①。耶稣会教士即使在"决疑论"最盛行的时期，也从来没有这样令人神昏颠倒地使用细微的区别②来解决问题，结果使所有的问题混淆不清：战争与和平；权利和极端不公道；自由和贬斥一切自由。最可靠的效果是，那些一直坚持解放自己的少数有头脑的人，重新回到苦役囚犯的长凳上，在棍子的威胁下，弯腰驼背，使劲划船③。将近一九一四年年底的时候，在巴黎，不受压制的人不到一打。从那时以来，他们人数逐渐增加，集合在两三个小团体周围，其中最有远见的是《工人生活报》这一派。

星期日，玛克参加了几次他们的集会。在会上听到的话使他震动。

直到那时为止，他没有讨论过战争问题。他洞明事理，不能不意识到战争的残酷、不公道，甚至荒诞。但是他认为接受战争显得更男子气。在他的年龄，正是以为最高的品德就包含在"男子气"这个词中。不公正的力量，比公正的力量更富

① 西俗，烤食整只的火鸡时，往往在火鸡体内填塞栗子。

② 原文是拉丁文。

③ 指苦役船。

于潜在的吸引力，因为不公正的力量更象力量，完全是粗蛮的力量，是纯粹的力量；而且更富于危险性。他骄傲地赞扬为生活而战斗的无情规律。这规律把人关在永远混战的螃蟹筐中。不必涕泣。做最强的人！……正因为他自己是弱者，玛克才冷笑着标榜他的玩世不恭的态度，并且曾经因此而激怒安乃德。

“算我活该，别人也一样！谁倒下了谁就活该。让我自己安排吧，或者用力量，或者用狡计，使我占上风！……”

玛克把藐视他母亲生气的抗议作为一种乐趣。她反对他这种没有人性的夸口。玛克以不屑一顾的态度说她的抗议是“温情主义”：一句话，就是这么回事！

“无聊，废话！妇女们的玩艺儿！你尽管去涂脂抹粉，我有我的牙需要磨尖。”

这倒是真的，当时安乃德沉浸在混乱的思想中。她接受战争，却厌憎战争的卑鄙可耻，有如嫌憎食肉兽口中腥臭的气味。安乃德停步在思想的中途，没有胆量一直看到底。要求她用思想上的理由说明她的反抗情绪，是困难的。安乃德满足于用内心感觉来引导自己。对玛克来说，这是不够的。一个男子需要清晰的思想——不论是正确的或不正确的——以便给自己的激情贴上标签。

玛克在工人思想的理论家行列中，找到满把的清晰的见解。他们的一切反抗情绪，都是从数据和事实的支架上严格地演绎出来，严格地建筑起来的。梅尔汉的缓慢、摸索前进和毫不做作的发言，在寻找正确的用语，不让他的语言超越他的思想。正如弗西翁[1]一样，这种伟大的诚实是雄辩的利斧。

① 古希腊大将和著名演说家。

莫纳特从容不迫，态度和善，为了正确理解观察到的事物的连续性，对于他自己和别人都不关心。罗斯梅的压抑的激情，钢铁般的准确性，使他在表达自己的情绪时，就怕不坚持自己的见解。这种冷冰冰的热情，在玛克这个多疑、暴躁和狂热的少年身上，产生了极大的震动。这类集会不得不采取的隐秘性质，威胁着这些小小的地下公墓①的危险，把这些公理的“偷窃者”和真理的寻求者抓在手中的各国结合起来的压迫，加上这种集会的幽暗的灯光，使会上的反抗精神增加了宗教气氛，尽管会议的领头人都保持着冷静的态度。犹如灯塔一明一灭的闪光，这种宗教精神使与会者的阴暗的面孔和疲乏的眼色放出异采。

玛克，这个小资产者的骄傲，和这些工人师傅中任何一个人相比，都感到惭愧，因为他们的心胸远远超过他。

* * *

毕当，毕当老爹，人们都这样称呼他，虽然他还不到四十岁。他个子瘦小，脚手轻捷；脑袋显得太大，和身体不成比例。他身上有一件引人注目的东西，那就是他的满脸黑胡须，两片厚嘴唇埋在浓须下边。他脸色发黄，鼻子扁平，棕褐色的眼珠，显得非常和蔼，瞳孔和虹膜联成一片，象卷毛猎犬的眼睛一样。

在集会时，玛克的眼光在屋子里环游，他遇到毕当含着庄

① 古罗马的早期基督教信徒们，为了逃避当权者的迫害，经常在地下公墓的坑道中秘密集会。

重的微笑的眼睛。在同伴之中，象毕当那样的人是很少的。他感兴趣的是人，不仅因为人的思想，而是因为他们是人；他爱人，象狗一样地喜欢人。这个年轻的小市民吸引了他。他猜测到他的窘态。本能告诉玛克，一只纽芬兰狗在水中向他游过来。他们两人会合了。毕当是走街串巷，修补陶器、瓷器的手艺人。他在郊外开设一家小店铺，在那里，他做一些更细巧的活。他手很灵巧，除了本行之外，木器、石器或脆薄的摆设等各种材料的物件也都能修理。他是自由的工人。他比工厂里或作坊里的工人更能支配自己的时间。为了共同事业，他从不吝惜时间。他主动承担跑遍巴黎分送开会通知和小册子的任务，敲打集合锣鼓的任务！催促善忘的人，唤醒沉睡的人。玛克利用中学校放假的几个下午，陪伴毕当出去干这些事。他很快就累了，而毕当却不论天气多坏，路多远，都毫不在乎。他走着、走着，迈着他的老行伍的步子，身体坚挺，一摇一摆地走着。任务不完成他很少停步，而且酒不沾唇。人们拿他戒酒节欲的决心开玩笑，因为谁也没有听说过毕当有过男女关系。他没有结婚，他和他的老母亲在一起生活。他遮遮掩掩地不让别人看见他的母亲。他母亲待他很粗暴。他父亲是个酒精中毒的醉鬼。他儿童时看见过父亲受毒害糟蹋了身体的惨状。他自己也受酒精毒害的遗传，暗暗地在他身上留下伤残。他之所以没有通过体检，不能入伍，原因想必在此。也正是因为这样，他决定不结婚。虽然他的生活没有欢乐，但似乎还是幸福的。有时候，他的眼神中蒙着一层忧郁的薄雾，感到极度疲乏，于是就避不见人，躲在家里，不言不语，昏昏欲睡，脑筋好象瘫痪了。几个星期之后，他又出来活动了，还是老

样子，带着殷勤的微笑，积极地为大伙做事。在他缺席的日子里，同志们没有人想到他，可是一见他来了，大家都把各自应该为共同事业尽力的一份工作，纷纷地推给他去干，认为这样做是很自然的。于是毕当又开始跑腿。等他把最后一份报纸送完，已经夜幕四垂，甚至午夜已过，这才精疲力竭，汗湿淋漓，心满意足地回家。

玛克不能跟毕当那样跑，他没有力气。毕当暗暗地在可怜他。他不让玛克感觉到，找一个借口中途停一阵，喘口气。

毕当的谈话是缓慢的，平静的，不停的。他的话好比一条运河里的水，静止在两端的水闸之间。这两道水闸就是毕当的两个沉默的时刻。玛克缺少耐性，总想打断毕当的谈话，可是办不到。毕当微笑着，先让玛克说完，接着又固执地倾泻他的思想。他对讽刺毫不敏感。他对自己谈话的价值并不作过高的估计。他说话是为了满足自己整理思想的需要。沉默同粘土一样胶住了他的精神。他必须把思想从粘土中拔脱出来才能加以清理。他必须给他的沉重的内心生活透透气，因为每两年就发病一次的半身不遂症使他的内心生活陷入污泥之中。他需要一边说话，一边思想。再说，他还必须和一个友人在一起，才能够开动自己的思想机器。这个孤独的人天生有一颗友爱的心。

说话并不妨碍毕当同时观察别人，听别人讲话。玛克在很久以后发现，他从前对毕当说的话毕当都记在心里了，而且好象拿铁锹翻土一样翻来复去思索过。

玛克以为这样做有利：面对毕当，正和面对其他人一样，夸耀他的小市民的失意史，一个想从本阶级的成见与义务中

解放出来的中学生的造反行动。卡西弥和他的同伴们听取了玛克的申诉，同时却毫不放弃他们的优越态度。他们仿佛给玛克打了一个好分数，这一点使玛克觉得受了恭维，同时也使他十分难堪。毕当对玛克既不表示赞赏，也不表示轻视。玛克在讲他自己的时候，毕当不住地点头。接着毕当继续他的独白。几天之后，在一个工厂附近，在两排高墙之间，毕当和玛克等候工人们散工出来。高墙上伸出巨大烟囱的红脖子和从中吐出的滚滚的浓烟。这时，毕当开门见山地对玛克说："无论怎么说，您还是在您家待着好，李维埃先生！"(在这群人之中，只有毕当一人对玛克称您。)

玛克愣住了："在我家里？哪个家里？"

"在您学校里。"

玛克抗议，他说："可是，毕当！您觉得我错了，我不该和你们在一起，不该了解你们怎样思想，怎样生活？"

"当然不是不应该了解我们这些人是怎样的人，这不会有什么坏处。可是，李维埃先生，是这么回事！您怎么也不会知道。"

"为什么？"

"因为您不是我们的人。"

"是您说这样的话，毕当？我来了，可是您却撵我走！"

"不，不，李维埃先生。您来了，我看见您，我很高兴。我们感谢您的同情……可是改变不了您在我们中间是个陌生人，而且永远是陌生人。"

"我可不把您当陌生人。"

"请想一想！……在这些墙壁后面有许多工人，您对这些

工人的生活知道些什么呢？人们可以告诉您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想要什么，他们在思想什么，甚至可以告诉您，他们的痛苦是什么，可是您能够感觉到他们的痛苦吗？当我牙痛的时候，您对我表示怜悯，但是如果您的牙不痛，您就不能够感觉到我的痛苦。”

“我也有我的痛苦。”

“那是一定的。我不嘲笑您的痛苦。我不象某些人一样地认为：和注定过穷苦生活的人们的真正痛苦相比，资产者的痛苦是奢侈品，是为闲得没有事干的人准备的。那是奢侈品，也许是的。当然，疾病和死亡不算在内。虽然疾病和死亡也不是对所有的人完全一样的。”

“大家的疾病和死亡不都一样吗？”

“不一样，我的孩子。如果平平静静地躺在床上生病或死亡，不用操心自己的亲人以后会怎么样，这种疾病和死亡也算奢侈品，不过生活在奢侈中的人们不觉得这是奢侈。不论为什么痛苦，真的痛苦，还是人为的痛苦，痛苦永远是没有虚假的。因此我同情我们的痛苦，也同情你们的痛苦。每人有每人的烦恼。每人的烦恼都是按照自己的尺寸造成的，只不过，人人的烦恼都不一样……”

“大家都是一样的，毕当！”

“可是生活不一样。就拿劳动来说吧，对于你们，劳动是什么？你们说（您和你们的人，即使是靠别人的痛苦生活的吸血鬼），您说劳动是美的，劳动是神圣的，您说谁不劳动谁就没有生存的权利……好极了。但是，你们想过没有，那些被强迫的劳动，没有一刻休息，没有思想，没有解脱的希望，闷得人喘

不过气来的劳动，令人双目失明的劳动，使人中毒的劳动，人象牲口一样被捆绑在石磨上推着磨一直转到自由的时刻，也就是倒毙的时刻？这样的劳动是美的吗？神圣的吗？有些人这样地糟踏劳动，然后依靠被他们糟踏的劳动而生活。对我们说来，他们难道不是我们的永远的陌生人吗？"

"但是我并不依靠这样的劳动生活！"

"您也是依靠这样的劳动生活的。您的不愁吃，不愁任何东西的年轻时期，可以上学，可以长年累月地安安静静学习，不需要去想每天不可缺少的面包……"

这下子，玛克为了替自己辩护，想起了他从未想过的事："这一切不是靠你们的劳动给我的，是靠我母亲劳动得来的。"

毕当听了很感兴趣，他让玛克叙述了母亲的顽强的生活经历。玛克在讲述他母亲的时候，才发现他有这么一个好母亲。他于自豪中夹杂着羞愧之感。毕当等玛克说完，从容不迫地用一句话就把事情说清楚了："我的朋友，这么说来，受剥削的原来是您母亲。"

玛克不喜欢别人给他指出他的责任所在。他说："毕当，这是我自己的事，和您没有关系。"

毕当不再说什么。他微笑了。

这时工人们下工了，纷纷走出工厂。毕当站起来，向他们走去。他认识其中好几个人。他一边分发报纸，一边和每人交谈几句。但是工人们都急于跨上自行车，回家去晚餐。他们几乎没有打开报纸来瞧。有的只说一声："行了，行了！"两手插在衣袋里，连报纸都不接。有三、四个人停下来和毕当聊天。

玛克站在远处，十分明确地感觉到："我是一个陌生人。"

毕当回到玛克身边。玛克和他并肩走了一会之后，说："毕当，您没有告诉我，我可是早就看出来了，卡西弥和另外几个人，和我从来不是同志。有时，他们恭维我几句，过一阵子又羞辱我。他们的神气好象又为我而骄傲，又反对我。他们骄傲，因为他们把我当成他们所鄙视的资产阶级人质。"

"哎哎！"毕当轻轻地笑着说："现在可不要夸张相反的一面。不过这里边也有真实的成分。正由于我感觉到了，所以我对您说了。"

玛克停住步，顿着脚高声说："这是不公正的！"他的眼泪快流下来了。为了不让毕当看到他的弱点，他扭过头去。毕当用自己的手臂挽着玛克的手臂，两人继续往前走。走了几步，毕当经过沉思之后说："是呀，有许多不公正的事。在这个社会里，几乎什么都是不公正的。正因为这样，所以一定要改变这个社会。"

"我能出一把力吗？"

"您能够。您应当这样做，跟我们一样。各人根据他自己的能力，在各自的范围内这样做。可是在新社会里，在无产阶级的秩序下，您是进不去的。（李维埃先生，我感到遗憾。）我为您惋惜。事情就是这样！再说，我自己也进不去，因为我活不到那时候。"

"可是你们的人呢？你们阶级的人？"

"我们阶级的人，对，他们能进去。"

玛克把他的手臂从毕当的手臂下抽出来，说："您和你们的人，都是民族主义者。你们向祖国作战，可是你们为了另一

个祖国而战。这个新的祖国和老的祖国同样地小气。”

毕当和善地说：“我的孩子，我对什么都不小气。有些人是金黄头发的，有些人是黑头发的，有的高大，有的矮小，有的人皮肤白，有的人皮肤黄，对于我来说，一切全都一样。人们相爱、流血、死亡，都一样。我赞成各种祖国，不论哪种都不妨碍我。可是事情是这样：我们的祖国，无产者的祖国，别人不给它生存的权利。它必须从你们手中夺取这种权利。”

“同时夺取我们的生命。”

“我们不恨你们。可是你们的阶级夺走了我们的太阳。”

玛克伤心地说：“我没有拿走你们的太阳。”

“您有条件去寻求太阳，在您的书本中，在您的学习中，在您的自由而安静的思想工作中。您去寻求太阳吧，然后把它给我们，我们没有办法进行这样费钱的远游。这是你们能办到的好事。回到您家里去吧，在那里，您为我们而工作！”

玛克说：“没有同伴的生活，多么不愉快！”

“我们是大伙的同伴，不是一个人的同伴！”

“呵，多么寂寞！”玛克说。

毕当站住，用同情的微笑注视着孩子设法躲开的脸。毕当挺起腰板，吸了一大口被工厂气味染污的空气，说：“是，多么好，多么健康。”

玛克抽搐了一下鼻子。毕当拍拍他的肩头，说：“你瞧！”（他第一次对玛克称呼“你”）从巴黎旧城遗址向远处瞭望，可以看见脱毛的狗皮似的广阔田野，以及长串的工厂的烟尘。冬季的寒冷的北风把工厂的烟柱吹得弯弯曲曲，好似在拧刚洗完的被单，浑浊的天空象是一个巨大的洗衣盆。往后边看，

是蚂蚁窝似的密密麻麻的房屋，几百万生灵的城市——严峻的悲剧。严肃而幸福的毕当，舒畅地呼吸着，他说："和众人相处而感觉寂寞，这就必须让人与人之间都成为兄弟。"

"于是他们互相吞噬。"玛克辛酸地说。

"他们必须吃东西！"毕当简单地说："这是规律……所以说，喂他们吃吧！以自己的身体作为他人的食物。人就是为此而生的。在一切美好的事物中，这是最美好的！"

玛克注视着这个修理破烂的小工匠的、被内心的火光照亮的土灰色的脸。这种梦想以自身作为他人食物的无言的快乐，深深激动了玛克。他想，即使是基督徒的上帝，也是为供人吞食才来到世上的。呵，何等野蛮的人类！他体会到其中的伟大。可是他还太年轻，他不企望这样伟大。

不！不是被吃掉！而是要吃！

* * *

玛克现在是悬在天地间的一只鸟，不知道在何处落脚。他被另一个世界的人所震动，同时他们使他失望，他在那个世界上没有立足之地。他逃出了自己的樊笼，不愿意再回去。他还太年轻，不能建筑自己的窝。到哪儿去呢？在自己建立家庭的日子来到之前，到哪一根树枝上找个栖身之所呢？对于昨日的成见，他发生了怀疑。虽然他还坚持那些成见，因为还没有任何可以代替它们的东西，但是，他却知道那些成见已经破产了。在一个城市少年的发热的头脑中，思想意识具有关系到生存的重要性。玛克这个十五岁的男孩子，在思想意识的世界中是孤身一人，迷失了道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依靠。

他重新遇到了佩莱特。她也和玛克一样，是从那座住宅楼上逃出来的，她就是有埃奇邦①嘴唇的那个玛斯琳娜。这一回，玛克尝到了她嘴唇的味道。他们两人在更加亲近的情况下，继续了当年在楼梯上的谈话。他寻求她的怀抱作为避难所。虽然她对于已经离开的人们那样地漠不关心，她还是把玛克看做来自家乡的信使。他们两人是在一个屋檐下长大的。他们曾经是在同一个檐头水沟边上叽叽喳喳的小麻雀。在广阔的城市中，两个叛逃者互相拥抱，温暖他们的羽毛。玛斯琳娜接连吻她的小情夫的有气无力的嘴。这个小青年可真够狂热的。他灯蛾扑火，焚烧自己。他狂热地投入刚刚被他发现的极乐世界——痛苦世界。玛斯琳娜也觉得好玩。可是这个无所顾忌的少女，对于她的吞噬者，既容易红脸，又厚颜无耻的小天使，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一种说不清的母性的感觉在烦扰她，使她惊讶。把家庭观念看得一文不值的她，觉得对于这小青年有一种责任感。她把他搂在怀中，细看他苍白的面颊，发烧的眼睛，起先她笑了，现在她担心他夜间出去跑，到寒冷的破晓回去，遍身潮湿，寒彻骨髓。他不够小心，衣服穿得不多，时时干咳。他脾气暴躁，容易发火，一阵风来就能吹旺火势，把他烧成灰烬，把他一口吞没。玛斯琳娜不放心，可是同时又拿他开玩笑，还在火上吹气，使它烧得更旺。玛克爱妒忌，她就折磨他，不允许他成为她的绊脚石。她为他担忧，但实际上却在不折不扣地要他的命。

正在这关键时刻，毕当出来干涉了。他认得大家，大家也

① 本意为希腊神话中的原野之神或森林之神的别称，转借之意为风流好色之人。

都认得他。他的热心助人以及他的天真，虽然被人们当作笑料，可是这位独特的老人也因此取得了可以对人说些逆耳忠言的特权。人们听他说完，把他的话当一回事也好，不当一回事也好，反正谁都不会因此生气。毕当对那少女说："玛斯琳娜姑娘，您的小兄弟，如果您把他留下，也不能留他多久了，他正在走向末路。"

玛斯琳娜回答："毕当老爹，我心里明白。这件事让我生气。我明白他正在耗干自己的血！可是怎么办呢？这小家伙什么话都不听。他又盲又聋。他不过是一张吃不饱的嘴，象婴儿一样。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让他喝个够。他很不幸，他在慌乱中。他有痛苦，我们不知道怎样安慰他。"

"他和我们在一起，这里对他不是个合适的地方。他应当回到他家里去。"

"他不愿意回去。"

"我知道，我知道，他正在造反的岁数。"

"我们都在这个岁数。"

"不要夸您自己，玛斯琳娜姑娘。在您内心深处，您希望达到这样的岁数，那就是轮到您打您的一窝造反的小家伙们的耳光。①"

玛斯琳娜笑了，她说："我已经多到受不了啦。"

"让我们来管这一个吧。"

"呵，这一个，碰他一下可没有好处，如果他不同意。你稍微教训他一句，他就会象一匹小马驹似地，冲着你的脸尥蹶

① 意思说：她希望成为一群孩子的母亲。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
书
缺
页

到你的好处。可是现在你的生活之路已经走过了大半，你所犯的错误已无法挽救。你走错了路，要换一条路已经来不及，再也走不到了。

西尔薇对自己的过去作了严肃的反省。一切都在她记忆中重现，一幕一幕地：从她结婚后最初的一段时间开始，到孩子出世、和安乃德闹矛盾、伊婉娜①、大灾祸，后来重新开始的生活；来沃保尔的仁善（他的仁善是那么自然，以致别人根本没有觉察），战争，她的情夫们，再就是死在那边的可怜的人，远远地、孤零零地，加上自己对他不忠……这不是什么使人快慰的事。于是她想到剩下的两个人，安乃德和玛克。她本能地想从这两个人身上得到温暖。

她正想到这儿，玛斯琳娜来找她了，毫不粉饰地向她陈述了实情。

当天晚上，被玛斯琳娜所说的情况引起警觉的西尔薇，正想到中学校去找玛克，玛克推门进来了：他已被学校开除。

* * *

事情有了新发展。一天夜里，玛克偷偷摸摸地回宿舍，和那个犯同样错误的监学员撞了个满怀，此人也正从外面回校。被人当场抓住的玛克，以平起平坐、冷冰冰的无礼态度，答复监学员的责问。这位老师既应当行使监管学生的职责，又怕他如果告发这个犯规的学生，自己也会和学生一起完蛋，因为这个孩子什么都干得出来。他用眼色威胁老师，表示他也会告

① 按：伊婉娜这个人名在上文没有出现过，疑系西尔薇的女儿奥苔特之别名。

发他。可是监学员的责任感占了上风，加上他的自尊心，还是告发了玛克。玛克被叫去见校长。校长宣布他被开除了。玛克一句话也没有说，既不屑说表示道歉的话，也不控告那个同样有错的监学员。玛克心里佩服那个敢于行使职权的人。

西尔薇看见玛克进来，不觉为之一惊。在这方面，她的责任也不小。安乃德是将玛克托付给她的。她请西尔薇照看孩子，请她把孩子的健康和在学校里的情况，随时向她报告。请她在学校放假的日子里把孩子接来，把缰绳拉得紧一些。西尔薇不赞成她姐姐的清教徒式的严厉，默默地站在孩子一边反对安乃德，把缰绳扔在小马驹脖子上，根本不拉在手里。她说应当让年轻人自己去取得经验。要教育年轻人，没有比让年轻人自己去干蠢事更有效了。让年轻人在荆棘丛中留下一点羽毛，是有益于健康的。年轻人不至于那么蠢，翻几个筋斗之后，不会不自己站稳脚跟。西尔薇甚至不谨慎到把这些话说给孩子听。

"我是自己混出来的，单枪匹马……你跟我一样有嘴巴，有爪子，你并不比别人傻。你应当会保卫自己。你有眼睛可以看，在你那个填喂知识的学校里，你的眼睛所观赏的只是那些坐在讲坛上，紧靠黑板的'猴子'。你有腿可以跑，可是你的腿每星期有六天捆绑在凳子上，面对着装满希腊拉丁文的草料槽。既然这样，到了第七天，就让你的眼睛，你的腿，去痛快痛快吧！去奔跑吧！我的朋友，你爱看什么就去看什么。去见识见识。如果你烧伤了手，顶多在手指上吹吹气就行了。至少你明白了什么是火，今后你就保险不会闹火灾了。"

她没有想，当房子已经燃烧的时候，她这种保险的方式是

多么奇特。她是在重复说她在平民阶层听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听自然的安排。"

西尔薇漫不在乎地把她的外甥抛在一边，去忙她自己的事。她要干的事可不少。玛克知道是哪一类的事。她不说她在干什么，可是也并不躲躲闪闪。玛克有时遇到这样的情况：他星期天一早去他姨母家，发现西尔薇还没有回家。西尔薇见不到玛克，给他去一封信就算了。她给玛克留下点钱，让他去玩玩。两人有时一连三个星期见不着面。

西尔薇不但不假装正经，而且一点也不伪善，这算是她的最小的缺点。今天，她想起了她是怎样执行她姐姐的嘱托的。她觉得，从有人来向她报告的情况看，她以前给她外甥讲的一套道理并没有错。不过，六个月以来她确实是昏头转向了，她只想她自己，在她疯狂地寻欢作乐的日子里，她彻头彻尾地忘记了别人托付给她的那个人了。

当她看见脸色苍白的玛克打着急促的手势，发出勉强的笑声，对她叙述他的辉煌的行动所得到的结果时，西尔薇心中在念忏悔经"我有罪"①。玛克本以为西尔薇会说一句俏皮话，或者说句埋怨他的话，或者两句并一句说，可是西尔薇却沉默着，这使他惊讶。他问："你认为怎样？"西尔薇回答："这会儿，我没有什么要跟你说的。我有太多的话要跟我自己说。"

玛克不习惯于看见西尔薇在沉思中浪费时间，问道："你这是怎么回事？"西尔薇说："我是这么回事：我糟蹋了我的生

---

① 原文是拉丁文。

命，糟蹋了我丈夫的生命。我也正在糟蹋你的生命。”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我的生命属于我自己。我喜欢怎样处置它就怎样处置……再说，这算得了什么，生命！”

“生命的价值根据人的价值而定……而且，这样说也许是不公正的。对于价值不大的人，生命的价值是无穷的。”

“在那边，他们在干什么？你到战壕里去瞧瞧吧！生命一钱不值。”

“我知道。他们不把生命当一回事！他们刚刚夺走了我的来沃保尔的生命。”

“来沃保尔！……”

玛克还不知道来沃保尔死了。这个消息使他震惊。他明白了西尔薇的严峻态度。但他没有想到死者会在她心中占这样重要的位置。他惊讶地听西尔薇说：“正因为这样，我现在知道这个生命的价值，知道他们干的杀人勾当——我也干了这个勾当。”

“你？”

“对。我是怎样对待这个生命，对待他那份温爱的？……多么可耻！……算了吧，现在何必为了无法解除的烦恼白费工夫。可是能办到的事还必须去办。你还在这儿，我必须补救……”

“什么？”

“补救我对你做的坏事，或者说我放任你去干的坏事。（反正是一样的。别打断我！）再说，你知道，我的孩子，别想在我面前装腔作势！我可不是你母亲。你干的那些蠢事，你觉得那么值得自豪的蠢事，我见得多了。没有值得自豪的理由。”

“也没有脸红的必要。”

“也许。我不想羞辱你。我没有资格。因为我干的事比你更坏。我知道，有时候是自己管不住自己的，否则就是不近人情了。但是我知道这是危险的，我总是能够适可而止。你嘛，你永远不能这样，你是另一种人。你和你母亲一样，干什么都那样认真。”

“我呀，我什么都不相信。”玛克不服气地说。

“没有比这更认真的了！至于我，我对什么都不操心，对一切都不操心。我是只顾眼前的人，眼前的一切，对我已经足够了。所以我经常把眼睛盯着脚下。如果我摔跤，决不至于从太高的地方摔下来。你呢，你就象你那样，干什么你决不干到一半。如果你堕落了，就非堕落到底不可。”

“比如说象我现在这个样子，那也是我不能阻止自己成为这样的。对我来说反正都一样。”

“可是我并不认为反正都一样。我要阻止你堕落。”

“你根据什么权力？”

“你是属于我的，就根据这个权力。对，属于我的，我的孩子！属于你母亲和我。她不会这样对你说，可是她在为此而牺牲自己。我却要跟你说个明白，我们把你养大，为你辛苦了十六年，不是为了让你象蠢货似的把我们辛苦的果实毁于一旦。当你长大成人，你把欠我们的债全部偿清之后，那时你愿意干什么随你便。在那时以前，朋友，你还有债务未清。好比鹌鹑在麦田里啼叫：“还债！还债！”

玛克发火了，他大声喊叫，说他并没有要求别人借债给他，并没有要求活在世上……

"你活着，朋友，发火吧！路要走得正些。我在这儿监视着。"西尔薇不允许玛克再争吵下去，说："够啦，到此为止！关门了……"

西尔薇神态庄重，和那个怒气冲天而又无可奈何的孩子研究怎样安排他的出路。西尔薇说："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去找你母亲。"

玛克喊道："不！决不！我恨她！"

西尔薇用好奇的眼光注视孩子。她耸耸肩，没有话说，心想："疯子！疯子的族类！他母亲对他干了什么事，以致他这么恨她？"她冷冷地说："那末，只有一个解决的办法：你跟我呆在一起。换一个中学，做走读生……至于过去的一切，我想你不会要求我全部都告诉你母亲吧？那好，我自有安排……至于未来，你记住，现在由我来管你。所有的窍门我全知道。你别想弄虚作假。在你的时间内，就是说，在我允许你的时间内，你是自由的。我不会压迫你的。我知道你的需要，你的权利。我不会要求你做办不到的事。可是你办得到的，办得到的一切，你必须照办。朋友，我把票子贴在你身上！我是你的债权人！"

* * *

西尔薇给安乃德写信，说玛克的学校里发生了传染病，所有的住宿生都遣散了，她外甥现在住在她家里。安乃德知道玛克住在她妹妹家里，不大放心，要利用星期六到星期一这段时间，离开外省，到巴黎来亲眼看看。西尔薇完全知道安乃德回来的意图。她首先承认自己对这个少年的教育方式有问题。

她那样诚恳地承认过去的一切错误，表示了她今后对玛克的强烈责任心，安乃德也就放心了。姐妹俩作了一次长谈，一块儿来回忆来沃保尔。共同的哀思使两人觉得多少年来没有这样亲近过。

在她儿子方面，安乃德却没有找到可以同样使她放心的理由。孩子气色难看，使她担心。但是西尔薇保证在三个月之内让玛克恢复元气。至于取得孩子的同意，让他和母亲稍稍亲热一点，那连想都不要去想。他仍然用同过去一样的倔犟神气对待母亲。西尔薇把安乃德叫到一边，劝她不要固执己见。她已经费了相当大的力气取得玛克同意，要他星期日不要为了避免和母亲说话离家外出。她好不容易让玛克允诺，至少要顾全面子。其余的问题以后再说！她的本能告诉她，对有些孩子气的固执需要通融一点，因为这是一种病态。西尔薇准备设法治疗玛克的这种病态，然而第一个办法就是要装作不去管他的样子。安乃德情绪过分激烈，不能同意西尔薇的明智办法。西尔薇没有把她的想法都告诉安乃德。她把安乃德看成另一个受伤者，也需要治疗。但是她不能承担治疗安乃德的任务。安乃德只能自己当她自己的医生。目前，西尔薇能做到的只不过是使母子之间已经搞坏的关系，不要再恶化。

安乃德没有能搞清楚儿子对她的敌意到底有什么秘密的原因。她只好忍耐着。星期天晚上，她动身离开巴黎。她在痛苦中至少得到这样一个使她放心的印象：她把她那个令人不安的少年人交托在明智的手中了。

*　　*　　*

西尔薇须用尽全部经验，全部直觉，她的调皮的外交技巧，加上果断而机伶的巴黎妇女的坚强手腕，才能够在后来的三个月中，把她发誓要驯养的那只野猫拴住。她让他住在紧挨她自己的卧室的一间房间里，也就是整套房间的最后一间。有一扇门通向楼道的出口。西尔薇掌握着钥匙。在她允许玛克接待朋友的日子，才把门打开。在那时刻，玛克准知道没有任何冒失的眼睛在监视他的访客。这是"上帝的停战令"①，或者说是"魔鬼的停战令"。西尔薇一直是遵守的。她也从不窥探玛克在他房间里干什么，阅读什么书，写什么东西。他在他自己的领域内，西尔薇不去搅扰他。可是玛克不能越出他的疆界，除非在规定的停战时间内。在平时，他要出来就必须通过西尔薇的卧室，任何别的出口都封锁了。那倒是真的：玛克出去以后，很可以不再回来。为了试探虚实，他故意半开玩笑半当真地威胁他的"刻耳柏洛斯"②，西尔薇把上嘴唇一翘，露出两颗犬齿，用同样的嘲笑口气回答说："我的漂亮小伙儿，你会后悔的。"

"好！你拿我怎么办？"

"我在寻找走失的家犬的布告栏中，贴一张寻找你的布告。你放心吧，不论你在哪里，都有我的人，可以找到你，把你

---

① 中世纪(1041年)天主教会以上帝的名义，禁止封建郡主们在每星期的若干天内互相杀伐。

② 刻耳柏洛斯，希腊神话中的神犬，有三个脑袋，是地狱之门的看守者。在法语中，"刻耳柏洛斯"这个词有时用作凶狠的守门人的代名词。

抓回来。”

“这么说，你现在跟警察局有联系了？”

“如果绝对需要，我不怕采取任何手段……我不需要警察，我有我自己的警察。朋友，你的女朋友们不会拒绝我的任何要求。”

玛克气得跳起来：“谁？谁？这不是真话！这么说，我被出卖了？我不能有一个不告发我的朋友！我没有一个可以信托的人！”

“有倒是有的，我的漂亮小伙儿。在你身边就有一个。”

“那是谁？”

“我。”

玛克做了一个愤怒和推拒的姿势。

“这还不够？……我明白，小老爷！……告诉你，这是对你的考验。算了，我不和你争执你爱别人或被别人爱的权利。这是一切活着的人不可一日缺少的面包。可是这份每日必需的面包，必须先把它挣来。干活吧！做一个男子汉！……你总不愿意在我们三个姓李维埃的人之中①，成为唯一的无用之人，唯一的寄生虫吧？瞧我的手指尖！上面有针留下的伤痕。虽然我喜欢自己的手，喜欢别人爱我的手，但我没有吝惜它。我不是一个假装正经的女人。我痛快地享受了生活。可是我的生活不是别人白送的，是我出代价买来的。我一天不停地干活。我拚命地干。你也这样干吧！……别给我摆这张生气的嘴脸！我这样对你耳提面教，是给你面子。我平等对

① 安乃德、西尔薇、玛克，三个人都姓李维埃。

待你，你要跟我说声谢谢！说到这儿为止！无赖！”

玛克被西尔薇这样放肆地对待，气得怒火中烧，口吐白沫。他恨不得去咬西尔薇那只手一口，因为她象牵狗一样，粗暴地用皮带拉着他，摇晃他，提醒他是两位妇女的受惠者，他吃的是她们的面包。他在把面包还给她们之前，没有任何权利把自己从屈辱的从属地位解放出来。但是最使他生气的是，他也一样有公道意识，这是根深柢固地存在于李维埃一家人心中的一种情感，所以玛克认为西尔薇说得有理，对于她的无礼冒犯，简直无话可答。他要保全作为男子汉的面子……

此外还有一个他不大愿意承认的理由：那只他想咬一口的手，对他有吸引力。西尔薇对他产生一种使他生气的魅惑作用。

西尔薇自己知道她的魅力。这是她的武器之一种。她决不会忽视这种武器。

巴黎女子有两三个青春。如果她们不是知道掌握分寸的法国女子，本来还可以有更多的青春。西尔薇正处于第二个青春中。这个青春也是很引诱人的。如果她愿意，她可以使任何人为她着迷。她愿意玛克在一定的分寸之内为她着迷，也就是有利于她对玛克进行监管的分寸之内。这种分寸是诚实的。再多越过一条线，她可能要冒不诚实的风险了。必须是西尔薇，才能够不越过这条线。

她知道，一个小伙子被欲念、骄傲和学校给他灌注的一大堆知识弄得枯燥之至，在强烈的渴望之中过着萎靡不振的日子，他渴望温情的抚慰，渴望既使他急躁又使他平静的绿荫和流泉，渴望在梦中把发烧的额头靠在丰满而柔软的酥胸上，

呼吸温暖清新的酥胸发散出来的春天花园中的芳香，百花之王的美丽女子的身体的芳香！她知道这些狼崽子们对于生活如饥似渴的好奇心。对于他们来说，所谓享受，其中四分之三是认识问题。而认识常常可以代替享受。认识！这场围猎！而猎物就是生活。

“那好，你跑吧，朋友！我将带领你去漫游。漫游将使你忘记猎物……”

他们两人在西尔薇的房间，围桌而坐。晚上，玛克做完了他的功课。他们在延长夜晚的聚会。她的手指不停地活动。她在捏一顶威武的、很好看的盔式女帽上的弧形和鼓起部分。她不瞧玛克，可是知道玛克在瞧她。

“瞧吧！我值得瞧，可是我的话更值得听……”

孩子用他的眼光整个儿地吞噬着西尔薇，从容不迫地，从她的脚尖，一直看到她的耳尖。（她耳朵细长，象山羊耳朵。）她不让对方的思想有足够的时间在沉默中静待他想偷吃的禁果成熟，她的舌头一刻不停，用一条涂金的链条牵引着玛克。她故意不向他提问题，并不设法打听对方的秘密。使他说出秘密的最好办法，就是不要问他。是她在东一句西一句地叙述她过去的冒险史，她的某一个疯狂（和明智的）卤莽行动中的幽默情节。在那些行动中，她有时丧失了她的品德，可是从来没有丢失过她的罗盘针。她的调皮的舌头一边在舔湿她准备用牙咬断的线，一边顺便描绘着人们的侧影、他们的姿态和可笑之处；同时也不放过她自己的可笑行为。她拿玛克当心腹看待，带他漫游充满危险的地段，可是她的良好的兴致能够化险境为坦途；她的笑声能避免愚蠢的行动和官能上的骚

扰。她的态度是完全自然的，人们不会深究她所叙述的事情是否合乎道德。这是一种令人头昏目眩的戏剧性场面，其中机智的作用比感情和官能更为重要。玛克倾听着这位无与伦比的女观察家讲述生活中的滑稽故事，被她吸引住了，有时大笑，有时不服，有时反感，有时被魅惑、被征服……西尔薇好象对于她所讲的得意或失意的经历并不感兴趣，只是作为故事来讲而已。玛克是多么好的伴侣！有几次，他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想亲亲西尔薇的脸！可是他的幻想还来不及形成，已经烟消云散。西尔薇用讥笑的眼光，用看透他内心的眼光注视他一下，他这种冲动就立刻被打消。不要有任何邪想！他很生气，因为不能在她的眼光下采取严肃的态度。他一边生气，一边哈哈大笑起来。一同大笑，彼此了解，多么美妙的事！笑，能够治愈这些小青年的骄傲，或病态的垂头丧气，他们有时认为自己有一切权利，有时否定自己的存在。玛克的激情在膨胀。这些激情和他的身体同时长得太快，在他身体中，孩子的气质和成人的气质在不成比例地并辔奔驰。这种激情，以及他天生的并且对着镜子训练出来的悲剧式的皱纹，正和丝绒帽子上的弧形鼓起部分一样，被西尔薇这位巧匠的拇指所纠正。她知道聪明的笑有补身强神的作用，因为她自己实践过。我们却不能将这种办法介绍给别人！每种办法的效果因人而异。谁要是没有西尔薇的巧手而想摹仿她的办法，会后悔不迭的。巴黎名产。S.G.D.G.①

姨母和外甥是两个巴黎人。他们俩配合得很好。西尔薇

---

① "未经政府保证"一语的缩写。

从容不迫的坦然的自由和健康的嘲笑，能引起没有阴影的信任，虽然总不如光明坦率有利于健康，渐渐地在玛克身上却也引起了信任。他也坦率地叙述起自己的经验来，甚至从对他不利的角度叙述，而且这个多疑善嫉的孩子并不因为西尔薇嗤笑他而生气。不久之后，他不但自述过去的情况，也摊出他当前的情况。当他准备去干一件蠢事时，总要先向西尔薇征求意见。他这样做并不足以制止他去干蠢事，但至少他不再怀疑自己是蠢人。

当西尔薇知道已经无法拦阻他去干那件事的时候，就干脆对他说："去吧！可是要注意情况，大笨牛！"

等事情过去以后，她问他："说吧，你瞧见了那蠢猪？"

"我瞧见了。我自己就是蠢猪，你说得对。"

他们两人在巴黎来来去去。西尔薇什么全知道。她也什么都不隐瞒……"是什么，我就叫它什么……"

没有虚假的羞耻心，她的直率的语言，对待工作的严肃态度，高度的正直，形成了自由和秩序之间的平衡。那小伙子的乱了套的精神状态，在这种环境中重新缓过气来，恢复了自制的能力。就这样，从这种在胆怯的眼睛看来似乎是危险的持久的亲密关系中，在一个老前辈和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后生之间，建立起坦率的同伴式的友谊，而且毫不夹杂模棱两可的成分。

虽然如此，对于玛克来说，这种亲热的感情并不是最严肃的事，它不过使他暂时放开心中的别的思想而已。

*　　*　　*

西尔薇对玛克从来不谈安乃德。姐妹俩互相通信。于是玛克起了疑心。他想象着西尔薇每周都给安乃德打一个关于他的报告。精细机伶的西尔薇深知玛克不懂分寸，故意引他上当，把一封没有封好的信扔在桌上。不用说，玛克一定会打开来瞧的。玛克发现信中根本没有提到他。他本应当满意，可是他却恼火了，她们根本没有把他当一回事。这可是超过了他的要求。他着急地问："你们到底怎么回事，老那么来回写信？"

西尔薇说："我们相亲相爱。"

"古怪的趣味！"

西尔薇哈哈大笑："你说谁？"

"我说你们两人。"

西尔薇揪住他的耳朵："你吃醋了？"

玛克大声否认。

"你没有吃醋？你做得对。不然的话是没有救药的。"

玛克耸耸肩。他半信半疑，想知道究竟。为什么两个这么不同的妇女，会是姐妹而且相亲相爱？……母亲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开始考虑这个谜。

安乃德沉住气，不再以她的过分操心的母爱去烦扰玛克。她按照西尔薇的劝告，有什么心事只跟西尔薇一个人讲。玛克也不象从前那样嫌他母亲碍手碍脚了。不过他反而为缺少这个碍手碍脚的人而感到不快。暑假到来，玛克答应西尔薇的要求，去找他母亲。

但是这个考验，对母子二人来说，时机都还没有成熟。安乃德不和玛克在一起时，可以克制她对玛克的热爱，一旦玛克在她身边，她的热情就克制不住了。她一直苦于没有这种机会。几个月以来，她心中干渴得要命。她在内心里高声祈求着一滴雨水，母子之爱的雨水，祈求着爱的洪流。她徒然想起西尔薇给她的明智的劝告："如果你要别人爱你，就不要过分地露出你自己爱他。"

爱能够隐藏起来吗？除非是半心半意的爱！母子二人对任何东西都不能只要一半，都是这样要求：全部都要，或者全部都不要。如果说母亲要的是全部感情，儿子则和母亲相反：什么感情都不要。

玛克终于来到他母亲身边，心中充满自相矛盾的情绪，深深的怨懑和火热的向往，好比一团带电的云，恨不得将电流发射出来。可是他母亲是一个内心深处充满风暴的妇女，他一看见她，身上的火焰立即缩入云层底下，感情的天空空无一物。只要她的手、眼光、言语一接触她的儿子，她的吞噬一切的热爱立刻就占领了他。玛克赶快向后退缩……止步！又是一次福音书上的"不要碰我"！

"怎么？甚至对于爱你的人们也是这样？"

"尤其是对于爱我的人们！"

他不知如何解释。可是人的本性可以解释：时机尚未成熟，他不应当向人倾吐衷肠。

母亲贪婪地吸吮儿子……"你寻找吧！水漏掉了，用你的手指，用你的嘴，你可以在沙中寻找水源……"

她把玛克看得太过娇嫩了。和所有的母亲一样，她不放

心的首先是他的健康。她那些无微不至的询问，问得小伙子不耐烦了。他露出不值得理睬的微笑，避而不答。在事实上，玛克的身体能顶得住，虽然外表荏弱。他长高了，面孔瘦削，苍白寡血，营养不良，心神不宁，在发烫的嘴唇上，几点细细的瘰疬开始冒尖。他的病态的外形根源在于精神混乱。他母亲和他分离已久，看不透他的思想底蕴了。她在他嘴上，他的少年的额头上，看到过早的身心困乏和疲劳的痕迹，以及辛辣的嘲讽的神情。她心里难受地想："他干了什么事？他看见了什么？"

她战战兢兢地想，这个神圣的年轻肉体已经有被玷污的痕迹。她觉得自己有责任。为什么要抛弃他？可是他坚决拒绝她。对于一个灵魂之门紧闭的人，我们有什么法子保卫他呢？破门而入吗？安乃德已经碰得头破血流。这把顽固的锁，坚硬的金属，她自身的金属……再说，如果她进去，她会瞧见什么呢？她一想起来就害怕。

玛克发觉有人在窥探他，于是他把灵魂之窗全部紧闭。是的，母亲的眼光所捉住的是真实的，这些被玷污的痕迹是真实的。在童贞的皮肉上，智慧之树① 留下了阴影。是的，他过早地见识了和经历了许多事。可是母亲没有察觉：在已经撒下了种籽的灵魂上所发生的反作用，健康的反感，正直的痛苦，反抗和激情冲动两者的结合，而两者都隐匿在内心的羞耻感之下，以及男性的本能促使孩子单枪匹马，独自作战。

---

① "智慧与善恶之树"，根据基督教传说，此树生长在"伊甸园"中，树上有禁果。亚当吃了禁果，情窦顿开，和夏娃发生了肉体关系，犯了"原罪"，双双被逐出"伊甸园"。

因此，既然玛克拒绝他母亲进入他的生活领域，母亲只好容忍和儿子的这种毫不亲密的关系，各立门户，不相往来。这种生活是不愉快的。安乃德已经不注意她自己的生活的索然寡趣，可是这种生活使玛克仿佛穿上了粗布内衣[①]，皮肤都磨破了。这种悲剧的严肃性，安乃德自己已经不觉得，而玛克则感到十分沉重。他并不认为他拒绝给他母亲的是能使她愉快的唯一光明，也不认为他使母爱之花的蓓蕾冻僵了。陷入内心斗争中的安乃德，想从斗争中解脱出来，无意之中暴露了她正在经历的思想不安。玛克在其中嗅到和他自己的思想太多的相似之处，所以他不得不远而避之。

小城市中生活平板，令人麻木的气氛，不可能找到令人暂时忘却家庭生活阴影的消遣办法。在八月的阳光下，丰盛的、笑容可掬的田野，在黄金色的庄稼成熟期中，昏昏欲睡。用小伙子的手臂拥抱这个田野，该多么惬意！可是玛克这个巴黎少年对于大自然还不是很敏感的，有太多别的事物激动着他的思想和官能感觉！睁开眼睛读田野之书上谱写着的无声音乐，这样的时期尚未来到。人必须更成熟些，才能够发现不加修饰的风光和紫云英的馨香的价值。如果这种香味沾染在他身上，也是不知不觉的，后一段时间，它的魅力才能渐渐发生作用……

安乃德拉着玛克去散了几次步。有一个第三者在场，就足以打断心灵与大自然的对话。安乃德自言自语。她热烈地享受着大地和空气给她的欢乐。她夹在小伙子和大地以及空

① 指苦行僧穿的粗麻布内衣。

气之间。

"不要挡住我的太阳光!"①

安乃德喜欢步行。玛克看见了她的强健的精力，她的被步伐和血脉流通的迅速节奏重新唤醒的青春。他看见她奔跑、喊叫，为了一朵花或一个昆虫激情洋溢。将来，玛克回到巴黎之后，会重新想起这些印象：她的嘴、眼睛、微湿的胸脯(有一次，她在高兴中狂热地搂抱他，而他呢，装出对这种亲昵的动作表示反感的态度)。在目前，一切他都看不顺眼。这个妇人使他疲劳。他很快就喘不过气来。他觉得丢脸。当她放慢脚步，使他能跟上的时候，他简直不能忍受。他坚决拒绝再去散步。

于是，他除了烦闷，没有别的办法了。他毫无顾忌地表现出闷闷不乐的样子。并不是抱怨，不！他什么也不说。他在作自我牺牲。

在玛克的各种姿态中，安乃德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这种自我牺牲的姿态……

"牺牲你自己，我的朋友？我可不要你牺牲。我宁愿没有你这个人！……"

她作了一次最后的努力……她想："他所缺少的是巴黎？让我们回到巴黎去吧！"

她去巴黎和玛克一起度过暑假的最后三个星期，虽然在她心中非常不愿意回巴黎去。

将近一年来，在巴黎的人中，和安乃德有来往的除西尔薇

---

① 原文没有标明这句话是安乃德对玛克说的，还是玛克对安乃德说的。察上下文的语气，显然是玛克的话。玛克不欢迎安乃德和他一起郊游。

之外，只有还是未婚妻的小寡妇①丽蒂亚·莫里西埃。安乃德和她通信也愈来愈少，愈来愈疏远了。这两个妇女相亲相爱，然而两人在交换思想时，有些言语却不能顺当地说出口，双方心里隔着一道栏杆，有一种她们不愿意深究的窘态。她们互相保持着温爱的印象；亲吻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很甜蜜的。可是两人并不愿意晤面，因为见面时就不能不有所说明。安乃德回到巴黎听说丽蒂亚不在巴黎，要两星期后才回来，她觉得有点失望，同时又感到轻松。

上述情况，只是安乃德回巴黎的顾虑中最小的顾虑。还有别的顾虑！她宁愿事先不去想这些事……结果，情况比她担心的更为糟糕……

这哪象回家！……由于她自己不住在那里，便将住所留给两个难民，亚莱克西和亚波丽娜使用，只保留下她自己的卧室和玛克的卧室。现在两个难民把所有的房间侵占了，他们把自己看成寓所的主人，在他们眼里安乃德倒成了不速之客。他们勉强同意安乃德住下，似乎是给她的一种恩惠。恩惠这个词和亚波丽娜阴沉的面孔极不协调。只是两人听说安乃德只住二十来天就走，他们的脸色才稍稍开朗了一点。可是亚波丽娜居然提出只许安乃德住一间房间。她认为，只住三个星期，儿子和母亲完全可以在一间房中睡觉。玛克发火了，他要求恢复他的权利，采取军事手段，把亚莱克西的破烂衣服从他的卧室中扔出去。最令人难堪的是，安乃德发现她的住所已经不成样子，又脏又乱，盘碗餐具象遭了抢劫一样，

① 未婚夫妻尚未结婚而男方死去，法语中也称女方为"寡妇"，我国北方口语叫做"望门寡"。

厨房用具有的烧坏，有的沾着厚厚一层油污。墙壁上溅满了水；水到处流淌，腐烂了楼板。家具被损坏，窗帘被撕破。他们对什么也不爱惜。侵占者毫不客气地从安乃德房中把最好的毯子、床上用品取走，供他们自己使用。画像、图片、安乃德家中视野内的一切，全被移动了，用别的图片代替，或者正面靠墙放在地上；有的胡乱堆起来塞在贮藏室里。亚波丽娜挂上了她的家人的肖像，都是一些吓人的嘴脸；此外还挂着一些宗教迷信用品。书籍和纸张，除了少部分锁在抽屉中的以外，全被他们动乱了。倒不是由于好奇（亚波丽娜不识字），而是由于闲得没事干，手指发痒。从留在书页上的湿印和卷角，可以看出他们留下的痕迹。在每个房间里，都能闻到窟穴的气味。玛克又反感，又恼火，宣称要把这两只黄鼠狼扔到楼梯上去。安乃德设法让玛克平静下来。她向亚波里娜严厉地提了几点意见，遭到对方的冷待。她刚刚说了几句，就被压抑的情绪所制止，她觉得陷入了精神混乱和悲剧的危机之中。

姐弟二人互相躲避。两人之间仿佛存在着敌意、反感、忿怒或恐惧。安乃德突然回来，迫使姐弟二人重新同室而居。两人常在夜间发生剧烈的争吵。有时用压低的嗓子吵，有时是一场雷雨般的吵闹，有时突然爆发出几声亚波丽娜的怒骂和高声的叫喊。接着，又沉寂下来。一个星期以来，这种情形一直在继续着。有一天半夜，亚波丽娜叫喊着走出房间。安乃德从床上起来，叫她不要吵闹。她发现亚波丽娜在楼道中，几乎一丝不挂。她用手指抓自己的身体，一边哭喊着。她已经失去理性。安乃德让她进入自己的房中，竭力使她安静下来。安乃德重新躺下了。亚波丽娜站在安乃德的床前，垂

头丧气，发出一大串粗暴野蛮的喊声。安乃德用手捂住亚波丽娜的嘴，怕她闹醒睡在邻室的玛克。（玛克已经侧耳谛听好一会了。）在亚波丽娜一大串杂乱无章的话中，安乃德听出了使她感到遍身发凉的真情……

这一夜这样过去了。亚波丽娜盘腿坐在地毯上，挨近枕头，嘴里嘟囔着。她时而沉默，时而狂怒地背诵祷词。最后，她睡着了，张着嘴，打着呼噜。安乃德根本没有睡着。熹微的晨光中，安乃德靠着床沿，注视着倚着床沿睡在地上的女人。她仰着头，一副象被追逐的野兽似的野蛮而惊慌的嘴脸，一个古代的线条粗阔、可怕而又滑稽的戈耳工①的脸谱：没有眼睛，张着大嘴巴好似在无声地呐喊。在安乃德注视下，戈耳工醒了。她一眼瞥见上方有一双眼睛在观察她，立即站起来，气势汹汹地想往外走。安乃德抓住她的手腕，不让她走开。她嘟囔着说：

"你还要我干什么？……放开我！你从我嘴边夺走抹了粪便的面包，我的耻辱，我的财富……你还要什么？你恨我，鄙视我。我也同样对待你。我是肮脏货。你还不如我。"

安乃德说："我不恨你，也不鄙视你，我觉得你可怜。"

"啐我吧！"

"我不需要裁判你，你的上帝会裁判你的。可是你疯了，我怜悯你。整个世界都在发狂。谁也不知道到明天自己是不是也会疯狂……但是你不能再住在我家里。"

---

① 戈耳工，希腊神话中福耳库斯和刻托的三个女儿，格赖埃的姐妹。她们的头发都是毒蛇，嘴里长有野猪的尖牙，身上长有翅膀。三人中最小的叫墨杜萨，任何人只要一见她的脸，就会变成石头。

“你赶我走?”

“我有儿子，必须保护他。”

“你叫我到哪里去?”

“劳动！找一件工作做！两年以来，全国都在困苦中，你们两人怎么能什么有用的事都不干?”

“我们的困苦不比全国的困难少。让别人付出代价吧!”

“如果你们自己不帮助自己，谁来帮助你们呢？你们的疾病，腐蚀你们的毒瘤，都是由于你们不干活造成的。只有劳动能够挽救你们。”

“我不能。”

“怎么？象你这样强壮而且习惯于田间的重劳动，你苦于精力无处使用，好象把狼关在笼中一样地把自己关在笼子中，而向上帝嚎叫？上帝，就是劳动。”

“我不能劳动了。我需要我的产业，我的田地。他们夺走了我的一切，毁坏了我的一切：我的产业，我的田地，我的亲人们。我什么也没有了。我只剩下他（她指指亚莱克西住的房间）。我恨他！我恨我自己！我也恨上帝。这一切都是上帝愿意的。”

“我呀，我替上帝抱屈。我是不信上帝的。我怜悯上帝。你们反叛了上帝。憎恨，憎恨，你们满嘴只有这一个词儿。别的你们什么也不知道。如果有一个上帝，他给你们意志，你们将怎样利用你们的意志呢?”

“我要把它扔进臭粪堆中，塞进这个上帝给我的肉体中。我要向他报仇。他在我身上，我要毁灭自己!”

“你们的上帝和蝎子一样。如果蝎子不毁灭别人，就毁灭

自己。”

“这是凡尔登① 的上帝，今天的上帝。”

“你使我痛苦。你别再缠我！你也要毁灭我吗？”

“我不会再麻烦你太久了。”

她逃开了。

就在当天，姐弟二人从安乃德家里搬出去了。全楼的人都松了一口气。他们住在这里，成了邻居们不断抱怨的一个原因。安乃德是愿意他们搬走的。可是她看到他们走了，又不放心。她想知道他们的新住址。亚波丽娜拒绝告诉她。安乃德想给她一点钱，也被亚波丽娜用一个粗暴的“不！”字拒绝了。

在这一星期中，安乃德同一层楼上的邻居，年轻的沙陶奈从前线回来度四十八小时的探亲假。他是把自己关在家中度过这段时间的，谁也没有瞧见他。

可是玛克隔着墙在听脚步声；同时用他的锐利的眼光观看战士返家后的无言的戏剧性场面。

克拉丽丝已经不是一年前的克拉丽丝。疯狂的旋风曾经吹到她身上，现在平静了。她回到老家，静悄悄地，关在住所的四堵墙壁之中，关在更加严密的思想墙壁之中，从一间房间走到另一间房间，来来去去，寂然无声，不碰响家具，也不踩响楼板，象猫儿一样。她的不见瞳人的眼睛象丝绒一般，从外面看是光亮的，可是没有从内部发射出来的光芒；在掩饰她苍白面颊的脂粉下边，人们也看不出她的回忆和梦幻。饥饿的丈夫

① 法国东北境内的名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1916年2月至11月，德国入侵军队曾在此地区发动多次猛烈进攻，均为法军所挫败。

回到家里来，咬着家园中的果子，已经尝不到以前留下的灵魂的味道。虽然在各方面他都是一个可怜的观察者，却一眼就看出在门面后边房子已经变了样。发生了什么事？怎样能知道？微笑的门面，丝毫不透露秘密。他徒然拥抱她。他抓不住她的思想，只能抓住肉体。这个肉体干了些什么？还有这个身体的见证，她的思想，看见了什么？她想要什么？知道些什么？隐瞒了什么？……她将永远什么也不说。他将永远什么都不知道。

他们从容不迫地谈了些家常闲话。突然，男人的声音含有怒意。没有明显的原因。他自己也觉得。她沉默了。他们无话可谈。他暴露了自己，觉得可耻；同时非常生气，因为不能强迫她吐露自己的秘密。他俩彼此贴在一起，同时又彼此封闭着。男的站起来，一言不发。他出去了，把通向楼梯的门砰然关上。克拉丽丝没有动静。可是，过了一阵，玛克听见她擤鼻涕的声音。他知道她哭过了。

探亲假期满了，丈夫要动身了，这时两口子却没有什么话可说。如果他们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会使生活的门面崩塌。他们害怕动摇这个门面。如果他们没有过去的门面，没有过去生活的虚幻形象作为立足点来寄托他们的鸟巢，他们如何能够在当前的被轰炸成废墟的荒原上生活下去呢？他们互相告别。他们的嘴唇是干枯的。他们互相抱吻，他们相爱着。然而他们彼此成了陌生人。

在这同一星期中，也就是安乃德要在巴黎度过的最后一周中，丽蒂亚·莫里西埃回来了。

她和安乃德重新相见时，双方重温了亲热的情谊。还没

有来得及说一句话，她们的嘴唇已经吻合在一起。但是，等到交谈起来，她们觉得好象在隔着墙说话。两人都知道，唯一的一扇可通之门，即使她们掌握钥匙，也不会把它打开的。最痛苦的是，两人之间隔着一道栅栏，她们愿意互相接触，但是她们不愿意做任何拆除栅栏的努力。

丽蒂亚丧失了坦率、戆直之花。以前，这种诗一般的风韵使她每一个动作都散发出芳香。现在，她把这种风韵严峻地压抑下去，用黑色的丧服和面纱覆盖起来。她把她牺牲了的本性献给死者。开始时，她陶醉于痛苦的神秘主义①中，但没有能继续下去。这种神秘主义令人心碎的病态般的魅力已经消失。那样的精神状况，除非故弄玄虚，否则不可能延长下去。心在求饶了。心要求忘掉这一切。心是在意志的皮鞭抽打下，推着碌碡转圈子的奴隶。丽蒂亚强迫自己想到死者，她挺起绷紧的身体说："想他！想他！"这还不够，要"象他那样思想！"

她贬斥了自己的全部思想，为了接受她想从遗忘中抢救出来的那个人的思想。（在漫漫长宵的寂静中，人们的灵魂在同毁灭他们宝贵爱情的死亡进行着悲剧性的斗争。）她用干燥和火烫的观点形成的理想主义，披挂全身。这种理想主义本来是纪莱父子灵魂的纤维。他们在通过她的嘴，她的充满伤心之感的年轻温柔的嘴说话。

听她说话，令人感到多么奇特，多么难受！安乃德遍身发凉地听丽蒂亚讲，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她。安乃德觉得这个可爱

---

① 指她与死者的灵魂神秘地交谈。

的姑娘为了勉强自己相信她并不相信的话，勉强自己去想她并不愿意想的事，正在故意地不真诚，勇敢地说假话。安乃德不能回答她，因为如果揭穿对方的假面具，那是不人道的。丽蒂亚全仗这副骨架支撑着，她这株被折断的柔弱的植物才不至于倒下来。可是，即使安乃德闭口无言，丽蒂亚仍然可以从安乃德闭着的嘴唇上，看出她心里想说的话，于是她在两人之间已经关闭的门上，再插上一支插销。

她盛赞这场夺走她的生活和幸福的战争。她神经紧张地预祝当前的搏斗酝酿着没有把握的未来，预祝今天的大屠杀和不公道换来明天的正义与和平，换来一个烟雾迷漫的救世主的世界；在千百万人的哀伤上，在她自己的哀伤上，她心爱的人鲜血开花的肉体上，（对于她来说，这是唯一算数的！）将要建立起不值一笑的所谓上帝的统治；对于失去了上帝的人们来说，这将是无形的上帝；西方的人们已经没有上帝，可是他们无论如何需要一个上帝，全天下的民主就是他们的上帝！

呵，伤心的温柔的小嘴，在你的唇上说出来的这些话，听起来是多么虚假！你的痉挛的微笑，反映了何等可怕的内心创伤！

丽蒂亚高举她的信念，以此标榜自己。她猜想安乃德已经没有这样的信念，（她曾经有过吗？）猜想安乃德对于这一切事物，一切观念，都不相信了，已经完全没有蒙蔽爱国者眼睛的激情。这种情况，安乃德自己本来没有意识到，这回由于她和丽蒂亚本能的对立而各走各的路的时候才意识到了。这种分歧让这两个妇女不约而同地说："唉！在这个大地上，我们永远不会相遇了！"

可是在这个大地上，往哪里躲避呢？人们已把这大地糟蹋成什么样子了？

在这一九一六年夏季的最后几天中，巴黎的气氛，世界的气氛，令人窒息。大地是张开的大嘴，它在向死亡嚎叫。它的狂怒的喘息发出人类尸体的恶臭。索姆和凡尔登两个战场上捣碎的人肉埋成坟堆，不能满足大地的欲望。自从阿兹代克①对各族人民进行神圣的大屠杀以来，老天爷还没嗅到过这么巨大的万人冢的臭味。在死亡的圆圈舞中，又有两个邻近的国家刚刚兴高采烈地参加进来。这是两年以来第三十二个宣战的国家。跳舞者起劲地顿足，新闻界人士蹲坐在自己脚后跟上，围绕着跳舞场。他们用手指的格嘣格嘣的响声打节拍，拿白骨当鼓槌，敲打小锅，大声喊叫。德国新闻界在唱圣法朗斯瓦的新赞美歌，对仇恨，我们的姐妹唱颂歌：

> 人们给我们信念、希望和仇恨。
> 仇恨是三者之中最伟大的……

在法国，科学界嫉妒九十三名知识分子的宣言②，也想搞法国的“九三宣言”。于是法国知识界最近发表了丧失理性的荣誉的纪念碑式的著作：《德国人和科学》。在这部著作中，除了两个名字之外，法国思想界最大的人物不但把德国人排斥出欧洲大家庭，而且还在很博学地分析了德国人的大脑、骨头

① 美洲古代民族。

② 1914年10月，93名德国知识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宣言，鼓吹对法国发动无情的战争。

和排泄物之后，把他们排除于人类之外（马弗里乌斯和庞克拉斯）①。一位科学大师要求把柏林夷为平地："为了在这骄傲的国土中心，留下一片废墟形成的复仇的绿洲"②。一位法学大师阐明了对德国人进行报仇的合法性。一位自由天主教派的代言人，诚实而受尊敬的人物，祝贺法国天主教徒毫不犹豫地以基督的名义绝不原谅德国天主教徒。另外一位合唱队的指挥要求将德国皇帝抓来，作为他个人的战利品，关在巴黎植物园的熊圈中。总之是滑稽与可憎结合在一起的绝妙文章。等于达杜夫加上乌蒲老爹③，在拉小提琴伴奏的人们之中，有舞蹈教师。伪善的轻举妄动，升高到喜马拉雅山的顶峰。一个假仁假义的部长，在众议院的一次会议上，用含泪的声音发言，称赞受政府津贴的各家报纸忠心耿耿的庄严态度，议席上的同僚们听了为之神往，大声喝采。还有威尔士的牛皮大王劳埃德④，这个极小极小的克伦威尔，西哈诺⑤的变种，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执着宝剑（别人的剑），向浸礼会教士们宣道，提倡《新创世记》，把当前的战争比作上帝创造世界的开始的几天，他自己就是当前的天主，他的雷霆之火打击罪恶的儿子们，也就是和平主义者们。"因为没有任何不人道的行动，任何缺乏怜悯心的行动，比和平主义者们企图中止战争的主

① 马弗里乌斯，古罗马议事广场上的一个石像的名称．在石像的座墩上，不同党派的人贴出互相争论、谩骂的文字；庞克拉斯，莫里哀喜剧《逼婚》中的人物，假学者。

② Sic，意即原文如此。（作者原注）

③ 迦里（1873—1907）的闹剧《国王乌蒲》中的主要人物。

④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英国首相。

⑤ 法国戏剧家罗斯当（1868—1918）同名喜剧（发表于1897年）中的人物。

张更为残酷。”与此同时，无动于衷的美国将杀人凶器源源不绝地运到旧大陆上倾销，大发横财。因为右手完全不必知道左手在干什么。《圣经》中只是写着“你不许杀人”，任何地方都没有写你不应当冠冕堂皇地制造杀人凶器，只要它们是高质量的，而且能大赚其钱。

安乃德双手捂住耳朵，鄙视使她恶心的这一切。她到她妹妹身边去躲避了一下。可是，西尔薇除了她的亲人，她所爱的人，她的珍宝形成的小圈子以外，其他人们的幸与不幸，她才不放在心上。这位媚人的女子说：

“亲爱的，何必自寻烦恼呢！只要耐心等候着就行。你瞧我！我在等候。反正有一天，该结束的都会结束的。但是我们不能性急。还必须继续一个时期……你瞧，在我相好的人之中，有一个漂亮小伙子，三条杠杠①，挂着军功勋章（他不久前战死了），他曾经对我说：‘我们必须杀死一百万德国佬！’”

安乃德惊异地注视西尔薇的眼睛，看对方是不是在开玩笑。不，西尔薇态度是严肃的……当然不是太深刻的严肃。她在说刚才的那句话时，一点也不动感情。她对她宣称该杀死的敌人，事先并不怀有仇恨，不过，既然非这样办不可……

安乃德对她说：“你知道，要杀死你所说的一百万人，我们至少要付出五十万人的代价……”

“啊！那么你说该怎么办，我的好人儿！总得给自己找个理由！……”

“找个理由？他们并不缺少理由！他们要找一打多理由

---

① 军衔标志，三条杠相当于上尉的等级。

都可以……”

交际场上又活跃起来了。那些“茶室”① 中挤满了人。西尔薇的妇女时装店里，漂亮的女顾客们纷至沓来。这已经不是过去几年间的那种神经紧张，不是战争开始时那种准备接受考验的刚强态度，也不是那些仇恨或寻欢作乐的病态反应：断断续续地发高烧，震荡着人们的官能感觉。

这是可怕得多的现象。人的天性已经习惯了，适应了新的条件。千万年来，当分娩的大地在抽搐时，人类的卑鄙与奇妙的可塑性，使人象一条虫子一样，从生命的隙缝中滑过去，至于那些不善于否定自己，屈就环境的族类，只好被淘汰了。如果要赞美在极不正常的时期恢复正常生活的本领，那么巴黎可以说首屈一指的了。

然而安乃德却不准备赞扬这样的巴黎。她看见了反映在儿子脸上的巴黎。这面镜子使她恐慌。玛克不再露出坐立不安的兴奋：一阵阵的冲动、粗暴的表现，以及去年夏天那种使他母亲不放心的扮鬼脸似的狞笑。他什么也不表露了。他对一切漠不关心。他的苍白的面孔，象池水似的沉静，被压抑的大气一直沉在深底里。水是浑浊的，但是没有波纹。水面纹丝不动。除此之外，什么也瞧不见。世界在水面上没有任何反映。他睡着了……

他好象在睡觉。周围狂风猛袭树林，树林被刮倒，死亡的喘息，触鼻的恶臭，聒耳的喧噪，焦虑不安的母亲俯身向着他的床，而他好象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感觉不到，什么也听不

① 原文是英语。

见。可是谁知道呢？在水池边的光滑的斜坡上，一个生命正在酝酿中……将他暴露在阳光之下的时间未到。如果他要揭露，也不会对着他母亲的恳求的目光揭露。

只是在和西尔薇谈话时，他才稍稍透露出一点自己的情况。和西尔薇在一起，他很自在，而且从容不迫地谈话。他和母亲在一起时，他检点自己，又观察对方。再说，他现在对待母亲的态度也和以前不一样，他不再唐突无礼，不再发火。现在他很有礼貌。他耐心听母亲说话，不再反驳。他耐心等待着。他等待母亲快走。

*　　*　　*

安乃德走了，她不知怎么办才好。她和儿子比以前两人冲突时更加疏远了。在互相对立时，她和对方还有联系。可是对于一个对她漠不关心的人，她和他就没有联系了。在玛克眼中，安乃德已成了无用之人。他有别人，比方西尔薇，这就够了。谁要是离开自己的位置，就会失去这个位置。在玛克身边，安乃德没有位置了。

在她儿子心中，安乃德已经没有她的位置。她走遍天下，哪里也没有她的位置，因为她到处发现谁也不跟她在一起。她不知道她到底是和谁站在一边的。他们的一切理由，生活，愿意生活；相信，愿意相信；战斗，愿意胜利等理由，已经象一件破旧的衣服全部从她身上脱落，象夏季过后的树叶从树上落下。然而她仍然要活。她从未经历过神经衰弱的病态，在那时人的精力都胆战心惊地消融了，丧失了。而她却满身是精力。她的压抑之感来自她的精力无处使用。拿这个力量做

什么用呢？拿这个行动的需要，战斗的需要，爱的需要，恨的需要，（“对，我也有这个需要！”）怎么办呢？爱他们之所爱，不！恨他们之所恨，决不！战斗？可是为了什么事业而战斗？单独一个人，在这场混战中，她应当转身向谁？向什么？

一个星期以来，安乃德恢复了她在中学校的教学工作。十月的一个阴雨和寒冷的夜晚，她困乏地、若有所思地从学校里走回家。走近她的住处时，她发现街上有平常没有见过的骚动。离开她住处不远的地方，刚刚设立了一个利用现成的条件临时凑合的医院（可怜的医院）。凡尔登大战战场上的人肉堆积不下了，在向后方转移伤员。找不到更多的架子来悬挂这些殉道者们的肉体。这个被遗忘的小城第一次接到来货。第一次，人们给这个小城送来的伤员是德国人！

直到战争爆发时，这个小城市没有足够的医院满足市民的需要。那些劳动的或游手好闲的老弱病残的市民（到末了，反正他们都要集中到同一个渣滓堆中去），拥挤在几世纪以来积累着病菌和肮脏废物的狭窄、龌龊、破烂的屋子里。无论病人或医生，谁都漫不在乎，因为大家都习惯了。现在由于进步（也就是说由于战争），人们标榜新思想（无非是空话）：卫生、消毒……问题在于使死亡有益于健康，同时让死亡人数大大增加。为此，人们在一所新医院（原先是宿舍）的尘垢上涂了一层油漆，使石碳酸的气味和霉腐的气味混成一片，将病室置于昂勃洛亚士·巴雷[1]的旗帜之下，并且给这机构设置了

[1] 昂勃洛亚士·巴雷（1517—1590），法国著名外科医生。

洗澡间——稀罕的事物！……

这些奢侈品，将让德国佬来试新！小城中的居民惊异得叫喊起来。他们刚刚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最近几个月来的战斗，本城的子弟伤亡甚众。几乎每一户人家都在哀悼死亡的亲人。久已成习的麻木不仁状态，变为异常的激奋。即使是医院中的从业人员也分为两派。一部分人拒绝给敌人治疗。一份申请书正在互相传阅。还来不及作出决定，伤员已经到达。人们知道消息时，德国伤兵已在眼前。这个消息轰动全城，人人都到街上来瞧。

狼狈不堪的伤员队伍已经被带到车站外边。几分钟之后，车站大街象一场大雨后的灌满了水的下水道，人挤得满满的。平时，这些居民都不招惹人，憨厚，不爱管闲事，有点儿粗鲁，可是不阴险凶恶。然而，现在他们的恶劣的本能却立即发作起来。伤员队伍一出现，老远就听到吼叫声在迎接他们。他们过来了，两大车断肢折胫的破碎不堪的活人；在担架上抬着的象一堆破布似的伤员，一个脑袋向后垂着，另一个的手臂耷拉在担架外边，手指在划着沿途的尘土。一小群轻伤员步行在前面，脸或手臂上缠着绷带。在第一排，出现一个又高又瘦的德国军官的侧影。人数显然不足够的几个卫兵跟着他们。群众高举拳头，妇女们伸出指甲，冲向伤员的行列。人们看到，夹杂在平民之间有小商人、资产者，稍稍靠后几步，甚至还有几个有社会地位的太太。真是神圣的结合！

走过来的不幸的人们站住了，稍稍停了一会。后面走来的人强迫他们继续走去。他们被推着向前走，面色惊惶，害怕会被打死。石块向他们飞来。群众高举手杖、雨伞。有人大

喊打死他们。有人吹口哨。最受攻击的一个，自然就是那德国军官。他被一拳打得东倒西歪。一只手把他的钢盔摘下，抛向一边。一个大声谩骂的妇女啐了他一脸唾沫。此人已被打得趺趺撞撞……

安乃德向前冲过去……

她本来站在人群的第三排后面。眼前的一切使她震惊。她什么也没有多想，什么打算也没有，甚至没有时间考虑一下出现在脑子里的念头，便低着头向前猛冲过去，推开在她前面挡道的狂怒的人们，给自己冲出一条路来。让大家领教领教一个李维埃家的妇女的拳头有多重吧！同时她大声喊叫……她冲到德国军官身边。于是她平伸两臂，转身向群众，大声训斥："卑鄙的家伙们！你们是法国人吗？"

这两声喊叫的效果等于抽了人们两鞭。

她一口气往下说："你们是人吗？任何受伤者都是神圣的。所有在痛苦中的人都是兄弟。"

她用双臂和呼声镇慑住了群众。她的燃烧的目光注视着周围的人的面孔，射向每个人的额头。群众一边嘟囔一边向后退。安乃德俯身去拾起军官的钢盔。这一瞬间足以破坏她和周围群众的接触。恼怒的群众犹豫不决，挤成一团，准备扑向安乃德的咽喉……正在这时，一个身穿红十字会制服的年轻太太走到安乃德身旁，用柔和的然而坚定的声音说："这位太太是按照荣誉观点说话的。受伤的敌人是受法国保护的。谁要是损害他们，等于损害法国的荣誉。"

大家都认得这位太太。她是本地最受尊敬的一个贵族家庭的成员。她的丈夫是军官，不久前在凡尔登战役中战死。

她的态度起了决定性作用。两个护士装束的妇女过来站在她身边。有几个资产阶级人士连忙劝他们周围的人平静些。刚才啐了俘虏一脸唾沫的那个女人，现在对一个小俘虏大声地表示怜悯。群众一边嘟囔，一边闪开，让伤员行列通过。那位年轻的寡妇和安乃德陪伴着行列前进。安乃德用一条手臂挽着摇摇晃晃的军官。

行列到达医院，没有人再出来阻挠。工作人员的责任感和人道主义的精神占了上风。可是，由于一开始时的混乱，再加上缺少护士，情况严重化了(犹豫不决的医院职工夜间一个个地回来了)，剩下的几个医务人员忙得不可开交。安乃德在医院里一直待到半夜，也没有人注意她。刚才那个凶悍狂怒的女人，一变而为一个老老实实干活的人，她为自己刚才的凶暴行动感到可耻，拚命干活以赎前愆。在此人帮助下，安乃德给伤员们脱衣服，洗身子。在这些不幸的人之中，有一个已经报废，任何手术都无济于事了。安乃德决定陪伴着那个临终的人。

那是一个瘦削的神经质的少年，皮肤棕色，是莱因河沿岸，半闪米特族半拉丁族的人。多么可怕的伤口：肚子开了膛……“臭气触鼻”，①伤口里有蛆虫在蠕动。突然，他震颤了一下，全身抽动起来。他咬紧牙关忍着痛。有时痛得厉害了，他哇哇地叫起来。他的眼睛一会儿闭上一会儿张开，在寻找一个人，一件东西，不论什么，只要和生命有关的东西，在他沉没的时刻可以抓住的固定的东西。他的眼光遇到了安乃德的眼

① 原文是拉丁语。

光……他抓住安乃德的怜悯的眼光不放……对于在危难中的人，呵！这是何等出乎意料的光明！沉没了的希望，又从水底浮起。他喊道："救救我！"①

安乃德俯下身去，用手托住临终者的头，在他耳边用德语喃喃地说些表示同情的话。这简直是一阵甘霖洒在临终者的干枯火烫的心田上，……他抓住了她另一只空着的手，把他的手指塞在她的手心里。于是，她的神经深处感到了临死者的每一次颤动。她轻声地叫他忍耐。那勇敢的孩子咽下一口气，为的是抑制住即将发出的一声惨叫。他把安乃德的手抓得更紧，让这只手抓住即将坠入深渊的他。她看见他渐渐沉没了，她的目光显得更温柔。她对他说："我的儿子！我的小男孩！我可怜的小孩！……"②

他最后一次的颤震。他张开嘴想叫她。她吻了他。她不急于把自己的手从临死者的手中抽出来，直到看见他已经完全解脱。

她走了。那时正是凌晨三点钟。冰冷的雾。漆黑的天。空无一人的街道。她房间里没有取暖的炉火。她索性不睡了，一直待到天亮。她体验了人类的可憎可恶。她的心充满痛苦。然而，她觉得心头轻松了。这个心在人类的悲剧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 * *

压在安乃德身上的一切都掉在地上了。她把肩头一摆，

---

①② 原文是德语。

甩掉了包袱。现在，她看见一堆东西落在脚边，更明白原先压在她身上的重量。

以前她说谎，对自己说谎。她躲避自己的目光，避免正视压迫她的那些怪诞的意见。她被动地接受命中注定的战争和祖国。她战战兢兢地接受这一切，用人的本性作为借口。而今，突然间，被否定、被堵住嘴、她的被背叛而没有得到满足的本性挺身而起，反对野蛮的人性。她的本性在报复，在解放自己。被野蛮的铁链所捆缚的她的胸膛，挣断了锁链，畅快地呼吸了。她要求她的权利，她的信念，她的欢乐。她也要求她的痛苦，她自己的痛苦：母性的痛苦。

做一切人的母亲，不仅是自己儿子的母亲！你们大家全是我的儿子。幸福的儿子们，不幸的儿子们，你们在互相残杀。但是我拥抱你们全体。你们第一次睡眠，你们最后一次睡眠，都是在我怀里被我轻轻地摇晃着睡熟的。你们睡吧！我是全世界的母亲！

天大亮之后，她给另外一位母亲写信，她给他合上眼睛的那个死去的德国孩子的母亲写信。她给那位母亲转达了孩子的最后一次亲吻。

接着，她重新拿起课本和学生的作业本。她没有来得及休息，又开始一天的劳动。她身上有一股新的力量，她心中充满和平。

第 三 部

安乃德的行动在小城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家家户户都在议论。要是没有年轻的德·马勒伊夫人当众对她表示赞许，人们早就不容分说地给安乃德定了罪。在这样的保证之下，有几个人才点头称是。许多人却大不以为然。大家都保留着秘而不宣的愤怒。就算她有理，人家也不能容忍一个非本地的陌生女人来给大家上一次关于自尊心的课，而且用的是什么样的调子！

可是大家不做声，因为人们知道（在这小城中，无论什么事，在几小时内就能传遍大街小巷），德·马勒伊夫人第二天去拜访了安乃德，没有看到她，给她留下了邀请信。安乃德是有人保护的。大家只好把发泄怨恨情绪的机会，寄希望于下一次。中学校长请李维埃夫人去谈话，仅仅向她提出一个委婉的警告。说她的爱国主义是不成问题的，只要她不到"城外"①去表达。她的任务是干她应当干的事，按照别人要求她的方式与时间去干，"一点也不要太多"②！安乃德刚一开口回答，校长立刻让步，一边做了一个和蔼的姿态……"这不是责备，这是劝告！……"可是安乃德知道，主人的劝告等于第一次

① 原文是拉丁语，引申之意为：不适当的地方。

② 原文是拉丁语。

警告。

在眼下，她只好重新套上项圈，乖乖地钻进她的狗窝。她不得不做的事，已经做了。明天该干什么，明天会指挥她的。今天使她省去了两者之间作出选择的麻烦。因为，当她再一次去医院时，她在门口被人拦阻了。上面有指示，除了属于当地两个组织的人之外，谁也不准进入病房。这两个组织是红十字会和法国妇女会（而且两者间的关系十分紧张，简直象狼与狗一样誓不两立）。稍后，安乃德知道禁令是特别针对她个人而发的。

但是，如果说这扇门关上了，使她为人效劳的一片心愿无从实现的话，而另一扇门却打开了，在那里，她的新的母性感情将要获得用武之地。谁也料想不到，她重新觉醒的良心使她承担的义务，将引导她走上何等冒险的道路。

安乃德第一次拜访德·马勒伊夫人时，后者虽然并不放弃略带冷淡的保留态度，却对安乃德表示了含情的重视。她向安乃德转达了一个在她家养伤的重伤员，她的一个表弟希望：想见见李维埃夫人。安乃德立即应约而去。

*　　*　　*

德·马勒伊夫人娘家姓赛奇。她和介曼·沙瓦纳的亲戚关系，只是由于他有一个姐妹和赛奇家的一个兄弟联姻。这两大家族很久以来互相同情，而且有相同的利益，所以关系密切。两家族在本地渊远流长。两家的地产相邻接。他们之间观点上的区别仅仅是表面现象，没有多少实际内容。沙瓦纳一家人的共和思想极为淡薄。开始时，有几分红色，后来逐

渐褪色，只剩下一点粉红色。即使这点粉红色没有干脆变为白色①，但和白色配合在一起却也颇为悦目。他们两族的家产都是体面而殷实的。财富只能使两家产业之间的鸿沟填平，而不是使之加深，（在任何时期，任何地点，家产与家产之间总有亲戚关系的。）尤其是对土地的共同爱好：他们亲自经营土地，二十多处田庄象一窝雏鸡似地散开在本乡本土，还有他们共同对故乡的眷恋，对秩序的崇拜。这种崇拜如果不算是宗教性的，至少也是半宗教性的。（不言而喻，我们说的是在西方成为维持社会秩序的力量的唯一宗教，即罗马教②。）在德·马勒伊、德·岱舍和德③·赛奇之间，以及在外省的小贵族之间，上述种种共同特点，使他们相互之间只剩下一点仅仅能满足自尊心的区别，即自以为比邻人高明的标志。这是人人难免的弱点，总以为自己比别人高明些。德·赛奇和沙瓦纳两家的人都很有教养，不至于把自己的优越感显露给别人瞧。人们只能把自己的优越感当作秘密保守起来，作为自己的一种特殊享受。

安乃德成了这种贵族家庭的座上客。这件事本身有充分理由使人惊讶。倒不是使安乃德自己惊讶，她缺乏对这种家庭的距离感，而是使外省的人们惊讶。事实上，邀请她的只是沙瓦纳家和赛奇家的两位成员：路易丝·德·马勒伊和介

---

① 沙瓦纳家祖上是富裕资产者，出重金买官晋爵的新贵族。赛奇家是封建血统的贵族。白色的旗帜和百合花是法国王室的族徽，也是封建贵族的大旗。

② 指天主教。

③ “德”，法语 de 的音译，是贵族封号的标志。

曼·沙瓦纳。当时的形势使这两人在各自家中享有无可争辩的权力。两人都为了他们的名门望族，为了祖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两人在他们的家庭环境中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安乃德不用多久就看清楚了这一切。

沙瓦纳家的宅第是一所有灰色围墙的老屋，位于教堂附近的一条曲折的小街上。一片寂静包围着这所大宅。每隔一段时间，寂静就被忧郁的钟声和乌鸦的聒噪所扰乱。来访者先通过一道橡木窄门。油漆过的门上的铁条铁钉都擦得锃亮，是沾满灰尘的门墙上唯一冷冷发光的东西。来访者进门之后，先通过一个铺着石板的院子，然后到达正房。所有房间的窗子都开向这个没有花坛，没有一片树叶，没有一棵小草，只有灰色围墙的院子。好象这些外省的资产者在他们的田庄里、别墅中住过了漫长的岁月，回到城里之后故意用高墙包围自己，使大自然无法接触他们。往常，沙瓦纳家不过在城里度过冬季的几个月，如今由于风云突变，战争爆发，他们感到有责任积极参加公共事务，加以他们家的儿子身患重病，于是便决定在城内长住，一直住到大势粗定，前途略见分晓为止。这时，家中几乎只剩下几个妇女。父亲死了。所有的壮丁：儿子们和女婿们都入伍了。只有一个七岁的男孩，年轻的沙瓦纳·德·赛奇夫人的儿子。孩子在钟声和乌鸦的聒噪声中昏昏欲睡，闷闷无聊，把小脸紧紧贴在玻璃窗上，窥视很少几个来访者从半开半掩的门口进来。孩子在梦想旌旗、糕点、坟墓……他是安乃德初次进来时看见的第一个生人的面孔。后来她每次来的时候，总在她经过的通道上遇见这个眼睛贪看又闲得没事干的孩子。他轻轻地和安乃德擦身而过之后，立刻便躲

开了。

二楼上，一间沉浸在微暗中的房间，天花板很高，放床的角落是一间深深的斗室。一个男人坐在唯一的窗子前面，面向着十一月的微弱的阳光。他从安乐椅中站起来，招呼德·马勒伊夫人和她介绍来访的女客。虽然只看了第一眼，来访者已经觉得死亡正在这间房子里织它的罗网。室中微暗的光线使人看不清那位伤员的面目。这是法国中部人的面型，眉目开朗。一张可爱的面容，五官端正，鹰嘴式的鼻梁，嘴唇形状匀称，眼珠是深蓝色的，留着淡黄色的山羊胡子。他向安乃德微微一笑，同时向他的表嫂含情地瞥了一眼，表示感谢。

礼貌性的谈话从一般的寒暄开始。双方都限于发表一些谨慎的意见。过了一会，知趣的马勒伊夫人托辞走开了。

于是，早已用深邃的目光迅速地端详了安乃德面容的介曼·沙瓦纳，一边伸手和安乃德握手，一边说："善良的路易丝已经对我讲了您的勇敢行动。战斗结束之后，还要在打翻在地的战败者身上继续战斗，您不是那样的人。您的弱点在于不虐待战败者。所以我敢希望，对于在您面前的这个战败者，您也有这样的善心。"

安乃德问道："您？"

对方说："是我。我是重伤员。大大的战败者。各种虚荣心我都有。"

"您的伤会养好的。"

"不可能了。把这种幻想留给我和别的人吧！我们自己已经能够完成任务了。我请您来并不是为了这种幻想。我请您宽恕的战败者，并不是身体上的战败者，而是精神上的战

败者。如果这个人还相信战胜者，那么他虽然战败也不算什么。”

“哪个战胜者？”

“命运，拿我们当牺牲品的命运。……不，这样说还不够。应当说，我们为它而牺牲自己的那个命运。”

“您要说的是：祖国？”

“这不过是命运的面目之一种。它今天是戴着这种面具出现的。”

“我也一样，我是个战败者。而且我不相信战胜者。可是我不投降。如何结局，现在还难说。”

“您是妇女。您喜欢赌博。一个妇女即使赌输了，她也相信最后总会赢的。”

“不，我不相信这一点。可是不论是输是赢，在生命的赌场上，只要我身上还剩下一磅肉，我就要拿这磅肉去赌。”

介曼仔细地端详安乃德。微笑着说：“您不是本地人。”

“哪儿的人呢？还不是法国人？”

“哪一省的？”

“勃艮第。”

“您的血液中有葡萄酒。”①

“在我们的酒中有鲜血。”

“那好，我很乐意不时地痛饮一杯。您愿意不愿意，当您觉得还有过剩的精力和一点耐心时，给我一刻钟的时间，和我谈谈？”

---

① 法国勃艮第省盛产葡萄和葡萄酒。

安乃德允诺了，而且又一次来访。她和介曼的亲密关系建立起来了。

两人什么都谈，就是不谈战争。安乃德一提出关于战争的问题，那伤员就立即做一个手势来制止她。此路禁止通行。谁也甭想过去！

“不，我们不谈战争！您不会理解的……我不仅说您，我说的是在这儿的你们大家。这儿，那儿，两个世界。这边是此岸，那边是彼岸。两边的人说的不是同样的语言。”

“我不能学习那种语言吗？”安乃德问。

“不。即使您有满腔同情的热忱也学不会。爱不能补充缺少的经验。人们无法翻译用血肉写成的书。”

“为什么不试一试？我多么愿意知道……不是由于好奇心，而是为帮助你们！我愿意很谦卑地体会你们所受的考验。”

“谢谢您。但是，要帮助我们，最好的办法是使我们忘掉这一切。即使在‘那边’的同伴之间，在我们谈话时，也互相默契地不谈‘那边’。在书上和报上发表的那些战争故事，使我们反感。战争不是文学。”

“生活也不是文学。”

“这是对的。然而人需要唱歌。生活是一个主题，可以编成形形色色的歌调。让我们唱吧！”

介曼说到这里说不下去了，他喘不过气来。安乃德扶住他的头。他渐渐恢复呼吸，向安乃德道歉，谢谢她的扶持。在他瘦削的面容上，微笑又出现了。他的额上淌下一滴汗水。两

人默默相对，不说话。他们互相温情地注视着。

介曼·沙瓦纳还不满三十岁。他是在外省的资产阶级环境中长大的。这一阶层的人都思想正派，循规蹈矩；虽然比较开通，却充满稳健的成见。这些成见加上劳动以及对土地的热爱，形成中部法国人民的精神支柱。（如果支柱中没有这些成见，对生活的轻率态度将占上风。）介曼对于这种和那种生活态度都有所认识。塑造他身体的材料是用本地的水和本地的面粉和成的面粉团，只有一个不相识的面包师掺进面粉团中的一种酵母不是本地货。

这个仿佛一生下来前途已经固定的幸福、轻快地在自家的田园和肥沃的草地上吃草的富裕的资产者，到巴黎去上学，进了东方学院和政治学院。领事的职业对他的吸引力远不如《邀游》① 大。可是他热爱故乡，贪馋地热爱故乡：故乡的天宇和空气、故乡的方言、饮食、优质的土壤和善良的人们……可是他却一心在梦想离开故乡！在派他去远方任职的任命状尚未下达的等待时间里，他先游遍了欧洲。根据他那些不喜欢出门的同乡们的评判，他的趣味非常奇特。但是关于口味，以及颜色等问题（尤其是有钱人的趣味），是无法讨论的！……战争爆发，粉碎了介曼遨游天下的美梦。如今，他身患重病，是中了毒气的伤员。他身体内部的纤维在缓慢地腐烂。如今，他只能进行在室内转圈子的旅行（甚至连这点也办不到，几天以来，他一直躺着），只能在内心旅行。这种旅行并非不远，也不是不神秘……他在内心深处探索不认识的土地。可

① 《邀游》是法国诗人波特莱诗集《恶之华》中的一首名诗，表现远游的乐趣和东方生活的梦幻一样的魅力。

是这种逃遁的兴趣，这种志愿，是从何而来的呢？

他用装点他思想的外衣，一种半诙谐半讽刺的语调解释给安乃德听："我生长在农村，我喜欢打猎，但这不完全是为了打猎，更多地是为了和土地以及有生命的东西，比如野兽、草木保持接触！喜欢动物并不排斥我去杀死它们；杀死动物并不排斥我喜欢它们。当我把一只身上还有热气的山鹑拿在手中，或者用手挤一只白屁股的野兔的肚子，使它吐出当早餐吃下的露水时，我感觉到比接近我自己，接近人，更接近它们。我并不是心肠软化了。猎人一枪打中了猎物，总是很得意的。而且我想，假如它们处在我的地位，我处在它们的地位，它们也决不会放过我。可是，我在设法认识它们和我自己。随后，我把它们吃掉……为什么您把鼻子皱了一下？难道为了更好地闻野味的香气？一盘白菜烧山鹑，加上几片烤成金黄色的腊肉，是一道可以奉献于神明的佳肴……我想您决不会赌气不吃的……可是那些神明，说实在话，是奇特的动物。"

"是丑恶的动物。"

"不要判断！让我们吃吧！或者是被吃掉！（目前，轮到我被吃掉。）我们要设法认识一切！神明吗？离我们太远了。可是在我手边的那些动物和人……我的第一个发现是，几千年来人类和动物这样亲密地生活在一起，却没有努力去互相认识……是的，它们的毛，它们的肉，这些是认识的……可是它们的思想，它们的感觉是什么，它们究竟是什么，对于这些，人们一点也不操心。他们不好奇。他们不喜欢受干扰。为了懒得多思多想，他们干脆不承认动物有思想……可是，现在我张大了眼睛。我惊诧地发现，人与人之间互相认识并不比认

识动物更多些。人与人徒然混在一起，每个人的生活中充满了自己。我的邻人，如果你的节奏和我协调，一切都好，你是我的朋友；如果不协调，你就是陌生人；如果你的节奏和我抵触，你就是敌人。对于第一类人，我慷慨地把自己的思想赏给他；第二类人只有得到二等思想的权利；至于第三类人，就象在《马尔勃鲁》① 中所唱的'第三人身上什么也没有'，他没有得到任何东西的权利。我否认他有思想，正和我否认动物有思想一样。（德国佬能算人吗？）况且，不管别人属于第一，第二，或第三等级，我一概不认识他们，也不想认识他们。我眼中只有我，耳中只有我，我只和我自己对话。我是青蛙，'莫——啊！'② 当激情或妄自尊大的感情使我鼓胀起来的时候，青蛙就变为公牛，于是我的名字就叫做'民族'、'祖国'、'理性'或'上帝'。这是危险的。回到我们的水洼里去吧！唉！我从来不会在水洼里安逸地呱呱鸣叫，我的皮象雨衣一样一直盖到下巴。到了一天，好奇的魔鬼（或者是同情的魔鬼）触动了我，我愿意认识别人，（我没有说理解别人，谁敢这样夸口呢？）至少碰碰他们，摸摸他们活生生的思想的温暖，就象我把山鹑的软软的温暖的身体拿在手中一样。我摸了山鹑，我尝了它的肉。我在喜欢别人和杀死他们的时候，认识了他们。因为我也杀过人。"

---

① 十八世纪法国流行的一首民歌。全文很长，有二十二节，马尔勃鲁是一个军人，远征异域，一去不返。

② 法语moi（我）读音：莫啊。此处形容蛙叫，把"我"的概念与青蛙联系起来。按十七世纪法国寓言诗人拉封丹，有一首诗描写一只狂妄自大的青蛙，以为它鼓足了气能比牛还大，结果肚子炸裂而死。

"您杀过人！"安乃德一边说，一边向远处躲避。

"不得不这样干。别怨恨我！他们对我进行了报复！……"

* * *

介曼这样叙述他自己，用高卢式的嘲笑调子掩盖他思想的悲剧性。这种思想好象没有希望，也没有怜悯。这是阴影之乡。可是在大地上，活人的太阳在欢笑。两者对比之下，使他的宇宙观更加阴暗。他看见造物的根源性的错误，但他没有想到这种错误是可以用赎罪来弥补的。安乃德激情的本能起来反抗。她相信有恶也有善。她把这些概念从她心里强烈地反射到生活的天空形成的幕布上。她在大混战中站稳了立场。如果说她不想战胜，胜利不是她的目的，那么她的目的就是战斗。她判断为恶的就是恶的；恶就是敌人。她对敌人是没有通融余地的。

但是，当人们把全部的恶都放在敌人一边，全部的善都放自己一边，战斗是很容易的。介曼的蓝眼睛在温情地抚摸安乃德完整而易冲动的灵魂。他的眼光注视的完全是另一种战场。克里希那①和克里希那战斗。战斗的果实是生命，是死亡，还是彻底的毁灭，毫无把握。介曼见到的是相互间的不理解。他见到这种不理解是普遍的、永恒的。他没有机会参加到这种不理解中去，因为他有一种很不幸的秉性，那就是对他自己的思想说"是"，对别人的思想也不说"不"。这是由于他

① 印度神话中的神。

懂得这种思想，但更注重深入到这种思想中去而不是设法改变它。

他并不是一向如此的。开始生活的时候，他具有完整的“我”，他不是关心于了解，而是关心于取得。经历过多次失意的事，使他眼睛睁开了。他从容不迫地讲一段失意史给安乃德听。（和她在一起，介曼没有一点拘束！在他看来，她是一个聪明的伴侣，她认识生活，她的生活中想必也有过和他类似的经验。）

他曾经爱过一个女人，象暴君一般地爱她。他自称按照他的心意，而不是按照她的心意爱她。他认为适合于他自己的一切，对于她也一定适合。既然他们两人相爱，岂不是等于一个人了吗？她也爱他，可是终于厌倦了。一天，他回家一看，笼子空了，鸟儿飞了。她留下几个字和他告别，说明为什么要走。经验是沉痛的，但是起了它的作用。他明白，人家愿意为我们所爱，并不是因为我们是这样的人，而是由于他们（她们）是那样的人……“多么自负，对吗？可是必须接受事实……从此以后，我竭力……”

和平常一样，他叙述自己的故事，总是用开玩笑的口气。

安乃德说：“接受你所爱的人的一切要求，这并不困难。如果你是独自一人，你就付出代价。但是，如果付代价的是他们，或者是邻人，你能够参加在内吗？”

“您是指战争？”

“战争，和平，有什么关系呢！在这个蓬地① 森林中，强者

---

① 蓬地森林，原在法国赛纳省，为歹徒强盗隐伏之所，今已不存在。

吃掉弱者，强者又被更强者吃掉！”

“正象您所说，实际上谁都是弱者，归根到底，大家全部都将被吃掉。”

“我是和将被吃掉的人在一起的！”

“嘿，嘿！您活着，而且有很结实的牙齿！”

“我愿意我只有嘴唇，可以吻所有活着的人。可是，既然无法称呼的那个人①在我嘴里安装了这些尖刀，但愿它们只用于保卫我的孩子们！”

“这么说，您本身就是战争了！”

“不，为了保卫孩子们，我反对战争。”

“他们都和您一样……可以说，十分之九和您一样。失去了十分之九，剩下十分之一，什么事都干不了。”

“是的，为和平而战，这并不是我所要说的。我想您是不会相信这种可悲的闹剧吧？”

“我不相信，是的。不过他们相信。我尊重他们的信念。”

“他们的信念？一个假面具，用来掩盖他们的作恶、嫉妒、骄横、贪婪的本能，掩盖他们掠夺和下流的行为……”

“别再抛出这些词句了！”

“还有别的哩。”

“关于这类货色，您知道些什么呢？”

“我认识所有这类货色。我自己全有。我把它们藏在箱子里。”

介曼不吭声了。他用内行的目光，打量这个在他床前的

---

① 指上帝。

妇女。她口中说和平，同时却在扇风助燃。稍停之后，他说（他没有说出他所想的话）："您很有气派，您什么都不缺少……可是，于迭特①夫人，告诉我，既然您把自己的一部分美德给了腓力斯丹②人，请不要中途停留，把您别的美德也都给他们吧，而且把您最美的德行！……"

"什么意思？"

"我是说，您的爱，您的信念，您的真诚意念……您抛弃了这些人，您把他们看成说谎者、作恶者而一概抛弃。说起来容易，唉！如果真是这样，生活就太简单了。他们并不是这样了不起！请您仔细瞧瞧！"

"我不愿意看他们。"

"因为？……"

"因为我不愿意。"

"因为您已经见过。"

"我见过。"

"但是您是满怀激情地看见他们的……我理解您，这会妨碍您的行动……但是，不论行动不行动，先看一看吧！我把眼镜借给您。您看吧！看了之后，再决定怎么办。"

* * *

不管安乃德愿意不愿意，她反正看了。介曼没有对她做关于人类的长篇演说。这不是他的风格。在他眼中，一般的

① 古代犹太族的女豪杰，她不惜以自己的色相为诱饵，杀死侵略她祖国的敌军将领，救了全城居民。

② 地中海滨的古代民族，粗俗的人。

人不值一个萝卜。他只感兴趣于要消逝的一切：一个人、一小时的光阴。一切不消逝的东西，按照他的说法，是没有生命的，已经死亡的东西。

他简单地向她介绍他们所在的小城和这一地区。自从童年时代以来，他就在纸夹中积存了许多“铅笔画”。按照古老法语的意义，这是指人像的速写，经过加工修改、深挖，抓住了人物表面下的精神。城里人，乡下人。他的那些人呵，他都认得，外表和内心，反面和正面！他能够一个个地指出来。他把他的收藏品中的某些人像展示出来。安乃德仿佛觉得她认得这些人，就是那些狭隘性和自私性逼得她喘不过气来的人中的若干个，就是他们之中的某几个男人和女人，在俘虏们到达的那天，都象疯狂的豺狼一样。他们也有他们的善良之处和他们在家庭中的品德。这些沉重的生命内部，在他们的不透明的外衣之下，并不是从来不能做出为他人效劳的慷慨行动。每一个这样的肉囊骨架，对于他们来说，任何上帝都没有死。他们每人都背负着自己的十字架。安乃德十分理解这一点！但是她也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而且也和大家一样，她倾向于认为只有她的十字架才是真的。在她眼中，一边是刽子手，另一边是受难者。介曼使她不得不认识到，每一个人都是刽子手，同时又是受难者。这个不信神的高卢人①，使安乃德看到耶稣爬上受难的高坡②的异乎寻常的情景：一大群各自背

① 指介曼。高卢是法国古代的民族名称。

② 耶稣受难的刑场，在一个高坡上。耶稣被逼背负着将要用于钉死自己的沉重的大十字架，艰难地爬上高坡去受刑。基督教典籍中，称这个高坡为“髑髅地”。

着十字架的人，对钉在大十字架上的人① 谩骂和投掷石块！

……

“这是多么可怕！”安乃德说：“我们不能唤醒他们吗？叫他们不要对自己人投掷石块，要把力量团结起来，转身对付……”

“对付谁？”

“对付最大的刽子手！”

“什么名字？”

“大自然！”

“不认得……”

介曼轻轻地耸了一耸肩，接着说：“大自然？对付一个上帝要比这容易得多！一个上帝应当懂得理性……（至少人们愿意这样希望！……）可是自然，谁是自然？谁见过自然？哪儿是它的脑袋？哪儿是它的心脏？哪儿是它的眼睛？”

“这儿是我的眼睛，我的身体，我的心。这就是我和我的同伙。”

“您的同伙？……瞧，请仔细瞧！不，您别走！请坐一会儿！……”

这时进来了一个客人，一个胖胖的面色通红的小伙子。他的温厚的娃娃脸，象布瑞大教堂门口的面颊丰满的天使雕像。他身穿浅蓝色的军大衣，是介曼的战友，邻[illegible]区首府某富裕地主的儿子。他从前线回来休假，走了二十[illegible]专程来看望介曼。他亲了亲伤员，恭恭敬敬地向安乃德[illegible]接着就哇啦

---

① 指耶稣。

哇啦地说起来没有完。此人身体健康得要命，脾气也好得要命。他讲述着这个或那个人的消息。这些人的名字叫起来就使人觉得他们憨厚可笑，好象喜剧中的丑角的名字似的。在“那边”的伙伴们中，有的已经死了，有的还活着。他说话时用本地的鼻音和唱歌似的调子，增加了他的叙述的欢乐气氛。这位来访者还竭力注意不说粗俚的话，怕安乃德听了刺耳。（尊敬妇女！）他自己很检点。当他和安乃德说话时，特别用一种可爱的、甜蜜的过时腔调。当他开怀畅谈他自己家里人的时候，他恢复了坦率的态度，谈到他的母亲和他疼爱的小妹妹。他的神气象一个胖娃娃，身体圆滚滚的，对人亲热、懂事。

来访者走了之后，介曼问安乃德："您以为如何？简直是一块黄油，您可以把它抹在他的面包上。"

"这里边没掺半点儿假，"安乃德说："完全纯净的黄油，油脂没有撇掉。他发散着你们肥沃草原上的青草的芳香。"

"您将作何感想？如果您看见这个胖娃娃，这个好小伙子，好儿子，好哥哥，好伙伴（人们可以不必让他忏悔就把上帝给他，他也会不加谦让地接受下来，他不说谎，象真金一样可靠），如果您看见他，就象我亲眼看见的那样，在战壕里冲杀的那一天，手里拿着屠夫的尖刀，还象在开玩笑似的！……"

安乃德做了一个厌恶的手势。

"您放心，您不会看见这些的。我不会让您看见的。我关上板窗。门都关上了。外面是黑夜，屋子里只有你我二人。"

心有余悸的安乃德说："而他还能嘻嘻哈哈！他心里是平静的吗？"

“他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这是不可能的。”

“我见过另一些人，白天干了说不出口的事，夜里象孩子一样睡大觉。悔恨吗？连影子都没有。我可以加一句：一小时之后，这些人可以准备和敌人亲吻，被他们杀死的敌人！而他们很快就会忘记这种仁慈的冲动，正如他们忘记另一种冲动一样。把两者协调起来，这是太困难了，他们没有时间。他们必须保持全部力量应付眼前的事，活一阵算一阵。把生活切成碎块，随便乱切，毫不连贯，好象一种异想天开的‘伤脑筋游戏’①。”

“不幸的人们！”

“您不用为他们鸣不平！他们活得很好。”

“我是通过他们为我自己鸣不平。”

“总是这种古老的利己主义！把您的‘自我’留给您自己，‘他人’留给他们。”

“不，我不能相信这是他们的真正天性！”

“人加自然……②被社会修改和增订再版的自然。战争仿佛是一种被风俗习惯所承认的自然本能的正常体现。而且，谁知道呢？战争可能也是积存于人身上的破坏力量的一种发泄方式。人满足了这种发泄的需要之后，重新恢复平静。”

“那么您呢？”

---

① 原文英语，是一种玩具：将一张图片贴在厚纸板（或薄木板）上，然后将纸板剪成各种形状的碎块，游戏时将碎板拼成原来的图片，需要极大的耐心。

② 原文是拉丁语。

“我是不成问题的。我已经排除在队伍之外了。”

“不，我要听听您的情况。”

“还不到时候！等着吧！会轮到介曼·沙瓦纳的……要认识他，首先必须亲眼看看他。”

“我想看看他的内部。”

“耐心！我曾经有过很大的耐心。请想一想：一个人发现自己落在别人的罗网中，而且完全清楚谁在抓住他不放，对于这样一个人来说，必须有多大的耐心！”

“既然如此，您为什么能参加战斗呢？”

“我可以这样答复您：他们不让我自己选择。如果让我选择，结果也一样，我很可能选择罗网。我不愿意恭维自己，我今天所想的一切，当初并不是这样想的。我有一种令人恼火的秉性，我遍身有无数细孔，这就使外界的灵魂渗进我的身体，而我自己却往往忘记自己的灵魂。我们是法国人，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彼此都很好奇，想知道别人的事。我们互相听各人自言自语。我们两个人，二十个人，一千个人，有共同的思想，于是我们成了反应一切回声的振鸣箱。您不能想象，谁也不能想象在开头的那些日子里，使我们激昂奋发的巨大的热情。《出发之歌》① 并不是从我们身上产生的，而我们是从这首歌中产生的。这首歌曲在空中飞翔，如同雕塑家鲁德所创作的巴黎的凯旋门上的高声呼喊的天使一样。但是这首歌比鲁德的天使的呼喊雄壮一百倍。人们很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给它，为了和它的生命结合在一起。这首歌曲张开翅膀，掩

① 《出发之歌》初次演奏于1794年7月14日，表现法国人民志愿军为了保卫革命政权，保卫祖国，开赴前线，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激昂士气。

护我们。我们并不是在行走，我们被它高举在空中，飞翔着，去解放世界。这是一种陶醉，好比在爱情中双方拥抱之前的陶醉……什么样的拥抱！可怕的骗人勾当！……一切都是骗人的勾当。爱情也是。爱情把我们当牺牲品。为了后代，为了未来而牺牲。但是这个陶醉，这个对战争信念的陶醉，它的目的是什么？它为了什么，为了谁而牺牲我们？当我们醉醒之后，开始这样问自己，而牺牲却已成为事实。整个身体被卷入齿轮中，剩下的只有灵魂，精疲力竭的灵魂。用没有躯体的灵魂，和身体对立的灵魂，我们能够干什么呢？自己折磨自己？有许多别的刽子手，已经够折磨我们的了。我们能做的只是瞪眼瞧瞧，知道是这么回事，并且低头接受。我们跳了一大步。我们做了大傻瓜。一！二！前进！一直走到底。在生活中，没有人给你来回票。有去无回。如果我能回来，也不是一个人回来。我们都在一起。我们死在一起……我知道这样死去是荒诞的。白白地死去。但是，一个人自己逃跑，不能！不能够干那样的事！我是羊群中的一只羊。我就是羊群。"

"羊群跟你来了。"

"巴汝奇的绵羊①。"

"什么时候你们之中有一个人拒绝跳海呢？"

"我们草原上的绵羊不会这样的。"

"谁知道？"

"也许是你们草原上的羊会这样，安乃德？您的小绵羊？……"

---

① 拉伯雷《巨人传》中的插曲：在海船甲板上有一群绵羊，巴汝奇为了同羊贩子为难，把一只绵羊抛入海中，别的绵羊都跟着一只只地跳入海中。

"我的儿子！呵，上帝！您不要让我想到他身上去！"

"您瞧！您不敢劝您儿子干这样的事。"

"但愿他，但愿我能免受战祸！"

"阿门！但是唱弥撒的不是我们。人们只要求我们回答一声：阿门！血腥的仪式正在进行，我们都在劫难逃。"

"我自己认了，我儿子可别这样！"

"您将学习法国的、德国的以及永恒人类的慈母们的贤智。她们伏在另一位 Dolorosa① 脚边，忍受一切。"

"决不！我有儿子。我要保留他。"

"不顾一切人？"

"不顾一切人。"

"也不顾他自己？"

安乃德低下头，喘不过气来。介曼触动了她的最敏感之处。

她不愿意承认她的心慌意乱，她的恐惧和秘密的疑虑。她不露声色。她从来不讲这个儿子。介曼只知道她有个儿子。然而她的沉默反而透露出她的心情。介曼假装没有注意。

他说："小弟弟们，我认识他们。一九一八年那一级的，我认识……一九二〇年那一级将是什么样子的呢？他们，这群笨货，和长一辈的人们不同，他们对幻想并不反感。他们并没有陷入失望的危险。他们把战争当作实际事务。对他们来说，问题不再在于'权利'、'义务'、'自由'这类空话，问题在于

---

① 意为"悲痛的母亲"，指"圣母"玛丽亚。她悲痛地伏在她的儿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脚边。

打赢战争。人各为己，完全为自己，为贪婪无情的自己。‘为生活而斗争’①，‘为斗争而生活’②。他们感兴趣的是女人的气味，荣誉的气味，鲜血的气味。此外，什么都瞧不起。梦醒了的猛虎。”

“您是魔鬼！”安乃德说。

“一个穷酸鬼。”介曼说：“我还没有张嘴呢，就要离开餐桌了。”

“您觉得遗憾吗？”

“不。我属于已经生活过来的一类人，我没有什么可替自己抱怨的。必须理解，理解一切。”

“这给人不能忍受的压力。什么都理解，这是不要行动了。我的心要求行动。我是女人。我还有什么事可干呢？”

“宽恕。”

“那是不够的。我要帮助人，援救人。”

“救谁？如果他们不愿意被救呢？”

“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我愿意。我知道我是一文不值，一事无能的。但是我愿意干一切事。必须干。当所有的神明和所有的魔鬼，包括人类这种最恶劣的魔鬼，总之，当全世界都说‘不！’我将要说‘是！’”

“愿意挨打的玛蒂娜③！……”

“您不要信以为真，我会还手的。”

“您的全部力量不能在命运的坚硬石头上移动一粒灰尘。”

---

①② 原文均为英语。

③ 莫里哀喜剧《博学的女子》中的女仆。

"也许……不能。可是这使我轻松些。"

"我对您说过：您是柏洛娜①。您的名字安娜②是假名字。"

"这是战胜死亡的那个人的外祖母的名字。"

"可是他死了。"

"到了第三天，他复活了。"

"您相信吗？"

安乃德目瞪口呆地愣住了。接着她说："我从来没有相信过，以前……"

"现在呢？"

"我不知道。这件事刺痛了我。"

介曼静静观察这位常常有神秘的客人出其不意地去拜访她的奇特的女人。她坐床边的矮椅子上，额头靠在床单上，好象匍伏在那里。介曼用手轻轻按在她帽盔似的金黄头发上。她抬起头来，眼光惊异，但是很平静。介曼轻声问她："您相信吗？"

她说："相信什么？"

她是诚恳的。她真的忘了刚才说的是什么。接着，她说："我认为我必须行动，去帮助人，去爱。"

"好，"介曼说："我请您来，就是为了这个。一起头，我不愿意对您说。我要先看看您，听听您的看法。现在，我已经看见了。不是我自己的事，这我们已经谈得够多了。请原谅，我用嘲弄的语调来掩饰自己。我把门打开，安娜姐姐，请进来

① 罗马神话中的女战神。

② 圣安娜是圣母玛丽亚的母亲，耶稣的外祖母。

吧！"

* * *

"一个市区中发生了火灾。你觉得你的能力不足以把什么都抢救出来，也就是说，只好放弃该放弃的东西，切断一切桥梁，把自己关闭在堡垒的主塔中，和最珍贵的东西关在一起。人们救出了自己的生命，深沉的生命，或者等待大火把住屋烧塌，倒在他们自身的灰烬上。我救了我的生命。可是大火延烧过来了。救救我吧，安娜！①"

介曼不得不继续用开玩笑的口吻说话，然而声调里透露出他内心的惶惑不安。安乃德抓住他的双手，说："这儿是我的手。该抢救什么？我的手可以到大火中去寻找。"

"我的欢乐，我的信念和我的自我，我所爱的那个人。"

"女人？"

"男人，我的朋友。"

"他在哪里？他为什么不来？"

"他是俘虏。"

"在德国？"

"在法国。"

"他是'敌人'？"

"您说对了。我的兄弟，我的朋友，我最好的朋友，他们把他带走了。他们对我说：'忘掉他，杀死他！他是敌人。'"

"您就这样去打仗了？"

---

① 安乃德是安娜的昵称。这两个名字指同一个人。

“决不是去打我的朋友。当我面向边界时，我知道他不在对面。我在出发以前，吻了他，在法国，他一直留在法国。”

“他被捕了？”

“他在西部，关在一个俘虏营中，已经三年了。这样近，又这样远。我没有他一点消息，一点也不知道他怎样了。他还活着吗？而我呢，我快要死了……”

“怎么！连他的消息都得不到吗？”

“在这儿，我不能打听他的消息。”

“您家里人都喜欢您，他们会拒绝您的要求？”

“不，我不能和他们谈到他。”

“我不明白。”

“您会明白的……在目前，我找到了您，能和您谈起他，这使我感到温暖。和一个能够爱他的人谈他，这就同和他本人讲话差不多了。您会爱他的，对吗？”

“通过您，我爱他。让我瞧瞧他。对我讲讲他的事吧！”

“他名叫弗朗兹①；而我呢，我叫介曼②。介曼是法国人；弗朗兹是德国人！……我在战争爆发前两年认识他的。那时他在巴黎已经住了好几年。他是画画的。我们住在同一个市区。我们房间的窗子开向同一个花园。几个月之久，我和他常常面对面走过，可是没有说过话。有一次，在晚上，在胡同的拐角处，我们两人都心不在焉地走着，互相撞了个满怀。后来，我才想起这件事……在巴黎的旋风中，男男女女象树叶

① 弗朗兹是“法兰西”的一音之转。

② 介曼是“日耳曼”的一音之转。

一样被风卷走。人们相遇,互相接触,还远远没有互相认识。不过只要有一次突然的交接,就会想起原来是早就见过面的。有一天,一位认识他也认识我的朋友,把弗朗兹带到我那儿。于是我就认出他来了。

"他那时二十三岁,可是他的样子显得比他的年龄要小得多。他身上还保留着妇女的印痕,他童年时期就丧失的母亲的印痕。一张温柔的面孔,激动、不安、希望与疑虑,都反映在这张面孔上。旁人可以在他脸上看到阴影直接转化为光明,中间没有过渡,从对人信赖的无拘无束,到失掉勇气的多猜多疑。有时,这面孔全部呈露在别人眼前,有时它向后退却,含着敌意,使人无法接近。任何一个和他接触过的人,都没有为他的态度费过心思。我是注意到这件事而且要寻找原因的唯一的人。要么就爱,要么不爱,人们没有时间追究到底爱的是谁。我在很长的时间内也没有操心这些问题。可是生活让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我已经对您讲起过了)。我吃亏之后才明白,决不能象爱自己一样去爱你身边的人,而是要把对方看作一个别人去爱他,象他自己的样子,他自己所愿意的样子。需要你去发现他……

"不,这位年轻的外国人不象我。正因为这样,我需要他,他需要我……

"他曾被他童年的环境和所受的教育残酷地压制过。任军职或当教士的小贵族地主开办的学校,用他们的反社会的门户之见建立起一套极端严厉和反常的教育方式。他的女性化的本能在那种环境中受到粗暴的对待。他太软弱,太孤单,不能反抗,只好屈伏在风俗习惯与思想的约束中。但是,他得

整整一辈子保留着创伤，有如一个被强奸了的少女。因此他一直是腼腆而多疑的，不信任自己，没有意志，不适应环境，阴郁孤僻，同时却渴望爱与被爱，渴望与人推心置腹 此外，他经常遭受被欺骗的痛苦，因为这类天性是注定要受人欺弄的。他们太天真地暴露出自己盔甲上的弱点。人们不自禁地要刺他们一下，以听他们的叫喊声而引以为乐。把自己武装一半，还不如不武装。

"父亲一死，弗朗兹就离开故乡。他来到巴黎，企图忘掉童年时代的恶梦。可是，使我们痛苦的过去时代是一张驴皮①。随着时间过去，驴皮逐渐缩小，肉体反而因此更加痛苦。巴黎，对于这个缺乏机会欣赏造型艺术的小伙子是很有吸引力的。造型美是巴黎的自然成分，人们呼吸着它的纯净空气，连它的反道德倾向都成了一种有益的因素。可是弗朗兹太习惯于内心生活。他不能不感觉到周围缺少内心生活。讽刺和心肠冷淡的态度使他难受。他有他的一些信仰，它们都摇摇欲坠了。他没有能力抵制怀疑主义和寻欢作乐的倾向而独自捍卫自己。可是，对于那些专门以给粗笨人开窍为游戏的人来说，这一切是没有什么危险的。对于一切都不采取严肃态度的人，没有任何危险，因为别人也不严肃对待他们。但是弗朗兹要这样干也不行，因为他对一切都极严肃。他一直沉到底，由于不能反抗而感到极度厌恶。

"正在这个时候，我遇见了弗朗兹。我把他介绍给我的朋友。他们都是些诚实人，可是一点也不体贴别人。他们很喜

---

① 影射巴尔扎克的小说《驴皮记》。

欢弗朗兹。在他们看来，正因为喜欢他，所以对他也就不讲客气。他们拿弗朗兹被逼向他们透露的心里话寻开心。他们是好小伙子，他们不但把这些事留给自己开心，而且让他们小圈子的人都开心。弗朗兹被展陈在社会上，当做一个可以引起同情心、好奇心和滑稽感的人物。自然罗，他的'老板们'（他们自以为如此）利用他的腼腆和殷勤剥削他。太太叫他替她跑腿，或者把他带到大百货店去购物，为的是替她出点主意，同时替她提着那些大包小包。先生写了乱七八糟的稿子逼弗朗兹读，替他到编辑部进行吃力不讨好的交涉。他是可以尽量支使的'仆役'①。作为交换条件，人们教给他文明礼貌，培养他，给他填满一脑袋他并不需要的劝告。人们盗窃他的思想，偷偷地挖出他隐藏的感情中不足为外人道的东西，使它们赤裸裸地、可笑地亮在外面，说这是为他好。除非是忘恩负义之人，才会抱怨这一切！

"他什么也不抱怨，可是，谢谢上帝，他是忘恩负义之人，为了他自己好！我立刻就看出来了。他勉强微笑着，一边听人介绍他时所说的又恭维又奚落他的话。在他的勉强的微笑中，我窥见忿怒的痛苦和沮丧的阴影。不需要解释，我已经明白了。一眼看去，我测定了他和'老板'们之间的距离。等'老板'讲完，我不回答他。我用怜悯和尊敬的态度对一直没有开口的弗朗兹说话，好象我在对被多里德的野蛮人俘虏的奥莱斯特②说话一样。我多么愿意您能在场看见他听了我头几句话之后眼睛立即发亮的情景。他听出祖国的语言，所有

① 原文为拉丁语。

② 希腊神话中的人物。

的伊里翁①人消灭之后继续存在的祖国：友谊的祖国……这种敬意是每个人的灵魂对同伴必须表示的。然而在这方面，人们总是非常吝啬。这种敬意使弗朗兹感动得流泪。我假装没有瞧见他的泪水，我继续说下去，为了使他有时间控制自己的激动。他理解我的用意。等他恢复镇静之后，我们两人开始对话，充满温情，又很庄重，当着多亚斯②的面。此人对于我们的谈话一点也听不懂。我们只谈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可是说话的声调能说明一切。一个人的眼神在问：'这是你吗？'对方用话外之音回答：'兄弟，是我。'

"弗朗兹一回到家里，立刻给我写了一封十分激动的信。第二天，我单独和他见面……事实上，我事先完全没有估计到，我对他表示同情会在他渴望友谊的心中引起多大的反响；我更没有想象到，新来的人将在我生活中占多大地位。和大家一样，那时我有两三个朋友，我从来不向他们要求很多，也不给他们很多。我们互相见面和互相帮助时，感到亲切和快慰。但是，这都在不言之中，我们知道超过这些界限是不慎重的。年轻人的利己主义认为有这种界限是很自然的。别人不期待于我的，我也不期待于人。一个法国人看待生活，看待人，和看待自己一样。不要过分，要知足……

"被我解放出来的那位年轻的奥莱斯特却一点也不知足！他从来不知道知足，从来不按生活的尺寸来处置他的感情。他给我带来一种友谊，适合于现今已不存在的那类人的友谊。

---

① 小亚细亚古代城市，又称特洛伊，希腊文明之发源地。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所讴歌的民间传说，以特洛伊战争为题材。

② 希腊神话中之暴君。

为了使我的尺寸适合这种友谊，我必须高大些。在这点上我并没有多大成就，但我尽力而为，既然他愿意。因为他什么全给我，他也要我什么全给他……我的上帝，我相信是全部，或多或少，他全部拿走了……”

* * *

这长篇大套的叙述与其说是讲给安乃德听，不如说是讲给他自己听的。他不慌不忙地讲，有时放慢节拍，为的是更好地回味往事。他说完之后，停住了，好象在梦中。

安乃德俯身向着介曼，注意不做出一点动作，以免破坏迷人的气氛。她眼睛里反映出面前的幻影，在介曼停止说话时，她好象继续在听。介曼看着她的眼睛。在这无声的对话中，几分钟过去了。她很清楚地听到了无声的谈话。介曼有点儿窘。他好象在回答安乃德的思想，说（仿佛在道歉）：“您说奇怪不奇怪？人自从出世以来，和自己生活在一起，自己认识自己，相信自己。联成整块的一个人，看起来很简单。人与人都相象，他们仿佛是从一个店铺里出售的完整的货品。可是在使用过程中，人们发现在外衣下面有多少不同的个人！以前谁能告诉我，在我身上可以发现一个没有使用过的灵魂，母性的或者多情姐妹的灵魂？……您在笑……”

“我在笑我自己，”安乃德说，“我身上也不缺少无用武之地的灵魂。”

“对，我看见您有几个这样的灵魂。您是牧羊女，您看管着一小群绵羊。”

安乃德：“如果我不是被我的绵羊们牵着走，我就高兴极

了！”

“必须各自都能生活，”介曼说：“让羊自己去吃草吧！”

“那么园林看守人呢①？”

两人都笑了。

“这个鬼社会，”介曼说：“它只晓得规章制度。”

他思索了一会儿，接着说：“所以说，难道有什么比我们的可怜的友谊更人道的吗？当我们看见一个人要淹死了，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在他得救之后，把他抱在怀里，爱护他。弗朗兹从童年时代起就没有了任何真正的温爱。他把自己的温情堆积在痛苦的堤坝后面。当他遇见我时，闸门打开了，于是急流腾涌而出。我想抵御一下。但是，你能拒绝别人给你一颗高贵、纯真而信任我们的心吗？对于这种信念，我自己没有的信念，我是感激的。我努力不辜负这种信念。这时，这种伟大的温情使我感觉到，我也一样是多么缺少它！……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尝到过这种温爱，也就习惯于生活在贫乏之中，而且由于一无所有，人反而更明智了。但是，当那种使两人的精神充分和谐的温情一出现，他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一直在忧郁中等待这种温情。他们自己也不理解，他们怎样能一直没有它，没有友谊而生活着。不过这个发现，除发现者本人之外，别人是无法分享的。我家里没有一个人能理解我和弗朗兹建立亲密友谊的理由。理由？没有任何理由！我们互相需要，从而形成一个“自我”。只有在一起时，我们两人才是完整的……正因为这样，别人不能原谅我们。因为，如果我们

① 园林看守人不许没人看管的牲口糟蹋庄稼或花木。

两人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那么别人不是受损害了吗？”

安乃德说：“我倒没有这种感觉。我一直没有爱情。自已没有爱情，我就采纳了别人的爱情。人人相爱，他们也会爱我。”

“胃口可真不小！”介曼说。

安乃德回答：“我什么吃的也没有。”

“正因为这样，一无所有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将获得一切！”

安乃德摇摇头，不相信。她说：“这是一句富人说的话。富人想让穷人相信，他们是最受优惠的。”

介曼碰碰安乃德的手，说：“您并不穷呀！您的仓库是满满的。”

“什么满满的？”

“满是可以给人的爱。”

“谁也不要我的爱。”

“给我一把麦穗吧！我知道怎样利用它。”

“把我的麦穗拿去吧！我能帮助您干些什么呢？”

*　　*　　*

沙瓦纳一家人从来没有用好眼色看待这种不正常的友谊。这友谊不是建立在任何社会利益的共同基础上的，比方说祖国、社会各界、职业，等等；而且它十分放肆地表示可以不顾这一切。在战事发生后，外省的人们看见他和一个德国人① 这样亲密，觉得味道不正。人们把介曼这种友谊，和对他

① 下文提到，弗朗兹原籍奥国，是奥国人。由于奥国人也说德语。法国人常常把德奥两国人统称德国人。

其它的特点一样，说成是他故意要与众不同。本地的人们不愿意费脑筋去理解，只是懒懒地加以嘲笑，把介曼这种行动说成摆架子。这在本地人士眼中，是背离风俗习惯的行为。在战事发生以前，为人们所不理解的东西，除了惹人嘲笑之外，风俗习惯对之是宽容的，因为人们懒得为这些事操心。但是自从一九一四年以来，永别了，美妙的漠不关心！本来，这种态度还可以使人们在社会上大致过得去。如今，大家都擅自夺取了监管他人的权利，甚至连别人的情操也要由他们来签字批准了。禁止没有签证的恋爱！至于公然承认自己和德国人交往，就更不能允许了。在介曼的姐姐和姐夫眼里，和德国人交朋友，比和一名江洋大盗同床而眠更为不堪。他们两人都是诚实人，头脑顽固，眼光短浅。

德·赛奇夫人，沙瓦纳家出阁的闺女，比她弟弟年长七、八岁，具有介曼所缺少的思想决断。在必须作出选择时，她决不会有为难情绪。对于每一件事，她都能拿出主张来，说一不二的主张，清楚、明确。人们一眼就看清她的性格；她五官端正，轮廓分明，面貌象一笔描成，没有曲折；鼻子细长、笔直（谁也不能使它偏斜一点点）。挺直的鼻梁好象标志着她的果断，长一分短一分都不行。每当她的鼻孔一缩，表示她已经作出决断。她的额头圆圆的，没有皱纹；头发整齐地梳向脑后，一丝不乱，耳朵和太阳穴露在外面。蛾眉是细长的弧形，目光锐利；嘴很小，象一扇窄门，仿佛天生就是经常关闭着的；下巴又圆又胖，可是皮肉绷得很紧，没有一点松动。在这张面孔上，没有一条纹络不表现出她的刚强的意志。从上到下，她的面孔上仿佛写着这样的字：“不必讨论！”再说，这位夫人很讲礼

貌，而且极有涵养，你休想激怒她！她对自己很有把握。她是一垛墙，谁也不能和墙进行讨论，只能绕墙而行。墙设置界限，关闭一切，这是墙的职能。而墙所关闭的一切都是不能给你的：私人领域，私产。每人都在自己家里，只有你在外边！……

“自己家里”，首先是赛奇——沙瓦纳的家里，其次是本城，接着是外省①，再后就是法国。战争把这一切合成一个整体：祖国。但赛奇家在祖国的中心。她是“法国妇女会”当地分会的主席，所以她自以为有资格用全体妇女的名义发言。谁要是说法国妇女，就是指家庭而说的。赛奇——沙瓦纳夫人不是女权主义者，大多数法国妇女都不是女权主义者，因为实际上她们已经掌权。她们不需要法权。在她们看来，法权似乎是给残废人用的拐棍。赛奇——沙瓦纳夫人以全家男子的保证人自居。他们使她满意。男子中的一个阵亡了（德·马勒伊先生），另一个是重伤员（她的弟弟）。至于她自己的丈夫，炮兵司令，半年以来他一直在凡尔登的大雷雨中。并不是说她是高乃衣主义者，可是她喜欢她的几个贺拉斯②，她不希望他们死亡。她尽心竭力地照顾他们。如果能由她作主，她很愿意去分担他们的命运。但是她决不会让他们逃避任何一个考验。法国、本地、本城、赛奇，都有理。问题在于用事实证明有理。没有事实，有理也不值一文。我的法权（公正或不公正）是法律的权力。赛奇全家，以至全法国，可以为此而死，但

① 所谓“外省”是指除首都巴黎以外的法国全境。

② 《贺拉斯》：高乃衣的著名悲剧。剧中人物贺拉斯兄弟三人，为忠君爱国而战，其中二人阵亡。

我决不放弃这个法权……她是属于过去时代的英勇的女诉讼者。战争、生命、死亡，都是一个诉讼案。我可以失去我所有的一切，但是我决不让步……

可以想见，人们决不会对这样一位妇女去说对方也有他们的权利。她为有这样一个弟弟而感到骄傲，因为他保卫了法国。现在他伤势严重，步步接近死亡，她大力保卫他。但是她宁愿他死去，而不肯向他的可耻弱点伸出援助之手：和德国人交朋友。她知道有这回事，如果她乐意知道。但她却乐意对此装作不知道。介曼同意她这样做。两人之间有默契。你爱一个人，你就要避免让你心爱者的名字遭受辱骂，即使不用语言骂（德·赛奇夫人是能够控制自己的），也可能在心里骂。（那更糟糕！）

只有德·沙瓦纳夫人，介曼的母亲，知道她儿子坚持这种眷恋的感情。由于她疼爱儿子，她假装看不见，但是她并不同意他这样做。她用沉默躲避儿子对她说心里话。其实介曼并不打算对母亲说真心话。她是一位老年妇人。她在一生中，给自己规定了一条谨慎的原则：决不议论占统治地位的意见，不论是习惯势力或成见。也许她的心是自由的，也许过去是自由的，也许曾经自由过一个时期。不过，很久很久以来，她已经不让她的心发言了。她度过了积极的活跃的一辈子，那时，没有多少余地留给她的心。如今，一种精神上的困倦使她倾向清静无为的生活，逃避搅扰她的一切。她的心丝毫没有丧失深深的温爱，不过非常需要休息，这种极大的需要淹没了温爱。于是她握住有病的大儿子的手，既因为她知道他心里在

想什么，也是为了请他千万不要向她诉说衷情。

安乃德是介曼找到的第一个人，对她，他能吐露心中认为比战役的命运更值得关心的友情与不安。安乃德不解地问："可是德·马勒伊夫人呢?"(安乃德觉得被那位待在一边的年轻的夫人和她的伤心的微笑所吸引)。介曼用手轻轻地做了一个丧失勇气的姿势："对她比对任何别人更不能讲。"

她是善良的，纯洁的。介曼喜欢这个年轻的表姐。一种贞洁的友爱连结着他们两人。这是不必说明的。但是他们二人之间隔着整整一个世界……他说："您仔细瞧瞧她!"安乃德说："我是在瞧她。她象善良的玛杜雷夫人①。"

介曼微笑，说："是这只温柔的鸟，弯着颈项，用她的细眯、温和而近视的眼睛，深情地注视着孩子，一边抚摸孩子的小脚。您看她圆圆的额头，秀气的鼻梁，长长的下巴，年轻的眼神和嘴唇形成的文静的微笑，然而悲哀在她周围张起了网。孩子在哪里?她在寻找孩子，等待孩子。孩子在天上。她的全部热爱跟着孩子上了天。在人间，还能给我们留下什么爱呢?她有耐心，她不怨天尤人。她在人间完成她该做的事。但是，不由自主地(因为她不愿意引起我们悲痛)，她过分地显示出人间生活对于她只是一个过渡。在她的眼中，我们全是过路人。"

"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她将微笑赐赏给每一个过路人。"

"她贡献她的微笑。我知道这微笑的价值。可是您不要

① 关于"玛杜雷夫人"，无材料可考。据对于这部小说有研究的一位法国教授说，有可能是当时相当有名而现在已经被人遗忘的一幅油画。

上当，安乃德，她的微笑是在说：‘忍受吧！’”

“这是贤智。”

“这不是您的贤智。”

“我可是很不贤智。”

“这微笑在说：‘忍受一切：命运、死亡，和爱你的人们远离！’她没有恨，但是她相信，战争既然存在，它就是上帝的战争。于是她尊敬战争。她不允许（您看见了）人们拿对于战败者的残酷、不公正和滥用武力来玷污战争。她是真正高贵的。但这是古代意义的高贵。曾经存在的事物，现在也应当存在，将来也永远如此。因为曾经存在的事物，不论是善是恶，都有它的高贵部分。这是出自于贵族门第，来自上帝的。她决不设法使它们变换。接受才是光荣的。”

“我不接受。我不属于高贵种族。或弃或取，由我决定。”

“您就接受我的事业吧！那是失败的事业。”

“失败的事业正是我所喜欢的。”

“失败主义者！”

“这倒也不是！不顾命运而去力争胜利，这使我心中感到火热。”

“如果您输了呢？”

“我再从头干起。”

“可是我，安乃德，我是迫不及待了。我不能等待从头开始。我不象您那样，有来日方长的生命。”

“谁知道呢？”

“不。我不能用幻想来满足自己。我在地上。但是我在地上的日子不会久了。我必须今天就干，否则永远没有机会

了。”

“那好。我们拿今天来赌博，拿我做赌注。把您的牌亮出来给我瞧！”

*　　　*　　　*

安乃德冒失地介入了。这个女人，丝毫不满足于纯粹的思想，不满足于主观意愿，她有行动的需要。自从战事发生以来，她始终没有找到行动的道路，突然在这里找到了。为了维护神圣的友爱，最无私的爱，两个异国青年之间的友谊，她要彻底贡献自己，为这两个青年效劳，贡献自己身上沸腾的力量和激情。不可讳言，这种激情是带一点疯狂性的。她自己也承认。她的理性对她说："你将付出代价！"她回答："我以后再付代价，在目前，我要采购。"

“比您所有的更多。”

“等着瞧吧！”

疯狂！可是怎么啦！她必须贡献自己，而且没有任何条件，她不期待别人报答。能给人幸福，并且为此担当风险，这对自己已经足够幸福了。甘冒风险！……她是个赌徒（这一点，介曼早看出来了）。如果在别的时期，她很可能拿生命来赌，而且感到极大的欢喜。

说句实话，介曼看出这一点之后，就尽量加以利用。他不再顾惜她。他忘掉让她去冒的风险。病人是没有怜悯心的。

安乃德开始进行。她终于找到了那个年轻俘虏的踪迹。他关在昂瑞附近的一个集中营里。通过日内瓦的国际战俘联

系处①，安乃德寄去了一封信，于是生命之线在两个朋友之间重新接上了头。安乃德用她的名字替介曼发信和收信。她秘密地到介曼那里取信寄发，同时把收到的信给他送去。

当她的眼睛接触到弗朗兹第一封来信的头几行时，她想强迫自己把信放下也不可能了。那是一声爱的呼号，它象两条手臂一样包住了她。她想挣脱拥抱，但是没有力气了，于是一口气把信念完。看完之后，她把信放在膝上，喘不过气来，好似刚刚做了一次冲击式赛跑。在沙瓦纳家人面前，她好不容易掩盖住她的欢欣，没有喜形于色。可是剩下她一个人和介曼在一起时，她脸上放射出极大的快乐的光辉。介曼立刻明白了，双手伸向安乃德，用急不可待的颤声坚决地说："给我！"

介曼看信时，安乃德走开了。房间里一片沉寂。安乃德站在窗前，心不在焉地眺望窗外那个没有太阳光的院子。她听见信纸窸窣的声音和急促的呼吸声。接着，一切都沉寂了。在墙外的街道上，一辆牛车缓慢地经过，听起来似乎只有车轮在滚动，车子却没有前进。这令人想起中部平原的静止状态，时间也停步了。牧人的喊声，一只鸟的啼鸣，在远处回荡。车轮的滚动声渐远渐低，受到震动的古老垣墙又恢复了兀然不动的常态。在人们心灵中，时间又开始流逝。介曼的声音叫道："安乃德！"

安乃德转过身来，走向介曼。他背着阳光，脸朝墙躺着。打开着的信放在床上。他说："您看信吧！"

---

① 日内瓦国际红十字的附设机构，主要作用是帮助战俘的家属和战俘通信联系。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罗曼·罗兰曾主动参加上述机构，义务劳动了一个时期。

安乃德坦白地说："对不起！我已经看过了。"

介曼没有看她，向她伸过手来，说："这是您的权利。这是属于您的。我全仗您才能够得到这个。"

他不说一句可能泄露自己激动心情的话。他拿起安乃德的连衣裙裙边，深深一吻。

根据介曼要求，安乃德从此后开始看两位朋友的往来信件。温情的浪潮，从她身上流过，把她的色彩和火焰都卷了进去。两个朋友各自为了爱自己而爱对方。安乃德为了他们也为自己而爱他们两人。她是树，让两只鸟儿来树上相会。她在树叶丛中静听火热的友谊之歌。清新的空气，年轻的天空衬托着她轻松的枝桠。年龄和战争被一笔勾销了。……

奇异和美妙的二人合唱！为了更好地谛听，安乃德合上眼睛。她觉得似乎两个声音之中一个是少女的声音，另一个是母性的妇女的声音。这个张开双臂，那个投身于对方怀中。弗朗兹的第一支歌是欣喜若狂的解放之歌。他终于找到了避难所！三年来，在拥挤成堆的灵魂与肉体之中，在令人恶心的接触中，他憋得透不过气来。谁也不象他那样，有这么深刻的贵族式的反感。永远没有独自待着的机会！这是最恶劣的孤独！自己迷失了自己！他不象那些内心十分丰富的人，心中有充沛的人道精神。他们把自己过剩的东西分散在他们周围，不管是否损失掉。"羊群，饮水吧，或者在水中蹦跳！如果不是你们，大地也会把水喝干！"他耽心那些眼神不会反映思想的人和他有同样的人生观。在另一方面，他缺少孤独的伟大艺术家们的内心充实和自我满足。自我，这就是一个世界。他不过是一个二十七岁的温柔小伙子，还是个半大的人。他迫切

需要将他被压抑的心中的泉源，向一个更坚强而又殷勤的心倾注。小溪的流水太弱，如果它找不到一条充满热爱的江河带着它奔流的话，不能独自流到目的地。他托身于人是出于自私的动机。因为被人带走，等于带着人走。这是将自己的浪涛灌满别人的灵魂，让它们为你挖一条河床。他找到了这个灵魂，高兴得发狂了。

不过时间不长。几天之后，一开头的狂喜劲儿过去了，他心中焦急的只是和好友不能在一起。他为他的毫无办法实现的愿望而呼号。他那些语意含浑的信很少描述生活，只有叫喊，没有疑问，检查者禁止在信中写集中营生活的过于真实的细节。但是对于这个年轻俘虏来说，在所有限制之中，这点限制是最不关紧要的。他的吞没一切的“自我”，没有时间想到别人的“自我”。他用天真动人和过分的信任心，对别人讲他自己。他有一种发热、没精打采、多愁善感的感伤性格，象某些奥国人的心灵一样，有点儿温存和无病呻吟，不过他的风度和他的青春，弥补了这缺点。他的歌是一种 lied①，用 rondo② 的经常不变的形式唱着，充满哀歌的温情。黄莺唱得声嘶力竭。但他自唱自听。他的心在流血。他在哭他的心。即使他用比爱自己更强烈的感情爱着另一个人，但他在那人身上所爱的仍然是他自己，一个接受并且回答他那柔弱歌声的活生生的回响。

介曼的歌声更坚定，旋律向前展开，一气呵成，没有停顿。清晰的线条不用练声与颤声来点缀。他控制自己，很少说自

---

① 德语：民歌体裁的浪漫歌曲。

② 意大利语：乐曲名，回旋曲。

己的事，一字不提（几乎不提）自己的健康情况，因为他想到对方，怕引起对方惊慌。可是他的信充满对朋友的健康和卫生条件的关心，谈他面对集中营监管人和难友们应当采取的态度。他安慰、劝告、宽解，不倦地向那个大孩子重复他温情、耐心、迫切的告诫。那大孩子只听进去一半。这种一再强调的无微不至的劝告，相当可笑。可是这个爱讽刺人的人，对别人的讪笑反而漠然置之。安乃德在读信时不禁微笑，那是因为她在介曼身上发现了她自己那种纠缠不清的意念，为关心儿子、保护儿子而不知分寸的母性感情。她在两个小伙子身上发现了永恒的女性。这本是每人身上都有的，不过男子所受的教育使之窒息了。男子如果承认这一点，会红脸的。安乃德对此很感动，因为她在这里看到了纯洁性。

丝毫不模棱两可。水晶般的明澈。如同地心吸力的规律一样自然，不可避免的激情。两个心灵，两个世界，它们围绕太阳的轨道互相拥抱在一起，好象结绳者用手织成的网。两种孤寂的处境自己结合在一起，形成节奏，便于呼吸。一个人对人群毫不理解，他感到的是迷失在猴子与老虎出没的丛林中大声呼救的人的孤寂；另一个人什么全理解，他的孤寂是理解得太多的人的孤寂。此人对什么也不坚持不放，可是没有任何人坚持要他这样做。只有一个人，一个唯一的人，为了生存而需要他。这个人的生命对介曼产生救世者的价值。救世者救了人，他自己也被他所救的人拯救了。

可是他们两人为什么不各自到一个妇女的怀中去找自己的安身处呢？妇女是大自然给我们的，我们可以在她们怀中倾注欲望与痛苦的火烫的波涛，或者将她的波涛和我们的波

涛汇合起来。妇女……这是他们两人的秘密。安乃德只能稍稍窥见一点。在弗朗兹方面，有隔阂和恐惧；在介曼方面，也许有一种过早的失望，一种怨愤(在战壕中，在战友之间，不仅是介曼一个人承认有这种情绪)。在两人身上都存在着一种真的或假的强烈本能，觉得女人是另外一个世界。介曼对安乃德怀有温和的尊重之情。他向她说心里话。不过安乃德没有误解：他对她谈心，因为她是唯一能帮助他的人。安乃德能忠心耿耿地为他效劳，这一点他是有把握的。但是他不能肯定安乃德真正理解他。安乃德不止一次猜测到，他对她说话不是说给她听的，而是越过她的头脑，说给看不到的朋友听的。她在读他们的信时，能衡量得出，介曼对她的谈话，同他们两人来往信中的和谐的友谊合唱之间，存在着和音上的区别。介曼和她的谈话是在不同的题旨之间，很友好地编织起来的对位法①，而他们两人在友谊旋律的合奏中每一个音都用它的泛音②唤醒一个友好的协调。安乃德并不忌妒，她反而感到轻松。有时，人们在听一场美好演奏时体味到的益处，比自己混杂在演奏中大得多。

然而安乃德却已混在其中了，她自己没有察觉到两个朋友的声音是在她身上结合在一起的。她是小提琴的灵魂。

*　　　*　　　*

沙瓦纳家里的人不愿意知道这种神秘的思想交流。这种思想在那位进进出出的女信使的面纱笼罩下传递着。

---

① 对位法，音乐名词。

② 泛音，音乐名词。

经常在窥探，在做梦的七岁的小烦闷者，用东张西望的眼睛，发现了两人在互相交换信件。他什么也没有说。他过着隐蔽的生活，不让大人们知道。他在那儿记录他所观察到的一切，虽然不懂是怎么回事。根据这些资料，孩子幻想了许多奇异的故事。他以为是介曼和安乃德之间的偷偷摸摸的爱情关系。孩子被这个把光明带到屋子里来的金发女人所吸引，心中感到一种奇特的痛苦：他厌恨这个女人，他喜欢她，发狂地喜欢她。

德·赛奇—沙瓦纳夫人高傲地转过脸去。她什么也不愿意知道。

德·马勒伊夫人确实什么也不知道。她的光明磊落的心灵，从不猜疑会有她的正直道德观所斥责的事。她很尊重介曼，所以相信他会和她一样，为了祖国的特殊要求而牺牲自己的感情。然而她却是比谁都更能理解这种不可违抗的友爱和温情。但介曼怎么敢在她面前要求友爱的权利？她，已经丧失了心爱的人。她，没有一句怨言，把她的悲痛地放弃一切的决心坚忍地奉献给上帝。

德·沙瓦纳老夫人是知道介曼秘密的唯一的人。介曼不能不告诉她。她瞧见介曼写信，反复看信。她是这些信的守口如瓶的监护人。她既不赞成，又不能责备。眼看她的大儿子病得这样严重，她不能再对他有所指摘。她愿意儿子至少还可以有这点唯一的欢乐。她耽心秘密泄漏，引起病人和家中其它成员之间一场冲突，那时她的心将受到两方面同样的践踏。在一方面，她认为她的家庭有理由反对她儿子；可是另一方面，儿子总是儿子。世界上有法律，也有超法律的法律。

德·赛奇—沙瓦纳夫人尽管那么不好惹，可是她也知道（不过不说）这种特殊的违法权利。她是姐姐，她在介曼面容上看到死亡的阴影。面对迎面而来的死神，她只好闭口无言。她不可能不知道，人们对她隐瞒着某些事。可是她采取措施，让别人去隐瞒不可告人的事。她小心着意，每次将要进入病人的房间时，故意先高声说话，让人知道她来了，赶快收起不能让她瞧见的东西。

她把愤恨的矛头指向安乃德。这个人来访的次数更加频繁了。德·赛奇—沙瓦纳夫人只用冷冰冰的脸色表示她的愤慨。她从不疏忽最起码的礼貌。这两个妇女心中明白，互相不说话意味着什么。人们认为安乃德对介曼的冒险行动是要负责的，其实安乃德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工具。安乃德泰然自若，不皱眉头，听人谴责。她到这户人家来仅仅为了介曼，别的事她毫不在乎。

但是，她发现在帮助两个朋友的问题上，自己无能为力了。这一点，她却决不能毫不在乎。

从俘虏营中的来信突然中断了。集中营里发生了传染病，外加需要进行镇压的某些理由，把全部信件冻结了几个星期之久。这令人不安的沉默，使病人焦急得发高烧。找到了水泉之后，又失去水泉，口渴更难忍受。介曼干涸得象火烫的沙漠一样。每天，他用苛求的愤怒目光接待安乃德。他怨恨她辜负了他的期待。精神的亢奋重新加剧了病情，而病情恶化反过来更促使他精神的亢奋。经过一个时期表面的稳定，他体内的毒性曾经似乎被抑制住了。现在，毒性在变本加厉地蔓延，在侵蚀他的内脏。经过几天欺骗性的安静，病又猛烈

地复发起来。人们不知道哪方面先受破坏，因为病以各种形式出现。你以为在这点上把它击退了，它又从另一点冒了出来。大火在房子中心燃烧。人们把伸到外边来的火舌浇灭。可是在整所屋子倒塌之前，人们接触不到火堆的中心。大家心里明白，这场大火显然是无法扑灭了。

介曼自己比谁都清楚。他精疲力竭地同隐蔽的敌人作秘密的斗争，但他觉得战败了。在这场无济于事的搏斗中，他脾气变坏了。病人蜷缩着，经常采取防御姿态，再也顾不到别人，利己主义就是他的救命稻草。什么都不想，只想他自己，想他的病、他的愿望。在夜里，介曼坐在焚烧着他的柴堆上，无可奈何地眼看着火焰向上冒。此时此刻，他狂怒地希望在自己被烧成灰烬之前，再和他的朋友见一面。

他母亲勉强同意安乃德进入病房，因为病人坚决要求。可是安乃德和病人很少谈话。现在，她的访问只是沉默地待一阵子。当安乃德进入房内时，介曼的眼光在她身上搜索一下，接着，失望地闭上黯淡无光的眼睛，把全身力量集中在他的痛苦上。安乃德寻求让他消遣的办法。可是什么也不能引起他的兴趣。她把故事讲了一半，只好中止了。当她觉得自己已是无用之人，站起来要走的时候，介曼却做一个手势把她留住，同时重重地责备了她一句。安乃德不能不接受他的责备。她怪罪自己，让一个希望发出了闪光，却根本没有能使希望实现。

有一天，他们两人单独在房内，母亲陪医生出去了。医生又一次对她说了些不真实的劝慰。介曼抓住安乃德的手腕，说："我完蛋了。"

她设法反对他的话。他重复说："我完蛋了，我知道的。我

要，我要和他见面。”

安乃德做了一个丧失勇气的姿势。介曼不等她开口，又说：“我要！”口气强硬。

她说：“我们有什么资格要呢？”

介曼：“是您，您说这样的话？您？”

安乃德垂头丧气，默默无言。介曼满怀辛酸的怨愤，接着说：“所有您说过的反对现状的话！这种妇女的饶舌！原来您在撒谎！”

安乃德一点也不争辩，平静地说：“我的可怜的朋友，您要我去干什么，我都去干。但是怎么办？有什么办法？”

“办法要您去找！您不能让我见不到他而死去！”

“您不会死的。”

“我要死了。在死亡面前，我不反抗。这是毫无办法的。这是规律。……但是人们干的蠢事，我不能接受！……他在那儿，离我不远，他，我唯一的友人，可是我不能看见他，不能接触他的手，不能最后拥抱他一次！……这是荒唐透顶的！”

安乃德闭口无言。她想到成千上万的不幸的人们，在象屠夫的肉案似的战壕里，让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一起，一滴滴地流尽。他们向远方的家庭伸出双臂，在家里，在孤寂的床上，他们亲爱的人彻夜难眠，焦灼，发愁，辗转反侧……”

介曼看出了安乃德的思想，他说：“让别人去低头忍受吧，我可不干！我只有一个生命。我的生命眼看就要完了，我不能等待，我要的是我有权要求的事。”

安乃德心头沉重，继续沉默。她用同情的双手想去抚慰介曼。他将她推开，怒气冲冲地背过身去。安乃德走出房间。

可是经过一夜发烧似的思想斗争，安乃德第二天又去了。她看见病人一动不动地躺着，用阴沉而平静的声调对她说：(这种平静比昨天的狂怒更令人感到难受!)“我请您原谅。昨天我发疯了。我说起公理，说起我的权利。没有公理，而且我也没有任何权利。谁倒下去，算谁倒楣！倒下去的人们只要把面孔埋在土中，把泥土塞满嘴，就可以不让自己叫喊。蛆虫在踩死它的那只脚下扭曲着。蠢事！我不再说话了，我不再抵抗了。”

安乃德把手放在介曼汗水淋淋的额头上，说：“别这样说！必须抵抗。什么都没有完蛋哩！刚才我碰到您的医生。他劝您母亲把您迁移到瑞士的一个疗养院中去。这儿，空气不够清新，温暾、潮湿、使人衰弱；而且令人精神沮丧，这也不亚于身体的衰弱。在这里，不论怎么样，我们是在受战争的污染。到了瑞士，在远离红尘、忘掉一切、杂花满地、山高气爽的幽境，无疑，您会恢复健康。他对我是这样说的。”

“说谎！……对，他对我也这样说。他看我已经没有救了，要把我送到远方去死，他可以丢开包袱了……但是我说：‘不！我要死在这里！’”

安乃德竭力说服他，但是他坚持说：“不！”

他咬紧牙关，固执地抗拒，不肯说话。

安乃德俯身向着床，含着悲戚的微笑说：“这是为了他?”

“对。如果我离开法国，我将离他更远。”

安乃德说：“谁知道?”

“怎么?”

安乃德把身体俯得更低些："如果正相反，这是一个和他接近的办法呢？"

介曼抓住安乃德双手的手腕，固定住她俯身倾斜的姿势，问："您说什么？"

安乃德想把手腕挣脱出来，但是介曼不肯松手。两人的脸互相靠近。

"一定要去瑞士。我的朋友，您接受吧！"

"您说！您解释清楚！"

"您把我的手弄得怪疼的。让我直起腰来吧！"

"不。您先解释！"

安乃德弯着腰，对着枕头，有些站立不稳。为了不至于跌倒，她两只手撑在病人身上。她轻声地，急促地说："您听我说！……这可是没有把握的……这不过是一个机会。我也许不应该对您讲……可是，我要试试看。我准备担当一切风险……"

介曼把她的手腕抓得更紧些："您说，您说！"

"昨天夜里，我想过……后来，走进这儿来的时候，当我听说让您去瑞士的打算……假如他能够越狱！"

介曼紧紧抱住安乃德。她扑倒在床上，脸压在他的脸上。他疯狂地吻她，碰到什么吻什么，她的眼睛、鼻子、脖子。由于突如其来的震惊，安乃德在几秒钟之内动弹不得。接着，她把身体滑下床去，顺势跪倒在床边。终于，她站起来了。介曼没有意识到他刚刚干了些什么，他从凌乱的被单下抬起身来，高声说："您设法让他逃出来！您把他带到瑞士来见我！"

"安静！"

介曼不做声了。神魂颠倒的两个人，各自把呼吸重新调匀。

当她能够重新动弹和说话时，她对他做了个手势，叫他躺下。他服从了。她把被单和枕头整理好。他驯服地让她收拾，一动也不动。她收拾完毕，坐在床沿上，他的脚边。两个人都忘掉了刚才发生的事，（问题在她这方面！也在他那方面！）他们用轻轻的声音，重新商量刚才提出来的计划。

* * *

安乃德到巴黎去了。她去找她的老朋友玛赛尔·法朗克。他现在穿的是一套漂亮的军服。他现在是美术事务方面的高级官员。他在罗马完成一个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任务之后，正好回到巴黎。这种任务是没有危险性的，可是并非没有荣誉。目下，他在一个很舒适的办公室里供职。在那里，在后方，人们不慌不忙地致力于拯救艺术作品。他对于为这场战争效劳一点也不表示过火的积极性。他认为这场战争是愚蠢的，也就是说是自然的，因为在他看来，愚蠢是人类正常的尺度。他对于安乃德在进行的活动也不是特别感兴趣。

他立刻接见了安乃德，含着心照不宣的微笑，往日的微笑。现在他头上显露出一块非常神气的秃顶。他正好利用他的秃顶，使自己增加了一分潇洒。他的面容是年轻的，目光炯炯有神，牙齿整齐洁白。他穿了一身浅蓝色的战士服装，十分自在。他们两人单独谈话，在互相说了几句客套之后，安乃德委婉地说明了来意。玛赛尔露着牙笑，态度友好，心不在焉地听对方说下去；同时，他的目光却在从头到脚地打量安乃德。

她把话刹住，问道："您可是没有在听我说话！"

玛赛尔说："自然没有听罗。人家好不容易看见您，忙别的还顾不过来。对不起。可是，虽然这样，我还是听见了。我完全明白，您来了，不是为了来看我，而是为了有什么事要求我。如果我能满足您的要求，我将不胜庆幸之至。既然这是势必如此的事，于是我就尽量多看看您，这是我预支的一笔报酬。"

"您别老是瞧着我，现在我老了。"

"'正午，盛夏之王'。"①

"您可以说秋季。"②

"秋天的树木有最华丽的羽毛。"

"人们更喜欢花。"

"我喜欢花和果实。"

"对，对，您什么都喜欢……您愿意听我说话吗？"

"您说吧！我全神贯注地在瞧您。"

"您完全看对了，我是作为恳求者来找您的。你我二人分离这么久了，我第一次来见您，就是为了求您帮助，我很不好意思。但并非为我自己。"

"这么说，更不能原谅您了。"

"不原谅就不原谅吧。正因为关系到别人，一个使我感兴趣的人，我只好厚着脸来了。"

"一个使您感兴趣的人，这仍然是您自己。"

"也许。人们不知道'自我'从何处开始，何处结束。"

---

① 意思说：中年是人生最美好的时节。这是法国诗人勒贡特·德·里尔(1818—1894)的诗句。

② 安乃德自歉之词，说她已经不是中年人，而是过了中年的人了。

“自我一体主义！这么说，您的事就是我的。让我们分担吧！把您的故事讲给我听。”

安乃德对他讲了那个年轻的俘虏。玛赛尔听说过他的名字。他甚至在某个展览会上，见到过弗朗兹画的两三件小作品，它们没有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不过，一个画家，不论他怎么样，反正属于玛赛尔的职务范围。他可以对安乃德显示一下自己的势力和自己心胸宽大，又何乐而不为呢？他替安乃德弄到一张许可证，可以到集中营里探望弗朗兹。

安乃德利用复活节放假，来进行这次小小的探险。她不到巴黎去和儿子一起过假期，她去昂瑞了，让他儿子在那里白白地等待着。问题是她要先摸一摸情况，而且先要认识一下弗朗兹，因为她要执行的全部计划，都取决于弗朗兹是个什么样的人。

许久以来，她是在介曼的友情中认识弗朗兹的，现在真的要和本人见面了，心里有点发慌。由于她一直分担着介曼的思想，结果她也爱他之所爱。现在她受他的委托而来，她的眼睛已经不是她自己的眼睛，是介曼通过她的眼睛在看。女性精神的温柔可塑性，妇女们是知道的。她们和这种情操作斗争，同时却又在培养它。她们知道其中的危险，又感觉到其中的甜蜜。她们的意志一旦放松管制，她们就会顺着斜坡，软弱无力地、身不由主地滑下去。……

火车快到达昂瑞了。安乃德在车厢里，使她胸中急不可待地跳动着的介曼的心安静下来。

* * *

弗朗兹的囚禁生活并没有给他很大的痛苦。他在集中营里享受着某种程度的自由。许多俘虏在城里工作，除了早晚点名必须准时到之外，不受别的约束。对他们的监视相当松懈。人们认为这些俘虏是不足为害的。而且他们离开边界那么远，即使产生逃跑的幻想，也不能够到达边界。事实上，他们也丝毫没有逃跑的想法。这些诚实人中的大部分，一九一四年以前已经定居在法国。他们为和在德国的亲人隔离而感到痛苦，但是他们没有到德国去参加冒险和搏斗生活的丝毫愿望。在这点上，法国沉睡的西部肥沃地区的小资产者完全理解这些俘虏。他们也不避忌对俘虏们直说出来。

弗朗兹在干油漆工的活。是司令夫人差遣他干的。要他把她家沙龙里门与门之间的墙壁刷白，把顶棚上布歇①的一个老徒弟彩绘的被爱神戏弄的牧羊女粉红色的臀部刷新一下。这项工作本来有点意思，如果那位司令夫人不把弗朗兹当奴仆对待的话。她认为她有特权这样对待一个被管制的德国佬。这位骄傲、腼腆、高度敏感的贵族出身的年轻人，受到这种侮辱深感痛苦。要是他的同伴们，这点小事从他们皮肤上一滑就过去了。也许正因为弗朗兹吃不消，那位夫人反而对他发生了兴趣。一个女性，不论她多么庸俗，如果是为了满足她的残酷本能，在观察她的受害人的心理方面，总是相当精明的。

弗朗兹干完一天活，从那家人家出来，好象被人活活剥了一层皮似地难受。他不是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或抽一口烟斗，出口长气，来轻松一下，也不是把他的苦闷和烟一起喷吐

① 布歇（1703—1770），法国画家兼雕塑家。

在黄昏的温和的空气中（这天傍晚，天是温暖而柔和的，象杏子的面颊一样），而是垂头丧气地向前走去。正在这时，安乃德靠近了他。

他做了一个粗鲁的动作，躲开安乃德。他在女人面前保持着孤僻和敏感相结合的态度。安乃德叫了他的名字。弗朗兹斜着眼睛瞧她，一边不停地走，眼神慌乱，眉头紧蹙，又不安，又生气，好象有人要强迫他干见不得人的事似的。眼看着这个为了保护自己的长袍而挣扎的年轻的约瑟夫①，安乃德微笑了。她说："介曼让我来的……"弗朗兹他吃了一惊，站住了，结结巴巴地说："介曼·沙瓦纳……"

他注视着安乃德的眼睛，看她有何表示。安乃德眨眨眼，意思说："是的。"

弗朗兹抓住她一只手，拉着就走。

他走在前面，拉着安乃德的手臂，好象一个着急的孩子。吃惊的安乃德没有想挣脱她的手，虽然她怕引起旁人注意。时间已经很晚，他们没有遇到什么人，只有一个乡下的小姑娘，看见他们的样子笑了起来。弗朗兹走过一条横穿的小路，到达田野。一垛半倒坍的墙围着一个果园。墙上有一个缺口，被一个凸出的拐角拦住，路上的行人是看不见的。他们两人并肩促膝而坐。弗朗兹俯身向安乃德，拉着她的手不放，恳求说："介曼？……"

黑夜即将降临，天际余光恍惚，好似流水上的幻影。安乃

① 典出《圣经·创世记》：犹太族少年约瑟夫被他哥哥卖给埃及人为奴。主人的妻子爱上了他，想和他私通。约瑟夫抗拒。女方抓住他的长袍不放。最后，约瑟夫宁愿舍弃他的长袍，脱身逃走了。

德觉得自己被那个苛求的乞丐用眼光吞噬着。这双眼睛在催促她说话，结果反而阻碍了她说话。她观察这双变化莫测的眼睛：有时多疑、躲闪；有时不可抑制地透露自己；忽然又眼光熄灭，朦胧欲睡。他的头发是浅黑色的，额头饱满，鼻子细直，嘴唇略略鼓起。这是时时都在等待快乐或痛苦的飘忽不定的稚气的表情。这是一个孩子。安乃德拿这个面容和介曼向她介绍过的形象加以比较，感到很惊讶，这个人居然让介曼那样地眷恋……

由于着急，弗朗兹的手抓得更紧了。这就提醒了安乃德，对方在等她回答。她跟他讲在远方的那位朋友。她的话多次被弗朗兹的提问打断。她叙述介曼的病状时，引起弗朗兹的焦急不安。她不得不把话停下来，设法宽慰弗朗兹。于是她从为介曼操心转而又为眼前的弗朗兹操起心来。此人也需要她照顾。

集中营里的军号吹响了。两人都想起刚才已经听到过一次号声。他们不得不分手了。安乃德并不是毫无困难地就能催促弗朗兹回营的，她答应他第二天和他长谈。在分别时，弗朗兹收回自己的双手，他这才发现安乃德的双手被他抓着。他看看安乃德的手，又看看自己的手，说："这两双手都接触过他……"于是他双手捧着自己的面孔，在手掌中深深地吸气。

*　　*　　*

安乃德很快就明白了弗朗兹的无能。他不能策划一个具体的行动计划并付诸实施。这并不是他缺乏胆量，他愿意冒一切风险。需要小心的倒是不让他一开头就采取最疯狂、最

不顾死活的行动。安乃德刚刚说了关于一个逃亡计划的头几句话，弗朗兹立刻就象烈火似地熊熊燃烧起来。他的荒唐透顶的反应，使安乃德干脆不再说下去了，把她所设想的一切藏在自己肚子里，否则，弗朗兹不加思索的胆大妄为可能把一切都毁掉。事先必须不让他参加计划，等一切都准备停当，到了可以行动的时候，再把事情告诉他。即使这样，他能不能单独行动，也还是个疑问。非得携着他的手，一步一步地领着他走。这样一来，本来已经把握不大的机会，几乎成为泡影。尽管如此，安乃德决不泄气。她在受着自己对人许下的诺言的约束。她被卷入这种奇特的友谊的激情中，处在两条河水交汇处的一个小岛上，受两股激流的冲击。在流水的旋涡中，兀立不动的小岛，倒象是在旋转。安乃德本是这些骚动的局外人，可是她被搞得昏头转向了。

在两个朋友方面，这是一种和现实脱离联系的精神激奋，充满激情的灵魂，用出乎常规的抗争反对出乎常规的压迫，用他们所创造的骑士精神，来反对不承认此种精神的社会。在老大方面，也就是在比较坚强的介曼方面，这种骑士精神有着英雄的性格。介曼在战斗中保护比较软弱的弗朗兹，在他自己倒下去时，他把心中对于生命的全部眷恋都转移到年轻同伴身上。在小弟弟方面，由于他孤立在一个含满敌意的环境中，他的骑士精神使他对于保护他的友人采取了神秘的崇拜态度。正因保护人同他不在一起，他把保护人看得更超凡入圣，象祭坛上的圣徒们一样。如果没有战争，就不至于使感情发生这样的变态，使之显得那样宏伟。在正常时期，这种情操也只能维持在日常生活的中等高度，危险与狂热把它提高到只

能用祷词的翅膀接触到的高度了。对于已经一大半脱离生活的完整心灵，友谊和祈祷一样，是一条通向神圣的道路。在友谊上互相贯通的三个人，介曼、弗朗兹和安乃德，谁也不相信上帝。谁也没有看见上帝在他们三人身上以友谊的形态出现，象善于变形的朱庇特那样。他们心里充满上帝，他们渴求为上帝而牺牲自己①。

三人之中，安乃德的处境最为奇特。直到那时，她对于介曼和弗朗兹都没有一点近乎爱情的感觉。她的个人情绪没有超过友爱的怜悯。每一个善良的妇女都同情不幸的人，同情痛苦而且需要她帮助的人，尤其如果这个不幸者是一个男子，因为在妇女眼中，男子的力量被摧折了，特别令人感动。可是在介曼和弗朗兹处于不能互相见面，不能行动的情况下，她作为中介人为他们传递激情时，自己已卷进这种激情中去了。他们两人以她为代表，在她身上互相热爱着。他们把行动的任务委派给她一个人。

艰巨的图谋！去背这么沉重的包袱，安乃德难道不是发疯了吗？当她独自一人的时候，她也想到自己在发疯。于是她想刹车。但是机器已经开动，轮子每转一圈，都使安乃德陷得更深一些。

在返回巴黎的火车上，安乃德愈想愈害怕。她列举着几乎不可能克服的困难与危险。她想不出任何办法可以尽到她向那两位朋友默默承担的义务。她好象一只蚂蚁，正在设法从一块石头底下拉出一小片麦精来。这块石头是悬在蚂蚁头上的。

① 也就是说，为友谊而牺牲自己。

即使蚂蚁拖出麦秸，石头也很可能掉下来把蚂蚁和它拖出的麦秸一齐压碎。但是这种风险从来没有吓倒过一只蚂蚁。也许在安乃德心目中，这种风险反而能刺激她去干。在她的性格中，有决不忍受粗暴的威胁的一面；而比较软弱的另一面，也不过是几分钟的胆怯："我的上帝，我接受的是什么事呀？难道我不能说了不算，放弃计划，逃之夭夭？谁在强迫我？"

她自己回答说："我自己强迫自己。我应当如此。"

面对国家这座大山，安乃德只有孤身一人。她和凶相毕露的祖国在对抗。她觉得自己被巨大的暴怒的女神们踩在脚下。但是，即使女神们能够毁灭安乃德，她们也不能使她屈服。她不再相信她们了。自从她重新发现被不人道的巨人踩在脚下的原始与神圣的感情，友谊和爱情以来，别的一切都消失了。别的就是暴力。和暴力对抗的是灵魂！

疯狂，就算是疯狂。但是这样说来，疯狂也是灵魂。我活着，全仗这个疯狂。我行走在深渊上，正如使徒行走在水上①。

*　　*　　*

复活节的星期二，安乃德回到巴黎。她只剩下五天假期可以在巴黎度过。冷淡的玛克也辛酸地失望了。六个月以前，人们也许说，玛克在想念他的受害人，就是那个为他而痛苦的母亲。（这是合乎人情的：一颗充满爱的心，是天生要受它所爱的人折磨的。）

可是玛克已经不准备再折磨他母亲。安乃德也不愿意再

---

① 指圣比埃。耶稣叫他在水上行走，他走几步，害怕了，就往下沉，耶稣说他信心不足，所以下沉。（见《圣经·新约》）

受折磨。形势起了变化。最近半年来，他把他的感情、爱情与友谊，都狠狠地簸扬了一遍。他手上剩下的谷壳多于麦子。他目光冷冷的，出奇地锐利。他对目光接触到的一切毫无怜悯心，不论对自己还是对别人，不分彼此！他不要母亲的有点近视，然而热情和发亮的眼睛，也不要姨母的调皮的麻雀眼睛。她的眼睛在啄食她面前发生的每一件可笑的事，它认为一切都可笑，都可以啄食。玛克脾气不随和，他解剖事物，解剖过后，那些萍水相逢的友谊就剩不下什么有分量的东西了。玛克起劲地剥掉麦粒的外壳，要在种籽的核里找出蛀虫、空虚或肮脏东西。而在这堆渣滓之中，只有一粒种子，唯一的一粒，顶住了，那就是他母亲的心。他白费力气地用牙齿嗑了半天，没有能损伤它一点外皮。他还不敢说这粒麦子能产生什么样的面粉，但它始终完好无损，没有腐蚀的痕迹。这使他肃然起敬，并且产生了钻到里边去的不可告人念头。他很喜欢西尔薇，可是其中带着一点温情和轻视的嘲笑，而且受到西尔薇同样的回敬。他知道他可以信赖西尔薇做他的同谋，因此心里感激她，他喜欢别人的不公正对他有利（只要对方不是容易上当的傻瓜，对于愚蠢的人，他是毫不留情的）。不过玛克在西尔薇和安乃德之间是有所区别的。安乃德是值得人们去征服的一个灵魂。半年来，他也明白了这一点，那就是他母亲爱他。可是他丝毫没有抓住她。这种母爱是强烈的可靠的本能，他要求的却比这更多：不但爱，还要互相认识，互相掌握秘密，最好的成分，不是母亲，而是人。母亲，这是对大家都一样的：无名的老母鸡。可是每个人都有他的隐藏的精华，和任何别人的精华不同，它使人具有自己的气味。玛克闻到了气味。他要

求接触外壳里面的含香的籽粒："你就是你，你只能存在一次。我要你的秘密！……"

"你要它干什么？为了满足你的欲望之后把它抛弃？"青春期小青年的心，这些小小的啮齿动物，贪婪地要得到一切，然而不知道保存任何东西。把他们艳羡的东西保存在他们牙齿碰不到的地方，这是更好的办法。在安乃德方面，情况就是如此。尽管她用美丽的微笑的嘴唇和人谈心，但她自己掌握着生命秘密的钥匙，她不能把自己的秘密透露给人。这对于她是幸运的。在她一生中，有若干次她几乎浪掷了这种秘密。在玛克眼中，这种没有被暴力破坏过的隐密处，好象一个年轻的北欧海盗一心想要破门而入的神庙一样，具有吸引力。

玛克本来打算利用复活节假期，来占有安乃德的秘密，可是没有看见她回来，急得他直啮自己的指甲。当安乃德重新出现时，复活节的假期已经度过一个多星期……不得不重建母子间的亲密生活。这种生活曾经由安乃德多次奉献给玛克，而多次遭他拒绝。他满以为这次跟上次假期一样，她要再一次向他提供机会。而这一次，他打算在她的恳请之下勉强地接受。

可是这次，安乃德的精神被另外一些思想占据着。她没有任何希望玛克和她谈心的表示。他有他的秘密？好得很！他可以保守他的秘密。因为她有她的秘密，她也要保守秘密。

一筹莫展的玛克，只好静观那个"陌生人"，和他最接近而又最疏远的"陌生人"，他的母亲。他设法从外面透过护窗板看她……以前，是她要想看他，而他则躲在墙后不让看。现在两人的地位颠倒了过来，这在他是一种羞辱！

她却一点也没有藏在墙后。

“瞧吧，如果你愿意！”

安乃德不管他……这对他是最大的屈辱！他只好忍受这种无意的冒渎，既然他的好奇心，既然吸引他的磁石比他的自尊心还强得多。

今天，在这个妇人身上，最使他惊讶的是她的平静和坚定，而周围众人的灵魂则象灰尘一样随风旋转。他们住的大楼，象一艘将要沉没的船舰，机器有了裂纹，船员都疲惫、急躁，狂风在各人心中肆虐。死亡的符号（红与黑）重新又标在门上。亚波丽娜自杀了。安乃德上次回来后不久，自杀事件就发生了，可是安乃德到现在刚刚知道。西尔薇在给她的信上故意略而不谈。接近十一月底的日子里，人们在赛纳河里找到了于惊惶失措中投河的亚波丽娜的尸体。至于亚莱克西，他踪影全无，消失在遗忘的深渊中了。贝纳丹家的两个儿子也失踪了，但他们是消失在被称为“光荣”的另一个深渊中的，象安达卢西亚的极大的泥坑，其中堆积着被公牛的犄角刺穿的马的尸体。在德法两军的炮兵用地狱般的炮火长时期轰击过的索姆河畔的大片泥浆中，并没有漂浮着贝纳丹兄弟的任何遗物。悲痛的情绪象一股旋风袭击贝纳丹家。几秒钟时间足够破坏掉一个家族。这件事在半个月前刚刚发生。父亲贝纳丹先生，象一头被打死的公牛，眼睛血红。他的狂怒和他的信念发生了猛烈的冲突。有时，在几分钟内，他和上帝扭打起来。然而上帝比他强。现在，这个精疲力竭、垂头丧气的老人，举手投降了。

安乃德到达巴黎的第二天夜间，发生了一次防空警报。

她和全楼居民，七零八落的羊群，挤在楼底下的地窖子里。这和战争爆发后不久那些日子里的友好、热闹的情况完全不同了。那时，跑警报的人们互相招唤，互相交流信念和希望，越说越有劲。如今，人们虽然还勉强保持形式上的礼貌和休戚相关的样子，可是心里都觉得，每一组家庭成员，和一家成员中每一名个别的人，各自孤立在枯燥的小角落里，头上好象都压着愤怒和疲乏的重担。在最平淡无奇的日常礼貌性的交谈中，也由于心中痛苦而露出咄咄逼人的口气。这些可怜人，几乎每人都有长期积累的怨愤、失望、亲人死亡的悲哀与辛酸……可是，拿这笔帐找谁去结算呢？欠债的人躲藏在什么地方？……由于见不到欠债的人，各人的怨恨只好向身边的人发泄。

一九一七年四月，全法国盲目不满的情绪在成熟。俄国革命刚刚爆发。北极之光的破晓，在天边映出鲜红一片。三星期前，头一批消息传到巴黎。上星期日，圣枝主日①，巴黎平民举行盛大集会，闹哄哄地欢呼俄国革命②。然而他们没有带头人，没有领导，没有一致的行动。数不清的互相矛盾的反应，数不清的利己思想在痛苦着，不知道如何团结起来。他们势必是很容易被粉碎的。革命精神分散为各个孤立反抗的碎片。在这四月里的每个星期中，个别的反抗在军队中不动声色地起着作用。这些反叛的联队和个人反叛者，同留在家中的可怜人一样，不知道要求什么。这就让他们的刽子手大钻空子。可是他们大家都知道：他们都很痛苦，他们在寻找某些人，在

① 天主教节日，复活节的最后一天，一般在三月底或四月底。

② 指二月革命。

那些人身上，他们可以报仇泄恨。

在“地下室中的人”身上，这种怨恨一直流露在姿态与声调上，虽然在字句上不大明显。他们不是把各人的重负结合在一起，而几乎是在互相比较谁的负担更加沉重，同时责怪邻人把最重的负担加在自己身上。贝纳丹和纪莱各顾各地为家中的丧事而悲伤。他们相遇时只是冷冷地招呼一下，不说话。痛苦是有疆界的，他们不愿意超越疆界。

安乃德向乌素尔和于丝蒂娜·贝纳丹表示了她深切的同情，这两个从来没有和安乃德交谈过一句话的拘谨姑娘，被安乃德充满同情的冲动几乎震惊得不知所措，激动得双颊绯红。接着，腼腆和多疑的情绪又占了上风，她们避开安乃德，重新罩上黑色的面纱①，躲进她们的外壳。安乃德决不坚持。如果别人需要她，她准备帮助人，可是她不需要别人。她不想把她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

在这间地下室中，安乃德周围的人，用冷酷的盲目信仰的言词在交谈。克拉比埃叙述电影《站起来吧，死者！》第一场放映的情况。这是一部暴露德国人罪行的影片，它的标语是：“不论你的敌人是谁，兄弟、亲戚、朋友，杀吧！须知杀死一个德国人，就是给人类减少一场灾祸！”贝纳丹夫人对一个女邻居温和地谈“你要记住联盟”的事，为了永远坚定地记住对敌人的仇恨。安乃德一言不发地听着。玛克注意他母亲的面部表情。她没有不以为然的表示。当西尔薇和往常一样，说些沙文主义的蠢话，还夹杂着一些街坊间的丑闻，安乃德也毫无

① 西俗，丧服是黑色的，贝纳丹两姐妹是为她们两个阵亡的兄弟戴黑纱。

表示。她让大家去说，微笑而不答话，或者故意说点别的事。她心中怎样想的，一点也不外露。即使是亚波丽娜之死，这个突然的消息本该使她震惊，可是她的反应也只是眼睛里发出一下怜悯的闪光。被这个悲剧一直震动到内心深处的玛克，见母亲无动于衷，十分生气。他要设法逼她放弃这种态度。于是他以高度的兴奋，开始毫不掩饰地叙述他的所见所闻。安乃德做了一个手势，叫玛克住嘴。她不参加大家的谈话，除非她高兴参加。想让她卷入一场争论的各种努力，都无济于事。然而她有她自己的定见。对于这一点，玛克是完全肯定的。安乃德几句从容不迫的话，已经足以使玛克猜到，安乃德内心对于使别人激动的问题，例如战争、祖国等等，都是漠不关怀的。玛克很想知道得更详细些……她为什么不谈呢？

玛克曾经被俄国革命所震动。他参加了四月一日的群众大会。他是作为好奇者去出席的，可是他为群众的热潮所感染，给赛弗琳娜① 喊好，对儒欧② 喝倒采。他看见有些俄国人，听到俄国的革命歌声，激动得哭起来。虽然他瞧不起哭泣，却丝毫没有觉得这些俄国人缺少男子汉的气派。但是他不知道该怎样思考这一切。有几次，他试着和那几个莫斯科人交谈，但他们立刻使他感到格格不入：生疏、气愤。他们的生硬和不宽容态度、民族虚荣心，使他们在红色便帽下面，高耸起两只长耳朵③；还有他们针对法国和法国人的刻薄讽刺……

---

① 赛弗琳娜(1855—1929)，法国进步女作家、记者、演说家。

② 儒欧(1879—1954)，法国工会工作者，1951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③ 头戴“红色便帽”是革命者的打扮。“长耳朵”是指驴子的耳朵，是骂人的话。

“呵，呸！我受不了啦！……”

玛克对本国人的缺点常常施展他的讽刺才能，但是他不喜欢别人代替他执行这种任务而且把矛头指向他……再加上那种放肆的侮辱性的亲热态度！……从本质上说，玛克是贵族分子，和这群“犹太族的亚洲人”①（这是玛克的话，坏家伙！）密切地生活在一起，这种理想对他并无吸引力。玛克一开始很兴奋，不久即向后退却。他经受了各种反作用，其中有一些可能是正确的，另一些无疑地是坏的。他不讨论这些。它们是它们，他是他。祖国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他认为这无非是两种暴政之间的选择，两种一刀切的理性或癫狂之间的选择而已。他的心不够人道，不够慷慨，不能为了平民大众的利益（哪怕对他自己不利）而采取断然的决定。为了决定更赞成哪一边，他需要先理解。而毕当及其同伴们是不会在这方面对玛克有所帮助的。自然罗，毕当彻底介入了这个新木筏②，但是他介入的理由是如此朦胧不清，不足以吸引年轻的李维埃，反而使他远离：关于灾祸与破坏的神秘思想，兴高采烈的悲观主义，牺牲的陶醉，等等。

“去你的吧！牺牲自己而不求理解，对于没有什么可以损失的人，可以这样；而我有一个极大的价值要保卫：我的‘自我’、我的智慧、我的前程、我的战利品……当我得到了一切属于我的东西，当我见识了一切，生活经历过了一切，那时……那时再在光明中牺牲自己……对，也许……但是在黑夜里，眼睛被蒙着？……多谢，老兄！土拨鼠式的牺牲不是我的事情。

① 这个称呼显然是侮辱性的。

② 指革命。

请给我另外一盏油灯吧，不要光是‘无产阶级统治’。”

安乃德有另一种光明吗？玛克企图设法使母亲的思想露出真面目来，可是徒劳。他故意当母亲的面宣扬一些荒谬透顶的言论，为的是向他母亲挑衅。安乃德好象没有听见。玛克投掷的石块落空了。他只是自讨没趣而已。这个女人，难道她没有思想？玛克看来，思想好比皮肤上出了麻疹，老是发痒，只有用手去搔，或者到别人身上去蹭，痒才能够减轻些。他认为思想一直是一种咄咄逼人的行动，是将自己的思想抛出去，打在另一个人身上，而且一定要使这个思想为他人所接受，不论是出于自愿，或者勉强。安乃德仿佛毫不关心别人的思想是否和她一样。

说她漠不关心，那倒也不是，不过她本能地感到，思想和草木抽芽有类似的情况。让它们去缓慢地成熟吧！如果它们要提前成长，等天气一回凉，它们就会被冻僵的。在安乃德周围，许多人的灵魂还处于冬季。它们从昏睡中醒来的时刻尚未到来。它们的昏睡状态可以麻醉它们的痛苦和疑虑。苏醒得过早会使它们遭到毁灭。

安乃德站在她的家门口，听着上一层楼的工人佩莱大喊大叫。他在和一个工友激烈地争论。他有几天休假，回来时满怀怨恨。他在前线所见的一切，在后方接触的种种，人命的糟蹋、财物的浪费、幻想的破灭，加上自己家中的道德堕落，女儿成了娼妓，女人们用她们在军火工厂里挣来容易花得也快的工钱，过着愚蠢而自鸣得意的火鸡式的生活，这一切使佩莱对他的同伴们和上司，对世界充满愤怒与反抗的情绪。然而他狂怒地坚持他的想法：“走到底！”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工友

嘲笑他，企图动摇他的决心。佩莱向他大贼大叫：

"闭嘴！不然我就把你扔下楼去！你要我怎么办？难道我身上的重担还不够我受吗？就算你能干，白痴！他们欺骗了大家。和别的东西一样，祖国是一个阴险的骗局，他们平白无故地杀死我们。如果你给我证明这一切，就算你很不错了。你叫我相信什么呢？我不再相信革命，我不相信宗教，我不相信人类。（这比别的更愚蠢，更空洞！）我要是失去了祖国，你叫我还能抓住什么？我只好对准自己的脑袋开枪了！……"

安乃德理解佩莱。玛克是不会理解他的……

"让他去开枪自杀吧！"

年轻人对弱者的苦难是没有怜悯心的。弱者为了生活，只好对生活弄虚作假。玛克却不弄虚作假。他这样的年轻人要不顾一切地生活，他和他的同学们，无政府主义者，达达主义者①，为了报复，对一切存在的事物采取没有分寸、没有限度的嘲弄，把嗤笑推到极度夸张、荒诞的程度。他们用反理性来报复理性的残酷的空虚……

现在有一个人，玛克最不能理解，那就是他的母亲。如何对待周围的一切，她是自由的。（玛克可以绝对肯定！）她丝毫不需要攻击别人来保卫自己。她什么也不批评。她不控诉任何别人的思想，她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理由，自己的家，而且坚持不放。她给自己建立了基础……可是，建立在什么上面的呢？

安乃德是妇女。她的心里充满了一种富于激情的思想。

① 1919至1921年流行在巴黎的一种虚无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文学潮流，超现实主义的前身。

她一点也不企图把这种思想推广到全宇宙。她的精神视野完全被一个明确、艰苦和有限度的行动所充塞。对于解开世界上的悲剧之谜，她并不关心。这个哑谜，这个悲剧，在她看来，归结为她所接受的（她自己承担的）特殊义务：拯救充满这个义务的特殊情操：友谊……连这点都不是！……两个朋友，在他们的命运中，也混合着她自己的命运。她不把这种关系扩大到其他人们的命运上去。在这命运中有她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对她已经足够了。她把自己整个贡献在这上面。为了响应这一号召，没有任何对人类的尊敬，没有任何人类的法律她不准备逾越！一条更高的法律发了言……

如果每个人在他的有限的范围内，都这样做，这将是人类最伟大的革命。

* * *

安乃德动身离开巴黎。她没有对任何人泄漏她的秘密，尤其没有对他儿子说。虽然玛克有接近他母亲的愿望，但按照他的自我保卫的习惯，当他假设母亲有某种感情时，就经常站在和这种感情相反的立场上。因此他故意说些反对和平主义的侮辱性的挖苦话，他认为母亲是和平主义者。

安乃德一点也不打算在这个问题上展开辩论。和平、战争，这不是她的事。都太遥远了。她两只手中各执着一个人的手，这两个人都把自己交托给她了。她应当使他们会合。这不是什么观念。这是他们的生命和她自己的生命。她的生命正在冒险。荒诞的冒险！对于理性来说，事情确实如此。但是，心有心的理由。心已经发言了。

她这次去巴黎，和她的计划有关的事，只听进去了玛克的一句话。玛克，偶然地，在她面前谈起，一些流亡在法国的俄国革命者要求归返俄国，重新走上他们的战斗岗位。可是协约国拒绝发给他们护照。但他们照样成行了。他又提到在瑞士的法国反战者和他们的法国同志之间，通过曲折的渠道组织了秘密讨论会。在围困着法国思想不让它呼吸的铁蒺藜的网圈上，有些网眼撑破了，通过这些漏洞，微弱的生命还在流通；信件和报纸通过这些边界上的耗子洞来来往往。毕当手里牵着这个危险玩具的线索。这种玩具只是对当今的权势人物是无害的，因为不是几句自由谈话，就会有机会穿透这个称为“武装民族”的巨大蜥蜴的厚甲壳和水泥耳朵。但是它们给那些在镣铐中的人们以培养幻想的材料，使他们还能够证明自己是自由的。安乃德记住了毕当这个名字。必须去找他谈谈。不过她决不会求玛克带她去见毕当。

她回到外省的工作岗位。她和介曼作了几次长谈。她给他带来了直接的信息，那位友人好象也无形中在场。他们一同讨论了重大的计划。安乃德一点也不把她的疑虑告诉介曼。她还没有发现任何可能性。但是什么也不能让介曼知道！在眼下，问题在于使他恢复对于生活的意志，要他决定去旅行。尽管易地治疗提供的希望是那么微小，这却是最后的机会，不应当放弃这个机会。介曼一直迟疑不决。他只愿意在行动开始的前夕，当他完全有了把握之后才动身。可是计划还是那么含糊。要不是介曼满怀激情的全部自私性，他不能看不到他将把安乃德和弗朗兹投入生命危险之中。如果他能看见这一点，也不是用活人的眼睛看的，因为死亡已经在他身上发展

到齐肩的高度。为了使他安心些，安乃德让他看到这个成问题的行动就要进行的虚假的迹象。通过玛赛尔·法朗克，安乃德做到了让那个年轻的奥国人享受优待。为了照顾他的健康，并以进行法国艺术研究工作为借口，人们批准他从集中营里搬出来，住在城里，不受纪律的管制。在战争期间，这种不均等的待遇，比人们设想的要多一些。某一个柏林的大学中兼课讲师在法国的某城市自由活动，不受监视。六十名被监禁的有地位的德国人，和他们的妻子或情妇一起住在加那克一个高级公寓里。在一百公顷方圆之内，行动完全自由。自从战事发生后头几年人心惶惶的情况缓和之后，在某些地区，居民和俘虏之间的习以为常的来往正在形成。俘虏们正在纳入外省正常生活的整体。一种默契的秩序建立起来，管制也放松了。弗朗兹捡到了这方面的便宜。在介曼看来，这些是解放大路上的初步阶段。在医生、家里人和安乃德的敦促下，介曼同意离开家乡。安乃德向他解释，他应当赶快安居在瑞士，为了在那里接待逃亡者的到来。介曼不信："安乃德，别骗我了！不如让我死在这儿。辜负一个垂死的人的信任，用你们并不打算实现的诺言来陶醉他，这是卑鄙的。"

安乃德回答："谁也不能保证一定成功。但我保证，为了您，我甘愿承担一切风险。您相信我吗？"

介曼相信。

在动身的前夕，介曼明白安乃德将为他而牺牲自己。他差一点要对她说："安乃德，我不再麻烦您了……我放弃了……"

但是激情占了上风……不！他不放弃，只要还剩下一个

机会！……

在告别的时刻，介曼只说了一声："请原谅！"没有解释为什么。

让她为他牺牲吧！白天只剩下一小时了。

介曼是八月初动身的，由他母亲和德·马勒伊夫人护送。

剩下了安乃德一个人，和她那已经保证要试一下的不可能实现的计划。

那些日子，危险增加了，是对执行秘密计划最不利的时期。一九一七年最初几个月政府的统治松弛之后，接着出现的是压制和互相告发的制度。在春季的革命罢工运动和起义面前狼狈倒台的政府，在起义流产之后，为它由于恐惧和卑鄙而招致的失败，进行报复。于是开始了一个虚假的"失败主义阴谋"时期，它的一套伪善体系，在协约各国普遍流行。一个庞大的造谣诽谤工厂发散恶臭的烟雾，充塞欧洲和美洲的天空。这并不是一项最小的战争工业！"通敌"，这个陈词滥调，这句谎言，在批准一切卑劣的诬告。"反对叛变的神圣同盟"，这年九月成立的新同盟，培养着互相仇恨和猜疑这种可耻的隐疾。每个人都武装起来，矛头指向邻人，窥探他的影子。

整整一个夏季，安乃德都在摸索，没有能前进一步。她缺乏一切。不能再去找弗朗兹，否则一定惹人注意。通信是被检查的。怎么能和他商定一个行动计划？而且，商定什么样的计划呢？谈不到让弗朗兹步行横穿法国，那样第二天早上他就会被捕。必须动作迅速而且采取出其不意，乘其不备的

方式。弗朗兹必须在中途登上一列在干线上行驶的火车，在车上和安乃德会合，由安乃德陪他到边界。可是开往瑞士的列车在起点站和终点站都要受极严格的检查。谁引导他从他被拘禁的城市到解放他的火车上去？通过边界时，谁当他的向导？执行这样一个计划，独自一人是太少了。可是安乃德没有一个可靠的助手。

偶然发生的事帮了安乃德的忙。在放暑假的几个月中，她回到巴黎。在她居住的一套房间里，她手里拿着一件被打碎的中国瓷器。这是她的蒲洛涅老家优雅的陈设中留下来的一件纪念品。在那座大住宅里，姐妹俩曾经度过新结交期间的甜蜜的日子。正巧西尔薇那天也在。那个打碎了的美丽盘子，远在天边的阿尔卑斯山似的深蓝色，唤起她们对从前游览过的风景区的回忆。西尔薇将一个能修理瓷器的能工巧匠的住址介绍给她姐姐。安乃德认出了毕当的名字。

她开始寻找这个工人。她很难碰得到他。西尔薇已经通知她：毕当整天在外面跑。他的店铺开门的时候不多。安乃德还是到郊区去找他。很凑巧，毕当恰好在家。

毕当对于安乃德来访感到非常惊讶。安乃德的借口他并不信以为真，虽然瓷器的碎片立刻就放在了工人的大手中。一接触到这个在火中焙烧而成的脆薄的花瓣，大手就变得轻柔和敏捷了。但是，为了修补一件瓷器，人们不可能这么老远跑来！毕当静待下文，毫不表示着急和惊讶。他有礼貌地请安乃德坐下，自己站在她面前（他站着比坐着的安乃德身高有限）。他听安乃德说话，用柔和善良的眼睛瞧着她。这个人，在他一辈子的生活中好象并没有女人的地位，他和妇女们说

话时却从来不觉得窘，十分自然地，他和对方恳切地交谈。即使最狡黠的妇女，凭她们的孩子气或天然的表情也能接近他。这个天真汉能够看清妇女们巧妙地伪装着的狡计或欲望，如同看一本翻开着的书一样。他并不惊异，也不责备她们。甚至当她们对他说谎时，他也不反驳。每逢应当说“不”，而她们偏说“是”的时候，他也一边听一边仁慈地点头，但是他的严肃的眼光却表示他理解的是“不”。面对他热情的微笑，妇女们不好意思嗔怒。她们把他当作一个好伙伴。他一点也不糊涂，也不当她们的同谋。他尊敬她们，她们是这样的人，他就这样接待她们，亲切而宽大。

毕当的眼睛象发现猎物而站下来窥视的猎犬的眼睛。安乃德的瞳人明亮，象不挂窗帘的窗子。两者之间很快建立起互相信任；加上玛克这个名字从安乃德口中说出来之后，两人的谈话立即生动起来。毕当酱黄色的面孔，从胡须丛中焕发出容光。“您是李维埃太太？”他问。

根据他所知道和推测的一切，他对玛克的母亲怀有尊敬的心情。他急忙向安乃德表示敬意。

“您认得我吗？”安乃德问。

“我认得您的儿子。”

“他不象我。”

“自然罗，不象您。他和所有的男孩子一样，费尽心计要不跟母亲一样。正因为这样，我才认得您。”

“我使他觉得累赘，他躲着我。”

“您可别追逐他！生活象跑道一样，围绕圈子转。您只要等待着就行。他愈离您远，愈会接近您的。”

毕当高兴了。安乃德也笑了。他们是在一块双方都熟悉的基地上，那就是玛克。他们是朋友。谈完了玛克之后，毕当问安乃德："李维埃太太，我有什么可以帮您忙的地方吗？是不是关于玛克的事？"

安乃德的脸稍稍红了起来。她的虚假借口被毕当看穿了。她说："不，不是为了他。那倒是真的，我是来向您请教一件事的，您一定能替我出个主意。请原谅，我绕了这么大一个弯儿，才说明来意！"

"呵，我早就瞧出来了，立刻就瞧出来了……您用不着道歉。他们用他们的'神圣同盟'，逼得大家不得不互相防范。'别说话！莫杜斯！①当心有人在听！'……您刚来到时，我也管住了我的舌头。"（互相坦白！）

安乃德说："我现在不管住舌头了，您要我怎样，随便您吧。"

毕当决不是一个自命不凡的人，他和善地说："跟我在一起没有危险。讲吧，李维埃太太。我们两人都不是互相隐瞒思想的人。"

安乃德陈述她的图谋，开门见山，一点也不遮遮掩掩。毕当听她一讲，不禁为之一震。但是他不打断对方，让她讲下去。当她讲完之后，他轻轻咳嗽一声，说："可是，李维埃太太，您知道您在冒什么样的风险？"

"问题不在这儿。"安乃德从容不迫地说。

毕当又轻咳了一声。他心里想，什么动机促使这个女人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和荣誉来冒险？他迟疑不决，没有开口问

① 法国俗话，警告人不要开口。

她。安乃德看出来了："毕当先生，您想问我什么，尽管问吧！"

"李维埃太太，对不起！但是，如果您对那位年轻的俘虏感兴趣，让他待在集中营里，反而稳当些，别让他出来冒险，这样对他不是更好吗？"

"问题不在于他的安全，也不在我的安全。"

毕当单刀直入："这么说，您爱的是另外那个人？"

安乃德又一次脸红了，（她的血液还多么年轻！）她说："不，毕当，决不是爱情。我说的是真话！我已经这么大的岁数。这和我的年龄不相称了。我连做梦都没有想过。我想的是他们的友谊。不是他们对我的友谊。在他们眼中，我是不算什么的。我想的是两人之间相互的友爱。"

"是不是就为了这个友谊……"

毕当的话没有说完。安乃德说："难道这不值得我做出自我牺牲吗？"

毕当静静地瞧着她。安乃德加上一句，好象为了证明她有理："他们中的一个快要死了……这么说来，毕当，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不是吗？"

毕当不讨论。他明白了。这个慷慨图谋的疯狂性足以说服毕当。他怀着敬意，深情地注视安乃德。他思索了一下，说："您一个人，不能够。"

"如果必要。"她回答。

毕当又想了一下。接着，他向安乃德鞠躬，用两个指头抓起地上一撮尘土，放在自己额头上。

"您这是干什么？"安乃德问。

"我加入您的战斗队……您瞧，李维埃太太，（他拿过一张

小板凳，挨着安乃德坐下，为了跟她低声讲话。）全让您一个人干，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同时要在这儿，又要在那儿。一个助手不算太多……我还要加一句：您还有别的义务要顾到：您的儿子。如果有别的办法，不应当连累他，连累他的名字和他的前程，假如您被逮捕。他不会原谅您的。我呢，除了我自己，不冒别的风险。单身一个人，在今天的市面上不值得什么。让我替您张罗这件事吧，我熟悉这一套。一切风险、危难都由我承担。一切能办到的，我都办到。”

“可是，毕当，”安乃德感动地说：“您愿意为他们去冒险，您认识都不认识他们！”

“我认识友谊。”毕当说：“他们是朋友，两个人；你们是朋友，三个人；我们是朋友，四个人。友谊是吸铁石，必须比铁坚硬，才能够抗拒友谊。”

“今天的世界正在顽固地抗拒友谊。”安乃德说。毕当说：“谁都知道，今天的世界是巨人的世界。可是我们，李维埃太太，我们的目标没有那么高。我们纯粹只是普通人。”

他们讨论计划。毕当当仁不让地把最大最重要的部分留给他自己。他们决定由毕当去和那年轻的俘虏直接联系。时机一成熟，他给弗朗兹当向导。他将在去日内瓦的火车上把弗朗兹交给安乃德。他还将在他自己的朋友帮助下负责偷越边界的事。但是先必须去研究一下地形。什么都不能操之过急。过几个星期，毕当须找一个借口到现场去考察一下俘虏营。他将会见弗朗兹，并且小心谨慎地铺好开头的几块基石。即使在他激情沸腾的时刻，毕当也不忘记谨慎小心。这样一个行动的巨大风险——万一被发现而抓获可能以间谍和通敌

罪草草审讯就处决——他连想都不去想它。这是说，毕当知道这一切，可是他不把它当一回事。(谁知道，在他内心深处，这对他也许是一种吸引力……上文说过，毕当有一种爱好，他愿意被“吃掉”。)他们计划中的幻想的一面，征服了他。他激动了，低着脑袋，眼睛发亮，狗鼻子在嗅辙迹……他平静下来之后，从胡须丛中发出一声笑，说：“李维埃太太，请您原谅！我们两人同样是疯子。在当前这个时刻，一切都在被砸成碎片：城市和人。我忙着修补打碎了的瓷器，您在设法粘贴友谊的碎片……真是可笑！那好，让我们一起笑吧！哥拉①这条汉子曾经说过：‘越是大家一起疯狂，人们就越明智……’谁知道？也许在日后，我们将是最明智的人……”

*　　*　　*

从第二天起，毕当就开始他的探索工作。他的职业是需要耐心的，这使他养成动作有分寸的习惯。他一步一步地向前走。整个夏季过去了。安乃德从巴黎回到她教书的岗位上。这时，他们还不能够确定行动的日期。可是绳子已经牢牢把三个同谋者拴在一起。安乃德回到外省的那天，毕当动身到法瑞边界去，为了布置计划的另一部分。

介曼住在靠近夏垛·代克斯②的一家疗养院里。不用说，他等得十分心焦。他不能把这种心情畅快地表达在信上。他写得还是太多了，他象发烧一般逼着安乃德答复这样那样的问题，纠缠不清。安乃德给他去信说：“您愿意把一切都断送

① 见罗曼·罗兰的小说《哥拉·布勒尼翁》。

② 瑞士地名。

掉吗?"于是介曼在信中十遍二十遍地重复说:"起誓吧! 您已经起过誓了!"

安乃德心里说:"对，我起过誓。您抓着我不放。临死的人，你拖我们一起死! ……你把我们的生命看得太不值钱了。可怜的孩子，我理解你……我不会设法滑脱的……"

安乃德开始第三学年的教书生活。但是对她来说形势变了。沙瓦纳家的住宅关了门。她不仅仅失去了和她有来往的朋友，而且他们的存在对她起着保护作用，她不知不觉地从中得到好处。她成了沙瓦纳家的亲密朋友，这个事实也许加强了小城里的人们对她含嫉的恶意，但这种恶意不能公开显露出来。现在，保卫安乃德的小盾牌已经撤销，人们对她就不必有所顾忌了。人们知道，介曼的姐姐德·赛奇一沙瓦纳夫人，留在本地的沙瓦纳家唯一成员，对安乃德毫不同情。自从介曼走了之后，她和安乃德不见面了。本地人士对安乃德的诽谤一直憋在肚子里，现在可以出来透透空气了。两年来，本地的女流之辈，把她们对安乃德耐心和不怀好意的观察所得，象蚂蚁衔食一样把碎粒积成大堆。每个妇女把个人的收获送到公共仓库中去，为大家所共有。她们把对安乃德的私生活，对她的可疑的母亲资格等所作的观察进行比较，把她似是而非的冷淡的爱国主义，同她对敌俘的殷勤态度等所引起的议论进行比较。对安乃德上一年的旅行和进行的不让人知道的活动，虽然大家没有掌握具体材料，却已经在背后议论纷纷。是时候了，安乃德应当把她的活动的主要部分让给毕当去干，因为她的行动是被人暗中监视着的。可是，她除了觉得群众对她的冷淡有所增加以外，什么也没有察觉;而且这种冷淡并不

排斥挂在脸上的虚伪的微笑，和出自扭曲的嘴巴中的甜蜜和有礼貌言词。

但是，如果问题仅仅在于将背后的诽谤传给本人听，这样的朋友总不会缺少的。将坏话传给自己还蒙在鼓里的本人，是一种美妙的乐趣，是为了听者好！所以，这既是乐趣，又是慷慨的义务。

那个名叫拉特洛代的妇人高高兴兴地承担起这项义务。拉特洛代是特洛达的遗孀，说得更确切一点，是陶特拉的遗孀。她就是当年打德国军官一记耳光的那位洗衣妇。紧接着，她突然被安乃德坚决的干涉所激动。稍后在医院里，她对安乃德声泪俱下地表示了悔过之意。她四十来岁，气盛易怒，是个诚实的女人。可是贪恋杯中物。自从令人难忘的那天之后，她显出一种张牙舞爪的和平主义，当着那些比较宽厚的宪兵的面。对安乃德，她大着嗓门表示同情，其实安乃德满可以不需要这种同情。可是她们是对门而居的邻人；拉特洛代有她的一批主顾，安乃德也只好忍受这位洗衣妇和她的捣衣杵的干扰。

为了照顾和拉特洛代住在一起的她的年老的婆母，安乃德甚至常常向拉特洛代表示让步。那两个妇女之间的区别之大是少见的。拉特洛代大声说笑，身体粗壮，骨架宽大，肌肉丰腴，长着一个勃艮第人的大鼻子，大到能将门推开的程度。

季叶梅特老妈妈个子矮小，文静，纤瘦。她已经七十岁了。她改嫁的丈夫是阿拉斯地方的一个农民。在战争期间，她充分地受到炮火的洗礼。她的一点小小财产、房屋全部被毁。她的老年丈夫为此忧伤而死。她低头顺受了。一连几个

星期，她一个人生活在法国人的轰炸下，和德国士兵在一起。她没有表示怨愤，不怨恨用炮火毁灭了她的财产的人们，也不怨恨将灾难引到她头上来的人。她可怜那些驻扎在她家和她分担危运的敌人。她的庄严态度使敌人惊异。当她明白一切逃避不幸命运的努力都无济于事，她辛勤劳动、省吃俭用的一辈子都白费了的时候，她向她家中的住客们指出她的小小宝藏：剩下的一点粮食。她向他们说："拿去吧，可怜的孩子们，趁你们还活着的时候，这些东西对你们还能有用！我呀，我已经太老了，我什么也不需要了。"

这些都是安乃德从一个德国伤员口中听说的。这个伤员在医院中作伤愈后的疗养，人们允许他到城里稍稍走动走动。此人曾经是季叶梅特家中的寄居者之一，在阿拉斯附近。他重新见到老妇人时高兴极了。对她，他一直保持着令人惊异的敬意。他说："现在，你们的报纸，你们那些吓人的稻草人，巴莱士①、彭加勒②之类，他们尽管用法兰西的名义说话，但真正的法兰西我是认得的，比他们强！"

安乃德喜欢和季叶梅特谈天，在她儿媳拉特洛代可怕的喇叭声尽可能允许的情况之下。这位老妇人肯定出身于比较文雅的种族，她的举止也比较有分寸。听儿媳那样叫嚷，她反感的程度肯定不亚于安乃德。可是她只露出一点调皮的微笑，这使她年老的面容恢复一分青春的风韵。她不认为她有权要求别人这样那样。每只鸟都唱它自己的歌儿！……

---

① 巴莱士（1862—1924），法国民族沙文主义作家。

② 法国总统（任期1913—1920）。

安乃德和两位妇女来往的事立刻引起人们注意，并且议论纷纷。这两个妇女，一个被人瞧不起，另一个是被认为可疑，因为她在沦陷区待了三年，等她逃出来之后，对入侵的德国人一点不表示仇恨。人们不是不知道，一个德国俘虏有时到季叶梅特家里去待一会儿，而且安乃德参加过一两次他们的谈话。这件事在安乃德的帐上又记了一笔。可是她早已听惯了拉特洛代给她搬回来的满筐满箩的流言蜚语，不在乎再多一笔或少一笔新帐。

万灵节①快到了。神圣的日子。法国人的真正的宗教。所有别的宗教无非是叠床架屋，后来才加上去的，年长月久，它们都将被人遗忘。有各种宗教信仰的人，以及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人，都参加万灵节的信仰仪式。这种信仰通过大地的心脏，连接着一切从大地中出来的，以及将要回到大地中去的人。对于此道，安乃德并不比德·赛奇—沙瓦纳夫人更陌生。于是，日子一到，她几乎不假思索地跟着路上的人流走去。人们都是全家在一起，到墓园里去走一圈。

快到墓园门口时，安乃德遇见了季叶梅特。她一瘸一拐地走过来。安乃德伸出胳膊搀着季叶梅特。两人一同进入墓园。所有的墓前都摆着鲜花，墓间小路已经整平、扫净。可是在远处，一个角落里，靠近半倒坍的围墙的乱草丛中，有一片新近挖动过的土地，光秃秃的，没有一个花环，只有用木头做的十字架。那是一些从医院里抬出来的敌人尸体，那些永远受惩

---

① 十一月一日为万灵节，大家为死去的亲属扫墓的日子。

罚的人们。他们在世时是基督教徒，所以能够进约萨发① 山谷，等着在“最后的裁判”中将他们和“公羊与母羊分开”② 似的很好地区别开。

季叶梅特老妈妈没有在天堂上预定她的位置。她对安乃德说出心里话：“我有一个男孩子在那边。一个金发的小个子，戴眼镜的。他很有礼貌。我做饭的时候，他到井边去替我打水。他跟我谈心，谈他的父亲，他的未婚妻。我去和他谈两句。”

安乃德陪季叶梅特进去。老妈妈瞧不清木十字架上写着的姓名。安乃德帮着她找。最后，她们找到了要找的那个人。

季叶梅特说：“可怜的孩子，你原来在这儿。你运气不好！……但是，在这儿和在别处也都一样！……你瞧，你的老大妈没有忘掉你……这倒是：她没有想起给你带一朵花儿来！……可是，我反正要为你做一次小小的祷告。”

安乃德扶着老妈妈跪下。面对这些一无所有的光赤到打冷战的坟堆，安乃德深深地受了震动。坟中人都是那些被体面的死者和他们的家属不屑一顾的穷亲友。安乃德回到墓园进口处，向看守者买了一把花。她没有想到她突然的举动，在冷眼旁观的一些人眼中会显得那么莽撞。她回到那些不体面的死者的坟前，把鲜花撒在光秃的土地上。老妈妈从容不迫地做完了祈祷。安乃德等老人祈祷完毕，扶着她的胳膊往回去的道上走去。

这时，她们发现，有一群人在那块被诅咒的坟地旁边观望

---

① 山谷在耶路撒冷附近，按基督教的传说，人死后灵魂集合在这个山谷中，等候上帝的“最后裁判”。

② 原文为拉丁文，意即：将清白无辜者与有罪者区别开。

她们。平民妇女们和孩子，一些小资产者，在对她们指手划脚，起劲地议论。在这群人后边，隔开几步，两三个有身分的太太站在那儿旁观，没有说话，没有参加行动。安乃德和季叶梅特出去时，不得不穿过这一堵人墙。她们并非没有在那墙上发现刺人的荆棘。一个长舌妇高声说："谁叫你们把我们的鲜花给那堆牲口的尸体送去！"

安乃德热血沸腾，竭力控制自己，不开口，摆出高傲的神态，穿过人群。人们不敢骂她。但是对季叶梅特，这些人就不客气了。他们辱骂她："老臭货！出卖了的！"

"见鬼！"那长舌妇说："好象谁不知她跟德国佬有来往！"

老妇人温和地冷笑道："妙得很的来往。我把所有的一切都断送了！……"安乃德没有老妈妈那样的涵养。她按照她的习惯，以攻为守，来保卫老人。她说，面对死亡还不肯少说几句刻薄话，这是卑鄙无耻的。又说，埋在这儿的人们，和埋在那边的人们之间，一点也没有区别，埋在地下的死者大家是平等的！群众抗议。安乃德被逼得无路可走，宣称她同样尊敬死亡的德国人，就象是他们为法国而献出生命一样；大家都是牺牲品，都是受害者，双方是相等的……

她说的够多的，以至三家三种颜色的当地的报纸，从红色到白色①，在第二天的版面上回敬了她一篇尖锐的抨击文章，报道了这个大学出身的女教员，身为国家公职人员，居然发表荒谬绝伦的言论。文章要求政府给她处分。

结果立见分晓。安乃德被请到校长办公室里。校长先发

---

① 在当时，红色是指社会主义，社会党；白色是指极右派，包括保王党。

表了一篇草率的调查报告。对此，安乃德并不想用辩解来减轻事情的严重性。这个报告的结论是停职反省。安乃德一句也不申辩。她收拾行装决定走路。她已经厌腻透了。

再说，她行动的时间已经到了。她必须能够抽出手来干。

*　　　*　　　*

毕当已经准备就绪。计划已经确定。他亲自到现场核对了计划中的一些细节。他负责到弗朗兹的集中营去接他，并且把他送上火车。车上，由安乃德引导他一直到界境法国海关的前一站。在那里，毕当的一个朋友来接弗朗兹，通过曲折的途径，把他领到边界。那里有一家小旅店。由于奇特的机缘，这小旅店横跨在两国边界上：前门开向法国，后门开向瑞士。在这里越境简直是儿戏。风险最大的任务，毕当把它留给了自己。安乃德受到照顾。她演的角色却也不是毫无危险的。在巴黎，她必须搞到两张去瑞士的火车票。可是，要得到这两张火车票，她必须向售票的小窗口出示两本护照，上面的戳子上要明确规定目的地和日期。毕当保证给安乃德搞到一本护照，持照人的体貌特征都接近弗朗兹。然而，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这本护照迟迟没有送来。时间飞驰，约定的日期眼看要到了。安乃德只好亲自出马去弄这两本护照了：一本用她自己的名字，另一本用她儿子的名字。这是一个疯狂的主意。玛克没有到弗朗兹的年龄，而且和弗朗兹的长相不一样。可是无法再等待。只好孤注一掷了！安乃德打算只在买车票时出示护照。

在巴黎，她通过玛赛尔·法朗克，没有费事就把护照弄到

手。可是与此同时，比她更有理由做一次同样旅行的许多别的人，却为了乞求批准白白等好几个星期，最后还是遭到拒绝！规章制度的妙处就在于此！吃亏的仅仅是那些老实人！说一句原谅安乃德的话：她根本没有意识到她的好运气。当她要求一件什么事物时，她要得那么强烈，以致她认为愿望的实现是自然的结果。这种自信也影响帮助她满足要求的人。在当前的情况下，她所用的借口是她儿子的健康欠佳，她要带他到瑞士去休养。玛赛尔根本不问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就去替她办手续。

在她和毕当约定的日期的前夕，安乃德离开外省。她安排好使这两件事一前一后紧接着发生。在这短促的时间内，她象枝头的小鸟，不在任何地方多驻脚，以便躲开外省人的眼睛对她的监视，同时也躲开巴黎人的眼睛。因为她没有对任何亲人说她要去巴黎。西尔薇早知道她姐姐刚刚被撤职，而且她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她不知道安乃德何日回巴黎。在巴黎她不过是打尖而已，只在那儿停留几小时，做采取行动的准备。她要等她的行动成功之后，才通知自己的亲人。（如果失败，他们很快就会知道，用不着她通知了！）

因此安乃德在十一月九号晚上，天黑之后，神不知鬼不觉地到达巴黎，在P.—L.—M.① 车站一家小旅馆中住下。她又一次碰上了好机会。法国与瑞士的边界是常常关闭的。十月底，由于意大利传来灾难性的消息，边界关闭了。十一月九号边界还关着。十号，边界开放了。人们说是开放一天。这天恰好是安乃德和毕当约定的日子。安乃德象发烧似地，用上

① 巴黎、里昂、马赛的缩写。

午和几乎整个下午的时间去办手续，先在警察厅，稍后在外交部没完没了地站立等候，为的是取到护照并获得签证。最后，她到车站去买火车票。等一切就绪，细雨濛濛，日光暗淡的一天，已到黄昏时刻。安乃德回到旅馆，休息了一会，准备对付冒险的一夜。可是，房间象冰窖一样冷。现在安乃德没有什么事要办，反而坐立不安了。疲劳使她反复寻思可能导致行动失败的一切情况：弗朗兹的逃跑会不会立刻被人发现？他能不能及时赶上过路的火车？她手里拿着两张车票，等一会别人肯不肯让她通过？……别想了！等到时候瞧着办吧！……每一个时刻有每一个时刻的行动！别东想西想了！……她想起她没有带干粮。弗朗兹一到，一定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她又出去了，打算很快就回来。

这时是下午四点多钟。白天的微光熄灭了。一股潮湿的软绵绵的微风遮盖在巴黎上空。濛濛不停的微雨，从街道上，从房屋的墙上飘洒过来，从瞧不见的天空落下来，湿透了行人的衣服。巴黎沉浸在雾中，好比一个蒙头大睡的睡汉。四步之外，什么也瞧不清了。从湿淋淋的雨幕后边，突然涌现出迎面而来的行人，接着又隐没在雨雾中。这对于不愿意让人瞧见的人来说，倒增加了安全。但这也是一个陷阱……

突然，薄雾的玻璃被一个惊讶的年轻人的脸，被一声惊呼捅破了。安乃德的心很快认出这个人的面孔和声音。一只更快的手已经抓住她的胳膀：玛克站在她面前。他说："妈妈！……是你呀！……"

安乃德惊喜得说不出话来。这真是她无论如何想不到的邂逅。玛克瞧着她，又高兴，又好奇。在安乃德的雨伞下面，

玛克亲了他母亲。他们的面颊和嘴唇都雨湿淋淋的。她好不容易恢复镇静。玛克问道："原来你已经回来了！你回家去吗？"

她回答："不，我只是路过这儿。"

玛克很惊讶："怎么？可是你不走吧，今天晚上？"

"不，我今天晚上就走。"

玛克不理解："怎么……今天晚上你就要走？到哪儿去，为什么，什么时候去，去多久？你什么时候到这儿的？你说从这儿路过？你连通知都不通知我！"

她恢复了镇定，说："原谅我吧，我的孩子。可是我自己也是最后一分钟才知道的。"

玛克重复他的问题，带点怒气地坚持着。

"以后我再跟你解释。这儿不能说话，在街上，淋着雨。"

"那好，回我们家去吧！你有时间，一直到晚上。"

"不，我现在就该回车站去了。"

玛克阴郁地瞧着她："那好，我陪你到你的车厢上去。"

她还要回旅馆去一趟，可是她不愿意让儿子知道她住在旅馆里。她不能向他泄漏计划。她有一千条理由！她不应当把玛克牵连在内。再说，他会怎么想呢？对于玛克，对于他的性格，她一点也不信任。她认为他不能理解她的思想，而且怀有敌意。不，她不能讲！另外一条人命在冒险中……可是，什么都不说等于允许对方产生种种猜疑。猜疑已经被唤醒了。他对她这样偷偷地路过巴黎会怎样想呢？面对儿子，安乃德脸红了。她说："你回家去吧，我的孩子。雨大了，你会淋湿的。"

玛克耸耸肩："你不会空手来的。你的行李存在哪儿？我

替你去取，替你提上火车。”

“我不需要人帮忙。”

他觉得碰了钉子，不过他假装没有听见。他想知道她到何处去，问：“你买了火车票了吗？”

她没有做声。他跟她走。她觉得他在窥探她。她思索着想找一个说服他的理由，可是什么理由也想不出来。在一条路的拐角上，她站住了，强迫自己用威严的口气说：“让我们在这儿分手！”

他固执地说：“在车站月台上分手。”

她冷冷地说：“我请你不要管我的事。”

他继续往前走。她怒气冲上来了。她抓住他的肩头，说：“够啦！我不许你跟着我！”

他站住了，好象挨了一记耳光似的。安乃德知道他不会原谅她这样对待他。但是她已经开了头，只好一不做二不休，既然只有这样才能够把他打发走。玛克受了冲撞，也变得咄咄逼人了：“你到底来这儿干什么？你不信任我？”

“对。”

他转身就走。

安乃德叫他：“玛克，亲亲我呀！”

他不回头，双手插在裤兜里，两肩生气地向上抬着。他，满怀怨愤地走远了。雨雾的帷幕重新将他罩住。

激动的安乃德，一动也不动地愣了一忽儿；接着，她向玛克追去，喊道：“玛克！……我的上帝！……”

玛克已经看不见了。安乃德向前跑，撞在雾中的行人身上。她想对玛克说：“原谅我！……我会向你解释的……等等

我！……”

太迟了！玛克走远了。黑夜和雨雾吞没了他。几分钟之后，安乃德走回来了。她必须想到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可是不会等待她的。

*　　*　　*

上车的问题使安乃德没有时间再想到玛克。她必须在进入月台时，让人在她的两张车票上都盖上戳子。可是车站职员们在一个个地过滤进入站台的旅客。车站人员非常可能只肯在她的一张票上盖戳子。这时，安乃德碰上了第三次好运气。一家人正在通过月台入口：父亲、母亲、三个孩子；一个孩子由父亲抱着，另一个让母亲拉着；第三个孩子，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跟在后面。安乃德满面笑容，拉住这个女孩的手，另一只手将两张车票递给检票员。后者心不在焉，没有注意安乃德的举动。她过了关。她对小姑娘说了几句温柔的话，将她还给她的父母。

火车上非常拥挤，车厢里都挤满了人。安乃德只好站在过道上。等了许久，火车在黑夜中开动了。因为怕敌人空袭，所有的灯全部熄灭。敌机威胁性的入侵被发现了，火车停在漆黑的田野上。不肯停歇的雨点继续洒在车顶和车窗上。什么动静都没有。列车好象被遗忘在野地里。天气寒冷而且潮湿。安乃德被挤在车厢分隔板和围着她的人们之间，站着睡着了。她的膝盖和踝骨隐隐作痛，疲乏得要命。她正昏昏入梦，突然被重新开动的列车颠簸醒了，接着又坠入另一场梦中。

她梦见玛克和弗朗兹。她呆在房间里，在外省的房间里。

弗朗兹到那里去找她。他们正要一同出发。行李已经捆好，一切就绪……房门打开了……玛克走进来。弗朗兹躲进邻室。但是玛克已经瞧见了弗朗兹。他脸上露出恶意的微笑和沉思的表情。他主动建议陪安乃德走。但是安乃德知道他要出卖俘虏。他走向弗朗兹躲藏着的那个房间。安乃德站到房门口去拦住他。玛克说："让我过去，妈妈，我要见见这位亲爱的弗朗兹。我们有事要谈。"

安乃德向玛克高声喊："我知道你要干什么，但是我不让你过去！"

喘息对喘息，两人互相挑衅地注视着。玛克的样子使安乃德害怕。他的眼光发出残忍的闪光。他推开挡道的安乃德，说："算了吧！你的情夫，他跑不了！"

气愤和害怕使安乃德头脑中突然燃起无名的怒火。这时，她手拿一把厨刀，一秒钟之后，她的刀要砍下去了……

她抽搐着，使劲把自己从罪行中挣脱出来。她发现自己站在黑洞洞车厢里，呼吸急促。可憎，可耻！……她喘不过气来……她儿子对她的侮辱，她对儿子的侮辱，丢脸的猜疑，给母子二人脸上同样都抹了黑。（他、她，这是一回事！）凶杀之念使她疲乏的四肢发抖。她心想："这可能吗？也许是我偶然产生这个念头，还是我心里早就有了？……"

由于那无耻的怀疑，又由于她的杀人的冲动，她认为她对儿子是双重的犯罪。她不能控制自己不再想下去："万一事情发展到那一步，我会把他杀死？……"

一意识到她在自言自语可能被身旁的旅客听到，吓得她不敢再说呓语。她控制住自己，抑制着掀动胸臆的呜咽，于是

又重新听到了列车在黑夜中滚动的声音。不！谁也没有注意她在发烧，每个人都在发烧。于是，在起保护作用的黑暗中，她擦去脸上炙热的泪水。这时，近旁两个旅客的对话又使安乃德回到现实中来。

两人说，列车换了路线，它现在向左方飞驰，而没有沿布彭内原线走。安乃德吃了一惊。她和弗朗兹的约会错过了！……她把额头贴在玻璃窗上，眼睛模糊不清地在搜索飞驰而过的一团团黑影，她不认得这条路线。但是列车一停，她吃了一惊。原来正是他们约定的车站……

她仔细向外观察。车站上有两个乡下人和几个兵士。没有她等待的人上车。她肯定事情已经失败了。她心焦如焚，奋力在每节车上的通道里穿行。可是在挤成一团的人群中，几乎无法通过。列车又开动了。不久之后，由于轨道上正在施工，车又停止在两个车站之间。全部灯光重新熄灭。她在黑暗中摸索，低着头，竭力设法逆流而上。但是水已不流动，她挤在人堆中，象站在一大块浮冰上……列车摇动，灯光重亮。于是安乃德看见，在手提灯的昏暗的光线下，在过道上面向她站着的，正是她在寻找的那个人！在豁然开朗的大欢喜中，两人脸贴着脸，嘴唇吻在一起了。要说的话太多了！精神松散了，是身体在说话。迷失了的弟弟重新找到姐姐。

他以为自己迷失了道路，绝望了，独自一人，走投无路，不知什么时候下车，怎样找路，完全慌了手脚。在他眼里，安乃德是一个下凡的仙女！他象小孩子似地紧紧搂着她。她很幸福，用身体掩护着他，如同母鸡孵小鸡一样。两人紧紧地挨着，低声地、断断续续地叙述他们的历险记。机警的毕当，避开

车站这个陷阱，引导弗朗兹穿行田野，直到正在施工的路基上，趁火车不得不停下来的时刻，让弗朗兹在黑夜的掩护下上了火车。

一小时之后，全体乘客换车，检查车票。最大的风险已经过去。剩下的只有边界线上的一次凌空翻滚。两人重新产生了信心。现在，弗朗兹已经毫无忧虑。他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中间没有过渡。他大孩子似的高兴影响了他的同伴。她不再想她的疲劳，她的愁怀，她的恶梦，她的宝贝儿子，也不想她头发中的银丝。两人兴奋极了，又说又笑。他们象两个小学生在为他们的淘气行为而欢笑。他们假扮姐弟二人。弗朗兹甚至开玩笑地编造了一篇关于他们在瑞士汝拉山区一个小城里的钟表店，以及关于名字古怪的邻人们的谈话。谁要是知道他们的真情，还看到他们这样笑乐，一定以为他们疯了。可是在这以前，他们的神经实在太紧张了。至于吃苦受难，日后还有的是时间！

他们一边谈天，一边都打起瞌睡来了 突然间，弗朗兹的脑袋靠在安乃德肩头；在弗朗兹的头发上，靠着安乃德熟睡的脸……在一场梦中（这场梦柔软得和枕头一样），她被责任心唤醒："起来！……"

（她抗拒……）

"起来！有人打门……"

"谁呀？"

（她看见玛克；但是她用一大串名字来称呼这个面孔。）

"有人在追赶他。起来！开门！……"

她挣扎着起来，却又好象倒在床单上了。她恢复了呼吸，

一跃下床。她的眼睛张开了。天已大亮。列车刚刚靠站。弗朗兹该在这儿下车。

她匆忙唤醒他。她跟他一同下车。他们按照约定，走进车站上的小咖啡店。一个头发花白的乡下人过来坐在他们的近处。他的言语和行动都是沉着而缓慢的。他打听毕当的消息。他们一起喝了黑咖啡①。过了一会，两个男人，好象是一同从乡下来的，顺便向安乃德问好。他们告别了安乃德，向柜台走去。那个乡下人认得这儿所有的人。他从容不迫地向咖啡店老板说了几句尾音拖得很长的话。接着，他不慌不忙地从旁门出去。弗朗兹替他提着他刚买的一篮小瓶啤酒。安乃德重新登上火车。列车开走了。

安乃德从她的车厢窗口望去，阴沉的天空下积雪皑皑，覆盖四野；状如栅栏的群山环绕的田野上有一条白色的大道，一辆乡村的小车正在国家与国家（这些监狱）之间的藩篱上寻找一条空隙。这辆小车载着那个朋友去会晤他的垂死的好友。

① 不加牛奶的纯咖啡。

第 四 部

巨大的城市，明净而寒冷，它伸展在莱芒湖湾的两岸，在阳光下，任凭北风横扫。

安乃德一出车站，就走进最靠近的一家旅馆，定下了两间房间，准备宿夜。她疲惫不堪，然而无心休息。在她确知弗朗兹已经得救以前，焦躁不安的情绪不允许她休息。虽然她知道日暮以前弗朗兹是不会到达的，还是把下午的时间都用来等待他，在车站对面的小公园里。这是她和他约好的碰头地点。她颓然坐在一条长凳子上，可是不能久坐，常常站起来踱步，两条腿痠痛欲折，阵阵北风，寒冷彻骨。她又怕惹人注意，不得不稍离原处，到周围去转悠。这时，白日已尽，黑夜降临，她回到旅馆里。从房间的窗口，她望得见公园的拐角和门。她凝神眺望。在电灯下，她辨认每一个过路人的身影。将近十点钟，她又出去了。寒冷的北风象大车似地滚上走道。北风吹拂下，天上的星星摇曳不定。安乃德想，这些火炬也快要熄灭了。

十一点半钟已经敲响，这时他出现了……他走路的姿态摇摆不定，步子急促，象迷了路的大孩子，咬着嘴唇，为了不让自己哭出声来。他走过安乃德面前，而没有认出她来。当她叫他的时候，他高兴得大喊一声。她做了一个手势，让他闭嘴。她也容光焕发了。他风尘仆仆，遍身是土。在一条小径的拐角上，

安乃德用手替他拍掉身上的尘土，因为必须使他的样子不引起任何人注意。他让安乃德撣土，也不说声谢谢，只顾自己高兴不再过孤独生活，有人可以谈话了。安乃德告诉他，等他们回到旅馆里再谈。黑夜和白天的寒冷使她伤风了。可是在欢乐之中，她已顾不到这些。从车站里涌出大批旅客。弗朗兹进旅馆时没有人注意。安乃德替弗朗兹登记时，说他是她的弟弟。

他们两人的房间有门可通。安乃德先让弗朗兹吃点食物。他一边狼吞虎咽，一边不停地讲话，不知厌倦地讲他逃亡过程中的细节。为了使他说话的声音不要太高，安乃德俯身向着他，往他嘴里塞糕点。由于伤风，她眼睛湿润润的，脑袋沉重，不住地擤鼻涕，打嚏喷，睏得难以支持。法朗兹根本没有注意这些。他没完没了地吃，没完没了地讲。安乃德虽然疲乏，可是并不希望他住嘴。这时，隔壁有人敲墙，警告他们不要旁若无人。于是弗朗兹住嘴了。突然，疲劳压垮了他，他倒在床上，动弹不得，睡着了。但是安乃德遍身发烧，在床上翻来覆去，听邻室里的那个人呼呼大睡。两个房间当中的门开着。安乃德在欣赏着年轻伴侣的均匀的鼾声，欣赏她终于把他救了出来的欢欣。她的嗓子如火烧一样，胸口感到压抑，就用床单捂住嘴，为的是不让弗朗兹听见她咳嗽。

第二天一大早，她起来先刷净衣服；接着，她出去给介曼的母亲打电话："我们到了……"

她回到房中，看见弗朗兹还在睡。她犹豫了一下，没有立即叫醒他。她瞧瞧他，又在镜子里瞧瞧自己。看见自己的脸由于风吹和感冒烧得通红，眼睛和鼻子也肿了。她觉得自己的样子令人反感。这不过是一闪间的念头，她才不在乎好看不好看

呢！于是她耸耸肩，笑了。

去夏埰·代克斯的火车上午发车。安乃德叫醒睡汉。弗朗兹看见她站在他床边，一点也不惊讶。这个小野蛮人对于女人毫无尊重之意！在他眼中，安乃德已经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个伺候他的人！她照顾他，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他很快就信任一个人，也会很快地把他的信任收回。安乃德对他说，当天晚上他们就可以在他朋友身边了，他听了之后，活泼的面容阴沉了：离开目标这样近了，他害怕起来！他着急了，匆忙跳下床来，当着安乃德的面穿起衣服①。在他眼中，她是不值得另眼相看的。

他们离开旅馆。弗朗兹什么都让安乃德干：付钱、买车票、寻找列车、选择坐位，甚至连她的行李包他都不替她提。但是他停下来，给她买了一束紫罗兰花。他毫无实际生活的意识，也没有抵抗力。在站台上，旅客的人流冲得他跌跌撞撞，如果安乃德不回身招呼他，等待他，他可能迷路，找不到她。他是这样的人：永远不专心于他在做的事。这时，他的思想中充满他将要感受到的激动心情。

安乃德没有办法使他想别的事。一路上，他心不在焉，对什么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安乃德有充分时间仔细观察他。他只在一种思想状态中生活着：等待而且着急，高兴而且害怕。好象坐在他对面的不是安乃德而是介曼。车轮每转一圈，他就接近介曼一步。安乃德看见他的嘴唇在动，在和他就要相见的好友说话。

他们到了夏埰·代克斯。安乃德让弗朗兹慢点走，她先去

① 法国习惯：当着客人脱衣穿衣是很不礼貌的，尤其当着女宾。

沙瓦纳家住的小楼，为的是让介曼有思想准备。

那病人得到通知之后，穿好全身衣服，躺在阳台上的躺椅上等候。他母亲在他身旁。他想站起来，可是站不住。自从和安乃德分别后的四个月以来，病人的变化是可怕的。疾病在介曼身上所造成的破坏，使安乃德震惊。虽然她立刻想到要掩饰这种震惊的表情，她的第一眼却已经表现了出来。

病人瞧见安乃德进来，他挣扎了一下，想迎上去，可是他不得不承认这是不可能的，只好忍耐了。安乃德对他说话，他瞧着安乃德，实际上在眺望被安乃德挡住的跟在后面的人。他皱了一下眉头，意思是让安乃德不要挡住他的视线。安乃德赶快躲开，一边回头去看半开着的门，让他能看见他目光寻找的那个人。弗朗兹进来，踉踉跄跄地。他站住，他看见了，他跑过来……两个朋友会合了。

几个月以来，他们都几十次地想象、预演过他们重逢的一刹那。而事实上，一点也不象他们设想的那样，他们已经见面了。

他们没有互相拉住手，互相拥抱。他们没有说一句事先在设想中说过无数次的话……他们互相交换了第一眼之后，弗朗兹在向前冲去的过程中突然站住，俯下身去，倒在躺椅的脚边，把面孔埋在盖着病人的毯子上。弗朗兹吓愣了。以前和他分手时的那个生气勃勃的朋友，再也找不到了。介曼察觉到了弗朗兹的恐怖目光。他在这面镜子中照见了自己。死亡在两个朋友之间张开翅膀，将他们拆散……

脸色灰白、身体僵硬地躺着的病人，觉得朋友的脑袋压在自己腿上，他抚摸这个脑袋，为了保护他不受难以告人的恐

怖的侵袭。但是恐怖已经侵入。两人都知道他们已经不站在同一个岸边，已经不属于同一个时间。两人年龄之间的差距不大，但已变得无穷的遥远。一个属于死人的行列，另一个属于活人的侪辈。介曼不反抗。他冷冰冰地接受这不能反驳的事实，那就是，他是兄长，已经属于另一个世界，应当由他来安慰一个属于这个世界的人……上帝！他们相隔多么遥远！

这时，弗朗兹抽抽咽咽地哭起来。介曼刚才用一个不耐烦的手势让两位妇女避开。现在，他对站在阳台入口处阴暗中的这两位妇女说："你们看见了，他在痛苦，把他带到别处去吧！"

安乃德拉着弗朗兹进了房间，让他坐下，在他耳边说些安慰的话和慈祥的埋怨。他擦干眼泪，觉得不好意思，平静了下来。

介曼重新倒在枕上，背朝着房间，目光无神，生命枯竭。他眺望远处荒凉的山峦，面目狰狞的山峦。他母亲在旁边对他说话，他没有听。

* * *

在这第一次的冲击之后，各人的意志恢复作用，精神在新的基础上又开始振作起来。各人心中都在匆匆忙忙地医治受伤的幻想。为了生活，为了死亡，心中不可能没有幻想。

两人之中，最倾向于本能，最能狡猾地欺骗自己的是弗朗兹，他最快地忘掉他不愿意回忆的事。当天晚上，在他的房间里（他的住处安排在附近一所小木楼上），他给朋友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对他和病人乍一见面时激动的表现，做了欺蒙自己和对方的辩解。当他又一次和介曼见面时，他总算把对方

看成和他心中描绘的形象差不多了。亲密的关系恢复了，不再拘束和不自然。在弗朗兹方面，甚至年轻人的无忧无虑也占了上风。但是，如果他能忘掉过去的事，介曼却不能忘掉。介曼没有未来了，他不可能离开过去一天比一天远，直到遗忘。他所抓到的一切都丝毫不让它们褪色。他给弗朗兹第一个印象在对方脸上引起的可怕反映，他保存着，热辣辣地保存着。间或，象闪光似地他还可以在弗朗兹的表情上再一次抓住这种反映；在谈话中间，弗朗兹生动的面容上掠过一道阴影，鼻子和眉毛一皱：这就够了！介曼尖锐的眼光透过皮肉的外衣，察觉到了。弗朗兹闻到了死亡的气息，于是他躲开了。紧接着，弗朗兹又设法补救，可是太晚了。面对墓穴，他不能克服自己的反感。

介曼辛酸地对安乃德说："他是健康的。他做得对。"

可是渐渐地，幻想弥补了蜘蛛网上的破洞。弗朗兹做到不再在病人脸上去看死神的手指在塑造一个即将咽气的表情。最后他忘记了即将来临的时刻，况且介曼在弗朗兹面前也活跃起来。他的嘴唇显得红润了一点，好象偷偷地抹了口红似的。安乃德开玩笑地问介曼，指出这一点。介曼说："您想笑我？告诉您，真的抹了口红，我是一个老来俏……这可怜的孩子！我怕他吓坏了……"

可是，每当介曼感到他无力控制的痛苦又要发作时，他请安乃德把弗朗兹带出去散步，为了不让他瞧见自己痛苦的样子。

安乃德本来只打算在夏埰·代克斯逗留一两天。她的意图是把弗朗兹交给介曼，自己第二天就回巴黎。但是她看见介曼病情严重，只好推迟行期。她不能把介曼抛弃在黑影之门的

门口。介曼虽然不愿意对她提出要求(他最厌恶成为别人的负担),却暗示他是多么焦急地想让安乃德留下。现在,他害怕和弗朗兹单独地面对面呆着。安乃德觉得自己对这两位朋友都是必要的。于是她推迟回巴黎的日期,虽然在巴黎有许多事她应当去办。然而她最义不容辞的任务却在于使那个即将离开我们这古老大陆的侨民减轻痛苦的重负。

她自己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两个朋友各自把她当知心人。她是唯一的人,对她,他们可以吐露各自的秘密思想。因为现在两人之间不敢互相倾诉衷曲了。弗朗兹是嘴巴最不紧严的人,自从他信任安乃德以来,把自己的事全部告诉了她。他对她说那些一般人通常都不说的话。

安乃德丝毫没有误解。她知道弗朗兹和介曼都向她说心里话,并非因为她是安乃德,而是因为她是一个无名的女子,恰好在这儿,在他们身边,他们需要一只殷勤而可靠的耳朵,能听他们诉说心事。这丝毫不是热爱她的表示。他们唯一关心的是对方,同时也是各人的自我。但是,虽然她心里明白,她却让这种奇特的亲密关系的气氛侵袭自己,包围自己。两个朋友相互间的友爱,以眼睛看不见的光线,通过安乃德,从这人身上射到那人身上。

弗朗兹对安乃德说(他们俩正在散步):"我爱他,只爱他一个人。可是我不能对他说。他用严厉的目光瞧我。他不允许我这样做。他说,他不能忍受温情的缱绻……这并不是什么温情的缱绻,他是知道的。他满知道我的思想,可是他不乐意听。他说这是不健康的。我不明白什么叫健康,什么叫不健康。但是我知道我爱他,而且这是好的,不可能是坏的。我

唯一的爱是他，我不爱任何别人……不爱女人。我从来没有爱过女人……是的，我喜欢瞧她们，如果她们样子好看，就象制造得很精巧的工艺品。但是她们身上总有些使我反感的东西。所以说，女人对我有一点吸引力，但同时也混合着令人厌恶的东西。她们属于另一种类。如果她们象昆虫一样，把雄性昆虫的汁液吸干之后，干脆把它吞噬掉，我也毫不惊奇。我不喜欢接触她们……您在笑？我刚才说什么了？呵！对不起，我糊涂了……（他抓住安乃德的手臂）。您，您可不是一个女人。"

"我是什么呢？"

"您是您。"

（安乃德想：你想说，我是你，我属于你，我不算数……去你的！自私的小家伙！……）

弗朗兹沉思了一下，说："真奇怪，自从我认识您以来，我一直不认为您是女人。"

"这句恭维话十分可疑。不过，根据您刚才说的话，我还是谢谢您！"

"您不怨恨我？"

安乃德笑了："我愿意对您有好处。"①

"您说什么？我没有听清。"

"活该。谁叫您不注意听。"

"您再说一遍！"

"不说啦！"

① 原文是意大利语。

"您这个人真古怪！叫人没法理解。您使人窘得慌。可是我跟您在一起从来不觉得窘。我好象觉得什么都可以向您说。"

"因为我什么都可以听。"

"您几乎是一个男子。"

"这么说，我们是同类？是朋友！"

"这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生活中唯一的好事。可是我朋友不多，我只有一个朋友。我要是爱一个朋友，就彻底爱他，整个地要他。这不是很自然的吗？这话却不能说。即使是他，也不愿意听。在这个世界上，只许你爱一半。"

安乃德不知不觉地抓紧她本来抓着的弗朗兹的手臂。

弗朗兹说："您理解我？"

安乃德说："我理解所有的疯人，我和他们是一家。"

介曼躺在阳台上，头向后仰着，眺望着蔚蓝的天空。他对安乃德说："没有我，他怎么办呢？他太爱我了。他是一个女人……他不象您，您被生活的严峻考验锻炼成男子了。他有一颗没有好好控制的心，他在随着心潮颠簸。这颗软弱、粗暴和充满幻想的心，可以把他带到任何地方去。我不告诉您，我曾经把他从何种危殆的境地援救出来。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因为他看不见，也不会判断种种危险。他是不道德的，同时又是纯洁的。我们在伦理方面的各种价值，对于他和对于我们没有同样的意义。我常常不知所措。我本应当严厉些，但是我一看见他诚实的眼睛表现出惊讶和难受，我就最后问自己，是不是我弄错了。这是不是人性的迷乱？要不就是真

正的人性，它不认识我们那些太狭隘的教条？……然而，归根到底，管理世界的是这种我们的理性所制定的教条。既然我们不得不生活在这种教条之下，就必须教他服从这些教条，即使他不赞成。赞成，他可办不到。我一直没办法使他理解，只好放弃了这个打算。否则，为了使我高兴，他将假装理解。于是唯一的结果，就是使他丧失真诚性。我宁愿他迷乱，不愿他虚伪。他更纯洁……可是，不必要求他的思想接受教条，我们可以争取他的心来接受任何教条，不论是多么艰苦，只要是出于爱的动机。这是一种岌岌可危的支柱。万一失去了支柱，那就失去了一切，于是人就会随波逐流。当我不在了，他将怎么办？必须教会他没有我而生活……”

介曼停止说话，他凝神注视着光线阴暗的蓝天，矿物质似的坚硬的蓝色。这种致密的光线的密度等于他思想的密度。他接着讲下去，含着辛酸的微笑，仍旧用冷冷的有节奏的坚决语调，好似对他自己讲话（他在说话时，一次也没有看安乃德，仿佛他不记得她就在身边）。

“我知道他会学习的，学会不再需要我……人们往往自以为不可缺少……其实没有一个人是不可缺少的。弗朗兹一失去了我，他会以为丧失了一切。但是，人们失去了的东西不再存在，而人们自己还存在着。人不可能同时存在而又不存在。选择很快就决定了：活着的人抛弃他与死者的碍手碍脚的联系，自己伸展一下。如果这种联系坚持不松散，他就从旁用小刀子给以天真的一击。他什么也没有瞧见。死者倒下去了。活着的人可以活下去了。弗朗兹必将活下去。”

安乃德把她的手放在这个看破红尘的人手上，说：“弗朗

兹无论在什么地方活下去，您的思想也一定会在那儿活着。"

他把手抽回，说道："遗忘会来到的。如果遗忘迟迟不来，那么人们就迎上去接它来。可是弗朗兹不是那样调皮的人，他不会那样费劲去干。"

安乃德想提出反对意见。介曼先说："这我知道。"

安乃德明白，介曼是知道的，但是他不相信。她并无困难地向他阐明了相反的道理。虽然他带着讽刺的微笑听取这位妇女的意见，但却乐于听她说。他的清醒的头脑，和他同一般人一样地需要幻想，两者之间发生着矛盾冲突。他知道，向这种需要让步，那是打了败仗。可是他很乐意做战败者。归根到底，杀人的真理不见得比希望更真实！

他向安乃德让步，说道："弗朗兹的心不会忘的……也许……不，不会马上就忘记。必须隔一段时间。但是谁来引导他的心，他的习惯于被人引导的心？丧友的悲痛将增加他的心慌意乱。痛苦可以教育某些人，可是对于另一些人，痛苦反而使他们迷失方向。有时他们没有抵抗，让痛苦把自己压垮，有时他们为了自救，接受任何消遣的办法。我替他耽心。谁能爱他，给他出主意？安乃德，不要抛弃他！他信任您。您引导他吧！您要宽宏大量些。您可能会碰到出乎意料的事。他身上许多事可能使您反感。每个男子身上都会有这类事。"

"我的可怜的朋友，我身上也有，"安乃德说："要许多这样的事，才能够使一个女人大不以为然。我是说一个坦率的女人，而且象我一样见过世面的。"

介曼怀疑地瞧着她："一个女人可以经历一百种生活，而什么也学不到。"

“女人是不可能变得完美的？”

“自从有世界以来，妇女一直没有改变。”

“您和住在山洞里的人类相比，并没有很大的差距！”

介曼微笑说：“说实在，您说对了。我们男子并不比妇女强。我们是同一个酒槽里酿出来的酒。在生与死面前，我们以为自己是强者，然而不论生或死，都搞得我们措手不及。我们什么也没有学到。我这就要离开人生的学校了，对于我来说，即使有什么麻烦，也是微不足道了。可是，安乃德，您还要留在世间，您还有时间挨手板子。您要小心，鼻子翘高一点，多闻闻风向。您自以为了不起的一套老经验，还可能使您不止一次地上当。然而，在盲人之国中，独眼瞎可以称王。我把孩子托付给您。如果您只有一只眼睛……”

“我可是有两只漂亮的眼睛。”安乃德笑着说。

“您这两只眼睛不是为观看而长的，是为了给别人看的……但是，如果您不为自己使用眼睛，也要为了他，用您的眼睛多看看。为了别人而使自己明智些，总是比较容易得多……请您引导他，爱他！”

他加上一句：“可别爱得太过分了！”

安乃德耸耸肩。

* * *

比起弗朗兹来，安乃德更接近介曼。介曼和她是同一种族的。她更理解介曼。他们两人的生活经验是在同一块土壤上累积起来的，他们的思想是在同一个天空下成熟的。她在介曼身上观察到的感情，丝毫没有晦涩之处。她对介曼产生的

感情，也照样不晦涩。介曼的友谊、他所忧虑的事、他的坚忍、他对生活的评断、面对痛苦和死亡毫不矫揉造作的态度、离开人世时的遗憾与超脱的心情，这一切在他思想中都是清清楚楚的。如果安乃德是个男子，在同样的命运之下，她的思想和行动势必和介曼一样。至少她觉得好象是这样。因为在介曼方面没有出乎她意料之外的事（不过她对自己却不能这样说）。在另一种情况下，他们两人很可能成为一对佳偶，两人之间互相有极深的温情和尊重，两人互相信赖，互相正直地把自己所有门户的钥匙交给对方，除了一扇人们从未想到的小门。这扇小门如果被打开，会暴露出两人始终是不相识的陌生人……可是，幸运得很，打开小门的机会几乎永远不会出现。至于那把小钥匙，正直和有分寸的好朋友是不会向对方要求这把钥匙，拿它去开小门的。介曼与安乃德之间的友谊是不苛求，不好奇的。各人给予对方的正是对方期待着的东西。

可是从弗朗兹方面人们不知道期待什么。这使人远离他，同时也被吸引。人们以为认识他，其实并不认识。他自己也不认识自己。他的神气完全象孩子，很单纯。实际上他的确如此。可是人们进入其内部之后，走不到十步就迷路了。人们在生疏的土地上盲目践踏。安乃德的一串钥匙都试过，结果没有一扇门能打开，钥匙无法在锁内转动。只有一把钥匙是例外，正是介曼从来不用的那把钥匙，也就是被称为“我不知道什么”的钥匙（正如在“伟大国王”① 的世纪的人们所说那样，那时人们很小心，对别人不过分计较）。安乃德也不会到别人灵魂的角落里去进行盘查。可是当她走来走去，整理店

①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

铺的时候，从店铺后间，向她发出一股不为路人知道的神秘香气，和蜜蜂的嗡嗡声，只有她一个人能够感觉到。如果另一个人听到这种有吸引力和威胁性的振翅之声，会在他们之间建立类似同谋一样的关系。这是在那两位异国朋友之间的遥远的亲属联系（在种族问题上，遥远的联系也许比近处的联系更为重要，细枝不象主枝一样接近树身）。

安乃德在这方面对弗朗兹能产生一定的影响。两人互相传达信息，不必说话。他们使用盲目的昆虫在半明半暗中使用触角的办法。整个一家人都可以有这种地下生活。可是光天化日之下的生活使这种性能萎缩了。每当他们重新获得使用这种性能的机会，他们就感觉到不足为外人道的舒畅。他们感谢那些允许他们这样做的人。

安乃德和弗朗兹在光天化日之下谈论千万种事物，很少有在互相理解上一点也不发生差错的时候。但他们谛听山谷中潺潺的流泉，那时，他们在精神深处互相接触。

* * *

疾病的破坏工作在加速进行。犹如一所房屋的门面，在纷纷碎成粉末。除非不长眼睛的人，才看不见这种情况。没有任何脂粉可以挽救容颜凋残。介曼放弃了挽救的念头。弗朗兹避开不看他了。

弗朗兹走进来。他把田野生活的气息带了进来。他采来了雪莲花，带来了他的新作品：素描、粉笔画与木炭画；衣服上凝滞着冰冷的空气。他的健康的手接触了一下垂死者发烧和潮湿的手之后，赶快缩回。弗朗兹兴奋地说着话。介曼为弗

朗兹青春的活力所振奋。两个朋友避而不谈疾病。弗朗兹只匆匆忙忙提了几个问题。介曼不加理采，态度严峻冷淡。他们谈艺术，谈抽象、永恒的问题，谈从来没有存在过的问题。(安乃德默不做声，听他们谈，赞美热衷于思想观点的男子们的疯狂劲头……)或者，弗朗兹对安乃德和介曼两人说话，对他们叙述他被监禁时的情况、集中营里的岁月和见不到一个讨人喜欢的面孔的烦恼；或者谈他在一天中遇到的事，他的计划，战争过去之后(说不定谁在这个时期也会离开人世！)他想干什么。弗朗兹的善忘的眼光刚一轻轻擦过介曼的象是以颧骨作支柱，上面挂着一张空荡荡的帐篷似的干瘪的面颊，他胆小的眼睛马上躲开，拙笨地急忙去找一件别的令人更放心的东西……于是介曼坚忍地微笑了，并且帮助对方在活人的地面上站住脚。几乎每次总是他说："谈得不少了！现在，安乃德，带这个孩子去散步吧！不应当错过今天的好天气……"

当安乃德走近他，向他告别时，介曼说："今天晚上，您单独来一会儿，我需要您……"

她和弗朗兹一同出来。弗朗兹匆匆忙忙地说："他今天好多了，不是吗？"

他并不等待安乃德答复，大步向前走去，挺起胸膛，头发随风飘散，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没有污染、没有腐臭的纯洁空气。安乃德的结实的腿，不由自主地享受跑路的愉快，生气勃勃的动物享受进行报复的愉快，因为她刚才在疾病的气氛中，在痛苦的病床边，身体受到昏昏沉沉的压抑。可是弗朗兹总是走在她前面，比她快一大步。他在稚气的狂欢中奔跑，爬陡坡，衣服钩住在积雪的松枝上。或者两人都系上滑雪板，脚上

长了翅膀，在白雪皑皑的原野上飞翔。他们饱吸清新空气，几乎醉醺醺了，遍身热血奔腾，冲刷着思想中最后的阴影。他们坐在一块悬空的岩石上，在阳光下，静观山谷中的景色。弗朗兹欢笑着，给安乃德列举和谐乐曲的音节与调门。夕阳照耀的天空，出现孔雀开屏式的采霞。弗朗兹一边说话，一边画速写。他用粗线条画满一页又一页；画线条、草图、树木与峰峦的侧影，好象躺着的人的面孔，嘴唇痉挛，鼻子抽搐。他一边说话，一边不假思索地画。安乃德瞧他的手指在说话，一边听他的嘴闲聊空谈。她心不在焉地回答着。她在想刚才他们出来时躺在床上和他们说再见的那个人，可是她心中并没有说出那人的名字。突然，在速写的那人的手指使她神志昏迷：手指机械地画了一个她认得的人头，一个骷髅……她沉默了。弗朗兹继续唱他的歌。一片浮云飘过太阳面前，沉默成了光明中的一个黑洞。弗朗兹停止作画。他瞧他的手指，他激动得透不过气来，好象发现了一条抬起头来的蛇……他双手痉挛着，按在画纸上，把纸搓成一团。抛得远远的画册，滚到山坡下边去了。于是他一下站起来，继续在盖满白雪的田野上惊慌地飞翔。安乃德跟在后面，不说话。

晚餐完毕，安乃德信守诺言，回到介曼那里。病人用冷冰冰的脸接待她。他和痛苦搏斗，度过了残酷的一天。他怨恨舒服地过了一天的那些人，责怪安乃德来得太晚。接着，他不和善地问他们玩得好不好。他恭维她容光焕发，气色鲜艳，恭维她皮肤下面流通着丰富的血液。他好象在责备她的这一切。

安乃德一句也没有反驳。她能理解。她卑谦地请介曼原

谅："我的朋友，请您原谅我！"

介曼自己觉得自己可耻。他用平静的声音，向安乃德打听当天的新闻。她把新闻告诉了他。消息令人很不乐观。战争已打了四年，不但没有精疲力尽，反而有变本加厉之势。一个将要发生于明春的极大攻势的威胁，压在法国头上。他们谈到悲剧的明日。介曼把他自己弥留之际的心情反射到世界上。他觉得人类的进化似乎只是暂时的成就，是人在极偶然的情况下，发挥异常的力量奋勇一跃的结果。天才与反常的突然"变调"（天才与反常这两个词几乎是指一回事）。这是不能持久的。所有这些天才的成就，人类的进步，都是毕吕斯①式的胜利，血淋淋的桂冠。可是今天，他已经到达史诗的终点，上升的弧线完结了，巨人滚落到深渊中，他想超越自己，可是已经精疲力竭。如同曼哈姆之犬洛尔夫一样，它学会象人那样思想，可是两年之后便血而死，重新落入茫茫的黑夜。因为，并非只有人类企图试行超绝的冒险。自然界都进行过这种试探。到处的有生物都在开始艰巨的攀登，为了逃出黑暗力量的深渊。这个绝望的生灵，他向上爬，墙壁上每一个突出点上都留下他的血迹。时间一到，或早或晚，他将撒手而滚到目光混浊的噩梦中去。这噩梦守在两个门边：开始睡眠的门口，和结束睡眠的门口。

安乃德说："谁能知道他摔下来的时候，他的烦扰的生命之梦就结束了？"

"您还没有活够吗？"

① 古希腊军人，曾在抵御罗马人的战争中取得光辉的胜利，可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后人称代价高昂的胜利为毕吕斯式的胜利。

"夜是漫长的，我重又睡着了。我等待着明天。"

"如果明天不来呢？"

"我将永远梦寐以求。"

介曼对于任何信念都已不放在心上，所以他不想多辩论。在他生命结束的过程中，只有对于一切事物的理解，对他的看破人生的命定论观点最起作用。什么他都不否定，不否定"是"，也不否定"不"。激奋人群的种种疯狂：宗教、祖国，使人精疲力竭的一切搏斗，都按命运前进曲的节拍前进。生存物在完成着自己生长的同时，也在完成着自己的消灭。人类努力的目的是：零……

安乃德对他说："我的朋友，不要老看您周围的波涛滚滚，令人昏眩的旋风。人民互相纠结，他们时而上升，时而下降。请您看您自身！孤独的'一人'，自我是一个世界。我在我的世界里，听到一个永恒的'是'字。"

介曼说："我的世界是一具棺材。我看见棺材里的蛆虫。"

"您让生命逃跑，从您身上，跑向宇宙。把它唤回来吧，从宇宙中回到您身上，用您的手指把它按住在您胸脯上！……"

"就象我马上要盖上我的床单一样！……"

"您不但是在这儿，在床上，您还在各处，在一切存活的东西上。这个静穆的夜晚，它用阴暗的翅膀覆盖千千万万生灵的美梦，这个夜是在您身上，是属于您的。在您困苦中，您占有一切您所爱的人的财富、弗朗兹的青春和他的前程。至于我，我什么都没有，可是我又有一切。"

"您有美丽的血液，它使您温暖。"

“啊！我要是能把我的血给您，多好！”

她那样冲动地说出这句话，整个身体好似满盈盈的一杯美酒。他轻轻地碰了这杯酒，这杯临死者不胜羡慕的鲜血！上帝！她是多么愿意把自己的鲜血给他喝！

他很感动。他想说话，可是突然喘不过气来，差一点咽了气。她整夜留在他床边，用手扶着他枕头上的脑袋。她在场使他增加忍受痛苦的精神力量。他没有任何要对她隐瞒的事，也没有任何要告诉她的事。他不必对她表示他的痛苦，她扶着他脑袋的手指能感觉得到。在一个间息中，他的嘴在微笑中抽搐，他说：“死毕竟是很痛苦的。”

她替他擦掉额头上的汗，对他说：“我的孩子，幸亏我也要死的。否则的话，别人死去，而我活着，别人不会原谅我。”

天亮后，他请她回去。在他不能说话的时间，他充分地想，想到她的仁厚、她的毫不计较的自我贡献；而他是多么过分地利用了她的善心。他请求她原谅。她说：“您不知道，一个朋友尽量利用我们，这是多么好呀！如果我们所爱的人不是尽量利用我们，反而使我们非常难受！……”

她想起她的儿子。直到这时，她从未向介曼提起过她的儿子。他也从未问起她的儿子。到最后几天，介曼把一生的苦楚一件件地和生命一起解脱掉。于是他想起他的好友闷在心中的苦楚。

现在，介曼让安乃德每夜都陪着他。虽然家里人已经拍电报请介曼的姐姐来，可是他除了安乃德不要别人。他继续滥用她的善心。他自我解慰，说他反正活不到几天了。况且，

安乃德很乐意有人滥用她的善心！……可是介曼知道，一个慷慨的心是生成要受人剥削的。他想到安乃德以后会遇到困苦，觉得不放心。

他很少说他自己。他现在说话更困难了。他让安乃德说话。他想知道她的隐秘生活。现在他已经临近死亡，她不必再向他隐瞒什么。她向他叙述了一切，很简洁地，同时不让自己的激动心情外露，好象在讲另外一个妇女的故事。他一言不发地听着。她不看他。他看着她的嘴唇。她不明说的部分，他也感觉出来了。他体会得比她自己更清楚。在他自己生命逐渐消灭的同时，安乃德的生命却深入他的心中。到最后，介曼心中充满安乃德，以至临近死亡的时刻，他第一次爱了她。他爱整个的她，而且在他心灵的秘密中，他和她结成了夫妻。她自己一点也不会知道……她对他只有姐姐对弟弟的感情。爱神的翅膀一点也没有接触到她的心灵。死亡的面目唤起她的恻隐之心，充满激情的怜悯。但是，本能地，爱情的眼睛却躲开临死者的面目。这一点，介曼完全知道。他不要求她爱他……他自己克服自己。

他一点也不露出他和安乃德的关系有了变化（或许不知不觉地露一点）。她现在已经是他的妻子，她自己却不知道。根据丈夫的权利，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想领导安乃德如何处理家庭生活方面，尤其是面对儿子那种毫无把握的情况。男性的直觉使他理解玛克远胜于安乃德，虽然他从未见过玛克。他考虑了母子之间的误会。他已经没有时间帮助他们母子解除这种误会。他积聚最后的一点精力，想给母子俩计划出应当遵循的路。他说："安乃德，我要走了，这很好。我属于

一种精神族类，在未来的秩序中，这种族类没有地位。它对于未来和对于过去，都毫无幻想。我理解一切，可是我对什么也不相信。理解得太多，就在我身上消灭了行动的兴趣。一定要行动！坚持不懈！您的心的本能，比我的赞成与反对更有把握。这还不够。您有您的局限。您是女人。可是您生了一个男子。您有一个男孩子。您在您的局限性上碰壁，就象他在胎儿时期，在您肚子里碰您肚皮的壁一样，为的是要破壁而出。他还将不止一次使您流血。请您和霞娜·达尔勃莱①一样，唱他的解放之歌。歌唱他从您身上出来的缺口。请您用我的名义告诉他，不要象我一样，满足于理解一切；也不要象您一样，满足于爱一切……他必须有所偏爱！公正是美好的。但是真正的公道不是端坐在天平前面，静观两个秤盘上下晃动。真正的公道必须判断并且执行判决书。他必须快刀斩麻，解决问题！……梦做够了！该苏醒了！……永别了，梦幻！……”

不知道介曼是在对他自己，还是在对安乃德说话。

但是，他最后一次出神地凝视安乃德之后，在床上转过身去，和活人们分离，注视着墙壁，把自己禁闭在沉默中。直到在弥留时刻拧断他生命之线的最后一声呻吟，他不再开口。

* * *

安乃德没有余暇顾到她自己的悲伤。弗朗兹的痛苦占据了一切。他的痛苦象狂涛怒浪。别人要么完全照顾他，要么

① 那瓦尔王后（1528—1572），她支持加尔文派新教。

远而避之。安乃德专门管着他。

在介曼咽气后的几小时内，弗朗兹悲痛的表现是那么无节制，在场的人都觉得很窘。弗朗兹一点也不检点自已的表现，不象一个有教养的人在丧事中应当有的态度。他的表现象一个绝望的孩子或情人。他不愿意离开心爱的人的遗体。他的爱情大声说话，正如他的苦恼一样。介曼家的人都气愤极了。为了结束这种过分的表现，尤其为了避免旁人说闲话，只好采取措施，让弗朗兹离开介曼家人的寓所，由安乃德管着他。这时，丧事的仪式在当地一个小教堂里举行，然后把遗体送上运货的火车，运到死者的故乡去。

沙瓦纳家的人，活人和死者，都走了，(最有生气的，也许倒是死者)。沙瓦纳家族的光明熄灭了，如同古时灵柩台上的雕饰，一个跟在灵车和旌旗队伍后面的人倒拿着的火炬。沙瓦纳家的人和安乃德的告别是简单而勉强的。赛奇—沙瓦纳夫人，介曼的姐姐，勉强地向安乃德表示感谢(真诚的感谢)，感谢她对介曼的殷勤照顾；并且，虽然心里反感，她勉强吻了安乃德一下。经过这一番努力，赛奇—沙瓦纳夫人欠安乃德的人情似乎全部偿清了。只有德·沙瓦纳老夫人，介曼的母亲，流着泪，亲湿了安乃德的面颊，并且叫她“我的女儿……”但这是在旁边没有别人的情况下发生的事。老夫人很可能喜欢安乃德，虽然在她看来，安乃德的思想是那么离奇。她很可能会宽容地对待安乃德，因为除宗教以外，别人有什么思想，她都漠不关心。然而老人是那么软弱……她首先要顾全自己的安静。可能扰乱家庭安宁的事，什么也不应当做。大家互相说“再见”，心里谁都明白，她们是永远不会再见了。

教堂里的丧礼和动身回法国的告别式接连举行的时刻，安乃德陪着弗朗兹关在房间里。在她的想象中，她也参加了仪式。她仿佛看见自己夹在送丧的行列中，步行在冰冷的道路上。在二月底的阴沉的天空下，道旁的迎春花含苞待放。远远地，她听到教堂里为死者祈祷的钟声，缓慢地，隐约地，从寂静中传来。她设法不让弗朗兹听到钟声。当她用谈话吸引弗朗兹的注意力时，她听见火车开动时的一声汽笛长鸣，仿佛觉得胸部被人扎了一针……他动身了……死去了的朋友，又一次死别生离！

她不得不想到留着不走的那个人。另一个朋友已经不需要我们。直到最后，介曼饱尝了安乃德的充满友爱的同情。今后，他不再需要别人怜悯他。于是安乃德的怜悯之情涌向活人。死者曾经把这个活人托付给她："我把他遗留给你，你代替我。他是你的。"

和弗朗兹在一起，怜悯的心情可以随意发泄。他跟介曼不一样，介曼对她采取僵硬态度，他一点也不愿意别人怜悯他，弗朗兹则渴求别人怜悯。他向人暴露自己的弱点，毫不觉得不好意思。为此，安乃德很感激他。他发现，向安乃德求助，和安乃德给他帮助，是同样简单的事。这对她是一种享乐，被剥夺了的享乐。她的儿子玛克和介曼，都过分斤斤计较，不肯给她这种助人之乐。这个骄傲的男人种族，他们咬着牙不透露自己的激动心情，他们羞于推心置腹。他们认为怀恋母亲乳房中的温爱的乳汁，是一种丧失体面的事而加以隐瞒！弗朗兹在这方面毫不遮遮掩掩。他索取他的一口乳汁，好象是他应得的一份，好比没有睁开眼睛的婴儿，用他的嘴唇和手摸索

着他要的乳头。

“好吧，给你喝，我的孩子！喝我！我把我的奶头放在你嘴唇中间。”

这个蔑视妇女的人，他不曾尝过母亲的乳汁（他母亲去世时，他还在摇篮里）。他不想念让他吮吸奶头的女人，他不喜欢女人，他所爱的仅仅是乳房。必须满足他解渴的强烈愿望。

对于这种情况，安乃德并不是不知道。她不过是照顾弗朗兹的一个乳媪，使他的痛苦得到温慰而能呼呼入睡。她对弗朗兹只有母爱，一天天增长的母爱，因为对方的需要也在不断增长。然而母爱中包含着各种的爱。弗朗兹不知道所有这些爱的名称，却没有一种他不在暗中抚摸过。

弗朗兹什么都告诉安乃德，把他自己整个交给了她。他出奇地不害臊，他认为安乃德为照顾他的一切而贡献她自己，是顺理成章的事：照顾他的悲戚、他的哀痛和慌乱、他的身体、他的健康、他的饮食、住处和衣服。乳媪和保姆、知心人和什么活都干的女仆，他所要的正是这些，别的他什么也不要；而她恰好是这样的人，别的什么也不是。仿佛他所期待于她的是她本职之内的一切照料和服务。安乃德和弗朗兹一样，觉得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他连谢谢都不说。间或出于礼貌，说声谢谢。倒是安乃德，在默默地感谢弗朗兹，感谢他需要她。

他的自私使她陶醉。有些利己主义是非常魅惑人的。妇女们对于那些自私的人，怀有特殊的爱好。一个男子为了你而爱你，你感谢他。但是，一个男子为了他自己而爱你，你会多么从心里珍爱他！他只想自己，他自己一点也不给你。他抓住你，他把你吮吸干净，于是他认为你很不错……而你，被他

吮吸一空的牡蛎，会说："他真好！"

弗朗兹在吃安乃德，用世界上最和蔼的姿态。他温柔、讨喜、吸引人、天真烂漫，他喜欢让人怜悯、抚慰。如果安乃德不是先意承志的话，他会向她开恩，告诉她他想要什么，让她赶快去办，让她在一天中上下楼梯十几趟，为了替他去买桔柑、买一份报、一件他提到过的东西，或者送一封紧急的信到车站上去寄发。她得到了优厚的报偿：每当她出去一趟再回到寓所时，她看见弗朗兹焦急不安，埋怨她回来得太慢了。或者，傍晚时分，在阳台上，他悲怀悒郁地来坐在她身旁，靠得很近，仿佛他要挨着她的双腿取暖。于是，突然，他哭泣了……安乃德抛开她手上正在做的活计，把那个大孩子的脑袋拉过来，靠在她肩上……（真幸福！碰到这个男子，他让人替他擦泪而不脸红！）等他哭够了，他开始说话。他把心里的隐密痛苦全倒出来。从童年时期被压抑的痛苦说起（这些痛苦他从来没有全部对人说过，即使对介曼也没有说过），一直说到最近的丧事。他内心为此日日夜夜不断地流血，因为他老是责备自己在介曼病中躲着他，不够爱他，甚至对他表示……安乃德是这样耐心地听他讲！他的头接触着女人的面颊，再加她的安慰的声调，不打断他的话，只是把温柔和怜悯的字句，插进他诉怨的言词中，仅仅凭了这些，他就觉得轻松多了。于是他向她坦白从未向人高声说过的事。她并不惊讶，毫无抵触，仿佛她自己有过这种体验似的。她听他叙述内心生活的赤裸裸的故事，有时是相当猥亵的坦白和道德上的偏差。如果她在书上读到这样的内容，她可能会把书扔掉。她听他讲述这些，真象神甫听人忏悔。忏悔室中的秘密是神圣的。接受别人忏悔的人，

被慈悲的情感净化了，不至于被坦白的内容所玷污，或引起愤慨。他参预了人类本性的弱点。忏悔者的弱点也就是接受忏悔者①的弱点，他对此产生怜悯，他把对方的过错归咎于他自己。他此刻更爱忏悔者，因为他用手指给对方洗了脚。

* * *

头两个星期，弗朗兹的灵魂整个沉浸于痛苦之中。有时，绝望的情绪突然涌起，掐住人的喉咙，要把它掐断。（安乃德不止一次地半夜起床，到邻室中去让那个在枕上喘不过气来的人平息他的呜咽。）过了头两个星期，情况缓和了。接着是一个时期的痛苦的半麻痹状态和默默无声地流泪，犹如冬春之间过渡性的天气：天空凝滞不动，疲惫乏力，太阳隐在云后，时而下一阵无声的雨点……最后是大病初愈的休养时期：腼腆的苏醒，病好了反而觉得不好意思，企图隐瞒恢复元气时傲慢的幸福之感。这是一个低声长谈的时期，一连几小时，倾吐心中得到了更新的泉源，但是他不全说，只是低声细语，如果他肯定听者的耳朵可靠。

又过了几天，他们一同外出了。弗朗兹靠在安乃德的胳膊上，慢慢行走。在那些阴沉而温暖的下午，枯叶堆中，焚烧过的荆棘丛下，紫堇花②纷纷冒出头来。腼腆的春季已经在高山上出现，可是山谷还在瞌睡，沉浸在又湿又冷的雾与阴影的深蓝色中。他们想念友人。友人和他们在一起。可以说，友人故意等他俩在一起的时刻来和他们会合。也由于两人在

① 接受忏悔的一般都是天主教神甫。

② 或译：紫罗兰。

一起，所以他们觉得友人也在场。他们分开时，就觉得友人也离得很远，他的不可见的存在，成了一个遥远的影子。弗朗兹一边走，一边紧靠安乃德，为了重新找到介曼，他紧紧抓住一个活人的胳膊，安乃德的胳膊，好象借此可以不失去已不在人世的友人之手。现在，弗朗兹对安乃德温情脉脉，体贴入微，再加上他本来就具有的贵族出身的天生的和蔼。他珍爱安乃德，并且设法对她表示出来。他离不开她了。安乃德深为感动，可是她并无幻想。她是一个法国妇女，善于看清别人，即使那些人是她偏爱的对象。然而，一个法国妇女毕竟是妇女，而一个妇女最看不清楚的（因为她不想看）是她自己。

她的责任召唤她回巴黎去，找她儿子。她把儿子抛在一边，时间已经太久了。介曼的漫长的弥留期，弗朗兹要她分担悲痛的苛求，一直把她缠住了。漫长的三个月中，她完全献身为两位朋友效劳。如果她脱身不顾，是人道所不容的（至少她的良心给她找这个借口）。可是目下，她的责任不再是留在此地。她的责任在另一处。她儿子在注视她，用谴责的目光。他从来不曾离开过她的思想。在最忙碌的日子里，她没有时间想他，可是没有一夜她不怀着内疚梦见她的儿子。她为他处境的危险忐忑不安。一月三十日，敌机轰炸巴黎之翌日，她差一点要回巴黎去找他。母子间很少通信，而且在他们疏疏落落的信中，双方都不肯表露温柔的热情。一种隐藏在她心中的困窘，使她的态度变得僵硬。远远离开儿子，她知道她对不起他。可是她宁愿不承认这一点，于是她把自己心情的困窘归咎于儿子对她的误解。至于玛克，他决不原谅他母亲最后一次遇见他时的态度。她的侮辱性的猜疑，等于打了他一记

耳光。事后一连几夜他梦见那天的场面时，他狂怒得乱咬枕头。可是，自然罗，他宁愿被杀死，也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这种心情。他给母亲写的那些信，冷淡、高傲、疏远，专门用来表示他不在乎有没有这样一个母亲。最糟糕的是安乃德好象并未注意到这一点，当时她为更危急的事操心，忙碌得很。她匆匆忙忙地写点内容极平常的短笺回答玛克。邮局也凑热闹，她元旦写的信到一月十五日才寄到。再加介曼的一次可怕的发病，整整二十四小时，安乃德内心激动的感情力量全部倾注在介曼身上，以致她完全忘记了玛克的生日。玛克徒然标榜他对温情主义的藐视，但是他母亲忘记了他的生日，还是使他哭了鼻子！眼泪很快可以擦干，可是擦干了照样灼人；而且他说不清是不是由于受到侮辱而失望，还是由于另一种因为受侮辱而不愿意直说的感情。安乃德一点也不知道。后来，她发现她忘记了玛克的生日，她很难过。可是她认为没有必要把这告诉玛克，有什么用呢？既然他仿佛并不关心这件事（他的麻木不仁的态度的新证据）。呵！如果他和弗朗兹一样地感情外露，一样地多情！……她常常将玛克和弗朗兹比较，虽然两人年龄不一样。因为她愿意拿弗朗兹当她自己的孩子看待。她容许自己这样考虑，为了原谅自己对弗朗兹的极大的温爱占用了玛克应得的部分。但这个借口是耍花样，自己骗自己。一种健康的本能——可惜太晚了一点——促使她自己责罚自己，因为她过多地去想如果她走了，心里该多难受。但是妇人之心这个魔鬼，是擅长于找报复手段的。它在她身边轻轻地说，如果她留下，她将由于不走而感到内疚；如果她走了，她将由于没有留下而后悔。要是走了，她可以在心中抚慰

一种秘密的感情，暂时牺牲不可告人的欲望，是为了日后有充分理由加以补偿。

在弗朗兹方面，问题简单得多。他一听说安乃德要离开他，立刻大喊大叫。至于说她有别的责任，这一点他连听都不愿意听。他只觉得自己受了骗，她已经成了他的不可缺少的人，这已成了习惯。一想起他将要失去安乃德，他就惊慌失措，手忙脚乱。安乃德面对这种感情上的苛求，一点也不生气，反而为被人抓住不放而在心中暗暗得意。于是她对弗朗兹的意见只是软绵绵地加以抵抗。她一天天地推迟动身的决心。弗朗兹阴险地把安乃德看的报纸藏了起来，而她也忘了向他索要。三月八日和十一日，敌人的飞机又两次轰炸巴黎，弗朗兹是知道的，他故意不告诉安乃德。三月的上半个月，法国与瑞士之间的边界封锁了，对他来说，这是缺乏消息的一个借口。安乃德的过错是没有多打听一下。她终于受到重罚。三月二十二日，一声惊雷，两个打击同时落在她头上。一份报纸的大标题宣布了古底叶[①]大爆炸和德军正在涌向巴黎；同时西尔薇一封十天前寄发的信告诉安乃德，毕当被捕了。

安乃德惊慌失措了。她一点也不怀疑，毕当是在替她还帐，牵连在弗朗兹逃亡事件中了。在那年月里，这是叛国罪。西尔薇这封信寄发后的这十天来，事件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在这种严峻的专政下，再加敌军逼近巴黎，大家都在发烧，刑罚很快就会执行，谁也不会拘泥于法制手续。法制，那就是报仇的诉讼代理人……几个月来，安乃德没有注意政治。为了两个人，她把全世界置诸脑后。她谴责自己。

① 巴黎附近地名。

安乃德匆匆忙忙地准备动身。她知道，回到巴黎，她是去迎接威胁着毕当的命运。她并不怕这个命运，她怕的是出卖了毕当，而她自己好象在逃避她的一部分责任。一分钟也不再耽误！由于德军在前进，去巴黎的道路可能在朝夕之间被切断。既然她的儿子，亲人们，处于危险中，她的位置应当在他们身边。

弗朗兹反对也无济于事。为他操心，现在是次要的事了。现在，他可以独立生活，怀着他的悲伤。他的悲怀已经采取了比较平静的形式。此时此刻，它重新进入生活的和谐中，变成其中的一个因素。它不再冒破坏的风险，而是占有生活，并且提供营养，即使在孤独的生活中，它也是一个同伴。

况且安乃德决不会抛下她的朋友不管。她考虑到，象弗朗兹这样一个具有不安和不平静精神的人经过几个月和她十分亲密的生活之后，完全进入孤寂中去，会产生什么样的冒失念头……她给他寻找了一个很安分守己的交往对象，可以在不干扰他的情况下远远地照看他；同时可以把他的健康情况写信告诉她。

在邻近的一座小楼中，住着两个妇女，母亲和女儿。两个北欧人。她们的生活比较孤僻，不大和人来往。母亲经常穿黑衣服，身材高大、健壮，一副贵族的姿态。女儿二十六岁，几乎成天躺着。她有一头厚厚的浅黄色头发，很细很密，编成辫子。她长得一点也不漂亮，面容憔悴，身材也很高大，体态苗条。可是她患着骨髓结核病，经过两三年严格护理，此刻正在逐渐康复。女儿有点瘸。每天下午，这两位妇女出去做一次短程的散步。她们不到远处去。安乃德和弗朗兹从外面回来，

在离住处不远的地方碰到她们。于是四个人一同走回住处。瘸脚的姑娘拄着手杖，由于自尊心或由于漫不在乎，她一点也不注意遮掩自己的残疾。他们互相说些极平常的话。双方对邻人的秘密都不好奇。可是，从这家到那家，他们有时互相帮助，互相借书阅读。

安乃德请德·温特格林夫人远远地照看她的年轻朋友，并且能使他散散心，不要太悲伤。安乃德把弗朗兹的伤心史告诉了德·温特格林夫人。她对弗朗兹可是一字不提。他每次遇见那两位妇女时，态度并不殷勤。只要安乃德向他表示她愿意他和那母女二人来往，立刻就遭到他的拒绝。因为他不能原谅安乃德离开他。他决不能忍受安乃德找两个替身，把她们强加于他。

直到安乃德动身的时刻，他还在希望她留下来。他把最后一天浪费在和安乃德赌气上，同时不停地向她提出不容置辩的坚决要求："安卿①，你不走吗？……说呀，你不走，对不对？……我求你，我要你别走！"

"可是，我的孩子，"安乃德说："我家里的人怎么办呢？他们在等我回去。"

"让他们去等着吧。一个'你拿去吧'②，胜过两个'你将要得到'。第一个'拿到手'的，就是我。"

不用白费力气去说服他。他象一个孩子，不停地喊"我渴！"不管你跟他说什么，他都回答："我渴！"

当他发现安乃德的决心已经不可动摇时，他躲进了自己

① 安乃德的德语昵称。

② 法国成语：空口允诺，不如立刻办到。

的房中，不再开口，不回答问题。他让安乃德独自收拾衣箱，整理什物，劳累半天。她看见出发的时间到了，而弗朗兹还不出来向她说再见。到了最后几分钟，她穿一身旅行服装走进他的房间。他神色沮丧地坐在一个角落里。她俯下身去，想吻他的额头。他突然抬起头来，以致撞在安乃德嘴上，嘴唇被撞破，出血了。她在很久之后才发觉自己受了伤。至于他，不用说，他什么也没有瞧见。他吻了她的手，用可怜的声调反复说："安卿！安卿！……快快！回来！"

她抚摸他的头，允诺说："对……对……我一定回来……"

最后，他站起来，提了她的行李，陪她上车站。安乃德一个人说话。从他们的住处到车站，安乃德为了避免想别的事，向他吩咐一些日常生活上要注意的细节。他听见的只是她的声音，不注意她说什么。他帮助安乃德登上车厢之后，自己也上了车，坐在她身边。他一直没有开口，也不瞧她。她怕火车突然开动，他下不了车，就催他走。但是在开车前五分钟，他才突然站起来，一句告别的话也没有说就走了，因为他怕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安乃德俯身在车门外，看弗朗兹迈着大步走远了。她想看看他的眼睛。可是他没有回头。他消失了。安乃德一个人回到几乎是空的车厢里，没有动静，没有声音。她的嘴唇有烧灼感。她用舌头舔舔嘴唇上的鲜血……

*　　*　　*

在边界上，当前的现实，战争的红色影子，唤醒了她。她正在迎面走向她的危险的责任。她的形体特征是不是已经通告了各处？她一踏上法国国土会不会立即被捕？西尔薇的信写得

十分谨慎，什么也没有说明确。也许安乃德能看到这封信，也许看不到。在字里行间，可以看到一切可怕的事，也可以什么都看不到。但是，检查护照很顺利，安乃德过关了。

她到了巴黎。谁也没有等她回来。她通知家里的信比她本人晚到两天。她的不安的思想整整一夜跑在火车前面。那天是“圣枝主日”，她在路上听人讲到巴黎被神秘的大炮轰击的消息(多象于勒·凡尔纳想象出来的故事)，使她耽心她儿子的安全。他居住的市区正在大炮射程之内。在敌人的炮火下回到巴黎，这行动本身使她感到精神轻松一些。可是等到她看见自己的住所完好无损，心情才安定下来。她三脚两步地跑上楼梯，敲门，听到(真幸福!)儿子来开门的脚步声。

玛克惊呆了。在一时之间，一切自我控制失去作用，树立在两人之间的人为的垣墙一下就不存在了。母子二人紧紧地相抱，两人都对于对方的热烈拥抱感到震动。

不过这仅仅是一瞬间的事。他们已经不习惯于这种热情流露，所以有点窘。互相放开之后，他们重新采取了一般性交往的姿态。

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秘密。安乃德回到她的房间里，向玛克解释她回来的原因，用她的方式解释。玛克听着，不做声。他注视着安乃德的动作，一点也不放过。这回是他在冷眼旁观。安乃德样子很拘束，勉强自己说下去。一种隐约的不舒适之感，使她担心儿子在评判她。她对她儿子并非没有做可以责备的事；而且有多种该受责备的理由。所以她的样子不那么温柔，并且装作自以为是，其实她有点心虚。她光注意观察她自己，不知道观察对方。她没有看出玛克已经不是三

个月前和她分手时的玛克。人们所认识的人和人们应当认识的人是多么不同！人们所认识的永远只是过去的形象。新的形象是一个新来的人，我们还没有钥匙开新来者的锁。

毕当在被捕的前夕已经发现自己被跟踪了，于是他设法给西尔薇寄了一封信，请她转告安乃德，叫她一点也不必着急，一切都将由他自己承担。没有别的话。这就够了。西尔薇虽然不知道详细情况，从夏天以来，她已经嗅到这个奇特的冒险行动。于是她惊慌不安。她的疯姐姐参加到什么卤莽行动中去了？没有法子弄明白！毕当在秘密拘禁中。关于安乃德外出旅行，她什么也不知道，除了安乃德信中所说的，她护送一个伤员去瑞士疗养。西尔薇用暗示的语句，把她的忧心透露给玛克。玛克猜到了其余的部分。他回想起去年十二月，在里昂车站附近的神秘邂逅（他没有向任何人提过一个字）。他利用这些资料构思了一部完整的小说，却没有告诉他姨母。他在西尔薇帮助下，开动脑筋，企图把小说编得更接近事实。西尔薇第一次对他讲起她所知道的安乃德被撤职的原由：在墓园里的一幕，以及安乃德对一个俘虏的关怀。根据这些材料玛克进行了长时期的工作。于是，他母亲的面目以新的光辉出现在他眼前。他改变了以前的想法。过去他瞧不起的和平主义，以为只适用于妇女的“软骨头”的和平主义，在变成一股激情，成为危险的事物之后，竟大有味道了。他想象出一部爱情与英雄主义的冒险小说；并对此感到热辣辣的妒嫉和一种使人不安的吸引力。现在，他明白了他母亲的猜疑，严重地伤害他的猜疑。最不堪的是，他对此生气直到狂怒之后，不得不承认，他当时的态度使母亲有权那样猜疑他。这个思想使他十

分沮丧……但是问题不在于他个人。他母亲正处于危险中。当他看见她进来，他一点也不怀疑，她是在故意迎着危险前进。这个想法在他头脑中占了一切想法的首位。他热情地盯着她，心里暗暗求她把一切风险都告诉他。但他知道她不会这样做。他觉得痛苦，但是赞美她，赞美她的自尊心、她的平静和沉默。终于，他明白了他母亲的为人！现在他担心会失掉她，因为她正受着威胁。

安乃德什么也没有注意到。她只想一件她该去做的事。她迫不及待了。来不及去看妹妹。急急忙忙洗了一下手脸，吃了一点点心，马上就换装出门去了。玛克腼腆地、轻声地自荐，要陪她去。她做了一个手势，拒绝了。他不坚持。他很难受，怕再一次遭受侮辱。

安乃德到玛赛尔·法朗克家中去了。他已经成为碾碎机的重要齿轮。他夤缘而得到了内阁总理私人秘书处的重要职位。

安乃德不愿费事说些没有用的开场白。她向玛赛尔复述了事情的经过。玛赛尔不胜惊讶。他的第一个反应一点也没有宽厚之意。她第一次看见一个失去了笑容的法朗克。微笑使此人的面容可以蒙上一层另一种性质的讽刺味的雪花膏。在几分钟之内，他几乎要不顾最起码的礼貌了。在这件事中，他只看到一点，那就是这个神经病的女人牵连他处于极尴尬的境地！他跟她一同倒楣。他一点也不想笑。他没有心情说句打趣的话来轻松一下。他怨愤安乃德拖他下水。但是安乃德的嘲笑性的目光，通过他的面部表情而抓住了他的思想，提醒他要扮演上流社会的角色。他恢复了他那种轻快的姿态。这

个妇女前来向风险挑战的大胆行径，使他为自己显露出胆怯而感到丢脸。于是，他又成了过去的玛赛尔，问安乃德："可是，看老天爷面上，安乃德，什么魔鬼逼迫您，不让您安安静静在瑞士呆着？在那儿谁也不会想到您。什么魔鬼在您耳边出坏主意，要您回来自己投身于虎口？"

安乃德从容不迫地解释说，她是回来替换毕当的，或者要求把控诉毕当的罪状加在她身上。

玛赛尔高举双臂，大声喊道："您千万别这样干！"

"我来向您打听审理这个案件的检查官的姓名，以便向他呈递我的声明。"

"我不允许您这样干。"

"您以为我会让人为了我而冤枉一个清白的人？"

"毕当决不是清白的，他是搞这套玩艺儿的老行家，一个包办邮件走私和越境逃亡的承包人，一个惯犯。您去自首也挽救不了他。再说，他并没有提到您的名字。"

"这是因为他慷慨，讲义气。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就不能和他一样地慷慨？"

"您有一个孩子。"

"正因为这样！我不愿意我的孩子成为卑怯的人。"

"您真是疯到家了。"

"的确是这样。现在，亲爱的朋友，请告诉我我要知道的那个人的名字就行。请您放心，我不会说出您的名字。"

玛赛尔心里想："你说得倒好！一旦抓住线索之后，司法机关会顺藤摸瓜，一直追索到我的名下！"

但是他的自尊心受了刺激，于是他反驳："问题不是说不

说出我的名字。我是为您不放心。您不认识‘老板’（他指的是‘进行战争的人’①），他可是不在乎多一次或少一次草菅人命的判决，他决不会因为您是女人就手下留情！为了树立榜样，他喜欢打破所有古老的规矩：向人讨好的照顾、尊敬高级人物、以及向女人献殷勤等神圣传统……”

“平等对待我，并不使我反感，即使在刑场上！”

玛赛尔不坚持了。他知道安乃德的脾气。他说：“好！……让我先研究一下案件！”

“时间紧迫。”

“时间不会白糟蹋的。”

“我不去作证，就背着沉重的包袱。”

“您够健壮的，这个包袱您再背一两天不成问题。如果有机会能做到撤销原案，岂不是比你们两人都遭殃好得多？”

“谁敢保险，明天或再晚一天，谁说我不会得到消息，说毕当已经成为您刚才听说的那类草菅人命案件的牺牲品？”

“我认得检察官，我会把情况通知您的。我不是在设法欺骗您。我不冒这种风险！……再说，如果弄得不好，他们会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作出突然的决定。您反正手上还有一张牌：不论事前或事后，可以去自首。自古以来，谁都不能拦阻一个女人自投罗网。”

“我一点也不怕自首，玛赛尔。可是我并不愿意自首。我对于无济于事的英雄主义，既无兴趣，也不重视。”

“谢谢上帝，这才是一句通情达理的话！……哦呼！②……

① 指当时的法国政府首脑，内阁总理克莱蒙梭（1841—1929）。

② 到此，玛赛尔才松了一口气。

至于有用的英雄主义，安乃德，坦率地说，我去尽力为您的事想办法……为什么您不对我说，他是您的情夫？”

“谁？”

“那个漂亮小伙子，被你救出来的那个。”

“别说蠢话！”

“算了吧！您何必还瞒着我？我不责备您。如果那是您的乐趣，您完全有理由那样干！”

“可是我向您保证，没有那么回事！”

“算了吧！”

安乃德脸都气红了：“不，不，不，就是不！”

玛赛尔微笑了：“好，请您不要生气。我什么也不再问您了。但是，说句悄悄话，神秘的女人，既然您不爱他，为什么要把他救出来？您不得不承认不能自圆其说了吧？”

“因为……”她开始气冲冲地说，可是突然又停住不说了。她明白，不论她说出任何真实的理由，玛赛尔反正不会相信。他不会理解……好吧，算了！他爱怎么想，让他去怎么想吧！

玛赛尔微笑，扬扬得意了：什么都瞒不过他！……

他是个善良的小伙子……爱情给这个案件增加了刺激性……这个安乃德，真想不到，拖人下水的鬼花样真多……可是，归根到底，他有这么一个朋友，很值得自豪！

*　　*　　*

他立即开始行动。他去见了上尉军衔的预审官。那是一个可爱而有风度的人，他不费力地上升到他的职务所要求的不人道的高度。在他身上，不得不然的狂热的民族主义和风

雅的好奇心，两者相结合而形成为一种和蔼可亲的漠不关心态度。对于被审讯的嫌疑犯来说，最大的危险是预审官对他发生了兴趣。

毕当引起了预审官的兴趣。他觉得毕当很不讨厌。他和毕当有过几次长时间的、彬彬有礼的谈话。他想从谈话中捞到一把麻丝，以便搓成麻绳，用来绞死毕当。但是，他不得不笑嘻嘻地但却很遗憾地承认：麻绳太细了！这个小小的旧货贩子，看来象一个性情温和而有着宗教式的灵光的人。他不损害人，而且非常无私。他很愿意谈话，为有机会表述他那些温情的幻想而觉得很高兴，很感谢那些愿意听他发表意见的人。他以很审慎的高兴情绪等待着被处决，好比一只狗用发亮的眼睛在斜睨一块它想吃的糖。但是他怎样也不肯说出同谋者的名字，也不讲他的罪行的任何细节。由于兴趣，或者由于精细的天真的狡猾，他总是在叙述事实的过程中，一下就岔开到发表议论方面去。仿佛他对于事实不重视，却十分重视思想观点。

预审官给法朗克看毕当在狱中给他的一个年轻朋友写的信，以及这个年轻人的回信。他的姓名是玛克·李维埃。法朗克不觉心头一紧，他想："这个小傻瓜，会不会主动地暴露线索？跟这些姓李维埃的人在一起，什么事都会发生！可是，当他听到预审官用富有旋律感的柔和声调念这几封信时，就放心了。这些信是用文雅的抒情笔调写的，风格之美，令人接连地想起年轻时期的席勒、弗洛贝、卢梭和兰波。毕当的信则把贝纳丹·德·圣比埃和艾德加·纪内① 融成一片。年轻人

① 在这两句中列举的六个人名，除席勒是德国剧作家外，其余五人均为法国十八、十九世纪的著名作家和诗人。

向长者表达了充满高度兴奋的热爱，对于滥用暴力的愤慨，以及热烈地愿意分担主持正义者的命运，不论什么样的命运。年长者在他的信中以慈祥的口气，竭力安慰年轻人，表达了他的静穆的安逸，满足于他所享受的和平环境。可以说，监狱变成了贤智者的高级隐退之所，国家提供给一位思想家、一位不信教的修道士隐居的山房。毕当的牢房有一个很高而且用铁栅槛挡着的小窗口。赛纳河畔的风，从窗口吹进来一朵栗树的花，整个春天随着这朵落花进入囚房。于是毕当成了田园诗人。那朵花保存在那儿，小心地摊开着，夹在预审官手中拿着的两张信笺之间。于是这两位巴黎人①，交换了一个会意的微笑，说道："这个老家伙也值得夹起来做个标本。"

可是，这个老家伙和那个暴躁的小青年，两人都没有泄露出他们思想的老底。年轻人发抒的是他对母亲的挂念和内疚，老人则竭力劝年轻人放心。两人互相了解对方的言外之意。而这两位巴黎人却以为这是《埃弥尔》② 中的一段对话。

预审官合上他的卷宗。法朗克问道："总起来说呢？"

"总起来说，一切都归结到这件逃亡的滑稽案子上。我们不大理解，这个老无政府主义者为什么对此感兴趣。他个人并不认得那个俘虏。我们叫人在瑞士跟踪过这个年轻漂亮的小伙子，他受到法国外省的一个家庭的接待……"

法朗克支起耳朵听。

"……体面人家。没有任何可以指责之处。有一个儿子

① 指法朗克和预审官。"巴黎人"，不仅是说他们居住在巴黎，而且是说他们的精神面貌、思想风格。

② 《埃弥尔》(1762) 是卢梭著名的小说。

矛重伤员。别的男子都在前线，有的死了，有的还活着。三个妇女：母亲、一个已婚的女儿，还有一个看护病号的女管家。有可能认为在那个漂亮小伙儿和已婚的女儿之间有什么勾搭。平平常常的故事。丈夫在打仗，在后方，道德能维持到什么程度，得看情况。相当令人惊异的是，那么好的一位爱国妇女，会看中一个德国佬……可是，俗话说，'没有斑鸫，只好吃喜鹊'。① 可能战事发生前，两人已经相识。"

法朗克站起来，完全放心了。他说："黑夜里，所有的猫都是灰色的。"②

"你明白，为了报答一个战斗员的爱国热忱，我们不愿意公开宣布他当了王八。公众的安全并没有牵连在内。"

"还有那个老家伙呢？"

"至于那个老家伙，我们可以绞死他，如果我们愿意；我们也可以释放他。有正面的理由，也有反面的理由，一半对一半。两边的秤盘是平衡的。这边的，或者那边的秤盘向下沉一沉，没有多大关系。我们听政府的指示！"

"政府"，这是法朗克的活动范围。他去见"老板"③。他很久以来已认识"老板"。但是，谁敢夸口说认识他？这个鬼家伙所作所为总是那么出人意料。遍地荆棘，遍地圈套……法朗克小心翼翼往前走。

---

① 法国俗谚：不得已而求其次。

② 法国俗谚：在阴暗中是黑白难分的。另外一个解释：在黑夜里，所有的猫都带三分醉意。

③ 指当时法国内阁总理克莱蒙梭。

他运气好。这头善怒的野猪今天不和往常一样，它用嘴喙乱拱它的小野猪们，以示优待。他发现这野兽①今天脾气好，爽朗欢快，高兴得跳跳蹦蹦。(法朗克心想："他睡了一夜好觉。")这个有蒙古人面型的总理正从前线视察归来：一切进行得很顺利，人们按照命令在现场死亡，不需要别人催促。防线加固了，德军冲击的浪潮好象又一次被顶住了。这个粗暴的老人回来时兴致极好。疲劳和温情主义一样，对于他的老皮老肉不起什么作用。他刚刚处理完他的秘书们给他清理出来的重大而紧急的事务。此刻，在出席众议院的会议以前，他给了自己半小时的休息时间。他喜欢听小消息。他的那群耳目知道他的癖好，总是准备好满把的时新的丑闻趣事供他消遣。他看见含着审慎的然而大有文章的微笑走近来的法朗克，立即嗅出此人口袋里装有可听的东西。

"你来了，法朗克奇巴纳先生(他故意把法朗克的姓念成法朗克奇巴纳)，你带来了什么货色？那好，快，我的孩子，打开你的篮子来瞧！"

法朗克觉得对方不拘形式的亲密态度，对他是一种恭维，而对方给他的雅号，再恰当不过的雅号，却有点使他恼火。于是他也用"老板"的诙谐口吻说话。一边窥视巨人的反应，一边开始描绘毕当的滑稽而令人同情的形象。他没有讲多少，因为不耐烦的听者以讽嘲的口气打断了他的话："一个美好的灵魂……你没有更好听的可讲吗？"

于是讲故事的人赶快在粗布料上绣出异乎寻常的图画，

① 克来蒙梭的脾气暴烈出名，外号"老虎总理"。

这是他按照听者的口味当场现编的。这一下，毕当成了一个“诚实的夫人”的寒伧的恋人，而这位夫人却成为那个年轻奥国人的热烈的情妇，为此，毕当帮助奥国人逃亡了。

这一下，“老板”的劲头上来了：“她是谁？她是谁？”（他一边喊，一边紧紧抓住法朗克的手臂。）“我打赌，我认识她！……她是某某的老婆。”（这个“某某”是当时的一位部长。）

他的小眼睛里闪过狡黠的光芒：“不是？不是？……可惜得很！不然的话，我可以把她扔进圣拉沙①，以圣神联合会的名义！”

他还提出两三个妇女的名字。如果法朗克不把真姓名说出来，他没有个完。说出来并不是没有难处，因为风险太大。可是事已至此，后退已经来不及了。于是饶舌的人，只好再饶舌一次……

老人一听到安乃德·李维埃这个名字，惊呼了一声：“李维埃……”

他曾经认得李维埃，建筑师，寻欢作乐的好手，为人机敏，思想开放，是德雷福斯派……“老板”和李维埃是同一辈人，也是同一条船上的人②。他们两人熟识，互相开玩笑逗乐，比赛刻薄的讽刺，交锋过不止一次。至于李维埃的女儿，那时她还是个小女孩，“老板”拧过她的脸蛋，后来一直没有她的消息。可是他对她有好感，因她甩掉了洛瑞·勃里索“这个白痴！”（他不能忍受勃里索家的人口若悬河的辩才。他有这个优点，他把伪善恨得要死。他到处闻到伪善的气味，有时甚至在真

① 修道院。

② 当时，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年，克莱蒙梭也是德雷福斯派。

实的事物中也闻到伪善。）所以他高兴地听说：安乃德有力的手在这个讨厌的家族脸上打下了深深的侮辱的印记，然后离开他们，让洛瑞这个大空泡撒了气，鼻子扎在水里。爱打听流言蜚语的他，对于上述流言没有少到各处散播。勃里索家的人憋了一肚子气不说话，假装不知道。这是“老板”的得意的往事之一。隔着一定的距离，他觉得他仿佛在这个绝妙的趣剧中和安乃德是有默契的。所以他赞赏那个什么都干得出来的姑娘（他是这样看待她的）。她最近的冒险行为博得他宽洪的看法……这个李维埃！了不起的高卢女子！……

“可是，”他说：“法朗克奇巴纳，她已经不是很年轻了吧？……她大概有……等一下……嗨！老了更好！我喜欢这样，她身上有一股火……不过，怎么，整个事件只是为了以滚球游戏作为结束？这和政治有什么关系？你不至于把这个善良的法国女人拖到弗特里吉埃--丹维尔（他这样称呼公诉人）面前去吧？他将津津有味地舔他的獠牙。不，不！让她去和她的维也纳人睡觉吧！这将为下一次战争增加一名为正义而战的兵士……至于那个老毕当，（又一个纯粹的法国姓，向队伍致敬！）‘三个人中最幸福的一个’，让他享受他的好运道吧！……我的孩子，你去替我结束这件案子……撤销！真见鬼！现在，让我们谈点正经事……我们要去众议院，我将向那些小牛犊们哇啦哇啦喊些什么呢？……”

案件就这样埋葬了。

安乃德被他们污蔑了之后，得救了。

在弱肉强食的莽林中，污蔑是一种同情的形式。

* * *

关于这些情况，幸亏安乃德自己一无所知。法朗克给她写了一封短信，告诉她一切顺利。但是她不以此为满足。她不相信法朗克，所以还是不顾一切地给初审官去信要求面谈。后来初审官释放毕当，给他看了安乃德的申请。

回到家中，安乃德看见赶来看她的西尔薇。安乃德把她的活动都告诉了西尔薇。后者一听，把她姐姐骂得狗血喷头。干这样疯狂的事，简直把她气死了。安乃德让她去说。西尔薇一想，既然坏事已经干了，只好接受既成事实。突然，她停止谩骂，扑过去搂住安乃德的脖子，吻了她。在内心深处，其实西尔薇并不愿意安乃德采取别的行动方式。你拿一个帝国来和她交换，她也不干。她知道她自己决不会这样办。她姐姐能够这样做，这也是她的骄傲。她那种毅力，那种不动声色的平静态度，令人折服。

隔墙有耳，玛克在邻室听着，但听不大清楚两姐妹的争吵和含糊的低语。西尔薇生气地高声叫喊，安乃德做了一个手势把她的声音压低，定了低音调。接着是猛烈的接吻和沉默，以及西尔薇擤鼻涕的声音。这个眼睛从来不湿的女人，今天也哭了……

两个妇女站着，温柔地搂抱着，在互相注视。安乃德一边吻西尔薇的眼睛，一边低声地、漫长地叙述了整个故事：介曼的友谊，弗朗兹的逃亡，介曼之死。西尔薇不想再责备她姐姐的疯狂的慷慨，不再用平常的尺子，她自己的尺子去量姐姐。她承认安乃德有特权按照比普通规律高一等的规律生存和行

动。但是墙那一边，那个爱妒忌的男孩子却难受得要命，因为人们不让他参加推心置腹的会谈。他才不去要求哩！他的傲慢要他只能等待着别人来请他去参加。

第二天，毕当来到的时候，玛克正在烦闷得不知如何是好。他从他的“岱巴衣德”①中出来。安乃德听见她儿子开门之后，发出一声欢呼。她任手中拿着的活计掉落在地上。玛克高声表达他的惊讶，一边使劲摇来访者的手。毕当从他的胡须中发出呵呵的笑声。笑得那么安详，热诚。安乃德一见毕当，就站起来吻了他。接着她想起儿子在旁边，于是觉得有点窘。玛克比她更窘，他托词去关楼道口的门，躲开了，让他们两人单独待几分钟。安乃德和毕当心情激动地含着微笑交谈了几句。玛克又走过来了，于是三个人的谈话维持在隔一层帷幕的含蓄语调的程度上。主人很愿意留毕当共进午餐，但是他急于去走遍全巴黎，要去转一圈，看望同志们。玛克和他一同去。他们快步走着，玛克说：“毕当，我知道你给我姨母写信说了些什么。”

“呵！”毕当回答一声，不说下去了。

玛克咽了一口唾沫，说：“你为我们尽心竭力，你真慷慨。”

毕当说：“比起你母亲来，我还差得远。”

玛克追问：“可是，她究竟冒了什么风险？”

“她什么也没有跟你说？”

“没有。”

“那么，你不能让我来替她对你说吧？”

---

① 埃及古地名，附近的沙漠边上为基督教修道士隐居之地。此处指玛克的房间。

“不……”

玛克不高兴了。可是毕当做得对。他们继续向前走。玛克鼓足了勇气，又问：“可是，至少我想知道，我妈妈现在是不是还担着什么风险？”

“在目前，我想没有什么风险。但是在卑鄙的家伙们和豺狼当道的今天，象她那样一个妇女，勇敢而且坦率，总会有点风险的。”

“我们能不能不让她冒风险呢？”

“我们不应当阻挠她。相反，应当帮助她。”

“怎样帮助她呢？”

“跟她一同去冒险。”

玛克不能这样对毕当说：“去冒风险，对。但是怎样冒法，她的事我什么也不知道。她的风险，她的危难，她什么也不告诉我。”

玛克愈想愈感到被人抛在一边的辛酸。他心里反复想：“在所有的，所有的人中间，我听她说的真心话最少。”

毕当见玛克半天不响，笨拙地理解了他的沉默，于是对玛克说：“我的孩子，你可以为你母亲感到骄傲。”

玛克生气地喊道：“你以为我要等你来开导我，才为我母亲而骄傲吗？”

他转背不理毕当，怒气冲冲地走开了。

* * *

卸下了沉重包袱之后，安乃德在家里重新过着平静的、无声无息的生活。战争在继续，人们的情绪焦急不安，这一切似

乎都不能触动她。她分担大家的风险，但不一定非分担大家的思想不可。她有的是可忙的事。西尔薇在安乃德不在巴黎的时期，照顾玛克的生活虽然也很周到，不过母亲的眼睛还是能发现儿子的衣着、生活的舒适等许多重要细节上的问题。她把他的内衣和外衣重新检查一遍，当她发现西尔薇有经验的管理出现漏洞时，她就很调皮地高兴起来。她要做很多工作，才能够把一切整顿得差不多，比如收拾整个住处。两年来，蛀虫成了寓所的主人。西尔薇总是看见安乃德忙于缝缝补补，或者整理这个那个。每天晚上，姐妹俩长时间地聊天。玛克在邻室用功，他把房门开着，窥伺她们。他那小公鸡似的眼睛斜睨着她们，没有在她们的谈话中发现任何可以啄食的谷粒。亲密的话题谈完之后，她们谈的尽是些家常琐事：当天的小消息、妇女们的无聊闲话、女服加工、粮食价格，等等。玛克听得不耐烦了，关上他的房门。她们怎么能一连几小时反复讲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对西尔薇来说，也就罢了！可是她，这位妇女，他的母亲，刚刚冒了生命危险，也许明天还要冒这种危险，他在她身上嗅到了热辣辣的秘密而又抓不住这种秘密，就是这位妇女，也感兴趣于这些琐事：面包的价格、黄油和白糖的限量购买，正如她感兴趣于她的隐秘的世界一样。(这个世界她对玛克只隐藏了一半！他的妒忌使他在灯心中窥见光亮。也许安乃德自己倒没有窥见。可是，不论她说话或沉默，她总静悄悄地被这种光线照亮着……)

他沉默着，可是沉默也是一种语言……①

---

① 原文是拉丁语。

灯点燃着，毫无声息。在大白天，没有人注意它。但是小雄鹰在注视洁白灯罩下面的无声的光芒……它是从何处来的？为谁照耀着？

另外一个夜游的灵魂，发现了这盏在草地上的萤火虫灯笼，她逡巡不去，被吸引了……

乌素尔·贝纳丹，安乃德在楼梯上和她擦肩而过，可是没有注意她。乌素尔轻轻碰了一下安乃德的手臂，腼腆地叫住她，小声地说："太太，请原谅……您允许我到您家里去谈谈吗？"

安乃德非常惊讶。她知道贝纳丹家的两个姑娘都十分腼腆，往常总是见了她就躲开。虽然楼梯上光线幽暗，安乃德还是看出对方脸都羞红了；在她手臂上，对方带手套的手在微颤。安乃德热情地说："现在就去。来吧！"

那姑娘又害怕起来，又设法打退堂鼓了，于是建议改天再去。但是安乃德抓住对方的手臂，拉着她走："我家里只有我们两人，请进来！"

在安乃德房间里，乌素尔·贝纳丹喘不过气来，僵硬地，一动不动地站着。

"我们跑得太快了，对不起，我老是忘记……我上楼总是跑着上，恨不得一口吞下楼梯……请坐吧！……不，坐在这儿，在这角落里，面对阳光，您会更舒适些。您慢慢地喘口气，不着急说话……您呼吸多么急促！"

安乃德微笑着瞧那位姑娘，想让她镇静下来。她拙笨地坐在那儿，满怀激动的心情，窘得僵直不动，在紧束的衣服下

面，鼓起肥满的胸脯。安乃德第一次能这样仔细地看对方的农村型的面孔和体形；资产阶级家庭深居简出的生活使她显得拘谨。她的容貌是粗线条的，体态比较臃肿。要是在农村，在田庄生活的正常活动中，人们瞧见她被家畜和孩子围绕着，忙碌而幸福，那么这个年轻、健康、欢笑、紧张、朴实的面孔，在夏天风吹日晒和满头满脸的汗水滋润下，并不缺少妩媚之处。可是现在，日光和欢笑被锁起来了。鲜艳的血色消褪了，只剩下一个塌鼻子，两片厚嘴唇；笨重的体态，迟钝而紧张，既不敢动一下，又害怕呼吸。

安乃德看见对方下不了开口的决心，为了让她有恢复镇静的足够时间，先向她提几个友好的问题。乌素尔慌慌张张，很困难地回答着，连要用的字眼都想不起来了。她的思想在别处。她本想接触另一个话题。但一想到要讲那些话，她害怕了。她感到痛苦，只有一个想法："我的上帝，我怎么能脱身呢？"

乌素尔站起来说道："太太，我求求您，让我走吧！我不知道我今天怎么啦，把您叫住了，真对不起！……"

安乃德执住对方的双手，笑着说："好啦，您安静一下吧！别着急……是不是我让你害怕？"

"不，太太……对不起，我要走了……我不能说，我今天不能。"

"那好，您就别说吧。我什么也不问您……我只请您再待几分钟，既然您愿意上楼来，到我家里看看我，我就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和您多待一忽儿。可不要刚刚进来，马上就飞了。我们两家是近邻，你挨着我，我挨着你，已经这么久了，可是没

有说过一句话！我在这儿也待不久，我就要到别处去。让我从容不迫地，好好瞧您一次吧！那么，让我瞧瞧您的眼睛！我也让您瞧瞧我的眼睛。我的眼睛没有什么可以使您害怕的。”

乌素尔又不好意思，又激动，慢慢地放心了。她开始用拙笨的语言，为她自己的胆小和不礼貌道歉。她说，去年她家里遭到丧事时，安乃德对她说过善意的话，她永久不会忘记。当时她十分感动，想给安乃德写封信，但是她不敢。他们家里不喜欢和不认识的人来往。

安乃德宽洪大量地说：“那当然，那当然，我理解。”

乌素尔胆子大起来了。她一点一点地，结结巴巴地，很费劲地说着，有时说了又改口。她说她四年以来是多么痛苦，这场战争，这些仇恨，这些阴险恶毒……虽然她不认识安乃德，她仿佛觉得安乃德必然也反对这些……

（安乃德温柔地握住乌素尔的手，没有说话。）

……但是她在周围找不到一处可以呼吸的地方。尽管她父母非常慈祥，可是他们总是倾向于报仇的思想。（她改口说）不，残忍的镇压思想。两个儿子不幸死亡，使二老异常激奋。光是“和平”这个词，他们一听就冒火。最激烈的是她姐姐于丝蒂娜。她和姐姐自从童年起就同住一间房，无所不谈。每天晚上，在上床之前，于丝蒂娜大声祷告：“我的上帝，圣母玛利亚，圣弥歇尔，把他们斩尽杀绝吧！”听了使人发疯。可是她不得不表示出同意他们这种祷告的样子，否则他们会责备她，说她对于国家的种种不幸，对于两个哥哥的死亡，无动于衷……

“无动于衷，我才不呢！呵！正因为我们是不幸的，我觉

得，我们应当愿意别人不至于这样不幸……”

她表述了她的那些拙笨而感人的意见。这些意见对于安乃德来说并不是新鲜的。她表示赞成。她把它们表达得更好些。乌素尔听了十分高兴。她不响，静静地听着。最后，她充满信任地问安乃德：“太太，您是基督徒吗？”

安乃德说：“不是。”

乌素尔惊呆了。她喊道：“啊！我的上帝！这么说，您是不能理解我的！……”

“我的孩子，不是必须成为基督徒才能够理解和热爱一切人道的事。”

“人道的！……这是不够的！恶事也是人干的，那些人啊，他们使我恐怖！瞧他们多么残酷！他们那些十恶不赦的行为……只有基督的血可以替他们赎罪。”

“或者用我们的血。每人的血，男人或女人，一切为他人而献身的人的血。”

“如果用基督的名义。”

“一个名字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这个名字就是上帝。”

“如果上帝不存于每一个为他人献身者的身上，这算什么上帝呢？如果这些人中的一个，我说一个，身上没有上帝，那么什么是上帝的限度呢？人的心可以超越这种限度。”

“不，任何事物都不能超越上帝，一切善都存在于上帝身上。”

“这么说，善就够了。”

“如果您拿走我的上帝，还有谁来对我指出善呢？”

“亲爱的，无论如何，我决不愿意拿走您的上帝。请您好好地保存着上帝吧！我在您身上尊敬上帝。您想，难道我会动摇您的精神支柱吗？”

“那么，太太，告诉我，您也相信上帝？”

“我的孩子，我不能够相信我所不知道的东西。您不愿意我说谎吧？”

“不，太太。但是请您信上帝吧，您信吧，我求您！”

安乃德温情地微笑，说：“我的孩子，我行动，我不需要信仰。”

“行动就是信仰。”

“也许，这就是我的信仰方式。”

“如果基督不引导行动，这个行动不免是冒险的，它可能铸成错误或罪行。”

“您觉得四年以来，基督足够使那些信仰他的人，免于犯错误或罪行吗？”

“啊，不要对我这样讲，太太！我完全知道，真正的基督徒是这么少！这是最令人丧气的！在我认识的人之中，我没有见过两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们使我心碎，使我活不下去！我痛苦，我厌恶！我厌恶这个生活，厌恶这些人。我想替他们赎罪。我再也不能和他们待在一起。我不会象您那样去行动，一切行动都使我害怕。我生来不是为了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我要，我将要动身了，去进加尔默罗女修道院，去隐修。我父亲答应了。我母亲哭了。姐姐责备我。但是我不能够再和家里人待在一起，我仿佛觉得他们每时每刻都在使我们的主人耶稣受难！……上帝，我在说些什么？请您别相信我，太

太！……他们都是好人，我热爱他们。我没权判断他们……不，请您别信我这一套！呵，如果您是基督徒！……”

乌素尔双手捂着脸。安乃德象母亲一样安慰她，使她平静，抚摸乌素尔低垂的颈项，说：“可怜的孩子，您说得有理。”

乌素尔抬起头来说：“您不反对我？”

“不。”

“我要走了，我做得对吗？”

“对于您，这样也许更好些？”

“我不象您那样行动，我要隐退了，您不责备我？”

“这也是行动。各人有各人的行动！我不是象有些人那样反对祈祷这个行动。让有几个人的灵魂保存着静观神明的神圣火焰，这是很好的。这火焰从鲜血的溪流中，保持‘永恒’和我们之间的这扇门永远开着。我的女儿，请您为我们祈祷吧，我们为你们而行动。也许我们是盲人，而你们则是瘫痪者！”

满怀感激的乌素尔，向安乃德鞠躬，吻她的手。安乃德抱吻了乌素尔。她送乌素尔走出通往楼梯的门。乌素尔叹息说：“唉，为什么，为什么您不是基督徒？”

但是，走到门口，她说：“您是的。”

“我不这样想。”安乃德微笑着说。

乌素尔眼睛发亮，说：“上帝选择他所要的人。他可不问您愿意不愿意！”

*　　　*　　　*

安乃德自从离开瑞士以来，没有收到弗朗兹一封信。她

感到难受，但是她并不惊讶。她可了解他：那个大孩子在赌气！他想责罚安乃德，他的沉默是最好的报复武器，也许为了强迫安乃德更快地回去。她觉得他这个策略好玩。于是，(调皮对调皮！)她假装一点也没有在意。她每周给弗朗兹写一封信，用从容不迫、温情、欢欣的口气，一点也不改她自己决定的计划。她希望重新见到他，可是现在，她觉得这是不理智的，她在巴黎有那么多的事要办。她打算等到夏天再去，以爬山和远足作为借口。玛克已经这么久关在屋子里没有出去，爬山会对他有益处。于是，等这样久使她受不了，虽然她并不愿意太着急。

她回巴黎后的第四周刚过了一半，一封弗朗兹的信寄到了。终于！……安乃德含着微笑，关上房门去看信。怎么样的责备，怎么样的忿怒，她都准备接受！

弗朗兹却一点也不责备她。也没有一句忿怒的话。他是完全平静的，有礼貌，有教养。他身体很好。他劝她待在巴黎……

弗朗兹不来信，她倒并不挂念；念了这封来信之后，她开始不安了。

为什么会这样，她自己也说不清。弗朗兹这样有耐心，对此她本应当高兴，可是她反而不高兴了。她情不自禁地当天就写了回信。不消说，她一点也没有提到使她不放心的事。(她自己知道吗？)她和弗朗兹开玩笑，说他既然不着急和她见面，不到年底她不去瑞士。她等待着第三天就收到弗朗兹来信抗议。可是没有任何抗议，连一封回信也没有。

安乃德烦躁不安了。她计算离夏天还有若干周。她给

德·温特格林夫人写信，借口核对一下弗朗兹说的他身体很好是否确实。德·温特格林夫人回信说，这位亲爱的德·兰茨[①]先生身体再好没有。至于哀悼亡友的悲痛，谢谢上帝，在他的年龄，很快就过去了。她说他很可爱，很高兴，他现在和她们住在同一所小楼里，她们把他当家庭成员看待。……

安乃德放心了。她得到了比她所希望的放心更大的放心。当天夜里，她睡不安枕，接连几夜她都没有睡好。她耸耸肩头，抑制住自己的一个思想。但是这个思想却固执地、阴暗地不肯离开，驱之复来。她的自尊心顶住了，又过了一周。接着，一天早晨，在起床的时候，她让步了，决定立刻去瑞士。她没有给自己想出什么理由。必须去……

几个星期以来，玛克如饥似渴地想接近他母亲。他已经放过了几周的时间。他本来希望能有一个碰巧的机会，可是没有如愿。现在，他想设法制造这样一个机会。这可是需要双方努力。而他只是单枪匹马在作战，他母亲不注意他的把戏。玛克不离开母亲了，他窥伺她的眼色，先意承旨地献殷勤。她想必察觉了玛克的殷勤。直到那时为止，他从来没有对母亲这样殷勤过。也许安乃德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她机械地记下这笔帐，等待时机成熟，她有闲暇时再说……可是这种闲暇，她目前没有。她心中有别的事。玛克徒然想尽方法，试图把她放野马的思想收回来。他失望了。他不能单方面继续向对方表示亲近，希望接近她，对方也必须有意帮助他。于

---

① 弗朗兹的姓。

是，他独自坐在房间的角落里。从那儿，被遗忘的他，瞧他母亲的侧影。她在给他衣服上缝缺少的纽扣。（她一边照顾他的事，一边心里想着别人。呵！玛克多么愿意她心里想着他，宁可忘了缝扣子这类事！）他研究她忧心忡忡的面孔。她有什么忧虑？什么记忆使她面颊抽动了一下？什么形象在她皮肤底下匆匆跑过？要是在别的时候，眼睛明亮的安乃德早就看见别人在注视她。可是此刻她心不在焉，处于半麻木状态，只是手指在做活。当她发现四周一片寂静时，才勉强对玛克提出一个慈祥的问题，同时心不在焉地听对方回答；或者催促他出去走走，趁天气晴朗。而这恰恰是他本来打算开口说话的时候。他十分遗憾地站起身来。他没有什么可以责怪他母亲的，她对他是温柔的，可是有一定的距离。他恨不得把母亲搂在怀里，摇撼她，咬她的面颊或者耳朵，一直咬得她喊起来。

"我在这儿！亲亲我吧，要不然打我两下！爱我吧，要不然就恨我！反正你别走开，和我在一起！回来吧！"

可是她不回来。

于是他下了决心。他决定一到星期日就和她谈一次，晚上，一吃完晚餐就谈。

就在那个星期天早上，她突然向他宣布，要动身了……她已经在收拾衣箱。她不是没有困难地找到借口，说接到了来信，叫她回瑞士去，比她原来设想的提早了。她没有作更多的解释。他也不要求她解释……他懊丧极了。

一星期以来，他一直在等待这一天。夜里他睡不好觉，用一部分睡眠的时间，来排演他要和她的谈话。而现在……他们又要分手了，还没等他开口！在她匆匆忙忙要动身的一天，

他不能和她谈。必须有充分的时间，在一个宁静的夜晚，对方能够全神贯注地听他讲。现在，叫她怎样听他讲呢？她心不在焉，眼光直盯着挂钟上的时针奔向她该出发的时刻！

玛克是这样地习惯于抑制自己的感情，以致他听到使他震惊的消息时一点没有表示惊讶。他默默无言地帮助母亲收拾行李。到最后一分钟，他才鼓起勇气用漫不在乎的调子对母亲说："你答应过我一直在家里待到暑假。现在，你夺走了我三个月……"

（这个思想在他头脑里反复地出现，包含着怨愤。）

安乃德误解了。她只把这句话理解为亲热的礼貌。人在告别的时刻，总要再说一句"不要走吧！"明知对方已经走定了。于是她用同样的开玩笑式的口气说："不是吧？我把这三个月当作赠品送给你。"

这句不公正的话刺激了玛克，可是他没有反驳。事已至此，说有什么用呢？说到末了，她所说的也就是半年前玛克可能想到的。她怎样会想得到，从那时以来，玛克变了？

日后她回想起来，站在列车门口的玛克是用严肃的表情注视着她。西尔薇也来了，她不停地说话。安乃德一边和妹妹谈天，一边瞧她儿子。他不说话，也不动弹，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在两人的侧影远远地消失之后（两个侧影中，只有一个向她摇手告别），在火车钻进了黑夜深处之后，安乃德一直把玛克的眼神带了走。

玛克和她姨母一同回来。西尔薇自言自语。在玛克面前，她不检点自己的言词。她习惯于把玛克当一个大人看待（稍微有点过分）。她说："我的朋友，她心中没有我们了。她在想

着另外一个人。她的心发疯了。”

玛克听了西尔薇说的话，心里难受。他用一句生硬的话解决问题：“这是她的权利。”

现在，从西尔薇那里，他知道了关于俘虏的故事。他知道西尔薇和别人一样，认为安乃德的冒险行动中，含有爱情的成分。他是所有的人之中，唯一不相信这种猜测的人。只有他一个人，相信他母亲服从一个更高的动机。西尔薇的嘲笑使玛克生气，仿佛她怀疑的是凯撒①的夫人似的。他不愿意跟人辩论这个问题，宁愿认为他母亲有理，不论她干什么事……

玛克想：“这是她的权利……‘她心中已经没有我们’。这是我的过错。我失去了妈妈。我有罪。”②

可是，人们在忏悔之后，是为了重新抬起头来，而且说：“我所失去的，早晚我一定把它拿回来，不管是出于自愿，还是出于强迫。”

* * *

在火车上，到站以前，安乃德一直是平静的。她现在有一种本能的习性：屏除使她为难的一切思想。她并不取消它们，而是把它们放到以后再说。

到达终点站，她才感到有点慌张。她头伸到车窗外，火车还没有停住，她要看看她认得的那个小站到来……对，一切都象她记忆中的印象一样。小火车站在那里，可是他，他却不在……

① 古罗马君主。

② 原文是拉丁语。

安乃德在进入瑞士边界时，发了电报，通知弗朗兹，说她回来了。但是，在战争时期，脚跟长翅膀的神①，在鞋底上钉了铅块……再说，那个亲爱的小伙子，干什么事都不能信托他。安乃德并不惊讶，但是无论如何，她失望了。

她走在去乡村小楼的路上。走了一半，她看见弗朗兹来了。她快乐得要飞舞了。然而快乐又立即消失：弗朗兹并不是一个人，德·温特格林小姐陪着他。弗朗兹加速了一点步伐。他亲了安乃德的手。他对于他的迟到，很礼貌地表示了歉意。安乃德对他说打趣的话，可是说得语无伦次，旁边有一对眼睛在监视她。她转身向德·温特格林小姐。后者正在等待着，身体站得笔直，姿态骄傲。安乃德的眼光碰到了两只蓝色的冷峻的眼睛，它们正在窥视安乃德的为难神气。两个妇女各含冷淡的微笑，互相说了几句好听的客气话。三个人一同上路。大家客客气气，谈谈说说。可是安乃德不知道大家说的是什么。到了小楼门前，他们让安乃德一个人留下，正确的借口是安乃德需要休息一下。于是弗朗兹，还是那么彬彬有礼地陪德·温特格林小姐回去。晚上，大家在德·温特格林夫人家里聚会，安乃德被邀请去晚餐。

安乃德留在她的房间里，站着，面对镜子。她戴着帽子，身上还穿着旅行用的大衣。她在照镜子，可是无心看自己。她在想……不，她没有想……她神经质地笑了一声。她从自己的催眠状态中苏醒过来，可是立刻又坠入这种状态。她离开镜子，在窗前站着不动，面对青山与蓝天却视而不见。她连

① 指罗马神话中的交通与传递信息之神墨丘利。

帽子和手套都没有脱下。突然疲乏侵袭了她。她暂时什么都不操心。有事明天再想……

晚上，与人共进晚餐时，她却不得不动脑筋，想设法让旁人看不透她的思想。正因为这样，她自己看见了自己的思想。那些客气话对她来说是多么沉重！人们向她提出问题：关于她的旅行，关于巴黎，关于巴黎的精神状况和时髦服装，关于食物的价格和战争还会继续多久……人们谈着谈着，可是十分明显，大家（也许弗朗兹除外）都在说假话！安乃德的视线总是和德·温特格林小姐令人难以忍受的视线碰在一起，虽然两人都在设法互相回避。德·温特格林小姐在观察安乃德。她脸上没有一条皱纹不被这位小姐记在帐上。可惜她在安乃德脸上没有发现她所希望的那样多的皱纹。在斗争的鞭子鞭策之下，安乃德的倦意一扫而光。她的面色恢复了柔和鲜亮的光泽。她休息过来了，年轻多了，自己满有把握地微笑着。相形之下，那位姑娘倒好象岁数更大些。她的面容显得严峻了。内心焦急，态度矜持，使她增加了骄傲的自信。她感觉到有表现自己优点的必要。可是表现得过火了，反而损害了她的那些优点。

她用夸张的亲热态度和弗朗兹谈话。安乃德轻轻地皱了一下眉头。艾丽卡·德·温特格林没有疏忽这一点。她记下了她赢得的一分。她还想再赢一分。餐毕大家都站起来的时候，艾丽卡犯了自高自大的错误。她把弗朗兹从李维埃太太身边叫开，把他带到邻接的小沙龙中去，让她一人独占。那时弗朗兹正在犹豫不决，精神涣散地瞧着安乃德，好象第一次看见她似的。安乃德眼光一直跟随着艾丽卡。德·温特格林夫

人在设法分散安乃德的注意力。那姑娘俯身凑近弗朗兹的耳朵，勉强地笑着，假装对他说些调皮的悄悄话，同时斜着眼珠去瞟安乃德。德·温特格林夫人低声说："这两个亲爱的孩子，他们不愿意再分离了。"

接着，她假装询问李维埃太太关于弗朗兹的情况，表示对于弗朗兹的家产和亲属她已经详细地打听过了。安乃德一举一动完全是平静的，但在内心，怒火在燃烧。她对于周围的一切，头脑异常清醒，对于在她自己身上沸腾的声音，则是盲目的。她从容不迫地站起来，一边谈话一边看放在琴盖上的几张照片；一边谈话一边机械地掀开琴盖，看一看琴上的商标；不由自主地，为了试一试，她的手指在琴键上奔跑。她的手抓了一下键盘……被她抓的并非光是键盘，三个人的胸口都受到了冲击。不速之客冲他们的脸大喝一声："我在这儿……"

一阵狂烈的风……三声高亢的和弦，被触怒的激情三声呼喊；接着是沉静，一缕呜咽之声袅袅而起，从峰巅上升到空洞洞的天宇，如同一片片轻云，缓慢的琶音① 渐渐下降，有如魔法的罗网沉入海底，把人们的灵魂一网打尽……

安乃德自己被她的网索牵着，俯身于嘹亮的深渊边缘，看见从她的不假思索的和弦中，产生了作为《曼弗雷德》② 开篇前奏的lamento③。

弗朗兹跑过来了。由于种族④ 和天性关系，他不能抗拒

---

① 音乐术语。

② 英国诗人拜仑的长诗，后由德国音乐家舒曼谱写了乐曲。

③ 意大利文，音乐术语：悲吟，哀调，怨诉。

④ 弗朗兹是奥国人，奥国人普遍爱好音乐，能欣赏音乐。

音乐魔力的召唤。他深深地受了震动，瞧着那个正在呼唤神灵的喀尔刻①。

多年来，安乃德很少弹琴。年轻时期，她是出色的钢琴能手。但是后来不得不卖掉她那架老旧的钢琴。在忧心忡忡的年月里，没有间息的劳动，只能允许她在极稀少的机会中练琴。自从战争发生以来，她甚至对于音乐产生了反感，所以就更少接触音乐了。她仿佛觉得这种时候搞音乐，是对于人间普遍的痛苦干了错事。有时她偶然打开钢琴，也是偷偷摸摸的，好象是为了满足肉体的需要。但是更其猛烈的是精神斥责对她的影响。在当前这时刻，音乐把她紧紧抱在怀中，她仰卧在下面，就象被情夫压着一样，动弹不得，口中干热如焚。她感觉到洪流的冲击，她被冲走，剩下一点清醒的意识，只能让她看见两岸在飞逝，和令人晕眩的急转弯。身体被捆住了，瘫痪了。她的全部自由力量集中在她的目光中。

这茫然的目光，严峻的目光，从键盘的波涛中抬起来，沉重地环视周围三张在窥伺她的面孔：弗朗兹激动得目瞪口呆，被驯服了；那姑娘被忿怒和害怕的情绪折磨着；她的母亲惊慌了，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安乃德的视线在探测他们；同时通过她的手，灵魂的恶魔在发言……

前奏曲到了这时，一阵火焰卷入悼歌般的拉芒多②那里，动作在加快，激情在堆积，喇叭高声宣布浪潮即将猛冲、怒涌而来。正在这闸门即将被冲开的一刹那，乐句只说了一半，安乃德便停止了演奏，她的手指按在最后触到的音键上突然不

① 希腊神话中的女魔法师，太阳神的女儿。

② 音乐术语：哀调。

动了。和弦的神灵们中断了翱翔，投身于沉默之中……接着，颤振的羽翼下垂，蜷缩……安乃德站起来，觉得自己很可笑。

弗朗兹又热情又不安，催促安乃德继续弹琴。德·温特格林夫人没有热情，出于礼貌，也勉强自己敦促安乃德再弹下去。艾丽卡不做声，恶意地闭着嘴，嘴唇紧紧地合着。安乃德环视他们，冷冷地微笑了一下，然后说道："我很疲乏，我要回去了。"

她的视线移向驯顺的弗朗兹，说："你送我回去吧。"

在告别时，她看见那个姑娘的眼光含着焦急和仇恨……

在冷冷的星光下，她和弗朗兹两人并肩走着。两人都不说话。在他们周围，空间的深渊在延伸音乐的深渊。黑夜的埃莱勃① 以及和火一般的情怀……他们一句话也没有说，一直走到门口。黑影憧憧……他们两人是黑影的一部分……他喃喃地说："晚安！"

这时，他看见在他面前，一个活动的影子扑在他身上。他俩的嘴吻合在一起了。

安乃德不见了。弗朗兹剩下一个人，在关闭的门前。他独自归去，穿行在深夜中。

她回到楼上她的房中。没有思想。不！现在还不要想！……

天气很冷。室中漆黑。疲乏之感压在她身上，象是一块倒下来的大石头。她心中的黑夜涌起不透明的波涛，将她淹

---

① 希腊神话：人间与地狱之间的一片阴影。

没在石油储积的池中……她用沉重的手匆忙解衣就寝，也不收拾起她脱下的衣裳。她头靠在枕上，灯熄灭了，望见窗外黑洞洞的天空闪耀着大熊星座。在她脑海里，她所见过的东西在闪闪发光，过去的生活……有如一块掉落的石头……呵！她倒在床上……

但正在这时（只过了一小会儿吗？），心脏的紧缩激起了她意识的反抗。她发现自己坐在床上，双手按着乳房。她喊道："不！这是不可能的！……"

什么是不可能的？……她等待疾跳的心脏平静下来。心脏平静了。可是平静了一下又开始疾跳起来。她在等着的时候，看见大熊星隐消了，消失到地平线下边去了。只有一个后轮，从山顶上露出来。在无声中，她痉挛的手指在折磨她的胸脯，她继续呻吟："不！这是不可能的……"

什么事？她是知道的。

"原来我自己对自己说了谎？原来我让自己上了钩？还有什么？……难道我爱他！……"

这么说，她用来陶醉自己的这种温柔的母爱，原来它掩盖着的是这个！……这么说，他们倒有理了，玛赛尔·法朗克、西尔薇，这些狡猾的巴黎人，他们的尖鼻子闻出了安乃德自我贡献下面隐藏着的不纯洁的成分！……

"可是上帝知道，我是怎样忘我地贡献一切，不期待任何报偿，我是怎样相信自己是无私的！……而私利却象小偷似地，悄悄溜进我的家。我是同谋者，我假装睡着，我听见情欲的轻轻的脚步声。我心想：'我为了介曼而爱他……'我为自己而爱他！我要想得到他。我要！……啊！多么使人见笑！谁

是'我'？谁'要'？……我，我的灰白头发，我全身是一路上的灰尘，我无用的经验，我的种种痛苦，我和他之间隔着二十年的距离。这个孩子该用什么眼光来衡量这个距离！……可羞！可怜！……"

她被羞耻感压得垂头丧气。

但是她重新抬起头来，气冲冲地："为什么？我愿意这样的吗？是我追求的吗？为什么我要受打击，被焚烧？为什么有这样的爱情渴望，这样的情欲饥饿？为什么要拿一个不老的心，给我这个已老的身躯？……"

她使劲抓她的胸脯。这个人性，它抓住你不放，象蜘蛛一样。到什么地方去打击它？她恨不得在她自己身上把人性撕得鲜血淋漓。但是，不可能用鱼网来捞整个海洋。

她反抗了："我爱……我爱……我还有资格爱！那个女子的妒忌性的害怕，就是证明……我得到了他，我不放他。如果我愿意，他属于我，这是取决于我的。我要。我爱。这是我的权利。"

她的权利？这句话的可笑程度，使她吃惊。权利，这是人的虚构，人和他的社会编造的！这是造反的奴隶在不可原恕的战争中高举的红旗。这个造反的斗争自从普罗米修斯①以来，结果总是被粉碎！这是强者的伪善，强者粉碎已被打倒的弱者，直到强者自己也被别人打倒。面对自然界，权利是不存在的。无情的力量以百万生灵为食物。安乃德是自然力量的

①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人物，由于盗天火给人类，而受大神的重罚，永远被锁在高山上。

受害者，百万生灵中之一个。她可以把她的失败推迟一天、一小时，但是不利于别的受害者；而且失败是不可避免的。难道值得以别的受害者的痛苦为代价，而推迟自己的失败吗？

她喊道："为什么不呢？一天，一小时的占有，哪怕是一会儿，难道都等于零？永恒存在于片刻之中，正如宇宙存在于个人之中。另一个受害者的痛苦，成为报复对象的情敌的痛苦，难道等于零，等于零？从你手中夺去的幸福，被那个女贼偷走的幸福，再把它从对方手中夺回来，让她也痛苦，毁灭她，难道这也是零！"

一股旋风似的野鸟群，沙哑地啼鸣着，降落在近处。辛辣的骄傲，妒忌和报复的残酷的快乐……她被野鸟拍翼声和喧鸣声震聋了耳朵……这群野鸟是从哪里来的？

"这一切，都在我身上！"

这使她自豪，也使她恐惧。铅的熔液烧灼皮肤，剧烈的痛苦成为一种享乐，直到晕厥，临死前的满足……她没有做任何驱散野鸟的举动。她什么也不能干。她象横陈的尸体，在一群啄食尸体的野鸟纷争之下，让它们在野地里争食她自己的残骸。它们分为两队，敌人和同类；一边是占有的渴望，一边是牺牲的要求。因为牺牲和占有一样，具有贪婪的利爪和狼吞虎咽的大嘴。善与恶（谁善？谁恶？）同样地穿着反人性的猛兽的服装。

她双臂交叉在胸前，等待着，赤身裸体地躺着，象死亡的野兽，听任一群乌鸦在上空盘旋。

在等待时，她在注视。没有恐惧，没有激情，什么也不妨碍她看。她发现自从最初的时候起，她就对自己说了谎。她

知道她爱他，而且一直知道这一点。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介曼说了一句“不要爱得他过火了”以后？比那还要早！自从他逃亡时就开始了？还要早，还要早。那么她刚才为什么惊讶呢？当她发现这一段在她心中酝酿已久的爱情时，为什么有那样贞洁的惊讶呢？

“喜剧演员！……你多么会说谎！”

安乃德笑了，鄙视的笑。在她痛苦到最难忍受的时刻，她的清醒的嘲讽要求发言。有两个安乃德在对话：多情的安乃德在耍狡猾，泼辣和善于嘲笑的安乃德在无情地揭穿，在看。

*　　*　　*

发现了情欲，并不等于使它能缩短一小时，只能使它更为辛酸。

黑夜过去了。白天赶走了啄尸的野鸟。可是它们停在周围的树上，在互相威胁。没有一帮野鸟肯退让，每一帮都在高喊它们的权利。安乃德耳目昏聩，精疲力尽，起了床，不作任何决定。她坐着，等待着，耳朵轰轰地响。

她一直等到弗朗兹出现。她从窗口望见他从大路上远远地来了。她知道他会来的。他走到门口，看了看门，犹豫不决，走过去了。走了三十来步，停住；又走回来。安乃德从窗帘后边看见弗朗兹的表情慌乱，焦急不安。他走近大门之后，停了一下，再向前走，打算进门，却又不进。他仰头望着安乃德房间的窗子。她赶快向后躲开。她什么也听不见了，只听见他们两个人心中的嚣扰。可是她的心平静下来了。她的呼吸深沉、缓慢、均匀了。从低垂的眼睑下，她瞧见了弗朗兹，看

到了他的慌乱的欲望和弱点。对此，她产生了怜悯、感激和鄙视的情绪。

几分钟之后，她决定再向大路上看看，发现弗朗兹已经不在那里。她肯定他守望在大路的拐角上，窥视着她住处的门口，等待她出来。

这时，天空传来沉重的翅膀振动声，野鸟都飞走了。这一帮啄食灵魂的猛禽抛下她不管了。她的灵魂空了，好象一所家具全部搬空的房子。把门打开，让外面的人们都进来。艾丽卡·德·温特格林的不安和绷紧的面孔，弗朗兹的盲目的愿望，也进来了。安乃德现在明白了她在这两个软弱的孩子身上的巨大威力。于是她利用这威力反对她自己。

反对她自己，然而不是为了他们。她用冷冷的清醒的头脑研究他们，以便作出公正的判断。但这判断是严峻的，因为公正而缺乏善意。她毫不宽洪大量地称艾丽卡和弗朗兹两个人的分量。她徒然怀有无私之心(她这样想)，只考虑他们两人的幸福的机会，但还会有许多漏洞，被压抑的自私打算会通过漏洞而出现。她觉得德·温特格林小姐一点不美。她也不相信她为人是善良的。关于她的健康情况，安乃德执有一张内容严峻的医生诊断书，口气干脆很悲观。她把艾丽卡脱光细看。她决不愿意（问她愿意不愿意，这是多么讽刺的说法!)把这样的女人给弗朗兹。为了报复，她对弗朗兹也毫不温柔。她用筛子将他筛了一遍，渣滓真不少！她对他的性格毫不信任。她严厉地估计他的情感能维持多久。对于他与艾丽卡结合的前途，安乃德信心不大……但是，这一切，是否单是她的理性在说话？

这一天匆匆过去了，整个上午，安乃德足不出户。她没有做什么结论。瞧着办吧。想得够多了。她干脆什么都不想了。沉默吧……

下午过去了将近一半，她起床打扮，出门去了。她步履坚定地走向德·温特格林小姐的住处。她发现艾丽卡独自一人在沙龙中。这姑娘，一见安乃德，心就怦怦地跳起来。她的心收紧了。可是她不露声色。她穿着十分整齐，好象在等待来访者。头上戴着她那浅黄色的发冠，头梳得十分平整，一绺乱发也没有。她的开阔的额头是饱满的，表现出她固执的意志、高傲的闭塞。艾丽卡不慌不忙地站起来，对安乃德向她招呼的话，回答了一声短促的"日安"。她面带冷冷的微笑，指指近旁的椅子，请来客坐下。她是枕戈以待的。可是对方有经验的眼光懂得如何剥去灵魂的外衣。在她们互相说了几句极常套的客气话之后，来访者看出女主人瘦弱的胸脯缩紧了。那姑娘痉挛的嘴唇左角上挂着挑衅性的微笑，好比一朵带刺的玫瑰，而且，她没有能控制住自己苍白的嘴唇的微颤。她吞吞吐吐的话，慌张、恐惧、辛酸和怨愤的情绪，都被安乃德以内行的眼光，没有内疚地欣赏着。因为现在她已经知道这个故事将如何结局。故事如何发展取决于她一个人，她并不着急……她们闲谈连衣裙、新式的跳舞，闲谈本地情况与天气。安乃德用舌尖轻轻润湿着她的嘴唇。……

安乃德不做声了。她不着急。艾丽卡却紧张地提防着，窥伺着这段沉默之中的伪装与陷阱。安乃德咀嚼了最后几秒钟沉默中的辛辣之花，对于她将要说的话的效果很有把握，预

先尝味了其中怜悯性的嘲弄。于是她四平八稳地，慢吞吞地宣布："我明天早上要回去了。"

一朵红云飞上德·温特格林小姐的面颊，甚至她的额头也红了，两只耳朵尖也红得象两滴鲜血。她失去了自我控制，她不能掩饰自己疯狂地激动的心情，她已成为这种激动的掌中物。

于是，安乃德自从这次回到瑞士以来第一次微笑了。艾丽卡的眼光从下向上地窥伺着安乃德。她心有余悸，还不放心对方是否在欺弄她。最后，她承认安乃德的微笑是不含敌意的。安乃德凝视着她，并非没有嘲笑之意，但这种嘲笑是充满怜悯的。她心想："她是多么爱他呵！"

德·温特格林小姐不好意思地低下她的额头。突然，她把额头靠在安乃德手臂上。安乃德把手放在对方纤细的脖颈上，放在极细软的浅黄头发上，抚摸着，轻轻地，温爱地笑着。在她面前的，只是一个解除武装的女孩子。她们两人之间已经没有互相挑战的问题。艾丽卡抬起谦卑、感激而幸福的眼睛。安乃德在心里对艾丽卡说："祝你幸福！"

两人互相看透了对方的心意。她们不再为自己的心情被对方猜透而害臊，因为双方都有需要请对方原谅之处。

这时安乃德问："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不可拖延太久。"

她怀着温爱，头脑清醒地给艾丽卡讲弗朗兹的情况，她把危险性全告诉她。艾丽卡什么都知道，她也一样，有精确的眼力。两人手拉着手，真诚坦率地谈话。艾丽卡不隐瞒她在弗朗兹身上所见到的和所担心的一切。但是她表现了铁的决

心，一定要争取和保住这个她所愿意要的人，这个有诱惑力和容易滑掉的灵魂。她预先接受一切秘密的搏斗，不安之日，不眠之夜，那是这个被征服然而永远锁不住、需要再征服的幸福的代价。

安乃德紧握对方神经质的手，她感觉到了对方旺盛的精力。刚才，这位坠入情网的姑娘就准备用她的精力来对付安乃德，为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她的受威胁的幸福，这个残废人、病人本来已经不敢希望的终生的幸福。

安乃德想："这是正当的。"她又想："这只手能够抓住和引导我所托付给她的那个人。"

艾丽卡，用她的北欧人蓝中带绿的眼睛，眉毛极淡，几乎没有睫毛，还有点野性未驯地偷偷观察安乃德的脸、嘴、头颈、胸脯和双手，她心想："她很美，她比我美。"

艾丽卡在长期卧病中练成的本能，使她观察到象安乃德这样一个女人，要她放弃爱情是艰苦的，这样做甚至是不公正的。但这仅仅是一霎时的想法，立刻她又想："公正不公正，我的幸福反正是属于我！"

安乃德站起来说："您让他到我那儿去一趟，我有话要对他讲。"

德·温特格林小姐一时有些踌躇不决。她又产生了猜疑。她惊讶地瞧她的情敌，对方也在注视她。她明白，安乃德要求她对自己完全信任。必须相信安乃德，不然就和她决裂。艾丽卡相信了。她顺从地说："我让他去找您。"

最后一次，两个妇女友好地互相注视。在门口她们互相亲吻，宣告和平的一吻。

*　　　*　　　*

一小时之后，弗朗兹去了。

艾丽卡让他去找安乃德，对此他并不感到惊讶。他没有习惯想别人的情感，他自己的情感已经够他想了，而且他的情感是多变的。即使抽空体察一下两位妇女的情感，他会觉得这个和那个妇女同时爱他是十分自然的。这件事并不要求他履行任何义务。完全诚恳地说，他是诚恳的，不论在什么时候。一个过一天算一天，到了今天就忘记昨天的人的诚恳，可怕的诚恳。可是他自己对此并不难受。

此时此刻，他只想他最近的发现：女魔术师在键盘上的双手，以及在安乃德寓所门口，在漆黑的天空下的紧紧搂抱……现在，他又到安乃德的住处，心情很激动、热烈，丝毫不怀疑自己的好运气。他的态度是腼腆的，加上天真的虚荣。可是，刚刚说了几句话，安乃德的僵硬态度就使他窘住了。

她没有请他坐下，站着接待他。她向镜子里看了一眼，用手指轻轻按了两下鬓发，说："我们出去走走！"

他们挑选了一条已经走过多次的上山小道。两人都是走路能手。他们迈着大步向前走着。安乃德没有说话。弗朗兹起头有点发愣，很快恢复了正常。他很愉快，很轻松，因为他新近获得了两个女人的爱情，两个爱情的对象，太高兴了。(至于他对她们的爱情，他相信是没有问题的)。如何协调这两个女人的爱情，是个次要的问题，不用他管。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自私到了满脑子只有他自己的程度，以致他虽然一点也没有刺激安乃德妒忌心的意思，但却向她列举了德·温特格林

小姐的完美之处，并且天真地为他的好运气而得意忘形。这个好运气把他引导到这里来，在这里他找到了幸福。

安乃德听了他的话，心头为之一紧，她的嘴里想说："你这种好运气是另外一个人用生命换来的。"

但她不愿意使记忆中的创伤重新流血，她仅仅说了一句："要是介曼知道，该多么幸福。"

这句话还是说得重了一点，弗朗兹听了不大乐意。他宁愿在这个时刻不去想那些事。现在既然想到了，一种诚恳的悲痛的影子在他脸上掠过，但是没有停留。他巧妙地避开一切干扰他安逸情怀的话题，只抓住安乃德那句话中的最末一个字，他说："对呀，这该是多大的幸福，如果能和他分享的话！"

悲戚与快乐同样地是真挚的。可是，这句话还没有全说完，心中剩下的已经只有快乐，没有悲戚了。他连友人的名字也没有提。安乃德想起介曼临终时说的一句看破世情的话："如果遗忘迟迟未能实现，人们就得上前去迎接它。"

弗朗兹又用恋爱中的诗人的方式，开始饶舌。他钟情于谁呢？他从这个女友谈到那个女友。正在他面前的这位女友，深入他的思想的程度，远远超过他谈到的那位女友。他目不转睛地瞧着安乃德，他的眼光在抚摸她。他深深地呼吸着她刚刚从中走过的空气。突然，他站住了。眼前的风景吸引了他。艺术家的贪馋的目光对一片土地的线条细微的差别、和谐，看得出神。但是安乃德没有停步。她头也不回，继续向前走，皱着眉头，高傲地，心不在焉地。她对这种艺术家的精神感到气愤和藐视。这种不坚定的精神，每一分钟都在否定前

一分钟，生与死都从夹缝中漏过，好象过滤器一样……

她向一处陡峭的斜坡进攻，这个斜坡直通岩石的高台，狭而且长，状如马鞍。她一口气攀登而上。在上面，天空明亮，但不柔和，犹如德·温特格林小姐的眸子。春风料峭，清气爽人，扫荡群峰，又卷下斜坡，使山坡上的茂草为之折腰。风吹拂在安乃德和她同伴的脸上。在山坡上的一处塌方之后形成的窝洞里，在一丛矮而扭曲的树林的遮蔽下，他们坐下来。牧场顺陡坡而下，直达山谷深处的小溪畔。四周围绕着白铁似的天空，乌云象花边镶嵌在天宇的边沿，堆积的乌云犹如海涛，撞碎在山峰的峥岩之上。

安乃德坐在被夕阳晒暖的野薄荷和茅草上，在西北风和她内心冲上来的怒气的鞭笞之下，她面颊通红。她和弗朗兹并排坐着，但是不看他。她昂首天外，凝视前方，轻蔑地噘着嘴，面带笑容，遍身发出力量与骄傲的光芒。弗朗兹默默观赏着她，他的喋喋不休的谈话已经中止。沉默令人焦躁不安。隐身于轻蔑的疏远中的安乃德，觉得一道灼热的视线在搜索她全身。她继续微笑着。可是情欲之风最后一次吹拂着她，正如北风在吹拂她四周的树梢一样。她对那双她虽然不看但却感觉到在注视她的眼睛说："你总算发现了我！"

于是她对不在场的情敌，对那个在山下，在她的脚下，因腿残而不能爬上陡坡的情敌高呼："如果我愿意！他在我手掌中。你来把他夺回去吧！"

然而，她不愿意那样。

夕阳燃烧的天空，象是一股热血涌向安乃德眼前。过了一忽儿，沉默的狂热平静了，好比日落西山。她微微打了个冷

战，站起身来。在风中，她挺立在高台上，转身向弗朗兹。他象一条狗似地跟在她背后，这年轻人窥伺着她，向她的眼神恳求。但是当他的视线和她的视线交接时，他能发现的仅仅是保持着距离的冷淡。安乃德看出他的沮丧，微笑了。她把态度放轻松一点，用母亲式的平静、慈祥的目光，仔细看他，对他说："弗朗兹，你不是坏人，但是你可以干许多坏事……你知道吗？……现在是该知道的时候了，小伙子！……对，不仅是你一个人如此，我也一样……我们大家在'生产'坏事，象苹果树生长出苹果一样。不过，我们树上的这个果实，要我们自己来吃，不要把它给别人！"

弗朗兹显得很窘，他想设法躲开这几句话的锋芒，躲开那正在考察他的目光。可是那目光坚持不动，那几句话已经钻进他的耳朵。他容易接受塑造的天性，能接受任何强有力的手指的印痕。这种印痕能保留多久？安乃德对此不再存多大幻想。可是她把对方掌握在手中，她用温和而严峻的态度，揉捏这个人的心。在她的手指下，这块活生生的粘土在轻微地颤动，使她产生一种温柔的感觉。

安乃德说："艾丽卡爱你，你也爱她，这很好。可是，你要留神，你有一种让你所爱的人痛苦的危险的学问！啊！你是完全用天真的态度这样干的！……这正是你这种学问最不堪的地方……你必须抛弃这门学问。你知道，我对你怀有温爱之情，过分的温爱。我不会说谎。而且，为什么要说谎呢？我对你说的事实，你是知道的。我把你当儿子看待……而且，也许更甚于儿子……我愿意你幸福。但是我宁愿看见你一辈子受苦受难，也不愿意你拿爱情当儿戏，轻佻地，让这个把自己

全部都交给了你的女孩子痛苦！她给你的，比你能够给她的，不知要多多少倍。她把所有的一切全给了你，整个的她。而你呢，你只能给她一部分。你们这些男子，你们把最好的一部分留给自己，留给狮王的一份①，给你们笼中的魔怪，给你们的脑子，这贪婪的巨人；给你们的幻想，你们的思想观点，你们的艺术，你们的雄心壮志，你们的行动。②我不责备你们，如果我处在你们的地位，我也会这样干……但是，你们送给我们的这一小部分，必须是纯洁的，可靠的。不要右手给人，左手收回！不要弄虚作假！人家向你们要的是很少的一点。可是这一点，人家一定要。你觉得能够将这一点给她吗？试探一下你腰部的力量吧！试探一下你的心！你要她？你爱她？拿去吧！但是也要让她把你拿住。礼尚往来！学会拿，也要学会保存。学会经得起时间考验。你这个浮云般的灵魂，风一般的精神！"

在安乃德严峻的言词和目光下，弗朗兹站着不敢动，低着头。现在，她的眼神中有了笑意，于是她放开弗朗兹，坦率地笑了。最后她说："我们回去吧！"

他们默默无言地走下山坡。她走在前面。他的眼睛注视着安乃德被夕阳染成金黄色的后脑。他多么愿意下坡的路永远走不完！

在走到村子入口的头几所房子以前，安乃德站住了。她

---

① 法国俗谚：给人，或给自己留起最大最美的一份。典出十七世纪法国寓言诗人拉封丹的寓言诗。

② 这几句是说在一个男子心中爱情所占地位比他的事业心要小得多；可是对于一个女子，爱情往往占领她的整个内心世界。

转过身来，向弗朗兹伸出双手，就象在俘虏营所在地第一次相见的那天晚上一样。他俯身向她，吻她的手。安乃德抽回手来，然后放在弗朗兹肩上，眼睛盯着对方的眼睛，说："永别了，我的孩子！"

她独自一人回到住处。不等到第二天天亮，当天夜里她就动身了，虽然她本来对人说是第二天早上走的。

第二天，艾丽卡和弗朗兹来和安乃德告别。他们发现笼子已空，鸟儿飞了。他们感到遗憾。可是他们轻松了。

第五部

安乃德没有走上回巴黎去的道路。在半路上，她在一个偏僻的小站下了火车，任何人不会到那里去找她。她心慌意乱，不知所措，必须和自己重新算一算帐，必须重新找出她的方向。

最近几个月来的疲劳，突然成为不堪忍受的重压。这是由于长时期的紧张，加上最后一次打击唤醒她对于无可挽回的年龄所引起的痛苦，以及对她从未得到过的全面爱情的徒劳企求。这是一种无形的、使人精疲力竭的忧郁。所有这种自我贡献，是为了什么？现在她已经全部给了别人，全部放弃了。她发现自己可怕地自由了。联系都断绝了。但是，既然没有联系抓住她，她还能抓住什么呢？她连可以抓手的地方都没有了。最不堪的是，她已没有“她”了。她不再相信自己，不再相信自己对人类的信念……何等严重的灾祸！不再相信人类，这是何等严重！一个信念丧失了，茁壮的灵魂可以重建另一个信念，重建新巢。但是，如果缺少的是灵魂本身！它是用沙子堆成的，它自行倒塌了。在她充满激情的诚恳中，毫不妥协的安乃德把“谎言”标在自己的额头上。她满嘴人道，可是蜘蛛在它的网中怀着贪婪的心，在窥伺猎物。在她心目中，人道就是人。人，这个偶然碰上的人，可爱，然而毫无意义！多

么可笑！她耗费多少信念，多少耿耿的忠心，以及所有这些风险，她的风险，在她带动下跟着她走的别人的风险．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她被鱼钩钩住！她那股敢于牺牲的热情，是为了诱饵，为了那个小伙子，（他，或者另一个人！偶然的机缘拿来做鱼饵的另一个人！）为了更大的乐趣，人们把此人打扮成偶像，把欲望用理想主义的金箔装饰起来，标上神圣的名字，虚伪的名字：人道！……

她猛烈攻击自己，诽谤自己……她蜷缩成一团，臂肘弯曲着，双拳顶着下巴，把她耻辱的失败紧抱在腰间……她蛰居在一个小镇上，四周是草地。她连这个小镇的名字都不知道。夜里，她在这里下了火车，看见一家旅店，就进去住了。这是伯尔尼① 附近的那种旅店，宽阔的房顶，罩在小格子玻璃的小窗上，窗口盛开着日辣尼红花。

在红色的窗帘后边，在宽阔的屋檐下的阴影中，焦躁不安的灵魂，慢慢平静下来，回到它的河床中去，但并非没有在河床边岸多次碰撞受伤。她徒然对自己说："够啦！我放下武器，我不再自卫了。我战败了。我接受……难道还不够吗？"

她还不够。人的本性用突然袭击提醒你，条约没有签字是不能生效的。不止一天地，安乃德反复进行三种痛苦的搏斗：荒诞的激情；永恒的顺从；一去不返的青春。换言之，是：幻想之火；可笑的火刑；生命的灰烬。经过夜里的兴奋、激动，早晨她总显得疲惫不堪：闭口无言，萎靡，退缩。这也不仅是她一个人如此。多少平静的面容白天显得麻木，心不在焉，但

① 瑞士首都。

在这表面下，每天夜里都进行着灵魂的战斗。

最后，她宣告和自己算帐结束。她破产了。下面就是她的清单：为了反对互相仇恨、互相残杀和向死亡吠叫的人类，她曾经下决心树立起自由和孤独的女性的灵魂，拒绝仇恨，拒绝死亡，尊生命为神圣，不愿意在成为仇敌的兄弟之间偏向一方，向所有的孩子敞开她的母亲的怀抱……那是很大的骄傲。她把自己估计得太高了。她不是自由的。她没有坚持独立的力量。她不是这样的母亲：为了她的孩子而忘我奋斗。她忘了自己亲生的孩子。她是永恒的奴隶，阴险地躲藏着，又象母狗一样贪婪地追逐欲望。多么漂亮的无私！她的全部理想主义无非是诱饵。人的本性利用这种诱饵，使她在鞭子威胁下，回到狗窝中去。她不够条件使自己从看管狗的仆役手中解放出来。

"好吧，就算是这样！我现在必须学会卑谦。我曾经愿意……我没有能够办到……曾经愿意，这已经很不简单！我没有能够……也许有一天，另外一个人，更好，更强有力，能够……"

战败了，而且接受了事实(保留日后再反抗)，安乃德决定回巴黎去。

在火车上，车厢里只有她和两个男旅客，两个法国人。一个面部受伤的年轻中尉，眼睛上蒙着黑布，整个脑袋缠着绷带，一个护士陪着他。护士是个壮健粗俗的人，他对别人的痛苦麻木不仁，漠不关怀。(他见得多了！)他把伤员粗鲁地塞在一个角落中以后，再也不管他了。他先嚼了几片火腿，对着

瓶口喝了几口酒，然后脱掉他的大皮靴，全身伸躺在对面的坐凳上打起呼来。伤员和安乃德坐在同一边。她看见他摸来摸去找东西，接着很艰难地站起来，在他头顶上的网兜中再找；没找到，又坐下，叹了一口气。

安乃德问："您要找什么？我可以帮助您吗？"

伤员说了声谢谢。他要找一片药片，为了使头上的阵阵剧痛减轻些。安乃德找到一点水，给伤员服了药。两人都睡不着。在摇摇晃晃的火车的隆隆声中，他们开始谈话。安乃德挨着伤员坐下。她把伤员的身体垫好，使他不至于受火车的震荡，并且把一条毛毯盖在他怕冷的膝盖上。由于身边有这么一位助人为乐的人在，伤员自己也觉得恢复了生气。他们几乎全是这样，有一个妇女怜悯他们，他们就情不自禁地什么都讲。眼前这个伤员也很快就象孩子似地，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安乃德。他对她说了些他不会向一个男子讲的事，可能也不会对她讲，如果他的眼睛能看见她的话。

一颗枪弹穿过了他的鬓角，从这边穿到那边。他在战场上什么都瞧不见了。待了两天，慢慢地，光明好象回到了他的眼睛里。稍后，又渐渐地什么全瞧不见，光明永远熄灭了。失去了光明，便失去了一切。他是画家。光明是他的财富，他的面包。人们还不知道他脑子是不是也受了伤。他痛苦得象钳子在夹他的头一样。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的是灵魂也快要死了。深夜里，灵魂在无声地哭泣，一身血汗……灵魂什么也没有了，都被人拿走了。他入伍参战的时候，心中并无仇恨，只是为了对亲人们的热爱，对人类、世界以及神圣思想的热爱才去打仗。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的身体，您的思想，您的牺牲和您的仁善祝福……也请您为我祝福吧！当上帝老爷遗忘他的孩子们时，孩子们只好互相照顾，轮流当父亲。”

* * *

早上玛克接到他母亲的电报：她回来了！他的心激动得直跳。自从她离家之后，只有到达瑞士时给玛克来过一张明信片。玛克天天给母亲写信。可是这些信安乃德一封也没有见到。它们全留在了瑞士某小城的邮局信箱里。在那座小城中，安乃德只逗留了两天。由于忙乱，她没有想起给邮局留一个转信的地址。玛克以为母亲故意不回信，心里感到冷冰冰的。

他住在他们那套没人住的房间里。不管西尔薇怎么说让他住到她家里去，他都拒绝了。他认为他已经够大了，可以单独住在家里。他在那里和不在家的母亲同住着。她的音容笑貌宛然如在目前。他设法把物件上、家具上、书籍上和床上的她的痕迹集拢起来，但是办不到。他痛苦的是母亲对他漠不关心。可是他不怨恨她。生平第一次，他不怨恨别人对他的损害。他怨恨自己。他反复地想，以前，她是他的财富，可是不久前他把她丢失了。他心里冷冰冰的。这个孩子，他去把脑袋靠在母亲的枕头上，为了更好地思念她。他愈想她，愈觉得她和他所爱的别人都不一般。

玛克试图和以前几个朋友重新往来。他去接近毕当，他想了解毕当的内心世界。呵！他的内心多么空洞！这种信念，这种英雄主义，这种鬈毛狗式的效忠，多么缺少个人的格

调！真是影子！是反光！你要是设法使他自己解释，想扣紧他的萌芽状态的思想，你可以看见这只鬈毛狗站在发光的字句前面。人们很可以将他当场一棍子打死，可他决不会将他圆瞪的眼球转向另一边去……（不言而喻，玛克对毕当是不公正的！他的本性就是不公正的，正如一切认为爱就是偏袒的人一样。公正，这是他们关心得最少的事。）玛克对于字句的奴隶们毫不感兴趣。这个小狄欧仁①在寻找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在任何时刻都说自己心里话，而不做应声虫的人。不用提妇女，她们是永恒的"当主妇的女仆"②。她们的欢乐在于粘住和她们拥抱着的男子，在"种族"的大肚子，没有眼睛而且说谎的粘网中……

但是，他见过一个妇女，（也许是他想象的？）自从她开始记事的遥远的岁月起，一直在和蜘蛛网作斗争，破坏了它，逃出来，重新被抓住，又重新开始斗争。那就是他的母亲。在这些内心独白的日子里，玛克独居空荡荡的寓所，足不出户。母亲好象一去不返了。他竭力想把这位妇女最近若干年的生活回顾一下，回顾她的孤独的生活，充满不为人知的痛苦、快乐、激情和搏斗的内心生活。因为他已经相当熟悉这个灵魂，他知道在任何时刻这个灵魂都不是空虚的。以前，他让她一个人去和她的内心世界打交道，现在他对她的内心世界能有什

---

① 狄欧仁（或译笃欧节尼），古希腊哲人，以愤世嫉俗著名。一日，他在大白天点了灯笼在街上走，有人问他为什么白天点灯，答曰："我在找一个真正的人！"

② 原文是意大利语：当主妇的女仆。典出十八世纪意大利作家内里的歌剧《女仆当主妇》。1773年初次上演。

么权利呢？她习惯于孤军作战，一个人争取胜利或遭受失败，独自走她的道路。呵！这条道路今后是不是还要把她引导到远离儿子的地方去？他在这方面想得很多。他想母亲想得这样多，以致没有空闲再想自己。他只希望替她铺平道路，不论是什么道路。

玛克是在这种思想情况下收到电报的，好比在这被围困的城中一声爆炸，标志着又是一天过去了。他把电报反复念了几遍，以便确信这是真的。他母亲这次回家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这使他感到胆怯的喜悦。什么事使她回来的呢？他不敢相信母亲是为他回来的。最近几次失望，使他变得谦虚起来。迷信的情绪悄悄告诉他，要想得到你所希冀的东西，最好的办法是不要等待它。

安乃德到达巴黎时没有瞧见她儿子。火车晚点八小时，下午过去了一半，才驶进里昂车站。① 玛克已经到过车站，他等了半天，失望了，走了。可是他坐立不安。当安乃德回到家中时，玛克刚刚出去，他又去里昂车站了。她上楼，回到自己家中，等着玛克。她发现玛克在她房间里摆着鲜花，很感动。她坐下，脑袋靠在椅背上，十分疲乏，直着耳朵谛听街上和楼内的声音，不觉昏昏入睡……她好象在云雾中听见有脚步声跑着上了楼梯。玛克进来了。他高兴得大叫一声。安乃德还有点昏昏沉沉，微笑了。她心想："原来他是爱我的！"

她努力想站起来，可是两条腿不听使唤。她伸开双臂，玛

---

① 巴黎——里昂——马赛这条干线的起点站。

克扑在母亲怀中。他说："呵，你叫我好等！你是怎么来的？"

她没有回答，抚摸着儿子的面颊和头发。他一眼看出她精疲力竭的脸上劳累和痛苦的痕迹。他本能地察觉到她的情况。他把到了嘴边的话和问题又咽了下去。在抱吻她时，他把她从椅子上抱了起来。（他现在长得多么强壮！而她呢，多么虚弱！）她站起来，由他搀扶着，两人一同向窗口走了几步。在黄昏的暗淡光线中，她脸色苍白。玛克说："你必须立刻躺下。"

她不同意。可是她头昏目眩，只好让人搀着，几乎抱着，走向床边。他强迫她躺下，替她脱鞋，帮她脱掉衣服。她不抗拒了。让爱她的人，愿意她好的人照顾，这是多么舒服……

谁爱她……他爱她吗？想这些多累人！她决定明天再想。而他也许很高兴，因为有了一个理由，可以等以后再向他母亲谈他自己的情况。只有一个问题很迫切。他把这个问题放在舌头上颠来倒去。他一直没有说，因为他母亲一躺下来就直道歉，说她疲乏极了……

"真丢人，一回家就叫人这样伺候……原谅我吧，孩子！我以前是那么强壮！可是，我实在站不住了。我已经有好几夜没有睡觉……你坐在我身边吧。跟我讲讲，你今天都干了些什么，你怎么在车站上没有接着我？……"

他乱七八糟地讲了他跑来跑去的情形。她没有一句接一句地听玛克说话。接着，连玛克说了些什么都听不清了，但是儿子说话的声音对于她就是一种安慰。她眼睛闭上了。他停止了说话，站起来，瞧瞧她，遗憾地走开。他想问的那个问题一直使他焦急。他又走回来，犹豫不决，俯身向着睡眠者。她

又张开眼睛……他替她整理枕头，拙笨地，匆匆地问："这一回，你不走了?"

她没有听懂，惊讶地瞧着他。他装着漫不在乎的样子，又问一遍："你不走了吧?"

她微笑了："我不走……"话没说完就睡着了。

他一身轻松，走开了。

* * *

玛克半开着房间的门，听着母亲均匀的呼吸，心想："她在这儿，我不放她了……我有的是时间。"

那天晚上又有一次空袭警报。报警器吼叫着。在居民楼上，住户们习惯地动作起来，纷纷起床，下楼梯。玛克一跃下床，来到母亲床边。她睡得那么香。他下不了决心把她叫醒。他想："炸弹尽管掉下来，这下子，反正我们在一起了。"

他徒然假充好汉。以前夜里曾发生过几次警报，他一个人在家，很害怕。可是此刻，(为什么?)他几乎感到是一种乐趣。

第二天早上，西尔薇由于不放心玛克，前来看他。她叫："小骆驼!"这时，她发现安乃德已经回来。(玛克小气地把电报藏起来，没有让西尔薇知道，为的是头一天他可以独占母亲。)但是安乃德还在睡觉，而玛克象巨龙似地守卫着他母亲的房间，不让人进去。安乃德听见两人在争吵，醒了。西尔薇进去。她有许多话要说，但是她也同样头一眼就看出多少风雨搅浑了她那条河水①。在事关她心爱的人的利益时，她总

① "河水"指安乃德。她姓"李维埃"，在法语中本义为"河流"。

是明智的，所以她只对安乃德说一些给她解闷的话。生活的经验告诉她，对于一个被扰乱的灵魂，最好的解救办法是不要去碰它，让沙土自己慢慢沉淀下来。她笑安乃德睡得那么死，没有听见夜里的爆炸。她嘟囔着，抱怨玛克这个“小畜牲”自从安乃德走后，固执地要住在他母亲的寓所里，不肯去和她住在一起。她假装怀疑他为的是夜间好出去游逛。玛克火了。他说曾经答应过西尔薇，他一定规规矩矩。他不能容忍别人怀疑他说话不算数。他已经够大了，如果他愿意不顾西尔薇高兴不高兴而要出去夜游的话，满可以冲着西尔薇的脸毫不客气地对她直说。稍后，他懊悔当着母亲这样说话，觉得不好意思，走开了。玛克一出去，西尔薇自傲地对安乃德说：“多坏的脾气，哎？他多象我们！”

“他象我吗？”安乃德心里想。

她努力干一些日常的劳动。可是精神上的痛楚不是短时期可以平复的。她稍一劳动就疲乏不堪。玛克着意安排，设法减轻母亲的劳累。他并没有在一边窥伺。可是有需要他代劳之处，他总是在那里等着，比如搬动家具，或者上梯子挂窗帘。这种殷勤体贴的举动，对于母子二人来说，都是新事物。正和一切十分真诚的人一样，玛克怕别人把他这种行动误解为带伪善性的过火的热心，总是用比较冷淡的态度来完成这些任务。安乃德很感动，不知怎么办好，她对玛克表示感谢也只好开头热烈，最后冷淡。两人在互相窥探，小心翼翼，既亲热温和，又很少说话。他们互相侧目观察，看对方是不是要开口说话了……各人都怕先开了口会又一次失望。玛克避而不问母亲去瑞士干什么，为什么又突然回来。有时她不知不觉地

坠入梦想之中。他故意侧过头去不看她，不好意思看穿她的心事；或者干脆躲入邻室，免得干扰她。但是，当安乃德问起儿子在她不在家的那些日子都干了些什么的时候，他很难受，因为这些问题他在他写的信中都已经回答过。她这么粗心大意地对待他的信，难道她对他的感情这样淡薄吗？

要是没有西尔薇一句话提到这些信，安乃德根本不知道有信。西尔薇来探望"小两口子"。她这样称呼他们母子俩。她发誓不干预这两个互相不了解的心趋于和好的过程，为的是把全部的苦和乐都留给他们自己。但是她觉得他们的进度未免太缓慢了。她决定拉他们一把。她把母子俩说成一对情人。当时玛克没有在家。安乃德抗议了。

"我不是说你，铁石心肠！"西尔薇微笑着说："你喜欢让别人痛苦，这是你爱演的角色。"

"啊！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安乃德说。

西尔薇心中有数。接着她说："可是你的小恋人，你不在家的期间，他天天给你写信……"

安乃德一听这话，下边的话都无心听了。他给她写信了，天天写！而她一直没有想到去要回那些搁浅在那边的信！对，西尔薇说得对，她是铁石心肠……于是她立即写信，要求把那些搁浅在那边的信全部寄回来。然而必须不让玛克知道。但愿邮局不要把包裹交给他！安乃德巴望着邮件到来。等了好几天，竟迟迟不到。机会凑巧，她从门房太太手中接住了那些信。当时玛克就在她背后，她抢先了几步。她等玛克出门之后，才拿出信来读。

信一共有八封。一宗财富！刚刚念了几行，安乃德就泪

眼迷糊了。她本想一口气看完，可是她念不下去了。她强制自己沉住气，先把信按日期顺序整理一下，然后再一封封慢慢地读。可是她不能遵守自己的规定，狼吞虎咽地读着，一口气念下去，抓到一封是一封，往前飞跑；跳过几行，停一下，将温情的语句贪婪地反复念几遍。过了一会，她一起头时的饥火稍稍平息了一点，于是重新按顺序一封封地再细细品味一遍。热爱和激动的心情，使她涨红了脸……她是多么对不起他！

玛克并不是一个热情泛滥的人。他讨厌感伤的调子（尤其因为他怕自己已经染上了这种调子）。在他的信中，他强迫自己不让已经到了嘴边的温柔的字句说出口来。但是，在认识这张嘴上最细微的褶纹的母亲眼中，他对自己的压抑，反而更感动人。在信中，他连"亲爱的"这个词都避而不用。

他在第一封信中说："我的母亲，你不爱我……"（安乃德念到这儿，心都碎了。）"我也不爱我自己，我没有任何条件让别人爱我。所以这是公正的。但我毕竟是你的儿子！我觉得我接近你更甚于接近任何别人。我没有能够对你亲口说这句话，请让我给你写在信上吧！我需要一个朋友。可是我没有朋友。我需要相信你是我的朋友，即使事实上你并不是。请不要回答我！我不愿意你由于仁慈或怜悯，对我说你是我的朋友。我最厌恶仁慈。我不愿意别人屈辱我，不愿意别人欺弄我。我决不是因为你仁慈而爱你。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仁慈的。我爱你因为你坦率……请不要回答我！不管你对我有什么想法，我必须给你写信。即使我母亲不是我的朋友，我给我的朋友写信，不是给母亲写信。我必须谈谈心里话，我成了自

己的沉重包袱……我太孤单了，太沉重了！帮助我吧！我知道你在帮助别人。你很可以也帮助我！你听我诉说，就是帮助我。我不要求你答复。我有许多话要对你讲。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一年以来，我变了，我变了……开始写这封信时，我想告诉你我一年来干了些什么，什么东西使我变了。可是现在，我不敢说了。有很多丢脸的事。我担心离开你更远。你已经离我很远了！可是，有一天，我必须全部告诉你，即使你瞧不起我。如果不告诉你，我自己会更瞧不起自己。我以后告诉你，改天。今天已经够了。我亲你，我的朋友。”

这种迫切的爱的口气，紧紧地扣住安乃德的心弦，控制着她，使她不安。后来的几封信表现出同样猛烈的精神。他下不了决心把最沉重地压在心上的话倾吐出来。

每一封信上他都说：“是不是这次就说？不，我还不能够。肯定说，我不能够！我要忘记你是一个女人。我的男友，你愿意做我的男友吗？你能够吗？你毕竟是妇女。我不信任妇女。我对她们不大尊重。请原谅！至于你，你和她们不一样。发生这个变化还没有多久。直到去年，我对你还和对她们一样地评价。我对你有温情（我没有对你表示）；可是我不信任你。现在，变了。有许多事都变了，许多我见过、听说过、我认为猜到的事：关于我，关于你，关于别人……你瞧，我明白了许多事……太多了！而且在这一大堆事中，有些事是不美的，使我难过。可是我想，我知道了这些事，反而更好，因为这些全是真的。世界是丑的。我瞧不起妇女。我鄙视男子，也鄙视我自己。可是你，我尊敬你。我学会了怎样了解你。我从

你那里明白许多你没有对我说过的事。(你对我说过的事没有多少!)是姨妈对我说的。而且我还知道别的一些姨妈没有对我说的事，因为她没有料想到。她是一个头脑简单的老诚的女人，她不会理解那些事。可是我，我理解。(我相信……不，我肯定……)而这使我明白了许多我自己的事，以前我不知道如何解释的事。啊！我给你的信写得多么杂乱！……”(由于气恼，写得不清楚，他用笔乱划，把纸都挑破了。)

“从远处，或从近处解释自己是多么困难！舌头都打结了。我似乎觉得，如果你在我面前，我会解释得更好些。不过这也不一定。我不知道。当你瞧我的时候，你的眼睛是那么宽宏大量，象保护人的样子，或者带点讽嘲(两者同样地使我忿怒)，或者心不在焉，在很辽远的地方……你的眼睛在瞧别处……瞧我吧，瞧我的内心，一眼看到底，把我看作你的儿子、朋友、一个男子!”

安乃德看见玛克的眼睛在盯着她，苛刻而且严厉。于是她胆怯地转过头去看别处……她的儿子，一个男子！……她没有想到。一个母亲总是把她的孩子看成孩子。在这些由一个小青年写的信中，在言词互相抵触、摇摆不定、怒气冲冲的信中，她听到主人的口气。象古代一样，女人在夫死之后要由长子监管。安乃德低下了头。

可是她立即又抬起头来："我的儿子，我制造的男子，我的作品……我们是平起平坐的。”

* * *

在阴暗中，安乃德继续看信，没有注意黑夜已经降临。玛

克回来了。她用手背把桌上的几封信抹到地上去。她不愿意玛克发现她在看信。她不想告诉他她以前没有看过这些信。

玛克惊异地发现母亲在黑暗中待着。他要开灯。安乃德不让他开。他们走到窗前，站着聊天。他们望着街上，店铺门面的灯都亮了。憧憧的人影在街上匆匆地走过。两人都觉得很窘。她，在设法整理新涌现的混乱情绪。他，在提防她，对她怀有怨愤，因为她从来不提起他在信中倾吐的一切。他们的谈话是冷淡而凌乱的，说几句，沉默一阵。他在讲下午刚刚听到的消息：战事、战役、死亡人数……没有什么使人感兴趣的事！她连听都不听。

突然，她紧紧抱住他，不说话。他听任她摆布，激动得发僵了。

她对他说："开灯！"他按了开灯的电纽。他看见那些信散落在地板上。她指信给他看，向他坦白了一切她本来不准备说的事。她请他原谅。她说："我的朋友……"

但是他已经不是信中出现的那个愤怒和骄傲的人。他只是一个小男孩，他跑进自己的房间去掩藏他激动的感情。

她没有到房中去找他。她也需要控制自己的感情，站在原地，和他一样默默无言。

西尔薇的到来缓和了母子之间的迷惘气氛。他们三人一同进晚餐。一向感觉灵敏的西尔薇，没有猜到母子二人的心思。他们的态度是平静的，然而并不亲密。

西尔薇一走，母子二人围着桌子坐着，互相执着双手，低声谈心达数小时之久。后来，他们决定睡觉，可是从这间房到那间房，谈话还在继续着。到了半夜，玛克起来，赤脚走到母

亲床边，坐在一把矮椅子上，靠近她的床头。他们不再谈话，只是需要互相偎依着。

在寂静中，这座居民楼的焦虑不安的灵魂上楼来了。这是这座居民楼里哀伤和激情燃烧的表现。在下一层楼，被砍掉两个儿子的贝纳丹家，向着永恒的寂静祈祷："主呵，我从坟墓深处向您呼号！"①……下两层楼，丧失了独生子的纪莱先生忧伤愁惨，僵化在爱国主义的拜物教中，这是他排遣绝望情绪的唯一办法。在上一层楼，在沙陶奈年轻夫妻之间，可耻的、不可告人的、纠缠不休的秘密，象一块烧红的铁，烫着他们的肉体和精神。这个秘密使两个终身连在一起的爱人成为路人……就在安乃德住的这套房间的楼道的那一侧，有一间空房间，房门被小心地锁起来，房中还留有那个自杀的乱伦女人火热的气息。整座楼是焚烧了一半的冒烟的火炬。在活着的人们中，在深夜里，没有一个在睡安稳觉。他们在发烧，痛苦和烦扰在吞噬他们。只有他们俩，母与子，浮游在燃烧的灵魂之上。在他们的谈话中，有几个字表示他们在关心邻人们的不幸，但是他们不想细说。他们互相拉着手，好象怕失散似的。在"小镇"②的火灾中，母与子一同逃了出来。

她恢复了母亲的身份，她对她的小埃内③说："现在，你回去睡觉吧，孩子。这样是不理智的，你会生病的。"

但是玛克固执地摇头："你陪我过夜不知有多少次了，现

① 原文是拉丁文，丧葬仪式上的祷词。

② 原文是意大利语。

③ 特洛伊的王子，见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拉丁诗人维吉尔的史诗。在这里，无非把玛克称为"小王子"而已。

在该轮到我陪你了。”

破晓的时候，玛克睡着了。他坐着，脑袋靠在床单上。安乃德起来，把玛克放平在她床上。他没有醒。她坐在靠窗的安乐椅上，等待天色大明。

*　　*　　*

在这些黄昏与黑夜里的谈话中，母子二人差不多什么也没有说，除了最主要的：他们又团聚了，他们一同向前进。然而感情与思想方面的确切的自由，却又延缓了。在接着到来的日子里，他俩又一次延缓了互相倾吐衷肠的时间。只是安乃德慢慢地了解到，她儿子关于战争和社会的思想如何从一年以来发生了变化。她情绪激动地从字里行间体会到（因为两人都怕不好意思，他不好意思说，她不好意思听），玛克怎样发现了他母亲的灵魂，以及他怎样崇拜她。

可是那些压在玛克心上的困难的自白，他下不了启齿的决心。安乃德也丝毫不打算促使他开口。然而她警觉到，如果玛克不能放下这个包袱，他将永远苦恼下去。她要用能干的助产婆的手来帮助玛克发烧一般的心情得到宽解。

一天傍晚，黄昏时刻，几乎看不清对话者的时刻，正是倾吐衷曲的时刻。安乃德在玛克身旁，在他后面，对他说：“你心头沉重，交给我来替你负荷着。”

玛克低着头说：“我愿意，可是我不能。”

她把他拉到身边，用手指捂住他的眼睛说：“你是一个人和你自己在一起。”

他开始叙述，很困难地，用压低的声调。他讲最近这几年

的经验，好的和坏的。他决定态度坚决地讲，好象讲别人的事一样。但是讲到为难的地方，话说不下去了。他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勇气讲下去。安乃德不开口。她感觉到了在她手指下的发烫的眼睑和羞耻心。她的指头重重地向下一按，仿佛说："把你的羞耻心给我，算我的！"

她对于所听到的一切并不惊讶。他所坦白的，以及他没有说的，她早就知道。这就是世界。她把儿子扔在这个世界上。一种不知名的力量，将他扔在这个世界上……她怜悯他，也怜悯自己。"行了！让我们重新站起来！事实就是如此。让我们接受吧！……"

玛克讲完之后，他害怕母亲将要说什么。她俯身接近儿子低垂着的头并在头上亲了一下。他问："你能够把这一切都忘记掉吗，现在？"

"不。"

"那么，你鄙视我？"

"你就是我自己。"

"但是我，我鄙视我自己。"

"你以为我不鄙视我自己？"

"不。你不！"

"我们是人，我们自傲，我们卑劣……"

"不。你不！"

"我的孩子，我的生活不是纯洁的。我曾经游荡过，现在还在游荡。不仅仅只有行动！对于象我们这样的人，内心的裁判者不仅仅是警察！警察只裁判行动。我们所要的、所想望的、我们用思想的手指抚摸过的，其可耻的程度不亚于我们

所做的。我们所想的一切，真可怕。”

“你也这样？……再说，我早就知道。”

“你早知道？”

“对，我相信正是因为这样……因为这样所以我爱你。我不喜欢这样的人：他不是象我们一样地感觉过、思想过、要过这个作为禁地的世界。”

她站在他背后，将他抱住，没有说话。过了一会，玛克叹了一口气，说：“现在我懂得忏悔的意义了。我觉得轻松了。”

“对，是这样，如果一个人能够什么都说，另外一个人能够什么都听。但是我，我向谁去忏悔？我无论想说什么，都是不允许的。”

“你不需要说……”

在寂静中，在黑夜里，玛克背诵：

> 你来了，你的手拉着我，我吻你的手。
> 充满爱情，充满恐惧，我吻你的手。

安乃德吃了一惊……这个过去的声音！……

“啊，上帝！你从哪儿听来的？”

玛克不回答。他继续背诵：

> 爱情，你是来摧毁我的……①

她用双手捂住他的嘴：“闭嘴！”她不好意思了。

“已经是这么久了！这是我吗？是另外一个女人……我

---

① 这几行诗见《夏季》。（作者注）译者按：见《母与子》中译本卷上第532—534页。

曾经是这个人，她已经死了。”

玛克背诵：

我吻他的手……

“你怎么会知道的？”

他不吭声。

“从什么时候起，你知道了这些？”

“从她说了这些话之后，我把它们背会了。”

“你早就会背诵，这些年来，你在我身边，心里一直背诵这些诗句？……这真是背叛！”

“对不起！”

“你是个古怪的小伙子。”

“你呢？你难道不认为你是个古怪的女人吗？”

“你懂得什么女人？你不认识女人。”

玛克抗议。他觉得受了侮辱。她微笑，说：“丑恶的公鸡！小公鸡！别以为你这点知识了不起！你这点可怜的知识……你对女人的一点认识，自以为对女人有所认识，反而妨碍你去真正认识她们。一个男人只晓得通过他自己的享受去认识女人。要真正认识女人，必须忘掉自己。你还不到年龄。象我这样的女人，我的朋友，你可以找到成千上万个完全一样的。我并不是例外。在我身上深入观察的女人，会发现她们自己。但是她们把自己家里的遮窗板都关严了。生活在她们身边的人不肯费事去透过窗子瞧瞧。对窗子里边发生的一切，他们不感兴趣。你，小淘气，你瞧见了，你从隙缝里张望过了。你觉得你所瞧见的一切很古怪。古怪的倒是恰恰被你瞧见了这

些。但是你瞧见的，就是女人，朋友。”

“说实在，那很不简单。”

“你也不简单。我们是许多人集合成一个人的。”

“但是，他们毕竟是一个人。”

“并不是每人都一样。”

“在你身上，在我身上，是这样的。正是这集合而成的‘一个人’，是你使我喜欢的。我愿意你也这样喜欢我。”

“我们瞧着办吧！我从来不预先答应什么。”

“你这样说是故意刺激我。但是我会强迫你这样干！”

“你知道，专制手段对我不起作用。”

“但是，你到底喜欢专制手段。”

“如果我喜欢使用这种手段的那个人。”

“你会喜欢他的。”

现在玛克觉得他很有力量。他母亲徒然假装一直把他当小娃娃看待，她再也骗不了他！他肯定了他比她优越之处。她让他在他们的共同生活中施行他的权威。她怀着秘密的乐趣忍受这种权威。

* * *

玛克象一般的男子一样，刚刚把权威争取到就滥用起来。

他刚刚回家。安乃德坐在那儿做针线活。他过去亲了她一下。他好象心事重重。他瞧了瞧她，又走开了。他似乎在书架上找一本书。他望望窗外，走回来，靠桌子坐下，面对着她。他打开书，翻动书页，仿佛在阅读。接着，他伸过手去，抓

住母亲的一只手腕，急急忙忙地说："我有一件事想问问你……"

他很久以来就想说，可是一直不敢开口，所以这一回他必须赶快说出来。玛克一回家，安乃德就从他的神情上看出来他似乎有话要说。她就怕他提出什么问题来。她想设法蒙混过去。她假装要站起来找一件东西，一边轻松地说："好吧，你问吧，孩子！"

玛克坚决地把他母亲拉住。她只好重新坐下。他不放手，低垂眼皮，竭力想装出神态自若的样子，可是，突然问道："妈，有一件事，我们从来没有谈起过……别的一切全是属于你的，我无权过问，可是这件事，我有权利，他也是属于我的……你给我讲讲我的父亲吧！"

这时，玛克的心情异常激动。他的不正常的身份使他已经痛苦很久了。每当他接触社会，这件事就给他招惹许多麻烦，使他多疑的心情感到紧张。可是他的傲骨拒绝承认这一点。

上中学的头几个月，他就不止一次地受风言风语的中伤，不过他也还击，创伤并不太深。巴黎的少年学生们有别的事情要忙，才不管你母亲父亲的品行如何！尤其在战争时期，整个社会，全部道德都乱糟糟的。这些孩子们面对妇女，都露出一种贪馋的蔑视，他们认为妇女除了和男人睡觉之外，没有别的用处，所以他们不会责怪妇女们的自由行动，他们所担心的倒是自己显得过时、落后。玛克所要忍受的只是个别小坏蛋粗鲁的但并不刻薄的闲话，也许这小坏蛋还自以为在恭维玛克呢。但玛克不是这样理解。一听到影射他母亲的话，哪怕是

隐隐约约的，他也会怒发冲冠。关于他母亲的体面问题，他比她自己更敏感善怒。在那种情况下，他的对待方式是毫不客气的：饱以老拳。

后来，玛克到外省去看望他母亲的两星期，他注意到了长舌妇们的眼色。她们一边嚼舌，一边窥视他们母子二人。他注意到某些小资产阶级妇女，她们从旁边走过，总装做没有瞧见他们。这些印象，他都没有向母亲谈过。可是这在他产生对外省的反感以及不愿意再去外省的决心中，没有少起作用。

这些都不算什么。那些你根本不重视的人，管他们对你有什么看法，把他们的意见当作尘土踩在脚下就是。他们和灰尘一样无足轻重。你踩过之后，刷刷鞋就行了，最多啐一口唾沫在你的皮鞋上，可以把皮鞋擦得更亮些。可是，对于那些你很在乎的人呢？那些你内心向往的人呢？

玛克已经十八岁了，虽然还没有足岁。几个月以来，他的脚踹上了爱情的采云，温柔的感情渐渐占领了他完整而不平静的年轻的心。他觉得自己钟情于一个同学的妹妹。有几次，他在街上碰见她和她哥哥在一起，后来碰见她独自一人。双方互相感到被吸引，互相设法在路上相遇。玛克常到那同学家中去看望他，可是从未被邀请过一次。如果那个同学不是那样愚笨地让玛克期待着被邀请，玛克恐怕也不至于这样尖锐地感到蒙受侮辱。从那时起，那个同学笨拙地急于躲开玛克，他的为难的神气，愈显得他们故意忘记邀请玛克是含有侮辱之意的。这个家庭故意要和玛克这个不受欢迎的人保持距离。沉痛的创伤使玛克发现（也许是他猜想）他一直没有注意的别的一些受待慢的情况。他发觉某些资产阶级圈子从来

不让他进去，而他的朋友们则是常去的。他从来没认真想进入那个阶层。可是他现在仿佛觉得自己受到闭门羹的待遇，仿佛挨了一记耳光。这使他气得浑身发抖。

虽然他站在他母亲一边，愤怒地反对这个社会，可是他却暗暗地埋怨他母亲给他招来了这些侮辱。于是在他受伤的感情中反复出现这个问题："谁是我的父亲？为什么不许我有父亲？"他知道，把这个问题向母亲提出来，会使她难受。但是他也受了不少痛苦。各人分担一份！他要弄个水落石出。

安乃德早有预见，她知道玛克要问她什么。然而她却希望他别说。毫无疑问，她必须对他说明这些过去的隐秘。她已经打定主意，不等他开口就向他交代清楚。可是她老是拖延时日，她生怕……现在，她却让玛克抢先了一步。

"孩子，"她不安地说，"他从来不认识你，因为（我跟你说过，在社会上看来，我并不是没有过错的……）在你出生之前，我和他分离了……"

"不管这些！"玛克说："我应当认识他，我有权利……"

他的权利？他也这样说！他是不是以此为理由来反对她？……她说道："你有权利。"

"他还活着吗？"

"他活着。"

"他叫什么名字？他是谁？他在哪儿？"

"对。我什么都要告诉你。可是你等……等一会儿。"

她感觉到胸部压抑得出不来气。他看她样子怪可怜的。但是他想知道怎么回事。他毫无热情地说："妈，不着急，我们

改天再谈吧。"

她知道他是勉强装不着急。这一点，她是毫不糊涂的。她不愿意接受他赐予的宽大。她提起精神来说："不。今天晚上就谈。你急于要想知道，我也急于想让你知道。正象你刚才说的，这件事是属于你的。我拿在手中不放，已经太久了。我早就该向你交代清楚。今天晚上，我欠的债被人催着要还了。"

他想道歉。

"你别开口，"她说，"今晚该我说话！"

现在，眼看她决心要说话的时候，他几乎反而希望她别开口了。

"开灯吧。"她说："把门锁上，让谁也别来打扰我们！"

她刚开始说，真的有人来敲门了。无疑是西尔薇。他们坚持不开门。

安乃德一点也不露出激动的心情。她简单扼要地叙述了她如何主动撤销婚约。她用高傲的、顾全体面的态度说话。只属于她内心深处的东西，她一点也不透露。凡是她应该讲的，愿意讲的，一点也不遗漏。她一边讲，一边竭力克制自己不去想对方听了有何反应。对方却毫无表示。玛克冷冰冰地听着。对于遥远的往事，母子二人仿佛都是局外人，虽然这些往事在叙述者展示的银幕上形象陆续地出现。可是，上帝知道，她是多么焦急地盼望听者的脸上出现一丝同情的影子（虽然她决不有意追求这种同情）。玛克毫无表情地听着，直到安乃德叙述完毕。最后，到了她等候他宣判的时刻，他却仅仅提出这么一条意见："你没有把他的姓告诉我。"（她在叙述时，只说

到他的名字，没有提他的姓。）她说："他叫洛瑞·勃里索。"

她儿子的冷淡态度使她寒心。玛克关心的只是她所说的那人的姓名。这个姓名他很熟悉。他不觉大声说："社会党的众议员！"

玛克没有掩盖他的惊讶，甚至没有掩盖他的高兴。

在议院里，那些爱发言的人之中，勃里索的名字很响亮。他能够迷惑青年们。安乃德在他儿子眼中，看出勃里索这个名字的魔力。她很担心。但是她的傲骨使她不露声色。她的正直使她不说对方的缺点。她说："是的，他的名气很大。你没有什么可以脸红的。"她刚说完这句话，就从玛克的嘴唇上看出这样的意思："那么你为什么不让我有这样的一个父亲？"

可是玛克并没有把话说出口。他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一声不吭。她注视他的动作，揣测他的心思。她连自卫的念头都打消了。如果连儿子都不卫护她，她自卫还有什么用呢？她迳直冲向危险，并不是为了抵御危险，而是为了投身于危险之中。她问道："你想认识他吗？"

"对。"

"你能……我还没有全对你说。他知道有你这个人。他知道你是他的儿子。毫无疑问，他准备拿你当儿子接待。"

玛克怒气冲冲地喊道："可是你什么也没有对我说过！"

安乃德闭上眼睛，面色惨白。接着，她睁开眼睛，盯着她儿子的眼睛，说："我一直等待你长大成人再告诉你。现在，我看你已经成人了。"

玛克一点也不体察母亲高傲的辛酸，他问道："他住在哪儿？"

“我不知道。可是他的住址你是不难找到的。”玛克跨着大步，继续在房间来回走。他已经不想他母亲了。他一心在想他的父亲。他觉得他受骗了。他毫无怜悯心地说：“明天我去看他。”

*　　*　　*

为什么年轻人有这种冷酷心肠？玛克独自一人在房间里也意识到他的冷酷无情，但是他觉得很有意思。他知道，他在使一个热爱他的人心碎。他也热爱这个人，所以他并不是毫无内疚，可是热辣辣的内疚反而增加他的快感。他是在报复。报复什么？报复他母亲对不起他？还是报复母亲爱他？如果母亲不这么热爱他，他就不会这样报复；如果他不爱母亲，也就根本不用报复。她是束手就缚。他过分了。这种过分行动有一个可原谅的理由，那就是他的不可告人的快感，因为在于他是行动的主人，只要他愿意，他随时可以刹车。可是，多少人一开始这种行动之后，就不能控制自己了！

安乃德心中痛苦……她太爱儿子了。是的，她太自私地溺爱他。怎么能爱一个人而不带自私心呢？

“这个人，是我身上生下来的。他就是我。我在爱他的时候，怎么能忘记自己呢？然而必须忘掉自己。我没有做到，我不能……我受惩罚了。”

许久以来，她早知道会有这一天。这一天果然来到了。她等待得太久了，战战兢兢地直怕失去这个一直占为己有的儿子。现在她已经失去这个儿子。只须一分钟，就能使他和她永远分离。她一想起来就毛骨悚然。在这些年轻人心里，为

了一分钟的占有，或者充满激情的盼望，可以忘却做母亲的一辈子的辛劳。她早就有可怕的预感。但是现实却比预感更可怕。玛克没有说一句温慰母亲的话，没有表示一点关切的姿态。他一下子就把母亲抛出船外。他丝毫不把过去算在帐上，他关心的只是明天……安乃德一夜没有合眼，自己在设想明天将是什么情况；明天夜里，一切罪都受尽之后是什么情况。她预先认输了。

她不打算再斗争。让他自由吧！无论他如何决定，她都要为他效劳。如果她不能把儿子留在身边，也要帮助他，直到最后一刻。

早上，当她瞧见他的时候，她没有改变夜里的决定。她给他准备下最好的一套衣服，照顾他梳洗。她走开了一忽儿，然后端来了早餐。母子二人在进餐的时候，（她勉强进食，为的是不让对方认为她是在乞怜；他呢，狼吞虎咽地吃得很快，因为他在想将要来到的时刻，而且他急于达到目的。）她告诉他，她已经找到他要找的那个地址。她从容不迫地劝他不要到勃里索家里去找他，而到他的律师事务所去找。她的理由是正确的。玛克同意了。他感激母亲为他尽心竭力，但不愿意对她有所表示。他此刻不能让激动的情感干扰他，这不是他计划中的事。他要去亲眼看一看，然后作出判断……至于他母亲，要等待他作出决断，要痛苦地等待着。好吧，让她去痛苦吧，多痛苦几小时，少痛苦几小时，没有多大关系！反正她已经习惯了！往后，他一定很温情地对待她。对，他已经对自己许下诺言，无论他作出什么决定，对母亲的态度一定要有温情。而她呢，先苦后甜，只会更好地尝味儿子将要给她的幸福。现在

玛克完全有把握对母亲施行他的权力。她能等待……他不着急！……

*　　*　　*

洛瑞·勃里索自从一九〇〇年以来，在他的事业上步步春风，扬扬得意。他办过几起轰动一时的大诉讼案；在法院里，以及稍后在议会中，一直得心应手，使他成为第一流人物。在众议院里，他总是把自己的位置保持在激进党与社会党两党的交界处，以便顺水推舟，见机行事。他审时度势，很快地从这条船跨到那条船上，或者从那条船跨到这条船上。他当了好几任部长，而且是各种不同的部长：教育部、劳动部、司法部，甚至当过一个时期的海军部长。他也和他的同事们一样，坐在这把交椅上和坐在那把交椅上同样地得其所哉。所有交椅都适合这些人的屁股。在这个办公室或在那个办公室，归根到底，还不都是一样的机器，操纵方法反正都是那么一套。只要手腕灵活，其余的一切（对于被他管辖的人民群众影响如何）都无关紧要。一句话，他们关心的就是做官。

勃里索论述了这么多的问题，他掌握的思想素材也就丰富起来。但是更确切地说，丰富的是他的大套大套的言词。至于具体知识，他知道的并不多，因为他太忙于说话，而且说得娓娓动听，听别人发言的时间就没有了。不过在一个问题上，他的知识确实非常渊博，那就是关于在竞选中如何培养选民，利用选民的问题。在这方面，第三共和国① 的政客之中，有几

① 自从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以来，第三次宣告成立的共和政体（1870—1940）。

个人堪称大师。他们得心应手地弹奏群众这套琴键。他们懂得音阶的窍门：弱点、激情、癖好。可是谁也不能象可敬的勃里索那样，以十全十美的熟练技巧来弹奏，谁也不能象他那样使民主的最高曲调，通过铁嘴高呼的意识形态，以最丰富最响亮的音节颤动起来，从而掩盖住民族隐秘的陋疾，宣扬和激发民族的优点。勃里索是议会中的伟大钢琴家。他的政党，或者说他的那些政党（因为他让不止一个政党宣称他是党员），一有机会就借重他的才能去参加众议院里的合奏。他的洪亮的演讲曲调印成大幅白纸布告（在议会里热烈通过，经费由选民负担），贴遍全国。他从不拒绝于这类工作，他时刻准备着。对于各种题目，他样样都在行。当然，有积极的、老练的秘书帮助他，他专门有一个秘书班子。他对他的那个（那些）政党，以及对他自己的荣誉尽忠竭力，只有他的强健的肺部才能胜任。他的热情和他的肺部都是不知疲劳的。

在大战期间①，勃里索的热忱和他的发声器官（两者都非常美妙），对于共和国十分有用。共和国把两者都动员起来。洛瑞·勃里索的任务在于用粗浅的真理说服世界和法国人民，告诉他们应当为了这些真理而贡献自己的一切。勃里索常被派到辽远的地区去完成使命。在大战初期，他曾经装模作样地穿上后备队骑兵少校的制服和袖章。由于这个身份，有一个时期他甚至被派到牢牢建立在岗比埃涅古堡中的大本营任职。然而有人告诉他，他可以在美国战壕中更有效地为法国服务，于是他到那里去，大量地使用他的永远用不完的胸

①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

腔之气。勃里索多次旅行和横渡海洋奔赴伦敦、纽约、土耳其、俄国以及几乎所有协约国和中立国，途中的确是冒着严重危险的。勃里索的勇敢是不成问题的。他照样可以到阿戈纳或弗朗德前线去参加战斗。不过他明白，他的天才使他必须承担别的义务。为了国家，他要保重自己，他同意自己留在安全的地方。他对用嘴说话的工作是不遗余力的。他的洪亮的声音充满全世界人们的耳朵。在伦敦、波尔多、芝加哥、日内瓦、罗马，甚至在革命前的圣彼得堡，人们到处听到他的声音。在法国各城市，在葬礼上或生日庆祝会上，都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在国外，他是法兰西辩才的人身化。他是克莱蒙梭伟大内阁的成员之一。这两个人互相厌恶。勃里索不能忍受那个“蒙古脸”的人①，此人缺乏思考，缺乏原则。克莱蒙梭则毫不留情地讽刺“扬声筒”：“闭上嘴，满口仁义道德的小娃娃！”

但是，面对外国的入侵，法国内部所有嫌隙都消除了。于是昨日的对立者，米勒朗和白里安，勃里索和克莱蒙梭之流，把他们的高明见解集合在一起了。他们分任肥缺，围绕着恒星、报复派的中坚人物、讼棍彭加勒②，形成一个辉煌的星座，这是令人难忘的神圣联合时期(可惜昙花一现)。各党各派的政治领袖，甚至埃孟兄弟那样的无党派人士，都骑上法兰西这匹又耕地又打仗的老马，决心坚持到这头牲口获得胜利或者倒毙。

勃里索在事业上一路顺风，没有阴云，如果不算有些妒忌的竞争者，试图在他过去的演说中找出一些阴云，因为勃里索

① 指克莱蒙梭，他颧骨较高，类似蒙古人脸型

② 彭加勒(1860－1934)，从1913至1920年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

讲过的企慕国际和平主义天堂的话成了污点。这无疑是不谨慎的慷慨激昂的发挥。但是谁要是不停地说话，不可避免地会什么都说，你不能因此而要求他对每句话都负责。要是这样，恐怕将他四马分尸也不足以赎其罪；再说，在和平年月里，和平主义，顾名思义，是一剂无害而合法的汤药。战争一打响，这服药才被禁止，因为只有到了那时，它才起作用。这是这位大演说家毫不费力地可以阐明的，除非对那些毫无信念的敌人。那是些怎么都说服不了的人，即使勃里索也不能说服他们，虽然这个高乃衣式的人物，用火热的积极性揭发他昨日的同伴。因为他们是顽固的和平主义者，是伪装隐蔽的德国人，他们妄图在战争时期继续他们的一套玩艺，不顾激怒已经疲乏的人民，不管我们会丧失用很高的代价取得的胜利果实。受人诽谤乃是大人物的本分。勃里索是足够坚强的，他不至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就显得灰溜溜。他一笑置之。钦佩他的人，把他这种高卢人的开怀大笑和丹东①相比（这种对比是不恰当的，因为勃里索并没有菜市贩夫们的神情和不修边幅的格调）。总之，勃里索不记宿怨，他常常向昨日的敌人伸出援助之手。主要是他先在敌人身上占了便宜。

在世间，做什么事都得付出代价。勃里索在政界走运，在家庭生活方面却不得意。他的家庭生活是很不幸福的。他娶了一个很有钱的女人，皮肤白皙、肥胖、贫血，肚子里塞满存在银行中的有价证券的肥母鸡。从各方面看，反正对于勃里索这样一个男人来说，这是个不够分量的伴侣。无论在智慧方面，

---

① 丹东(1759—1794)，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的重要人物，山岳党人。

或在人情世故方面，她都没有能耐。一点个性也没有。而且她不象某些一无所长的人那样有弥补自己的贫乏的办法，那就是谦虚和退让。而她，却用自己的空虚的存在，充塞于天地之间。她经常牢骚满腹。她什么也不佩服，连她丈夫的才能和荣誉也不佩服。她有一种令人丧气的本领，无疑也是一种疾病，那就是在富裕和优越的生活中她只抓住乏味的一面。她怨天尤人，反对一切人，一切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就是她的人生使命。而且她绝对无所作为，不想有丝毫改变。她向周围的一切散发出阴郁而发粘的雾，如同十月里的阴雨一样。和她接近的人都感染了伤风。可想而知，这种气候不适宜于壮健的洛瑞·勃里索。他尽量少在这种气候中逗留。他打着猛烈的喷嚏，离开那儿。他到别处去找比较幸福的气候。而他在这方面得意的消息传到家中，更增加了家里的忧郁气氛。

他的外遇并没有阻碍他对妻子克尽丈夫的职责。如果他的吝啬的老婆只给他生了一个女儿，那也不能怪他。勃里索钟爱他的女儿。这个讨人喜爱、快乐欢笑、健康、面颊丰满、眼神幸福的孩子——死掉了。突然死去。她是在动了一次毫无危险的外科手术之后死的，也许不如说她在麻醉之后就没有醒过来。孩子还只有十三岁。勃里索夫妇悲痛欲绝。那妇人这下子可有了怨天尤人的理由。她到教堂的神坛前，或到忏悔室中去哀哭。她成了虔诚的信徒。这是非常有碍于勃里索的政治活动的。当时，尊敬教会和僧侣还没有恢复为时髦风气！可怜的勃里索，没有上帝，没有上帝手下的人来安慰他。他受到沉重的打击，独自一人面对书桌上放着的女儿的照片，流着辛酸的热泪。战争给他带来了分神的机会。十分紧张的活动，

使他找到可以抛开哀思的避风港。他乘机躲开他的家、他的老婆，躲开他死去的女儿。甚至他为了消耗政治活动的剩余精力而去寻欢作乐也成了躲开家庭的手段。勃里索的恭维者在这方面又找到他和丹东及其大吃大喝的习惯相似之点。可是勃里索的寻欢作乐并没有使他情绪平静下来。和几乎所有的法国人一样，他是热爱家庭生活的人。他需要家庭的温暖。对于象他们这样的人，任何别的东西都不能代替天伦之乐，不论雄心壮志、荣誉或欢乐。虽然他们仿佛竭力追求这些，归根到底，这些都不过是"代用品"①。勃里索没有儿子，对此他感到无以自慰。

他知道安乃德的儿子是他的儿子。在他女儿还在的时候，他避免去想这件事。同安乃德的往事，回想起来并不使他愉快。他不去想它。隐隐的宿怨使他保留着这一段记忆，也许是自尊心受伤留下的创痕，也许是没有完全愈合的爱情创伤。他不知道安乃德上哪儿去了，可是他不由自主地有两三次间接打听过她的近况。他并不希望安乃德遭遇不幸。但他听说她一直不得意的时候，却并没有感到不快。这不是说他不乐意向她伸出援助之手，如果她向他呼吁的话。可是他十分清楚，她决不会给他一个无形的报复机会。

十五年来，他有两三次在街上碰到安乃德和儿子在一起。她并不设法躲开他。倒是他装着没有瞧见，走过去了。这几次的邂逅，给他留下了一个不舒服的印象。他不愿意多加分析。

这一段遥远的往事对他还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曾经被

---

① 原文是德语。

他占有过，后来成为陌生人的女人，这个默默无闻的过路人，对于什么都不缺少的他，又有什么用处呢？呵，上帝，一个人自以为什么都不缺少，富有一切，却不能防止从遥远的过去勾起一段伤心史。已经失去的一件不足重轻的东西，能引起令人心神不宁的悔恨！这件不足重轻的东西可以变成一切，一切也可以变成不足重轻的东西。好比在生命的瓷瓶上有一条难以察觉的裂痕，一条隙缝，于是一切都从这儿漏失……

幸亏这种对过去的回想不是勃里索常有的事。他习惯于对自己不诚实，他可以自以为并没有回想过去。如果一个人在他的过去生活中有过一段不光采的经历，最好自己认为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勃里索很可以最终从他忙碌的生活的全图中，抹去这一段不光采的往事，如果在那段插曲中只有一个无声无嗅的女子的影子，以及和她搂抱着的自己的影子。然而其中还有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是不可能抹煞的：他的儿子。

自从他的女孩子死后，他常常想起儿子。在他的思想道路上，不断地碰到自己的儿子。他并不认得儿子，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子。他和安乃德两三次相遇，都没有看清他儿子的面貌。他匆匆抓住的儿子的形象不够准确，是没有把握的。只有一次，他以为认出他儿子来了。那是在公共汽车上。他看见安乃德手挽着一个小男孩，坐在和他相隔几排的座位上。孩子瞟了他一眼，又目不转睛地去注视邻座上一个漂亮女子。勃里索用温情的眼光观察那个男孩，心想，他的儿子就该是这个模样儿。但是，他有把握肯定那男孩正是他的儿子吗？

他多么缺少这样一个儿子！为了他自己，为了他的家庭，为了满足感情上的需要，为了将他的声望、荣誉、财产和使命

遗留给他的亲骨肉，为了满足这种自然的快乐！为了能够用合适的口令来回答阴森森的问题："有什么用呢？"因为卡隆① 拒绝给没有儿子的人摆渡。那是没有前途的族类，死后不能再生的人。

可是这类痛苦是不足为外人道的。如果他不是一九一五年的一个夜晚在赌场上偶然碰到西尔薇，决不会向任何人倾吐衷情。那天勃里索和几个正派的太太一同去赌场，她们是好奇，而不是赌场的熟客。西尔薇（那时她尽量吃喝玩乐，虽为期不长，但内容充实）的男伴认得勃里索。在晚餐桌上，两人互相交换女伴。勃里索不认得西尔薇了！可是她主动提醒了他。他对于这次偶然的会面表现了出人意外的激动。在过去他才不把一个当女缝工的小姨子当一回事！有这样一个小姨子，他并不觉得体面。这一点，西尔薇是全知道的。可是这次意外遭遇使她觉得好玩。这时的勃里索，已经不能控制自己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了。西尔薇设法让他打开了话匣子。勃里索情不自禁地、贪得无餍地一个劲儿打听安乃德和玛克的情况。对于安乃德，勃里索并不掩饰他的怨愤。西尔薇点点头。她在勃里索的宿怨中，不难察觉气愤和遗憾的成分。对于孩子，他表示一种如饥似渴的深切关怀。他打听孩子的健康、学业、他的成绩和生活条件。西尔薇把她的外甥夸耀一番。有这样一个外甥，她做姨母的脸上也光采。这使勃里索的爱子之情更加高涨了。他向西尔薇说心里话。他要是能见到他儿

① 希腊神话：卡隆老汉在阳界与阴界之间的河上摆渡。人死后，灵魂都要渡过这条河。卡隆对于一些他看不顺眼和不能回答他问题的灵魂，就不让他们上船。"有什么用呢？"可能就是卡隆提出的问题。

子，让他儿子留在他身边，和他在一起，该多么高兴！他表示愿意保证玛克的前程。

第二天，西尔薇把勃里索的话全告诉了她姐姐。安乃德一听，脸都吓白了。她叮嘱西尔薇千万别让玛克知道。西尔薇才不跟玛克说呢！她和她姐姐同样地把玛克看成不许他人染指的宝贝。她才不愿意放弃这个宝贝！她不掩盖她自己的真正情绪，她说："你想想，我怎么会去跟玛克讲这些！他要是知道了，还不把咱俩甩开！"

于是安乃德大发雷霆。她不愿意承认她"私藏"孩子。西尔薇却开门见山地笑着说："呵！怎么啦？人各为己嘛！"安乃德说，她把孩子留下是为了挽救孩子，卫护孩子，不让别人毁坏她在孩子身上培育的理想。但是她心里明白，她也是在卫护她自己！用了这么多比欢乐更为可贵的劳累与辛勤，抚育了他十五年①，把他抚养成人，却让那个人来抢走！那个人丝毫不曾操心，却要坐享其成。他从来不曾想到他该尽的义务，现在倒来争他的权利了，血缘的权利……这个敌人！办不到！

"我不公正吗？就算我不公正，不公正……对！我是不公正……这是为了我的儿子，为他的利益！"

*　　*　　*

他的利益，玛克自己会拿主意，独自一人！他不能原谅别人替他乱出主意。

他冷冷地和母亲分手，去进行"寻父"这一奇特的冒险行

① 上文说玛克已经十八岁了（虽未足岁），这里又说"十五年"。原文如此，不能妄改。

动，心中还怀着对母亲的怨愤。虽然他表面上若无其事，其实心里很烦乱。他将找到什么呢？这一天的活动会有什么结果，他是毫无把握的。他越往前走，越想转身回家去。现在他明白了，他这种行动是多么冒昧。然而他心里说："我一定要去。冒昧就冒昧吧，如果必要，胆大妄为也不在乎。豁出去丢脸！……我要看一看。我一定能看到。"

他已经距离他所要找的地址不很远了。这时，他的眼光被一张布告上的一个名字吸引住……他的名字，他要找的那个人的名字！布告通知当天下午召开群众大会，洛瑞·勃里索将发表演说。

玛克走到了开会的地点，一个训练骑术的大厅。还要等几小时才开会。玛克宁愿不回家，坐在路旁的条凳上等候。他背朝着路上的行人，反复思考他的行动计划。他如何走近那个演讲的人，如何向他招呼，在什么时候，怎样开口……完全用不着先说客套话，干脆单刀直入，对他说："我是您的儿子！"

玛克重复地说着这几个字，一种恐惧之感使他舌头都僵硬了。在激动的心情中，他想起了德·蒲索尼亚克先生①。这个小高卢人②，你相信吗？他居然哈哈大笑起来。受压抑的本能狡猾地寻找能减轻重压的消遣办法。舞台上的滑稽场面肆无忌惮地冲淡了他的激动心情。他吹着轻松的口哨，到近旁的咖啡店去喝一杯不加牛奶的咖啡。他坐在咖啡店门口的一个角落上，眼睛一直注视着骑术大厅的门。门一开，玛克夹在第一批人中间进入大厅。

---

① 莫里哀喜剧中人物。

② 指玛克。

他溜到第一排座位坐下，在接近讲台的地方。第一排座位是保留的。玛克被人向后边赶。一次、两次、三次，你要撵他多少次他就让你撵多少次，反正他固执地继续往前挤，终于在第一排座位上固定下来。当勃里索进场的时候，玛克为了看得更清楚些，站了起来，背靠一根铁柱，紧挨在讲台边上。他自以为能无动于衷，实际上他竟慌乱到这种程度：直到勃里索就座之后他才发现他。玛克面对一件期待已久而终于实现的事，心情十分激动。对方完全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个样子，不象是真的是他。可是他在那儿。眼前的现实给玛克一个非常突出的印象，使他所设想的一切倒坍了，象纸糊的玩具一样破裂了。再也没有什么"可能是这样，可能是那样的……"想象余地。他存在着，在你面前，和你一样有血有肉，不可能再换成另一个人，千秋万载不能再换……

"他！……这个人！我的父亲！"

多么大的冲击！一开始，仿佛有什么东西对他说："不！"产生一种反抗的情绪。需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够接受现实。接着，突如其来地，他拿定了主意。没有讨论的余地了。事实摆在那里，我接受。"就是此人！"①

"而这个人就是我……是我？"

玛克以强烈的好奇心把目光投向对方的面部，细看他的五官容貌，竭力在对方身上寻找自己。

这个人高大粗壮，宽阔的脸庞刮得光光的；巨额广颡，鼻子挺秀，两个知趣的鼻孔可以不分彼此地嗅到玫瑰的香味和

① 原文是拉丁语。"就是这个人"，指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头戴荆棘冠的形象。

牛马粪的臭气；他的面颊和下巴都很丰腴，仪表堂堂。他脑袋向后仰着，挺起肥厚的胸膛。他是演员、军官、教士和田园贵族的混合物。

他和左右两边的人握手。他环视大厅，发现熟识的面孔，就挥手打招呼，同时又好象在倾听他身边的人对他说话。他满面春风，呵呵地笑着，兴高采烈，东一句西一句地大声回答别人的话。他样子很憨厚，语调一忽儿娓娓动听，一忽儿雄壮豪放，两者兼而有之……大厅上人声喧腾。这一大群老小孩，人人抢着说话，声音嘈杂。玛克无法听清勃里索在说什么，只听到象钟声似的嗡嗡响……勃里索正得其所哉……

“我！我！这就是我！这一堆肥肉！这个笑声，这种不停地握手的劲头！……”

瘦小的玛克，面容憔悴，姿态骄傲，好象阿戈尔[1]的擂鼓手，他用严厉的目光静静地注视着那红光满面、热情洋溢的大胖子。可是，胖子很壮观！他有一股吸引力。玛克也被吸引了。他在小心提防着。他闻闻对方的气味，觉得他的气味不对头。他等着听对方发言。

勃里索开始发言。玛克整个被他吸引住了。

勃里索用他那高明的演说艺术，一开头故意先不施展出全身解数。他不用乐器，态度平静、纯朴，低声说话[2]。他知道，对于真正的演讲能手来说，要使震荡不宁的大厅屏息静听的方法之一，就是“弹钢琴”。有些人摆出大师的架势，一起头就放开嗓子，可是他们不能再提高一步。控制力先紧后松，听

---

① 意大利地名，1796年，拿破仑率领的法军在这里大败奥国军队。

② 原文是意大利语。

众的注意力就要分散了。然而勃里索却是很坦率、很沉稳地向你走来，他是和你一样的人，你的一个同伴，你会伸手来和他互握。不过等他把你抓住之后，于是……于是你瞧着吧！

玛克什么也没有瞧见。他在吸饮演讲人的言词。起初，他听不清一句句的话，只听见声音。这声音是温暖的，有感情的，它带着法兰西土地的气息，令人想起自己熟悉的田野的芳香。玛克在这声音中辨出了勃艮第方言中卷舌头的R音。他母亲曾经竭力让他改正这个字的发音。他和父亲之间在这个卷舌音上原来存着一个秘密联系。语言，这是种族的特征，血肉关系中最亲密、最不易泯灭的部分。这种乡土的、雄壮而柔和的音调吸引住他，好比父亲抱着坐在他膝上的儿子。玛克心中充满热爱与感激之情，觉得很舒适，很愉快。他向演讲者愉快地微笑着。

勃里索开始注意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的这个小青年。

他有一个习惯，在演讲时，要在听众中间找一两个人作为他口才的反射镜。通过这种人的表情，他可以知道自己讲得怎么样，从而判断出演讲的效果和反应。他能够飞快地抓住对方发出来的信号，并通过这信号来掌握他演讲的方向。他的演说是在一个提纲的基础上临时发挥的，只有一些重要的段落是预先起草的，如同演奏协奏曲时，乐队的旋律和rapla-pla①。站在演说者对面的阿戈尔小鼓手，两只含笑的眼睛在他兴奋得发烧的脸上放射光芒，这是演说者绝妙的反射镜。

---

① 音乐术语，节拍之意。

勃里索在这面镜子里照见了自己，心情大为振奋。

可是，这面反光镜却又骤然间黯淡失色了。

玛克听清了演说者的语句。

勃里索的魅惑力消失了。他的飞腾的辩才已经被目光锐利的小青年看穿：它的翅膀是假造的。听得出神的群众，在玛克身上产生一种直接的效果。他们使他提高警惕，并且抑制住了激动的心情。玛克是这样一类人：常常本能地提防自己受到群众感染。他提防自己象一般群众那样被演讲人的美妙的声音深深地迷惑住。他对此有极深的反感和抵制的情绪。从他提高警觉时起，从对方口中吐出的一切，以及从他自己心里发生的一切，都得经过他的严厉审查。

勃里索面对被他征服了的群众，大吹大擂宣扬"不朽的原则"①。他歌颂法兰西国土的英雄使命。这国土是新旧世界经受锤炼的永恒的铁砧，是陈列祭品的神桌，也是为各国而牺牲自己的殉道者。迦太洛尼克原野、波瓦基埃、马纳河和凡尔登②；贝丹、巴亚、芒坚、夏尔·玛代尔、霞飞、贞女霞娜③……法兰西国土不知疲劳地对人们的安全和幸福做出贡献。她已经二十次被屠宰，二十次得到再生。在全世界，法兰西是在捍卫自己的同时又捍卫了世界的唯一国家。

勃里索谈到：协约国团结得象金箍铁圈一样坚实，它们用热爱卫护着法国，正如夏尔曼大帝④麾下的一群猛将。勃里

---

① 指"自由、平等、博爱"。

② 这四个地名都是法国历史上反抗外敌入侵，打决定性胜仗的地点。

③ 这六个人名，都是法国历史上反抗外敌入侵，做了伟大贡献的人物。

④ 或译：查理大帝（742—814）。

索访问过协约国。他根据亲眼见到的情况，颂扬星旗招展的姐妹共和国① 的崇高无私的援助。她不要求任何代价，赶来偿还欠拉斐德② 的旧债，来替被践踏的人权报仇……慷慨大度的英吉利……忠贞不渝的意大利……自从十字军时代以来，还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场面！……古代的十字军战争所争夺的是基督坟上的一块石板，然而今天的十字军，最伟大的十字军，则与此不同。今天是新的基督在砸碎被奴役的人类的坟墓，等等……

他说：以狰狞的日耳曼帝国为单独肇事者和唯一罪魁的这场罪恶滔天的卑鄙行动，将和这个帝国同时被粉碎。所有的政治与社会的罪行，都来源于这个国家，都来源于这个垃圾堆：下流无耻的专利暴君和堕落的群众、容格③ 贵族、冒牌的社会主义者、黑奴贩子、比克洛肖尔④、克鲁伯⑤、黑格尔⑥、俾斯麦⑦、忒来依契克⑧、威廉第二⑨，以及兽性的残酷行为、萨达纳巴尔⑩ 的疯狂呓语，还有以上帝自命、四肢爬在地上狂吠的尼采⑪。各国人民在呻吟，战争的废墟在冒烟。在清白

---

① 指美利坚合众国。

② 法国将军拉斐德(1757—1834)曾率领法国军队援助美国独立战争。

③ 德语：年轻的贵族；农村小贵族。

④ 拉伯雷《巨人传》中人物，喜欢侵略与夸口的君主的滑稽形象。

⑤ 德国最大的冶金工业与军火制造商家族。

⑥ 黑格尔(1770—1831)，德国哲学家。

⑦ 俾斯麦(1815—1898)，普鲁士政治家，军国主义者。

⑧ 忒来依契克(1834—1896)，德国历史学家。

⑨ 威廉第二(1850—1941)，德国君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废黜。

⑩ 传说中的西利亚暴君。

⑪ 尼采(1844—1900)，德国哲学家。

无辜的比利时，在神圣的波兰，在兰斯①和卢凡②，黑色的秃鹰在不设防的城市上空盘旋，肆无忌惮地屠杀妇女与儿童。然而法国的洁白的鸟儿冲向敌方的猛禽，驱散它们的行列，飞过莱茵河，到罪恶的族类头上投下惩罚的炸弹……解放的日子就要来到。解放了的欧洲、亚洲、非洲各国人民，将要在自由法国和自由英国的热情保护下，畅饮自由之泉。欧洲大陆上最后一个帝国正在崩溃。法兰西共和国展开了翅膀。吕特③的天使，凯旋门的英灵……前进吧，祖国的儿女们！

他说：我刚刚从前线回来。奇妙得很！那些孩子都在欢笑。奄奄一息的伤员们在欢笑，他们说：我们的生命很短促，但是很好，我们没有浪费时间。有人建议把他们转移到后方去。他们反对，说：决不！把我挂在铁刺网上吧，我可以阻挡敌人通过……

玛克听得脸都羞红了，眼睛里闪着冷冰冰的光芒……演讲者多么善于"打动"这群笨牛似的听众，用他那些空洞的言词、庸俗的手法，卑鄙的谎话！……玛克用鄙视的冷淡目光注视着那个辩才纵横，满面流汗的演说家。勃里索已经感觉到这个听讲者的思想正在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但他不明白为什么。他试用各种陷阱，企图重新抓住这个猎物。对方的眼光在审判他，使他感到迷惘，他不敢再看他了。可是当他继

---

① 法国名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受严重破坏。

② 比利时名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德军严重破坏。

③ 吕特(1784—1855)，法国雕塑家，巴黎的凯旋门上有他的浮雕，其中一个天使，以自由战士的象征闻名于世。

续高呼“法兰西……举国一致的法兰西……”时，依然不慌不忙，以一个训练有素的老手的本领，发出一系列的和音，但他所不放心的是头脑中保留着这个小青年的形象。他已经认识这个形象，却想不起来在哪里看见过他。可是他正忙于铺排对仗工整的演讲词，不能中断他的思绪，去追溯记忆中的模糊痕迹。

他用高亢有力的音阶结束了他的演讲，余音绕梁，几百次地回荡在全大厅听众的高呼声中。大家站起来，呼喊，叫好，挤向讲台，抢着和那位伟大的公民握手。人们激动得脸都涨红了。大家互相招呼，有说有笑。有的人眼眶里充满泪水。勃里索喜形于色，轻松愉快，向侧面的那个倔强的小家伙看了一眼，心想：“这回他该认输了吧？”

角落里已经空无一人。玛克不见了。

玛克不能忍受这种臭气熏天的雄辩，他没有坚持到最后。他突然站起来走了。可是，当大厅中爆发雷鸣般的掌声时，他还在门口。他回过头来，翘起嘴唇，表示不屑一顾。他对那座发狂的大厅和胜利的演讲者又看了看，然后向外走去。到了街上，他恶心地吐了一口唾沫。他自言自语地说：“我发誓，无耻的人群，我决不让你们给我鼓掌叫好！”

在同一时刻，正在大厅中和他的景仰者们高声谈笑的勃里索，终于把他念念不忘的那个人的形象摆对了位置：他就是他在公共汽车上遇见过的那个小青年。

* * *

玛克大踏步向前走。他在逃跑。他逃开使他失望的那个

地方。可是失望的情绪是逃不开的。这天早上他来的时候走的也是这一条路，和现在相比，上帝！世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虽然早上来的时候，他并没有敢抱过高的希望，但是仍然有一个希望在振奋着他。他将要看到那个人了，心中多么高兴，多么激动！那个人能给玛克何等热烈的爱和赞美的需要！当他听到他的声音时，他差一点要跑过去抱吻那个人……和他抱吻！……多么恶心！……他想到这里，擦擦嘴唇，好象真的吻了那个人似的。

令人作呕的修辞家，法利赛人①，伪善者！……撒谎者！撒谎者！撒谎者！他欺骗法国和他自己。欺骗法国，那是法国自己的事，如果法国喜欢听谎言，如果她愿意受骗上当。可是欺骗自己，那是不可饶恕的！是堕落……恶心，他觉得他叫人恶心，也觉得自己恶心！因为自己是他生的。我是这个说谎者的儿子，我身上也有谎言！

玛克象一个狂怒的人似地向前走去。他走到赛纳河畔，俯身望着下边的河滩。他恨不得把自己的血，自己的肉，都洗刷一遍，那样才能够刷净身上沾染的恶臭。正如一般十七岁的充满激情的青年人一样，玛克不讲理性，也没有怜悯之心。他从不想一下，那人可能是好人，可能是弱者，正如一般人一样，如果他找到他的儿子，他也会疼爱他的儿子。因为，正和一般人相似，这个人在他的一大堆弱点、谎话和污点之下，也会隐藏着一个保持纯洁的情操和完整真理的神圣角落。玛克也不想一想，老一辈学校出身的人，那些搬弄词藻的家伙，那

---

① 古代犹太教中之一个派别，相传其成员都是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人。

些古代式的夸口的人，（冒牌的“古代式”，骗人的“高卢——罗马式！”）他们从童年开始就习惯于崇拜词藻，同时他们也是词藻崇拜的受害者，正如演戏的人一样，是“喜剧演员，悲剧演员……”①。这些老一辈的人即使愿意，也不能够在堆积如山、令人窒息的词藻下面，重新找到和现实的联系。

可是这正是玛克最不能原谅的一点。一个出身于优良种族的青年刚刚进入生命的狩猎场，宁愿犯罪也不甘心选择下流无耻的虚弱，以及表示这种虚弱的饶舌！因为，如果犯罪可以使犯罪者丧失生命，而下流的虚弱，则是还没生下来已经成为死婴。

“优良种族……”玛克的种族是撒谎者的种族。

“决不……”

他知道，他觉得他的种族影响着他。现在他承认自己身上有虚假的成分。他意外地发现自己在摹仿那个演说家的姿态和声调。他记得，在他看到他所摹仿的样板之前，他已经自发地玩过这一套把戏。他想抛弃那个人给他的遗传，但是白费力，他身上仍然有这种遗传。

“决不！决不！他与我之间毫无关系！我身上没有他的丝毫东西！万一，不由自主地，我成了他的副本；如果他在我身上重新出现，如果我再搞这一套，我就自杀！”

玛克彷徨了几小时，走得精疲力尽，而且腹内空空。夜已经来临。他不想回家。有什么脸见人呢？承认自己大失所

① 原文是意大利语。

望吗？

从他身边，走过一个受了重伤的残废军人。那人面部受伤，挖去了一只眼睛，面颊的一侧有道深沟似的创痕，好象是被融化的铅液烧伤的。一个头发灰白的平民妇女，扶着残废军人的手臂，用充满热爱和痛苦的眼光卫护着他。他紧紧靠在她身上。

于是在玛克的发烧的思想中，“她”重新出现了：他的母亲。她的高傲的面容和沉默，她的充满考验、充满没有玷污的激情的生活，她的完整的、没有谎言的灵魂，她对词藻的鄙视，她的没有伴侣的深深寂寞，她的坚毅不屈的意志——曾经引起玛克反抗和咒骂的意志，今天他祝福她的这种意志——还有她不折不挠的坚持真理的精神……面对他刚刚认识而又立刻否定了的那个人，那个哗众取宠的人，母亲的形象更显得高大了。现在他理解了，他珍爱她妒忌的激情，她怀着这种激情和他父亲争夺儿子，他珍爱她的不公正……

“不公正！不公正！……‘我吻你的双手……’我为你祝福！”

于是他想起昨晚和今晨对母亲的冷酷无情。这种冷酷反弹在他的脸上……他迈开大步向前走去，向他母亲走去。他让她难受了。他要去挽回他的过错。谢谢上帝，他还来得及……

* * *

他走到楼梯下，门房太太叫住了他，说：“你妈受伤了……好险啊，差一点儿！……”

他没等门房太太说完，就三脚两步奔上了楼。来给他开门的是西尔薇。她面部表情严厉。他喘着气问："我妈呢？"西尔薇说："你倒还想着回家？我们等候你一整天了！"

他毫不客气地推开西尔薇，赶忙往里走。他推开母亲的房门。她躺在床上，头上用布包着。他轻轻地惊呼了一声。她看出了他的激动，赶忙对他说："没有什么，我的孩子……我太笨了，我摔了一跤。"

玛克很着急，用他微颤的手去抚摸他母亲。西尔薇一把将他推开："得啦！让她安静待着吧，先别动她！"

接着，西尔薇用怨气未消的语调，向玛克叙述事情的经过。安乃德目光盯着儿子的脸，纠正西尔薇的叙述，把事故说得轻一些，勉强说些打趣的话，自己埋怨自己……

下面是安乃德自己没有对玛克说的话：

早上，儿子一走，她就心慌意乱，不知如何是好。她自言自语地反复说："他要抛弃我了！"

她一点指望也没有了。为了一直等到夜晚，她要勉强自己干点活，她说："不管他是不是要抛弃我，我可不能自暴自弃。"

尽管她疲乏极了，还强使自己清扫了一次房间。她擦洗楼板，擦亮铜器，又去擦玻璃。她登上一架可以折叠的小梯子。她刚刚擦完临街的窗子，正在挂窗帘……也许是梯子滑了一下，也许她发生了几秒钟的晕眩，也许是由于过分疲劳与操心突然发生了自我意识的消失，总之来势异常迅猛，连她本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时安乃德已经发现自己摔倒在楼板

上。她本来很可能会从窗口摔到街上去，因为梯子滑了一下，倾斜到一边去，把窗户撞得关上了。玻璃打碎了，安乃德额角和手腕受伤出血。她想站起来，可是踝骨剧痛。她知道这是右脚脱臼了。房东太太听到玻璃碎片落在街上的声音，上楼来看；西尔薇得到通知也立即赶来了。

虽然安乃德摔得很重，直到这时她还觉得疼痛难忍，但是使她不高兴的倒不是受了伤，而是在最不该发生意外的这一天偏偏出了事。她不愿意在这天需要别人来援助，尤其不愿意显出好象在向玛克乞怜的样子。她觉得这样对于玛克和她自己都是丑恶和丢脸的。她使出全部毅力，要想站起来，然而伤痛刺骨难忍，心脏承受不住。她不得不让人把她放在床上。她觉得自己受了屈辱，反复说："他回来的时候，会说我什么呢？"

并且，由于疼痛使她丧失了一部分自我控制的能力，她在她妹妹再三询问下，向她透露了自己心神不宁的秘密。西尔薇知道玛克去寻找他父亲了。她不愿意去想这件事，因为正是她充当了中介人。她觉得安乃德太蠢，不应当把什么都告诉她儿子。可是在这时候责备安乃德是不适当的。于是西尔薇就迁怒于玛克。她和安乃德一样，毫不怀疑这个孩子现在要抛弃她们了。西尔薇知道玛克自私、虚荣，为了他自己快乐，他会毫不犹豫地牺牲别人。但是她却并不因此不喜欢他，反而更喜欢他了。她在玛克身上认出了她自己，因此她不原谅他。如果他抛弃她们姐妹俩，她永远都不会原谅他。可不？……木已成舟！他这么晚还不回来，一定正在勃里索家里同他一起进晚餐，这还不是明摆着的吗？她决不接受任何

道歉，决不同意任何相反的可能性。她一个人的不公正，超过安乃德与玛克的不公正的总和。

这会儿玛克已经回来，西尔薇每一个眼神，每一句话，都冲着玛克发泄她的敌意。玛克缺乏耐性，气得毛发倒竖，以他的敌意来对西尔薇的敌意。然而安乃德却十分谦卑，她只希望玛克原谅她，好象她躺在床上倒是犯了什么过错。西尔薇的语调使玛克受不了，安乃德更受不了。她想叫西尔薇住嘴，她说："得啦，够啦！……不要再说我了，这不是什么重要的事……"

什么是重要的事？玛克心里明白。安乃德也明白。西尔薇也不是不明白。但是她固执地不肯走。只要西尔薇在旁边，玛克就不肯开口。安乃德用眼色恳求西尔薇走。西尔薇故意装作不理解……接着，突如其来地，西尔薇把手上拿着的一条毛巾一扔，一言不发地站起来，走了。

母子二人单独在一起了。双方都在等待。怎么说？从哪儿说起？玛克瞧瞧安乃德。她避开他的视线。她害怕。她不愿意对方从她眼神中看出她在害怕。她不愿意影响儿子要作的决定。

玛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他憋足了劲，然后开始叙述他这一天的经历。他又看了他母亲一眼。她一动也不动，眼睛注视着床对面的窗子。他停住不讲了……他径直向她走去，跪倒在床边，隔着床单用嘴唇吻母亲的双膝。他把双臂伸直，放在母亲身上，说：

"你是我的母亲，也是我的父亲。"

安乃德转身向着墙，激动得哭起来。

尾　声

> 你驾着人类之舟，
> 横渡痛苦之河！
> 醒来吧，这不是你睡眠的时候！
>
> ——菩提迦各瓦达拉

水闸把所有的闸门——所有的动脉，一齐打开。人员的征发在加速进行。二十岁的人已全部开拔。十九岁的人已经召集起来。十八岁的人明天也要召集。玛克快轮到了。

母子二人都在想这件事，可是两人都不说。安乃德不但害怕战争，也害怕玛克闭口无言。她担心他是怎样想的。既然她害怕他所想的，也就是说，她已经猜透了他的思想。

跟谁去诉说她满腹的忧愁？如果只关系到她一个人，她满可以把忧虑放在心里，不对别人说。可是这关系到他。到哪里去商量商量？西尔薇？刚刚开头说两句话，西尔薇就按照她的老习惯喊起来："战争吗？不到半年就要结束了。德国佬已经支持不住了。"

安乃德回答道："你每隔半年都说这么一句！"

"这一回可是真的。"西尔薇满有把握地说。

"单凭你的信心，还不能叫我放心。"安乃德说。

"既然关系到玛克，我也不放心，"西尔薇说："如果只是别

人的事，我们估计错了没有什么，这是没有什么后果的。但是为了我们的孩子，估计错了就是犯罪。你说得对。万一战争延长！跟这些蠢蛋在一起，谁知道他们搞什么玩艺？一切都象要结束了，他们又重新开始。目下犹太人也加入了舞蹈。以后，中国和巴布①也将参加。嗨！他们要跳多久，随他们便！但是我们的玛克不参加！”

“怎么？”

“我不知道。但是他们甭想要他。战争吃掉了我们的丈夫，我们的朋友，我们的情夫，这，我们同意，他们都是过来人了！可是我们的孩子，他是我们的，是给我们的。我到手了，我抓住他，我不放手！”

“所有的母亲都把自己的孩子给了他们。”

“可是我，我决不把我的儿子给他们。”

“你的儿子？”

“我们的儿子。咱们两人都有份！”

“请问用什么方法？”

“方法有一千个。”

“我只问你一个。”

“我们有的是朋友……你那个菲力普·维亚，现在已经成了外科军医官，全军稽查！他要是肯保护玛克，不会有困难。”

“你以为我会去向他求情？”

“为什么不？办这点手续你就吃不消了？骄傲的家伙！我呀，要干多少就干多少！为了救我的孩子，如果必要，把我的

---

① 新儿内亚黑人。

身体给过路人，你以为我会犹豫吗？”

“为了我的儿子，我准备把我的任何骄傲，公正的和不公正的，都踩到脚底下去！但是为了他，要对他有好处。”

“难道这不算对他有好处？”

“我丧失自己的尊严，这不符合他的利益。因为我，就是他自己，他不会原谅我的。去办一个使他丢脸的手续，我不会原谅我自己。”

“救他，这算是侮辱他吗？”

“如果有人这样救我，我会感到受了侮辱。”

西尔薇发火了：“瞧，这样的母亲！……但愿我能救他，他受羞辱，他不原谅我，我才不管这一套！……那好，如果你不干，我去干……”

安乃德喊起来：“我不许你去！”

“你什么也不能不许我干。”

“啊！”安乃德说：“你以为只要让他脱离危险就行了？”

“你还害怕什么？”

安乃德害怕玛克去主动寻求这种危险。

*　　　　*　　　　*

玛克和他的书籍以及他的思想一起关在房间里。虽然母子俩的心现在已经由热烈的亲密关系连接起来，玛克却成天关在房中，不言不语。安乃德尊重他的隐退生活。她等待他来找她。她意识到他在他身上正在进行一项艰巨的工作，思想成熟和纯洁化的工作。四年来的思想危机正在得到解决。

他竭力将严格的自我检查进行到底。他判断自己和判断别人一样，丝毫没有怜悯之意。他天性趋向于反抗，为了从这种天性的热烈召唤中解脱出来，他给自己订立了硬性的纪律：严格地生活，严格地思想。最后几场搏斗也是很猛烈的，他已经焦头烂额，身负重伤，好比在强烈的羞耻感与良心混合的热汤中洗了澡。然而从灰烬中，产生了一颗坚硬、紧密而且不能腐蚀的核心。

包围他过分早熟的年轻头脑的各种思想，书籍中的、哲学家们的和他同辈的合唱队大师们的思想，都经不起自我检查的考验，很少能勉强站得住脚，剩下的不到四小撮。一切都是空洞的字句，没有真正的血肉。在这些字句之中，没有一句代表具体的内容。只有一句例外。那是用铁水浇注和锻造的机器时代的产品，它使人类成为另一种没有自由的机器，其中一个阶级压碎另一个阶级，盲目地，好比一把沉重的锻锤。没有任何自由的行动。没有任何灵魂的行动。没有任何自由的灵魂采取行动。没有任何意志，冲破思想之云，冲破在运动中的物质的巨大凝结体而出，象闪电一般。

然而火在云下奔跑，在冷却的外壳下，在空气中，在地底下，在水中奔跑……

一天晚上，玛克拿起汉代尔①的作品（他通过汉代尔读圣书），在《以色列》中，他读到这一句："他说的是字句……"②

他明白了。

---

① 汉代尔（1685—1759），德国作曲家，后入英国籍。

② 原文是德语。

* * *

居民楼上的血一滴一滴地在流失。

四年以来，一层楼的煤炭商人一直发烧似地热衷于赚钱，奴玛·拉乌沙，他出售木柴，兼营小咖啡店，生意兴隆。这个得意扬扬的家伙身上包着三层肥油，面色红润，汗湿淋淋，大声叫嚷，趿拉着一双旧鞋。他有的是钱，身体又壮，高兴得要命。现在，他的财产已经积蓄够了，只等他儿子回来，就要象费罗普曼①一样，隐退到他早已购置的田地上去。但是他的儿子不回来了。有一天，格罗维斯的躯体挂在铁刺网上不动了。噩耗传来那天早晨，人们听到从楼下发出的一种牛叫似的声音，好象牛在一个拙笨的屠夫棒打下拚命发出的叫声。多少年辛苦积攒的钱，都落空了。这肥胖的人一下子中风了。稍后，他又能站起来了，可是舌头转动不灵，一只眼睛变了形，人们听不见他说话；酒桶的底穿通了。

不久后，传来了温柔的丽蒂亚死于流行感冒的消息。那时，她在敌我两军炮火交叉下的阿多亚野战医院中护理伤员。很久以来，她等待着这一天！现在，她可以去和她未婚夫会合了。唉，她怎么能不相信死后与未婚夫会合，她是多么愿意这样相信！但是，不象那些可怜的人们所设想的那样，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愿意不愿意的问题。"愿意"只不过是打开灵魂门厅的大门而已。可是还要停止在最后一扇门前，对于有价值的灵魂来说，这扇门是最重要的。上帝，如果她能相信有这样一个

① 古希腊政治家，将军，抗击罗马入侵的爱国主义者。生于纪元前三世纪。

地狱，在那里，她将和她未婚夫一起永远被焚烧……不论她相信与否，反正现在她已经解脱……真的解脱了吗？这朵温柔的肉体之花，今天已经还给土地。土地将用她的血肉，揉合成新肉体之花，再让死亡的牙齿来咀嚼。

再就是卡尤的儿子艾克多回来了，一个光荣的伤员，失去了鼻子和上颚骨（国家慷慨地送给他一副新的牙床，注册商标，包用两年，也许三年，如果用得小心）。他双手微颤，两腿发抖，好象刚刚学步的小娃娃。但是他得了勋章。他母亲用怜悯慈祥的目光拥抱着他。这目光无论如何是幸福而自豪的。他们出门时，儿子靠在母亲手臂上，一跛一拐，重温久已成为习惯的散步。他们生活很困难，但是只要有耐性，日子是过得下去的。卡尤母子二人觉得他们很幸运。

约瑟凡·克拉比埃成了后方民心的监察官，把他珍贵的健康，甚至他的理性，都用于这崇高的官方差使上。叛徒们的缺点是夸张。新的使命使他挺胸凸肚，追究他过去的同伴们，以及他自己也曾经信服过的和平主义信念与学说。最后他大呼受到了迫害，他自己也是受迫害者，因为他追究的那些人都蔑视他，转过头去，不理睬他。他大呼侮辱他就是侮辱祖国。对于别人来说，他是个危险的人，对他自己也同样危险。他搬家了，很快就搬到疯人院中去了。

可是勃洛雄日子过得很兴旺。他是这座楼的看守人。象奥瑞斯忒亚[①]一样，他被任命为“治安保卫”，名与实恰恰相反。

玛克在走过看门人的住处时，对他母亲说：“简直叫人觉

---

① 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同名悲剧中人物。

得是在拉谢士神甫公墓。你瞧见那个墓园看守吗？走吧，妈妈，上楼去，回我们的鸽巢① 去吧。”

“上楼吧，我的小鸽子。”安乃德微笑着说。

母子二人用暗示的语句，表示他们对某些家庭同情的悲戚，对另一些家庭的反感，以及对于巨人波吕斐摩斯②的石窖（包括家庭、城市和世界）中每一个耐心等待着被吃掉的人的悲戚。

于是玛克说：“现在该轮到我被吃掉了。”

安乃德紧紧抓住玛克的手臂，说：“不，别这样说！”

稍后，她后悔没有让玛克说下去，以便知道他心里在作什么打算。

玛克默默无言地注视着母亲。在她的房间里，玛克坐在母亲脚边的矮凳子上，双手抱着抬起的膝盖。他用坚定的目光，长时间地注视她。而她呢，在孵育小鸡……上帝，她是完全属于他的！可是他不想滥用这种特权。她是他的财富。

他对她微笑着说：“真是怪事！在战争发生前，我们俩谁也不是和平主义者。”

“扔掉这个词儿！”安乃德说。

“那倒是真的，他们把这个词玷污了。原先把它挂在嘴边的人，现在都否定它。”

---

① 原文为拉丁文，本意是鸽巢，后来用作罗马公墓中存放骨灰盒的格子墙的名称。

② 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他把俘获的活人关在山洞中，然后一个个地吃掉。

“如果他们坦率地否定，倒也好。可是他们一边背叛它，一边仍用它作幌子。”

“让他们去保留着这个词儿吧！”玛克说：“可是我们现在否定战争，以前却并不反对战争。回想起当初，战争还使我高兴呢！你呢，你也接受了战争。什么东西使我们改变了看法？”

“战争的卑鄙性。”安乃德说。

“战争的谎言。”玛克说。

安乃德接着说：“当我看见对弱小者的藐视，对于放下武器的人，对俘虏，对人身痛苦，对神圣情操的藐视；当我看见这种被利用的卑鄙的本能对良心的压制，这种在舆论面前胆小如鼠的畏缩；当我看见那些被人化装为英雄的绵羊后来由于驯服的本性真的变为英雄；当我看见那些诚实人被强迫去杀人，那些懦弱的群众不认识自己团结起来的力量，却让一小撮坏蛋牵着鼻子走，当我看见这一切，我充满痛苦和耻辱的良心不能不起来反抗！”

玛克说：“当我看见这个卑鄙龌龊的战争掩盖着它丑恶的嘴脸，这群戴假面具的家伙，这些掌握弱肉强食权力的下流之徒，从人们背后伸手摸人衣袋的小偷，看见残酷的奴隶制度自以为高唱‘自由’这个变质的词儿就可以叫我们上当，以及虚伪的英雄精神，等等，我要冲着他们的面孔哈哈大笑！”

“千万别向他们挑衅，他们人多势众。”

“正因为这样，最卑鄙的暴君是一百万卑鄙家伙的集合体。”

“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趁他们不知道，人们就把他们锁在一条铁链上！”

“你太狠心了，孩子。应当有怜悯之心。他们早已被锁在铁链上了！他们一向就是被铁链锁着的。这是‘民主’的巨大骗局。有人对他们说，他们是至高无上的人民。他们相信了。人们可以随便处置他们，无异于拍卖场上的牲口。”

“对于至高无上的蠢行，我不能有怜悯心。”

“最愚蠢的人也是我们的兄弟。”

“兄弟，这句话一点意义也没有。我是这条狗的兄弟，在街上的垃圾堆里翻腾的这条狗！但是，我和它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生命。”

“对，彼此都有一死。但是，这一点是不够的。”

“此外还有什么？”

“你自己知道，还问我？那就是生与死都不能损坏的永恒的种籽。”

“可是这个永恒的种籽在哪里呢？在我身上，唉，我不知道有什么永恒的东西！”

“但是你所做的一切，你之所以为你，如果没有永恒的种籽，都是不可能这样的。”

“我的孩子，对于我来说，你太博学了。我做我觉得该做的事。我诚实地去做，但是我常常做错。我承认，在我这岁数，我还不理解。也许我不需要理解。”

“可是我，我需要理解。我需要看清楚我到哪儿去，为的是可以到我要去的地方去。”

“为了要去你想去的地方……”

"不论什么，我都要瞧瞧。"

"那么，你看见什么呢？你要什么？你要到哪儿去？"

玛克没有回答。

安乃德鼓起勇气，连嗓子眼里都感到紧张，她问："万一战争要你去，你怎样对它说呢？"

"我将对它说：不！"

安乃德预料到了这个回答。她听到之后，把双手一伸，可是已经晚了一步，来不及阻止他这样说。她说："别这样说！"

玛克从容不迫地问："你愿意我说'是'？"

安乃德抗议："也不要说'是'。"

玛克静静地观察他母亲。她在挣扎。（该怎样回答玛克，她本该早有思想准备。）玛克以尊敬和怜惜的态度静待母亲在杂乱的思想中整理出一个头绪来。但是，她的回答形不成论点。她只能把极感动的心情贡献给对方："不！不！什么都别决定！你还不能够知道、不能够判断自己。你等一等再说！以一个还没有生活经历的孩子的匆忙否定来决定你整整一生，这是犯罪！"

"你已经生活经历过来了，你说该怎么样呢？"

"我是女人，我不知道，我没有把握，谁也没有指引我。我只凭我的本能和我的心行事。这是不够的。"

"对，这是不够的。可是，到什么时候才够呢？即使到了生命的尽头，有谁能说他知道，他有把握，他把一切都研究过了？难道必须永远等到明天才能够采取行动？一天天推迟，拖延到最后一天，人已经堕落了，卑劣了，出卖了自己，和芸芸众生一样。什么时候我才有权生存下去？"

安乃德不愿意理解他说的这些话，(她已经十分理解了!)她说:“你没有权毁掉你自己。”

“我要的不是破坏，而是建设。”

“建设什么，为谁建设?”

“首先为我自己。建设一所干净的房子，我可以在其中呼吸。我不能忍受生活在谎言的猪窝里，和那些人一样。况且，我刚才对你说的话，说得过分了一点。你说我狠心，我是狠心。应当狠，如果要援救你所怜悯的那些人。也是为了他们，必须把房屋建造起来。”

“这不是朝夕间能完成的事。为了建筑房屋，首先要活下去。”

“房屋的基础必须耐久。最高的建筑也是从一块石头开始的。‘用石块堆砌’①。我是石头。”

“你是玛克，你是属于我的。”

“我是从你身上来的。我是你制造的。”

“但是，你要牺牲我，你没有这个权利。”

“妈妈，这是你的过错。你要求我真诚，做一个真正的人，真实的人。我不知道能不能办到。但是我愿意试一试。……让我们坦率地说，所有的祸害都来自谁也不敢真诚这一点，谁也不敢超过个人利益和激情受到威胁这条界线而坚持真诚。一碰到这条界线，人们就找一个迂回的办法，自己和自己耍滑头，象那些和平主义者似的。你愿意我是真诚的，但你不愿意我真诚到危及我们的幸福。这样好吗?坦率吗?”

---

① 原文是拉丁语。

安乃德固执地说："对！"

"怎么，这是坦率的？"

"这样才好。"

玛克拉住母亲的手。这双手在设法滑脱。可是玛克很有腕力。

"请你注视我。你说的不是你心里话！……我要你瞧着我……回答我！我错了吗？咱俩谁真诚？是你还是我？"

安乃德低下头，说："你。"

可是她立刻又喊了起来："简直是发疯，我不愿意这样。"

她终于组织成了她的论点，她开始辩论说："坦率要求在每一个思想里都坦率，不欺骗任何人，尤其在自己相信的事上不欺骗自己。可是坦率并不苛求我们去做办不到的事，它要求我们永远而且只是按照我们相信的事去行动。只有我们的精神是自由的。我们的身体是带着枷锁的。我们生活在社会的框子中，必须接受一个秩序。我们不能摧毁这个秩序，否则就会摧毁自己。即使这个秩序是不公正的，我们只能判断它，但是必须服从它。"

"妈妈，你在否定你的生活……你那些反抗、斗争，你不能为你自己或为别人而忍受不公正，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我的伟大的不服从者，如果你不是一直如此的人，我不会这样爱你！"

"不，不要拿我做榜样！呵，这是我该受的惩罚！这是不公正的……我对你说过，你是知道的，我一直和盲人一样生活着。指引我的只有我天生的情感、女性的激情和一颗过分兴奋的心。在夜里，稍稍碰它一下，它就会吓一大跳。一个男

子，我所生育的男子，不应当拿一个妇女做他的样本。他能够，因此他应当解脱天性的困扰。他应当看得更清楚，更远。”

“等一下！过一会我们再来谈这个问题。当我们谈到它的时候，你也许要求我回忆过去。现在，告诉我，你是不是要否认你那些‘不服从’的事实？”

“每次不服从都是一次失败。”

“但是，每次失败都是（你承认吧！）一次解放。”

“呵！我只不过在极大的痛苦中更换锁链而已，锁链多得数不清。人们从这一条锁链中挣脱出来，只是为了被另一条锁链锁住……也许，锁链是必须有的……”

“你说的是反对你自己的话。直到你生命的最后一天，我还会看到你用锉刀锉你的锁链……”

“我这样做也许是错误的？如果目光短浅的本能在摇撼锁链时冒着使自己和别人更痛苦的风险？也许应当放弃一切，作为保持秩序的代价？”

“妈妈，不要试图复述那个天才的自私者的话，不要象他们那样，宁愿要宇宙间的秩序而不顾人类的利益，宁愿安静地观赏世界而不愿为了反对当前的恶事采取危险的行动！对于歌德是允许的事，对于我们是不允许的。永恒的秩序对我们说是不够的。我们呼吸在人间的秩序中。当这个秩序被非正义行动所恶浊化了的时候，我们的责任就是击碎玻璃窗，使人们可以呼吸。”

“在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割破你的血管。”

“如果我在缺口上倒下了，那也好，反正我打开了缺口，别人可以因此而呼吸得更舒畅。”

"我的孩子，你不相信人类（你对我说过一百遍！），为什么现在你要为人类而牺牲自己？你不是常常讥笑我对人类的信念吗？我的可怜的信念，它挨了那么多的耳光，以致今天它对自己已经不是很自豪，不是很有把握。"

"请原谅，我一点也不嘲笑你。不管你相信什么，在我看来，你总是高于你所相信的……但这倒是真的，我不喜欢人道主义和这种'人道'，所有这些空洞的谎言，这些意识形态，这些字句上的幻想。我看见的是人，许许多多人。大群绵羊在逡巡，互相紧紧地挤着，互相碰撞着。它们转到右边、左边、前边、后边，同时它们的蹄子扬起思想的灰尘。我在他们的、我们的、全天下的生活中，看到一场悲喜剧，剧的结局还没有写出来，戏的情节由领导突击的意志坚强者即景生情，陆续编写。我是突击队的成员。我是被指定的，因为我是你的儿子，我是玛克·李维埃……我不能再后退。这件事关系到我的自尊心。不论我所参加的战斗队胜利或失败，我将干到底，毫不动摇。"

"这场战斗是什么样的战斗？我将参加到哪个阵营中？新的阵营还是老的阵营？谁知道？怎么能有把握？也许过去指挥未来，也许未来指挥过去。谁来向我们解释明白？常常，我生活在孤独的思想中，突然觉得自己很有把握。于是我想，我怎么会有把握的呢？如果不是因为胜利者（未来的上帝）在我身上？可是后来，当我看见别的人们，各国人民，也都同样充满把握，不相同的而且是对立的把握，这种对祖国或对宗教，对于艺术或科学，对于秩序或自由，对爱情的疯狂信念，使盲目和紧张的生活精疲力尽的信念，我怎么能有这种虚荣心，固

执地说‘只有我的信念是好的’？”

“只有我的信念是我自己的。我没有两个信念。”

“我有我所爱的人们的一切信念。这就是我的把握：我爱他们。”

“你怎样能爱这许多人？有这样多的人值得爱吗？”

“爱或是怜悯，这是一回事。”

“我不愿意受人怜悯。我愿意要另一种爱，有选择的爱，有偏爱的爱。”

“我只是过分地偏爱你了，残酷的孩子！为了保存你，我宁愿失去除你以外的整个世界。”

“那么好，请你和我在一起，请你跟我一样：选择！你梦想得太多，飘忽不定，好象涨潮和落潮，有时上升，有时降落，永不前进。必须前进，不惜代价。击碎一切，为了勇往直前，走自己的路。”

“但是，如果路的尽头是一垛墙？如果你发现只有你一个人？如果世界上别的人都在另一边？”

“他独自前进，走在最前头。可是，如果他单独往前走，那是因为他自己知道是拓荒者。一个孤单的人每前进一步，都是给全世界开辟道路。”

“这是一个‘信条’①。‘信条’很多，几乎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信条’。我更相信人，不相信‘信条’。所有这些疯子，我很想抱吻他们，用同样的母性的宽宏大量。”

“他们才不稀罕呢，他们拒绝你的奶头。他们早已断奶

① 原文是拉丁语。

了。我们必须相信、行动、破坏、行走、斗争，为了前进……你可听说过关于祖国的一句话：'在沙漠上扎营……'？将帐篷的支柱和帆布扛在我们背上，让我们走向远处！"

"我的帐篷是固定的。它就是心的规律。在我看来，和永恒不变的神圣热爱、恋情、母爱相比，所有的社会义务，各种不同而且互相抵消的社会义务都是无足轻重的。谁要是伤害这些热情，就是伤害我。不论何处，如果它们受到威胁，我准备保卫它们。但是我并不走得更远。"

"可是，我呀，我要走得更远。每逢社会义务将对自然情操造成伤害时，必须用另一个更宽大更人道的社会义务代替旧的。时机已经成熟，整个社会，它的整个法律条文与宗教经文的道德，必须重新搞一套，也必定能够办到。我的整个生命这样要求：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激情，对今天已经过时了的《社会契约论》① 的压迫性的错误提出抗议。某些震撼人心的伟大力量之所以被法律判罪，之所以成为一种痛苦，有时成为罪行，都无非由于法律与制度的非人道性，这种法律与制度将变成酷刑的夹棍，强加于人性。为什么成千上万的青年当初把战争看成一种解放的手段而加以接受？为什么我一看见战争我的心就高兴得跳动不已？那是因为我们希望战争解放我们的手足。思想的秩序，陈腐的俗套，猥琐的舒适生活，涂抹着令人作呕的理想主义脂粉的极度烦闷，无聊乏味、伪善，（你们当时的和平主义，你们的人道主义！）由这一切造成的令人窒息的腰带，戕贼了人性，扼死了我们的生命之欢乐，这

① 旧译：《民约论》，卢梭的名著。

一健康、神圣的强大本能。我们以为可诅咒的腰带马上要绷裂了……不幸的人们！不幸的人们！他们提供给我们的解放，仅仅是肮脏的战争，它使我们沉沦于可耻与无用的痛苦与死亡中，而腰带重新紧束在我们身上。我们的青春带上了镣铐，弯着腰站在拉巴吕①的囚笼里。必须砸烂，砸烂已死的和杀人的秩序，违反人性的秩序，比混乱更虚伪的秩序。必须砸碎这个秩序，另外建立一个更高、更大、更适合于将要来到和已经来到的人的新秩序。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们要空气！更多的空气！扩大善与恶！他们和我们同时成长……”

“这些人，你在哪里看见过他们？我只看见在我身边的我的大孩子。我替他担心。为什么我让他生活在这个艰险的时代？”

“不要懊悔！不要为我叹息！这是疾风暴雨。大风万岁！你也万岁！你制造了我的肺部和翅膀！……你还记得我们念过的《最后的维根》②，这个挪威渔夫的现代传说吗？到最后，他从死亡中被援救出来，避开弗洛当③的风暴，安居于城市里不流动的空气中，就再也不能幸福了……算了吧！我宁愿属于这一世代，不愿意属于你那个世代。你们那一代人软绵无力地梦想冰冷的人类进步。在这幅幕布上，映射出来的现在是灰暗的，千篇一律的。特权阶级用牙齿尖端尝味着可怜的一点享受。苍白的快乐，苍白的痛苦，单调的讽刺与甜蜜……无聊，无聊之至。对于在下层受苦的人，对于我们，那是每夜

---

① 十五世纪法国人，曾因政治问题，被法王路易十一囚禁十余年。

② 十一、十二世纪间骚扰欧洲的斯堪的纳维亚海盗。

③ 挪威北部的群岛。

都要转动的永恒之轮……今天，狂风怒吼，住宅成了废墟，阳光和大风一起进入我们的地窖。随时随刻，悬空的建筑物可能倒塌在我们头上，我们知道这一点。但是，通过隙缝，我们望见天宇，大风追逐，流云飞逝……对于生活，对于人，对于将要来到的一霎时，我们没有幻想。我们生活在荒诞而宏伟的深渊边缘，来去匆匆……我们肩上建立起朝夕之间的宇宙，不管它存在下去还是倒塌。"

"'我们'？谁见到过这些'我们'？他们在哪里？他们是谁？"

"第一个人将采取行动。其他的人将从此人身上产生。"

"可是他自己必将死亡。"

"对。"

"我不愿意这个人就是你！"

"刚才你说起这个母性，它梦想拥抱所有的人之子。现在，你的母性找到用武之地了。把你对我的爱推广到众人身上吧！"

"我刚才是夸口。我不能够！……呵！谁曾经这样做过？这是不人道的。我在你身上爱众人，我在众人身上爱你。当你不在我身边时，我在众人身上找你。而现在，我找到了你，我还要拿你去牺牲？我不再需要众人，你就是我的宇宙。"

"但是，宇宙是在运行的。它有它的命运。必须和我一起跟随宇宙，即使它把我们引导到十字架上。你回忆一下'悲痛的母亲'① 吧！"

---

① 原文是拉丁语。悲痛的母亲，指面对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痛哭的圣母玛利亚。从古以来，西方许多著名绘画与雕塑，表现这个悲剧形象。

"即使是她，也丝毫没有愿意那样！她是被逼迫的。"

"我们都是被迫的，你和我。"

"被什么逼迫？"

"被我们的规律。"

"如果这规律是于我不利的，我为什么要忍受它呢？我造反，我抛弃这规律，和抛弃别的法律一样。"

"你不能够。否则，你就是不真诚。"

"那么好，我将要说谎！"

"你不能够，而且我也不愿意你这样做。"

他注视着他母亲。停了一会，他接着用颤抖的声音说："你瞧，妈妈，有两件事是我不愿意的，那就是不真诚和不勇敢。也许……"(他犹豫了一下)"也许因为我不勇敢，而且因为我说谎……"

安乃德双手捧起儿子的面孔，问道："你说谎？"

玛克闭上眼睛，低声说："对。因为在我内心深处，我害怕……"

安乃德把他抱在怀中。他没有任何动作，听凭母亲摆布。他们就这样待着，儿子的面颊靠在母亲的胸前。他们在共同的弱点中，互相感觉到对方的弱点增加了自己的力量。

玛克挣脱母亲的拥抱，对她说："你白费事，你呀，你是不说谎的！"

"我专门骗我自己。"

"你不骗人。你是被骗的。"

"谁能知道思想的诡计呢？难道我不是多次欺骗了自己吗？"

“你不得不这样做，那是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完全不说谎而生活。”

“如果谎话完全从生活中消失，生活本身不也将消失了吗？难道不是谎话在支持我们巨大的幻想吗？”

“如果生活不能缺少谎话，生活是巨大的幻想，那是因为它不是真正的生活。真正的生活在远处，必须把它找回来。”

“它在哪里？”

“在我身上，在你身上，在对于真理的需要中。如果真理之风吹不到我们身上，我们怎样会有这种需要呢？”

安乃德被她儿子的声音深深打动。但是她态度僵硬，因为事关儿子的生命。她说：“我恳求你，恳求你，不要白白地去冒险！有什么用呢？你明知道人是不能改变的！无论你替他们干什么，他们永远是那样。同样的激情，同样的成见，同样的盲目性，他们把这些叫做理性或信念，而那只不过是一堵墙和他们的蜗牛壳，他们必须有这些才能够生活。他们决不会从壳中爬出来。你不能砸碎他们的硬壳，否则你自己要被砸碎。保留着你的真理吧！不要在不能忍受真理的人面前展示出来！有什么用呢？有什么用呢？真理杀死持有真理的人。”

“有什么用？你的生命有什么用？难道你不是按照真理生活过来的吗？你听从了真理的声音，还是危险的声音？难道你后悔你曾经听从了真理？……回答呀！回答呀！你后悔不后悔？”

安乃德挣扎着。但是她回答：“不！”

安乃德精疲力竭了，她心里想：“是我在杀害他。”

玛克温柔地凝视她。他年轻的面孔上现出庄严的微笑。

他说："妈妈！你不要焦急不安！也许事情不会发生，什么事都没有，也许战事先结束……什么都还没有决定。我不知道我将干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知道的唯一的一件事，那就是到了那时刻，我将是真诚的……至少，我努力这样做……请你帮助我，为我祈祷吧。"

"我祈祷。可是向谁祈祷？"

"向我的源泉。你的灵魂。我是泉中之水。"

*　　*　　*

过了几个星期的等待和孤独的忧虑的日子，（母子俩没有再接触这个话题，但是各自在思索，而且各人偷偷地观察对方的脸色。安乃德用焦急不安的耳朵谛听空气的震荡和飞机轰鸣的凶恶的时刻到来，夺走她的孩子。）一天早上，城里的大炮轰隆轰隆地响，从街上传来一片嘈杂的呼喊声，好象潮水上涨一样。母子二人还来不及知道怎么回事，心就怦怦地跳起来。这时西尔薇气喘吁吁进来，一边高喊："停战签字了！"

三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可是安乃德首先挣脱拥抱，转过头去，双手掩面，遮掩她的激动心情。

其他两人尊重她的面幕，不去揭开它。他们沉默地等待她的激动心情平静下来。接着，两人温柔地走近安乃德。玛克紧紧挨着她，慢慢地把她引导到落地窗前，让她坐在阳台上的短栅杆上，自己坐在她的身边。西尔薇坐在母子二人的脚边，盘着腿，象一尊菩萨，微笑着，瞧着母子二人。

他们三人是坐在一个世界的废墟上。

安乃德，闭着眼睛听教堂的钟声、街上人们的呼喊声和歌声。她觉得在她的面颊上，贴着儿子的面颊……她在做梦……一场恶梦结束了，压在这个亲爱人的头顶上的吓人的恶梦，压在她心上的人类痛苦的恶梦。战争，罪大恶极的考验，结束了……她还不敢肯定。战战兢兢地，她恢复对空气的兴趣，她又呼吸了……

玛克也轻松了。当初，他眼看威胁逼近，心中闷闷不乐。由于骄傲，他没设法躲避这种威胁。可是他对于自己的力量和信念全都没有把握。他听见这群乌合之众的吼叫和笑声，明白考验不过是延期而已……在他的年龄，能多活几年，等于获得了整个世界！他欣赏这段间息的时间，他尝味未来的生活，他在做梦了……

西尔薇看着母子二人在做梦。她不想过去，也不想未来。当前的时刻是甜蜜的，享乐是充分的。他们三人都完成了一次危险的航行，船桨被弃置在小舟的两舷上，小舟在平静的海上睡着了。她在梦想。多么美好的夜晚！

但是悲伤的居民楼默默无声。它的悲剧性的沉默，和街上人们兴高采烈的狂欢形成对比。

在三楼上，纪莱教授，这个在悲哀中僵化的人，铁石心肠的人，在窗口挂了旗。如今，他的坚定的目的已经达到，他的沙漠般的生活再没有别的目的，他可以倒下去了。在四层楼上，贝纳丹一家人把护窗木板统统关上了，女儿们和父亲在教堂里的祭坛阴影中。但是母亲留在床上，她的生命在渐渐熄灭。由于痛苦，疾病接踵而来。正在祷告的贝纳丹父亲，还不

知道他的苍白的、失去了抵抗力的肉体，正在喂养一个癌肿瘤。在楼下，小酒店里顾客满座。可是在柜台上，人们瞧不见奴玛。老板在店铺后间，独自一人，一边喝酒，一边眼泪流在酒杯中。

安乃德听见在同一支乐曲中，被毁灭的生命的悲哀与苦痛和成堆蚂蚁的盲目的欢腾，同时激扬着。这些人和她一样，都落入幻想的圈套中。他们低着脑袋冲到里边，扑向斗牛士的红披肩。在某些人眼中，这是旗帜，是对祖国的神圣的狂热；在另一些人眼中，这是对人类博爱和爱情的信念……而她的儿子，自以为不上任何事物的当，是"字句的幻想"的鄙视者，难道他不是一切幻想家之中的最大幻想家？因为他自以为比谁都真实，他准备为这个幻想而牺牲母亲和他自己。这种对于真理的激情，是何等巨大的幻想！所有的人都陶醉在他们的烟雾之中。他们在做梦！

于是，象一道长虹似的彩色的蒸气突然吹拂，她觉察到了宇宙之梦，她是沉浸在这个梦中的。在一瞬间，她把脑袋抬出水面。她摇晃了一下，企图摆脱周围对她无形而强大的羁绊……她将要苏醒了吗？一霎时，苏醒的感觉在梦中拍着翅膀。在精神的顶层，一道光线通过半开的隙缝乘虚射入。

但是在她的面颊上，她感觉到另一个面颊的温暖——肉体，她的肉体的果实——她的儿子。由于温爱与苦恼，由于想到将来的考验和等待着他并要把他们联在一起的命运，儿子将她紧紧抱住不放。

("我知道，我知道……")

"悲痛的母亲"的命运……

（“我不逃走。我又来了！”）

于是她的眼光注射在他身上，她的儿子，她的至爱的梦。她重又被活着的人们的眼光所接受。她微笑，重又坠入梦中……

“姑且等着吧……”①

不久以后，我们将苏醒过来。

① 原文是德语。

第四卷

女信使

上

一个世界的死亡[①]

① 故事紧接第三卷《母与子》最后几页；时间是 1918 年 11 月 11 日，停战那天；地点在安乃德家中。（作者注）

第 一 部

七将攻泰勃[1]

他们不得不关上通向阳台的落地窗。街上人潮象海潮，不断上涨。一阵阵狂风暴雨，扑向门窗。人声嘈杂，其中有大声吼叫，有象螺丝钻似的尖叫声，有刺穿耳鼓的狂笑。在沉默的间隙，可以听到看不见的庞大人群的纷杂脚步声。这头野兽喘一口气，接着就从它的腰部发出公牛般的咆哮。

西尔薇沉不住气了。她的鼻孔在搧动。她要出去溜溜，把外甥也带走。她说在这样一个日子里，不能闷在房间里不动。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必须去瞧瞧，尝尝味道。（西尔薇不尝则已，一尝非尝到底不可。）可是玛克拒绝跟她出去，而且发那么大的火，显然在他不屑跟西尔薇出去的情绪中，夹杂着既害怕又想去的成分。他和母亲一同度过整个下午。十一月天的黄昏来得早，在门窗关闭的房间里，已经开始昏暗。一小时又一小时，街上乱轰轰的声音在扩大。玛克坐在他的床边，在咬自己的手背。安乃德想让她的手指和思想有点事干，她坐在离窗子最远的角落里，在灯光下做针线。但是，她发现儿

① 泰勃，或译忒拜，古希腊名城。《七将攻泰勃》是埃斯库罗斯的著名悲剧，公元前467年在雅典上演。

子心神不宁，就扔开活计，走过去挨着玛克坐在床边。她拿起他的一只手。他没有把手抽回，可是固执地扭着头，把脸朝着墙，不肯转过来。她含着怜悯的微笑瞧他，亲他年轻的脖子，在耳边轻轻地对他说："出去吧，孩子！……"他使劲地摇头，说："不！"

黑夜来临。安乃德准备了简单的晚餐。母子二人一边进餐一边闲聊一些不相干的事。玛克想起他得给人送个回信去，为了第二天要做的事。安乃德听儿子的脚步声走下楼梯，并非一点也没有耽心之感。然而她想："宁愿让他出去之后懊悔没有在家里安静待着，也不要让他关在家里而后悔没有出去……"她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坐在灯下，嘴角上挂着明智的微笑和一丝讽嘲的阴影。她想："最难忍受的痛苦，也许是想干一件事而又不去干。"

* * *

玛克离开大楼还没有走三步，就被旋风卷走。他本打算穿过马路到大街那边去，可是一刹那间他被推着、滚着，从一个浪头抛向另一个浪头，时而升高，时而下沉。他还没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就发现自己已经被冲到五十米远的地方，和他要去的方向正相反。他被举起，被搓磨，贴在一大堆吼叫的人身上。在他的感觉中，好象衣服被脱光了，让人用压路的辊车碾碎，搅拌成一整块肉浆，从大街这端摊到那端。玛克用肘弯、腰部和膝盖狂怒地挣扎，想把自己挣脱出来，但这不过使他滚到另一股新涌上来的浪潮中去，肚皮对肚皮，紧紧贴着，面向一群兴奋的妇女。她们由于害怕和欢乐而叫喊着，被人

粗暴地推搡着，同时她们也发狂似地推搡别人。其中有一个女子，金黄头发，瘦个子，瞳仁都惊呆了，张大着嘴（人们可以看到她的舌根），臀部被一个男子两只大手托着，并且乱摸一阵。她扑向玛克的嘴，用溢着白沫的嘴唇狠狠地吻了玛克一下。小青年遍身热血燃烧起来了。他顺手抓住另外一个从身边经过的女人，把他的嘴唇在对方嘴唇上擦了一擦。他时而被人拥抱，时而拥抱别人，从这个女人怀中到另一个女人怀中。年轻的男性在追逐猎物，他发疯了，肆意蹂躏他遇到的每一个女人。他的精神和吼叫《马德龙》①的疯狂的群众融成一片。他心里想："这就是和平。我的和平。我的一份战利品。"由于他比别人更有文化，他说的谎话也比别人大："这是我向全世界亲的吻！……"

但是，如果别人不让他亲吻，事情可能闹得更糟糕。他碰到了另一只个头高大的公鸡，此人夺走了玛克正在接吻的女人。玛克本来并不是非要那个女人不可，可是让人一夺，他倒力争起来。对方一拳打在他的下巴上，打得他昏头转向，摔到人堆中去。人堆被他冲乱之后，那位在他的牙齿上留下拳头滋味的人不见了。他怒气冲冲地找那个人，但是找不到。

仇恨之火在他胸中燃烧。他要报复。必须立即报复，否则他要气死了！在这时刻，偶然的遭遇给他提供了报复的机会，一种极卑鄙的报复。他毫不犹豫地抓住这个机会。

距离他几步的地方，一个姑娘在挣扎。一眼看去，他认出那是一个外省小资产阶级的姑娘。想必是她一出旅馆就迷了

① 1714年巴黎的流行歌曲，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士兵都喜欢唱。

路，掉进了湍急的人流，被波涛淹没了。她有一张圆圆的、天真而惊慌的面孔，她设法从一条岔路上逃避浪涛，但是浪涛在戏弄她。面对肮脏和胆大妄为的行动，她没有自卫能力。她的惊愕的眼光在求救。玛克象一只小鹞鹰，扑向这个姑娘。他在人群中冲开一条沟渠。沟水涌到这猎物身边，使这只小鹌鹑挣脱了包围。她向一条狭窄、黑暗而向上坡的岔路逃跑了。玛克飞奔着追上去，双手抱住姑娘的胯骨。他觉得她娇柔的身体在他的手底下微颤。他用四肢夹住她，拿他的肚子贴在她的背上起劲地摩擦。她膝盖弯曲，快要跌倒了。她胆小地把脖子缩在两肩之间，低着脑袋，吓得半死。街旁有一点灯光。玛克看见她的纤细和白皙的颈项，他咬了她一口。那姑娘呻吟着，双手遮面。他把她痉挛的手指(有一个手指从破手套缝中钻了出来)从她脸上拉开，把她的脸转过来，抬起她的下巴，粗暴地吻了她的嘴。一霎时，他看见了她哀求的眼神。他心中好象被枪尖刺了一下。但是这一刺没有他贪婪的嘴唇动作快，他的嘴唇已经插入年轻姑娘的嘴唇中间，在嘴唇的隙缝中打下了他的烙印。他舌头感觉到鲜血的味道。在一刹那间，他的眼睛受到对方眼光的冲击。他吓了一跳，放开了他的猎获物。她失去了依靠，顺势倒在地上。她跪在他面前，用两条手臂遮着脸，不会叫喊，不会动弹，也不敢动弹，受到激动情绪的抑制，只剩下遮住眼睛什么都不敢看的一点力量。街上空无一人。一排拐弯的房子挡住了邻近的大街。探照灯使它们光圈四周的夜色更显得漆黑。街上人潮汹涌，其声隆隆，对比之下，这个角落里的寂静更显得深沉。这儿，停留着猎犬和它的猎获物——两个孩子。玛克向倒卧在他脚边的人

体慌张地瞧了一眼，没有想起把她扶起来，撒腿就跑……

他在圣洁的瑞纳维埃芙① 山坡上错综复杂的小街小巷里彷徨。有时突然一拐弯，他又进入狂醉的胜利女神的喧闹声中，重新漂浮起来，象一只在阴沟游泳的老鼠。很晚，很晚，他才回到自己家里黑洞洞的楼梯上。在六层楼上，他们的阴暗住处的楼道里，他看见母亲房间的门坎缝里透露出一线光亮。他没有开灯，摸黑上床，光着身子钻进冰冷的被窝。终于，在黑夜里，他重新找到自己的被糟蹋的灵魂。这灵魂掐住他的脖子，怒吼道："你把我弄成什么样子了！"因为他心中想的一直是他自己，而不是对方。他把肚子贴在床垫上，嘴深深地压在枕头上。于是，他发现自己又在刚才去过的广场上，在受害人的四肢围合中：那柔软的颈项，那被亵渎的小姑娘的身体，那个强奸……可是最受玷污的还是他自己。他想起白天和母亲讲话时的高度骄傲，他所用的那些冠冕堂皇的字眼，以及表白过的骑士精神，打击了大战中的狐狸和豺狼。它们用暴力和狡计宰割世界，而用权利作为借口。经过了这一切之后，他却赶紧偷窃了使用暴力的权利，而且选择了最卑鄙的手段……他眼前又出现了那位姑娘，跪在地上。他一下子掀开床单。想到自己象小偷似地逃掉，他心中如火烧一样难受。他恨不得跑到他刚才把她抛弃的地点去。去干什么？去把她扶起来？……白痴！他一丝不挂地坐在床沿上。隔壁，他母亲也在床上翻来覆去……他沉住气，重新睡下。那姑娘的没有口涎的嘴巴似乎仍旧在他牙齿底下……他重新咀嚼她的嘴

① 基督教的女圣徒，巴黎城的守卫女神，她曾经使巴黎市民战胜入侵的强敌，免遭兵燹。

唇……他又产生了一个残酷的新冲动："不管怎么说，你带着我的印记！万一你再遇到我，我会把你认出来，你就不能够……""她活着，她在判断我。"这个思想，这个生命，使他不能忍受。"如果可以让她死掉！"由于这种精神动荡，他不停地从自身跳到世界，不停地围绕着一件事物转。于是他明白了，为什么一个人用手指接触罪行之后，就会把整只手插进去，原来是为的不再看见这只手。稍后，他心中产生了一股怜悯的热流。"但愿她活着……但愿她幸福！……"他很想吻她圆圆的膝盖上的创伤……到达了这一步，他几乎回到将她一把抓住的粗暴冲动中去，重新开始狂奔乱闯的火热的历程。这一夜剩下的时间，他全部用于这样奔跑，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怜悯与残忍；恨自己或恨她；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或没有做的事感到内疚和遗憾。跑吧！跑吧！不要停步！跑到最后，一败涂地。失败是混乱中的唯一固定点。他打败了……面对偶然发生的打击，他无力抵抗。他丝毫不能控制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一碰到海底卷来的大浪，他的意志立刻象水母一样融化了。现在他不知道一年以后生活使他变成什么样子。这个可耻的发现好象打了他一记耳光……不！不！宁愿犯罪！他站在床上，用两个拳头捶打自己的胸膛："我要，我要！我要什么？……做一个我愿意做的人！"

从邻室中，母亲温柔的声音轻轻地说："我的小野狼，快睡觉吧！"

他不回答。他忿怒："她在偷听我！"爱的冲动……"她理解。"恼怒和感激，两个秤盘摇摆不定……不要恼怒，也不要感激！"我单独一人，我愿意永远如此……"

他把脑袋放在枕头上，不动了。在墙壁的两边，母亲和儿子分别躺在自己床上，在黑夜里睁着眼。安乃德在想："我不该说话。这是他个人的事。应当让他一个人去发泄。"

母子二人联系在一起的思想，不言不语，通过电波交流，互相渗透。渐渐地，两人之间终于建立了一种均衡。当黎明出现在窗上时，它发现母子二人在准备投入白天的战斗。充满幻想、陷阱和搏斗的白天带着新的失败的印记，但是他们正视这个失败，而且心急如焚，准备卷土重来。这两个李维埃家的灵魂！哪一个失败的早晨能够阻止他们奔腾的川流！

过了一个不眠之夜，那小青年站在浴盆的冷水中，打着寒战，穿上衣服。与此同时，他的眼睛在搜索时代与世界的深渊，他曾经被扔入这个深渊。他的眼光又在回顾他的极度软弱和大路上等着他的灾祸与耻辱。他叹了一口气，说："走到底！……"

"走到底，"是说不要在半路上倒下。倒下，对。但是先要走到底！灾祸、耻辱，那也罢了，但必须不惜代价！……通过去，呵，上帝！他伸了个懒腰，好象已经通过去了，可以预先休息一下。不再存在……只有在存在过之后，才谈得上不再存在。

他把衣服穿在洗澡时擦红的年轻的躯体上。于是，绷紧肌肉，咬紧牙关，这年轻的野狼又去对生活进行狩猎了。

* * *

在别的时期，这种打猎倒是了不起的冒险行动！虽然有

自然的种种陷阱，以及社会为了毒害青年而准备的一切，包括将他们锁住在苦役囚犯的凳子上（在中学或军营里），虽然有这一切，二十岁却是美好的喧闹的年龄。

然而一九一八年的二十岁青年们可是不合乎正常生活的尺寸。他们既可以算十四岁的人，也可以算八十岁的人。他们是用各种年龄的碎布片拼凑而成的。这些破布穿在他们身上显然太臃肿，同时又显得单薄，稍一活动，衣服就裂缝。透过破洞，人们可以窥见光赤的皮肉和情欲……

比他们长一辈的人，当年种植他们的人，不认识自己所下的种籽了。丧失父亲的青年们把老一辈的人看成外国人一样，瞧不起老一辈的人，几乎仇恨他们。即使在青年之间，也差不多没有任何互相了解的可能。每个人都是一副与众不同的Puzzle①，如果生命只是一种游戏！……很多人努力使人相信生命是游戏，为的是自己也这样相信。但是他们完全明白，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一种可怕的游戏，狂人的游戏……一切都摧毁了，风吹过成为废墟的战场，带来一阵腐烂尸体的恶臭。到何处去重建世界？用什么石块？在什么土地上，什么基础上？他们什么也不知道，在这烟雾腾腾的浑浊世界上，他们什么也瞧不见。唯一不短缺的东西是手臂②。对二十岁人的手臂来说，作为他们的全部命运，为了他们稍纵即逝的受威胁的"青春"③，而把自己断送于没有人领导的、极其艰苦的土方工

---

① 英语：伤脑筋的游戏。先用一幅图片，剪成各种形状的碎块，然后再拼起来。

② 指劳动力。

③ 原文是意大利语。

程，这是非常严酷的。他们怎么能知道，在摇晃不定的土地上，还没有建立起头几垛墙，不会有地震来颠覆一切？谁能知道，建立在犯罪和愚蠢的和约①上的这个世界能维持多久？一切摇摇欲坠，什么都不稳定，生活没有前途。明天，也许深渊重新张开大嘴。战争，内战外战，各种战争……人们只掌握今天。如果不抓住今天，用十个指头，二十个指头，用双手和双脚抓住今天，人们就完蛋了。可是这个今天，到什么地方去抓它？从什么地方把指头插进去？你不能抱它，它是无形的，它是极其庞大的，它又滑又粘。如果你接近这个旋转着的巨大物体，你会被它弹射到外边；或者被吸进去，一直沉到底。

可是人们恼怒了。人们不愿意被抛在外边，也不愿意被吸在里边。如果这个人是玛克，而且只有二十岁（玛克还不到二十岁，勉强说十九岁），他会抱住“今天”的肚子，往里边钻……我占有你，然后死掉，象某些雄性的昆虫一样。

在这痉挛、狂热的手中，有多少疲乏厌倦之感！对于一个小青年的双肩，是多么可怕的重担！呵，多么过分的任务！

只有一个有限的生命，一条唯一的道路，只要满足单一的需要，这样的人是幸福的！但是玛克有四五种亟待满足的需要，使他牵肠挂肚。他必须认识，必须获取，必须享受，必须行动，必须生存。

有如斯巴达的孩子一样，玛克把这些小狐狸贴肉藏在怀里，让它们互相咬，同时也咬他。它们在一起不能满足食欲。

① 指1919年签订的凡尔赛和约。

最迫切的需要是享受还是认识？……首先要认识！这小李维埃不能忍受这种思想：在他看见和知道之前，就离开生命。如果那样的话，他觉得，比一切人们所能设想的地狱更恶劣，他将以徬徨度过整个绝望之夜，以及他所余剩的"永恒"（因为有人徒然对死后的情况什么也不信。这个"什么也没有"对二十岁的心灵来说，却是最无可置疑的"永恒"）。

怎样知道？关于什么？对此他完全无知。首先，从何处入手？一切都重新成了问题。一切问题一齐向你进攻。在战争的年月里，教育方面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漏洞。这些漏洞是永远无法弥补的。人的精神在别处游荡。身体也如此。玛克在街上的时候比在学校课堂里的时间多得多。即使他甘心屈身就教，把他瘦瘦的臀部放在课堂的板凳上时，这瘦骨嶙峋的小狼崽尖锐严峻的目光也发出奇特的闪烁。他的思想穿过阴郁的墙垣，在追逐另一种猎物，而不是教育界的那些老骨头。在极少的时刻，教师的语音，一句话的冲击，引出对生活的某一侧面的热烈暗示，玛克就立即扑过去抓住不放。但他不能把巨大的现实生活的片段放在合适的地方，因为教师讲解上文时，玛克心不在焉，没有听见。他只好放手。于是在教师接着讲下去的后半段，他整个臀部，都掉入深坑中去了。如果有人把学生们在无论哪门课程中听讲时所获得的概念记录下来，画成图表，人们也许会认为是非洲的古老地图。图上空白点比填满的地方多。有些长江大河被切成几段，好象猫嘴里叼着的蜥蜴尾巴，这些河流迷失了道路。用想象力来弥补不足，让这儿那儿，长出城市和山丘。寓言中的城市和山丘，用沙土筑成的城市和山丘。自从若干世纪以来，一串串的定理，

窄狭的古典领域中一些几乎完整的行省，“仁慈的母亲”① 的教育，胆怯地将她的婴儿们关在某些描金的、陈旧的、被蛀虫咬过的房间里（她认为那些房间是世界上最美的）。有若干里长的精神之路被切断。关于这些，玛克的脑袋里没有留下一点痕迹。② 虽然如此，他却通过了结业考试，和另一小部分懒散的学生一样。他们脑袋里知识并不比玛克多，但是他们和玛克不同，他们眼睛里并没有高傲和智慧之火。那时候，人们对于英雄的子弟特别宽大。（如果他们不是英雄的子弟，他们本来很可能有机会成为英雄的子弟！）可是玛克对于宽大对待他们的人，却丝毫不存宽大之心。一匹骏马从来不原谅愚蠢的骑者为了姑息它，不给它束紧肚带。这些年来的经验，破坏了领导过老一辈人的人物及其著作的影响。过去看到过、阅读过的一切（读得很少，而且草率），和当前的调子不协调了。这些年轻人，由于一切有头衔的说谎者，自欺欺人的骗子，对他们掩饰了真相，对于战争与和平的真实情况知道得极少。然而他们却心中有数。那是由于他们的本能，和他们还比较新的感觉力，使他们嗅出，他们的老师们面对政府所采取的智慧的驯服态度，以及他们陈腐老朽的修词术。假如在法国或别处，有几种自由和真实的精神力量在坚持着③，这些年轻人也一无所知，因为有人预先在青年们面前诽谤了自由和真实的精神，而且他们没有任何改正错误判断的意图。他们的信心是

---

① 原文是拉丁语：“仁慈的母亲”，此处指法国的教育部。

② 以上一大段，旨在揭发当时法国教育制度的守旧与陈腐，学生水平低下。

③ 作者影射他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坚持的反战立场。

中了毒的。他们把他们之前半个世纪（而且差一点把自古以来的各个时代）的思想混为一谈，加上一个表示不屑一顾的标题："空谈！……鼓胀着空谈的皮囊……"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年轻的皮囊只不过是用别的空谈来鼓胀自己。人类智慧的十分之九不愿意停留在空虚状态中。空虚使人着慌。的确是如此，人的本性厌恶空虚。人不能忍受"我一无所知……"

必须有所知，否则不如死。

* * *

可是，首先第一，必须填饱肚子。如果他不去寻求面包，面包是不会自己跑到这位玛克·李维埃的嘴里来的。除非他从母亲嘴边抢过来。而他骄傲地说过："够了！今后我要吃自己挣来的面包。"

这天早上，他有两个明确的任务。充满他脑袋的浓雾中，有两盏信号灯在发亮。其一是给威尔逊代表团中一个住在莫埃忒区的赭红头发、淡红眼睛的美国人上法语会话课；其二是给住巴黎大学附近的一个黄皮肤的里约人，修改用巴西化的法语写的一首神经错乱的诗稿。玛克把那人的法语狠狠地洗刷了一番。第一个人的住处锁着门。一个邻人告诉玛克，穿花旗衬衫的人还没有回来。那邻人问明了玛克找美国人有什么事之后，用挖苦的语气告诉玛克不必再操心了，他的学生正在用更直接的方法学习法语①。玛克怒气冲冲地去找他的第二个主顾。在上楼时，看门的太太叫住了他，说那个皮肤蜡黄的人刚刚死于西班牙型的流行感冒。他没有留下联系的地址。

① 意思说他已经交上了一个法国女友。

玛克成了死者的诗稿的继承人。

死亡不再使人惊讶。不过在停战的礼炮轰鸣的翌日，这个消息给人以丧气的印象。"难道什么变化都没有吗？"可是使玛克生气的是：死者让他干了一件令人生厌的工作之后，一个钱也不给就溜之大吉。

他皱着眉头，怒气冲冲，象天上黑云一样阴暗。这时，一个少女的明亮的眼光从侧面射来，一个黑头发，皮肤浅黄的姑娘的灰褐色眼睛。他认出那是他的同班同学。这双眼睛含着讽嘲的微笑，使他紧张的神经一下放松了。她已经走过去了。她的细长的腿，迈着从容不迫的轻捷的步子，走向巴黎大学。他略一踌躇，就跟她走了。在那时期，巴黎大学的图书馆成为几个男女青年的聚会地点。他们到那儿去交流心中七上八下的问题。玛克在楼梯上追上了昂丽埃特·吕须。那姑娘调皮的眼睛仔细打量他，然后说道："眼睛深陷，气色灰暗，面容阴沉，说明昨夜过了一个狂欢的节庆！……"

"你倒不象被节日搅扰了。你的面色，说明你休息得很好。"

"对。我睡得很好，谢谢你。"

"你没有想把你的尖鼻子伸到外边去？"

"从我的窗口我瞧了个够：一群野兽的狂舞。"

"我是野兽中之一只。"

"这还用得着说！"

"谢谢！"他有点生气了。

她笑了：

"你以为我不相信？"

"愈说愈高明了!"

他们站在图书馆的门口。她用玻璃门当镜子，照了照自己的鬓发,用手指轻轻按了两下,同时说:"多一头野兽或少一头野兽,不必在意。"

她走进阅览室。

玛克看见他的几个朋友在那儿。

"朋友"这个称呼说得过分了一点,在男青年之间,各人自顾不暇,友谊是不很热烈的。作为个别的人,这个年轻的李维埃和同辈青年合不到一起。由于他性格孤僻,沉默寡言,噘着嘴瞧不起人,老用严峻的态度评判别人,以及在学校的考试中有明显的优越地位,大家都不大喜欢他。但是,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由于同样的理由,玛克在同伙中享有一定的威信。他母亲的影响给他比别人更早地打了防疫针，使他对于集体的愚蠢行动的传染有免疫力。他不象别人那样等到战事结束之后才认识到这个普遍的骗局，并且公开表示他的意见。这一点比别人先进的地方，在当时他付出的代价是招致群众严重的反感。今天，大家眼睛都擦亮了，正由于上述原因，玛克取得群众一定的信任。同伙们是相当公正的,他们承认这头"小野猪"一直是有道理的。

时至今日,他们需要的并不是找一个可爱的人,男性或女性。(那时，爱和恨一样，是廉价品!)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有洞察力的,能令人信服的人。他们是四、五个小青年。他们之间除了下列的发现之外,没有共同点。那发现就是:战争是万恶的骗局，每人都挨过这骗局的耳光。上过这个当的愤怒和耻辱感,报复的要求,尤其需要防备未来的骗局,这一切,使他们

毅然决然地结合起来，和他们队伍中其他的人都不相为谋。他们必须停止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和反感，为了使他们的力量和弱点都结合在一起。他们并不是朋友，而是同盟者。他们在一起摸索，有如盲目的昆虫用触角探索黑夜。每人都在不露声色地等待对方说一句话，从而找到自己探索的途径。

他们所知道的谁也不比谁多。五个人来自不同的社会环境，因此每人都带来一点其余几个人所没有的经验之光，以及来自各人不同性格方面的不同的办法。

阿道尔夫·石瓦里埃，小个子，胖敦敦的，性格安静，是一个外省的小资产者，出身于贝里地区古老的文官家庭，家里拥有向阳的肥沃土地。他富于文化修养，而且是出身于有修养的种族，就象他们家精心种植的葡萄园和庄稼一样茂盛。他是五个人之中最诚实的一个（按照陈旧的古典派的含义）①。他的智慧是绝对法国式的。他非常细心，又很雄辩。他遍身都是习惯动作。他一走起路来，就有一大串的习惯动作碰撞他的两条腿。可是他仍然在走，叉开腿，走得不快，步履稳健。别人讥笑他，把他比作布尔日城的城徽："一头毛驴坐在安乐椅上。"

费南·维隆一高卡，以他的高大身躯、大嗓门，和他的不屑理会的神气将石瓦里埃压倒。他个子高，身体厚实多肉，胸部高挺，两只大脚每走一步，地板都为之震动；他洪钟般的嗓子一发出声音，门窗上的玻璃都微微发颤。他有一副当时常见的那种宽大的脸庞，满脸横肉。这种脸相是战争中的产物。

① 法国十七世纪古典派文学盛行时，所谓"诚实人"，主要是指读书明礼、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人；而当时重视的文化修养，首先指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

好象他们喝的不是奶，而是战争中的鲜血。人们看见这种脸相，就不免犹豫不决，不敢说这是拿破仑一世时期封为公爵的马伕的脸，还是高克兰① 在大喊大叫扮演“指挥者”② 斯加斑③ 的脸。他是一个发了战争财的工业家的儿子。他公然承认，毫不讳言，正如他自己说的：“不遗余力”。④（他着重地说：在一个“偷儿”家中，千万别说“偷”这个字！）

他对他父亲及其一伙公然表示强烈的鄙视，但这并不排斥他作为人子的感情，尤其不意味着他要放弃遗产继承权。在“家禽”与“偷儿”之间，他是毫不犹豫的⑤。“对那些白痴，这是活该。对我来说，嗨，这叫做求之不得！假如他们有我的胆量，可能他们已经炸毁了整个社会。他们也许会这样干。我要帮他们干。可是眼前，我要吃。我不会客气的，不会让别人吃的，如果他不象我这样，对于吃有这么大的兴趣！我们才不管什么叫权利，我们见得多了！我们唯一的光荣，我们今天的光荣，在于不说假话！如果我是个混蛋，我自己知道，我会直言不讳。公共的清洗工作，首先在于戳穿夸夸其谈的家伙们的大肚子，戳穿一切谎话和所谓理想主义的大肚子。把威尔逊⑥

---

① 高克兰(1848—1909)，法国著名喜剧演员。

② 原文是拉丁语。

③ 意大利喜剧中的男仆。

④ 法语“不遗余力”、“偷儿”、“偷”等，语音相近。维隆的父亲发了战争财，作贼心虚，所在家中忌讳与“偷”字读音相近的词。

⑤ 法语中“家禽”与“贼”音相近，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此人贪吃，见了鸡鸭之类的佳肴，决不甘心因为避讳而放弃不吃。

⑥ 美国总统威尔逊（1856—1924），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宣布维持世界和平的十四条意见。

扔进垃圾堆!”

阿道尔夫听了这些话，气得几乎窒息。这样使他失去常态的话题是少有的。西蒙·布沙气得直咽口水，同时双眼鼓起，凸出在眼睑之外。他发言是很吃力的。他在寻找字句。可是，当他用弹射器把字句弹射出来时，全是很生硬，很有分量的。他的话说得颇有点味道，所以使人不觉得荒唐粗野。他和维隆好象是死对头，可是人们却瞧见这两个人老是在一起。他们两人身材相仿，是一对打架的好对手。布沙是田庄人家的儿子，中学校的公费生，学习勤奋。他坐在学校的板凳上，也象是耕田的牛马，埋头苦干。一头没有骗过的小公马。他的骨架象神话中的独眼巨人一样，而他的思想则由勤奋地学习和累积起来的论点堆砌而成。他的内心和外表都是厚实、笨拙而且粗糙的。他曾经愚笨地相信战争的意识形态，今天又愚笨地相信美国救世主①的不可捉摸的十四条。他必须永远永远地受骗上当。然而欺骗他的人也并不上算，因为他一朝明白他上当了之后，决不饶恕欺骗他的人。不能平息的深仇大恨，一个接一个地在他口袋里积累着。在他拚命走向另外一个真理的过程中，他永远携带着这个口袋。

圣吕斯②(名叫若望—卡西弥)不愿意用这样的包袱给自己添麻烦，更不用说拿此作为目的。他的华丽的姓氏是他装饰自己的唯一“障碍物”③，他决定一有机会就抛弃这个姓。这是他的波兰父亲慷慨地赏给他的。父亲在一个法国女电影明

---

① 指美国总统威尔逊。

② 圣吕斯，基督教的女圣徒和殉道者(死于公元304年)。

③ 原文是拉丁文。

星的肚子里撒下了这粒种籽以后，也只有慷慨过这一次，赏给他这个姓氏。他母亲名叫约瑟芬·普勒弥埃，是生长在安德列斯岛的法国侨民，她吹嘘自己和布吕东[①]不朽名画中的母猴[②]有亲戚关系。他继承了母亲的纤瘦骨架、一双媚眼和面颊上的笑靥。他性格象水银似地流动不定，敏锐，热烈。他不需要借口而整天游荡，任何道德或理性的成规，都不能控制他。他不浪费时间与人争执。别人争执，他袖手旁观。别人打得精采，他看得哈哈大笑。他是天生的旁观者，无论什么样的演出从不使他厌倦，不管路多远也要跑去看热闹。他是一个游荡在地面的布克[③]，在给大地的鼻子搔痒。维隆用蔑视的口气，叫他圣布斯[④]。这位布克满可以回敬他一句挖苦话，甚至以十还一，可是他的机敏的判断认为，那畜牲象现在的样子已经够火候了，披着他的一身蠢猪皮可以上烤箱了，不需要别的装饰。

他们就是这样聚集在一起，相互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幻想，每人对自己的幻想也不多，这甚至是使他们集合在一起的最主要因素。他们用同样的讽嘲和友好的精神接待玛克。这个阿戈尔小鼓手，面色苍白、不安，嘴老是在寻找什么，活象挨饿的小狗。玛克这种外貌下面有些什么思想活动，有什么个人的忧虑，他们并不关心，也许根本不感兴趣。各人有自己操心的

---

① 布吕东(1758—1823)，法国著名画家。

② 指布吕东所画拿破仑一世的皇后像。

③ 英语：捉狭鬼、淘气鬼、顽童、小妖精，莎士比亚剧本《仲夏夜之梦》中的人物。

④ “布斯”，法语：跳蚤。“布斯”与“布克”只一音之差，这是文字游戏。

事，都秘不告人。对于每一个单独的人，玛克使他们发窘，如果有什么可以使这些人发窘的话。玛克即使在咄咄逼人的讽刺中，也是严肃对待一切的。他们管这叫作“写明日期”。(过早还是过晚，不关紧要！钟表并不是准时的。)然而为他们的共同事业，为了给自己找一条出路，对当前世界大刀阔斧地砍伐，玛克锐利的目光，以及他嘴角上严峻的，不容他人反驳他的话的一条褶纹，都表明他属于他们所欣赏的同盟部队。玛克是他们的人。

在他们周围还有些微不足道的人。几个诚实的小伙子，愿意活动活动思想，可是自己不会动脑筋，所以去听别人讲，还想设法插一句嘴。可是上述五人很少降低身份，来回答微不足道的插言者。五个人谈他们自己的话。别的人另外形成一个圈子，他们只配转述、宣扬五人的意志而已。

在阅览室的另一端，又有一群和他们人数差不多的青年集合在那里。他们是“法兰西行动”派① 的人。这两帮人装着谁也没有瞧见谁。他们在互相极度鄙视的态度上，再撒一把仇恨的胡椒粉！由于双方都大声讲话，声音太响了，生气的图书馆管理员几次警告，谁也不听。随时有挑衅性的言词使炉子上沸腾的开水外溢。这正是他们的目标。必要时，转递消息的人员决不会失职，他们会把一个阵营中刚刚出笼的挑衅言词趁热送到对面的阵营中去。幸好年轻人的快活心情即使在帮派成员心中，也没有泯灭。一句骂人的话，往往让敌方听来觉得它的怪异和可笑的程度，甚于它的敌意。

---

① 法国的极右派政党保王党组织。

此外，含着优越的微笑单独在一边扎营的，是那些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的人。在他们眼中，战争、和平、条约……都是肮脏的政治，最好的办法是避而远之，只顾自己的交往，自己的前程，自己的乐趣，自己的精神作品：艺术、科学，以及自己的本行。这些人是家庭中的主妇，瞧不起懒散和水性杨花的女人。在这些人之中有若干真正有价值的人。一个卷发的胖子，四肢粗短，翘鼻子，近视眼、目瞪口呆，额角很窄，头发厚密，张着嘴，好象他随时准备喊"我找到了"① 的约克里斯② 在亚几米德的浴盆中……非力希安·勒龙，这个幸福的小伙子，他有明显的科学天赋，这就免得他为周围发生的事费脑筋。除了他的专门知识之外，他很可能成为真正的白痴，幸亏有一种法国农民式的耍花招的巧技③，挽救了他。有几个唯美主义的小傻瓜，自以为是精神贵族，因为他们不屑理会社会行动的必要性。无疑地，社会行动并没有用脚跟使劲踹他们的腰部。他们喜欢自命不凡地背诵占卜家瓦莱里④ 所提出的判断："任何通情达理的人都不能说自己了解的问题，搞政治的人却不能不发表意见。所以必须是非常愚蠢或非常无知的人，才能够对政治所提出的大部分问题有他的意见。"他们很自豪，因为他们什么意见也没有。他们完全蔑视在战争中的两个阵营，

---

① 原文是希腊语。相传亚几米德在浴盆中洗浴，忽然悟到水的浮力的道理，高兴得大叫起来："我找到了！"

② 传统的闹剧中人物。

③ 法国文学中的传统的农民形象，善于装傻，其实很聪明，轻易不吃亏。装傻是逼不得已时的自卫方式。

④ 瓦莱里（1871—1945），法国后期象征主义诗人。此处称他为"占卜家"是讽刺口气。

这两方面的人同样地蔑视他们。

最后，在桌子的另一边，正好面对五个人，安静地坐着昂丽埃特·吕须，她长长的睫毛下面有一双灰色的眼睛，纤细的尖鼻子，微笑的嘴。她很乖巧地在面前摊开几本她今天给自己规定要参考的书。尽管这样，周围人们的谈话她一句不漏地全听见了。同时，她瘦长的手指——有一个或两个指甲被她咬短了——在纸上准确地摘录她所阅读的书，而且在她头发掩盖的宽阔的额头里，有条不紊的头脑里，还有余地听别人在她耳边窃窃私语，但只是从一只耳朵进去，从另一只耳朵出来。胖乎乎的埃洛蒂·贝丹，她肥大的臀部半坐在桌子上，向着吕须低声诉说她那些无用的知心话。埃洛蒂这个名字的主人不愿意公开她这个名字，可是她已经对每一个人个别地说了，因为她不能保守任何秘密。她给自己另外起了个名字，叫作艾丽萨白特，为了合乎时髦的风尚，她自称巴白特，最后简化为白特①。这个最后的名字，五个人一致认为对她非常适合，象手上带的手套一样熨帖。她不停地说话，说话，说话。人们老是看见她张着嘴，翘着下巴。有些人种，比如英国女人，据说她们不等张嘴就先说话，她们几乎象在闭着嘴说话。可是巴黎的白特姑娘却生怕话说晚了一步，没有说话就先张开了嘴。说话的时候，或者说完一段之后，喘口气准备再说的时候，全都张着嘴。她长得很漂亮，圆滚滚，胖乎乎的，人很温柔。她给家庭增光。这个家庭养育她，并且她是家产的唯一继承人。她家是奥德赛大街几家大食品商店总财东。可是她

① "白特"与"愚蠢"在法语中同音。

却不大给洛贝·绍朋①的家增光。上帝知道，为什么她一心想在巴黎大学考得硕士学位！智慧在她身上发生一种远方异域的吸引力。说实话，她感兴趣的首先是人，不是地方。"硕士学位"这个词使她想到的不是令人精疲力竭的伤脑筋的考试，而是和世界上思想最自由的一些青年热热闹闹地来往。这使她这个商人家庭出身的小姐感兴趣。她通过和吕须的友谊，进入了五个人的圈子。她五体投地崇拜和赞美吕须。吕须也同意白特伺候她，只要在空闲的时间，按吕须认为合适的方式。五个人不大注意姑娘们的精神状况，只要她们有一种精神就行了，那就是讨他们喜欢。如果她是巴黎的产品，哪怕她是最傻的，也不会缺少这种精神。但她们不应该希望男青年对她们多献殷勤。他们没有时间。在恋爱问题上，慢慢地进行已经不时髦了。正如莫朗②所说，一个女人只有三件衣服需要解开扣子。要就要，不要就不要：干脆。很显然，白特，他们是要的；昂丽埃特，他们不要。但是他们也不愿意弃之不顾，虽然她又瘦又高，象专门用来追野兔的长腿细腰的猎犬，毫不吸引这几个年轻食肉兽的牙齿。维隆好象在她身上试了试牙，结果崩裂了一只牙齿。他对于她的硬骨头一直怀恨在心。他管那两个姑娘叫丑货和笨货。尽管如此，在这两个姑娘之中，五个小伙子早就作出选择。他们垂涎的是丑货（谁也不明说）。他们就是为了她（虽然不说），在一切他们所鄙视的事物中，特别强调对女性的智慧的鄙视。就在这时，他们为此

① 洛贝·绍朋（1201—1274），巴黎大学的创建者。"绍朋的家"就是指巴黎大学。

② 保尔·莫朗（1888—1976），法国作家，职业外交官。

而提高了嗓门，挺胸凸肚，进行比武。在这方面，吕须心里一清二楚。但是她不露声色，只是在她长着茸茸汗毛的嘴唇边，闪动着讽刺的笑影。看她的神气，似乎什么也没有听见，实际上她什么都记在心里，只是什么也不说，除了在白特滔滔不绝的饶舌过程中漫不经心地插进一个表示同意的字眼。她的眼睛一边追随她写字的手指，一边透过自己的长睫毛，细看五位斗牛士的面色。五人之中唯一能够透过网眼抓住她的视线尖端的，是普克①。此人老是东游西逛，东张西望，一眼看遍所有的人和物。在思想问题的讨论中，他已经厌倦于论争者的交锋。他相当闲散，可以混在旁观者的行列中。他溜到对岸去了，和白特聊起天来。他的话是通过白特说给丑货听的。白特滔滔不绝的饶舌能把双方的调皮话传达给双方。维隆妒忌了，他对布沙说："跳蚤跳到贞女② 身上去了。"他们两人给吕须起的外号是"奥尔良的贞女"。吕须是奥尔良人，这是确实的。至于她是否是"贞女"，维隆和布沙是有争论的。他们并不隐瞒这一点，甚至当着吕须本人也谈。她不动声色，不置可否。她下巴靠在手上，冷冷地，讽嘲地，瞧着他们的眼睛。情况究竟如何？不得而知。不论怎样，他们赞慕她。她掌握着他们（他们的一切秘密）。他们完全不掌握她的秘密。

这时爆发了一场纷扰。维隆象要把玻璃窗震碎似的，雷鸣般地大吼："高举在盾牌上庆祝胜利③ 之后，拿尖桩给'老

---

① 指圣吕斯。

② 跳蚤和贞女，法语中语音相近。奥尔良贞女是法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

③ 按照古代高卢民族战士们的习惯，打了胜仗以后，让他们的首领站在一块盾牌上，把他高高抬起，欢呼胜利。

虎'①，我要让他坐在上面！"那群"法兰西行动"党的人异口同声地喊叫，都站起来，准备冲杀过来。在这当儿，图书馆管理员喊得比谁都响，他终于决定让大家退出阅览室。这样一来，五个伙伴和他们的随从一致认为今后他们不能再在图书馆集会。在他们互相询问以后的集会地点时，谁也没有感到惊讶地听布沙提出建议："在贞女家里。"

她同意了，好象这是理所当然的。

*　　*　　*

吕须的父亲是检察官，为人正直，心肠好，很有头脑，可是专横、骄傲（傲慢！），对于他自己和他家里人，他都是个小暴君，真正的"奥尔良的马蜂"。所谓"马蜂精神"，根据旧教同盟②的一位老盟员的说法，是"慌张，好争吵，不驯服"。也算这位检察官倒楣，生了一个女儿。他宠爱女儿，女儿也爱他。可是她和他同样是"马蜂"脾气，一点都不肯对父亲退让。她所想的一切，正和他的思想对立。他没有把握，如果他所想的和他所说的相反，她是不是会变换方向来反对他，使两人的思想再一次扑空。这并不是象人们轻易下的结论那样，说什么妇女身上有个魔鬼，专喜欢对别人唱反调。这是为了生活。当一个专制暴君把你的空气全部取走，当他把他的真理强加于你，即使这个真理也是你的真理，它也会对你成为压迫，甚至

---

① "老虎"是当时法国总理克莱蒙梭的外号；尖桩是法国古代的一种刑具，用削尖的木桩插入犯人的肛门致死。

② 旧教同盟，指1575年法国纪士公爵建立的天主教同盟，目的在于反对新教。

把你压死。你恨这样的真理，宁愿去投身于反真理的床上。这检察官满脑袋是关于教育、家庭、国家、姑娘们、妇人们，以及关于婚姻、法律角度上的道德等等一套古老的原则。昂丽埃特·吕须已经解脱了这一切，犹如脱掉二十件陈旧的女装。她抓时间进行了思考。通过那个老年的空论家说得津津有味的专制理想主义的废话，她看见等待着她的现实：一个外省没有财产的姑娘贫穷的未来，灰暗而寒冷的未来。她父母的一点有限的积蓄，在战争最后几年中已经花光。检察官的薪俸仅仅够对付家庭开销。父亲一死，还剩得下什么呢？他似乎并不操心。各尽职责，认为他死后还活着的人只要象他那样绳勉从公就可以了，总会有一个外省的司法官员，年轻的或年老的，长得比较丑的，和他一样穷的，愿意娶他女儿为妻。可是女儿丝毫不是这样理解。象她母亲那样，妇女卑躬屈节，讨丈夫欢心的时代，一去不返了！有一天早上，一直紧闭着嘴唇，用讽嘲冷漠的神情和沸腾的内心忍受父亲的原则冲洗的少女，用从容不迫和清晰的声音发言了："已经过去的一切，什么也不会再来。"

父亲不知所措，说不下去了，他问女儿："那么什么是已经过去的呢？"

女儿答道："你。"

接下去的几个月日子不大好过，家庭中的空气是辛酸的。有时风刮得很猛，有时微雨迷濛。最受罪的是母亲。在两个战斗者之间，她束手无策。她一辈子忍受父亲、兄弟们、以及丈夫的苛求。现在她张皇失措地看见女儿起来造反，并非一点也不害怕，但是或许也不是没有一点秘密的报复的快感，因

为有人出来替她出气了。检察官的猛烈训斥碰在女儿讽刺性的冷漠的墙上，渐渐失去了力量。女儿一边听他说，一边用冷冷的，准确而使人不知所措的目光穿透了他。字句在他嗓子里融化了。他知道说出来也没有用。更糟的是，她的眼睛盯着他的眼睛，好象在对他说："你自己也不信。"他大发脾气了，为的是表示他相信自己所说的一切。但这并不能使他立于有利的地位。她从不发脾气。检察官战胜律师们激动的辩护，要四、五个罪犯的脑袋，也比对付这个少女的固执头脑容易得多。她剪短的头发，盖在脑袋上，好象戴着尖顶盔。她刚刚剪短头发那天，翘着挑战的尖鼻子，心怦怦地跳着，以获得解放的姿态回家，在家里引起一场悲剧。达丽拉① 剃光头发，是为了打碎桑松的锁链！那老年的资产者几乎气得中风。看见女儿两条纤细的腿终于自由了，从它们的监狱中冲了出来，她的短小的连衣裙刚刚接触到膝盖，连膝盖也没有遮住，这个堂·第埃格② 认为给他丢了脸。"呵，时代！呵，风俗！"③ 如果父亲没有厌倦于雷鸣，女儿可是很快就听厌了。

"天上雷声隆隆，响了接着再响，
大雨将至，指出有角长在头上。"④

---

① 故事见于《圣经》。

② 高乃衣悲剧《勒·熙德》中人物。

③ 原文是拉丁语，是古罗马政治家兼演说家西什尤演说中慨叹世风日下的名句。

④ 这两句诗原文有引号，出处不详；头上长角是骂人的俗话，相当汉语中骂人为"王八"。

这是各国的贤智语言。奥尔良的吕须姑娘长出了两只角。她从容不迫地宣称："吵嘴不能使地上长出谷子和财富。"争吵只能使他们浪费时间。对她来说最重要的是她的青春。谁也没有能力将活人捆缚在死人身上。她要求独立生活的权利，她要去巴黎求学，谁也不能劝阻她，恳求也不行，威胁也不行，说理也不行。父亲拒绝她的要求。女儿走了。一天晚上，人们发现鹊巢空空，喜鹊不见了。她从巴黎拉丁区来了一封信。家里怕出丑，只好让步。女儿提出条件。检察官也提出条件。双方在通信中进行谈判，态度是僵硬而冰冷的。父女二人用仇恨来表现热爱。一个给对方规定了吃不饱的待遇，一个骄傲地拒绝了。最后不得不由母亲出来求情，达成一个"妥协办法"①。她提醒"马蜂"，向"母马蜂"挑衅，逼她在巴黎自寻活路是危险的。他害怕得颤抖了。他忿怒的固执使他忘了他们家庭血统的人在固执时能干出什么来！他赶紧签订条约，给她一点极微薄的生活费，交换条件是女儿在考试的督促之下严肃地用功。女儿按照条款执行，她自以为从成见（比如老旧的道德）中解放出来了。她有她的德行和她的代替德行的缺点，那就是她作为妇女，有几种集中的本质的骄傲。在她和父亲之间，在她和外省的说她坏话并且窥视她的窄小社会之间，存在着挑战的情况。她接受挑战。她在品行方面是无可指摘的，至少在表面上。她自己很检点。至于内部的实情如何，那是她自己的事，不需要向任何人报告。大家能看得见的是，她考试的成绩一向优异。根据老师们的意见，这是由于她

① 原文是拉丁语。

出色的智慧和比较优秀的男同学不相上下，甚至超过他们，因为他们为别的思想在分心。然而还不能说她是为了智慧而生活的。接近她的人都觉得她是个谜。她自己可能也这样以为。

她住在巴黎瓦尔·德·格拉斯医院附近，圣雅克街最拥挤的角落。这条街象小提琴的古老弦线，绷在圣洁的纳薇埃芙山的三角架上，有弦线的细颈和纽节。古老的房屋弯着腰，好象琴弓在压着它；笨重的公共汽车经过时就震得它发颤。在临街的一层，人们可以听到五金店里铁件的撞击声，和小酒店里酒瓶的叮叮当当的响声。临街的是窄狭的门和没光线的楼梯，石头梯阶已被脚步磨得很光滑，通过那儿，人们到达一层楼①，它被二楼向前突出部分紧紧地压着。进门没有过厅的一个房间，是吕须的整个住处、房门直接开向楼梯。原先，这间房和临街的店铺之间，另有一道靠在地板上的内部楼梯连接着，用从外省寄来的厚实的窗帘一挡，使微弱的光线显得更暗淡了。这间狭长而曲折的房间，由于街道在房屋的门面上形成弧形而象孕妇的肚子一样隆起。它有三个窗户，其中一个是圆形小窗，开凿在房间向前突出的拐角上，比房间的其余部分提高两级梯阶，相当于小提琴琴弦的纽结处。这是房间里唯一有足够的光照的角落。也许早先这儿是放床的高台。挂在横杆上的一幅窗帘，可以把这个角落和全室隔开，吕须把这里当作她的隐身处。她把她的唯一奢侈品放在最好的地方，那是一块旧的波斯地毯，从她在奥尔良的房间里拿来的。无

① 按照中国的习惯，应当说是二层楼，因为下边还有临街的一层。

疑是在革命时期①，某教堂遭洗劫之后，她家里就占有了这块地毯。在她不到巴黎街上去跑的日子，她在房间的这个角落里度过每天的一部分时间。她把自己安置在那里，盘着腿，一支接一支地吸烟，皱着眉头东想西想，有时想到一件可笑的事就哈哈大笑起来。（她的朋友们不知道这种情况。她把她的思想和尖锐的笑声都保留给她自己。）或者，她跑得太疲乏了，就躺在床上，不是全身伸开躺下（她的窝对于她这个猎兔狗似的长身体来说，太紧凑了一点），而是弓着身子躺着，两个膝头蜷曲在下巴下边，双手握住在街上跑得痠痛的脚。她也在那儿用功，蹲在地板上，把书放在周围，手拿墨水笔，利用着从圆孔小窗射进来的照在她用不坏的钢铁眼珠上的最后一线阳光。这时黑夜的阴影已经进入房间深处。她用屏风挡住房中四角的各种“私生活”的用具：洗脸洗身的，饮食用的，以及其它用具。她管那些角落叫她的（东西南北）四大方位。

室中木器很少，零零落落，几把廉价的安乐椅，一张长桌上堆满纸张。这桌子也可以让人坐在上面。另外还有两三把椅子，一只木箱。（房中不常生火，老旧的壁炉成了穿堂风的通道。）暗淡的墙壁下半部遮满了吕须以她内行的眼睛好奇地拼凑起来的色采鲜艳的布块。她爱好色采。正如匈牙利平民妇女把色采艳丽的刺绣藏在抽屉中一样，吕须似乎在通过鲜艳的墙饰来欣赏被她关在阴暗的屋子中的太阳。这里那里，墙上挂着戈甘、马谛斯和乌特里欧② 等画家的肖像，使已经听说过他们的人，重新想起这些画家光采夺目的调色板上的音色。

① 指1789年开始的法国革命。

② 三人都是法国当时的著名画家。

一座石膏头像，陈列在进门处，迎接来访者。这是寓言故事中的一个小修女，皱折的眼皮，调皮的鼻子，和女主人的长相不无相似之处。这头像是战事发生前按照兰斯大教堂门面上的塑像复制的。她的高卢式的若贡德①的淡淡微笑，在对来访者们表示欢迎。为了使来访者觉得完全安适(或者使他们有所防备)，靠着圆眼小窗下的墙，在镜子下边很显眼的地方放着一个可以移动的小书架，不是没有一点挑衅意味地在说明这房间主人的法国文学修养：维雍的诗、伏尔泰的小说、拉封丹的寓言。这个选择并非没有一点调皮的夸示，但是适应种族的本能，是真实无伪的。好玩的是奥尔良的那位检察官，那个在他生活中以及在法庭上高举他那硬纸板做的雷霆霹雳对付不尊敬国家法典的人们的人，如果他在他女儿书桌上看见这些放肆无礼的高卢精神的纯粹珍品，也许要脱帽致敬。罗马和犹岱②，徒然塞满了法兰西的嘴巴，鼓胀了她的记忆之囊。这只袋子是高卢的，袋子里的高妙的花招每一个法国人都知道而且欣赏。可是在吕须的书架上，合乎大体地，拉辛和伏尔泰为邻，笛卡尔与拉封丹结伴；法兰西家族。此外，由于一位初出茅庐的法国女学士的午餐需要一点学究气味的调料，她加上了卢克莱斯③。虽然她的拉丁文水平比她的同学们高一些，我相信——请不要对别人讲，她很少读卢克莱斯，而

---

①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画家达芬奇的杰作，画面是一个微笑的年轻妇女。

② 古犹太王国所在地。此处是指犹太文化。

③ 古罗马诗人。

更乐于翻阅《巴比仑公主》①；而且她最愿意阅读的首先是那群男孩子的心。这一向是姑娘们最爱的书。可是并非每一个姑娘都能把这一本书读到家。而吕须在这方面却养成了一股可观的力量。没有一个小伙子料想得到，在吕须眼中，他们都赤裸裸地现出真相。

他们来了，各人找地方坐下。男孩子们毫无拘束和顾忌。他们不在乎他们从街上带进来的烂泥，不在乎搞得满屋子是声音，满屋子是烟。（他们走后，必须把三个窗子统统打开，让屋子透透气，让黑夜的冷空气进来。）他们支配这个地方与时间，仿佛吕须用时间与地点专门为他们服务，他们连谢谢都不说一声。但是寓所的女主人自己善于调理，她有本事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如果表面上看不出来，那是因为她很有把握，不在乎形式上的礼貌。也许她过分地有把握，正如一般年轻妇女都有的缺点。但是她贪心地想知道这些青年男性思想中的一切活动，所以她让他们都谈出来。她不说一句话，不做一个姿势，不眨一下眼睛，为的是不妨碍他们推心置腹地谈话。她安静地坐在一把花园中用的摇椅上，两个指头夹着一支烟，照顾大家杯中的咖啡。那是饶舌的白特贡献给大家的（她拿出她父亲食品商店中的咖啡为晚会提供饮料）。当男青年们想起问她的意见时，她勉强讽刺式地把嘴张开一点点，或者为了在他们没有觉察的情况下，促使讨论向她所希望的方向发展，或者使争论的火焰烧得更旺些，不然就扑灭这种火焰。吕须漫不经心地用手一挥，讲两三句出人意料的话，说得恰到好

① 《巴比仑公主》，伏尔泰的中篇小说，发表于1768年。

处。这之后，她重新以漫不经心的外表作为屏障，心不在焉地，好象刚才说话的不是她。但是，在她的小修女石膏像一样有皱纹的眼皮之间，注意力集中的眼光在窥视，猎犬在监视着猎物……在她看来，白特是有用的。她可以使那些男同学的眼睛，甚至他们的手，不至于闲着没事干。可是吕须虽然视而不见，让他们去闹，却不许他们超过她默默规定的限度。他们只好悬崖勒马。吕须的法律！出了房间他们就自由了。他们和白特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正如有个英国人认为，一过苏伊士运河，就可以破坏摩西十诫。

即使在蜂窝① 内部，他们的舌头也没有停息过。刚刚从一个被理智与权利洗劫过的世界出来，完全有采取报复的必要！他们在三种德行：信仰、希望、仁慈上吐唾沫。当他们各自单独擦脸的时候，他们的帐已经算清了，可怜的孩子们！

在任何时代，人总是有所怀疑的。每一代新人都否定老一辈的无聊废话。在任何时代，后来成为教师、检查官、律师、道德秩序和刑法秩序的保卫者的那些智慧的青年，都玩过打倒一切的游戏。但是那和这次的大骗局②，权利战争所造成的一代人的痉挛性的反叛，是有区别的。过去的怀疑是可以商量解决的，它可以和生活及理性讲和，甚至很舒适地和"生活是多么愉快"结婚，就是那个老年的勒南③ 用他肥厚的嘴唇舔得津津有味的"生活是多么愉快"。当前的怀疑是火与沙的台

① "吕须"，在这儿是姓，专名词，但这个字在法语中本作"蜂房"解；"在蜂窝内部"，意思说在吕须房间里。

② 指 1914 至 1918 年的世界大战。

③ 勒南（1823—1892），法国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

风，摧毁一切的台风。这种“空桌”①曾经对于晒成棕色的笛卡儿或软骨头的阿纳多尔·法朗士②来说没有什么不妥之感，而对于现在的小青年们却是一种致命的幻觉。他们不能再读什么、看什么或听什么而不嗅到混在文明的食粮中的毒素：宗教、道德、史学、文学艺术、哲学、公共场所发言中的老生常谈、日常的“理想主义”。面对前几个世代的老辈人士愚蠢的平静与安宁，他们咧着嘴，愤怒地，怪诞地狞笑，唾弃这种毒素，在文学的，智慧的或社会上各种形式的反叛下，表现出对人类精神，对四千年来的文明，对生活本身，对生存理由的一概否定。然而这些青年人却毫无自杀的意图。他们的生存本能只有一种发泄方式：破坏。他们用恶魔般的狂怒进行摧毁，他们用年轻野蛮人的喧闹，欢迎一切东西的哗啦啦的倒塌。多一片废墟，就多一块供他们游荡的空间。至于让他们离开印第安人式的狂舞，而走上斗争的道路，他们将束手无策，不知道选择什么样的道路。人们什么都否定了，为什么还要行动呢？因为手、脚、全身、头部，不能不动。但是搞什么见鬼的行动？朝什么方向？

在过去的各个时期，人们到了二十岁就大谈行动，但主要是委托代理人去行动。在这死气沉沉的一九一八年，选择全权代理人已经不那么容易。在平静的时代，总是有一个最受宠的班子，或高踞讲坛，或操笔墨生涯，青年们可以把赌注押

① “空桌”，哲学术语，或译为“白板”，意即：把过去的概念全部否定，然后在空白的基地上建立新的思想。

② 法朗士（1844—1924），法国文学家。先是社会党员，后来参加了法国共产党。

在那些人身上。由于这种赛马用的马并不跑，没障碍物要跳越，人们可以在他们身上长期打赌。可是在战争中，所有这些劣马都已滚入沟渠，剩下的少数几个正在进行不利于和平的工作①。没有一个符合我们的期望。几星期之后，木已成舟。老旧的一批人员全部撤换。两个对立的偶像分别掏空了自己肚中填塞的东西。一个掏出谷皮木屑，另一个掏出鲜血（别人的血）。这两个人就是威尔逊和克莱蒙梭。那只假老虎②变成訾犬。至于提出十四点美国道德观的天真教授③，什么也没有剩下。按照各国失望的人民似乎不公正实则很公正的看法，最可恨的是威尔逊。人们的脑袋不再接受欺骗的言论。目下，这些脑袋都是空的，空得恰如人意。深渊……不论是什么！但是要重新塞满人们的脑袋，谈何容易！

五个人（除了维隆）用尽了他们的行动力量在巴黎大学西校门外为威尔逊示威，可是隔了两天，他们又让此人丢脸地掉进废纸篓中。他们寻找可以作为支撑点的坚毅力量的教训和活榜样，可是徒劳无功。他们对之保留敬意的唯一的人是亚兰④，因为他的光明磊落的语言是以他在行动中（在战争中）经受的不屈的考验，和他坚忍不拔的生活态度为保证的。亚兰是教苏格拉底哲学的，他主张将思想自由和服从政府的公民义务分开。这对于性格没有经过很好锻炼的人是危险的。

---

① 指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罗曼·罗兰始终反对那个"报复性"的和约，认为那个和约埋藏了再一次世界大战的祸根。

② 指克莱蒙梭。

③ 指威尔逊。

④ 亚兰（1868—1951），法国哲学教授，著有《随感录》多卷。

他教人象他自己所做的那样：如果必要，可以为执行国家命令你去完成的任务而死，同时却批判国家的命令。他的教训是头脑清醒的毅力，他的声音却没有超越少数知识分子的小圈子。他的教训很可能被那些为逃避行动及其危险性而寻求道德上的借口的软弱灵魂，解释为柏拉图式的“良心抗议”，以便和事实妥协。“一边服从，同时拒绝”，到底是服从，还是拒绝？行动决不包括“是”与“不”的游戏。行动是一把斧子，它把两面神雅努斯①劈成两半。如果要理解亚兰的教训，至少需要在紧张的意志中有长期的耐心和无限的时间。时间和耐心，这恰好是目前这些年轻人所最缺少的。世界和约那斯②一样，从战争的肚子里再涌现出来，飞速前进，前进，快得象流星一样。更快些！更快些！亚兰已经和这一切不协调。他和那些战前遗留下来的最好的前辈一样，习惯于在几个世纪的广阔范围内生活与思想。在五人中，只有阿道尔夫·石瓦里埃一个人适应这种农民式的宽洪与缓慢的气度。不幸的是，他不是用相当坚硬的道德素材做成的，他不能接受亚兰的宽阔的指印而不使之变形。他用诡辩在其中找寻一种说法，企图证明他有理由在和平、舒适中谈论哲学。西蒙·布沙从他的体魄方面说，粗鲁有力，更接近亚兰之为人。他热爱人甚于热爱思想。他那没有细微区别的粗鲁的正直，很快抛弃了他，而使他扑向可以给他提供行动机会的任何一种学说。行动，象他所理解那样，就是挥拳的行动。革命吸引他，但是在这停战后有决定性的头六个月中，在西方，革命还没有达到组织与

① 罗马神话中的两面神。

② 见《圣经》，是小预言家之一，他曾在鲸鱼的腹中呆了三天，而后得救。

意识都成熟的程度。那些漫无组织的政党，在原地踏步，象盲人手挥棍棒敲击墙壁一样。关于被克莱蒙梭的军队封锁的俄国，大家还一点也不知道实情。直到翌年四月，通过那些部队和他们的起义，关于背叛了法国革命[1]的法国政客们妄图勒死一个巨人般的民族而没有得逞，以及巨人挣断他身上的锁链的真相，方始大白于天下。

在这胜利后（战败后）的头几个月，使青年们失望的各种事实中，最令人沮丧的（他们不说，说起来使人太难受）是战斗员，也就是他们的大哥们从前线复员回家。他们等着要在大哥们的经验中汲取生活的教训。这是他们深信不疑的唯一经验，因为这经验是大哥们用鲜血换来的。只有在大哥们面前，这些小青年才变得谦虚而且不说话了。他们焦急地等待大哥们开口。但是大哥们什么话也没有说。他们也和小弟弟们一样，不开口。他们对别人提出的问题避而不答。他们谈的是重新找到的生活。他们急于回到日常生活的习惯网络中去，而那些小青年却心急如焚地想从那里边解放出来。最不堪的是，某些大哥哥过了几天或几周以后，也使自己的言谈和后方胆小说谎的人云亦云的调子合拍起来。为了更好地紧跟舆论，他们不惜和舆论一样地大吹大擂。偶然在两个从前线回来的战友之间，互相传递一个会心的眼色，表示他们在思想方面订立了攻守同盟。但是对于那些留在家中的小弟弟们，不论他们怎样窥探、恳求老大哥们说出那些他们相约不说的神秘话[2]，大哥们也始终拒绝不说。（唉，他们心中难道真的没

① 指1789年开始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

② 他们的真心话。

有话要说？他们的舌头丧失了说真话的习惯，说又有什么用？……）这是极大的背叛。人们可以认为，这是他们在报复他们的父兄对他们的背信弃义。当时他们被一句谎言送上前线去送死。

五人——七人（象我们的太阳系一样，在他们的星座中，包括两颗女性卫星）曾经不止一次地有过这种经验。他们口中还保留着辛酸的余味。一天晚上，他们带了一位老大哥到吕须寓中来。此人曾和布沙的一个战死在埃巴奇的哥哥是朋友。他是他们中学校的光荣。他从这个中学毕业时，老师们和同学们对他日后在大学的学业上的成就，有热烈的（后来完全失望的）期待。这时，战争将他召去，而且从第一天直到最后一天，把他留在部队里，除了三次实习时的强迫休息，以及受伤后在医院中养伤的日子。埃克多·拉苏斯获得了作为英雄的各种勋章。人们预期他能给年轻一代做个刚强可靠的顾问。布沙曾经拿拉苏斯给他哥哥的信，以及他哥哥写的信给小组中同伴们看。在战争的头两年，两位朋友在通信中慷慨激昂地宣布自己的意愿，说他们回来之后，要把家里好好打扫一下。稍后，两人之中的一个沉默了，死了。劫后余生的那一个也不说话了。从身体上看，此人没有很大的改变，不过更壮健，更魁梧了。皮肤紫红，象陶瓷一样，外表比以前更结实（他不暴露他的苦难，机体内部被可怕的地震震裂的创痕）。他态度朴实、友好、善笑。头几天，他举止有点粗鲁，因为失去了活人世界的习惯，不过他很快就纠正了步调，所以不至于象树林中的人那样粗暴夸张，年轻的伙伴们觉得他有时应当摆出一副玩世不恭的脸谱；用同情的讽刺，看他们演各自的角色。一

种微笑的眼色表现出他疲倦的温暖感；眼睛朦胧欲睡，但是眼前的景象却丝毫没有放过。他的眼睛在梦想，也在追回被夺走的睡眠时间，追回纯粹而粗糙生活的日日夜夜，没有思想，没有目的，过去是空白，未来也是空白，只有现在是满到快要外溢的河水。若干年来，习以为常的死亡威胁，和死亡的无耻的拥抱，夺去他这条无边无岸的河流；夺去了河畔的柳荫和河水的清凉；夺走了浩大的生命之流，永远不同然而始终如一的生命之流，不断地消逝，又不停地返回的永恒生命之流。在他面前指手划脚，装腔作势的这群小青年，没有体会到这一切，他们从来不曾缺少这一切，他们是人在福中不知福。何必费劲向他们解释呢？太吃力了！将来有一天，他们会理解的。你自己教育自己吧！我已经教育了我自己……这一双双眼睛，目光直逼，有如手枪顶在他的太阳穴上，用带怒气的坚定的声调问：他将要干什么，什么是他打算做的事？他用疲乏和讽嘲的口气说："隐退。"

他们吓了一跳："到哪里去？"

"随便哪里。在我的角落里，我的房间里，我的田野间。"

"你到那里去干什么？"

"我要活下去。"

"什么？没有行动，甚至也不写什么？"

"我已经没有任何雄心壮志。"

"难道这样也算活着？"

"正是这样，才算活着。"

"解释！解释！"

"没有什么可以解释的。"

"这就是你从那边① 带回来的一切?"

"对于我，这就够了! 如果你们需要更多，你们必须自己到那儿去找。我呀，我已经付出了代价。"

他走后，七个人你瞧我，我瞧你，有的脸色灰白，有的满面通红，有的怒气冲冲，有的垂头丧气。布沙滚动着大眼珠子，说:"这群混蛋! 战争阉割了我们的公牛。"

至于极少数人，在战争时期坚持反战立场，② 那些在混战之上高举自己的见解的大旗，被战争主持者们用"失败主义者"这个形容词恶毒辱骂的人，即使年轻人之中思想最自由的，明知这种辱骂是丧失理性的，也害怕成为这种辱骂的对象，甚至对于不怕遭受辱骂的人，反而暗暗鄙视。后者必须有悍然不顾一切侮辱的胆量，用挑衅和战斗的姿态，对付这种辱骂，如同捍卫荣誉一样，如同以前荷兰的"叫化子"③ 和今天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一样。然而他们的弱点在于太循规蹈矩，拒绝思想上过分和暴烈的表现。但是，过分的言行是战后一般青年的正常气质。在受了战争精神的毒害，尚未接触到印度基督④ 的光明的西方眼中，非暴力等于无意义。对于这些青年来说，要有雄健的气派，就必须强暴、猛烈。

他们这些自命不凡的人，夸耀自己"不是公牛"! 这些小公牛被新发育成熟的雄性机能憋得难受，他们在曾经被践踏

---

① 指前线，战壕，军营。

② 影射罗曼·罗兰自己。他的第一篇反战檄文题为《超乎混战之上》，1914年9月发表于《日内瓦日报》。

③ 十六世纪(1567)荷兰独立运动的革命党人。

④ 指甘地。

破坏而今牧草又开始肥嫩的牧场上，寻求可以与之交配的母牛。天晓得！两条腿的母牛①并不缺少。但她们不算数。在市场上她们太多了。太多，也太少！他们想抓住有力量的思想，和母牛一样能够生产的思想，这些思想应当能够更新法国和欧洲。这种思想在何处？他们的手徒然地在黑夜中摸索，厌倦的手张开指头，让掌中的东西都漏掉。他们长时间地在政治与玄学问题的杂物堆中逡巡，因为他们缺乏对某一点的明确概念，所以把一切都混在一起。他们经常坠入肤泛的一般概念中。如此肤泛，以致他们不可避免地陷入泥浆，一直陷到脖颈。不管他们试图讨论的是什么题目，他们总不知道如何着手，如何开端。他们从来不知道把一个问题讨论彻底。在某一个角落里，每人都比别人知道得多一点（比什么都不知道更少一点），别人只能用他们的无知来测量无底深渊。他们快淹死了。他们在胡乱漂荡。他们只能用对于他们自己和一切的血腥的讽刺、否定和暴力，把他们自己从泥沼中拉出来。在这一些人之中，玛克讨论问题最严肃，并且最坦率地承认自己无知。他自己辛酸地感到不快。白特不大重视他。吕须则重视玛克，甚于重视别人，但是她放在心里不说，同时注意观察。布沙蔑视地耸耸肩："先行动！以后才会知道。"石瓦里埃咬着嘴唇，不说话。他很认真，完全意识到自己的无知，但很骄傲，不承认自己无知。维隆用重炮轰炸空虚的场面。圣吕斯微笑。他讥笑玛克以及别人。可是他在他们之间也有选择。

这几位年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不可知的领域（世界、

---

① 指女人。

行动、明日）中搅混够了之后，回到他们的文学问题上来，犹如苍蝇飞回到糖浆上去。这是吸引他们的一个光圈。他们在糖水和渣滓中打滚。在糖浆罐子里，每人都有自己占领的角落。他们饱尝糖汁之后，大声喊叫好吃。维隆是超现实主义者。石瓦里埃是瓦莱里的崇拜者。圣吕斯发现了普鲁斯特、高克多和季和图。布沙发现了左拉与高尔基。玛克发现的是托尔斯泰与易卜生。玛克发现得迟缓了。但是讥笑他迟缓的人很难批评他的选择。因为对这两个作家的名字，他们除了会发音之外，别的什么也不知道。在那时期，年轻的航海家们很容易有新发现，在他们眼中，一切都是新大陆。吕须不动声色地刚刚发现了司丹达尔。她把这个作家保留给她自己。关于她的蜂蜜，这只“马蜂”可不慷慨。白特什么也没有发现，可是她从别人嘴边接受一切：糖和调料。有时她吃得有点恶心，但是在吃东西方面她是很勇敢的。

到了一个时候，七人感到口中淡而无味起来，他们不做声了。粘糊糊地，吃饱了，咀嚼着，精神上打着嗝。你看看我，我瞧瞧你，眼色沉重，头脑空空。虽然如此，他们很可能还拖延时刻，在桌边围坐一整夜，在那间若干小时以来被他们用雪茄烟、他们的呼吸和他们的空虚毒化了的少女的闺房中。他们很可能就那样呆着，由于臀部钉住在椅子上，精疲力尽，使不出一点劲来，也由于对于不可知的未来的茫然期待，心中害怕空着手回家。

吕须选择了这个时刻，提醒大家：她是这个家的主人。她翘起下巴，用坚定的声调说：“够了！我有我的生活权利。你们把我的空气都腐蚀了，我要打开门窗。野兽们，回去睡觉

吧!”于是用她的“十五世纪风格的”① 又瘦又长的手，做了一个坚决的姿势，把他们全部推到楼梯上去了。

于是他们又发现自己在又黑又冷的夜里，在浓雾与泥泞中，又面对了使他们分离的事实：他们之间有等级之分，有几个人一回到寓所，就能躺在舒适之乡，另外几个却不得不考虑明天的面包。

维隆和石瓦里埃陪着白特一起走了。如果有一辆出租汽车恰好经过，维隆会叫住车子，把石瓦里埃留在人行道上，带走白特，把她送回家去(听他这样说!)……另外三个人一起走了一阵。大家默默无言。喜欢温存的圣吕斯，挎起玛克的一条胳膊。玛克丝毫不感兴趣，冷冷地让自己的胳膊笔直地垂着。圣吕斯不能抑制他还想说几句废话的需要，这些鸡毛蒜皮的废话似乎比乍一听更有些汁水。他有必要射完他箭囊中的短箭，攻击这天夜里的发言者以及他们的言论。可是另外两位同行者沉着脸，让圣吕斯的火箭坠落在水沟里。他觉得被人冷落了，但他并不责怪他们。他和他们这帮人本来就是貌合神离的。现在他们怒气冲冲地要离开他，只是使他觉得好玩而已。稍后，布克② 在他们意想不到的时刻，突然离开他们，先用敏捷的手在两人鼻子上各弹一下③，不等他们有擤鼻子的时间，便迅速消失在黑夜中了。布沙怒不可遏，整个地转过身去，朝着估计对方走去的方向，在雾中放了一枪：向卡西弥④

---

① 原文是意大利文，指十五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风格。

② 布克即圣吕斯。

③ 法国顽童常有的举动，含嘲笑之意。

④ 圣吕斯的又一称呼。

喊了一句恶毒的话。等到他嘟囔了几句，感到轻松一些之后，这两个剩下的人回到一直没有公开谈的问题上，也就是他们最迫切操心的第一个目标："在餬口问题尚未解决之前，如何能使自己自由？"布沙很少对明天的吃饭问题有把握，至于往后的吃饭问题，他更是绝对没有把握了。玛克是由他母亲供给伙食的。他知道，要解决两个人的生活，现在对他母亲来说是有困难的。想到他自己虽然下了决心要自食其力，还继续靠母亲生活，他觉得脸上发烧了。他自己挣的一点钱，连吃半顿饭都不够。他不得不经常去向那位精疲力竭的妇女去要吃的。"够了！我要不顾一切跳到湖中，一个人游泳……"

呵！所有一切智慧方面的操心，他们刚才关于艺术、文学、政治以及人死之后如何等问题的讨论，唇枪舌箭的撞击声，现在看来只不过是舞台上愚蠢的表演！在谈论"美"、思想观点、和平、战争、人类的未来等等之前，先要解决嘴巴问题。嘴巴张大着喊饿……让它闭上，给它吃的！

*　　　*　　　*

安乃德负担两人生活，力量不够了。她的勇敢精神已无济于事。在她的活动范围内，谋生之道一天比一天少。智力劳动者的整个中层阶级，老式的，最优的部分，自由资产阶级最诚实最无私的部分，正在慢慢地消亡。由于在战争时期破了产，人数减少；由于不为外人所知的企业倒闭，辛勤劳动所得的积蓄耗尽；由于工资不够吃饱肚子和不能适应的新条件——这种条件要求一代新人，残暴的新人——这个阶级正在无声无臭地消灭，没有一声不平之鸣，坚忍地，如同德国和

奥国较早受损害的类似的阶级一样。人类历史并不是第一次记录战争和社会危机之后的这种不能避免的、古老人类建筑最高贵一翼的消失，然而历史典籍却毫不习惯在这个问题上多费笔墨。历史是为活着的人们而写的。活着的人们搜了死者的腰包之后，踏着死者尸体前进。倒下的人们活该！让青草在他们坟上怒长，同时展现出一片沉寂！

安乃德还不至于倒下。她有壮实的手臂和腿。任何任务都吓不倒她。她是坚强而灵活的，她善于适应环境。但是，除了压在她的阶级身上的苦难之外，她还需要对付压在她个人头上的特殊困难。甚至在她本阶级中，在穷困中劳动着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也有人恶意地给她钉子碰。他们听说了她在战争时期的“精神”，他们不能原谅她。他们不知道她的冒险行动的背景，只知道她泡在国际失败主义中了(“国际”和“失败主义”两个词连在一起，构成不可饶恕的罪名)。她轻率地离开了祖国和战争的神圣法庭，她就不能再回来！她自己把回来的门关死了。他们不需要互相串通，就让她到外面紧闭的门上，在木头一样的面孔上碰钉子。在公立或私立学校中，没有她工作的位置，在她过去来往过的那些资产阶级家庭中也找不到教课的机会。人们不答复她寄去的信。她在巴黎大学读书时的一位老教授，以前对她表示过善意，这次回她的信时只寄了一张名片，上面写了“P.P.C”①。三个字母。安乃德遭受抵制了。这些老派的资产阶级高等教育界人士的固执无情的面孔！而且他们是有很高的德行的，他们的忘我精神使

① 法语：“特此告别”的缩写。

他们和有名的典范（经过长期研究过的），古罗马的坚忍派哲人，以及古老法国的道德家并列。但是他们培养思想上不可调和的不容忍主义，并且宣誓以此效忠于上帝、国王、法律和祖国。他们的鼻孔还在嗅那些拒绝信奉他们“信条”的异端分子与背叛者被活活烧死时灵魂的焦臭，即使不是皮肉的焦臭。再说，我们不必控诉他们，说他们的信仰只是挂在嘴上的，说他们躲避实际的重担。我们不能把他们和走江湖的文丐相混淆。文丐躲在家中写激动人心的好战诗歌，屁股烤着炉火，远离他们见了就要逃跑的榴霰弹，远离参战士兵们沾满烂泥的鞋底，因为战士恨不得把鞋底印在那些人的屁股上。至于那些脾气不好的资产者，他们却是凭着鲜血行事的。没有一个家庭不付出血的代价。这一点，安乃德是知道的。她一点也不责怪他们狠心。这种由于痛苦而产生的不通人情的态度是合乎人情的。过分地合乎人情！尤其是当痛苦本身毫无把握肯定它不是被骗，肯定它不是在可疑的祭坛上牺牲于阴险的祭司之手。承认自己被骗将成为最大的绝望，所以这种痛苦咬着牙，宁死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任何人，由于他反对被大家牵着走，由于拒绝服从和离开群众而单独在一边，就等于在共同的“信条”上打开了一个缺口。让这种人去受罪吧！

安乃德重新开始奔跑，为了寻求只干一天或一星期的各种各样的工作。这是她二十年前，玛克还在摇篮中时不得不学会的。现在她已经四十岁，要重新恢复这种习惯，困难想必更大些。可是事实却与此相反，她觉得比二十五岁时更手脚轻捷了。也许不仅要用战争结束而产生的精神上的缓和来解释这种奇特的和谐之感，它想必还扎根于生理的均衡境界。在

生命的这个阶段，有时会产生这种境界，犹如在两边陡坡之间的一块山顶平地。人们登上高地之后，会享受到成功地攀登上崖壁的快乐；回首看一看，脚下是刚才险些要滚下去的深谷，更会享受到艰难跋涉之后肌肉的神圣的疲劳感，敞开胸膛去呼吸高山上的新鲜空气。至于下一步干什么，总会有时间去考虑！“我不着急，先把我所有的一切拿住不放。我抓住这一口空气，畅快地呼吸吧！压在欧洲和我自己身上的一场恶梦，成堆的痛苦，暂时消散了。这段间息很快就会过去，但是我自己也会过去，一切都会过去。这段暂告平静的时间，应当好好地享受它。我学会了享受。”

她到达了这一阶段，终于认识到当前时刻的价值。如果你有良好的牙齿，这段时间是值得细细咀嚼的。青草虽然坚挺而多刺，但它还是很肥嫩而饱含汁水的；即使有点苦，但也增加了它的美味。安乃德在她的草原上吃草。她知道无论是欢乐还是悲苦，对她来说，能用嘴来吞，用舌头来舔的，剩下不多了。为此，她不象她儿子那样，为了明日，甚至为了世界的末日而愁绪满怀。（这是年轻人的本色，她自己也经历过！）儿子在思想深处责备她这一点，他的眼光有时含着辛酸地对她表现出这种心情。他觉得她的所作所为象当时的某些人：自私自利者，目光短浅者，无所用心者，以及那些“我身后，洪水不妨暴涨”派，总之，所有被他诅咒的人。但是他不诅咒他母亲。在共同的患难中，她已成为他自己的一部分。面对她蓝汪汪的眼睛的神秘亮光，他的怨愤消失了。她的眼睛在笑儿子的愁眉苦脸。在她身上，他所不理解的事物，他都接受，如果在别人身上，他就不接受了。不公正？破格优待？为什么不呢？为

了使我们所爱的人受益而不公正，多么爽心！这就是公正。这是没有理可讲的。

但是她的眼睛为什么要笑？甚至笑她心爱的儿子脸上掠过的愁云，甚至笑时代的灾难，甚至笑她自己生活的苦难，为什么？当前的日子确实没有多少使她发笑的理由！有时她想起这个问题，自己都要责备自己。然而有一个理由，是神秘的，可怕的，属于不足为外人道的理由之列的理由，因为它好象是对自己，对自己的心的一种侮辱，它是一股不知道来自哪个阴暗深处的不可调和的力量强加于她的。她感觉到自身产生了奇特的漠不关心的情绪，混杂在她对最亲热的人的爱中，她的激情的全部浪涛中，她积累起来的生活的全部更新中，她的圣马丹① 的夏季中。她在激情中多次磨练过悲欢苦乐和幻想的纽带，以至这种纽带松弛了。如果说她这种纽带的印痕深深铭刻在皮肉上而得以保留，这是由于她从中得到了享乐，而且自己悄悄地勤紧着腰带。她不放手，因为有人在爱，她不放手，因为有人愿意。有人愿意她不放手……但是，如果别人不愿意呢？这是别人知道的，知道的！最好不要多想。不想也没有用。这是人们知道的。可怕的明朗的眼睛，充满自由的笑意的眼睛……

这些都不是说给年轻人听的秘密。本人自己，如果还要采取行动，最好不要深究。可是把有关的血清注射在自身的血液中，对于一个健壮而均衡的体质，不但不会损害均衡，反

① 本意为一年中最后几天晴朗的日子。此处指人的一生中最后一个精力充沛的时期。

而可以使均衡建立在更丰富的因素上。而且对行动也不会有任何损失，它只能变得更坚定，更愉快，这是因为更好地解脱了恐惧和希望。要解释清楚是不可能的，除非有一个十分明智的导师。可是，仅仅从这一阶段开始，人们能充分享受生活与行动。因为，在它们能够带来的每一种热情中，从此以后将加入令人振奋的光明，也就是这个启示（“不要泄漏你的秘密！”）：“这一切都是游戏。”

这是当时一般的精神状态，战后的一种现象。行动曾经是那么可怕，投入战斗的激情曾经是那么紧张，所以为了能继续下去，必须缓和精神的高度压力。人们以生活为游戏，以可怕与欢乐为游戏，以爱情、野心和仇恨为游戏。人们本能地在游戏，可是自己不肯坦率承认。这是一个时代的可怕的危险。在一段时间内，时代丧失了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对于它来说，最严肃的东西都成了玩具！在一定程度上不参加这种游戏人生的精神的人，是极少的。安乃德善于感觉一切吹过来的风，也接受了游戏精神的传染，而且以她自己的风格参加游戏。“欣悦的灵魂”，她在这方面是有天赋的！

但是在生活的游戏中，她感兴趣的已经不仅是她自己手中的牌①。她对邻人的牌看得更清楚，并不是为了要赢别人，而是要按他们手中的牌来玩。如果别人赢了她，她总会设法使自己不至于输得精光，总会在别人已经收割好的一捆捆麦子的田地上，拾一把麦穗来玩玩。她从奖券开彩时得到的不愉快的处境中，抓住滑稽的成分，以及利用奖券获利的人们的可

① 游戏与赌博在法语中是同一个词。

鄙。她天性中的勃艮第人气质占了上风。不要再搞清教徒的那一套，不要再倾向于愁眉苦脸的悲观主义，虽然时代的不幸和她个人的失意有理由悲观失望！她走她的路，认真地推着车。在路上，她不需要教训驼背弯腰的人或物。她用眼色笑笑，心里想："世界就是这样的。我就是我的样子。世界应当努力忍受我。我吗，我完全能忍受世界！"

即使她宠爱儿子，她的最珍贵的幻想，（"宝贝，你也是宝贝，和别的宝贝一样……你是我的眼睛之光，没有你，我还看得见吗？"）即使对她儿子，她也不再要求他和她自己一模一样，想她之所想，爱她之所爱……她笑了。用自由和好奇的眼光看他的内心深处，那个浓烟滚滚的炽热世界。呵，在那里面，并非一切都是美的，差得远哩！人们在那里看见丑恶的动物来来往往，有残暴的，有贪婪的，有仇恨、骄傲和淫猥，所有的狂暴恶癖。但是（"上帝应该受颂扬！……我要颂扬上帝吗？将你塑造成形的我的肚子，该受赞扬！"）——但是，没有任何卑贱下流的恶癖……许多小狼崽……嗨！哪有年轻的树林中没有狼的……"跑吧！我把猎狼的师傅放在林中。让他去学习打狼的本领吧！"

她对亲爱的儿子笑了，对方用激怒的眼光回答她的笑声。她好玩地想："你母亲是多么没有心肠的人！不是吗，我可怜的玛克？你面前有的是苦难和搏斗！而她不怜惜你？得啦，她知道（你也知道），必须过这一关。必须单枪匹马地闯过去。你一定能过关。挨了打，受了折磨，也许受了伤，但你将晒成棕黑色。我不期望你躲藏在隐身洞里而保全你的美德，不冒任何风险。去冒风险吧！七七四十九次跳到火焰中去！当你

从火焰中出来时，你将会对我说："谢谢。"

正因如此，她知道他希望离开母亲，离开家。虽然她让他有这么大的自由，虽然她小心谨慎地不询问他自己不说的事，玛克多疑的性格仍然怀疑他是被监视着。他在活动中感到不自在，对碍手碍脚的情况冒火，但他抑制着自己含怒的愿望，不对母亲说。她不需要他对她说，只要看他带怨气的粗鲁行动和含怒的沉默就明白了。她先采取行动。同时也因为他们的经济情况使母子同住在一起发生困难。房子的租约满期后，续订新的租约时条件苛刻，迫使母子离开原住的一套房间。住房紧张使他们看不到有任何可能在巴黎用比较过得去的代价租到合适的住处。最后，安乃德手上没有钱了，为了找寻工作，很可能她不得不离开巴黎。

* * *

人们也许会惊奇，为什么安乃德不去向她妹妹设法，以便留在巴黎。因为西尔薇有条件帮助她姐姐。她不会拒绝安乃德的要求。这儿必须回忆一下上文所说的两姊妹的精神状态，以及，虽然两人互相热爱，但两个固执而且对立的性格，却常常互相触怒对方，发生磨擦。她们相亲相爱，甚至能互相协调，不过双方都觉得自己处境优越，各人都认为自己活动的圈子是最好的；（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各人都不自觉地在生活竞争中，努力使自己在对方身上获得精神胜利。所以无论哪一方面，都不乐意低声下气向对方有所请求。她俩都精于赌博，（呵，不是为了赌注！）但两人都想不再靠耍牌取得胜利。

安乃德已经不得不同意让西尔薇满足她的骄傲与友情。在不多几个月前，向她借了几千法郎，为还清紧迫的债务，支付玛克的学校用费，以及付清已经拖欠了些日子的房租。她还保留着从前资产者的精神，只要身上有一笔债没有偿清，晚上就睡不好觉。可是，使她不顺心的是，这次她无非用新债去还旧债。她不但没有能力不必等很久就能够把钱还她妹妹，而且眼看又不得不向她再借一笔钱。西尔薇听了心里高兴。她早就有意让安乃德的活动和她的行业合并起来。几乎在二十年前，她已经试过一次她的图谋，可是没有成功。但是，尽管碰了钉子，她可是并没有灰心。和安乃德一样，西尔薇是这样的妇女，当她们头脑里产生了一个主意，而为现实所阻，得不到实现的机会，她们可以一辈子不说，可是决不退让一步；她们估计到现实生活的固执不会比她们的固执更持久。

今天的形势对西尔薇有利。这个能干的妇女遇到了顺风，她立即见风使舵。她利用了社会上爆发出的一股寻欢作乐，追求欲望满足，狂欢和奢侈，跳舞和娱乐的浪潮。在战争最后一年大发横财的她那时髦女服店，正在扩大，增加展览厅、茶座、跳舞厅、独奏音乐厅、美容馆，甚至在神秘与豪华的地下室开设了鸦片馆。一切可以做的事都可以在那里做，只要是在高级趣味和完全自愿的限度以内行事，本修道院的女神甫①是纯粹的巴黎女子，她不会同意对“德廉美”修道院施加暴力和粗俗的手段。至于其余的事，按照“你愿意干什么就干什

① 作者把西尔薇的女服加工店比作拉伯雷《巨人传》中的“德廉美”修道院，把西尔薇比作修道院的长老。

么"① 这条极妙的格言去做就是了。在高级官员方面，西尔薇争取了不少得过她好处的人，所以她有把握可以得到官方帮助，同时注意到不使官方了解得太详细。

半年以来，西尔薇找到了一个人做她的助手。此人以西尔薇的合伙者兼情夫的双重资格，自以为他是不可缺少的。不可缺少？谁也不是西尔薇不可缺少的人。她从来不会为找一个接替的人而感到困难。"缺一个修道士，修道院照样有活干"。可是在目前，这位情夫兼合伙者是被西尔薇认可的。她在此人身上找到利益和乐趣，"有用的和甜蜜的"②。这是一个做时髦女服生意的街头卖艺的大师。一个天才的闪光给了他启示，他知道要想公众跟你走，必须牵住他们的鼻子。于是他摇身一变为做香水生意的高手。由于他的香水瓶式样和内容新颖，在大西洋两岸都颇负盛名。他的荣誉可以和福煦元帅③ 媲美。这位先生几乎相信他和福煦同样程度地为法国增了光；帐算到底，他那种"增光"使法国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他很乐意自夸为征服妇女的拿破仑。妇女是世界的一半，他将另一半留给拿破仑一世去征服。他在他的产品上用"高吉埃"一字签名（和他的名字"季"读音相近）。他的真名是"搞勾"④，虽然人们说这个字能给人带来好运气，但毕竟不能当旗帜挂，西尔薇早晚有一天会将他的支票兑现。⑤

---

① 这是"德廉美"修道院的有名的格言和行动原则。

② 原文是意大利语。

③ 福煦(1815—1929)法国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协约国军队的统帅。

④ "搞勾"是法语：王八，妻子与人私通者。

⑤ 西尔薇早晚会让此人真的当王八。

在目前，他们两人互相抓住不放，用官能感觉和世故人情（利害关系）联系着。这位高吉埃一表人材。他作出了恰如其分的牺牲，买通了新闻界一位有势力的笔杆子，毫不费事地获得了一枚勋章。这枚勋章一挂，他的香水立刻每瓶涨价百分之五十。

西尔薇是他的极其出色的伙伴。她四十多岁，鲜艳的成熟期使她焕发出约堂斯①的名画中丰满的裸体仙女的风采。在她皮肤下、额头和乳头上，鲜红的血色隐约可见（太显眼了一点）。她决不使之稍稍褪色，因为这是她的吸引力的一种。从她的血色中，从她的肉感的眼色中，发出一股情欲的蒸气，她好象是沉浸在这股蒸气中的光采焕发的赤裸的身体。她对镜端详自己。（这时，她的眼睛里一点雾气也没有了！她的剃光眉毛的眼睛从上到下地巡视，利落，敏锐，精确，象小伍长②站在他的队伍面前检阅他的兵士。）她讽刺地在自己肥胖的肩头和胸脯上寻找二十岁时的西尔薇，没有奶胸，象一只饿瘦的小猫似的西尔薇。现在她的丰满的胸膛是丰收的果园，满篮的果子。她把果子摊开，并不掩盖它们的骄傲的丰满。因为她自己对自己相当有把握，她反对时髦的式样，虽然她在制造这种式样，把妇女的胸部和臀部都压平。让别人去自由选择！就算是“没有臀部的维纳斯”女神吧！“亲爱的，你愿意怎样，我们就怎样给你剪裁……”但这不是白干的！她店中最起码的一套便装③，价值就相当于普通人家全家人的

① 约堂斯（1593—1678），弗朗德画家。

② 拿破仑一世的绰号。

③ 妇女在室内穿的便服。

衣服。安乃德帮助西尔薇给她创造的新衣服式样配上一个有价值的名称（这种价值是加在衣服的帐条上的）。这些名称都借用布里玛谛斯①的名画和“枫丹白露”行宫装饰画上美人的名字。安乃德甚至即兴画了几张她随便想起来的以前见过的女服式样。西尔薇竭力称赞安乃德。她一心想说服安乃德，认为她的正确职位应是统率各个绘图车间；或者还适合于做将要创立的各个新分店的总监督，因为安乃德做事井井有条。西尔薇的时装店正准备在巴黎若干市区开设分号。

但是安乃德决意不做西尔薇这颗明星的卫星，尽管这个星座的香味十分醉人。西尔薇的时装店兼情欲享乐的大会堂，气味太浓烈，不合安乃德的趣味。她不是对西尔薇发财致富的方式有所指摘，可是这笔财富她决定不去染指。她已经为不得不接受她的一星半点碎末子而使自己的自尊心大受委屈。不还清这笔债，她决不罢休。

再加（这是她不愿意说的）那位指挥香水瓶的拿破仑，有一天晚上在店中的一条走廊上独自遇到安乃德，做了一个放肆的举动。他没有能走得更远，因为安乃德做了一个手势，使此人不得不悬崖勒马。可是，如果说安乃德不屑理会小事的高尚精神早就把这件事从她记忆中抹去，但她受侮辱的肉体却不能原谅人。对于一个决不肯随便失身于人的妇女，肉体是骄傲的，肉体比思想更不容易消除怨愤。

安乃德已经拿定主意，决不接受她妹妹任何东西。可是让她儿子有不拒绝的自由。她不相信自己有权利不让玛克得

① 布里玛谛斯（1504—1570），意大利画家兼雕塑家和建筑家。

到帮助，如果他认为那是对他的帮助。在他的年龄，他自己应当负责了。她把这话对玛克说了，同时避免在玛克面前说西尔薇的不是，为了不至于影响玛克将要做出的决定。可是玛克看问题很深刻，他能够体会他已经熟悉了的安乃德的思想。他理解，而且暗暗地赞成安乃德从容不迫、坚定不移的态度。可是他不准备效法他母亲。至少现在不。如果有人请他吃一个苹果，他不明白为什么要拒绝在苹果上咬一口的机会，为什么要拒绝认识另一个富于冒险性的世界的机会。他知道咬一口苹果不至于要他承担什么义务。这个多疑的男孩子（他和他母亲同样知道西尔薇缠住人不放的脾气，和她的把绳子套在你身上的狡猾手段），事先给自己订了一条规矩，接受西尔薇的帮助愈少愈好。他知道他姨母永远不忘她给别人的钱，哪怕是给他热爱的人。呵，倒不是她在乎钱！她在乎的是能够抓住和钱在一起的东西。她乐意这样想：由于欠债的关系，她所喜爱的人，她所要的人，都属于她了。她从来不向人提醒债务，但她估计人们自己会想起来的，这好比他们和她签订了一个密约，他们在默契中承认这个条约。她没有更多的要求。她要得已经太多。一个没耐心咬住嚼子①的小青年，最不能忍受这套办法，他不再到喂草架旁边去吃草了。

在这方面，安乃德丝毫没有不放心之处。她对于她的小马驹的独立性格是有把握的。想到这些，她的翕动的嘴边露出调皮的微笑。在她想象中，正在展开一幕瞧不见电影：西尔薇撩起裙子，在钓鱼。她把鱼钩抛向小鱼。小鱼很好奇，却又提

---

① 马嘴里啣着的小铁棍。

心吊胆，用鼻子碰碰鱼钩，用不屑光顾的神气，扬长而去。浮在水面上的软木塞抖动起来，钓线拉直了。钓鱼人的手迅速地一扽，把钓线拉出水面。鱼钩是空的。鱼饵不见了。鱼也不见了。安乃德笑噘着嘴的西尔薇。她知道西尔薇遇到别人不顺她的心时那副生气噘嘴的样子。已经在旁边瞧了一会的玛克，问道："妈，你在笑什么？"

安乃德看看玛克忧心忡忡、多疑多虑、提心吊胆的面孔，好象全世界除了突然抓住他以外，没有别的更迫切的任务。她对他说："也笑你。""也笑我？那么还笑谁呢？"她不告诉他。

把他一个人留在巴黎这个莽林中，这倒不是使安乃德不放心的事。因为她已经决定要走。她碰到了一个偶然的机会。她抓住了这个机会。她先试了半打谋生的方式：替人抄写，替人跑腿，给大店铺写价目卡片，替一个文学家到图书馆去搜集材料，然后由他写成小说体的传记。（把她提供的材料加以歪曲改造，为了使读者可以讥笑书中主人公的荒淫、神经过敏、滑稽笨拙，象莎士比亚式的马戏班中的小丑。因为那时新的读者层是一群不学无知，游手好闲，爱说别人闲话的人，他们把历史理解为门房老婆子们聊天嚼舌的趣闻轶事。）

安乃德从巴黎一端到另一端，跑了几十趟，几百趟，脚上跑起趼子而一无所获之后，终于在星场① 一家旅馆中当了几个星期的秘书兼会计。她没能继续太久，因为她不得不惭愧地承认，她所受的全部教育没有教给她清理一团乱麻的帐目的本领。可是她在旅馆帐房里结识了一家罗马尼亚人。这一

① 星场在巴黎市的中心，圆形广场中心有凯旋门，靠近巴黎最繁华的商业区和旅游区。

家人简直迷上了她。刚刚交换了几句话，三个罗马尼亚姑娘就对安乃德产生了热烈的感情。她们立刻把自己小小心田中的秘密都告诉了安乃德。她们的母亲也没有把她自己的秘密神秘化；同时向安乃德请教巴黎的大商店、时装和脂粉等方面的问题——这正是西尔薇的王国。安乃德把这位罗马尼亚太太介绍给西尔薇，她有这样的一个亲戚，使她在罗马尼亚客人面前增加光采。连那位做父亲的也不例外，对安乃德大讲他的风流得意史，并向她请教如何取得巴黎女子欢心的艺术。这是一个相当体面的男子，头颅圆圆的，肤色呈核桃皮的青褐色，加上胆汁的赭色；不透明的眼珠象黑色的胶泥，使人莫测高深。额角头比较低，下巴也短短的，头颈粗壮；在他嘴里"r"的发音卷舌卷得可怕，有点矫揉造作。他是瓦拉希地方的大地主，从属于经营该地地产业的封建资产者集团。他是他们那帮人派到巴黎来参加赔偿委员会的①。可是政治上的突然摇摆引起人员的更替，正在干草架边大嚼干草的这个班子撤换了。费迪南·波谛勒斯库，吃得饱饱的，嘴边还粘着干草，要携眷归返布加勒斯特。他们有几箱衣料要从巴黎搬运回去。忽然，他们产生了把安乃德也和箱子一起从巴黎搬运回去的幻想。她的巴黎女子的智慧和高雅的趣味，她对生活的丰富经验，她的从容自若和讨人喜欢的姿态，她平静文雅的谈话艺术，都成了他们惊叹和羡慕的题目。不到一个星期，他们就确信安乃德是他们必不可少的争取对象。一天晚上，那几个姑娘闹哄哄地扑在安乃德脖子上，又笑又哭，同时噼噼啪啪地和她亲吻，说她们再也不能和她分离了。父亲向她建议，

① 指在巴黎订和约时向战败国索取赔偿。

请她以管家、朋友和家庭教师的名义，陪伴他的妻子和三个女儿。要她演的角色的界限没有明确规定；至于报酬，条件是宽大而含糊的，也没明确地说清楚。但他们是那样热情洋溢，所以正想离开巴黎的安乃德就接受了这个机会。她对三个热情的姑娘的温爱不是无动于衷的。她们把自己的原始而复杂的灵魂，赤裸裸地交给了安乃德。她们没有分寸的感情流露，正和玛克的内向的天性，以及她自己和玛克来往时不得不遵守的保留态度，形成可喜的对比。

所以她决定离开玛克。她知道这里边有风险，极大的风险，可是没有什么办法。如果我们不敢去冒风险，那就算我们没有种。谁要是在说生命，也就是在说死亡。生与死是每时每刻的决斗。

安乃德把双手放在玛克肩上。突然地，她注视着他的眼睛，一直看到他内心深处。在他母亲清澈的眼光里，玛克看见了赤裸裸的自己。他本能地做了一个动作，仿佛为遮掩他思想中见不得人的部分。但是她已经看见了。太晚了！他憋着鼻孔，蜷缩着身体，生气了。安乃德对他说：

“亲爱的孩子，我沉重地压在你肩上……是的！我很清楚。我很理解，你不用辩解！……你热爱我，但是你需要自由。这是合法的。身边经常有人看着你，使你不方便……我现在替你去掉这个见证人。你可以独自一人去取得经验。当人在学习如何生活时，同伴是多余的，他们应当走开。人们应当有不必当着群众而干蠢事的权利。去吧，做你的蠢事去吧！你知道，和我自己一样，你的经验常常很可能对你自己不利……你要勉力使你的经验只对你自己不利，而不要损害别

人！是的，我的孩子，我们象两个老伙伴似地在交谈。我可以告诉你，我相信你的正直的心，甚于相信你思想上的正直……说到最后，我宁愿你这样……你脾气暴，不打折扣，不顾别人，急于获取或破坏……我不能使你不做不公正和损害人的事……但是，不要对弱小者，不要对不能很好自卫的男人或女人干些不公正的和损害他们的事。（这是我对你的唯一的要求。）至于别人，那是他们的事和你的事。让他们去挨打吧！你也一样，让你去挨打吧！麦子是天生要挨打的。去吧，去让别人打你吧！正如谚语所说：

每一个死亡都要经过肉搏，
每一粒谷子都要脱去外壳。

“我还没有完全脱去我的外壳。你是我的谷子。到打麦场上去吧，该轮到你了！为了让上帝做他的面包……‘给我们！’① 上帝不给我们面包，是我们将面包给他。这是我们，用我们的劳动给上帝筛面粉……”

玛克说：“在我吃完我的一份之前，不同意别人把我吃掉。”

玛克在粗鲁的外表下，掩盖他母亲的一番话引起的他内心的激动。她的话直接触动了他内心深处。不必互相解释。他俩在字里行间互相理解。

好一会儿，他们面对面，你瞧我，我瞧你。在他们相互间的温情中，隐藏着挑衅。（“我爱你，可是我永远不告诉你。”“我不需要你告诉我！”）

① 原文是拉丁语。

她托起孩子的下巴，笑着说："好吧，去吃你的一份吧，我的小狼崽。我也有我的一份。"

她亲了他。

母亲和儿子没有互相亲吻的习惯。他们怕感情横溢。因此，这次的告别吻意义更大。母亲的嘴对儿子的嘴说："燃烧吧，如果你愿意。但是不要玷污你自己！我在上面盖了章。"

当天夜间，这个激奋的小青年在醒来时，至少觉得他接受了这样的命令。他对自己是非常真实的，他不能不知道他会背叛这个命令。同时，他知道他将背叛的是他自己。命令是他自己下的，不是另外一个人，不是她给他下的。在两人同在一个屋顶下睡眠的最后一夜，面对替他下命令的她，他深深地怀着比爱更强烈的敬意。他抑制住自己的呼吸，为了静听从邻室传来的呼吸声。他觉得心中充满混乱的愿望和沉重的思想。他本想将心中的不安去告诉他母亲，但是他认为她太正直，太健康，不会理解他的思想情绪；而且她对他的信任也制止他再去向她谈心，怕给她带来幻灭。

安乃德睡着了。她明知道她的孩子会背叛她，背叛他自己。人生活着，背叛和自我背叛，有如从一只鸡啼到另一只鸡啼。但是只要人能永远听到鸡啼，只要每天破晓时能对自己说："我打败了，我要从头再来……"她知道她的儿子永远不会放下武器。她没有别的要求。她睡着了。

* * *

玛克有了自由并不觉得轻松，反而更困窘了。自由向来

是一切财富中最昂贵的财富。在目前这个时期，自由使人破产。要非常富有才能够担当得起自由。玛克知道他不会白捡这个便宜。他要尽最大努力，用自己的力量来征服自由。安乃德在临行时，好不容易让玛克接受了一笔小款子，为了他能够在寻找工作的三、四个星期中维持生活。她一点也不轻信玛克的年轻人的夸张，可是她并不讨厌让他去经受考验，让生活叫他吃点苦头。水沼已经动荡了，她的小鸭子也要受到震动，可是一只鸭子是不会淹死在水沼中的；而且她毫不怀疑，不等她转过背去，西尔薇就会出现在水沼边上呼唤："小家伙，小家伙！……"小家伙便心中有数了。让他们两人去一同想办法吧。

玛克自以为能够不要任何人帮助。他随随便便地拒绝了西尔薇第一次给他的钱。西尔薇毫不坚持。她和安乃德一样，不怀疑玛克的匆匆忙忙的生活经验会给这个夸口的人带来严峻的教训。对于他姨母用讥笑式的不在乎的样子接受了他的拒绝，玛克面有愠色。他嗅到这里边仿佛有令人不放心的理由。大家在阴谋破坏他的自由。这样反而使他更激奋地去保卫自由。

但是他有许多事要做，因为敌人总从他不防备的地方出现。大家都在密谋反对他。

他绝对不知道对于他的生活该怎样决定。然而形势迫切需要他做出决定。现在的生活是大家一拥而上抢饭碗。捷足先登，谁先到谁就扑上去！但是要扑上去总得先有选择……不，先下手再说！否则，等你走到，桌上东西已经吃完了。"可是，桌上没有任何吸引我的东西……""那么给你剩下的只有

桌子底下的东西了。你做狗吧。""我宁愿做狼，就象'她'对我说的那样。"但是，这是奢侈品。这是为那些剥削者和当今的霸主们保留的。让别人，让弱小者去进监牢服苦役吧！

到哪儿去找适合于他的肩膀的工作呢？在贩卖旧衣服的商店里，没有一套适合年轻身材的破烂衣服。对于一个有大学文凭的穷苦知识青年，教育部提供（昨天提供）自然的出路：轮到他们去教书。但是今天，教育界在衰落中，它成了穷光蛋。它接受它的穷光蛋地位，毫无怨言。以前，它这种态度被称为高贵的自尊。今天，年轻的嘴巴吐掉这种发霉的面包，他们几乎把这种面包叫做卑劣者的面包。然而是用了这样的代价，我们那些伟大无私的学者埋头苦干，丰富了人类的精神世界。是的，至少用了这种代价，他们保卫了自己的独立。今天他们保卫的是他们的仆役身份。在战争的年月里，教育界表明它是掌握政权者的最好的奴仆。既穷而又是仆役，既无私而又卑躬屈节。这已经足够让青年们大加讽刺了，大有助于他们对"理想主义"的鄙视。而且，作为反击，他们吹嘘他们必须有钱和自由，他们吹嘘自己一定能有钱而且自由。让我们拭目以待，十年后再和他们相见吧！

在七个人之中，有两人走上了教育界的毫无乐趣的道路，并非自己选择的，而是出于无奈。布沙，充满了忿怒与怨愤，急躁不安，大声嘶鸣，象一匹发情的马。吕须，用冷冷的讽刺态度，决心坚定，一点也不透露她的思想，不透露她无边广阔的烦闷。"前进，不要说话！如果你站住，你就再也不走了……可是，目的何在？我什么也不知道。有一个目的吗？也许走着走着，会发现一个目的。如果找不到目的，也就算啦！"

玛克，踌躇不决，陪伴着上述二人走了一段路。可是下定决心，在第一个拐角上就抛弃他们。他母亲，虽然让他自由，却劝他利用已经有的基础，考一个硕士学位，不论他以后决定干什么。这样，他手中将增加一张可怜的牌。既然他手中牌那么少，为了小心谨慎起见，一张也不应当扔掉。他也看到，虽然并不过分相信，有了这个确定的目标，可以在几个月中，给他一种健康的约束。在这期间，他那没有受过训练的思想，可以学习着自己开始走几步。所以玛克准备考试。但他不仅对于考试能否及格没有信心，连能不能将准备工作坚持到底也没有信心。他的注意力被大量的事物所分散。有什么办法将自己关在尘埃满面的老旧知识的狭小角落里，连一点当今的气息都吹不到！在自己周围，精神的"场地"① 已经大大地扩展了。如果你要拥抱它，哪怕是匆匆一瞥，那么你就一分钟也不能耽误，因为什么都不是稳定的，一切在摇晃。我们生活在没有明天的时代。明天，战争和革命的深渊可能把我们吞没，而我们却把自己囚禁在学校生活的禁欲主义中。以什么信念的名义？我只有一个信念：看看和摸摸，然后信仰。今天还谈不到信仰。今天只是看，看！还要摸摸一切我手能够抓住的东西……

在当代青年之中，玛克不是仅有的一个，他们都患不识羞耻的小圣托马斯② 的手痒症。在他四周，思想冒险家们在头晕目眩地飞奔。可怜的冒险家，在所有的时间和空间气候中，他们暗淡无光，朝生暮死的自我在游荡，加上他们的成见，

① 原文是拉丁语。

② 耶稣的十二个使徒之一。他以不轻信出名，必须亲手摸一下才相信。

这种成见无论窥探什么都要从外部看到内部，朝着巴黎这个Kasbah① 看，听听巴黎的“人们会怎么说”。这种“你瞧见我了没有？”从南北两极到赤道，为了在大街上招摇而在脸上涂脂抹粉！……战后的书店里充满下流无聊，蹦蹦跳跳的作品，发散着酒吧间和汽油的气味、特别快车和无线电的气味。②这类作品爆炸思想，打乱艺术、政治和玄学，同时使宗教袒露出屁股。四分之一的醉意，一点也不会使人糊涂，随时准备嘲笑他们吹嘘过的一切，或者喝倒采。真正地需要变换无餍足的贪婪，使他们见了什么都咬上一口，可是咬第二口时就吐掉的贪婪。手上发烧，脚上发烧，屁股着火。全世界，全地球，在眼前列队而过，以艺术的饶舌，或全球旅行者的海底电报的方式，成为小说化的百科全书的大杂烩。什么都挤成一大堆，人们在堆中寻找。没有停息的，人们把手臂伸入一套衣服的袖筒里，把腿伸入另一个系统——太短！太长！——人们抛开衣服，骗取思想，连看都不看……不记得一小时前同他睡觉的那女人的眼睛是什么颜色。谁会不怕麻烦去了解在这被蹂躏的肉体深处的活生生的灵魂？……世界在精神面前展示，象演电影一样，加快速度，加油！形象互相重叠，一个形象融合在另一个形象上。手指一个也抓不住。都丢失了。整整一园葡萄被一群鸟雀糟蹋得七零八落。今年我们不酿酒了。

可是鸟雀都醉醺醺的。一大群鸟叽叽喳喳地鸣叫。在这种旋风中，必须具有超人的毅力才能集中精神去想一件事。布

① 阿拉伯语：宫殿、高地。

② 这种新文风的代表作家有瓦米里·拉包（1881—1957）、保尔·莫朗（1888—1976）等。

沙为此而精疲力尽，蹙着眉头，眼睛四周的皮肉充血。他奋力将准备考试的书籍中的厚厚的胶泥，塞进他发硬的脑袋中去。他一点也不觉得阁楼上的严寒。他的脑壳在发烧。但是他的强壮的胃发出吼声。必须把饿狼的嘴堵住，一直到脑子吸收完了规定当天要处理完毕的一份胶泥。当他看完书，他的舌头已经拖在嘴外了。他下楼，走到街上，象一个狂怒的人。他在寻找一个能够替他付钱吃饭的人。他去找维隆，开门见山地说："我来帮你吐出你偷来的钱。以人民的名义，我来收回原物。"

维隆先笑了一笑。他准备用蔑视的态度对付来人："你要一块骨头去啃啃？"①

"我要肉，"对方说："至于你的骨头架子，我让你留下。"

维隆勉强一笑。可是由于骄傲，他竭力不暴露自己的不高兴。如果要演喀提林②的角色，就得供养一群恶棍。在这时，还不知道恶棍们是否有力量爬上废墟。社会在慌乱中。只要几个坚决的有力之人就可以打开缺口，冲出去，趁保卫者们来不及喘过气来。但是，仅有的几个精干的领袖都在俄国，被封锁了，和世界上大部分穷苦人不通声气，也不为他们所知道。克莱蒙梭正在罗马尼亚与乌克兰之间建立一条协约国军队的封锁线。这些军队的眼睛被报纸上的谎话蒙住了。在西方，"社会支柱们"有时间进行改组。

然而在这一九一九年的头几个月，空气中充满了电流。维隆和商界有来往，所以消息灵通。他嗅到可能爆发乱事。他

---

① 把对方当作狗看待。

② 古罗马贵族，阴谋发动政变，败露而死。

很精明，对亲近的人，他只告诉他们他所知道的消息中对他无害的部分，也就是只说不干。他一点也不狡猾，一点也不卑怯。（这些年轻人之中，没有一个是卑怯的，他们都敢于贡献自己的生命，只要是不上当受骗，象他们的父兄一样，那些不幸者，被年轻人称为“那些蠢货”。）正因为这样，维隆不愿意上反动派的当，也不愿意上革命派的当。他对于砸烂这个社会已有充分准备，如果这个砸烂行动有成功的机会。否则，他准备砸烂那些砸烂者。算他们活该！让战败者去吃屎！对弱者的蔑视，是维隆的道德。弱者千万不要出现在他们宽大的脚底下！

维隆等着瞧莫斯科的野牛们是否能够打开缺口。在等待着的工夫，他和布沙要去摸摸革命的肚子。他不需要很久已诊断完毕：这果子已经死了。它缺少主要器官。在这群混乱的革命青年中，或者说在这些自称革命的青年中，没有一个准备行动的。在某些人看来，行动太简单了，那就是砸，向着大堆的人砸过去，玉石不分。对另一些人来说，行动就是讨论学说。他们还远远没有讨论完毕，也许他们不一定要讨论完毕。最狂热的理论家自己觉得可以免于参加行动。他们有责任保持理论的纯洁性，因为行动或多或少是一种妥协。不论是行动派也好，理论派也好，对于生活的现实都是无知透顶的。关于今天的巨大国家机构，关于它们的呼吸器官和消化器官，它们每天的经济需要，关于指挥这些卡岗都亚① 五脏的生活规律，他们也一无所知。这些可怜的小伙子们，大学生、工人或

---

① 拉伯雷《巨人传》中的巨人。

复员军人，叫他们到哪儿去设法知道？维隆是熟悉内脏情况的，熟悉金钱、银行、生意经，经常不断地在钩心斗角的场所出入，巨大的机器，不停地咀嚼自然界，使物质变成食物，变成排洩物，再变成食物……他听那些天真无知的年轻人谈话，张着他的鲤鱼嘴，瞧着他们。转过头去偷偷笑他们。残酷的怜悯。可是他不抛弃他们。还没有到时候！机会一到，他在这些问题上的无可否认的优越性，也许让他担任司令。可是，这种机会能不能到来，这些蠢货愿意不愿意承认他这种优越性，都毫无把握。走着瞧吧！目前，他咒骂玛克。他把布沙说成小资产者，因为布沙这个乡下佬满嘴是蒲鲁东！不会说打趣话的布沙，气得说不出话来，憋了一会儿，他大声叫喊起来。这是两人之间的经过。面对群众，他们两人猛烈地互相攻击，又合起来攻击社会。人们说他们自以为是丹东与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上争夺别人的和他们自己的脑袋。可是维隆没有那么愚蠢，他不相信必须是布沙才把一切认真对待。他越说话，越激动，就陷入他的严肃的深渊中。话说出来之后并不使他轻松，也不象某些人，放出火来变成烟，就算完了。他说了话反而更上劲。一句话是一声呐喊，使他绷紧肌肉，举起拳头，象原始人一样。看见布沙狂怒地扑在斗牛骑士的长矛上，维隆感觉到魔鬼式的满足。他刺激布沙，如果后者一下撞翻了斗牛士，使这个甲虫挤在它的甲壳中，那就更好。有好看的场面，维隆并不拒绝到斗牛场上去看个仔细。人们不能责备他没有胆量。他是四月初猛烈推动为若雷斯① 示威游行的人之

---

① 若雷斯（1859—1914），法国政治家，演说家，社会党的领袖之一。他反对帝国主义战争，1914年被好战分子暗杀。

一，他自己也参加了示威。

玛克让布沙带他去参加社会主义革命派的学生集会。后来他有时去，有时不去。主要由于好奇而不是有兴趣（思想上的好奇，是一种被他自己名为义务的激情）。他用心地读马克思的书。但是他不好好读。他在翻阅。他的无纪律的个人主义被历史唯物主义的无情的必要性激起强烈的反抗。他徒然想用苦行主义来使他的侵略性的自我屈服。自我象怒马一样打着响鼻。它只用鼻孔的外缘随随便便接触了一下马克思主义的草原。这种“经济的”，高高超出“心灵的”之上而令人屈辱的优越性，激起他的反感，虽然他曾经付出代价。他和他母亲应当明白，碰撞“经济的”会吃什么样的亏，所以必须把“经济的”估计在内。可是他和他母亲是这类浪漫主义者，（我们可以说它是陈腐的，或者是永恒的？）他们真正的生存理由，在于向一切压迫性的命定论争取他们灵魂的独立。这并不是说，他们能在什么地点，什么时间，达到他们的目的，但是他们要这样干。如果他们没有这个意志，他们就不成为他们。而他们有这个意志，即使失败，也对得起自己了。如果他们遇到一种命运必须消灭这种意志，这个命运也不能不把意志估计在内。意志是一种事实，它可能和命运同样地久长。玛克不是处在很好的条件下来阅读不反映他的愿望的书。他的眼睛是含敌意的。他离开高度的客观精神还很远。那种精神只有某些久经沙场的成熟的战斗者才能够达到。玛克不把敌对者的话听完，就打断对方，对他说：“不！”

更有甚者，他不但拒绝细听为了认识他搏斗的对象而本该听的那些与他对立的思想，而且所有需要费力听下去的思

想他都不听。他不能从头到尾阅读任何东西。他的注意力处在疲劳瘦痛的状态中。他的思想在发烧。他不能把他的思想固定在任何一点上。他同时开始阅读二十种读物，可是一种也不读完。从第一章书刚刚转入第二章，他的精神已经走到另一条路上去了。互相交织的路有那么多。如果你看见他的赤裸裸的精神，你就会看见一只疯狗在树林中转着8字形的圈子，自己碰伤，扯伤，直到它侧身倒下；在它眼睛里，有红色的火花在跳舞。他羡慕布沙怒气冲冲的固执和吕须的严守纪律。吕须对一切无动于衷，并且做事井井有条（人家可以这样说），好象一张抄乐谱的五线纸。他们两人干他们要干的事，别的事以后再说！可是玛克不愿意和这两人一样。布沙拼命干活，他走过的脚迹上都冒着怒气。玛克觉得布沙可怜。吕须狡猾地严守时刻，使玛克生气。他没有看见她和别人睡觉。如果她和别人睡觉，想必也在她的时间表上规定的时间内，也采取无动于衷的态度。他真想把她抛到床下去。（因为这个梦游者，想到吕须时，已经把她放在床上。感谢上帝！吕须并没有在他床上。）床是空的，脑袋却是满满的。当姑娘们不在你床上时，她们准在你脑袋里。她们在脑袋里和你的思想乱推乱挤。玛克忿怒地忍受着她们。在战争的年代里，他放任了他的本能。他接触女性太早，太生吞活剥了。他没有被任何东西所拦阻，没有保留，没有帷幕。他的瘦弱和火炽的身体，投入肉搏之中，仿佛投身于一盆熔化的铅液中。从那里出来时，他烧焦了、受伤了。创伤一直没有收口。在他肉体深处，肉欲的矛头插在那里，还保留着官能享受的晕眩和恐惧。他的神经颤震的身体，稍一触动，就和提琴的琴弦一样微颤起来。

由于他早熟和敏锐的智慧，他意识到危险，然后对谁也不说。他在很长一个时期中生活是那样孤独，所以他想，男子汉大丈夫应当把危险留给自己，自己保卫自己。这就是为什么他虽然在巴黎过着没有人管束的自由生活，道德上没有阻拦，却能如同躲避火焰烧伤那样，避开性的接触。他害怕的不是对方，而是自己。他不知道以后他是否能控制自己。他太知道他是不能控制自己的。他没有一点禁欲主义的倾向。在道德上，他斥责和嘲笑禁欲主义，然而他不得不勉强自己接受禁欲主义，而且不让别人知道。这是谁都没有想到的（除了躲不过吕须的眼睛）。再说，他是骄傲而专横的，正如许多珍视自己独立的人一样。他们对于周围不顺从他们任性的人，也很骄傲专横。他愿意把他所爱的都属于他一个人。他不是天真到不知道那是办不到的。（如果能办到，他又将怎样？）于是他说："得不到一切，宁愿什么都没有，什么全无！"什么都没有，直到下次爆炸！

托尔斯泰认为，对于营养过分好的人，肉体反而会打击他们。玛克知道怎样回答托尔斯泰！他能吃饱的日子是很少的。空肚子的人，内心之火燃烧得更厉害！

玛克眼看他小小的一点余款就要迅速花完了。说来惭愧，他没有办法加以补充。他本以为他知道如何自己设法摆脱困境，象他这样自甘淡泊，机敏智慧的小伙子，总可以在巴黎找到维持生活所必需的最少的一点条件。但是不能不相信，最少的一点也还是太多，他连这点点都挣不到。而且，他是不是能满足于这一点？他英勇地过了五天艰苦的生活，可是到第六天，他憋不住了，开水壶爆炸了；在十五分钟内，他把

整整一个星期的生活费都花光了。一个年轻的男孩子太容易受诱惑了！如果他没有任何易受诱惑之处，岂不成了一个怪物，如果他不是有时经不住诱惑，岂不是成了半个怪物！但玛克肯定不是怪物！也不是一个半怪物。在诱惑面前，他让步了。接着，他毫无例外地感到痛心，主要不是为了他的软弱，而是为了他的荒唐。他所企求的事物的无用与愚蠢，使他惊呆了。无论人或物，你占有了片刻之后，还剩下什么呢？手上空空，心中空空！一切都消逝了。于是他罚自己再过一个星期的严酷生活。（很不高明的药方！）不用说，接着他又忿怒地爆炸一次。他会浪费钱，他可没有任何挣钱的本领。他缺乏柔韧的脊梁骨，不会开辟一条有利可图的路。安乃德的儿子没有这种来自天性的才能。他僵化在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的老旧意识中（生活的鞭策还没有足够的时间使这种意识灵活化），他觉得降低身分是有失尊严的。他拿着他的几张文凭和他准备出售的一点点学问，毫无结果地到处转悠。谁关心他呢？

布沙对玛克说："跟我一样干，向维隆借钱！小牛皮薄，无济于事。"

可是玛克太骄傲，他不肯使自己处于接受别人布施的地位，忍受债权人侮辱性的优越感的表现。

"他的优越性！我丝毫不劝他向我要求还债。我一个钱也不欠他，我是拿他的！"布沙嘟哝着说，谁也不知道他是否在开玩笑。

玛克冷冷地反击道："偷小偷的钱，自己也成了小偷。"布沙恶狠狠地斜视着玛克回答："生活就是偷窃。去偷吧，要不

然你就去饿死！”

是的，活着就是比那些在永恒的混战中和你争夺空气与地盘的人们死得晚一些。每个人的生存，都是以损害几百万个别的生活候补者为条件的。这玛克是知道的。生活于那些残酷的年月里的每一个孩子，没有不知道这一点的。然而，如果他们大家，除去已经盖上死亡烙印的人，都接受这场搏斗，却还有一部分人（感谢上帝！）自以为在搏斗中保持骑士精神①。假如你对他们说出这个词儿来，他们也许会抗议，他们生怕被人嗤笑。但是，只是字眼本身已经不时髦了，精神在各种时兴的形式下面，在它的永不磨灭的铠甲中，仍保持着它的巨大的美德和缺点。玛克自始至终是玛克，即使到了世界末日，他仍旧是玛克。

所以他不会去向一个维隆要钱，即使用命令的口气。因为他心中鄙视维隆。甚至在吕须家中聚会时，他也常常犹豫着不想拿维隆分赠给大家的戏票，听音乐或看展览的票。维隆衣袋里有的是这种不花钱得来的入场卷。然而有些节目却使玛克的“不接受”大受考验。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可是装不象。吕须早看出来了。她好玩地旁观这种珍惜自己独立精神的骄傲，和对送到眼前的消遣机会的孩子气的羡慕这两种情绪之间的秘密冲突。这两种情绪都是吕须自己所熟悉的。玛克显得和她更接近。有一次，吕须要尝尝母性的乐趣，（“母性”又是一个过时的名词，吕须一定讨厌这个词儿！）她向维隆要了一张音乐演奏会的入场券。这种券曾经在玛克眼中

① 相当于所谓讲义气。

引起过被他忿怒压抑下去的愿望。当她和玛克两人单独在一起时，她装作想起有事不能去听音乐，于是把票子送给了玛克。从她手里转来的这张票，玛克再没有拒绝的理由。直到玛克已经坐在音乐会场上，他才产生了疑心。他心想，这张票子究竟吕须是不是为她自己向维隆要的。她关心音乐，至多也就象关心打在玻璃窗上的雨点一样！他是那样的多疑，以至大大减弱了他参加音乐晚会的乐趣。换一个人也许会感激吕须，可是玛克却为自己在吕须面前暴露了弱点而气恼。

玛克开始考虑，无论如何，如果不得不向别人要钱的话，接受西尔薇的钱比接受别人赠送，耻辱感要少一些。可是上次他已经拒绝过西尔薇给他的钱，现在再去要，也不光采。虽然从昨晚以来，他的钱袋已空空如也，但他还能支持，他的心比胃更紧张……他运气好，当天下午西尔薇坐着汽车经过，用她在树枝间张望喜鹊的锐利眼光瞥见了玛克，把他叫住了。玛克用很大的克制力，才不至于连蹦带跳登上西尔薇的汽车。可是，话说回来，玛克还是蹦跳了！但是他觉得满意的是，他一边听西尔薇滔滔不绝的扯闲话，一边恢复了他前来屈尊奉陪的态度。西尔薇讲完了她自己的事，才想起询问她外甥的近况。她说："你知道，我的钱多得象下大雨一样，你要吗？我自己花不完！"

玛克用最轻快而且带点自命不凡的态度说："呵！上帝！随你便！我总会想办法花的。"

西尔薇对他说："顽皮家伙！你还不如到我家里来玩儿。"她把他的衣袋都塞得满满的。当他想亲亲她的时候，她向他指出面颊上边的一块地方，为的是怕他蹭掉她脸上的脂粉。

她拧了一下他的嘴。她发现他脸色苍白，瘦了一些，却更清秀了，眼神也显得更懂事，更讨喜了。自从他被散放到草原上以来，他没有白糟蹋时间。

“答应我，到我家来！快说，你答应！”

他用受宠的孩子的无礼态度说：“答应了，你已经先付了钱……”

她推开他的嘴，他的嘴边留下了她的指印。她笑道：“无赖！你尽管来吧！你会知道，我从来都是事后付钱的。”

玛克等汽车开走了之后，到附近的一家餐馆去吞食了一块带血的牛排。今晚，他的有松紧性的胃要补吃两顿白天没有能吃上的正餐。他想起刚才的西尔薇，她漂亮得象妖精，眼睛炯炯发光，身上多么香！……他舔舔嘴唇……

然而他并不急于实践他的诺言。他正在装聋作哑。两星期之后，他接到姨母来催他的特快信：“小顽童，你的欠帐呢？”

呵！不，如果用这样的方式来催他，甭想在他身上得到什么。可是，每天他在“香水之王”的报纸上看到，那个漂亮的女香水商人，在她的沙龙中，邀请了金融界和政界的大老板们，带同他们的女人，以及他们在艺术界、新闻界的小丑们，举行一个宫廷式的盛会，有各种娱乐：跳舞、音乐和最新上演的话剧。玛克心急如焚地想去。去也不会对他有什么损失吧？

*　　　*　　　*

他的损失比他自己承认的大得多。他不愿意承认，但他不能不知道：他处在危险中。他好象在交叉路口的年轻的赫

拉克勒斯①。既然赫拉克勒斯本人也选择了纺锤与枕头之路，何况一个迷失在巴黎的孩子，在街道的每一个拐角上都有翁法勒②在呼唤他。他很少有可能选择放弃一切的道路。玛克用眼睛估量乐趣与痛苦，估量他必须攀登的峭壁。走了头几步之后，他已经疲乏不堪！他头昏目眩，四肢痠痛，双腿隐隐地有瘫软之感。正如他周围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他向往下面那个遗忘的深渊……遗忘是官能陶醉的最强烈的诱惑！……脱离自我……躲避该做的劳役……“谁强加于我的？是不人道的时代命运？难道我要求在这样的时代生活吗？我抛弃它！我不能够。这个命运就是我。是我自己命令我爬到上头去……但是，能够到达上面，是何等难得的机会！当我累得精疲力竭，到达上边之后，疲惫不堪，精力耗尽，我能得到什么呢？能得点什么吗？或者在峭壁顶峰的那一边，找到虚无……？”

到处是虚无与死亡！这场人们说是已经结束的战争（它还在继续），用了它的窒息煤气的栅栏包围了空间。它封锁了地平线。它是强加于所有这些青年们的唯一事实。所有否认这一事实的意识形态，或者由于不能否认而索性加以赞扬，都是娼妓，是该挨耳光的面孔。我打它们的嘴巴！战争在这儿，我脖子上有它的爪痕，我的鼻子闻到它的腐臭气息。如果我要活下去，必须挣脱，逃跑，或者穿隙而过。要穿隙而过，就必须知道那一边是什么。知道，能够！谁能够做到？逃跑是知道的一种更低的形式。知道战役已经失败，各自逃命！一个

① 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

② 吕底亚女王，她强迫赫拉克勒斯象女人一样坐在她脚边纺线，两人后来结为夫妇。

玛克·李维埃只有穿过敌方的阵线才能够逃跑。向前逃走！……为了有把握，他自己反复说着。但是他有把握吗？在他四周，老老小小的人纷纷逃跑，拚命飞奔！

大家拥向出口的门：跳舞厅、体育运动、旅行、吸毒、淫乱……寻欢作乐、赌博、遗忘，逃跑，逃跑……

有二十种逃跑的方式。可是其中没有两种方式能正直地承认它们是逃跑。必须十分强有力，才能够蔑视自己，而且与此同时保持向生活的冲进！最体面的人物，象阿道尔夫·石瓦里埃，求助于艺术和田野的避难所。第一首《牧歌》①（第二首也如此）……呵！象他们一样的战败者的好榜样，这个战后的温和诗人维吉尔，放逐者或新富翁们的餐后歌手……（呵，讽刺！辛辣的但丁选择了阴影的软绵绵的手，做他的向导！）②这个芒都③人还能够祈求"上帝让我们得到休息，④……"可是对于今天的年轻的谛底尔和高里桐⑤，一个"上帝"⑥也没有来。他们必须有大量的幻想，才能够想象老旧世界下一次的大乱，会把那些设法忘记大乱的人遗忘在他们冬季的暖服中。他们象母鸡一样，面对艺术的赌桌上的白粉线，受了催眠术的迷惑，这种赌场中的收款付款人，是丧失了男性特征的唯美主义。它的白手，它的肮脏的白手不怕和行动牵连在一起。设法忘记大乱的，或者也是那些认为老旧的家室，世代相传的

---

① 罗马诗人维吉尔（公元前42—39）的名著。

② 在但丁的《神曲》中，维吉尔引导但丁游历了地狱、炼狱和天堂。

③ 维吉尔的故乡。

④ 原文是拉丁语。

⑤ 两人都是维吉尔的《牧歌》中的牧童。

⑥ 原文是拉丁语。

老屋，百年未改的乡村家庭生活，曾经庇护过他们的祖先，可以继续保护他们，免受暴风雨的袭击。好象未来的暴风雨会让一垛大墙屹立不倒。让那些不等决斗分胜负就退出决斗场的吹笙人去倒楣吧！不论战争结局如何，胜利者一定将吹笙人踩在脚下。他们的笙声将落入尘埃堆中。可是也许他们在暗中估计洪水会等他们完成了沙滩上的游戏之后，才来冲刷。他们只要享受剩下的半天中之半天就够了。他们欺骗自己的生活。

但愿他们至少有坦率的玩世不恭态度，敢于说："明天，我已经死了。明天，我将没有嘴了。我只有今天。我要吃饭。"但是他们千方百计寻求这样或那样（不管怎样）的意识形态上的理由。为什么要这样欺骗？因为自暴自弃的知识分子需要找理由来掩饰他们的自暴自弃。他们至少不至于用这些理由来吹嘘自暴自弃。知识分子没有"理由"什么事也干不了。他们的本能已经不会再单独行走。卑怯或勇敢，他们总要问一个"为什么"。你要找"为什么"，你就会找到"为什么"。一九一九年的逃跑者，从不缺少他们之所以逃跑的明智和深刻的动机。

玛克瞧不起逃跑的人。他那么强烈地鄙视他们。这种态度也是对于他自己逃跑倾向的抵制。由于他怕不能抵抗逃跑的倾向而预先感到战栗，他给自己安排了一个形似实非的原谅理由，那就是他只对说谎的逃跑者，对竭力给自己逃跑涂金的人表示毫不宽容。七人团有一条真理的规律："做你愿意做的人，干你愿意干的事。如果你愿意，逃跑吧！但是要说：'我逃跑！'"

他们并不这样说。即使七个人，他们也开始语言暧昧，模棱两可。第一个是阿道尔夫·石瓦里埃，他申辩，“嘴唇噘成圆圈”①，提出“适应现实”的义务，准备隐退到他在乡下的产业中去……“你们自己设法安排吧！我自己已安排好了。我是现实主义者。”（这个词儿在当时很吃香。它允许人们进行自己的事业，声称它用了政治实用主义和健康雄壮的新血液灌输给本国，这种新血液和以前几代人的干瘪的意识形态相对立。虽然那时的意识形态从未妨碍精明的人们发财致富……）

维隆和布沙戳穿了石瓦里埃的道德高尚的《乔其克》②。他们讽刺挖苦，攻击得他抬不起头来。可是他们自己也在耍花招。他们大声叫嚷的革命言论是在虚张声势，是为了躲避实际行动。当他们在同伴面前一连几小时慷慨激昂地叫喊要猛烈砸烂社会，当他们为下一次的游行示威提出勇敢的计划时，他们无非在扮演玩具中的小铅兵的角色。

敢于承认当前形势，不加掩饰的唯一的人，是圣吕斯。玛克没有料到他的坦率。圣吕斯在政治科学院和东方语言学院这两所学校里上学，准备日后在驻外领事馆方面找到职务。可是他不打算被这个职业束缚住。他毫不讳言他的目的在于遁世。他不到社会机器外边去寻找隐遁的机会，因为这个机器的各种皮带和锻锤早就把你卷了进去，他以为可以在机器中心找到隐遁的地方。在狂风暴雨中，给自己挖一个狗窝。从那里，你可以观看世界、认识、行动和享受，同时却不把任何事

① 原文是拉丁语。

② 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农事诗》，共四章，教人如何从事田园工作。

物放在心上。自由而且清醒，脱离无往而不在的奴役，用玩世不恭的态度利用和耍弄当前的权势人物，但是自己不存野心与贪欲，只求抓住当前的一瞬，而不被它抓住，而且随时准备将它抛弃，连同它的生命。因为这类人对一切，包括对他们自己，都不是坚决抓住不放的，他们在当前的旋风中狂舞，他们是朝生暮死的蜉蝣。

他不屑向他的同伴们解释。他们讽刺他。维隆用质直和粗鲁的口气对他说："你出卖自己？"布沙对维隆说："娼妓按娼妓的本性办事。"

富裕的阿道尔夫一言不发，态度高傲，他不理解怎么一个人能把自己出卖给国家。玛克也一声不响。可是他的沉默不带冒犯别人的意思，因为他猜到圣吕斯这个乖巧狡黠的青年的一部分理由。圣吕斯却不愿意费事替自己辩护。有什么用呢？可是他意识到他在玛克身上产生了略带反感的吸引作用。他微微一笑，面颊上显出两个动人的酒窝，指着三个占卜者对玛克说："我们几个人之中，谁先背叛？"同时他把温存的手放在玛克手上，说："你一定是最后一个。"

玛克推开对方的手，不满意地嘟囔了一声。对方的夸奖对他是侮辱。圣吕斯的眼光在抚慰玛克。他知道玛克也蔑视他。但是玛克的蔑视不是谩骂性的，所以圣吕斯不觉得受了冒犯。在同伴中，玛克是圣吕斯承认有蔑视他的权利的唯一的一个，因为圣吕斯看出只有玛克的态度自始至终是坦率的。布沙也许也是这样。但是布沙粗鲁的坦率对吕斯毫无益处。这个贵族化的青年，只有看到一个和他一样头脑清醒而且有精细、敏锐的思想活跃在皮肤下边的人，才会认为此人是他的

"同类"。虽然玛克的性格和圣吕斯相反而且敌对，但是这没有关系，他们两人是一对。玛克也感觉到这一点。生气的玛克不得不承认圣吕斯和众人相比最接近他。只有这个人接近他。他让圣吕斯挽着手臂，听圣吕斯对他倾吐不对任何别人透露的知心话：他的年轻和诡诈的马基雅弗里主义①，他经验不足，然而早熟地敏锐和不抱任何幻想。玛克对于这一切并无反感。他自己也有很多这种对于诱惑性本能的天生知识。在他身上，安乃德的血液和勃里索的血液是融合着的。如果你蔑视别人，你利用被蔑视者以及他们的愚蠢，这难道不是合法的吗？勃里索家里的人向来是这方面的大师。他们是如此内行，以至别人相信他们自己也会上别人的当。但是毫无风险！勃里索这帮人都善于"从赌博中抽回他们的别针"②，而且不止几根别针，而是插满整个线团的别针。呵！玛克可熟识他们。他的血液中有他们的血液。他常常有演《沃尔本》③的强烈愿望。可是他演不好。他脾气太极端，抑制不住在演他的角色时透露出他对角色的蔑视。结果，践踏了别人之后，他践踏自己……圣吕斯的蔑视是适如其分的。他笑容可掬、可爱、富于人情味，讨人喜欢。（因为蔑视人也可以讨人喜欢，只要形式和分寸都不过火。）

最奇怪的是，由于不能解释的矛盾，玛克在内心深处热烈

① 马基雅弗里（1469—1527），意大利作家，《君主论》的作者。他主张为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② 法国成语：及时脱身。

③ 英国剧作家本·琼生（1573—1637）的喜剧，剧中人沃尔本是一个吝啬狡猾的老头。

地愿意援救别人，但他却不承认自己有这种愿望。当圣吕斯向他指出时，他生气了。可是圣吕斯既带讽刺而又有礼貌地加上一句："不是吗？你是最好的评判者。如果你说不，我们也说不。"

玛克太真实了，他不能不说："是。"岂不是太愚蠢了吗？在自顾不暇的时刻去援救别人，而别人却毫不盼望你去援救他们！玛克心中和圣吕斯一样明白。但是他无可奈何。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这都是他性格中互相对立的力量。从他母亲方面来的力量也许是错误的。可是这力量是连接在肚脐上的。而且，他坦白地说，他也不肯放弃。即使他羞于将这种心情暴露出来而招致别人讽刺，在他内心，却暗暗地觉得自豪。他对于这种错误，比对于相反的真理更为骄傲，并且给他生活的兴趣。它使他的下巴露出在水面上。没有它，他只剩下自己一个人，自己对自己感兴趣。热烈地要认识一切，看一切，这是无疑的；还要取得一切和生存，但只是为了自己。独自一人，多么可怕！必须比二十岁的孩子更坚强，才能够挑得起孤独的重担而不抽搐。圣吕斯挑着这个担子，因为他不去想它。他不许自己去想。他不停下来看一看深处。他逃跑，他只是在表面上逃跑。

玛克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能逃跑，无论在欢乐中或在苦难中。从海底浮到海面上，好象火山喷成的小岛，由内部的火焰把它们喷射出来，它们将在深渊的经常的寒颤中崩溃。他在埋着炸药的土地上树立帐篷。所以他的眼睛总在向外边搜索一只手，一只可抓住的人类之手。让他们来援救他？不，他完全明白，从他们那方面，他没有什么可期待的。为了援救他

们？一想到自己对别人负有责任，即使明知是幻想，也会使孤寂的生活充实，使慷慨的天性增加成倍的精力。

"演你的角色吧！"圣吕斯宽洪大量地对他说："我当观众。"

玛克辛酸地说："象你这样的观众，足可以使戏垮台。"

"反正你需要有观众。"

"我自己是观众。我将是观众，同时是演员又是戏本身。我知道我是做梦的材料。"

"能知道这些，已经不简单了。"圣吕斯表示同意，他和玛克交换了一个心领神会的眼色。"我们的伙伴们连这点都从来没有想到。"

* * *

即使如此，他们还是参加了四月第一个星期天的游行示威。

在那些日子里，人们的精神承受着沉重的压力。暗杀若雷士的凶手被无罪开释，这是一桩罪行，它等于第二次暗杀了若雷士。在三月里，这件事刺激了青年们。正如春天草木的液汁在上升，暴力的液汁也在巴黎中心上升。即使最安静的学生，基督教的小羔羊们，也跟在革命的善良牧人①后边，咩咩地叫。即使是牧歌中的牧童，也在用箫管吹奏进行曲的旋律："组成你们的战斗队……"②为他自己着想的阿道尔夫·石瓦里埃，思想中的行动（甚至他的情欲，据爱说坏话的人

① 指若雷士，法国社会党的领导人之一。

② 《马赛曲》中的歌词。

说），也只能在手握笔杆，面对墨水瓶的时候才能产生。即使是他，也沉住气加入了群众行列，虽然和群众接近使他文质彬彬的身份感到难堪。这是他们采取行动（或者装出这种姿态）的第一次，所以不应当有畏缩之态，即使可能遇到危险。

因此七人之中有六个（只有吕须一人漠不关心，而且预先知道会出乱子，留在她的寓所里），在昂利·玛丹大街会合了，在他们四周是一大群狂欢的平民。他们在用奇异的方式纪念一个伟大的死者①，此人不仅战败了一次，而是战败了两千万次，通过这次大战中两千万名被杀害者，他们和伟大的死者一样，让敌人卑鄙地从背后杀死，又被友人卑鄙地出卖！在若雷士的半身塑像下面，阿诺多尔·法朗士在犹豫不决地摇晃。石瓦里埃由他的万无一失的本能指引着，挽着白特，溜向法朗士老人。在这悼念死者的群众大会上，有法朗士到场，石瓦里埃的智慧得到了保障。老人也十分快慰，能在人们的面孔与喧哗的浪涛对他来说都很难理解而且相当遥远的情况下，遇到容光焕发，面色绯红，嘴唇引人注目的白特。老人一眼看清了白特的本相：气色清新鲜艳，肌肤酥软，蠢态可掬，令人一见之下，精神得到休息。在最激奋的人堆中，第一排就有维隆。他象牵狗似地牵着狺狺狂吠的布沙。维隆在等待机会把狗放出去。在几步之外，圣吕斯和玛克肩并肩地走着，一边交换他们讽刺性的意见，目前的场景他们看得一清二楚。玛克不知道，他自己在圣吕斯眼中，也是这场演出的组成部分，因为人们看见他突然被群众的骚动所震撼。他徒然辛辣地讽刺群众，他躺在群众的床上。群众身上的冷风也传到玛克身上。圣吕

① 指若雷士。

斯惊讶地看到，玛克脸上皮肉抽搐，神色严峻，鼻孔厌恶地紧蹙着，牙关咬紧，在下巴底下，一股忿怒的浪潮集合在一起，和口水一同往肚子里咽。圣吕斯友好地防备着意外事故的发生，随时准备使玛克避免不谨慎的行动。他知道如何放松这种被压缩的蒸汽，说出一句意外的打趣的话，让对方哈哈一笑，打开压缩蒸汽的透汽盖。圣吕斯注意到，玛克的面容是反映群众海底潮流的海洋图。他在这张图上看出迫于眉睫的大风浪……

突然，圣吕斯在这张海洋图上瞧见了龙卷风。他还来不及向四周看一眼，已经听见噼噼啪啪的手枪声响了。警察向无政府党人冲锋。后者挥动他们的黑旗，冲向纪沙① 的警察，用棍子打，将铁栅栏砸成碎块投掷。圣吕斯和玛克被人潮冲走了。一转眼，他们已被卷入混战中心，而且一直被推着前进。他们冲过去，绕过警察的包围圈。他们一边跑一边看见闪亮的刀光和满脸流血的人。在他们面前，布沙在用脑袋撞击一个警察巨人的肚子。沿着艾丽舍乐园② 大街走下去时，他们人数减少了，变成单行。但是石瓦里埃不见了。"嘿！说变就变！……"他很及时地和他的女伴一起，爬到阿纳多尔·法朗士所在的高台上去，给老人③ 当保卫者。在这条帝国大街的另一端，新的搏斗在等待着示威的人们。他们已经无力抵抗人数众多的敌方，必须拆散队伍，分为人数很少的小群，通过一条小岔路，回到巴黎市中心，然后在歌剧院前的广场上

① 人名，无可考。估计是当时巴黎的警察厅长。

② 旧译"艾丽赛田园"。典出希腊神话，是有德行的人死后灵魂归宿处。

③ 法朗士当时已经是 75 岁的老人。

重新汇合。玛克看见维隆在走过一个下水道的进口时，把手枪扔在里边。维隆瞥见玛克在看他，笑着说："它干了活，现在该让它休息休息了。"可是布沙不肯扔掉一把使他衣袋鼓起来的长刀。他亮出这把刀来只是为耍威风，实际上，他的两个沉重的拳头已经够用了。

圣吕斯一直没有放开玛克的胳膊。玛克忙不过来，根本没有注意他所厌恶的这只钩子。他面色苍白，十分兴奋，大声说话。他没有发觉他那明智的舵手把小船转向左边，让玛克穿过大街边沿的草坪，把他引向一个出口。玛克象小孩子一样，脚踩着禁止践踏的草坪，觉得好玩。他很想站住，攀折一枝栗树的花。可是警察早就准备从侧面袭击，冲得群众四散奔逃。不管愿意不愿意，总体的尊严不得不向个别的安全让步，大家只好没命地飞奔。在马德兰教堂附近，一条狭窄的街口，四个伙伴后边跟着队伍中几位稀少的剩余者——"少数几个劫后余生者"①——碰上了一群便衣警察，向他们狂怒地袭击。混战是很短促的，然而非常野蛮。玛克刚好有时间瞧见布沙冲向一堆警察，倒在地上打滚，压在一个警察身上，又被另一个警察压在他身上，被人用脚跟践踏着。维隆的宽阔的胸膛在别人的拳头敲击下，象一面皮鼓似地咚咚响。这时玛克被一只胳膊突然地拉了一下，他踉踉跄跄，差点跌倒。他眼前闪过一块钢铁，军刀的刀柄，挨着他的脸劈下来，把脸擦伤了。他发现自己被拉到几步远的地方，一直被圣吕斯揪住不放。圣吕斯刚刚让玛克躲开致命的一击。他们两人继续奔

① 原文是拉丁语。

跑，后面有人在追。他们穿过大街四周蜘蛛网似的小胡同。街上的店铺匆忙地关上门板。玛克什么也瞧不见了，血流下来凝结在他眉毛上。脑袋嗡嗡地响。他听见后面的追逐者们大声叫喊。他任凭圣吕斯拉着跑。圣吕斯熟悉道路，毫不犹豫。拐了一个急转弯之后，在一条街的拐角上，圣吕斯在一家时样女帽商店的护窗板上，象兔子用爪子乱抓似地敲打起来，叫道："娅妮！……"

关闭着的店门下部的铁门帘很快地升起来。必须弯着腰才能够进去。圣吕斯先推玛克进去，接着他自己也脚手齐用地爬进去。有一双女人的手伸过来抓住两个小青年的耳朵，拖他们进屋。他们一进去，那块铁门帘立刻就落下了。两人在黑洞洞的屋子里，跪在地上。一个警察在门外叫嚷，下雹子似地敲打窗门的护板。玛克试图站起来。他听到挨着面颊响了一声带笑的口哨："嘘！"叫他别做声。他想用双手扶一下，双手被夹在圆滚滚的大腿弯子里。他们不出声，一动不动地待着。两个少女憋着气不让自己笑出声来。只听得外面吹了一声哨子，召唤那个下雹子的固执的家伙。他只好骂骂咧咧地归队去了。远处，战斗在继续，传来乱哄哄的声音。警察们有别的事要忙。

门外，小街上恢复宁静。玛克发热的脑袋也平静下来。他发现自己跪在地上，在黑夜里，面对一个跪着的少女。于是一张有龙涎香味道的温暖的嘴，毫不客气地亲在他的嘴上，一边说："你好！"玛克说："晚安！"对方笑了，她说："现在，我们该见面了吧？"

大家站了起来。她们点上灯，不是电灯，而是蜡烛。烛光

细长，冒着烟，一只手掌可以把它遮住。大家互相介绍。她们是两姐妹，吉奈德和梅拉妮，一个十七岁，一个二十岁。姐姐黑头发，妹妹红头发，皮肤象奶汁一样白。不用说，两个人都涂脂抹粉。在她们炯炯有神的鼓起的眼睛四围，有善笑的小皱纹，嘴巴向前拱起，象小鼬鼠一样。梅拉妮是圣吕斯的情妇。可能吉奈德也是。反正不论好坏，只要有什么，一家人分享。大家有说有笑。两个姑娘同时讲一件事，或者一个先说，另一个接着重复一遍，用同样的词句。两个人愈笑愈爱笑，仿佛第二遍比第一遍讲得更有意思。对于当天发生的事，她们高兴得拍手欢笑。高兴她们的运气好。刚才她们正站在凳子上对着门缝张望，看见吕斯来打门！为了用一点恐惧感加强她们欢乐的兴致，她们相信，过一阵子"毛驴们"①还会来的，他们会来搜查屋子。

"等着上断头台，让我们喝最后一杯酒吧！"圣吕斯说。于是他高唱："为梅拉妮而死，这是最甜蜜的命运……"

吉奈德也准备好了别人为她而死。她纳闷地观察玛克的脸。他不高兴地把头转向一边。在半明半暗中，大家一起吃了简单的晚餐。玛克脾气平和了些。到末了，他让人把食物一口口地放在自己嘴里，甚至舔了吉奈德的手指，手指上是涂着巧克力糖的。但是吉奈德叫起来了，说玛克这只小狗咬了她！他道了歉，很不好意思，站起来说他要回去了。可是其他三个人都反对。街上还在骚乱中，出去有危险。吉奈德把门稍稍打开一条缝，出去侦察了一番。她回来说，警察包围了小

① 指警察。

咖啡店。玛克不信这是真的。他固执地要出去，别人不同意。他脸上刮破的创痕一眼就会被人瞧见。吉奈德发现玛克上衣肩头撕破了一块。她让他脱下衣服，为他缝一缝。上衣一脱下，在衬衫被撕破的地方，大家看到玛克的肩头受伤了，红一块，青一块，蓝一块。为什么他不早说？这件事给吉奈德和梅拉妮一个机会，好显露一手她们当护士的本领。姐妹俩对此很感兴趣。

当天夜里，玛克不再提回去的问题了。大家开始安排过夜的地方。店铺的里间，只有一个双层壁橱那么大的面积，而且没有窗子。有一张弹簧长椅，可以当床用，他们将它摊开，再在地上铺两条床垫……这是战时的生活……“现在挑选你的女友吧！”玛克窘得要命，又生气又恶心，想尽方法躲开。但是没有办法。两位女主人以身自荐，非常纯朴、率直、亲切。还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他毕竟不能让两个善良的姑娘为难，而扮演约瑟夫① 的角色。（而且他也不喜欢这个角色！）他毫无办法说明他的心情。圣吕斯已经选择好了。他看见玛克为难，就以好朋友的态度问他：“你愿意换一换吗？”

玛克简直想打他一记耳光，又羞愧又生气。他帮助吉奈德翻过床垫来。这姑娘在他耳边轻声说：“不要紧的！如果你不愿意，我们假装在一起，各人睡各人的觉。”

玛克很感动。他们把蜡烛吹灭。“各人睡各人的”，说得倒轻巧！除了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哪里还有多余的地方。一伸手就碰到另一个铺位。那边两个人已经等不及，开

① 故事见于《圣经·创世记》。年轻的约瑟夫被他的哥哥们卖给埃及人做奴隶，主人的妻子爱上了他，多方引诱他，都被他拒绝了。

始动作了。吉奈德卑谦地说："我长得丑。"

他说："不！"说得很坚决。不，真的。并不是因为这个。吉奈德很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她设想玛克爱着另外一个女的，而且不愿意对那人不忠。玛克故意不指出吉奈德的误会。吉奈德觉得玛克这种感情是美好的。她自己可没有这种思前顾后的习惯。她在枕上饶舌，很天真，很动人，有点儿风情，但还是诚实的。不管他要怎么办，他先把嘴按在她饶舌的嘴角上。在她的活动的嘴唇上，他尝到杏仁露的味道，又甜又苦。他只要稍稍一动，就会一发而不可收拾了。他不敢再动。于是，自然罗，在他坚决说"不"的时刻，正是他们两人一起说"是"的关头。事后，玛克又生气了，他对自己非常反感。吉奈德却高兴得很，她一直以为玛克在想他的心上人，悔恨他自己对情人不忠。吉奈德设法劝慰他："她什么也不会知道的……"可是玛克实在忍受不住了！这间陋室中的空气憋得他喘不过气来。吉奈德谦卑地起床，给玛克偷偷地打开店门，这时另外一对情人正在呼呼大睡。玛克从猫洞中钻出去的时候，亲了吉奈德的两个膝盖。他又进入四月里的寒冷的黑夜，身上汗滋滋的，精神昏乱，头脑发烧。他后悔自己没有和被唤醒了的官能欲望斗争的力量。在他思想中，重新展现出一幕电影：白天经历的冲击、殴斗、逃跑和追逐……

转眼到了第二天。示威行动失败了，想起来令人恶心……这次政治示威没有计划，没有领导，没有下文，只不过象拉车的牲口在车辕中间乱跳，没有能力砸烂车辕，除了自身受伤之外，没有别的作用。牲口腰折断了，只好去找屠宰牲口的人来。

布沙失踪了。只有玛克一人惦念他。其他的人都毫不在意。大家面色阴郁，怒火内蕴，只想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象抛球一样。三四天之后，布沙出现了，面孔浮肿，一只眼睛严重受伤。他被酷刑拷打，拘留了几天。审讯之后，暂时释放，案子移交轻罪法庭。他有可能坐几年牢，罪名是非法携带武器，殴打警察，咒骂政权，从事无政府主义活动和挑唆犯罪行为。从现在开始，教育界的门已经对他关上了。他已经被教育行政当局列为危险人物。小心谨慎的同学们都远而避之。可是他仍旧固执地准备考试，准备失败。

至于维隆，他才瞧不起这一套。他根本没有挨打。人家问他是怎么搞的。他一边冷笑，一边夸耀地说他给毛驴们蹄子上抹了油①，到了派出所，他们家银行的招牌比掏出众议员的证件②来更起作用。"至于布沙，这个蠢才，他被他们抓住了。千万不能被抓。算他活该！他应当知道他这样冒多大风险。"

"你自己呢，你冒什么风险？"玛克不客气地问他。

维隆讥笑玛克，用玩世不恭的夸张态度说："你的狗命。什么时候都行，只要你愿意！"

可是他觉得自己说得太过火了，于是加上一句表示诚意的话："总而言之，巴黎大学吐弃了他，倒是帮了他的忙。谁要是想发财，而且有胆量，他只要弯下腰去捡，可以满把地捡到手。"

玛克冷冷地回敬道："干这个，必须有合适的脊梁骨。"

维隆说："如果不合适，生活的棍棒会叫它合适的。"

---

① 法国成语："给人手上抹了油"，意即行贿，买通。

② 法国法律规定，不能随意逮捕议员，必须先经过特殊的手续。

两人转背相向……永别了！

人们没有再瞧见阿道尔夫·石瓦里埃。可是，对于他，大家没有必要替他提心吊胆。他去巡视他家的各处庄园了。他阅读蒙田[1]的作品。你还能对他有什么要求呢？眼睛张大，嘴巴闭紧，思想自由，毫无风险；再加屁股总是放在很温暖的地方……你不能控诉这位知识分子出卖了自己！让别人去用行动拖累思想吧！

吕须家的那个小动物园如今空空如也。当玛克回到那里去时，他只看见吕须独自一人。他和她面面相觑地待着，不知道对她说什么好。吕须把双肘撑在桌上，手掌托着下巴，目光象钻子一样钻着对方面部，嘴边挂着奇特的微笑。可以说她在等待……等什么呢？玛克生气了。可是他态度愈粗鲁，她的微笑就愈刺人。他没有办法使她那一双朝着他搜索的小瞳仁温和一点。他张皇失措了。在她身上有什么东西起了变化，或者正在变化？可是她并不使他感兴趣到这种程度：宁肯耽搁时间也要设法理解她。她自以为理解他，这一点使他不愉快。因此他徒然地说："她不可能知道我什么，我的门是对她关着的。"她没有通过锁眼偷看他吗？对此他毫无把握。于是他把话说了半句就停住，站起来，向她投射含怒的一瞥，不礼貌地走了。吕须连动都不动。他到了街上之后，心里嘀咕，是不是再上去找吕须，是不是再去打她的房门？无论何时，今天夜间，过一个星期，他的眼睛都将隔着桌子遇到她象钻子般的目光从半开半合的睫毛之间射出来。她的讽刺性的嘴吐着

[1] 蒙田(1533—1592)，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思想家、作家，毕生巨著为《随笔集》。

一缕青烟，纸烟夹在她瘦长的手指间燃烧。他在街上直跺脚，发誓要等天气热了之后再去找吕须！但是，和受委屈的孩子一样，他心中怒气难遏，恨不得拿把刀子，象剖开蚌壳一样，剖开那个高傲的女人，剖开她没有礼貌的眼睛，瞧瞧里边有些什么……

玛克的孤寂感在增加，在他的皮肤下面，被那个小小的夜游女子的又甜又苦的皮肤所点燃的大火在燃烧。一连几天，他的精神和身体处于震荡不宁的状态中，他找不到自己的道路。他强迫自己工作，就象有人强迫自己投水一样。但是水把破船的残片抛回来。他没有一点力量了！他对什么也不感兴趣。行动？思想？怎么样？有什么用？一小时接一小时，这个意志的缺口总在扩大，在吸他进去，好象皮肉上有被吮吸的印痕。他好象感觉到贪婪的厚嘴唇粘在他腰部。他的元气在消逝，精力在流失。不可抵抗的陡坡……逃遁，逃遁……不！他的手指抓住边沿……万一我掉下坡去，就再也不能爬上来了！下面是湍急的流水。他闭眼也没有用，仍然听得见。在他手指下边，细沙在簌簌地滑落，石块在松脱……他决不松手，没有人拉他一把。

一天晚上，西尔薇进来了。她用脚跟一踢，一块石头和石头上挂着的蜘蛛滚得老远。

"走吧，快点，我带你去！……你浪费的时间够多了！别跟我说你在这儿发呆会把时间挣回来……你在发愣，呆看，对，被我发现了……那好，你到我家里去呆看好看的东西，所有最贵的、最新的'烦闷'，'四种艺术'（至少是四分之一的混血

儿)。我开设这类的店铺，还有‘艺术家’！如果你喜欢看喜剧，(‘一切都是开玩笑……’)① 我把后台的钥匙交给你。最佳的演员不一定在舞台上，最坏的也不在。为了有一天你能够演你的闹剧，必须看，看，看，看！谁能看得见，谁就是王。”

*　　　*　　　*

她把玛克带到唐丹大街她的公馆里。她的小卢浮宫，宫内国王高吉埃坐在他的宝座上。法国历史上的王后，虽然有《萨里格法律》② 规定不能登王位，却不止一次地掌握权杖。西尔薇手中也有权杖，而把纺锤交给她的高吉埃。高吉埃在朝廷里熟睡在他有麝香味的大名之下。他自以为是时代的启迪者。他四周被女人、阴谋家、艺术家围绕着。他们奉承他，讥笑他、拿他的钱。他自以为在用他的高明见解、敏锐嗅觉和他的美感，驯服他周围的人。因为他很滑稽地插手于一切艺术。他向画家们提供意见。他们用画成条纹的，以及几何图形的画高价卖给他。在他的花园里，人们看见他对着黑人的塑像出神。他能发现尚未成熟然而已被糟蹋过的美人、成熟的人才、干果品、印度的舞蹈、梅里蒙当③ 的有灵感的人，以及蒙多邦④ 的机敏的大师。他和他出售的香膏一样滑腻。面对他顾客中的那些不付钱的贵夫人，以及两三个戴王冠(已被废黜，因为他们宁愿保全脑袋，不要帽子)的人，他的态度亲热而且

---

① 原文是意大利语(喜剧名称)。

② 法国古代法朗克王国的法律，最早的有关文献出现于十五世纪末叶。

③ 巴黎的一个区。

④ 法国外省的一个小城市。

卑躬屈节。在政治方面，他也能发表意见。挤他的奶头的谄媚者怂恿他，让他收买一家很大的报社。在报上，他可以让全世界听到他的话，（什么话？）但是要他把话写下来，那就使他为难了，他连自己要说的是什么话都不知道。可是被他豢养的写作班子承担替他编造的任务。

至于王后，她统治着服装和娱乐集会。她那些异想天开的疯狂主意，引起巴黎的流言蜚语。她很乐意在这方面让她外甥当助手，作为消遣和娱乐活动的一名管理员，或者更简单地作为美术报导者——各种小艺术如何配合娱乐活动这个大艺术。西尔薇在美术方面所知无多，她只有天然的趣味和本能。这也就不少了。这已经足够使她在这儿那儿干蠢事，闹笑话。然而当时的风尚却把这些不三不四的蠢事说成很有机智的调皮捣乱，可是今天的捧场就是明天的诽谤。西尔薇在这一点上不糊涂。她觉得在她脚下地皮在摇晃。她能依靠玛克，舒服得很。玛克来了，即被诱惑，又不放心。正如可以预见的那样，在这狂欢和放荡，再加混杂着艺术、爱情、阴谋与疯狂的场合，玛克走不到几步就滑倒了。他自以为可以在他的年龄，给自己订一条不可能办到的规则：做一个无动于衷的旁观者。他要什么都瞧瞧，但是不落入圈套。为了使自己成为生活的主人，成为于连·索累尔①，他长期减食，落得一身清瘦，喝两小口酒就头晕目眩；刚刚喝了两滴酒，脑袋就开始跳舞了。

西尔薇早料想到了。她不干任何对不起玛克的事，可是

---

① 司丹达尔的小说《红与黑》中的主人公。

也不保护他。她斜睨着他的搏斗，觉得好玩，她喜欢看这种搏斗。她在玛克身上认出她那骄傲的安乃德，偷偷地，她在儿子身上施行对母亲的报复。"车，留神！"① 勇敢的小车！它全身披挂，怒发冲冠。西尔薇给他鼓掌，带点嘲笑之意。她是怀疑派。她在等着瞧结果。她完全知道，这一身铠甲在崩裂，所有的墙垣，到了某一天都会突然崩塌。她心里想："有什么法子？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是好是歹，必须过这一关。但愿青年们明白！由他们来冒风险！至于他们将遭受损失，那也只好活该！玛克是头好牲口，他一定能过关……主要的问题就是他能过关。过不了关不算男子汉。"她不为此忧虑。这是玛克自己的事。如果别人愿意替他干，反而帮倒忙。西尔薇有她自己的事，一大堆事，她的业务，她的欢乐，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她发烧似地享受她的第二个青春。

因此玛克只能单枪匹马地对抗各方的袭击：漂亮的姑娘们，冒失鬼们，骗子们……所有塞在高脚盘中的杂七杂八的生菜。而他自己也是一个青脆果子，引诱了不止一个抹着口红的嘴巴。他是女苏丹② 的外甥和宠臣，人们利用他，以便通过他利用女苏丹。他并没有那么笨，连这点都看不透。他是多疑的，这个小伙子。他倾向于相信人们在操纵他，即使那些厚颜无耻追求他的女人，也是因为有利可图……事实上并非如此，是这个年轻的野蛮人在挑逗她们。连他的拙笨姿态，他的粗鲁和生硬，有时也会突然被害臊和媚人的微笑照得发亮。在他紧蹙的眉毛下面，被吸引的眼光，好象觍觍地在问人怎么回

---

① 国际象棋中的"车"，原文直译是"塔"。

② 意即王后，此处指西尔薇。

事。忽然间，这眼光暴露了他自己，有如一个小小的处女……一个被人灌醉，开始胡言乱语的疯狂处女，这个小小的吕西安·德·吕庞普雷①。可是归根到底，他是玛克，玛卡商②。当人们想捉住他的时刻，他用嘴喙用力一拱，猛然躲闪，退了回来……他这样更吸引人。人们因此受伤，双重的乐趣！狩猎已经开始了。猎物不但要小心猎网，而且要小心突然吹到他身上的一阵阵的风。这种风会使猎物低着头冲过去。他想抵抗，可是有极大的困难。每次他从斗争中出来，总受到深深的震撼。他预料到以后会发生的事。他应当逃跑。他对自己说了十次："你滚吧！"可是他不跑。这毕竟太有趣了！在这块保留的狩猎场上，他的猛禽般锐利的眼睛，有太多的东西可看，可以抓住。在这儿，他是猎物，同时也是猎人。从他的隐匿处，他看见各种猎物经过：大的，小的，长毛的和长羽翼的。他甚至用嘴喙捉住了几只路过的斑鸫。但这是危险的。这时刻，他的眼睛一出岔，就有被别人捉去的危险。他将被捉走……他不会被捉走的！他固执地不走。逃跑，等于承认自己失败……他呆着不走。每天，他的经验的猎囊都更充实一些，但是他并不因此而更明智。他更醉眼朦胧了。在脑袋里起了一阵旋风……一切他所相信的，或者不相信的，可是为了能够生活而接受下来的，社会生活的一切支柱，全部崩塌了。呵！前天的全部道德（昨天不用提了，昨天是战争！）还剩下什么？陈旧的罪孽、成见、法律拘束也一样，永远落后于社会的进程……说人们把这些踩在脚下，还说得太轻！人们甚

① 巴尔扎克小说《幻灭》中的人物，一个才貌出众的青年诗人。

② 玛卡商，在法语中和玛克是谐音，原意是"小野猪"。

至不必作任何努力了。人们踩在上边，连想都不想。这是人类的家庭在崩溃吗？人们在撕碎社会公约吗？人类要回到森林中去吗？不，这是公约到期了。在延长租期以前，人们修改合同，增加条款。老旧的住宅太狭隘，不卫生，倒塌了，成了废墟，必须重建、扩建。生病的人类，在这种年龄增长的危机中，需要更新他的贫薄和毒化的血液，需要把自己重新浸入保留着的可怕的兽类精神中。软弱无力的父辈和懦怯者们，哭哭啼啼："什么都完啦！……"一切都被救了，或者将要被救。但是，什么都是不能白得的。必须付出代价。

玛克准备付出代价。但是价格不是比他全部所有还要高吗？他的智慧是勇敢的，太勇敢，它牵引他到超越他身上别的因素能支持的地方。他徒然在看、判断、理解，毫不软弱，可是脑子不是宇宙空间，脑子需要用胃肠的全部精华去营养它。它被出卖了，交给了别人，自己投降敌人。

目前，他要自卫。头脑和心起来造反了，某些场景引起头脑和心的愤怒的蔑视和震惊。玛克敢于说非常无礼的话，使香水之王在他的贝壳[①]中气得几乎窒息。这使小伍长西尔薇暗笑。她头戴军便帽，一边揪住玛克的耳朵尖，一边说："没有教养的人！你愿意不愿意学乖点，学会怎样在社交场合象样地待着！"

玛克不服。他举出严峻的事实来反驳。使他特别生气的是她搞那些狂欢会时的毫无节制的浪费。他对她说，当成千上万的人没有饭吃的时候，这样浪费是可耻的。西尔薇听了

---

① 贝壳，是这个香水商人在商品上的签字"高吉埃"一词在法语中的本义。

并不感动。前天她也没有吃的，今天她故意要多吃几口。她玩世不恭地回答："有的太少，有的太多，互相补充。有些人太多，有些人太少，正好均衡。再说，我的孩子，有什么办法呢？吹着笛子得来的，敲着鼓花费掉①。必须这样大手大脚……"

玛克痛快地教训了她一顿，既批评她挣钱的方式，也批评她花钱的方式；批评她经营奢侈品、秘密用品、药膏生意和供偷欢苟合用的"衣帽间"；批判她剥削顾主们，零售价（盗窃价）混乱得象某些发疯的昆虫乱蹦乱跳——购买者都是蠢货！西尔薇反驳说："如果靠人们的明智生活，而不靠他们的愚蠢，我们只好勒紧裤腰带了。"而且帐算到最后，她和她的高吉埃不仅使他们两人和外甥，（鼻涕小子，擤擤你的鼻涕吧！）而且使成群结队的雇员能生活下去。玛克恼火了，愚蠢地说："这有什么用呢？"

"什么？"西尔薇追问。

"你干的一切有什么用？他们干的一切有什么用？"

"什么也不为，为了活着。难道生活有什么用处吗？人们从母亲肚子里出来，来到世上，不知道为什么；人们填满肚子，饮食，男女，庸人自扰，不知道为什么；人死了，不知道归返到何处去，不知道为什么。只有一件事大家都知道是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很苦闷！在人世间干的一切，仅仅是为了使大家不去想，大家都很苦闷……"

玛克被对方骤然间透露的辛酸所震惊。他瞧见西尔薇突然露出的倦容，显现在她眼睛周围的浮肿和极度烦躁的嘴边

① 法国成语：得来容易，花费得也快。

皱纹。这个妇女在她极困乏的时刻暴露了自己。可是她挺了一下腰板，很快又直立起来。她把货车上拖着的全部行李抛在一边。她重新抖擞精神上阵。一丝怒意从脸上的不满与讽刺的表情中闪过。这个傻瓜外甥，向她讲了这许多废话，使她重又咀嚼了辛酸的草料！他开始引起她烦躁。"摆你的架子去吧，小家伙！演你的卡东① 去吧！卡东，卡丹②。随便来一个女人就会把你变成她的掌中物，如果她愿意。她想要你怎么样你就得怎么样。你需要有人来打掉你的骄气……"于是，她重新搞起她的娱乐和狂热的业务活动。

玛克对西尔薇并不是不公正的。他完全知道西尔薇从来不过无所事事的日子。他瞧见她一边努力工作一边寻欢作乐，两件事齐头并进。她继续辛勤地劳动，也使她的女工们埋头干活。她从不消闲偷懒。她真正瞧得起的只有劳动，不论什么劳动。她瞧不起那些奢侈的女人，"什么也不干"的女人。她剥削她们，毫无顾忌地劫掠她们。在西尔薇身上，正如在巴黎平民女儿身上一样，有巴黎公社时期的"煤油女"③ 的底子。她们到了一定的时机，会毫不迟疑地烧掉整个社会。可是对于有组织的社会革命没有任何经过思考的观念。象西尔薇那样的妇女连听都不要听那些革命的道理。在西尔薇身上，小资产阶级妇女和"煤油女"和平共处。就是这种浇灌审计法院的

---

① 卡东(公元前 234—149)，罗马政治家，演说家，曾力图制止当时罗马的淫靡风气。

② 法语：娼妇。

③ 指巴黎公社起义时一些革命妇女，她们曾将欺压平民的封建贵族和资产者的房屋浇上煤油焚烧。

煤油，又用来点燃炉灶。至于事物的逻辑，一个西尔薇是不会以此自傲的。从气质上说，她是无政府主义者。她主张由她自己独断独行解决公正与不公正的问题，不要政府和别人插手。道德是她所乐闻的。在她的轻率的想法中，使她高兴的事常常比法律更为正直。她嫌恶一切官方的和社交界的伪善的济贫救苦活动。她虽然不说，却在实行她自己的善举，积极的、不折不扣的善举。这类乐善好施的事，她决不委托别人替她去做。她用指挥棒指挥她的几个女工班子，不允许她们在做工时晃晃悠悠，可是她照顾她们，注意她们的健康。她在巴黎附近，给女工们设立了一个休养所，让她们在那里休息和度假期。她帮助她们结婚成家。她送给她最喜欢的女工们高价礼品，相当于送她们一笔小小的陪嫁金。更妙的是她善于取得女工们的信任。她给她们出主意，指导她们，按照她的道德与不道德的观点，但总是够人情味的。她知道别人的弱点会提出什么苛求，但她不让别人超过她们应得的一份。她也应当劝劝她自己，控制她自己的烈火。

她给自己保留着另一种待遇的特权。她有点过分信任自己的本能与力量，二十年来，不受惩罚地滥用这些条件……永远不受惩罚是不可能的。西尔薇应当感觉到她的健康在动摇的先期朕兆。她是感觉到了。但是她习惯于冒风险……而且她拼命地寻欢作乐，同时拼命干活。正如玛克在一瞬间瞥见的那样，在她那拚命干活和享乐的生活中，有一种思想底子，那就是对于自己没有孩子的一生，使她感到辛酸，对万事关怀，一种对于生活的怨愤。她不需要那个小笨蛋玛克来提醒她的生活是多么空虚……那么，死掉算啦，这副老骨头！但

是，在吐出最后一口气之前，要尽量工作，享乐！

*　　*　　*

在西尔薇的公馆里的一次狂欢会上（跳舞、吸烟室，小吕贝卡尔会①），她丰满肥硕，花枝招展，穿了一件按她自己的说法，“领口一直开到屁股上的连衣裙”，满脸脂粉，妖里妖气。最后，喝多了鸡尾酒而丧失理性的西尔薇，活象一个人身羊蹄的田野之神，在她四周点燃起狂欢之火。玛克的脑筋跳进狂欢之海。他骨髓中经常在发烧，只要一点点酒就可以使他沉醉。有时他的自卑感不是使他更谨慎，而是使他更兴奋，为了假充好汉……他烂醉如泥，眼光恍惚，什么也瞧不见，什么也不知道了。他被卷入羊蹄女神掀起的旋风深处。他的血液在他耳朵中雷鸣般地轰响，欲望在呼唤，麻木的理性踉跄了几步，踤倒了。在法朗陀尔民间舞蹈的乐声中，玛克甚至看不见一张血红的嘴在对着他的嘴笑。他咬了一口那张嘴，于是奇异的、野蛮的嫉妒情绪在他身上燃起烈火……他失去知觉。等他醒来时，发现他自己垂头丧气地呆在地下室中，从那里，人们可以听到远处音乐的喧腾。玛克独自一人，神情迷惘，不能清理他的思绪……出了什么事？他回想不起来。他不知道他是在回想，还是在编造。在他编造的情节中，恐惧不亚于欲念……在实际经过或可能经过的事实之间，没有界限了……不论由于哪一方面，他都觉得被焚烧，萎靡不振，心中烫了烙印。他走了，战战兢兢地逃跑了；离开楼上的游艺会，还听到不倦的乐曲

① 吕贝卡尔，古罗马庆祝原野大神潘的大会。

声，无休止地展开又卷起，卷起又展开它的连环套。他从中察觉得出血淋淋的嘴唇，听到约堂斯画中的女魔鬼用喉音发出的笑声。他逃向黑夜的深处，打着寒噤，身上又是冰又是火。他的鞭打自己打出鲜血的精神，不能理解，也不后悔。对，无论如何，是憎恨和蔑视！有火，有血，然而没有遗憾。忘掉，不！他念念不忘……为了惩罚自己，他重新钻进他那大学生住的破房间，他的沙漠。他不再回西尔薇家。

西尔薇不能理解在小青年身上肆虐的暴风雨。昨夜的旋风，今晨在她身上没有留下一点轻微的不适之感。她在回忆中清晰地看到小青年的眼神突然发出的怒火闪亮着火花，妒忌的急风骤雨使他骨骼格格作响，使他在别人嘴唇上印下齿痕……这就是一切。对于她来说，这是一种恭维，又滑稽可笑。西尔薇所过之处，身后留下的一切扰乱对于她是丝毫不起损害作用的，这是全仗她的反道德的天性，稳定而不动摇，没有很深的恶疵，对于社会约定俗成的一套毫不在意；不论公正与不公正，高卢民族精神，嘲笑的眼光，永远注视着处境的滑稽性。早先，他曾经见过老年的萨拉①扮演菲德尔②，她回想起依保立特③……呵！傻小子！……她的依保立特，见不得人，跑啦……她噗哧一笑，有什么要紧？上帝，人在二十岁时是多么愚蠢！总是想骑着星星上天的那些人，编造出空洞无物的世界！和永恒④睡觉的人，还用操心床单的一片玫瑰花瓣吗？她对着镜子眨眼，玫瑰成熟了……她笑自己，也笑玛

① 萨拉·佩尔纳(1844—1923)，法国著名女演员。

②③ 法国悲剧作家拉辛(1639—1699)的悲剧《菲德尔》中的人物。

④ 指上帝。

克，大公无私。这个小小的放荡女人也笑她亲爱的姐姐安乃德。如果她知道，她会说什么！没有任何让她知道的危险。依保立特在跑。“从特雷赛纳城门出去”。沉浸在妖魔的肚子里。去吧，我的约那斯！她让他去跑。他会回来的。

玛克不回来了。这个硬脾气的小青年憋了一肚子怨愤之气。不能原谅他自己的失败。不仅是昨夜的失败。他一直不知道昨天是什么回事。（最令人痛心的是对方知道！她知道什么呢？）不仅是昨夜的失败，而是所有被他出卖给敌人的这些日子的失败。（他不是被人豢养了吗？）还有更不堪的，那就是在这次失败中，他尝到享乐。这又是一个失败。这一群利用别人的和出卖自身的小爬虫，他们依靠人类的苦难而生活。他也一样，他和这些人混在一起。他也一样，他要用“卖身者”这句辱骂人的话来骂自己……毫无原谅之余地！他的软弱也不成为原谅的理由。他比谁都清楚这一点。当他对自己说，他将成为最强者，那他是在对自己说谎。他这样对自己说的时刻，正是他出卖自己的时刻。他出卖自己和他急于享受这种下流的奢侈之花，享受一个腐烂世界的所有果实的阴暗愿望相勾结。他用谎言为这种愿望辩护，说什么精神的权利在于它应当多看多认识，为了更好地战斗。那好，现在他已经看了，而且也看见了自己！肯定这一切都不至于白费。他回来了，满载着残骸。但是其中也有他自己的残骸。“卖身者玛克”……他把自己踩在脚下，和那个同他交配过的世界一起踩在脚下。他惩罚自己。他用激烈的禁欲主义，发誓要在他身上阉割掉一切把他卖给敌人的奸诈本能。他强迫自己遵守刻苦用功、严格管束自己和绝不接近女人的纪律。战胜自己的

本性，用铁锤把它砸烂，重新锻造。好办法，为了他在内心深处积累被他强暴地压制的敌人的反抗！但是，在这个年龄，不近人情常常是因祸得福的唯一办法。对于有这样骨气的男孩子，在这个年龄，除了走极端之外没有别的选择。玛克选择了“身披铁甲”的办法。他把他的年轻瘦弱而火热的身体，套入严厉克制的铠甲中，昼夜不离身，甚至穿了铠甲睡觉，为的是不让自己睡着，（“为了不睡觉！”① 这伟大的格言！）强迫自己老是睁着眼睡。

西尔薇在拉丁区有给她报告消息的人。她得知玛克处在物质困难之中。她向他伸去一根竹竿。玛克拒绝了这根竹竿。每隔两三个月，定期地，她坚持向他伸出援助之手。他坚持拒绝。他不答复任何字条。她给他送去一张支票，没有写一个字，这是最大的侮辱！现在她送钱来了！他划掉支票，写了两个含怒的字：“拒收！”让原班信差给她退回。她很想去找他，狠狠地揪他的耳朵。这个小白痴！……她设想着她去打开玛克的破房间的门，向他走去；他转过身来，两眼充满怒意，面色激动得发白，嘴紧闭着……她还不如不要去试！谁知道谁的嘴能闭而不开，可能两人会互相说出一句残酷的话，永远洗刷不掉……

幸好西尔薇又卷入每天十分忙碌的生活中。机器轰隆隆地转，你想叫它停止也由不得你了。为了慎重起见，最好刹车。已经有两三次，西尔薇感觉到血液一阵阵地往上冲，遮住了她的眼睛。但是她没有习惯为一点小小病痛而耽搁时

① 原文是意大利语。

间……向前走，跳舞吧！她又出发了，步履轻捷，投身于法朗陀尔舞。愈跳愈远。半年之久，玛克没有听到高吉埃夫人的消息，除了在报上看到。

她把他完全忘记了。

* * *

玛克又处在他所希望的最孤独的环境中。如果他一定要靠他自己想办法过日子的话，现在他可以说如愿以偿了。他不能够再期待任何人给他最微小的帮助。母亲在遥远的地方，而且没有钱寄给他，她自己也很不容易获得她应得的工资。母子二人很少通信。她在偏僻的乡下，交通非常不便，信件常常迟误到出奇的程度。安乃德正处于她的流亡生活的最困难和危险的几个星期中，她陷入了罗网的深处。到她能脱身的一天，她将要叙述这种情况，如果她肯讲。在目前，她把嘴巴缝上，就象她儿子落入陷阱的时候一样。母子二人都是硬头皮："这是我个人的事！谁也没有权来干预我的烦恼。"他们只是每隔半个月互相写一封简短的信，略而不详。但是有力地说明："我在这儿！"这种信不大象母子间的信，更象两个朋友间的信。这位目光晶莹的妇人用有力的手，握住男孩子的坚硬而且永远火热的手指……好好地干！要坚持！

玛克没有再到吕须寓所去。七人小组解体了。七个人随风四散，各奔一方。

玛克终于明白，他不能从他的知识条件方面等待他的面包。如果他要生活，必须"放下架子"。不论什么职业，只要工钱能让他活下去！他能够达到接受这个主意的程度，已经很

不简单！但是这不算什么。问题何尝在于肯“接受”什么，因为谁也没有说要贡献给他什么！人们冲着他的脸讥笑他：“你可以保留你的慷慨大度，可惜我什么都不需要你干！”成百的人在等待别人扔掉的肉骨头。玛克总是晚到一步。而且，在他和别人最初几次争执中，他还觉得不好意思和人冲突。他让别人站在他前面，或让溜到他前面的人先过去，或让那些十分弱小而值得怜悯的人占先。要不然就与此相反，让那些厚颜无耻的家伙硬挤过去，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不让他们过去就得互相扭打。用手去抓那些脏腻的衣领，玛克觉得恶心。有时怒火冲得他脑袋都发红。并不是他怕别人，他怕的是他自己。(假充的好汉？“控制我吧！”不！讽刺对于这个小青年不起作用。他突然觉得被内心的波涛冲刷着。他焦急地知道，在这种时刻，他的意志是无能为力的。他被波涛卷走，到处漂流。需要时间和不止一次的危险挫折，才能够学会：不是压抑它们，压抑有自身遭毁灭的危险，而是引导它们，把它们当作水力资源来利用……给他时间！如果他活下去，他总有一天会成功的。但是，活下去，这恰恰是个问题！他能活下去吗？活多久？怎么活？)

玛克到几家出版社和书店去转了一圈。在二十次无济于事的活动之后，他被一家印报纸的印刷厂收留下来当试用工，上夜班。他初出茅庐，笨手笨脚，受同一条作业线上的同伴歧视。他们在他身上嗅出了“贵族”气味。他们不帮助他，反而捉弄他。三夜之后，玛克被赶走了。有两三次，他费了很大的劲找到翻译说明书和商业信件的工作。那是没有前途的。他的文学知识在商业文件的实用语上碰了壁。有一天，圣吕斯

看见玛克饿着肚子在街上转，就推荐他到一家电影院当替工，管电影票。他不幸得了感冒，但仍带着病不顾冷暖地支撑着。最后，不得不躺了几天。等他起来，不用说，他的职位让别人顶替了。他没有找到别的职业。圣吕斯曾经整整一个夜晚对玛克的困境十分关切，可是他没有习惯在同一个思想上停留很久。他援助了玛克一次之后，就把他忘了。玛克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找这个人。他和玛克一样，天知道是怎样混日子的！在那次，他俩在一起的那一夜，（电影散场之后，圣吕斯带玛克到一家他工作的跳舞场中，两人在秘密酒吧间的角落里聊天一直聊到天亮，玛克疲乏得要命，身上象发烧一样。）玛克惊诧地知道，这位风度翩翩的圣吕斯是和他自己差不多的穷光蛋。圣吕斯的母亲，一个圣吕斯管她叫约瑟的漂亮明星，和圣吕斯的关系是奇特而且不亲密的，虽然圣吕斯谈起他母亲时态度令人难以置信地亲热。她经常在旅行。当他们隔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之后再相见时，他们互相爱抚，一同到夜总会去玩。她用糖块、无用的赠品和美钞（如果她手上有的话），塞满儿子的衣袋。儿子则把母亲给他的钱买了礼品回敬母亲：首饰和鲜花。她不知道拿这些东西怎么办，可是她从来不嫌多。甚至珍贵的狗、猴子、鹦鹉，不论什么杂七杂八的礼品，都能使母子二人高兴一阵。接着，母亲又失踪了，一去几个月，把儿子留在巴黎，手上一个钱没有，而且母子二人互相毫不挂念。或者，突如其来地，她想起了儿子，给他寄一张巨额支票，或者极少一点钱（这往往发生在圣吕斯不知道到哪里去吃饭的日子里）。圣吕斯对此觉得可笑，的确，这种出乎意料的凑巧使他觉得好玩。他丝毫没有怨恨他

母亲。她是那样的人，他很感激她。他很高兴地知道自己是这个漂亮女人生出来的儿子，如果有人给他换一个更严肃更可靠的母亲，他反而不乐意。圣吕斯能够自己一个人混得很不错！他是天生的惊险杂技演员。他有一个窍门，可以使他万一摔下来时总是脚手先落地。他有一个那样好对付的胃！没有东西吃的日子毫不使他害怕！对于这只鸟儿，手心里放一点残渣碎屑，就够他吃饱了，只要这只手是漂亮的手。要找漂亮的手，他从来不觉得为难。漂亮的手会主动地来找他。人们可能发生疑问：是不是碰到机会凑巧，圣吕斯不但从漂亮的手上接受吃的、住的，也接受施舍？他对玛克并不保密。那天晚上，当玛克惊奇地问圣吕斯，为什么他在困难的日子里，还打扮得那么漂亮，这个迷人的厚脸皮对他说："她们给我脱衣服，也管我穿衣服。只要你愿意，你也可以这样干……"

玛克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对他发火吗？这将是不成比例的事。显然，各种各样的雨点落在这只鸭子身上都会滑落干净。人们不能拿安乃德的儿子的尺寸来衡量圣吕斯。在人们正相信有"死后生活"的时期，人类的灵魂在经过"最后裁判"之后，分别送入三个不同的地方①。圣吕斯的灵魂在三处都不能找到位置。他只能和禽兽的灵魂在同一处，在永恒的鸟笼里……玛克对于他自己的人类灵魂的优越性没有十分把握。但是最好还是加以肯定，如果人们愿意（而他是愿意的！）丝毫不让步。

① 基督教所说的天堂、地狱与炼狱。

无论如何，玛克不能忘记有一天晚上圣吕斯毫不犹豫地把自己钱包里仅有的一点钱都送给他。在玛克的朋友中，只有圣吕斯能这样做。维隆这个大阔佬，有一天遇见玛克寻求工作跑得精疲力竭，只肯打开他的雪茄烟盒子，请玛克吸烟。维隆没有一句话问到玛克的处境。他才不放在心上。玛克一边恨他，一边感激他没有装腔作势地掩饰他的自私。因此他也不用费力气对维隆掩盖自己的情绪。那天，维隆脾气非常暴躁，他的一只手臂用三角巾吊着。玛克嘲笑地问他，是否在战场上受了伤。维隆破口大骂，说是长了一个疮。不知他在骂谁。骂一只母猴。维隆中断了与玛克对话。在分手时，玛克约他下一次晚会在瓦尔·德·吕须（即瓦尔·德·格拉斯①）见面。其实玛克不妨说到了有四个星期四的那一周②见面也可以，因为他一点也不想再参加那种集会。维隆发出侮辱性的哈哈大笑，忿怒地在大街上吐唾沫，把玛克说成“吕须的小牛犊”，用最下流的形容词辱骂那个姑娘。玛克很惊讶维隆发这么大的火。问他是什么苍蝇叮了他。维隆突然止住了话头，狂怒地向玛克瞪了一眼，转身就走。

玛克继续为寻求工作而奔走。在这为生活而进行的斗争中，他还是十分拙笨的。他的骄傲感妨碍他象蛇一样见缝就钻，钻进保护食柜的围栏。然而在另一方面，骄傲感也给他奋进的力量，使他能抵抗身体虚弱、精神被怀疑磨损的最险恶的时刻。玛克徒然地在心里说：“我是，我将是战败者。”但他却永远不会对别人说。如果对别人这样说，那就是放弃斗争。自

① 吕须住的那条街。

② 法国成语，意即永远不会到那一天。

杀的念头从来没有在他头脑中出现过。难道人们能在战场上自杀吗？死亡的机会并不缺少。连选择这种机会的困难都不存在。死亡会替你选择的。不，我们缺少的是生命。"因为在我周围的一切，这些女人、男人，这阵旋风，这些肉搏战，这些交配，全都不是生命，而是生命上的霉烂的斑痕。可是真正的生命如何能够达到，哪里去寻找？真正的生命存在吗？我什么也不知道。然而一股不可抗拒的推动力量把我举向北方，好象磁针一样。北方是什么？一块巨大的浮冰？永恒的冰块上的一个深渊？我不知道。但是北方就在那里，我必须到北方去。① 盲目的力量替我观看。它表达我的愿望。我的自由在于愿这股力量之所愿。权利与非权利，这是我的规律。"

归根到底，当时的全部明智，可以归结为高卢民族古老的正常情理所表达的明智："只要你还有一口气，千万不能死！"

* * *

白天，玛克担任柯马丹大街一家食品杂货店的售货员职务，站在店铺门口，人行道上。在这一月份的阴沉天气里，他冻得发抖，把大衣领子翻起来挡风。晚上，他给自己几个小时，用于写作、思考，努力抓住世界之谜。但是这个谜从他冻僵的手指缝中滑掉了，他的睏乏的脑袋摇晃不定。遇到有条件的日子，他就煮一杯很浓的咖啡，为了不让自己睡觉。事

① 译者按：这里所说的"北方"不能等闲视之。本卷小说脱稿于1932年9月，参考作者在同时期写作或发表的有关他当时思想情况的材料，例如政论集《战斗十五年》的长篇导言《全景》，可知"北方"是指当时年轻的苏联，用作者的话来说："人类第一个劳作共和国"。

后，他完全明白了，他丢失了投身于慈善的遗忘之湖的钥匙。在充满幻觉的一连贯的白昼与黑夜中，一边伸长，一边盘曲，象一条无头无尾的长蛇骨节一样的日日夜夜中，他拖着痠痛的腰和背、抽搐的饥肠，以及他的那些念念不忘的思想和一双发红的眼睛。他还没有付清房租。房东已经用逐客令在威胁他。他把能变卖的东西全部卖掉了。他舍不得抛弃的少数几件东西，放在他的大学生书包中；稍后又放在他衣袋中，因为书包也卖掉了。他怕他不在屋时，房东收没他的东西。

有一天，玛克在失眠引起的半晕眩状态中，脑袋缩在肩膀里，象一只鹭鸶似地站在店铺门口货摊的一个角落里，面对寒雾迷濛的大街，视而不见——等他们走过之后才看见——街上幽灵般行人的匆忙的行列（他觉得自己也是一个幽灵，在飘荡，在融化）。事后，他想起曾经看见一张苍白的面孔，提心吊胆的眼光在窥视他，一只偷偷摸摸的手抓住一件东西，然后缩进大氅底下……他竭力使自己从麻木状态中醒过来。他注意几步之外的一个妇女形象，她的影子已经深深地印在他疲睏的眼中。她双臂藏在大氅里边。他瞧见她站在摊子前面一动不动。他敢肯定，她已经发觉他在注视她。她好比被猎犬截住而不敢动的一只鹌鹑；与此同时，偷窃来的东西隐没在大衣下面：几个西红柿。她在等待将要发生的事。他并不比她更清楚将发生什么事。他向她走过去。靠近了她。他的双臂贴着身体。他们两人几乎接触在一起。两人身材差不多高。玛克的嘴达到对方瘦削的面颊的高度。她的颌骨紧闭着。她一动也不动。可是必须做出决定。玛克鼓足劲儿，用哽住的声音说："快，交还！"

可是在这时刻，玛克看见在店铺门口有一个便衣警察在观望他们。他赶快轻声向鹌鹑说："不，别动！有人在看我们……"

不小心的家伙！……他咬着嘴唇。活该。"势在必行"①了。为了装出泰然自若的样子，他踱了几步。她好象在看摊子上的别的商品。便衣警察走进店铺中去了。玛克走近来。他看了对方一眼。只见她骨瘦如柴的脊梁，脑壳圆圆的，嘴唇皱缩：一只饿肚子的母猫。他急忙拿了三四个香蕉，塞在她的破旧的披肩底下，咬着牙对她说："这更有营养，拿去，快走！"

她抬起头来，向他投射了尖锐的一眼。眼色中惊讶的成分甚于感激。"啊！你原来也是干这行的？"他们没有时间互相解释。她迅速消失在街上的人浪中。玛克心里捉摸："我是一只重新变成狼的狗。我打开我的田庄，招待天下饿肚子的人……"滑稽的把戏！他下次肯定还要毫不犹豫地这样干。刚才干得好。可是干这个把戏，他觉得不大舒服。

在回住处的路上，玛克碰见了白特。他好玩地对她讲了刚才发生的冒险故事，满以为白特会有赞赏的反应。谁知道白特忘记了她平时常讲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言论。她以大食品店主的身份，气得血冲到额头上，怒叫道："啊！不！啊！不！……这可是太过分了。这是不允许的！……"

玛克当面就讥笑她。白特离开他走了，那神气象一个受了冒犯的皇后。

玛克没有再去食品店站岗。他甚至不必费事去辞职。店

① 原文是拉丁语。

里不要他了。人家说不出对他有具体的不满。他的样子已引起人怀疑。一群家犬在他的毛中嗅到深山野林的气味。

他比昨天更进一步地加入饥饿朋友的行列，到处找不到职位。在他衣袋里，再也没有可变卖的东西。而且祸不单行，他早就耽心的事果然发生了。一天晚上，他回去时发现住处的门锁着，他被撵出来了。

二月底的一天夜间，北风横扫大街，纷纷的雪花落在铺街的石块上马上融化。玛克蜷缩在他的大衣里，驼着背，设法减少一点风雪的阻力。他低着脑袋，僵挺着身体，精疲力竭，遍身淋湿，他想："我要倒下去了！"他撞在一个过路的妇女身上。他连瞧都不瞧对方一眼。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胳膀。他摇晃了一下身体……

"李维埃！"

那只手不肯放松。他抬起迷迷蒙蒙的眼睛……吕须……在大街上的闹声和北风怒号声中，他听不清吕须对他讲什么。她把他拉到一个背风的屋角下。他不知道她问什么，他怎样回答。并不需要说很多话，她就明白了。于是她不再征求他同意，就把他带走。他也不抗议，让她拖着走，一句话不说，一直走到门口……呵，吕须的家……

"上楼！"

他上了楼。

"进去！"

他进去了……房间的温暖，他的疲乏，加上空着肚子，他脑袋晕眩了。吕须把他推倒在唯一的安乐椅上。他觉得她在替他解开湿透了的大衣，她把他的两条手臂从袖筒里拉出来。

他听见她在说话，可是听不清，好象是和炉子上水壶的沸声混在一起的喃喃低语。她走来走去。他不想了解她的活动……他眼睛闭上了……过了一会，他眼睛张开了一下，看见在他嘴唇上有一只手，在向他嘴里灌热饮料，喝起来挺舒服。一个温和的声音对他说："喝吧，我的孩子！"……他没有力气看得比这只手更高些。可是这个形象固定在他的脑海中，很久以后，当他回想起这位仁慈的女善人，回忆中看见的并不是她的面孔，而是她的手。在他半醒半睡的状态中，他好象听见这只手在说话……当一杯牛奶灌进了他肚子之后，他的脑袋顺着椅子靠背滑下去。最后，他头悬在椅背上，头颈痛苦地歪斜着，但是他不能动弹一下。在他身上，外部到处都疼痛，内部却有刚刚喝下去的牛奶的温暖……一双仁慈的手把他的头扶起来，马上又倒下去了。他还有一点点知觉，接着就完全沉浸在睡眠之中。

几小时之后，玛克又浮到水面上来了，他躺在黑夜里。在房间的天花板上，阴暗中，反映着从街上透进来的一线苍白的光亮。他不动，不出声，小心提防着，象一只在森林中醒过来的野兽。他想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慢慢地用手摸索自己的腿的四周。他躺在一块床垫上，脱了衣服，盖着毯子。在床垫下面是房间地上的磁砖。在上边，一个胸膛在呼吸。稍后，床单窸窸窣窣地响。接着，吕须的嗓音在问："你醒啦？"

于是他一切都想起来了。他想坐起来，可是觉得四肢痠痛。吕须说："不，不要动！"

他问："我在哪儿呀？你在哪儿呀？"他没有注意自己对吕须说"你"，没有说"您"。

“不要着急，你在安全的地方。”

他继续翻来覆去地动着身子。他说：“不，我要瞧瞧……”

“你要我开灯吗？只开一小忽儿……”她按了电纽。他看见在他头上，在高处，是吕须的头。她在眨眼睛。吕须在她自己的床脚边，给玛克安置了一个地铺。他坐起来了，他的额头刚刚够着另一张床的床沿。他环视四周，只见吕须躺着，墙、桌子、零碎东西……吕须已经熄灯了。

“不，先别熄灯！”

“够啦！”

玛克又躺下。但是在他眼中，一切形象都留下了印记。现在，一个接一个地，他明白这些形象的意义。两人不说话。玛克又在摸索。他说：“嗬！”

“怎么啦？”吕须问。

玛克：“我的衣服？”

“我把它们剥掉了……”

“嗬，吕须！”

“衣服都湿透了，拧得出水来……战时的生活象个战时的生活。”①

玛克：“真丢人，我到这儿来住医院了，我给你添了累赘，我自己料理自己的事都不会，我成了个女娃娃了……”

“瞧你说的！”上面一个带笑的声音说：“你至少可以不说女娃娃的坏话嘛！女娃娃有时也蛮好的呀……”

“对，象你似的。可是象你这样的，走遍天下能找到几

---

① 法国成语：什么条件，只能过什么生活。

个？”

“你只要拐弯进入瓦尔·德·格拉斯街就行了。”

他觉得一只从上面垂下来的长长的手，在他的面部寻找着，抚摸他的额头、眉毛、眼睛，接着淘气地拧他的鼻子。他试图用嘴捉住这只手，象摸鱼似地。他的胳膊还捂在毯子里。她对他说：“我敢肯定你不知道我们故乡的一句俗谚。”

“哪一句？”

“谁要是没有在奥尔良睡过觉，就不知道什么叫女人。”

他动了一下，说：“我求之不得地想知道。”

那只手拍了他一巴掌，缩回去了。她说：“不，朋友！不，朋友！现在不是上课的时间，而是睡觉的时间。熄灭全部灯火！”

“全部？”

“一切燃烧的东西，上面，下面。宵禁。睡吧！”

他沉默了几分钟，接着他叫：“吕须……”

“我睡着了。”

“只说一句。我看见你桌上有一件发亮的东西，那是什么？”

“没有什么。”

“是手枪吗？”

“对。”她笑着说：“不是打你的，大傻瓜！”

“这个我相信！你对我是信任的，象对你自己一样。”

她自言自语：“这话说得不算过分。”

但是玛克听见吕须在被窝里笑。他又不安宁起来：“难道你不信任我吗，吕须？”

“安静，你！睡觉！信任倒是信任的，朋友，我信任你至多象信任一个男子那样。”

“或者象信任一个女子那样。”

“或者象信任一个女子那样……你知道，你不该抱怨了！我给你的，已经很多了。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对付象你这类的野兽，如果我手里有武器，那就更容易信任了。”

“‘为了战争！①’了不起的和平主义者！我敢打赌，你从来没有用过这个玩意儿！你连怎样使用都不知道吧？”

“那好，孩子，如果打了赌，那你就算输了。你的赌注是什么？”

“听凭尊便，你愿意赌什么就赌什么。”

“同意。我记录下来。”

“你什么时候用过？打谁？”

“你猜！”

“我认识他吗？”

“你就认识他一个人。”

“谁？”

“那一天，我看见你们在一起，在苏弗洛咖啡店里的一个角落上。”

玛克心里一亮：套着三角巾的手臂……

“维隆！”

吕须笑得喘不过气来，把脸埋在枕头上。

“维隆！维隆？这个大胖维拉②！”

---

① 原文是拉丁语。

② “维拉”是维隆的谐意，本意是“公猪”，是骂维隆的话。

“是的，他有一条原则，一个论点：对付女人，暴力是最适用的。丑态百出，凶相毕露，他居然动手想在我身上证明他的原则灵验。为了对他表示在动武这个问题上我和他意见一致，我把一粒铅球嵌入他的肩头。‘谁厉害，我的傻大哥？’你没有看见他惊愕发呆的神气！他大叫大喊……对，可是后来，多么泄气！……”

“他还在那里咒骂你。”玛克笑着说。

他们两人一起笑，象小孩一样。

“现在，睡吧！”吕须说，用床单擦擦眼睛。

玛克乖乖地听话。两人已经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玛克忽然从半睡状态中挣扎出来，抬起身子，用热烈和低沉声音轻轻地叫：“吕须……吕须……”

“啊！讨厌死了！”吕须用睡梦中的声音说：“我受不了啦，我要死了……让我安静点吧！”

但是，玛克的脑袋在吕须裹着床单的腿上磨来蹭去，他说：“吕须……吕须……我佩服你……敬仰你……”

“你是白痴！闭上嘴，快睡觉！”吕须感动地说。

两人一直睡到早晨。

迷失在古老街道上的一道阳光，把它的箭射在玛克闭着的眼睑在眨巴的眼睛上。他听到有人在屏风后面的浴盆中撩水的声音。吕须想必要跨过玛克，才能下床。她想起来还在那里笑，一边用吸满水的海绵在她长长的大腿上擦。

“吕须！”

“没有时间！我有事……”

一条赤裸的手臂从屏风上伸过来，向他打招呼。

“你笑什么?”

“笑你。”

“笑吧！你有权利笑我。”

她在屏风后面，不加思索地，把湿淋淋的海绵在自己嘴上一按，然后向玛克一挥，飞了一个吻。

“我是白痴，跟你一样……”

“为什么?”

“……你不许看!”

他不想抗议，也不想动。这美好的一夜，在美好的早晨醒来，这股舒适劲儿……他觉得遍身麻木……可是不行！这样够丢人的……他象芦苇似地一下直起身来：“我起床了……”

“不，不，再等一下，把脸伏在床垫上，我出来了，不许看我……”

那还用说，他看了她。他瞧见了仙女[1]，从头到脚。她从房间的那一端，把手边的东西向他掷过来：椅垫、毛巾、夜里晾干的裤衩。他被埋在这堆东西中了。她说：“钻进去，憋住气……!”

没有等他钻出来，她已转眼间穿上了衣服。她把空气和光亮还给他。“现在，你去洗脸吧！我去买吃的。”

他一个人在房间里穿上衣服。她回来了，拿着牛奶、面包和几片火腿。他们一边面对面坐着进餐，一边谈话。吕须用她那象中国女人的眼睛，看床边年轻的脑袋夜里磨蹭她大腿的地方。现在，两人间的距离又拉远了……小白痴！……他俩

① 希腊神话中居住在山林水泽的女神，其形象是全身赤裸的少女。

互相会心地微笑。无须说明，两人心里都在想："这样的一夜不可再得……"

"这么说，你干什么行业都不怕？"吕须问。

"所有的行业都是愚蠢的，"玛克说："可是我们也是愚蠢的，我们没有权利苛求刁难。"

"你能这样，我很高兴。你太骄傲，不能不相信到了饥不择食的时候，只好什么都接受。你不挑剔了。"

"我不再这样了。"

"是呀，半年以来，你变了。大嘴① 对你更合适。"

"你的嘴也不小。"

"什么样的嘴，什么样的根。我们两个人都是用好木料做的，可以造箭的木料……"

"这支箭瞄准什么呢？"

"是呀，去年我很耽心，你的箭靶子不超过腰带以下。"

"你叫我脸红……难道你的眼睛到处都看得见？你怎样知道的？"

"你那时的神气好象被胶粘住的小鸟。"

"我已经解脱出来了。"

"你能这样，不简单。从那天起，我才瞧得起你。"

"当时你为什么不对我说？"

"有什么用呢？"

"这是会有帮助的。在那些日子里，我自己瞧不起自己。"

"在半年前，你不会把这当一回事的。"

---

① 法国成语："做小嘴"，意即"嫌弃"、"蔑视"、"挑剔"；"大嘴"之意与此相反。

"你知道，今天这可当一回事了。"

"可怜的小家伙！瞧他穷到这种程度了！"

"别跟我说这话。现在我正在开始滚我的线团！"①

"那么，毫无疑问，我是你线团上的第一根别针了？……祝你成为百万富翁！在眼下，你愿不愿意接受在一家学生餐厅里当服务员，仅仅为了度过你没有找到别的工作的时期？"

玛克咽了一口唾沫，鼓起勇气说："行，如果你有时候到这家餐厅用餐。"

"为什么？"

"如果我能伺候你，这对我将是一种帮助。"

"别人会帮助你的。"

吕须把玛克介绍给她认识的那个餐厅女经理。玛克当天就上工了。吕须用她的眼色和建议帮助他工作。更好的是，等用餐的大批学生走了之后，她让玛克坐在桌子的一端，由她来伺候他。这以后，一切都好办了。至于他的住处，她借了一点钱给他，在本区的一家小旅馆中租了一间房。

看起来好象两人嗣后该常常见面了。事实远非如此。一起头，玛克有两三次晚上去敲吕须的门。那几次，她都不在家。或者，也许她在家，蹲在屋角落里，啣着烟卷，两手捏着自己的脚？这奇特的姑娘有她自己的生活，她不告诉任何人。那天夜里，同情心的冲动使她接近了玛克，这并不给后者打开任何接触她的特权之路。甚至正相反，吕须可能会本能地这样说："啊哈，他拉开了大门栓？我们赶快锁上房门吧！"

在吕须眼中，没有任何比独立更高的乐趣，了不起的独

---

① "滚线团"是一句成语，意思是积累财富。

立！……她就那样过她的独立生活！她一边捏着脚趾，一边嘲笑自己："糊涂虫！……就算糊涂虫也罢！我是糊涂虫，我愿意这样。我的这些脚趾头是属于我的。我的生命是属于我的。整个的我，从头到脚，在我手中，任何人都不能占有我…………且慢，我的小丫头！你将笑个够……哎！人们将要笑……我们打赌！我打赌……"

这是吕须的玩艺儿之一种，自己和自己打赌。她肯定打赢，尤其是可以作弊，用不着客气！

玛克本来可以理解吕须的自卫本能："我保卫我自己，你保卫你自己！"但是他忙于弄清楚他自己的秘密，对吕须的秘密他无暇顾及。他的男子的成见认为女孩子的秘密无非是"猫儿撒尿！"① 他很喜欢猫。但是，猫总是猫，人总是人。

吕须不让玛克知道。她在打听他的近况。一直到他好象基本上已经能自己混下去了，于是她就不再注意他的事。只有一次，她出其不意地到玛克住的旅馆房间里，那时将近半夜十二点了。玛克见她这样满处乱跑，表示惊异。她的眼睛恰好发出一种猫眼似的闪光。她很愉快，亲切，但是很奇特，象在树林中无声地飞来飞去，或远或近的夜鸟的眼睛。人们很难说，过一阵这鸟儿会在何处……将近凌晨一时，这只猫头鹰飞走了，玛克没有设法挽留她。这之后，又是几个月大家不见面。

正在这时，四月初上，另外一只鸟，跟着一群候鸟一同飞回来。安乃德，从多瑙河畔的沼泽地区逃回来了。

① 成语：淡而无味，不足为奇。

第二部

安乃德在莽林中

她差一点陷在那里的泥沼中。

安乃德让人从巴黎运走，好象一件用软垫仔细包装的行李。她松了一口气，至少在一个时期内，她可以什么都不管了。但这个时期不会太长。她不习惯于双手闲着，什么事也不干。这次奢侈的旅行(卧车、高级大旅社、汽车、等等)，游逛了意大利北部和维内多，给她留下的印象是：怀着冷淡和厌烦的心情，穿行了这些从童年时代以来就认识和喜欢的美丽地方。她起先很惊异，后来明白了，原来是豪华的条件把她孤立起来，使她脱离和大地的接触。她只能在极少的时刻重新找到这种接触的机会，那就是当她独自一人逃出去，在小街上和田野间跑一跑的时候。她回来重新踏上旅社中厚厚的地毯时，她的脚趾有时还在微颤。她的脚渴望赤裸裸地和地面亲吻，可是平凡的羊毛固执地包住建筑物的木头和石头。而且她的随从者也不让她有多少空闲。三只小鹦鹉昼夜不停的无聊的饶舌，充塞了她的脑袋。

到了布加勒斯特，先碰到的是大鸟笼(植物园①)中的震

① 创建于十八世纪的巴黎"植物园"，也畜养一些动物。当初是巴黎唯一的动物园，而名称始终未改，仍按照传统叫"植物园"。

耳欲聋的嘈杂和喧闹。一个人口数不清的大家庭，亲戚、朋友，整个"氏族"会面了。一连几天几夜，这些人没完没了地欢笑、亲吻，大喊大叫。房门都敞开着，一切都露在外面。所有的秘密都瞧得见。满篮满筐的密谋、奸计、调情和挑逗，以及比这更多的花样，在众目睽睽之下，在每间房里，在走廊上，到处泛滥。男女之间很少有谈话不是围绕着点燃的灯笼转，向烧红的灯火冲撞。安乃德自以为她的任务在于照管她的女学生。在这种炽热的空气中，够她忙的。她自己也不保险，有人追她。她发觉之后，感到厌烦，但是恐怕也不是没有带一点讽刺意味的满意之感，（嗨，嗨！四十三岁的人了！……）不管她岁数多大，她的巴黎女子的资格引起注意和追求。费迪南·波谛勒斯库在旅途中拙笨地向她献殷勤，使她很头痛。现在又开始搅扰她。

话虽如此，只要待在城市里，风险不是很大。在城里，狩猎场上不缺少猎物，南洛德① 们不至于没事可干。费迪南在城市中有别的女人可以接触，更不说他还要忙于政治和企业活动，忙于追求名利。

可是两个月之后，大家到波谛勒斯库的一处庄园中去住。孤立的平坦的田野，夹在池沼和树林之间，在瓦拉克大平原上，既有灼热的日光，又有严寒的冰冻。那时正是秋天。浓雾在沼泽地上摇曳，沼泽中水禽在咕咕地叫。沉重的汽车在低洼的大路上陷入泥潭，猛烈地颠簸着五个女性和她们的主人老爷，并且溅了他们一身泥水。可是只有安乃德一人腰瘘背痛，

---

① 传说中的古代国王，著名猎手。

呻吟不已。她佩服罗马尼亚人的臀部，它们经得起颠簸，它们是用青铜铸造的，正如这几位小姐的嗓子一样，可以一刻不停地说话。

破旧的巨大住宅，一半象封建邸第，一半象农庄，建立在地基隆起的部分。低矮的屋宇，勉强俯瞰单调的平原。这所宅子是一部分一部分地陆续修建的，没有一层楼和另一层楼处在同一条水平线上。弯弯曲曲的楼道在每一个拐角上上下下，石头的楼梯使用太久而磨损了，杌陧不稳。在战争的年月里，房屋空着没有人住，被大自然占领了。野葡萄藤，在秋天阳光下鲜红如血；嵌在墙面上的常春藤，通过墙洞和窗上的朽木爬进屋子，引来了蠼螋和蚂蚁的入侵。因为主人一家要来住，在到来前的几天才草率地扫除一遍，并没有十分干扰定居在微暗中和窗帘上的黑蜘蛛。壁虎在过道墙上爬行或者酣睡。在屋子的最下一层，有时可以听到蛇吹笛子。这几位小姑娘和她们的母亲不注意这些现象。习惯于西方的奢华生活的她们，坐在这儿的布满尘埃乱七八糟的沙发椅和弹簧凳上，照样觉得很舒服。安乃德不好意思表示她的反感，她竭力从好玩的角度来对待她的历险。头天晚上，她赶快吹灭蜡烛，烧成炭的烛蕊，发出一股油腻的臭味。她没有仔细察看各个角落就躺下来，腰痠得象折断了一样。老旧的木床很硬，躺上去格格地响。床边上粗劣地画着浪漫派的场景：爱情、战争……在这张床上，可以舒舒服服地睡四个人。既然没有别人来睡，一些同样可厌的住客，就来到床上。安乃德睡着不久，就被在她身上窜动的、热辣辣的感觉惊醒。她只好躲开这个历史纪念碑式的大床和床上的饥饿的居民，到椅子上去坐了一夜。

简直是从卡里勃德到西拉①。她打开窗子，大群蚊子，这些长翅膀的暴徒队伍，纷纷涌入。可以听到池塘中的蛙鸣。天刚刚破晓，远处的修道院里传来了有裂缝的钟的嘶哑的声音。

以后的几天夜里，人们等待着从布加勒斯特送来新的卧具。安乃德把床垫放在磁砖地上睡，谁见了也不觉得意外。姑娘们曾经请安乃德到她们床上去睡，那倒是真的。她们睡在隔壁的大房间里，睡得很深沉，张着嘴，轻轻地，均匀地打着呼噜，膝盖蜷缩在蹬乱的床单下面，光着大腿，不怕蚊子叮。第二天，她们笑安乃德面颊、额角和鼻子都让蚊子叮肿了。脚腕子也肿了。她自己也一边笑，一边象地狱中的亡魂似地拚命搔痒：外国人必须先纳税。等到这些小虫豸收够了税款，缴税人才有抗毒性。不幸的事往往也有有利的一面，也许在游手好闲的主人面前，安乃德显得丑些反而少惹麻烦。但是她如果以为对方为了这点小小瑕疵就不打她的主意，那是妄想。他不停地在她身前身后转悠，总是起劲地巴结她，伺候她，对她表示过分的殷勤，使她厌烦。他矫揉造作地把她当作请来的一位上宾看待。但是当他沉重的眼皮向上翻起的时候，她可以看出他的令人不放心的眼色（很快，他就把眼皮放下来了）。在某些时候，如果安乃德和此人单独在一起，是不会有好事的。那时，他平时对她的尊重将不起多大作用，他将象对付一匹牝马似地对付她。他就是这样对待他的佃户人家的姑娘们的，当他出其不意地发现她们在牛棚里挤奶，或者在池塘边踩

① 卡里勃德，意大利南端海峡上的旋风。航海者为了躲避这可怕的旋风，船只常撞在附近的礁石上，以致遇难。成语"从卡里勃德到西拉"，意为：躲开第一难，躲不开第二难。

着泥水捆扎刚刚砍倒的芦苇。事后，她们一边整理衣裙，一边咯咯地叫，又生气又满意，象母鸡似的。这位老爷的夫人和女儿们好象都知道这种情况，但她们不把这当成什么了不起的事，也许她们在内心深处还为有这样一位苏丹而觉得骄傲。在农民的孩子中，不止一个长得象老爷。这畜牲老觉得肚子饿。厚味的、不易消化的餐食，几乎是以肉类作为唯一的食品（安乃德觉得恶心），浓烈的酒和杜衣卡（李子做的烧酒）填不满他胃中的空隙。旷野的空气和终日的闲散，在他的胃中挖了这种洞孔。波谛勒斯库夫人终日懒洋洋地打瞌睡，把家中的麻烦事务全部推给安乃德去处理。费迪南用长距离的步行、骑马、打猎来消耗他的精力。有时把全家都带去，骑马或者坐汽车。安乃德小心提防。有一天她和姑娘们一起散步，在沼泽地的丛林中采花，她发现只剩下了她一个人，女孩子们把她抛下了，回答安乃德呼唤的，是那只雄鹅的声音。她从相反的方向回到宅第之后，天真的少女们扑在她怀中，搂着她的脖子，叫着说她们到处找她。面对这些，她几乎埋怨自己不该有不健康的猜疑。可是，被驱除的疑虑留在门口不肯离去，象一只狗似地，盘身睡在擦脚的垫子上。这几个会假装亲热的小女子，在偷偷地互递眼色，被安乃德发现了，使她提高警惕，只敢闭一只眼睛睡觉。一个法国女人的好奇心，使她探索什么动机会在那三个天真而复杂的小灵魂上起作用。她分析出来了，可能比她们自己更清楚。她也许曾经引起她们私下里的怨愤，因为在布加勒斯特时，她有一次强制她们不许和男友调情。尤其是最大的姑娘，也就是最多和最温柔地抱吻安乃德的那个女孩，在她的长了汗毛的厚嘴唇的亲热的微笑里，给安

乃德保留着磨得最锐利的狐狸门牙。她们是不是在说谎？不，如果说谎意味着说违心之言，她们想的和她们说的一样，也和反面一样。她们是既真诚而又狡猾的。她们喜欢安乃德，又好玩地想看她落入爸爸的罗网。最小的姑娘不知道这是调皮捣蛋，对她来说，这只不过是闹着玩儿。即使老二更懂事些，也只是想看看上了当的安乃德生气的样子。可是老大，斯岱法妮卡，却知道她在干什么。她喜欢安乃德，可是她在安乃德身上进行报复可以得到双重的乐趣；让安乃德落入父亲的怀抱中，而这个父亲的所作所为能启发她去想不应当想的某些情感。她把这种情感给自己保留着，她并不明确承认她要的把戏，却事先在津津有味地舔嘴唇。安乃德已经有两三次窥见这种影子，她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可是她提防着。

一天夜间，正要上床睡觉的时刻，安乃德发现房门钥匙没有插在锁孔里。一刻钟以前，她明明看见钥匙还在那里，那时三个女孩子都在她房中。她们向安乃德道晚安，把她吻得喘不过气来。安乃德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于是这只母狼的毛倒竖起来。她心里还在想："我真蠢。安乃德，我的女儿，你别幻想太多。你太神经质了。钥匙不见了，就算是她们拿去了，那不过想和你开个玩笑。不去管它就是。"她又上床，但是三分钟之后，她从床上跳下来。她听见睡在邻室的两个较大的姑娘在捂着嘴笑。她光着脚，穿着睡衣，到她们那里去。她一进去，蜡烛立刻吹灭了。她重新点上灯。两姐妹假装睡着了。当安乃德生气地叫她们，把她们摇醒时，她们假装刚刚醒来，瞪着天真的大眼睛，对天发誓，说她们不知道安乃德要她们干什么，她们什么也不知道。安乃德不浪费时间和她们争辩。

她冷冷地对斯岱法妮卡说："你下床！我在这儿睡，你到我床上睡去。"

这个女孩子吓了一跳，叫道："不，不，不，不！"样子很害怕。

安乃德瞪着对方的眼睛看了一会，不坚持了。她上床睡在斯岱法妮卡身旁，合盖一条被单。房间重新沉入黑暗中。大家默不作声。一小时以后，楼道上松动的瓷砖在人的脚步下响起来。邻室的房门打开了。有人走进安乃德刚出来的房间。安乃德撑着双肘抬起身来听着。装睡的斯岱法妮卡也在听。她的急促呼吸暴露出她的假睡。在墙那边，那个兴奋的人（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喝得半醉）扑了个空，气得要命。掀动被单呜噜呜噜地吼叫。安乃德也生气了，使劲抓住斯岱法妮卡的双肩，低声逼她讲出实话，冲着对方的脸，用罗马尼亚语辱骂她（在一切语言中，除吃饭时所需要的话外，骂人的话是人们最先学会的）。惊慌的斯岱法妮卡继续固执地否认，直到在争辩时藏在枕下的钥匙碰落在地上。那位上了当的多情人离开邻室，气得使劲摔上门，踏着水牛一样沉重的步子，走远了。两个少女既羞愧又激动，惊慌万状（她们刚刚明白过来，悔恨她们出卖了安乃德）。她们跪在地上，眼泪汪汪，吻着安乃德的被她们眼泪打湿的手，求她饶恕。她们是真诚的。斯岱法妮卡大声地表示痛悔，用拳头敲击自己结实的胸膛，敲得咚咚地响。她要睡在安乃德脚边度过剩下的黑夜。两姐妹又睡着了，抽抽噎噎地好象挨了打的孩子。不能怨恨她们，至于信任她们，那就更不能了。

第二天，安乃德要走。可是那几个女孩子恳求她留下，又

喊又叫，又表示不可抑制的热情。至于费迪南，样子很尴尬，一字不提昨夜的事，站得远远地，毕恭毕敬，从表面上看，似乎有悔改之意。安乃德同意推迟她离去的决定；况且严重的物质上的困难也不允许她立即执行这个决定。每当她要求结帐，他们总找出拖延的理由，不付给她工资。此外，隆冬封锁了这所孤立的宅第，在这个季节旅行是困难的，不能说走就走。

安乃德决定等到来春。自从发生了一次警报，似乎大家的精神状况比较安稳了，出现了一个时期的昏睡式的平静。铺开在田野上的白雪，给人们心中铺了一层软绵绵的羽绒，在月光下，冰冻的水塘发出钻石的光芒。主人家里的人坐了挂小铃铛的雪橇，太阳穴上皮肤被北风吹得发红，耳朵藏在皮帽底下十分暖和，穿着轻裘的身体感到幸福，血液流畅，使身体恢复青春，奶头觉得发热。芦苇屋顶的茅屋的肮脏，沼泽地的臭气都盖上了洁白无瑕的长袍和大幅的白布。安乃德多少有意地试图让她的三只小鸟关心农民的疾苦，关心衣衫褴褛生活艰难的穷人。这些穷人有端正的面容，好听的歌声。他们在节日穿戴原始的然而光采夺目的饰物，古老的风俗和他们的通情达理，都引起安乃德的好感。她试着和他们交谈，使他们的顾虑得到缓和。她乐意看到锁在图拉真①立柱周围的达西人，他们的强悍的目光，露出嘲笑的光芒，在讽刺和批判，正和安乃德故乡勃艮第的那些哥拉·勃勒尼翁②一样。有时候，

① 图拉真(53—117)，罗马皇帝，101—106年出兵达西亚(今罗马尼亚部分地区)，在那里建立一支立柱，以资纪念。

② 《哥拉·勃勒尼翁》是罗曼·罗兰的一部长篇小说(有中译本)。罗曼·罗兰自己也是勃艮第人，这部小说以拉伯雷《巨人传》的风格，写作者故乡勃艮第农民的健康的乐观主义。

人们听到雷鸣。这是在远处。一句话，一个姿态，一个高亢的嗓音。几世纪以来，积累起来的对主人的反抗……主人是知道的。但是这种情况已经继续了几个世纪（有时突然爆发）。在主人眼中，这似乎是自然的规律。最强者（就是他）利用这条规律为自己谋利。“你两腿一夹，控制住你骑的马。如果马尥蹶子，你就拉紧嚼铁，撕裂它的嘴！……”安乃德观察到这种无声的决斗，而且（对于认识她的为人的人，这是不在话下的），她把希望寄托在马身上。什么时候马能够把夹在它身上的夹子从背上抛下来？……她不后悔留在这个地区。能够重新接触原始力量，这是好事。这块古老的土地，被冬天的北风扫荡着。阵阵狂飚，把马克·奥雷尔①的战役，和潜伏在赛特②心中的未来的战役，卷成夹雪的旋风，冲向天空。

可是，安乃德在这严寒的气候和旷阔的大气中奔跑，不觉恢复了体力，焕发了容光。如果她明智，最好不过多地露出不知检点的高兴。她不知道这种兴高采烈正是引诱凶猛的大鱼来吞食她的钓饵。安乃德正处于中年期生命旺盛的季节，身体健康，生气勃勃，精神也宁静。在当前，她知道玛克在西尔薇的卵翼下。她兴致勃勃地参加民间节庆。波谛勒斯库的姑娘们给她穿上笨重、绚丽的农民服装，她们自己也穿上这种衣服（主人与仆役们之间的粗暴关系，并不排斥互相亲近）。可是，在身穿节日盛装的妇女互相比较之下，并不利于那几个小主人。安乃德和乡村中的佼佼者，同那些雄赳赳的公鸡们跳舞，却没有注意到那三只小母猫皱着眉头的脸上妒嫉的怒火，更

① 罗马皇帝，曾经征服过今天罗马尼亚这块土地。

② 赛特是曾经居住在今天的罗马尼亚的古代民族。

没有注意老板的眼睛在闪闪发光，直到他把安乃德从一个乡村跳舞者手上抢过来，抱着她就跳。于是安乃德说她疲乏了，跳完那一场就退出会场。接着的几天，她恢复了小心谨慎的态度。这一次警报好象没有下文。大家重新昏昏欲睡。

到了三月底的日子里，冻僵了的大地的脉搏开始苏醒。一股潜伏的热气，在厚厚的积雪底下流动，积雪上出现了皱纹。池塘上的冰块，边缘渐渐融化。夜里，人们听到一群群鸣叫的候鸟飞过寂静的天空。四旬斋期① 已经结束。在地主的宅第里，一个节日又一个节日，人们互相邀请。三个女孩子和她们的母亲，被附近一家地主请去晚餐和参加舞会。她们的父亲已经几天没有在家，据说是去布加勒斯特了。安乃德没有和她的学生同去。她感到肩头微微打着寒噤，脑袋沉重，开始感冒了。她不得不在家里呆着。黄昏过了，黑夜来临。安乃德躺在房间里，图省事，没有点灯。她听见楼下第一层的一间大厅里一架生锈的老旧时钟嘀嗒嘀嗒地响，象瘸子走路。在夜幕低垂的原野上，一辆大车的轮轴由于没有上油，嘎嘎地叫。安乃德蒙眬地睡着了。一声上锁的声音把她惊醒。她没有去设法搞清楚那是怎么回事。她身上感到一阵不舒服，好象发肿的牙床在嗡嗡地低鸣。她先以为这是感冒的关系。稍后，牙床开始刺痛，敏感的一点终于确定了。但是危险不在内部，而是来自外部。她想起，曾经出乎意料地看见斯岱法妮卡在打电话，急急忙忙地不知说些什么。现在她开始明白这个电话的隐蔽意义。斯岱法妮卡的慌张和故弄玄虚的神情历历如在

① 基督教的节日。

目前。她想到她是独自一人在宅第里，此外就是一帮驯顺，卑躬屈节，什么活都干，象聋哑人一般的仆役。她不禁心里一惊，回想起刚才把她惊醒的上锁的声音。她起床，走到门边，发现房门是从外边反锁着的。就在这时，她听见一辆汽车嘟嘟地开进来的声音。一切都明白了。主人象小偷似地悄悄溜回宅第。她插上门里边的门闩。因为她一直不放心，门闩是新近叫人装上的。她知道那人就要来了。

那人来了。他推门，推不开。安乃德站在门后边，一声不哼，气愤得象一只落入捕鼠笼中的老鼠。她在估计门的抵抗力，断定它抵抗不了多长时间。她拖延时间，用冷冷的声音，短促的语句，回答正在讲条件的那个人。同时，她绕着房间走圈子，好象老鼠在找一条可以逃脱的隙缝。除了窗子，没有别的出口。她打开窗子。这间在二楼上的房间正好在屋宇的一个拐角上，一直到鼹鼠窝尽头，有圆形阳台的窗子正对着斜坡。安乃德俯身到铁栏杆外边，测算距离。她考虑了一下，然后用手摸一摸象蟒蛇一样盘曲在铁栏杆上的脱叶的老紫藤花的树身。她回到房中，穿好衣服，穿上农妇们穿的毡靴，戴上厚手套；接着又脱下手套，为的是能使手抓得更紧。一举手之间，她把放在家具上的最主要的东西都收拾起来。在这样匆促的时刻，她还服从女性的本能，在镜子里照了一下，然后把暖暖的黑紫羔皮帽一直盖到耳朵上。她在镜中看见自己生气的嘴，简短地说着"是"或"不"，鄙夷地回答那个等得不耐烦的用力推门、摇门的畜牲。最后，她下定决心，走到窗口，又回头来环视一眼室内。她看见她床头枕边的墙上挂着一张玛克的照片，于是回身取下来，揣入怀中。然后她跨过阳台上的栏

杆，抓住紫藤花的满是枝节的树身，顺势滑下去。滑得很猛，有时被钩住，冒着划破肚皮或被重重打在脸上的尖树枝挑出眼珠子的风险。突然，她觉得一只手臂痛得非常厉害，以致撒了手。幸亏那时她已滑下了三分之二以上的距离，再加上积雪抵消了一部分坠落下来的冲力，便顺着斜坡往下滚，一直滚到高坡下面。在宅第的巨大阴影下，月亮正在屋后降落。她的长袍撕破了，手和大腿刮伤了，可是身上零件一样也没有丢失。喘了一口气之后，她决定穿行田野，加快步伐，以便利用最后一点月光寻觅方向。可是月亮很快就消失了，眼前一片漆黑。一方面，黑暗可以使她不被追赶者发现，有利于她的逃跑；另一方面，也会使她迷失方向，妨碍她逃跑。她要朝布加勒斯特的方向走，在那里，法国领事馆可以送她回法国。但她不熟悉本地区的地形，不透明的黑夜使她不能认辨任何标志。她走着，走着，好象一只寻找足迹的狗，鼻子贴近地面。从地上放射出来的一点荧光给她带路，也使她迷路。她掉进了雪坑，在沼泽里蹬踏，陷入泥浆中。她自己爬出雪坑，全身冰冷，遍体发烧。她走了一整夜，被青蛙①的没完没了的合唱弄昏了头脑，没有发现她在围绕着一个大池塘兜圈子。在破晓的微光下，她走上一条穿过沼泽地的大路。在距离不远的地方，她刚刚逃出来的那所可诅咒的宅第，超出芦苇的高度，露出它的侧影。她疲惫不堪地继续向前跑，途中遇见一个幼小的农民，脸上黑糊糊地沾着一层干硬的污泥，在那里割芦苇。他对

---

① 原文如此（上文已经提到过一次蛙声）。按照常识，在地面积雪未消，池塘冰封未解的寒冷季节，不可能有青蛙出来活动，尤其谈不到蛙声合唱，彻夜不止。这只能说是文学的想象。

着她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阵，不回答她的问话，扔下一捆苇子，飞快地跑了。安乃德想，有人在追寻她，这孩子去报信了。她想找一条岔路，以便逃脱，可是没有岔路。没有尽头的大道一直向前，象一条堤，夹在沼泽地中间，没有一处弯曲的地方她可以隐身。她白费气力地加快步伐。她看见一辆汽车疾驶而来，告诉她追赶者已在眼前。车上的人也看见了她。三分钟之后，他就追上她了。她毫不犹豫，纵身跃入沼泽。沼泽上的冰层裂开，她沉入冰冷的发粘的汙泥中。她赶快抓住柳树根。她已听见从路上传来的费迪南嘶哑的声音。他又急又生气，催促安乃德快上来。她靠着满是污泥的树干，探出身来，喊道："不！"她固执地钻入芦苇丛中，在他的面前消失了。从大路上，只看见被追逐的母狼走过的地方芦苇和蒲草在抖动。面对这种疯狂的固执，追捕者充血的脸上冒出怒火。他大叫大喊，说如果她不立即上来，他要开枪了。他要朝估计的地方开枪，和打野兽一样。她大声喊："你杀吧！"她也被怒火冲昏了头脑。她气得发狂了。她连胸部都陷入烂泥中。平扁而腐臭的水藻，又黑又粘，象水蛭一样，缠在她的皮肤上。在浑浊的天空，一只鹰在叫。安乃德想："我宁愿喂沼泽里的老鼠和蟑螂，也不落在你手中！"

可是在那边，那个人害怕了。他改换了口气，恳求她。他用他的荣誉（她才瞧不起他的荣誉呢！）向她发誓，他要尊敬她，为她服务。他可以预先接受她的条件。她不信，她是一只被开水烫过一次的猫①。她固执地闭上嘴，为了不回答他，也

---

① 法国成语：被开水烫过一次的猫，见了凉水也害怕。

为了不让她在挣扎时臭泥水进入口中。如果不是胶泥粘住了她的身体，瘫痪了她的动作，她是决不投降的。为了挣脱缠在身上的水藻，她几乎被勒死。波谛勒斯库也进入丛林，为了救她，他自己也有陷入泥沼的危险。在稀泥里翻腾了半天，他总算从胁下拉住了她，把她从汙泥的套子里拔出来，拉到岸边。从脚跟到额头，安乃德遍身都是黑色的烂泥。可是她保持着她的无畏精神。她向他挑战。他没有接受挑战的意思。他很佩服她。很有礼貌地向她说，他很后悔逼她这样逃出来。他恳求她原谅。请她回宅第去。他把话说得很卑谦，同时又很夸张，象演讲似的，然而是有诚意的。这使安乃德由于怨愤和涂了一层龟裂的烂泥而显得严峻的面孔出现了笑容。她说："好吧！用海绵擦一擦！①我们两人都有需要……至于回去，不！不必再提。我要走了。"

他摆出一副失望的面孔，可是他的抗议只是形式而已。安乃德一定要走，并不使他惊讶。他已经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所以他把安乃德的衣箱都放在汽车上带来了，把她留在房间里的一些衣物也都捡了来。他建议把她送到附近的国际列车停车站去。只不过，他以一副那种犯了错误的老中学生的可怜相，要求安乃德保全他的面子，由她写一封信给波谛勒斯库的宅第里，解释她匆忙动身的理由是由于接到了她儿子的紧急消息，让她立即回巴黎去。安乃德同意了，于是她上了汽车。

汽车到了第一个村子，停在一家比较不太脏的茅屋门口，让安乃德能够洗身子，换衣服。人们用一口大锅烧水。安乃

---

① 成语：过去的事不提了，一笔勾销。在这里语意双关，既指需要洗刷她自己身上的污泥，也指费迪南所做的一切错事。

德里里外外洗刷了一遍。费迪南把这家的一群孩子和大人都赶出去，他自己守在门口，背朝里，样子既羞怯又凶狠。安乃德在屋里脱光衣服，冷得牙齿打战，皮肤擦得发红。忽然，她笑得前俯后仰。原来她想起圣西蒙《回忆录》中说到一位公爵，手持宝剑在教堂门口放哨。在教堂里面，他心中敬爱的夫人正在解手。安乃德由于感冒和沼泽中受了致命的寒冷，内脏绞痛。作为一个勃艮第女子，在勇敢的骑士[①]保护下，她也不怕在一个小院子里解决同样的急事。嗅到臭味的人去倒楣吧！即使是克莱奥巴特[②]也要泻肚……

他们回到汽车上。最近的火车站也很远。他们通过由于化冻而松软的路面，好不容易到车站时，才知道严重的铁道事故中断了东方特别快车。要过几天才能够恢复。铁道线出了喀尔巴特山脉就被洪水冲断。波谛勒斯库建议将安乃德送到布加勒斯特一家旅馆中等待交通恢复。可是她坚决拒绝。她归心似箭。虽说为了谨慎起见，她最好先住在房间里养好她的感冒，但是她四肢发烧的感觉和被追捕时的激动，使她心急如焚，恨不得立刻离开这个国家。她有一种阴暗的顾虑，怕死在这里。当她在沼泽中挣扎时，没有想到害怕。可是现在，恐惧心产生了。泥浆一直淹到她的下巴。（一连几夜，她做梦也闻到恶臭，她在手指上闻到这种臭气。）她一想起这种泥浆会填满她的嘴，就遍身发抖，窒息难受。她要求波谛勒斯库送她到康斯坦察港。从那里，她登上第一艘开航的船。那是一艘意大利船，它绕一个大弯之后，回到勃兰底齐。可是安乃德充耳不

① 此地指费迪南·波谛勒斯库。

② 迦太基皇后，以美貌著称。

闻波谛勒斯库的央告。她蜷缩在船舱里不出去，极度的疲乏使她不能起床。她独自一人伴着高烧。航程中的景物她什么也没有看见。她只有一个思想：死活要回法国。

*　　*　　*

安乃德回到巴黎。她比她的电报早到。她曾拍电报通知玛克，说她要回来了。可是这封电报在某处的传达室里搁了浅。玛克搬了几次家。安乃德在她动身以前，没有收到玛克报告他新住址的信。安乃德找玛克的住址相当困难。她去问西尔薇。西尔薇也不知道。安乃德对于她妹妹的漠不关心的态度表示不满。西尔薇比较知道玛克的近况，不过她说她不是给人看孩子的保母。她自己有别的伤脑筋的事！安乃德态度生硬地和西尔薇告别之后，心里想西尔薇明显地变了模样：脸上浮肿，充血的眼睛下边有了肿囊，体态笨重。安乃德责怪自己只顾着急，连西尔薇身体如何都没有问她。西尔薇也觉得她自己不是没有可责备的。

还是圣吕斯把玛克的踪迹告诉了安乃德。可是，作为玛克的好友，他没有对安乃德说她儿子那阵子在一个夜总会里当一名穿制服的小差役。圣吕斯知道玛克的自尊心。他通知了玛克。安乃德在她的旅馆房间里等待她儿子，一夜没有睡。天刚亮，他来打门了。他急于要见母亲，母亲也急于要见他。但两人见面时没有一点热情流露。乍一接触，他们觉得相互之间是冷冰冰的。他们已经不是当初分手时的他们。双方各自遭受了一些挫折。他们的反应是不相同的，而且两人都熬了一夜，有点神经紧张。安乃德掩饰不住她等得不耐烦的情

绪，同时怀疑玛克为什么彻夜不眠。玛克觉察出母亲的心情，因此也在不痛快。她在他正不得志的时候突然回来，也使他生气。圣吕斯是否已经透露了他的屈辱处境，他没有把握。他用冷冷的而不是热情的口气问安乃德，为什么她夜里没有睡。她温和地回答他，其实她的本意并不想这样温和："那么你呢，我的孩子？"如果他愿意，他只要回答他没有睡觉并不是为了去玩乐就行了。但是他骄傲，不愿意解释；而且她好象是在要求他汇报他的生活，他不允许任何人提出这种要求，不屑回答安乃德的问题。安乃德仔细端详玛克，发现他气色憔悴，面容困乏，有了未老先衰的皱纹。这是他身上的新现象。他鼻子两边的皱纹是疲乏和厌倦的标志。安乃德猜疑玛克在过着乱糟糟的生活，他的精神因而受到损伤，于是她心头为之一紧。玛克让他母亲爱怎么猜想就怎么猜想他，他对她观察的结果也并不使他更满意些。她看起来好象十分健康，营养过分地丰富，气色鲜艳，在她眼神和动作中，无意间流露出对于生活的乐趣。谁能相信她是从罗马尼亚沼泽地里回来的，而且还患过一场感冒。她面颊上的血色是骗人的。那是她新近一次热血上冲的余痕。但是，总而言之，不骗人的是：她虽然经历了那些意外的麻烦，生活得却非常愉快，确实没有使她难受的事。说实在，这是真心，她年事渐高，对于这样一些事愈发生兴趣：支离破碎的事、出乎意外的事，甚至灾祸本身，以及对前途的茫然无把握，加上津津有味的餐食。比起她年轻时代平淡乏味的家常便饭，和一八九〇至一九〇〇年法国资产阶级的生活，她目前的餐食出奇地引起她的食欲！安乃德的胃口极佳，比玛克强得多，这她看得很清楚。怎么办呢？

她不能为了讨他喜欢而假装患消化不良症或黄萎病……玛克很瘦，满腹牢骚，义愤填膺，怒视社会，而却不得不接近并且伺候那些愚蠢的寻欢作乐者和他们的虚弱的丑态。当他从那些浪子荡妇的垃圾堆中回来，他连用自己的劳动挣来的面包都难于下咽。这面包上有娼妓们的汗水气味！他恨不得拿一个炸药管，塞在这个世界的屁眼里。自从接触了他最近结识的工人，和他一同受屈辱和劳役的难友们以来，他满腹义愤的神经不安症，更加激化了。

工人之一对玛克身上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影响，在玛克这样一个性格多疑的青年身上所能产生的最大程度的影响。欧仁·马松，脾气和玛克差不多。他们是在夜里的地道车上认识的。下班后两人一起回来，将近凌晨两三点的时候，步行穿过整个巴黎。马松在一家报社当排字工人。他把玛克介绍到报社去。因为玛克被夜总会撵出来了。在那里，玛克对于这种环境的尖锐鄙视，终于暴露出来：他和一个顾客扭打。那家报纸是极端沙文主义的，在营业上是帝国主义立场。报纸攻击的正是玛克和马松的全部意见。但是，出了印刷厂，报社经理就不管排字工人有什么思想。在经理眼中，这些工人也是人，他们有他们的思想，这些都不足为奇。干你的活！经理照规定付给工资，这是玛克和马松能向经理提出的全部要求。造反运动还丝毫没有成熟。更不用说实行甘地式的“不合作主义”。在巴黎谁曾经谈起这些？谁曾经向自我牺牲的英雄主义发出号召，拒绝违反良心的劳动换来的面包？然而在巴黎的平民大众之中存在着他们自己所料想不到的大量可以调动起来的英雄主义。这是他们领袖们的懦怯和软弱的眼光所

看不到的！这种英雄主义没有用武之地，被压抑成为辛酸的情绪。

马松的辛酸比玛克的辛酸优越，因为更有残酷的事实作为理由。这个年轻工人是在战争中"中毒气"的。他的血液中潜伏着死亡。面对所有法国人的可鄙的自私自利和麻木不仁，他们曾经受过这么大的考验，然而他们对于防止再发生这样的灾难毫无作为。面对这种情况，马松心中燃烧着怒火。马松对玛克这类人，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特别严厉（对老知识分子也一样，不过老头们不值一提，自有死亡负责清除他们）……他以激烈的讽刺对待青年知识者的思想享乐主义（因为他阅读书刊）。他们对于世界上的痛苦漠不关心。这些虚伪的优秀分子，他们不忠诚，这些一无用处的寄生虫，这些虫豸在啃嚼夺掠物的残渣……玛克有理由深知这种控诉是真理。他本人就在桌子底下捡过残渣碎屑。（时间不长！）他在羞耻感中，又点燃了对西尔薇的怨愤。他试图为知识阶级[①]存在的理由和功绩辩护，由于他对他们怀有本能的团结感，虽然他的反叛了的良心已经否定了这种感情。在马松谩骂的尖锐穿刺下，玛克想让他认识的最好的知识者从他们以书籍作屏障的方便的中立性中出来，想让他们采取行动。这时，他羞耻地发现一切斥责知识界的最严厉的评判还不够严厉。他们几乎大家都有条件（许多人有空闲）比别人看得更清楚，更远。有一批人民大众准备怀着感激之情追随第一个无私的向导，然而向导们所畏惧的无过于被一支过分坚决的军队跟在身后，

---

① "知识阶级"，原文如此。

受这支军队的推动和牵连。他们假装眼睛瞧着别处："我什么也没有看见……"他们由于害怕负责而表现出来的无所作为，是一种堕落。应该用赤铁把这个印记烙在他们额头上。即使是一些年轻的作家，用"人道"作为装点门面的奢侈品，同意不置政治于不顾，但在玛克认识的作家中却没有一个彻底参加一个政党。他们给自己安排了两三个不同的马鞍子：激进主义、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民族主义，甚至以古老的古典式的法兰西作为掩护，不时地逃到保王党文学中去躲一阵子。这种文学在法兰西学院，以及在报纸上拥有赞成者。经过和这边人行道上及那边人行道上的行人送模棱两可的秋波的实习之后，事情就按照专业行家的礼节办理，他们会万无一失地穿上合脚的鞋。巴黎提供各种程度的知识卖淫。从办报的江湖艺人的妓馆起，这种人用他们的肮脏的谎话，来毒害还没有产生反感的公众而获得丰厚的报酬，直到各学院，各文学沙龙中的有名荡妇，她们巧妙地制造"自愿服役"，但不是免费的病毒，以及使大家都瘫痪的病毒。总之，他们的不言而喻的职务在于引导人们离开行动。为了达此目的，一切都可以利用，即使是思想，即使是行动！因为，奇妙的体育运动的激情，到最后可以达到没有任何行动。身体活动以及为运动而运动的饮酒式的爱好，使激流的力量溢出它们自然的河床，使之耗尽在运动场的圈子中；或者激烈地奔跑到最后，奔跑者被扔进处理废物的垃圾箱。在这个问题上，平民百姓没有少受害。玛克得意地嘲笑工人被体育运动弄昏头脑的事实，来对抗马松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堕落的辱骂。体育运动完成报纸所进行的破坏工作，它们造成中毒和无用的阶层。大型俱乐部收买

职业运动员，如同买马匹一样。他们管这种运动员叫“业余运动员”，使他们组成足球队。成千的年富力强的劳动者无耻地出卖他们的肌肉，作为国际的足球运动员，享受豪华的生活：大旅社、卧车……时间一到，肌肉过早地硬化，他们的商品价值降到零，被扔进渣滓堆里去，象古罗马角力场上的死尸。但至少比武者是死了。在新的运动场上，完蛋了的运动员仍旧活着。平民观众不关心被淘汰的运动员，不亚于古罗马的观众冷落斗败的角力者。观众需要别的运动员，更多的运动员。平民观众在这方面耗尽他们的激情与怒火。如果能很好地加以领导，这种力量很可以用肩头一拱，推翻一切社会压迫者。在国际比赛中，观众发泄残暴的沙文主义，运动退化为殴斗。有人被打死。橄榄球队的“前卫”们成了战壕的清扫者。从前线生还的人民，从凯旋门下走过，原来是为了这样！他们起誓，要把政权掌握在手，要改造社会，其结果却到此地步！甚至连“面包和竞技场的节日……”① 都没有。面包要用劳力去换来，竞技场上看戏要花钱。对人类的愚蠢以及爱看热闹的习惯的利用和剥削，自从梅纳尼乌斯·阿格里巴② 时代的平民以来，已经大有进展。不，马松并不为他的平民骄傲，正和玛克不为他的资产阶级骄傲一样。当马松想给他们印刷厂里的同伴们讲大道理时，他们说他臭……不高兴费事和他辩论……同意回答他的只有一个人，以前在战壕里的老战友。他耸耸肩头：“你要的是什么？让人再一次打穿你的皮肉，为了别人的权利？要他们重新来一次？我可是够了！我已经不

① 原文是拉丁语。

② 公元前1503年的罗马执政官。

再那么蠢，还要管别人的事。我管我自己。人各为己！”

玛克和马松辛酸地斥责他们各自的阶级的自私自利，可是他们自己也没有下决心放弃自己天生的极端自由主义，而这也是自私自利的一种形式，它把他们的造反精神减弱到零度。一个法国人要放弃群众的成见，而进入一个政党的固定的框框，接受纪律，这对他来说是艰苦的努力。战前①法国社会主义的弱点在于联系成员的纽带太松，只能在某种条件下接近成员，而不能在决定性的时刻抓紧他们。马松从战争中带回一个教训，那就是无论在何时何地，决不能把自己交给任何首领，服从任何政党的命令，而只能把自己交给自己一个人。这样说来，如何依靠别人呢？认为别人，即使是和他属于同一个阶级，和他同样受压迫的人，在各人只顾自己的同时能够一致行动而不放弃一个司令部，一个党的专政所同意的任务，这是最虚无缥缈的希望。猛烈的集体冲击是过渡性的。它们的猛烈使它们精疲力竭，如果没有一只坚强的手抓住它们，它们在远远没有达到目的之前就松了劲，它们向更深的底层沉没。一块抛出去的石头落下来的地方总比抛它出去的地方低。革命的法国丧失了行动的实践已经太久了。战争更加使法国厌倦搏斗的规则。自由的精神所能回想起来的，是使他们憎恨，被他们吐弃的军营生活。只有保守派和沙文主义者接受教训而且加以利用。对于反对派，形势大好。自由在铸造它的马嚼子，一边拒绝顶在它腰部，骑在它背上使它走向胜利的首领的膝盖。马松不能够留在任何一个工会之

①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以前。

中。要改组战前留下来的工会组织就有很多困难，新的工会力量互相抵消，浪费了时间。至于玛克，他是自我中心主义的人身化，他的一切弱点由此而来，一切力量也由此而来。看来他决不能放弃那些弱点而不放弃力量，以致丧失生存的理由，所以在死胡同里看不到任何出口。在那里，这两个伙伴对社会的辛辣批评使他们碰壁。除非在无能为力的否定中，他们才是同伴。他们缺乏可以使他们轻松的行动。谁知道，如果他们能行动，他们也许互相同意协调他们的行动所必需的让步？这是有待进行的一种学习。到什么地方去学习？法国没有教人行动的学校。只有说话的老师。在说话方面，每个法国人都知道得很多，可以教训别人。玛克和马松厌恶说话。可是他们不停地说话。缺乏行动！他们老说、老说他们不做的，不能做的行动。他们从那里边出来，内心空虚，对于自己，对于对方，充满厌恶之感。行动！行动！行动的腹中需要受孕！

社会上不大知道，这种意志没有得到满足的青春发动，和性的青春发动不能满足同样危险。健康的人民需要给他们的努力提供一个目的。如果你不给他们一个崇高的目的，他们将采取卑鄙无耻的目的。与其是不能孕育的干枯生活，令人恶心的空虚，不如犯罪！我们认识的一九一四年的青年中，不止一个奔向战争，为了逃避令人堕落的烦闷。这些人后来呕吐了他们吃得太饱的血腥的食物。战事结束后，又有一代青年到来，轮到他们受向往行动的和发情一般的疯狂折磨了。如果没有女性，他们要在囚笼的铁栏杆上撞碎自己的脑袋，有如动物园中的野兽，长期拘囚生活没有使它们丧失本性。玛克和马松在兽栏中团团转圈子，一边低声地叫唤。千百个青年也

和他们两人一样，隔离在各自的兽栏中，各人从内心深处吼叫他们的极度痛苦和忿怒。

在这里，安乃德的儿子是被良好的血统支持着。这种血也许不是他的种族的血。没有必要在李维埃这条川流中回溯得太远。善与恶在川流中是混杂的。但是每人都在他的生活过程中改造自己的血液。在玛克的红血球中，安乃德的骄傲努力是留下痕迹的，玛克尽管是个相当龌龊的小青年，象几乎所有二十岁的小青年一样。如果你从他们的自然状况来看，他们是满身污泥，未经过滤。玛克有深深地混乱的思想（在身体和精神方面），同时又活在道德上十分可怕的时代和生活环境中。（无论在人身上或在人之外，没有一个信念，没有一点依靠！）尽管如此，玛克决不容许他本能的、荒诞的和英勇的自我超越的意志有所退让。"超越什么？自己？谁是自己？自我？这个比零还小的东西，这个我掌握不住，我不认识的自我，我连他是否存在都没有把握的自我。不管有没有把握，我要，我要，我要！我要超越他。我不让自己和他一同沉沦……"在这些时刻，他谈他自己象谈别人一样。但是他要保卫这个别人，即使这个别人从他手指缝中滑走，摇摆，跌倒，出卖自己。玛克为了反对此人，为了赞成他，评判他，谴责他，扶他起来，而保持着自豪的情操完整无缺，虽然这些是被他尖锐的讽刺奚落为化石的情操：光荣、道德、骄傲，以及不肯背离的坚强决心……"背离什么？……白痴！白痴！……背离那个抛下了我，而自己却跑掉了的卑怯的资产者？还是背离了那失身于人的肚子？她将我交给可憎的生活，我自己并不要求进入这种生活。白痴！算啦！愿意或不愿意，反正我已进入生活！

她把我投入战斗。我不投降！”

于是他想：“她（这个肚子）没有投降。而我，我去投降？我将不如一个妇女？”

这个年轻的男性，自以为比妇女高超不知多少倍。但是在内心深处，隐藏着一个没有成形的祷词：“敬礼，母亲……果实累累的肚子……”① 果实决不背叛母树。

可是在当前，背叛的倒是树身……

玛克用严峻的目光观察这个妇女，他的母亲。她是从东欧回到他身边来的。她在巴黎的发酵的环境中进行了奇特的活动。他觉得她可疑。面对成为他个人之敌的这个世界，她并没有象他所期望那样强烈地反抗。难道她接受这一切？他无法看清她的内心深处。但是在她嘴上，眼睛里，在她整个身上，他看到一种很活跃的悠哉游哉的态度：很幸福，没有反抗情绪，没有悔恨之意。叫她悔恨什么呢？难道要她怨恨这个世界，怨恨人类的苦难和耻辱，怨恨她自己参加了这一切？玛克在生活中还是一个新手，吮吸生活的胆汁，仿佛那是为他个人提炼的；对于他来说，尝尝这种苦味是很好的游戏。而她却已经有充分的时间熟悉了这种味道，令人反感的味道。“胆汁混在一切生的食物之中。这并不妨碍进餐。必须进餐。我接受了生活。没有选择的余地。”

他也接受了这个生活。但是他是怀着怨气、仇恨和抑制的怒火接受的。他不能忍受另一个人，他的母亲，就那么自然

---

① 原文是拉丁语。

而然地适应了，甚至好象还从中得到一种不正派的乐趣。可是他有什么权利自以为能够禁止她去干这一切？他于无言之中给自己一种权利，超出儿子的权利，男子的权利。这个女人是为他所有的。但是如果他去对她说这些，她将嗤之以鼻。他知道这一点。他知道她有理。他因此而更加气愤。

* * *

在取得了杂七杂八的经验之后，安乃德又成了街上的无业游民。在最后一次经验中，她差一点把自己的毛发都丢在那儿。换一个别的妇女，很可能把对自己和对生活的信心也大部分丧失在那种场合。然而安乃德的毛发是浓密的。至于信心，她丝毫不冒丧失的风险，她根本不在乎有什么信心。"信任，信任谁？信任什么？信任我自己？信任生活……无聊的扯淡！我能知道什么？难道我有知道什么的需要吗？……要想以未来为基础而进行建筑，这是从房顶开始盖房……这样做只有对于男人们合适！我脚下并不缺少土地。我永远知道把脚放在何处！我的一双结实的大脚！它们甚至那样地乐于走路……"

她的壮实的体质不象留有肺炎的痕迹。她的感冒转为肺炎，幸亏归程经过意大利①，把病势控制住了。虽然她已经四十五岁，却一点也没有更年期的征兆。西尔薇比她年轻，已经感觉到更年期的不舒服，而且使她不能忍受。（她周围的人更是被她搞得不舒服，因为她的性格并不由于更年期而变得更

---

① 意大利的地中海边的气候，十分有利于人的健康。

好些。她的性格不安宁而且搅得别人也不安宁。）西尔薇拿她自己和安乃德做了尖锐的对比，而且好象在责备她的姐姐比她强。安乃德笑了，对西尔薇说："这就是开始得太早的结果①！好德行总会有好报的。"

西尔薇嘟囔着说："漂亮的德行！你现在干的事也算在内！"

"你听说什么了？"

不，关于德行，她什么也没有干；关于坏事，她也没干什么。这些年来，她确实无论对德行或对相反的方面全都不放在心上。有时她想到这儿，几乎觉得自己可耻。她想试试看，是否真的觉得可耻。诚恳地说，即使对于自觉可耻这一点，她也办不到。

"可是，我怎么啦？……什么？连不道德的力量都没有？最不堪的是：反道德。这是何等的堕落！脸红吧！脸红吧！呵！不，够了！我的脸这样已经够红的了。无论如何，没有可怜的西尔薇的脸那么红。阵阵的西洛哥②吹得她额头、面颊、颈项成了一片开满红罂粟花的田野。何等刺目的健康身体！……"

肯定的，她并不引起人们怜悯。她的处境并不出色，过一个月算一个月，剩下一点余款只够几个星期生活，而且必须精打细算。她每天只能吃一顿正餐，在廉价的小饭馆里，食物既不丰富也不讲究。可是上帝知道怎么回事，她吃什么都得益匪浅。

---

① 西尔薇很年轻时就开始了风流生活。

② 意大利语：意大利西南方的地中海上吹来的猛烈和炎热的季候风。

她发觉她健美的容颜曾经被她儿子严厉审视。他恨不得要求她解释她那种令人反感的冷漠态度。他管这种态度叫冷漠，因为她不和他一样激烈地反对某些人或某些事。她略微鼓起的近视眼忙于观看一切，反映一切，可是不表示任何立场。她所瞧见的不论什么却都不是白费的，她在内心里保留着它们的形象。早晚有一天，她要算帐，但不是今天。她走她自己的路，一路上吸取所有的反光侧射。她继续享受持续不断的奇异的和谐之感。这还能继续多久？她并没有故意保持这种和谐，当初也不曾设法寻求它。最令人惊讶的，不是她在随着战争年代精神紧张而来的战后的缓和中，几个月、几年之久地欣赏了这种和谐。整个时代都多少参加了缓和，那是生命向死亡的自然报复。但是这种报复对时代来说，经过两三年之后，即已消歇。它象稻草着火一样一烧就完。可是连仓库也一起烧掉了，剩下四堵摇摇晃晃的危墙，毫无遮拦，任凭风吹雨打。安乃德的仓库却没有留下火烧的痕迹。它是用上好的粘土精工筑成的，她收获的庄稼整齐地堆在那里，里边还有地方储存去年的和明年的收获。令人惊奇的就在于此。她的和谐还在延长，而别人的和谐则已经枯竭，或者象吸完鸦片烟一样令人恶心。她的和谐和别人的和谐根本就不是一样的。

相差甚远！她的和谐是以精力作基础，以行动作支柱的。没有麻醉品！行动……（这难道不也是一种麻醉品吗？）这些行动有的成功，有的失败，那是次要问题。不论成功或失败，都是收获。因为每走一步，哪怕是错误的，她也能够用触角在这个抽搐于死亡与新生之间的宇宙里，在这个以世界的腐烂

为养料的肥沃草原上，吸取无穷无尽的碎屑。

但是为什么千百万对别的触角，比她的触角更年轻更活泼，却没有取得同样的享乐？为什么，相反地，这些年轻人得到的却是一种昏眩，以及充满幻觉的憎恶、忿怒和恐惧？他们只看见草原底下的尸体。她难道没有看见吗？她看见了。她看到了表面和内部。怎么？这是合乎事理的。许多死亡，许多生命，后者是前者的儿女。那么，她不再谴责战争了吗？她随时准备反对战争，为反对那群把战争当作狂热的信仰、虚荣和唯利是图的赌博的恶棍而斗争。她怎样能把她的这一切想法统一在一起呢？不必要求她解释！她的天性知道：女人的天性，深刻的、盲目的、而且有把握的天性，是大自然的各种伟大规律的一部分。然而她的智慧却不知道，除非智慧中刚刚发出过某些闪光。但是这种闪光太短促，她不能从中辨别出明确的意义①。对，和大自然一样，安乃德和一切残杀者激烈地斗争着；同时也和大自然一样，她满怀激情在为一切生命而燃烧，为一切生命，一切从死亡的大野上涌现的新生之火焰而燃烧。死与生的和谐，虽然她的理智不能够建立起这方面的规律，她的眼睛，她的双手，她的动作，她的生命的自然奔流，干脆实现了这种和谐的协调。

她喜欢观看，喜欢生活。从死者的血中生长起来的这片新草原的生活中（我也一样，我也是死者？我复活了……）什么都引起她的兴趣，即使是不好的东西。这个勃艮第妇女不

① 读者将在下一卷中读到安乃德从罗马尼亚回来，经过意大利以及在那里遇到的人和事的回忆。现在还不到叙述的时刻。在她身上这些痕迹似乎消失了。它们的形象在沉睡，以后将要醒来。（作者注）

是小嘴女人。她不厌弃生活。她身体笔直而且结实，站得稳稳的。这是不言而喻的。只要你是健康的而且底子好，也就不必多说了。但是，这并不给你权利去对别人说："你应当象我所要求的样子！""哎！朋友，你能做到怎样就怎样！我善于和你适应。这并不是说我以后不嘲笑你……这是人生一乐……但愿这样不至于使你受窘，正如你不使我感到困窘一样！好，你表现出自然本相来吧！赤裸着身子或穿着衣服，不管是美是丑，你使我感兴趣。所有的食物并不是都有同样的质量。但是我满足于一切食物，我饿了。"

这正是使玛克气得不能忍受的事……这种傲慢的胃口，不关心（也许人们会这样说）质量。还有这种动物式的快乐，从容不迫，强健壮实，一切都能吃，人和众人。但是玛克不能抗拒这一切。和安乃德接触的大部分人也是这样，即使他们很聪明，能在安乃德观察他们的明亮的眼睛中抓住头脑清醒的讽刺的闪光，也不会因此而感觉受了冒犯。因为在深底里（这些老孩子说不清楚，可是他们感觉到），对于他们大家，甚至对于坏人，安乃德总是有一种不自觉的母性。

* * *

安乃德善于选择她的孩子们！

不是她选择，而是命运交托给她的。这不过是一种说法而已！她徒然有健美的手臂，肌肉发达，我没有瞧见她把奥维涅的吃人巨魔或亚苏的公牛——狄蒙，这个新闻界的剽悍人物抱在手臂上。是他，狄蒙，抓住安乃德不放。她自己跑去投身于狄蒙的苦役牢中。

安乃德正在失业中，一天，她遇见了一个过去同住宿舍的女友，两人已有二十五年没有见面。这个女友在战前出身于小康而有地位的资产阶级阶层。她和同阶级的人一样，现在已经破落到只能勉强餬口的地步。而这点条件也在一个月接一个月的缩减。她箱中仅存的一点本钱，不断地从破洞中漏走。在战争以前，她冷淡地对待安乃德，自从后者在资产阶级社会中闹了双重丑闻：不正规的婚姻关系和突然破产。战后，这位女士成了寡妇，而且破了产。她上有老母，下有三个孩子，不得不从她舒舒服服的诚实人的地位降下身份，而到不论何处，用不论何种方法去寻求每日聊以果腹的口粮。她的那些美好的原则、文凭、证书和家庭的体面地位，现在对她只有微小的帮助。她不再向生活提出条件，而不得不接受生活向她提出的条件。每逢生活向她提出条件时，就算她非常幸运了。因为生活才不关心到处漂流的破船的碎片！可是这个可怜的妇女，弯着腰，不能下决心拉下脸来。她还保留着的"高领子"①，虽然这领子已经很肮脏，破烂，而且磨损了。这领子成了和人的种族不可分的东西。带着它而生，带着它而死。它对于在战后的莽林中寻求每天的面包的苟延残喘者，是巨大的障碍。

她碰见安乃德那天，正心慌意乱，不知所措。她第一个动作，象是一只被追逐的野兽见了藏身洞就没头没脑地往里钻。在这种时候，肯定她不记得从前她谴责过安乃德的事了！从

---

① 成语：身份，架子，面子。

前，她是坐在岸边，安乃德是在水里。现在，轮到她了，是她在水里，正在随波逐流地漂荡。她碰见了安乃德这位游泳好手。二十年来，这位游泳家一直支持在水面上。她拚命抓住安乃德。这至少是她的第一个姿态……但是安乃德能为她做点什么呢？她马上感觉出来了：安乃德和她一样，在找工作。

安乃德看出对方的慌张，她要设法让对方和她谈谈。这两个妇女对过去的事一字不提。三句话可以把那些事说完。目前的情况吸引了她们的全部注意力。这个落魄的女人想起最近一次冲突，还心有余悸，身上还带着冲突时溅出的泡沫。她不能想任何别的事物……她用断断续续的声音，泪水和怒气哽咽着的声音，叙述她刚刚经受的新考验。在一家报社的办公室里，她找到了打字员的位置。这家报纸印数很大，嗓门洪亮，叱咤一声，可以震聋巴黎。不论谁都可能料想到，在虎口中工作肯定不会很省心的。可是这个天真的女人没有想到这一点，她还是个属于过去时代的人。在那时，资产阶级尊敬一张印刷的字纸，自由报纸的寓言还有市场(其实神话早已拆穿)，办这样的报纸是神圣的职责。她从高处掉下来，掉进四十个大盗①的魔窟。其中的"阿弗列次"②，用长矛和舌头比武。这帮家伙由一个"阿弗列次"之王率领着。这是一个人身牛头的妖怪③，比所有的恶魔加在一起都狰狞可怖。他的吼叫声能让一百万读者发抖。狄蒙（其实不如改名为乌布④）总是

---

① 阿里巴巴和四十个大盗的故事，见《一千〇一夜》(即：《天方夜谈》)。

② 原文是阿拉伯语：神话、传说中的魔鬼。

③ 希腊神话中的吃人妖魔。

④ "乌布"，法国作家A.亚里(1873—1907)的闹剧《国王乌布》中的人物。

倾向于把他便盆中的水泼在他的客人们头上。编辑室处于老板和外界之间，也接受到老板的一部分水滴。他们已经习惯于这种洗礼。按照级别排列，从上到下，每人接受到水滴之后都抖一抖身子，把水抖落在比他低一级的人身上。这不幸的女人坐在板凳上，级别最低，要承受全部水滴，一点也不少。第一次淋到水时，她大为震惊，还想反抗。（她的反抗不起作用。）他们一眼就掂出受害者的分量。她的样子象一只受惊的母鸡，它抖起全身羽毛想躲开汽车轮子，反而跑过去投身于车轮之下。这是一种游戏。汽车嘟嘟地响着，母鸡从各个角落中钻出来。他们把这只受惊的母鸡当球玩，抛来抛去。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吓得目瞪口呆的她是否还有心打字。在嘈杂声中，她听不清别人对她口授的断断续续的句子。她不知所措，跟不上口授，听不清字句的意思，忘掉了拼法。拼法是资产阶级精神的最高荣誉和精神上的“最大的羞耻感”①！结果如何，人们可以想得到。他们一点也不照顾她的年龄和激动的心情，她忍受他们的毒骂，使她回到住处象害了病一样。她躺在床上哭。白天，极端荒诞恶劣的言词纷纷落在她的头上，直到夜里还在她耳边轰鸣，憋得她喘不过气来，吓得她手忙脚乱，好象在侮辱之下，被人剖了腹。最后一次打击是今天午后的一幕无耻的恶作剧。国王乌布② 欺弄一个不知趣的来访者，以此款待他的编辑人员。一个老年的神甫异想天开地到报社来募化。那场面过分倾向于卡拉苟③ 趣味，所以不便在此宣

① 原文是拉丁语。

② 指狄蒙。

③ 土耳其戏剧。

扬……那神甫瞧见魔王，他逃跑了。受惊的母鸡也一样，一有机会就逃跑。她下决心不再回去。

安乃德听着，用手抚弄着对方羽毛散乱的翅膀，不说话，轻轻拍着她，使她平静下来。对方讲完之后，安乃德问：

“这么说，这个位子现在是空着？”

对方恶心地打了个嗝，问：

“您不会想要那个位子吧？”

“为什么不呢？如果我不至于夺您嘴边的面包。”

“我再也不吃那个面包了。”

“我吃过别的面包！大家知道，吃面包最好不要把面包工人的手看得太仔细。”

“我见过他们的手。我再也吃不下面包了。”

“我将要看他们的手，面包我也要吃。”

那个惊慌的妇女，虽然念念不忘她的可怕的经历，额头上还留着阴影，但瞧着翘起下巴向她挑战的安乃德和她的好兴致，不禁笑了，她说：“你胃口很不错！”

“我没有办法，”安乃德说：“我不是一个纯粹的思想家。先吃饱。然后，思想也不会因此而受丝毫损失。我向您担保！我不出卖思想。”

她打听好必须知道的情况：工钱很不少，工作是她能够胜任的。由于极偶然的机会，她幸运地认识了那条苦役船上的一名划桨者，一个老编辑（她曾经和他跳过舞，那还是在她和后来没能同她结婚的洛瑞在沙龙里调情的时期）。她不等到午后下班，就去夺取那个还热烘烘的位子。她心想：“我才不犹豫哩！世界是一只关猴子的大笼子。人们是出生在这笼子里

的，他们无法逃跑。这些人，那些人，他们扮的所有的鬼脸，没有什么使我惊慌的新鲜玩艺儿。至于那只大猩猩……我们等着瞧吧！我很好奇，我要跟他较量较量。”

对，好奇心……如果安乃德是夏娃，她将毫不犹豫地摘下苹果。她不会那么阴险，叫亚当替她摘。“我知道，我在冒险。我冒险为了更好地知道。旧道德叫人躲避风险。可是新道德告诉我们，谁要是不冒险，谁就一无所得，也就什么都不是。我现在还什么都不是，我将成为人物。”

人有好奇心，这难道是缺点？也许是的。可是在安乃德身上，这是勇敢的缺点。因为她的好奇心是向她要去找的那个不相识者挑战。好奇与挑战，两者是联在一起的。她有一点游巡骑士①的灵魂，没有巨人，她就向猴子挑战。再说，她给自己的理由（瘦骨嶙峋的堂·吉诃德没有这种理由），就是她的结实的牙齿要吃：“猴儿们，给我吃的！”

当她第一次进去时，她先检点了一下自己面部的神态和走路的姿势。她知道，她日后在报纸编辑部的地位，不是别人将要给她的，而是她自己从第一分钟开始就要给自己争取的。她在回答问题时是冷冷的，面带微笑，口齿清晰。二十句话，把她的简历，她的知识（对于工作有用的知识，别的知识不如给自己留着，无知之人是不会赏识你的）交代得一清二楚，没有一句多余的话。接着，她不理会别人打量她的目光和言词，也不理会想让她出丑的开玩笑的话。她开始干活，而且工作完成得十分敏捷。

---

① 指堂·吉诃德。

他们也不是笨蛋！巴黎人是有眼光的。这眼光早就摸过了她的乳房，和乳房下面的女人的心。这些人和那个人，安乃德早就稳拿在手中。“举枪敬礼！……”大家不声不响地接受了安乃德。可是有几个人还大声说了一堆不堪入耳的荒诞话，作为补充的奢侈品，来考验考验安乃德的耳朵。勃艮第人的优质耳朵，虽然把话全听进去了，但耳根却并不因此而更红一些。“去你们的吧，猴儿们，你们不算有创造性！你们没有别的什么要表现了？那好，安静待着！”

安乃德不动声色，在心里笑，手指在打字机上跳动，但是没有用过分的热心。为了表示她专心工作，她认为没有过分紧张的必要。那个年老的副主任，象一条吃小鱼的凶猛的鱼一样，在旁边窥视她。他看了安乃德打字的稿子之后，不认为有必要多做解释，只说了声：“可以。”大家也这样想。事情就算决定了。

剩下的还有老板。他出去几天，进行神秘的活动。他为了事务，可以去煽动各国人民。（有时也为了女人。如果一个女人吸引了他，他不把她弄到手决不罢休；他去追逐猎物了，在他得到满足之前，干任何别的事都不行。）这次他出去半个月左右，安乃德有时间坐稳在她的位子上。她甚至有时间忘掉老板的存在。他回来后，她才知道他刚刚出去了一趟。他穿过编辑大厅，没有说话，脚步沉重，额头上显露出有心事的样子，神色不善。他走过的地方，职员们都站起来。安乃德在阅读文稿，手指按着打字机的键盘，目不旁视，干她自己的活。她一边准确地看着每一个字，一边在心中回想一件件的往事，这使她高兴，她微笑着。老板的眼光并未把她漏过。他的沉重

的目光投射在她身上，从她的后脑勺看到她的臀部。她不屈服。但这不是她的长处，因为她没有瞧见老板。一直到他走出编辑室的时候，她才感觉到四周的寂静，但已经晚了。她抬起眼睛，问道："发生过什么事？"旁边的人们笑着说："他经过这儿了。"安乃德不摸头："他？是谁？"

刚才，她的心在千里之外……等她明白了之后，她吃了一惊。人们轻声告诉她，老板已经量了她的尺寸，从头到脚。老年的副主任叫大家别说话。老板把他的办公室的门敞开着。今天，他的脾气好象不很好，想必他在某件事上吃了点亏。大家留点神！屋子里重归寂静，人们规规矩矩，只听见几个打字员手指下发出的噼噼啪啪的声音，以及从街上传来的喧闹声。稍后，响起狂怒似的铃声和老板的拳头擂桌子的声音。安乃德第一次听到这头猩猩的吼叫。老副主任赶快跑过去。当他走进老板的办公室时，里边传来剧烈的响声，暴风雨和霹雳向他背上打来。在编辑室里，大家都低着脑袋，提心吊胆，不敢吭声。当然罗，老板一眼就抓住他不在的期间编辑人员所犯的错误。老副主任刚刚走进老板的办公室，马上又出来了，他象一个被人捏在手中的桃核。在他身后，狄蒙的宽大的躯体堵塞了门框，在三级台阶的上边，他双手攥着一把纸片，大声叫喊："一群白痴！拿去，拿去，你们的擦屁股纸！"

他把纸片向空一掷。编辑们的脑袋都紧缩在双肩里。只有安乃德一个人抬头看着。狄蒙的眼光象雷电一般向她轰击。她继续瞧着狄蒙，一边不停地打字，有时为了核对一下，瞥一眼原稿；接着，仍旧抬头面对大雷雨。狄蒙几乎要爆炸了："放下你的百叶窗！"

可是安乃德不放下。狄蒙听见打字的声音仍在很匀称地响着，怒气冲冲地走下两三级梯阶，接着又改变主意，转过身去，回他的老虎洞中去了。

过了一会，铃声又响起来。一个职员战战兢兢地去接受命令。他拿着一叠写了字的稿纸出来：老板写的一篇社论，需要打字。轮到安乃德给狄蒙的污泥浊水的文章打字了。她刚向文稿看了一眼，就吓了一跳。她转身问副主任："您说，主任，我们的任务是把它洗刷一遍，对吗？"

对方吓了一跳："什么！洗刷？"

"是的，洗刷垃圾。这上面有的是垃圾。"

副主任高举双手①，用哽住的嗓音说："倒楣家伙！千万别这样干！"他用辛酸的嘲笑加上一句："文章的价值正在于此！"接着，他严肃地吩咐："对吗？别干蠢事！您要让我们大家都倒楣吗？全文照打，一字不改！"

"拼法错误也不改？"

"这管您什么事？……好，最明显的错误改一下，但是要十分小心。别引起他的注意，这家伙不会原谅您的。"

"但是，话虽这样说，您瞧他在一大堆他不认得的字中混搅一通，把比雷这个地名误作人名……"

"唉！我才不管哩！那是他的事。我的事是使这儿保持平静。您，从您开始，您让我平静点！不要去管与您不相干的事！……好吧，美人儿，别记恨！可是，已经说定了，您就按原稿一字不改地打字！"

---

① 表示惊骇。

安乃德是个牛劲头。她乐意怎样就怎样理解。她感觉恶心，用指尖打字。这东西粘在皮肉上，油腻腻的。她真想去擦擦手。而且气味难闻。她皱着鼻子……话虽如此，这是男性的气味。非常强烈。有时，抓人的铁爪可以把人的骨头拧碎……好一只猛兽……遗憾的是人们不敢……不是修剪！要么全要，要么全不要。但是让他避开陷阱，免得白白地掉在里边？关于语言、历史、科学的很大的错误。真见鬼，为什么他迷失在这一切里边？"为什么我不敢……我不敢替他改，这才是出卖他……我不愿象这群胆小鬼，在这儿成天发着抖过日子。我也许敢。我就敢……"

她敢。她大胆地修改，不是改肮脏的粗话（那是他的旗徽上的颜色，必须让他保留着）。可是他那些谬误不能不改。允许猴子仍旧做猴子，可是不做毛驴。"我光剪掉你的耳朵，别的你自己留着。"

副主任只看见打字稿在冒火花，他没有耐心仔细核对一下。可是什么都逃不过狄蒙的眼睛。这用不着多长时间。文稿刚刚给他送去，狂怒的电铃就响起来了。副主任又一次缩肩拱背，小步跑到巨人的办公室中去。他几乎立即就出来了。由于生气和害怕，他脸色灰白，用他的扭曲的短腿，跑到安乃德面前，向她喊道："肮脏的东西！……我可是预先告诫过你的！好吧，我的孩子，去吧，去吧！他要见您……啊，蠢猪女人，去和他碰杯去吧！"

他气得喘不过气来。安乃德站起来，整理一下衣裙，走向老虎洞，竭力保持平静。（虽然如此，她的心脏在胸膛里跳得厉害！）什么都不让别人看出来，这是主要的。她从容不迫地

跨上三级台阶。到了最高的一级，她犹豫了一秒钟，然后走进老板的办公室。

狄蒙坐在办公桌前，身体向前倾，两只大拳头放在文稿上，装出安多内罗① 名画中的武将或杜采② 的眼神，盯着安乃德走过来。她向前走。在距离办公桌三步的地方，她站住，身子笔挺。他冷笑道："呵，是你呀？谁叫你给我洗床单？"

"您的床单不白，我敢断言。我只不过缝补了几处撕裂的地方。"

狄蒙可怕的拳头猛烈地捶击桌子，以致从墨水瓶中溅出来的墨水洒在安乃德的连衣裙上。狄蒙站起来，两只拳头撑在桌上，好象要向安乃德扑过去："那么，你拿我开玩笑！"

安乃德冷冷地说："对不起，请您把那卷吸墨纸递给我，好吗？"

狄蒙毫无表情地将吸墨纸递给她。两人的面孔那么接近，以致她面颊上感觉到对方暴怒的呼吸。她避免注视他，忙于用吸墨纸吸干衣服上的墨水渍。她冷冷地说："行啦，请您更好地控制自己！"

他气极了。把他身体支撑在桌上的两只拳头摇晃了几秒钟。接着他沉重地坐下。安乃德结束她擦拭衣服的工作。他瞧着她干这一切。她把那卷吸墨纸放回桌上。她说："您的床单上有几个破洞，我把它补了一下。我在这样做的时候，相信自己做得对。也许我错了。这是妇女的一种怪癖，她们不能看见一件撕裂的衣物而不想动手缝补一下。如果我干的事不

① 安多内罗（1430—1479），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

② 意大利语：领袖（墨索里尼自封的尊号）。

对，那很遗憾，我把围裙还给您①。但是，您把您的肮脏和有破洞的衣物摊出来让全体仆役们（她指她背后的编辑室）看见，这是不是有用呢？”

她话说完，直视对方的面孔。他张大嘴，怒火马上就要爆发了。停了一下，他打褶的额头舒展开了，咧开暴怒的嘴，勉强笑了一下，几乎用高兴的声调说："好，你坐在这儿，洗衣女工！”

“我什么也没有洗，我已经对您说过。我把这包床单还给您，和我接到它时一样干净。”

她坐下。

“对，你是说你的手被这些床单弄脏了。”

“呵！您知道，我的手还有别的脏东西要翻腾！不，我不是一个怕脏的人。”

“那么，请你赏我一个面子，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你自作主张，修改这儿那儿？”

“我是不是有权对您说实话？”

“我觉得你没有问我已经拿到这个权。”

“那好。当我看见您在一篇很有气势的评论中，冒着被几个中学生式的错误连累了文章效果的风险，我不声不响地把它们改正了，这难道不是为您效劳吗？”

狄蒙的脸一直红到脖子。他生气地说："女学监，你在什么地方当过学生管理员？”

“最近一次，在罗马尼亚的沼泽地区。”

---

① 法国习惯，一个女仆辞职，或被辞退时，先把干活时穿的围裙解下，还给主人。

“你说什么？我认得那地方。我在那儿穿着长筒靴走过。”

“我在那儿掉下了我的一只靴子。从那以后，尽管我刷了又刷，我的指甲缝里可能还留下一点污泥。”

“看来你也是打过滚的。”

“十年以来，象您一样，象大家一样。可是我不象你们的是我没有长青苔。”①

“你至少没有丢失你的青苔。你的鬃毛很硬。”②

“我要生活，不能不这样！那些把灵魂上的，或皮肤上的毛全剃光的人，在我们这时代，生活早就把他们清除掉了。”

“在路上，剩下这样的人还太多！”

“这不至于太碍您的事吧？”

“你说是我踩着他们身体前进？呵，他们比多瑙河畔的稀泥还糟糕。你要是陷下去一直能陷到腹部。难道你在我的文章中没有看见吗？”

“对，我看见了您的手指印……”

“如果你用铁锹拨弄人，你自己就顾不得香臭了。”

“说起用铁锹，您是个强有力的挖土工人。”

“这是你对我说的第一句恭维话。”

“我不是拿了工钱来给您说恭维话的，我是来为您效劳的。”

“你替我缝补衣物，也是效劳？”

---

① 法国成语：“打滚的石头不长青苔”，意谓：老是变换工作，不能有成就。这里是说：我一事无成。

② 比喻性子刚烈。

"当然罗。我要是让您带着衣服上的破洞在巴黎出现，对我来说肯定更省事。可是只要我为您效劳，我就得按照我的办法去做。好歹凭我的良心。我不愿意……"

"不愿意我向巴黎露出屁股来？……可是，我的孩子，我是专门干这一行的。这是我的光荣。如果对于你这样尺寸的人来说，雄辩不是白费唾沫，我可以给你表演丹东① 的大声吼叫：'我让他们看墨杜萨② 的脑袋！……'但是和你在一起，不用白费事。坐在这张桌子前面，女学监，你给我讲讲我的中学生式的谬误！"

她把他当作同伴似地，不慌不忙地向他解释。他老老实实地听着。听完后，他说："谢谢你。我留下你在这儿照看我的衣被。现在，这儿是我赔偿你衣服损失的钱。把这件被我的粗大的手溅脏的衣服换一件新的吧！"

安乃德说："我不从您手里接受任何东西。至于这件连衣裙，作为工作服是够好的。这样更谨慎些。您只要再这么干就行了！"

* * *

安乃德留在狄蒙办公室里工作，做打字员和狄蒙的私人秘书。她的办公桌安排在狄蒙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门几乎是经常开着的。人们不断地进进出出。狄蒙从来不和整个编辑机器脱离联系。他监视着每一个环节。很轻的颤动声都能

---

① 丹东（1759—179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演说家。

② 希腊神话中之女妖，满头是蛇，代替头发，谁要是看她一眼，立刻化为石人。

传到他灵敏的耳朵中来。这并不妨碍他在闹哄哄的声音中，接见五十个来访者，能同时处理二十件事、打电话、口授指示和社论，此外，还要和秘书断断续续地谈话。

那是些奇特的谈话，突如其来的，毫无准备的。她不是麻木不仁的女人，否则就不能接住飞来的球再反击过去，针锋相对。我们可以信任安乃德的眼睛和手腕。她当年曾经是网球冠军。她的各个关节有硬化的倾向，但很快就恢复了它们的灵活性。狄蒙粗鲁地向她表示赞赏，"对她的岁数来说。"（他知道安乃德的年龄。她不是向人隐瞒岁数的女人。）他需要这种唇枪舌战的对打，这种迅疾的问答。她毫不怀疑，到了一天她支持不住了，他会将她象一匹老马似的抛弃掉。这不是高枕无忧的生活。从早到晚他紧紧地抓住她，不让她喘口气。她经常在窥伺他，飞快地抓住他的思想，加以整理，搞清他的表达方式；一边打字，一边耸着耳朵听，时刻准备受袭击和还击：手臂象弹簧似地伸出去，捏紧结实的拳头，直接打在对方的下巴上……狄蒙笑了，他说："我接受……"轮到她时，她也接受挨打。晚上，她精疲力尽地回家。第二天必须重新开始。她就是这样干的。实际上，这对她也有好处。清醒的精神不停地在活跃，对她是一种锻炼，身上的轮子和轴承借以退锈；并且和随着年龄增加的脑中的积垢作斗争。她的工作岗位的危险性，磨练她对生活的兴趣和官能，它们因此而更敏锐可靠。她不抱怨干活的辛苦。

她为之效劳的那位危险人物给她工钱。不但用钱报酬，（他给的工钱很丰厚！）而且信任她。很快地，他对安乃德什么离奇古怪的隐私都谈，他也逼安乃德说出一些她平常不肯谈

的私事。最了不起的是，安乃德对他那种不知分寸的探问，居然不生气。和这类家伙什么都不能隐瞒。(自然罗，除掉对这个家伙无关而对安乃德最主要的事。)至于别的一切，有什么关系！羞耻这个词，对于他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在他们两人之间，坦率地谈话。

不论谁，听见过他们谈话的，不论报社里哪一只抓住过他们两人谈话的片言只语的耳朵，都以为安乃德已经成了狄蒙的情妇。他们又生气又佩服这个刁钻的女人。

可是，对安乃德和狄蒙都有把握的一点，恰恰是睡觉之类的事不在他们考虑之列。没有睡觉的问题！"谢谢上帝。"安乃德心里想。"见什么鬼……"狄蒙也许这样想。两人中谁也没有动过这样的念头。狄蒙追逐的是比较年轻的猎物。安乃德则是已经被人追逐得够腻了。不，不是为了这个。使他们结合起来的是无言的安全感。在狄蒙方面，没有任何需要小心提防的。安乃德的力量来源，是狄蒙不认为她是这类女打字员：她们总是在窥探老板，巴不得和老板发生关系。狄蒙肯定，安乃德随时准备着，如果他说一句话，她立刻会站起来，用手指把她的头发塞进帽子里，下巴一抬，打个招呼："永别了，老板！"一去不返。没有什么人可以把她留下。正是为此，狄蒙不放她走。你一眼看去，就能掂出她是有实用价值的一个女助手。她准确知道她应得的报酬(如果她不知道，他也许瞧不起她)；同时，她除了准时工作之外，对别的事漠不关心(这是无私态度的最高表现)。这样的女助手太少了。他不至于愚蠢到不要她。但是她呢，是什么在抓住她？是不是仅仅为职位和工钱？还有他，狄蒙？说到底，狄蒙使她感兴趣。没有

任何吸引她的地方，没有任何亲密的关系。他们都觉得自己不是一般的动物。他俩的思想没有相同之处。可是他们和别人的思想更不相同。每人都铸造了自己的自我。他们的自我不是从卖不出去的剩货中收来的。每人都是用自己的料子剪裁的，用的是剪起来很重但是很准确的剪刀——他们自己的经验。虽然他们用的料子和剪裁的式样很不相同，他们却互相认出是同行伙伴。他们互相可以用半明半暗的字句说话，也可以用完全明确的字眼。

狄蒙厌烦透了那些卑躬屈节的家伙，他们害怕他的厉声喊叫，弯腰弓背，把屁股送过去让他踢。终于有一个人(这个人是女的。在德语中，有一个同样的词，称呼高规格的男人或女人)，终于有一张人的面孔，敢盯着你瞧，而且敢说"不"。她从容不迫地让你接受她正确的有理由的批评和责备。而且她有理(他不同意，可是他从中获益)。这叫人痛快，这是脚踏实地。你可以把脚放在上面而不会下陷，也可以把头放上去。他的大脑袋，有时非常需要找个地方靠一下！可是，这一点他不让别人看见。他只看见她的胸脯。他心里想：她用乳汁哺育过一个人。这乳房中有奶可以充饥。如有痛苦，可以拿这对乳房当靠垫，他以毫不在乎的神气，向枕头诉说他生平的历险记，用他惯常的玩世不恭的开玩笑态度。他毫不感到发窘地展示出赤裸裸的狄蒙和他的"美好灵魂"！这个灵魂并不很吸引人。然而象所有的灵魂一样，它曾经是一个初生婴儿的灵魂；而且有一天也会象所有的灵魂一样将成为一个临终者的灵魂。一个真正的女人总是善于理解而且同情别人的。但是她轻易不对骄傲的人讲……众所周知，男性和同情心毫

不相干！同情心对他是一种冒犯。可是有这样的冒犯（有时甚至称为侮辱），使接受者在内心并不生气。问题在于善于冒犯。冒犯来得及时，对方的意志徒然提出抗议，而肉体却在等待这种冒犯。安乃德在听狄蒙说话时，嘴角不露形迹地牵动着，表示她的十分之一的怜悯，十分之一的蔑视，和十分之八没有成见的智慧的好奇。总的说来，这种混合剂形成一种同情，对此狄蒙能很好地适应。独立的同情心。这是它的价值。狄蒙的名言是："打击和接受打击！但是毫不让步！是友是敌，决不投降！"安乃德也决不会投降。他已经试探过，他敢肯定……（但这不排斥他下次再试探。）

两人之间订立了一个公约，一半是秘密的，一半是公开的。狄蒙雇用安乃德为他个人效劳。他向她口授信件和报纸评论文章的粗略内容，由她撰稿。她可以洗刷而不是切削他的风格的指甲，她可以修剪某些错误，而不是全部，不能触动他故意保留着的错误。因为在斗争中，狄蒙不考虑真实性。他考虑的是打倒对手。狄蒙不愿意费事将一切都向他的秘书解释一遍。必须由她去猜，而且要立刻猜到他的意图！狄蒙不让他的思绪冷却，一从炉膛里取出来就立即使用。烫你的手指！如果你把这些摔在地上，你可要当心！安乃德的手不哆嗦。老板干脆向她陈述他行动的狡计，他评论文的主要内幕，他对报纸和生活的概念。他知道她不赞成。但是她当做看戏。是他给她买的门票。她没有权吹口哨①。他对她说："并不是你没有吹口哨的意愿！我看见你的嘴唇向前噘起

① 意即喝倒采。

了……好吧，吹吧！我允许你吹一次。”安乃德果然吹起口哨来。狄蒙做了个手势，不让她接着吹下去：“闭嘴，现在！把我所说的话正确地打字！”

她打字。这是狄蒙的拳头打在世界头上。他有仇恨要报复。

*　　*　　*

艰苦的报复。苦难和羞辱的童年怨愤。他是柏里戈地方一个小客店的使女和一个住宿的旅客生的儿子。在黑夜里，他母亲根本没有看清那个旅客的面孔。她勇敢地隐瞒了她腹中的果实。直到最后，她两脚两手地爬在一间房间地上洗擦磁砖，象疲乏的牲口似地艰苦劳动时，孩子呱呱坠地了。人们发现她和婴儿都泡在她自己的一滩血泊中。已经太晚了，不可能把不受欢迎的孩子送回他来的地方去了。孩子的哭喊声说明他有强大的生命力。可是，一等她身体恢复到能站起来，她和她的孩子都被赶出了旅店。

从那时以后，她过的生活从来没有向人讲过，也从来没有人关心过她。不论多么艰苦，多么卑贱的事，她都不在乎，只要能挣到吃的，她没有不接受的。她有着兽类对于生命的那种不可解释的坚定性。生命给它们的只有艰难苦辛，可是它们从来没有离开生命的想法。她也有女性爱护自己果实的坚定性，在他还没有成熟，还不能离开她的时候。以后，让他自己去混吧！让自然界去负责吧！那个小小的格尔德里①，当他

① 即狄蒙。

第一次去给人家当雇工时，已经见得多了，以致他能狠着心肠忍受一切耻辱。他母亲没有设法对他隐瞒她自己的耻辱。她怎么能够呢？两人紧紧地挨着，生活在一起！她把她的全部德行押在唯一的一张牌上，那就是她对于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象野兽般的强烈的爱。这种爱并不阻碍她有时粗暴对待他。粗暴对待，意味着母爱的强烈。这股力量可不是娇嫩的人所欣赏的。然而狄蒙不是这种人，他永远不会成为这种人。他理解。他理解自己是孩子，是梯子的最下面一级。他母亲给别人当踏脚板，让别人踩在身上；只有在他身上，她才能擦她脚上的泥。这是合乎事理的……可是，善良的上帝！等他长大之后，他要在压迫过他们母子二人的一大堆人背上去擦他脚上的泥！

这件事不流汗是办不到的！他决不能怕鼻子闻臭气。因为他认识人类是从他们的脚开始的①。他在一家不正经的旅店中当小厮。无形中，他接触到妓女和嫖客的秘密。有一天，一小时之间，他碰上了运气，抓住了机会。他拾到一个刚刚离开旅店的顾客遗忘在那里的有问题的文件。不到一分钟，他隐隐约约地估计了这种文件的重要性，衡量了对他有利有弊的两方面，拿定了主意。他在火车站追上了那个旅客。于是两人面对面没有多说一句话，（没有敲诈的问题！但是没有疑问，对方要想骗他……）那个人答应了条件，收回了他的文件，立刻同意雇用这个小小的同谋者。这个多疑的少年，甚至不愿浪费时间回旅店去取他的几件破衣服，和那人一同上火车

---

① 意思说：他从小就被人踩在脚下。

走了。

那是一个做相当奇怪的国际生意的掮客。他用戈底萨①式的胖胖的坦率的外表作为伪装。他充当一家冶炼公司的经纪人，专做炮兵军火订货的生意。他在大炮铸造厂和大炮的靶子也就是人民，或者是使用大炮的人之间，穿梭联系，相当频繁地到巴尔干和近东去旅行。在那里，人们的舌头发痒，需要舔邻人的鲜血解渴。人类的恩人们想方设法为人类提供杀人的玩具，他们的狗鼻子嗅觉灵敏，善于发现心急如焚地想使用这种玩具的主顾。必要时，他们一边供给军火，一边提供使用军火的借口。自然罗，那种卑微、粗鲁，虽然腰宽背厚的掮客，不会看得这样远！他满足于暗中传递供求双方面的建议，向双方索取佣金。他对政治不感兴趣。可是柏里戈的小猪崽却有蘑菇采集者的嗅觉。他不久就明白，政治是大树，在树脚下生长蘑菇。他培植大树。通过他的旅行，他的探索，他的思考和消息灵通的冒险家的知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先粗略地，稍后更仔细地探听了树的结构，主要的枝柯、树根、它的烂芽。明智的人加以维持，而避免拔掉的烂芽。对于擅长烹饪的人，所有的肿瘤都是蘑菇。他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就断定：象他的老板那样只为一个公司的利益效劳，只需要很小很小的天才。为什么不为两个、三个，甚至所有的公司服务？不用说，为它们效劳，同时就是出卖它们全体，不分彼此。出卖给花钱最多的主顾：也卖给出钱较少的。如果钱送上门来了，你就收下。合金盘或银盘，在所有的盘子里，蘑菇是一样好吃

---

① 戈底萨是巴尔扎克同名小说中的人物。

的。人们以为这个小小的蘑菇采集者不可能一下子学会同时骑几匹马的危险技术。可是主要的是，他居然学会了。他有宽大的臀部，而且他臀部坐下之处，都拧了螺丝钉。老板没有时间发现这些。时机一成熟，转眼之间他就把老板排挤掉了。故事没有交代清楚他是怎样排挤老板的。可是事实如此，某一天，在巴尔干的某处，那老家伙从他的活动场合失踪了。谁也从来没有想到去寻找他的踪迹。(有什么好处?)

时间没有多久，柏里戈人就被另一个象他那样的家伙发现了。那人比他优越之处在于同伙的人多。因为那个褐色毛发，眼睛明亮的人属于“智谋”这个强大的狼群①。它的神秘的共济会活动，保证大英帝国在全世界的统治(或者说是这个组织的统治，因为手中掌权的人们也许以为英国是属于他们的)。两个家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互相嗅对方的气味。他们毛发倒竖，一声不响地谋划着，是否两人之中扼死一个更为有利。但是，仔细衡量之后，最大的一个，也就是比较有学识的那个人，认为使这样尺码一个特路法尔丹②参加到自己一边来，更为有利可图。于是他毫不客气地提出做交易的条件。特路法尔丹提出来的条件不轻。对方不愿意浪费时间讨价还价。那个组织按照货色付价。但是他们必须掌握他们出钱买来的货色。要掌握柏里戈人，必须抓得紧。买货者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幻想，也不容许被收买者有幻想。格尔德里知道他卖掉了他的性命。他不是为这事坐立不安的人。只要拿到一笔高价就行。别的以后再考虑。只要他有利可图，他可以一

① “智谋服务局”是英国的情报与间谍组织。

② 意大利喜剧中人物，狡猾和说谎的男仆。

直为雇用他的人效劳。到一天，他的利益冷却了，他再设法从钳子里滑出来。危险是拦不住他的。（我们是严肃的，我们不说在一张纸片上签的名！……）

双方都知道会有什么后果，他们总算融洽相处，因为这笔交易的结果对双方都很有利，除了几件次要的或者比次要更轻的小小的出卖对方利益的事以外。那是柏里戈人给自己保留的奢侈品，为了证明他的独立性，或者为了锻炼他的手腕。对方什么也不说，但他表示他已经看见了。双重的明智！不让柏里戈人觉得有缰绳牵着他。但是对方手中拉着缰绳。善于领会的人，敬礼！格尔德里知道人家在照顾他，而且比谁都照顾得好，对方知道他的价值。在有人扶持他，训练他的情况下，他表现出在策划密谋上既大胆又狡猾的本领，从而由他的坚持不懈和手段巧妙的上司们解开混乱的线团，把很长的线缠在各国成员身上①。他们不久就承认狄蒙油嘴滑舌的一套本领（高卢人的儿子最好的器官是他口中的舌头）。他们向他提供发挥这种专长的条件。他们为他买了一家巴黎的法国大报社，给报纸命名为《首先是法兰西》。这倒不是说谎。因为他们首先要摧毁的就是法兰西！狄蒙挖苦地建议：《饶不了他们！》②。（从那时起，他才颖脱遂囊。）

他没有饶恕他们。事情没有拖延。他的舌头一下子升高到巴黎圣母院的塔顶，如同高岗都亚③的舌头一样。狄蒙用他的词句淹没了爱听谎言者和巴黎的那些张着大嘴爱看热闹

---

① 指国际军火贩子集团。

② 这是狄蒙建议的报纸的名称。

③ 拉伯雷《巨人传》中的巨人之一。

的闲人。他自己也是从他们的汁汤中出来的。他熟悉什么汁汤适合于他们的燉肉。他烹调的每一道菜肴都让人吃得津津有味。人们蜂拥而至。他可是决不拍他们马屁。他用谩骂来接待他的顾客。那些虚弱的人，受了他的粗暴待遇反而高兴，认为这是对他们的男子气质的赞扬，可以重新点燃蜡烛头。总之，要弄清楚极限点。超过那一点，小棍子不给毛驴搔痒，而是激起它发脾气。狄蒙准确地掌握这一点。即使在他大发雷霆的时候，他也从不忘记看压力表。或者说，看仪表的指针在打在黑人脑袋上的拳头震动下如何跳动。他在暴怒、威胁和狂暴的战斗中保持冷静。一开始时他就知道，"到此为止，住手，向右向后转！"这只野猪还有别的田地要去糟蹋。应当这样理解：如果"到此为止"，没有让他抢到使他眼红的猎物残骸(这是很少有的！几乎总是受惊的猎物把它背上的肉让追逐者咬掉一块叼在嘴里，甚至宁愿连皮都给他，为了脱身而逃)，他下次还要去。狄蒙永远不会忘记。

尤其他不会忘记在屏风后边进行的真正的竞争，和雷鸣般的嘈杂声，那是各公司之间的巨大的国际战役，他在其中要为他的公司效劳。语言上的极端民族主义是唯利是图的国际主义的非有不可的假面具。狄蒙和他的同辈（他们不是英国贵族院议员，但是别着急，总有一天他们会成为英国贵族院的议员），漠不关心，他自己更漠不关心他们在这个或那个旗帜下争夺钢铁市场，也不管是为了战争，还是为了和平。颜色毫不影响买卖，买卖可以适应各种颜色。是的，起先，在世界大战前，那是一场对人也是对思想的大屠杀。狄蒙和他的老板们一样，在他们投机事业的一个角落里，还培养国家之花：带

刺的玫瑰，鲜红的血色，作为它们代价的鲜血的颜色。正是因此，他们的竞争不是经常一致的……两种玫瑰之战……他们互相蒙骗。可是大战教育了他们，把他们的活动范围限制在一个国家的利害得失上是十分愚蠢的，这时他们有机会为了他们个人的利益，使所有的国家都受损失。如果他们有点顾虑，新生的冒险家们负责替他们消除。当猛烈的旋风掀起海浪时，这些人是从海底来的。他们就象莎士比亚作品中的无法无天的杂种，他们把世界踩在脚下。那些由四五个大洲的混合物和污水造成的勒望丹① 和马来人，是人种杂交的产物。要分辨他们是从哪个祖国，哪些肚子里繁殖起来的，是很困难的。他们自己从来不操这份心。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各种水中游得更舒服。让那些口味高的贵族分子倒楣吧，他们宣称非自己鱼池里养的现成鱼不吃！新的狗鱼什么鱼都吞噬。我们跟狗鱼学，不然就会被别人吞噬掉。狄蒙毫不困难地跟上步伐。关于他的出身问题，他丝毫不操心。“祖国”这个词使他联想起“父亲”。他要向他父亲报仇泄愤。不管思想怎样，人们不能不成为某个种族的血肉产物。狄蒙的种族，由于把他生下来的妇女的关系，象她和他出生的土地一样，充满粗俚和原始的高卢民族的嘲笑态度，它的洗刷不掉的气味留在人们手指上。他以强有力的讽刺作为报复，而自己认为，他和同伙中别的人一样，从不和他们之中某几个人相似，轻信宗教的、道德的或社会的经文、虔诚的借口。那些东西是伪善的达杜夫② 们用来掩盖他们的赃物的。对于伪善的行为，狄蒙毫

① 地中海东岸各国。

② 伪君子、莫里哀同名喜剧中的人物。

不留情。有时候，他对被剥削的人民满怀怜悯（可是鄙视之心却占上风），而且为了他们，他准备冲向剥削者。但是这种情绪并不比他狂怒语言的爆炸声影响更大。尤其是当他喝了酒，把压在山下的巨人放出来，使火山口冒烟。他知道巨人已经战败。他不象那些糊涂虫一样高喊“Gloria victis!”① 他满足于喊“Vae victoribus!”② 因为他认识战胜者。他身上剩下的一点德行都放在他对那些人的秘密、凶狠、没有底和没有分寸的仇恨上。那些人是他的同谋，也是他的敌手。另一方面，战败者并不比较好些。他也认识他们，这些被剥削者，这些平民。他的童年就是在他们之间爬行着度过的。他们的脚对于被践踏的人来说，并不比较轻一些。因此，让他们留在下层吧。不，不必害怕狄蒙用他宽阔的肩膀去帮助想推翻社会秩序的人，虽然没有一个象他这样，用尖刀般的目光判断这个秩序（这个混乱）。恰好是这种眼神，他不知道加以掩盖，不让那些象他一样，善于从人的眉宇间看透其人脑袋中的思想的人看见。他的老板们在雇用他时就对他进行监视。他令人不放心。

* * *

从这一点上说，狄蒙反而使安乃德更加放心了。（我们应当理解为：她并不因此放松提防。）她在这方面找宽大和希望的理由，即使理由非常单薄。一个人只要在思想深处保留着自由与真实，即使他罪行累累，也还是没有整个完蛋。虽然他

① 拉丁语：光荣属于战败者。

② 拉丁语：战胜者倒楣！

的行动完全在追求可耻的利益，在内心却保留着无私的思想。这种秘密、辽远和主要的无私，最后和对一切的全部无私相融合。它是无形的试金石。它使安乃德与狄蒙二人一下子就互相考验，互相接受，没有别的解释。关于自己，有如关于别的一切，他们能够什么都看都听而不动摇。在他们心中，他们并不给自己保留特殊待遇。他们不象歹徒坏蛋一样，伪善地有两种尺寸，一种衡量自己，另一种衡量他人。他们正确地估计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外象。眼睛是万物之先。因为，听说一条鱼的腐烂是先从眼睛开始的。狄蒙的眼睛是健康的。安乃德也如此。

老板一点也没有弄错。他什么都瞒不过他的耳朵。耳朵在无动于衷地接受大海的微颤。他在其中抛下他所负担的一切，他在人间喜剧中所见到的和认识的一切。他自己是喜剧的作者，那些不值一笑的君主担任导演。他的双耳是他的保险柜。他对安乃德说："留神钱柜！"

安乃德答道："您自己是会计，您拿着钥匙，您查帐就行了。您会发现您的财富一点也不短少。"

"什么也没有丢失？没有遗忘？"

"一分钱也没有丢。帐是清清楚楚的。"

是的，他存的东西，她什么也没有忘记。这是危险的。对谁最危险？一个碍手碍脚的存款人，或者被猜疑为这样的人的处境，在那种世界里，并非高枕无忧的。只要看看放在桌上的这一双能扼死人的拳头，就可想而知。可是安乃德毫不介意地看这对拳头。她神气之间好象连想都不想这些事。狄蒙觉得不好意思，因为他有一阵子曾经产生过怀疑的影子。不，

什么也没有从钱柜里漏出来。钥匙在他的口袋里。

柜子是十分充实的。安乃德在接受她的政治教育。她一直进入后台。她学到的知识可以补充一位瑞典首相的名言，他说世界是被何等薄弱的贤智统治着！史学界的鹦鹉学舌常常复述这句话。但是他说的仅仅指在台上的木偶。安乃德看到的是幕后牵线的人。君主们、议员们、部长们，所有被称为领导权力的人，都以傀儡的面目出现，同时放事先录好的唱片给公众听。把他们的贤智都加在一起，还不到十匹马力，却去拉庞大的国家机器。但是在幕后，有别人在负责推动机器。此外还有打钟的钟槌。吹鼓手们玩的是商业和金钱。政治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经济占统治地位。你不能说经济是满肚子充塞着贤智的！因为它常常不以人的面目出现。它们常常是“奥克多布斯”①，奇丑的无名怪物。它们常常伸出一千条手臂在黑夜里搜索，用盲目的长鼻吸食猎获物。还有几个人物，一般情况下都不大愿意出头露面，他们在亿万巨款的旋涡中浮游。在今天，他们几乎完全是人为的产物，没有根底，没有种籽，没有祖先，没有后代，没有儿子，没有同伙，没有未来。由于他们自已以及他们的事业早晚要消灭，他们企求的只是一时的没有限度的超级权力。一股狂热拉着他们前进。明智的“明日”对他们的命运不起作用，不保证命运的均衡与永存。他们仿佛说：“在我身后，不妨洪水泛滥！”至少，犬儒主义和头脑清醒的国王说这句话时，见到洪水将至，会以不可告人的欢乐估计洪水来到时他本人已经不在人世。可是他们这些无冕

① 巨大的章鱼一类的海怪。

之王，他们除了“今天”，别的什么也瞧不见，以后如何，他们不管。他们可能挖堤放水，如果他们认为洪水一到，他们大有被水冲来的残破物件可捞。不等他们捞到手，他们自己也将成为残破的废物。十年以来，煤油大王难道没有同时玩两套手法：一边扇动反动势力反对俄国革命，一边设法和俄国打交道，反对这个世界？

狄蒙向安乃德揭露统治各国人民的新权力。他用无限的蔑视谈论旧式的专业政客，以及这种政客在其中盲目地转来转去的激情、成见以及死去了的思想观点的狭隘圈子。在这方面，安乃德和狄蒙意见一致。新的大师们比旧大师前进了一步。他们厌弃旧的民族主义。他们将几世纪以来父子相传、世代因袭的虚荣、怨愤、仇恨、骄傲的愚蠢与沉重的行李，抛出船舷。他们炸掉围栏，并致力于建立一种做买卖与赚钱的国际主义。

但是用不了很长时间就发现，他们用新的，在另一种方式下更富于屈辱性的链条，代替用旧了的项圈。他们扩大了监狱，为了监禁千百万人，不仅是儿小撮争夺喜剧中各个角色的专业政客，而是所有的配角、跑龙套的，甚至连观众在内。整个剧院，谁也跑不了。正如在未来的战争中一样，人人都要受难：普通老百姓、妇女、老人、残废人和儿童；也正如在国际资本主义的模范监狱中，每人都有一个号码，一个独立者也不能容许。……呵，没有暴行！机构十分完备，以致人们除了驯顺忍受之外，只有饿死之一法，没有别的选择。报刊自由，言论自由，都是过去时代的幻想。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逃脱别国的压迫。天罗地网，围着地球，愈缩愈紧。

“你们逮不住我，”安乃德说：“我宁愿和老鼠在一起。我要咬破网络。”

“你到哪里去？”狄蒙问。“再也没有什么外边可以去，一切都在里边。”

“还有死亡呢。”安乃德说。

“这使你满足吗？”狄蒙问。

“不！”安乃德说。她怒不可遏。

狄蒙觉得好玩。他强调罗网的结实，没有缺点。他指出，在这方面还有使老旧的政治上的民族主义感到为难的道德上的顾虑。金钱势力的新国际组织，让被它们剥削的各国人民，以及政治上的落后者，保留着他们的理想主义的老娼妓。这个新国际组织不分彼此地和朋友和敌人做买卖。它在这国和那国的战争与死亡上，在你的或我的死亡上进行投机。例如这个鱼雷公司，里边集合着战争与外交的大人物，匈牙利的、德国的、俾斯麦、荷尤斯，以及英国冶金业的高贵人士亚姆斯特朗·华特海。这公司的董事长是一个法国海军上将，同时受一个地中海东岸人的控制。几个实业界的雇佣兵的官军，几个金融界的盗匪头子，脖子套的不是绞架上的绳子（不然倒更合适），而是古老西方的各种荣誉勋章的绶带。他们在英美的托拉斯和股权公司之间兴风作浪，颇有声色，然而缺少正确方向，使这些公司沉重的手打击在两个大陆上。高级权力者的强大力量，冒险之徒的狡猾，并不排斥他们的平庸无能。他们并不能真正领导互相冲突或互相结合的庞大力量，更多地是这些力量和它们发动起来的机构在领导他们。这种经济力量的盲目活动因此更令人窒息。按照潮涨潮落的不可抗拒的节

奏，经济力量将和平与战争、繁荣与衰退轮番交替地强加于世界。

狄蒙使安乃德感到惊讶，由于他用无情的明朗性探索那些世界主人的实力，和他们与金钱交配之后而不结果实的事实。作为这场赌博的参加者，狄蒙对于赌博的毫无条理没有足够的蔑视。人们妄想篡夺指挥权时，必须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他们头脑中什么也没有，除了指挥。用这种下流人的语言说，就是敛钱。最好来一个人刺穿他们的大肚子！虽然狄蒙的利益在他们一边，而且命运使他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但是当他看到苏联紧密地牢固地组织起来的群众集合在一起，准备向敌人冲击时，在他内心隐蔽处，并非没有怀着残酷的满意情绪，于是他从树林深处，用嘶哑的声音高呼："冲呀！瞄准肚子！"然而这不过是一时狂怒的冲动。他不能这样干。他是反对他们的。他不愿意理解他们，虽然他能够理解他们。在他这类人之中，象他那样能用公正的态度对待他们的，是稀少的，如果他出生在他们一边，他有可能成为他们的一个领袖。也许这个思想曾经稍稍地触动过他，然而生活中的机缘却作了另一种安排。他一生下来就错过机会。不提这些了！他在进行另一种竞赛。不论是什么竞赛，必须进行到底。

他是不是这样做？整个问题就在这里。安乃德用灵活的同情心作为假设，来接受狄蒙的观点并且评判他。她暂时不用别的社会观点来反对他，即使狄蒙容许她这样做，她当时也没有足够坚定而有把握的观点。关于世界经济问题，她的翅膀宽阔，可是活动空间有限的个人主义没有机会去冒险。她

很熟悉圈子的中心，深刻的自我，但是很不熟悉圈子的周围。狄蒙开展了她的视野。即使景象令人很不放心。但她的贪婪、热烈的思想上的好奇心，好象燕子似地飞向新的天涯。她没有旧世界需要保卫，没有她筑巢的旧钟塔，她只有翅膀和流通的空气。（还有小燕子玛克。但是他有和她一样的羽毛，他将和她一样地行动。）所以在目前她仅仅忙于观看。她大饱眼福。何等激烈的不同力量的大搏斗！了不起的斗兽场！而人们居然还在抱怨时代沉闷！一群糊涂虫！丰富的时代！……对，这个时代并不是很舒适的。它刮人的皮肤，把皮肤划破。鲜血从伤口流出来，象水一样。但是何等令人感兴趣！人们没有时间去想自己的痛苦，至多不过想别人的痛苦。了不起的戏剧场面！哦，这不是舞台上的热闹。布景在移动，如同"圣格拉尔的行进"① 一样。并非只有布景在行动，和我的眼睛同时，我的双腿，以及整个自我和全世界都被牵动。我感觉地球旋转时的风吹在我面颊上。地球旋转到何处去？我们向何处奔跑？我不知道……这是何等的奔跑！在船头上，生活多么美好……

安乃德胜过一切男子，她第一眼就察觉了人类被不可抗拒的原始力量所牵引，围绕着黄道旋转。她不设法抗拒这种力量，而是本能地设法使自己和他们一致。她努力和紧挨她腰身的这个力量结合。把一切关于道德与不道德品质的判断

---

① 据基督教传说："圣格拉尔"是耶稣在最后晚餐时用过的瓷钵，后来门徒们又用此钵接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流下来的血，因此成为"圣器"。此钵最后遗失了，不知去向。虔诚的基督教骑士们历尽艰险，到处寻找，即所谓"圣格拉尔的行进"。

搁在一边，她愿意帮助他实现自己。他是狄蒙。那么让他成为彻头彻尾的狄蒙吧！

他丝毫不是这样的人。安乃德没有多久就发觉了。她是第一个为此操心的人。因为狄蒙在他手下只有一群从属于他而对他毫无感情的仆役。而在他的面前，他有多少敌人，他们第一件煞费苦心的事就是不让狄蒙使出他的全副本领。他自己毫不在意，除了有时发一阵暴躁的脾气，发过就算。这个巨人中了权力的毒。战胜一个毒汁深入骨髓的世界，不可能不受惩罚。四十年来，他紧抱着这个世界，皮肤贴皮肤。他沾染了世界的臭汗、虱子和伤寒菌。狄蒙是一个爱享受的人，他胃口狼吞虎咽，脾气粗暴而无节制。他的性欲、幻想和个人的怨仇报复，必须立即得到满足。他不会也不愿意过有规则的生活，象某些大冒险家所做的那样。他们是狄蒙的敌对者，也是他的样板。例如巴西尔，煤油大王，或火柴大王，他们的权力造成的不均衡状态，好象被他们谨慎地用很有分寸的、僻静而不要人知的家庭生活调节着。狄蒙说他们是老鼠、吝啬鬼、成天坐办公室的人。为此，他们成了资产阶级的赘疣，皮肤上的癌症，远不是什么新人物。狄蒙本可以成为这样的人，但是中途被缠在腹部的水藻和脚下的汙泥所阻。安乃德为此而怒气冲天。因为，很奇特地，她对狄蒙的命运产生了激情，虽然她毫不同情他。眼看一个天性顽强的人糟蹋了自己，把夺到的胜利又白白丢失，安乃德不能忍受。狄蒙注意到这一点，觉得很好玩，因为他的女秘书对此感兴趣甚于他自己。他感激她的好意。他发现了欣赏自己能力的公众，过去他十分缺乏这种鼓励。可惜太晚了，他已经不能利用了。

是的，他和她一样地明白，他比他的斗争对象，他的那些敌手有更多的智慧。他比他们看得远，看得更准确，更彻底。他看到他们的弱点，他们机构的空虚。他用令人炫目的智慧的闪光向安乃德陈述这一切。

“那么您怎么办呢，老板？”

狄蒙细看安乃德微颤的嘴唇，说：“你讲吧，无拘无束的夫人！”①

“您为什么不把肩头顶上去？”

“为了支持他们？”

“为了推翻他们，然后在他们的空位上另起炉灶。”

“哪儿有地皮，你指出来！”

“到处都是地。”

“这不过是一片烂泥坑。”

“如果必要，难道不能用您的双臂把沼泽抽干，填平？即使一切都泡在水里了，难道不能象从前的人一样，在木桩上建造房屋和新生活吗？”

“干什么呢？为了象他们所干的那样在他们的沼泽地里下他们的蝌蚪？不，不，现在有的已经够了！我不想再去增加什么，也不想传宗接代！我活一辈子，够了！我不想再从头开始。我已经有的生活，我至少要把它的汁水挤干。”

“以后呢？”

“以后，臭……”②

安乃德扭过头去，生气了，瘪着嘴。

---

① 《无拘无束夫人》是萨杜（1831—1902）的喜剧。1893年初次上演。

② 此处法文原文是：la m……(merde)：臭大粪。是骂人的粗话。

狄蒙嘲笑地问："耳朵不好受？"

"不！心里不好受。恶心。"她注视他的额头："何必评判和鄙视那些人，那些篡夺统治权而又不会使用的人，如果仅仅为了象他们一样地干！"

"可是我看到他们连看都不看的东西。"

"什么东西？"

"他们的虚无。我的，你的虚无。一切的虚无。"

"您就说您的吧，如果您乐意。我的用不着您说。"安乃德冷冷地说。

"得，得，得，得！"狄蒙感兴趣地说："你自以为可以享受特殊待遇？"

"这是我的事。"

"你抛开我的事不管了？"

"您自己抛弃自己！这不是可耻吗？您曾经够尺寸和生活上的一切风险搏斗。现在您在虚无面前碰了钉子！呸！（她用嘴唇吹气）……虚无无非是多了一个敌人。和对别的敌人一样，扭断它的脖子！……您还冷笑？向虚无缴械投降！……您叫我恶心。"

狄蒙很满意，斜视发怒的母猫。她好象准备冲他的鼻子吐一口唾沫。他的目光把她周身打量一遍，说："可惜你已经过了继承我的事业的年龄！没有我，它也许会进行对你有吸引力的搏斗。"

"不需要您！我有我的事业。这场搏斗，我希望它一直进行到底。"

"你有你的孩子。这是真的。把他领来给我瞧瞧。"

“不行！”她坚决地摇头。

狄蒙嘲笑地问：“我配不上他？”

她说：“配不上！”

狄蒙哈哈大笑：“你让我喜欢。你有胆量。我本来需要象你这样的一个老婆。现在太晚了！你错过了火车。”

安乃德说：“我的火车是好的！”

“那么，开车吧！你会看到，没有逃跑的虚无，这个无名的胆小鬼，我仍旧会向它的那些见鬼的全权代表进攻。”

* * *

接着是紧张的工作时间。挖墙脚，埋炸药，挖封锁壕，一边等待着军号吹响，或汽车喇叭声，发起冲锋……因为狄蒙还是受了安乃德一番话的刺激，重新投入战斗，兴致勃勃地和他的一些大号头的敌人比武。一个安乃德在其中有什么事可干？在老板允许她喘气的极少的时间内她对自己提出这个疑问。可是在那些时刻，她疲乏得支持不住，需要补充几小时的睡眠！不要思想！先让我睡觉！明天再说……

可是还有一个人，玛克，他等不到明天。这个玛克，安乃德在狄蒙面前拿他来骄傲地装点她自己。玛克不允许她昏昏入睡。他母亲成了鲨鱼狄蒙，这个陆地上的海盗的知心秘书，这件事使玛克感觉极度沮丧，而且怒火冲天。他最近才知道这个消息，因为他一直和母亲分离着，赌气不去找她。他并不是在他为面包而奔忙的穷苦境遇中听说母亲和狄蒙的关系的。他得到第一个消息是在特别悲剧性的时刻。

排字工人马松，玛克的伙伴刚刚自杀。这不幸的人被梅

毒与战场上的毒气双重祸害所毁灭。被病毒焚烧着的身体不堪承受精神的狂怒冲击，他的失望和怨愤更是火上加油。在群众集会中，他吐着血，毫无用处地大叫大吼，企图唤醒当年的战友们漠不关心的态度。生气的战友们扭头不理他，他们责怪他唤醒那些他们不愿意再想起的回忆。不止一人在他的辱骂下掩盖起自己的窘态。他从会场上回来以后精疲力竭，痛苦和无可奈何的怒火憋得他喘不过气来。失眠使他发烧的脑袋完全慌乱无主。一种幻觉使他清晰地看到战争重新爆发了。伪善的强盗式的和平，加上法国人民由于懦怯而成了伪善者的同谋，使战祸的重演不可避免。三年前他以为离别了的地狱，现在要重新出现，这使他不能忍受。本国人民在道德上的背叛，夺走了他的全部生存理由。他无能为力。即使他能够，他还能找到力量来为谁斗争？为这些叛徒们，出卖自己的事业，出卖自己的阶级的叛徒？为这些卑怯的人？一天夜里，绝望的情绪与不断的咳嗽掐住了他的脖子，他不能呼吸，于是拿出战壕里用过的刀子切断了自己的喉管。玛克在马松象海绵似的饱吸鲜血的草垫上，发现了他已经流干了鲜血的尸体，死者的嘴痉挛着，好象还在狂呼，怒斥活着的人们不忠不义。

就在这天，玛克在街上，他住处的门口附近，遇见了母亲。她正来找他。他没有看见母亲的倦容，眼睛边上的黑圈。他只看见母亲对他笑。她给他送来两张音乐会的入场券。她伸手把票递给他。她为能和儿子一同享受美好的音乐而感到高兴。她把这个意思告诉了儿子。她显得很幸福，因为一路走得太快而气喘吁吁。儿子吃了一惊，冷笑着，双手插在裤袋里。他说："不！"她不理解，以为他有女友而不愿意向母亲解

释。她准备走开的时候对他说："如果你有朋友，乐意和她一同去听音乐，拿着这两张票子吧，孩子。我下次再去。"

他从她手里夺过两张票，搓碎了，扔进路边的水沟里。为了竭力控制自己不高声叫喊，他用丝丝嘘嘘的哑嗓门，对着他母亲的面孔说："你的东西我什么也不要！"

安乃德愣住了，笑容也僵化了，心头冰冷。他不让她先说话："我不要这个无赖的任何东西。你是吃他的面包的，那个杀人犯……"

她做了个手势，想替自己辩解："我的孩子，没有听清的事，先别下判断！……我吃的面包是规规矩矩挣来的……"

她抓住他一条胳膊，充满着温爱。他粗暴地挣脱胳膊："别碰我！"

她注视他，看见他在痉挛性地哆嗦着。"你疯了，我的孩子……"

他叫喊（低声地喊，象狂怒的狗，把嘴伸向母亲的嘴边，为了不让路人听到）："你手上有血！"他转身就走，迈着大步走远了。

安乃德发愣地在原处站着，两条手臂下垂，眼巴巴地望着儿子走远。在她惊愕的时刻，她清澈的眼光在探索玛克仇恨爆发的因素，那里面混杂着"fas atque nefas……"① 的成分。一种不可告人的嫉妒……她不大理解他的传奇式的谩骂。她瞧瞧自己的打字的手，手指上只有墨水迹，没有血迹。她没有瞧见玛克的手指上还有死人的血迹。她感伤地一笑，耸了耸

① 拉丁语：光明与黑暗；吉利与不吉利。

肩，回身走了……

如果玛克知道她和狄蒙的关系是什么性质的！可是怎样对他解释呢？她对自己能解释得了吗？她在这只苦役犯人划的船上干什么？在这场海盗战争中干什么？这场战争不是她的战争。在凶暴的帮派之间争夺的赌注是千百万卑微的劳动者，以及她儿子和她自己借以生存的大地、水和空气。她本来只是想看看而已，可是她被所见到的情况吸引住了。虽然她很厌恶和反感，她却认真地参加了这场赌博。(在白天，她从来没有时间思考，夜里也很少有机会，她疲乏得象喝醉了酒，她要睡觉。在很长的间隔中，有时有几分钟的失眠……惊愕、恐惧……我在干什么？我在何处？……）当她想起自己的处境时，给自己的印象她是一个闯入莽林的探险家。此人和一只巨大的野兽订了公约，于是他躲在巨兽背后，观看四周群魔混战。他的命运和巨兽的命运连系在一起。巨兽在他前面撞倒森林之墙，践踏老虎与巨蟒。他向巨兽喊道："注意你的右边！注意你的左边！翘起长鼻子，压过去，冲过去！"但是，只要有一线之差，巨兽沉重的脚可能将此人也踩扁了。经常的危险使安乃德解除她良心上经常性的顾虑。她只是想："快走出森林！"她现在发现，陷身于森林中的不仅是她一个人，而是全欧洲，全世界。于是她欣赏给她开路的大象庞大有力的身躯和两支长牙。她没有时间判断大象。出了莽林之后，她会这样做的。她没有时间顾到道德。她必须跟随巨大的脚步走。一霎时的疏忽或软弱，都必将为出没在四周的猛兽所吞噬！她走着，走着，但眼睛在看，手在记录。以后她再算帐，和自己以及和宇宙算帐。

一起头，她就已经想到她的儿子早晚会要求她报帐。她准备向他交代帐目。但她不会这样对他说（这是不能说的）：当她在一群软弱无力的人，只有百分之五十算人的人，千分之一算人的人，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干，不知道愿望，不知道行动的人之间，有机会碰到一个从善恶之树① 上产生的完整的力量，妇女总是会回想起“召唤”②，从中发出极大的努力，开展了人类历史。即使是最贞洁的妇女，并不是献出身体，而是献出精神的妇女，也是献身于能使妇女孕育的男子，有意志有作为的男子。安乃德自已得意，因为她疏导此人的力量，领导他的行动。此外，更卑谦地，她一心想当一个好女工。不论她和别人合作的是什么任务，她不能忍受任务完成得不好。工作使她充满激情。在手指底下有一个狄蒙，还有他的精力和他的手腕，如果出于软弱无力的顾虑而拒绝这样一个工具，那么她就不是安乃德。她是一个优良的女工，她从不和工作赌气。她不会对玛克说这一切。她完全明白这类解释，对于她儿子的精神，对那个不宽容的小青年的精神，什么也不能说明。但是她会对他说，从狄蒙这样一个人的战斗意志中，从很好地指导下的这样强大的力量中，可能产生的社会利益，所以她呆在他身边也许不是无益的，即使对于劳动群众和独立精神者的事业而言也是如此。虽然她准备和玛克发生激烈的争论，她也没有预料到会有那样的决裂。玛克却没有设想更好的结果。他是受了逡巡在他灵魂深处的野蛮力量的袭击。到此

① 《圣经》里所说的伊甸园中的智慧之树。

② 指创造人类世界的欲望，即男女情感。这段话是说安乃德在精神上已经成了狄蒙的配偶。

刻，这种力量不容许他改变主张了。

安乃德给玛克写了一封亲热的短信。信中一字不提玛克的粗暴态度。一点也没有责备他，只表示她关心他的近况，请他来谈谈。她本想对他坦率地解释一番。如果她的解释不能令玛克放心，她本来准备牺牲她在狄蒙办公处的职位。但是她不能承认自己有罪。这个猛烈的玛克可能这样要求她。她没有任何理由承认自己有罪。他不讲道理，不顾正义，不考虑一切，一点也没有尊重对方的意思！他的怒火要求安乃德不要争辩，和他所憎恨的那个人决裂，而且立即决裂，要表现出她向他请求原谅的样子。他给他母亲寄来了一份最后通牒，只有三行不容反驳的话，没有一句亲热的话。她念完这封信，长叹了一声。她的微笑也显得强硬起来了。和他一样，她有她自己的骄傲。她决不向威胁低头。人们可以用理性和感情从她那里获得一切，用命令的办法什么也得不到。她把这封信收起来，置之不答。她在大象这个活动屏障的掩护下，继续在莽林中前进。"我的小玛克，当你的脾气好一些，能够有礼貌地和我谈话时，我等你来。你可别等我去找你！"玛克采取同样的行动。他在等着……你们两人都可以等待着！两人的头脑同样地固执。谁也不肯说一句："我弄错了。"

有一个人不等待，他是狄蒙。必须跟着他跑。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在关于良心问题的枯燥讨论上！如果要不掉队的话，人们的官能感觉越灵敏越好。前进！……"你把我带到哪儿去？""先前进再说，你会知道的。"他自己知道吗？他虽然不知道，却有万无一失的嗅觉。这是他唯一的本领。狄蒙积累了大量的教训、经验与书本知识。他读了许多书。他阅读范围很

广，比别人设想的要广得多，而且是狼吞虎咽地读的。但是，他读的活人比读的书更多。他读了许多活人。他对人的认识极为彻底。一眼看去，他就知道每人肚子里装的是什么货。对每个人的弱点、局限，以及每个人的售价都一目了然。对于没有甲壳的动物，对于解除武装的软体动物，他毫无敬意。在他眼中，这些都是卑劣的动物。他问心无愧地欺侮它们。至于和他对抗的强壮者，那是真刀真枪的决斗。在他们和他之间，什么武器都可以用。如果古老的欧洲已经成熟（他们正在使它糜烂，好似用麦稻草捂起枇杷使它成熟一样），他们可以用芝加哥盗匪的今天的行动，作为他们的榜样。

但是安乃德受狄蒙尊重，尤其因为她不给他上无用的道德课。他觉得她是不可摧折，不可触犯的，然而没有任何成见。面对最恶劣的景象，她不动摇。她用清楚的，不容置辩的目光判断他们，却并不援引什么原则。她不需要道德或宗教的拐杖。她有女性的慧眼，骄傲而从容不迫。她不眨眼睛。她的眼睛不说谎，不对他说谎，也不对深深被观察的对象说谎。她的眼睛没有幻想，而这并不改变她轻快、坚实的气质。她热爱生活，但是如果别人向她提出侵犯她权利的条件，她一小时也不愿意多活（狄蒙敢于肯定）。狄蒙挖苦说："她的权利！我用两个指头就能把它捻碎！"但是他知道，即使捻碎了，她骄傲的眼光仍然会象蜜蜂的刺一样，在藐视他。强硬的女性，象他一样，她有极好的武装，适宜于斗争！可是她不坚持为她自己，为她一个人而斗争。她是妇女。要使她对于斗争感兴趣，必须有一个男子，让她为他而斗争。这个人是她的儿子或情夫，要不然就是她的主人，一个她愿意与之结合为一体的男子。狄蒙就

是这样粗暴地看待她的。她很可能起来抗拒这种冒犯。狄蒙认为这不是冒犯。他用男性的眼光来评价她。在他眼中，一个女人的价值就在于她对男性的价值如何。她不能独立生存。这个为斗争而生的安乃德，需要一个男子把她结合到斗争中去，有如刀子需要有刀把和握住刀把的手。狄蒙因此而更赏识她。他用识货的眼光赏识这把刀子。单凭这个事实，他对她照顾有加。他并不是雇她来修剪指甲的。当他手中掌握着安乃德时，他甚至要注意他自己的行动。只要有安乃德在旁边，就能对狄蒙起制动闸的作用。她使他在将要做出某些过分的行动时能紧急刹车。

* * *

然而人的天性总是先停一步，然后更好地跃进。如果这也是狄蒙的天性，小心他蹦跳！

在狄蒙的无数恶习之中，也有喝酒的恶习。他对于毒素的浸染不敏感。他实行搬运夫式的沉重的纵欲，这种人既能消受酒的作用，又能背负沉重的酒桶。狄蒙没有空着肚子不吃饱的时候。他的天才，如果能这样说，只有在饱满时才能够发挥。他能掌握他的酿酒槽，他熟悉发酵的程度，能衡量到什么线上他可以“当众”① 让发酵温度升高，不但对于他的哗众取宠的活动毫无危险，而且还有好处。因为他从烟雾中捞取好处，好比另一个人利用水蒸汽为我们各种癖好服役。可是狄蒙必须不时地有他的发泄时间，让锅炉排出过剩的压力，否则的话，要小心爆炸！在一般情况下，他不让有旁观者在场，

① 原文是拉丁语。

组织这种娱乐，尽可能在巴黎市外，在没有人知道，但有人守卫的地方。如果发生了什么破坏和损伤，也便于设法消形灭迹。

由于安乃德最近在巴尔干取得的记忆犹新的经验，她不难想象这类事情是些什么内容。每当老板溜了出去的时候，在编辑室中可以听到这类事的回声，夸大了的，惊诧的，既害怕又羡慕的回声。狄蒙回来时，显得笨拙、阴沉，好比一片刚刚破裂的云化成浓厚的雾从地面升起。安乃德皱着眉头，含着敌意，冷冰冰的，装成一架没有知觉的机器，执行老板的吩咐。狄蒙完全清楚安乃德的心里在想什么。这对于他是一种消遣。他恨不得设法使她说话。但是她顶住了。打开这扇门是不谨慎的。她进去之后，就不敢担保再出来时会是什么样子了。对狄蒙有诱惑力的正是这一点。

几个月之后，狄蒙和安乃德一样，默默无言地承认两人之间有一扇关得紧紧的保证安全的门。他不打算把这个嗅觉异常灵敏的女人带到他的狩猎区，他生活的另一领域去。她可能妨碍他。他照顾她，不让她去。稍后，他渐渐对她有了把握，也就照顾得少了。他要想把安乃德的鼻子放在他的沼泽地上，然后看她扮什么鬼脸。可是，他又把这种想法放在了一边。总之，是这种致命的瘙痒症，想贬低自己心中暗暗重视而又被它碰了钉子的东西。

他开始挑逗安乃德，打破她的沉默寡言，试图刺激她的好奇心和自尊心。他对她说："嗯，你害怕了？你宁愿不知道？嗨！美德，这比较方便……你不冒被诱惑的风险……"

"被什么诱惑？被谁诱惑？"安乃德不屑理睬地反问。

“你太自信。这太便宜了！我乐意看见你有那么一天神魂颠倒。”

“我已经有过太多这样的经历。谢谢上帝，我已经过了年龄。我不想再走回头路。”

“既然你已经越过了栅栏，到那边观望观望，对你会有什么损失？你害怕的是什么？”

她向他投射了阴暗的一瞥：“您是知道的。”

“也许。可是我喜欢听你自己说。”

“我怕我会鄙视您。”

他生硬地笑起来：“我设想，很久以来这已经成为事实。”

“可是远远超过我所能忍受的程度。”

她用两只拳头撑着下巴。他觉得她好玩……仅管如此，他想打她一记耳光。他站起来，走了几步，为了抛开刚才的幻想。他站住，面对安乃德：“我想瞧瞧，到什么程度你能……下次我寻欢作乐的时候，我带你去。”

“不，不，老板，别干这个！我请求您……这不是可以随便玩儿的事情……我刚刚对您说话缺少考虑，让您不高兴了，我请您原谅。”

他笑了。他们重新开始工作。她以为他说过就忘了，没有想到大约十多天之后，狄蒙对她说：“今天晚上你不要回家，我带你去拉卡来纳，坐我的汽车去。”

她抗议。他坚决不听。他说：“没有什么人在等你。你是我的部下。我需要你。”

她对他说：“老板，这事情严重，您好好想想！它可能让您和我付出很高的代价。”

他嘲笑说："我付代价？"

"对，您也要付代价。我想您没有那么蠢，白白失掉象我这样的您信得过的助手。"

"既然我信得过她，为什么我会失去她呢？再说，我的女儿，如果你以为你是无人可以代替的，那你就过分了。"

"那好，随您便！"她说完又打起字来，嘴紧紧地闭着。她决心在下班时，把围裙还给老板。同时，她的自尊心在耳边轻轻地说："你不够勇敢，你逃跑了。难道你力量不足？"她最好不要听这句话。这是每个妇女身上都有的魔鬼。狄蒙明白这一点，什么也不说，可是他的眼光在嘲笑："你害怕了……可怜的老太婆，你怕什么呢？"

安乃德本来是不会让步的，要不是傍晚他们下班时一个年轻的妇女走了进来。她很年轻，很纤瘦，很漂亮，还带点稚气。安乃德看出狄蒙在等待这个女人。她胆小得不知如何是好，一身鲜亮美丽的打扮，装束得和木偶一样过分整齐，仿佛很拘束，不习惯。狄蒙对安乃德说："结束，不干活了！你准备准备吧！"

他走出去一会儿。安乃德站起来，把帽子按在头上，咬着牙，大声埋怨："你等着就是，我可不去。"她正想一阵风似地向外走，这时，那个已经被人忘在一边的年轻的来访者，腼腆地拉住她的胳膊，在她耳边低声说道："呵！太太，您不来吗？"

安乃德看了她一眼："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那女孩子不解释，抓紧安乃德的手臂，说："您来吧？"

还皱着眉头的安乃德，盯着女孩子看，心情放松了。面对对方突如其来的信任，她微笑了。她仔细瞧对方。在那女孩子

的眼光中，发出一种无声的呼号。由于荒诞的冲动，安乃德立刻觉得自己成了一只张开翅膀掩护雏鸡的老母鸡。只不过是一道闪光。正在这时，狄蒙回到办公室，一眼就明白了怎么回事，冷冷地对安乃德嘲笑说："你陪伴她去。"

走到外面，面对打开着的汽车门，安乃德还没有决定去不去。那个女孩子并不认得她，可是信任她，恳求她帮助……她上车了。

她不记得一路上说了些什么话。老板大模大样地坐在前座，把后面的光线全挡住了。两个妇女坐在后座。她们互相没有话说。女孩子下意识地用手指捏紧安乃德连衣裙的皱折。安乃德利用狄蒙想起要发一个电报下车到路旁邮局去的几分钟，向她的女伴打听到一点支离破碎的情况。女孩子是侨居法国南部的意大利工人家庭的孩子。一个掮客在一家糖果店里发现了她，诱骗她去参加为流氓头子效劳的妇女贩子们组织的"赛美大会"，说是可以获得一笔奖金。奖金没有捞到。作为报酬，她被介绍到歌舞杂耍剧场去干活。她恨不得从那里拚命逃出来。第一天晚上，人家要她脱光衣服上台，让全场贪馋的眼光都瞧她。她没有能逃跑，可是陷入了严重的抑制症状，类似瘫痪。什么都无济于事，不论是观众的笑声，或者剧场经理的推撞。观众们瞧见这个黑发少女歪着脖子，脑袋靠在肩上，两条手臂拙笨地垂在腰旁的样子，哈哈大笑。狄蒙可是没有白看。他选择了这个受害者。人们把她送到一处自称时装店的地方，雇用她几个星期，训练她，装扮她。到了约定的日期，送货上门，把她交给了买主。关于狄蒙，这个女孩子一无所知，除了她听人用神秘词句说的一些话。那已经够她发

抖。等到一见这个吃人巨魔的样子，把她完全吓昏了。想必她并非没有料想到她将要遇到的事！不必过高地估计受害人的天真无邪。她在献身当牺牲品时，虽然并未准确知道将要出现的情况，却已准备作出牺牲，一切为了脱离贫穷的生活！伊菲洁妮不是不知道要脱离贫穷的生活必须付出代价。但是她这个乡下小女子的想象力完全没有预见到收代价的是什么样的人。在她心情开始不安时，（这是无法计算的！）她立刻投身于第一个出现的保护人的怀中。这是荒诞的，因为她并不认得安乃德。但是被追逐的兽类总想在它周围嗅到一小点怜悯之心。上述种种都是安乃德从伊菲洁妮说得又急又乱的法语夹意大利语中猜出来的，而不是说话人清楚地说出来的。安乃德马上用意大利语回答她，这就使她更加信任安乃德。后者的话让伊菲洁妮听来好象是从她故乡亚得里亚海滨吹来的清风。她吻安乃德的手心，用意大利语对安乃德说："Bella buona signorina, mi rimetto nelle sue mani, come nelle santissime dclla Mabonna! ……"①

狄蒙回到车上。

三小时以后，在黑夜中，他们到达树林中用几公里长的围墙围着的一座贵族府邸。没有法子知道地名。狄蒙有几个这样的狩猎和行乐的聚会所，分散在法国以及国外。一群不声不响的仆役立刻出来接待他们，簇拥着他们往里走。两位妇女先被引导到她们各自的一套房间里。重整衣裳之后，有人恭恭敬敬地来请她们，把她们带到一层楼的大客厅中。在那

① "美丽善良的夫人，我把自己放在您手中，就象交给至圣的圣母一样！"

里，晚餐已经准备好。一张大圆桌边坐着两打来宾，来自各国的男宾和女宾。人们并不互相介绍。男人们已经互相认识。至于女宾，认不认得没有关系。即使已经认得的，也不招呼，除非在个别的情况下。有三四个严峻的面孔，安乃德叫得出名字，因为她见过这些面孔来找过狄蒙。不用说，这些女宾也认出安乃德来了。她们看见安乃德出席，并非没有诧异之感。她们不知道安乃德和狄蒙的确实关系是什么。在怀疑中，她们对安乃德表示客气，可是不大自然。安乃德接受她们另眼相看的表示，好象那是她应得的待遇。对那些态度不大正常的，她帮助她们纠正步调。她把脑袋抬得高一些，表示漠不关心周围的一切，不注意别人谈什么。她的目光却没有闲着。她窥探隐藏在这些面孔下面的生命。她用平时和狄蒙谈话所听到的材料，他对她描绘过的各人的肖像，把在座的面孔归为几类。她认出了这位老先生，满面皱纹。他好象用他后脑勺的皱折，用他红边的小眼睛，在笑，在窥视。这个清癯、驼背、怕冷，象一个退休的小资产者的老头子，是美国的一个冶金大王。另一位资产者，大资产者，地道的法国人，样子矜持，硬领很高，姿态象公证人或穿便服的高级军官，这是冶金业的一位大老板，同时又是众议员。更远一点，那个英俊的青年，皮肤晒成漂亮的棕色，宽阔的肩膀，穿上晚礼服显得紧了一点，诱人的微笑，蓝钢色的眼珠，他的眼光第一次和安乃德的眼光接触时，交换了一个同伴式的愉快的招呼。这人是哪一国的？他说各种语言都带一点爱尔兰口音，神情十分坦率，男子气，讨人喜欢……狄蒙对安乃德说了一句话，她才知道此人就是英国情报机关的有名特务。他在各种伪装之下，建立或者推翻

近东的各个王国。在这种可敬的交际场上，别的特务也不缺少。其中有些人是大名鼎鼎的。一个姿态高雅的绅士，脑袋狭长，神态骄傲，彬彬有礼，心不在焉。另一些人，没有这样高雅，遍身是美金的臭味。有一个人曾在日内瓦裁军会议期间，宴请了宣传战争警报的新闻界。美国海军部希望通过这种宣传，使它的增加海军设备的新计划得以实现。一个矮胖子，饶舌的南方人，发散着大蒜和石竹花的气息，集堂·吉诃德与桑哥① 的特点于一身，到处散发他的热情，到处保证他对朋友忠心耿耿；用他微湿的汗手和人握手；他的大嘴声音响亮地吻了安乃德的手心，鞠躬弯腰，用夸张的言词对她竭力赞扬狄蒙，神往、激动到眼泪盈眶。在饭桌上，他的谈话中色情与神秘相混合。这是个专事讹诈勒索的骗子，报界的盗匪。人们很难知道他的卑鄙下流的行为之中能有多少诚恳的成分。他自己也没有把握。由于不知道何种天意的决定，此人身上纯洁的灵魂和流氓恶棍，从生到死都结合在一起。只有到了最后裁判时，这两种成分才能够分清。在目前，在座的主人和他的敌对者们，都要利用此人才能从中获利。如果拒绝利用他，那是危险的。整个集会不能令人过分放心。但是象今天晚上这种联欢会，对大家来说，都是上帝批准的停火的时刻。如果你是男子汉，就必须为了缓和而享受大伙集合在一起的乐趣。哪怕是敌人，也要把各人的好运道和功绩让大伙分享。说到最后，他们之间的敌对，难道不也是他们生存在世的最好的理由吗？

---

① 桑哥，西班牙著名作家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诃德》中的人物，骑士堂·吉诃德的马伕兼仆役。

他们乐意在几小时内，把武器放在一边，坐在圆桌周围，眼光越过桌上的盘盏和女人的赤裸的肩头，互相观察，同时不疏忽盘盏里的东西和连衣裙底下的肉体。（除了患消化不良症的美国钢铁大王，在他眼中，醇酒与美人都是不存在的。他坚持他的特定食谱，仔细地在吃他的煮鸡蛋，小口小口地喝他的矿泉水。）

我们不描写女宾，她们是餐食的组成部分，而菜单恰好不是我们感兴趣的东西。不论美的或丑的，她们都是优等品；并非人人都年轻，但是她们每人都能引起食欲。并非每一个女人都可以用钱打动。她们之中有好几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有的从事舞台工作，有的从事笔墨工作，然而人人都有妇女的天赋。来自安科纳① 的初出茅庐的女孩，是席上的新鲜货。安乃德在这种环境中是令人诧异的。狄蒙自己似乎也有点窘。现在他后悔把安乃德带来了。

可是安乃德自己解决了她的处境问题。她很和蔼，又很自重，在席上担任了招待的任务，简直可以说这座宅第成了她的家。狄蒙听任安乃德这样做。她坐在狄蒙对面。她的一边是那位全神贯注在自己的健康上的满面皱纹的老先生。他向安乃德谈起他的孙儿女们，谈他的慈善事业，托儿所。人们简直可以把他看成万桑·德·保尔②。安乃德的另一侧坐着那个漂亮小伙子。他在安乃德耳边，无顾忌地将那个善良的老人说成老鳄鱼。他又轻松地讲了几个在阿拉伯人中间或在印

① 意大利地名，亚得里亚海滨的港口。

② 万桑·德·保尔（1581—1660），法国天主教神甫，生平致力于慈善事业。

度干过的化装冒险故事。他表示对于女人的裙衫、脂粉、油膏等十分内行。可是安乃德的紧邻并不妨碍她照顾全席。她不露声色地引导上菜和宾客的交谈。几分钟之后，仆役们就懂得瞧安乃德的眼色行事了。最突出的是宾客们谈话也由安乃德定调子，虽然她一点也不露声色。音乐远远没有向着学院派的正确性方面努力。安乃德是很地道的高卢人，她不会不明白一个自由集会的正当权利，由于她参加这个集会，甚至她把这类权利当成了自己的权利。她善于用她温和而音色很好的嗓门，从容不迫地描述而不是过分强调一些调皮故事的细节。在听众之中，不止一个有文化修养的人，欣赏她在讲比较放肆的故事时所用的极有分寸的词句。安乃德的成就使狄蒙心中暗暗得意。他没有预料到他的小母马会这样出色，使他不得不另眼相看。他用内行的眼光欣赏这位"诚实的夫人"能在不太多也不太少的界限之内，那样敏捷地卖弄唇舌，而且并不因此而少享受佳肴。她能对付一切战斗；并且在一切战斗中保持平衡。最妙的是她毫不费事地能使别人也保持平衡。

可是，无论如何，他们不是为了这些事而来的。到最后，狄蒙退席时，把安乃德叫到一边，用他从未对她有过的客气态度，说了几句笨拙的恭维话。安乃德听了很高兴。（哪一个女人不爱听恭维话？）狄蒙请她不要参加可能十分喧闹的晚会，而到为她准备好的房间中去休息。她很明白，这是要求她让他们自由活动。不过，他过分强调她的岁数，给她在劳累了一天之后先去休息的权利。在这缺乏殷勤委婉的笨拙的外表之下，却隐藏着温情的照顾，甚至含着一点敬意，这是他过去对她的态度中所未有的。在他的眼神中，她看出他是想让她避

开可能发生的意外，那种时刻她在场是不相宜的。她感激他的好意。尤其是狄蒙在把她带来的时候，本打算强迫她接受某种冒犯。还有那个女孩子，她心中已决定要照顾她。但是（不要夸大天真的想法！）她明白她演的是一个可笑的角色：她不是到这儿来保护小姐们的！而且，当狄蒙已经放下武器，仿佛对她说“对不起，你的位置不在这儿，刚才你说得有理”的时候，她不应当反而对狄蒙说：“我不走，我要在这儿保卫德行。”保卫谁的德行？这些小羔羊们的德行？以后，她只要向救世军去申请奖章就行了……她笑了，高兴地说：“老板，谢谢您解除我值班的任务。我把口令告诉您。”①

“什么口令？”

“头脑清醒。”

“清醒的头脑。这是对你很合适的话。去睡觉吧，清明的月光！”

两人亲热地分手。安乃德在离开沙龙之前，为了使自己良心平静，目光在寻找受她保护的女孩。她看见伊菲洁妮在一堆人中间，一边笑，一边抽烟，样子兴奋（她喝了两小口酒就昏头转向了）。她一点也没有注意安乃德离开客厅。

在门口，安乃德碰到那位美国老先生。他也和安乃德一样，对于晚会的下文如何不感兴趣。他规规矩矩地去休息了。他向安乃德点头示意，心照不宣，向她眨眨眼，表示赞成她退场。她回到二楼她的房间里。房间在这所屋子的侧翼，很安静的一端，窗户开向大花园。她疲乏了，很乐意把她的“清明

① 哨兵换岗时，下岗的人把口令告诉接岗的人。

的月色”(她想起来就笑),伸躺在清新的床单上。她相当满意这次晚会。象她这个岁数，能在这个不是没有危险的地方应付过来,很不简单。“象她这个岁数……”是她的岁数帮助她应付过来的。可是，对于别的人这场戏将如何结束？输的人实际上是赢家,按照一般规律！“呸！我真蠢，去想这些干什么?”她随手从床边一个小玻璃书架中抽出一本装帧精致的书来消遣,看了几句,微笑着,浮想联翩；不久，手指还按在书页上就睡着了……

一小时过去了,也许是两小时,她一动也没有动。她从睡眠中漂浮起来(这是在深夜中,夏天的夜，明亮，可是没有月光)，好象被一声辽远的呼号和内疚引导着。软绵绵的床，使她往下沉。床对她说:“别动！好好呆着！”但是有一股朦胧的不安定情绪升上心头。她抬起上身，用双肘撑着。不安不仅是从内心来的。在黑夜里，有不清晰的声音和光线。她竖起耳朵听着。不需要很久,她就明白了：“他们已经丧失了清醒的头脑！”她耸耸肩,重新钻进被窝……不管怎么说,他们太过分了！她听到有人号叫。一群狗的狂吠声在合奏。安乃德站起来，推开窗子。房间在屋宇左角上，略向里缩。在房间右边，屋宇主体的巨大障碍，使安乃德的眼光望不到花园的远处。她只瞧见有闪照的光亮在树丛的顶端飞驰。打猎的号角声震天动地。群犬的狂吠更加喧闹了……有人在尖声呼叫……安乃德匆匆穿好衣服走出房间，想寻找楼道上的一扇可以望见园内的窗子。她找到大楼楼梯边的通向前面阳台的门。她一看,以为自己在做梦……

许多打猎的仆役，手举火把。被人牵着的狂吠的猎犬乱

蹦乱跳。在草坪上，几个赤裸裸的女人在跑……狄安娜① 的狩猎。可是在这儿，狄安娜成了被追逐的猎物。从一簇树林的后边，在笑声和铜管吹奏声中，走出四名穿红色制服的猎人。他们肩上抬着一个裸体女人，活象一只猎获的鹿，手脚被捆住，挑在一根木杆上，脑袋向下垂着。说实话，她的喊叫声一点没有神明的风格。这是一个约堂斯画中的粗壮的少女，她流着狂怒的口涎，上气不接下气。一群旁观者捧腹大笑，一边说些不堪入耳的脏话。

在阳台上观看夜猎的安乃德，第一个反应是："这群白痴！这就是他们发明的把戏。这群土包子，(这个名称从来没有这样贴切地用过！)以为在表演鲍其亚② 的把戏。他们的愚蠢的脑袋被报上连载小说的形象熏得昏昏沉沉……他们的诗意，都来自大仲马和欧克达弗·弗耶③。他们真够下贱！《内斯尔塔》④ 的最后一批浪漫主义者！"

安乃德来不及由于那群人的愚蠢可笑而稍稍减轻她对他们的鄙视……人们已经将另一个受害者带到草坪边上来。这个受害者严肃对待《内斯尔塔》。她是亚得里亚海滨的小水神。她害怕得要死，两手捂着脸，露出她纤秀文弱的裸体。安乃德完全明白这种残酷的游戏无非是游戏而已。狂吠的猎犬是不会放出来的。这种"狄安娜之猎"让这些裸体女神付出的代价无非是恐惧而已(耻辱与害羞都不算在帐上，那都是付钱

---

① 狄安娜，罗马神话中的狩猎女神，赤身裸体，手执弓箭。

② 十五世纪意大利贵族家庭，曾经产生若干历史有名的人物。

③ 弗耶(1821—1890)，法国小说家。

④ 大仲马的剧本。

的)。但对于可怜的女孩，这已经太严重了。她害怕地弯着身体，准备跪倒在地上。她周围是蹦跳的猎犬和醉汉们粗暴的合唱。安乃德看见狄蒙用宽阔的大手背拍在萨克斯的小塑象①的肥胖屁股上，在她耳边喊道："快跑！再不跑你的屁股就要给我的猎犬当晚餐吃了！"安乃德气得遍身震颤。

她一秒钟也不迟疑，匆匆跑下楼，没有发现自己光着脚。她出现在宾客聚集的平台上。这时，那恐怖的女孩拚命向草坪上蹦跳飞奔，引起观众高兴的欢呼。狄蒙抓住那条大狗的项圈，等时间一到把它放出去。安乃德认得那条狗，知道它没有任何危险。这是个疯狂的大孩子，它把什么都撞得乱七八糟，可是一点也不凶恶。可是那只逃跑的小鹿不知底细。安乃德猛地推开惊奇的观众，夺路而出，来到狄蒙面前，抓住他上衣的翻领，说："够啦！狄蒙，你喝醉了！"

狄蒙滚动着可怕的眼珠。他放开狗，让它去追赶女孩，然后照准安乃德的嘴打了一拳。安乃德被打得后退了一步。可是她仍旧和狄蒙对抗。在接着而来的突然的寂静中，她一个字一个字地清楚地说："你喝了酒就这样卑鄙。"

她的嘴在出血。狄蒙又举起可怕的拳头。可是他瞧见安乃德的嘴，拳头放下了。英国情报机关的漂亮小伙子，从后边跨了四步，来到狄蒙身边，用他钳子一般的手，抓住狄蒙的手腕。狄蒙发愣地呆着，不做声。

在草坪上，女孩子在呼号求救。大狗已经追上她。狗的前爪压在她肩上，把她推倒在地上滚来滚去。那狗高兴极了，

---

① 指伊菲洁妮；萨克斯，德国地名，以瓷器出名。

跳跳蹦蹦,伸着舌头,大声吠叫。安乃德向狄蒙鄙视地投出最后的一瞥,转过身去,跑向倒在地上的女孩子。她没有困难地把她救了出来。那条狗听她安排,它在四周跳舞,兴高采烈,等着人去向它祝贺。不过要惊怖的女孩放心却不容易。她自己以为她已经死了。安乃德强迫她起来,用她自己的手帕等擦拭那年轻的身体上湿漉漉的泪水和深夜的露水,以及胜利者,即那条狗的口涎。她尽可能用她宽大的长袍包住孩子,紧紧搂着她。两个人,一个全裸,一个半裸。安乃德要把还在哆嗦的女孩子带回屋中去。平台差不多已经空了。狄蒙在吩咐完仆役们该干的事之后,走了。剩下的只有几名仆役,手举火把,赶快给安乃德和女孩子让路。有几个好奇的人在大厅上,站得远远地观望朱诺神态奇特地回来。她嘴上出血,脑袋高傲地仰着,不屑一顾旁边的观众。她扶着缩在她翅膀下的小鸡。一个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司空见惯的,十分正规的老仆人,很礼貌地陪安乃德上了电梯,一直送她到房门口。

孩子恳求安乃德不要离开她。安乃德让孩子睡在她的床上。这时,她看见孩子额上留下一块红印,才发觉自己的嘴受伤了。这是刚才她吻孩子时,留下的血印。她用水洗净了嘴。仔细一瞧,她的一颗最好的牙,一颗犬齿,被打断了。战争的创伤。她总算运气不错,牙床上别的部分都顶住了!可是敌人已经逃跑。她要在战场上睡一觉。她挨着孩子躺下。后者由于哭了多时,睡着了,睡梦是惊扰不安的。安乃德自己一刻也没有睡。她脸上阵阵刺痛,眼睛里冒火星。她利用时间筹划了第二天该干的事。

第二天开始了。天色渐渐破晓。安乃德早上六点以前起

床。梳洗完毕，按铃叫仆人。吩咐了仆人之后，她自己作动身的准备。接着，她叫醒她的同伴。孩子醒了一下，又倒在枕上睡起来。安乃德说："喂！你到车上再睡吧……"

几乎是由她给孩子穿上了衣服。安乃德拉着她走。她们下楼，看见狄蒙的又大又坚固的汽车停在门口。安乃德言语举止象主人一样。也许她的口气给人这种威力，也许狄蒙已经做了指示，仆人们躬身听命，好象她真是主人。女孩子差不多立刻又睡着了。昨夜她喝了一些酒，又受了那么多的痛苦，所以脑袋沉重。安乃德用垫子给孩子当枕头。她自己倦眼朦胧，半醒半睡地眺望车窗外，夹在两边篱笆间的白色大路、田野、城市和烟雾，以及她为生活而进行的搏斗，象电影似地向后面逝去。她把受她监护的女孩送到她在巴黎的住处下车，孩子到这时终于醒过来了。安乃德要回到家里好好休息，用辛苦换来的休息。

她在睡眠中不时地苏醒，身上的创伤使她头脑嗡嗡地响，只意识到一个完全决定下来的思想："完啦，狄蒙！"到了傍晚，她终于平静地昏昏入睡。这时，她被门铃的响声闹醒，却一点也不惊讶，立刻就料到来访者是谁。她起来开门时，她瞧见狄蒙的宽阔肩膀出现在门框中，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他们互相没有打招呼。安乃德用手一指："进来吧！"她走在前面领路。他跟在后面，侧着身子，穿行过狭窄的楼道。她用手一推，把床上打开的被子盖好。可是她没有向镜子里望一眼。她只是把室内穿的长袍腰带束紧一点。向狄蒙指指一张低矮的坐椅，她自己坐在靠窗的安乐椅上，一句话不说，等待对方开口。在狄蒙的面部，看不出他来访的意图是什么。他面色阴沉，双

眉紧锁。他知道他应当说什么。他本不打算来向她道歉。可是当他看见这张严峻的面孔，这张打肿了的嘴，他忘了准备好的话。他只看见她的嘴。于是，为了找话说，他拙笨地问安乃德身体好不好。安乃德冷冷地说："好。"不多说一个字。在你瞧我，我瞧你的一忽儿，安乃德看见对方的眼睛老盯着她的创伤，她指着自己的嘴对他说："干得漂亮！你满意了吧？"

她给他瞧打断了的那颗牙齿。

狄蒙发怒地捏紧拳头，责骂他自己："坏蛋！"

安乃德继续打量他。狄蒙说："你咒骂我吧！"

安乃德不屑理睬似地说："没有用。您已经替我骂了您自己。"

"我能干点什么呢？出钱给你镶牙？这是不够的。要是能用我的狗牙给你换上一颗？"

"不，"安乃德说，"别提狗！"

狄蒙坐立不安，很狼狈："你要什么？赔偿损失？"

"您还不如一开头就向我赔罪。"

赔礼道歉，在狄蒙的习惯中没有这一套。要么压倒别人，要么被人压倒。求人宽恕或宽恕别人，没有用处。白费时间。狄蒙也许觉得，如果安乃德也打断他一颗牙，倒更自然些。她看他踌躇不决，就说："您别这样干，如果这不是您自己的思想。我不在乎这个！不如老实告诉您，这样做丝毫不影响我的决心。"

"你的决心是什么？"

"再也不跟您打交道。"

狄蒙抽动着他可怕的眉毛；可以看出，在他的额头下边，

在他的痉挛的双手上，正在展开一场搏斗。稍后，他说："我不能强迫你……呵！我不说假如我能够……"（他的双手又开始不安地搓着。安乃德看他象是亚苏巴尼巴尔①，而她自己的脊梁被他踩在脚下。）他又说："虽然这样，要是我要求你？……"

他几乎要问她："你要多少钱？"可是他的本能警告他，如果在这时提到钱的问题，两人的关系肯定会决裂。于是他说，他诧异地听自己说："如果我请求你！如果我……"

在一段时间以来，狄蒙的眼睛注视着安乃德一半露在拖鞋外边的光赤的脚。她双腿交叠着，摆动着脚，高傲地，毫不在意地。狄蒙还没有来得及想一想，就俯身抓住安乃德的脚，把他厚厚的嘴唇吻在她的脚上。

安乃德也来不及想一想，含怒地猛力把脚从那个粗野家伙手中抽回。她毫不克制她的反感。此人居然敢占有她的脚，即使是为了对她表示仰慕！她抽回脚的时候，用力过重，碰伤了他的嘴唇。她怒气冲冲。他也一样。他嘟囔地说："我竟使你这样反感？"

"对！"她轻声说。

啊！如果他能把安乃德砸烂，他将感到多么痛快！……可是他控制了自己。于是他的大脑袋垂下来，战败了。他说："请原谅！"

这一下，安乃德倒觉得自己成了亚苏巴尼巴尔。是她，用脚跟踩碎了黑人之王剃光的脑袋瓜。这仅仅是一刹那间的幻

① 古代亚西里亚国王，生于公元前668年，卒于626年。

觉……好象是她干了这样的事。她翘着的脚趾，满意地微颤着。稍后，她平静地说："对脚表示敬意……狩猎结束了。好吧，狄蒙，让我们结束这场纠纷！"

狄蒙抬起头来……（这个可恶的女人使他不知所措）他瞧着安乃德的嘴，创伤被严峻的微笑照亮了……不管怎么说，断裂的桥修复了。他过了桥！"结束了吧，我记住你这句话。"

"我没有说什么。我没有提出我的条件来。"

"你不走了。"他放心地说。

"我什么也没有说。"

"你刚刚提到条件，我接受。所以你不走了？"

"那么我就待下去吧，"安乃德耸耸肩说："一直待到手上的工作了清。"

"好！"狄蒙说，"反正明天完不了。"

安乃德后悔她说的那句不谨慎的话。狄蒙看出来了。他态度很好，说："我不愿意不管你高兴不高兴都硬留你。在昨晚发生的事情之后，如果再要忍受我，对于你来说是太困难了，这我理解。离开我吧！我需要你，对于我来说，你远远不止是一个秘书，你是我的刹车。可是，做我这样一个野兽的刹车，不是什么好玩的。我承认这一点。你完全有权利说：'够了！'你是自由的。我配不上你。"

安乃德感动了。她说："我不走了，狄蒙，算你倒楣！算我们两人都倒楣！看来刹车或牙齿，必须有一方面被折断。"

"下回你努力吧，让我的牙齿被你打断！"狄蒙说。

*　　*　　*

在表面上，安乃德在报社的处境没有什么和先前不同之处。她仍旧坐在靠近狄蒙办公桌的打字桌前。但是不久以后，人们注意到老板的口气变了，对她的态度也殷勤多了。不用说，受伤的嘴巴引起纷纷议论。关于别墅中的一夜，流传着荒诞古怪的传说。两人并不是十分一致的。但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在业务方面，这个女人说了算……一个了不起的狡猾的女人！而且她多么善于隐藏她的一套把戏！……她保持原来的身份；假装和原先一样地兢兢业业执行老板的指示；如果老板不同意她的意见，从不当众向老板提出她的意见。当着第三者，她继续对他称“您”。可是大家知道，门一关上，她对老板称“你”，而且两人之间有争论。在争论时，狄蒙学会了听人把话说完，不中间打断。这对于象他那样的专制魔王是极不容易的！人们对于安乃德的这种神通广大的能力寻求报复的办法（其实他们应当庆幸，因为这种权力在狄蒙身上起安定作用），编了许多残酷的风趣话。虽然安乃德不知道这些流言，但是她对于人们的恶意有足够的认识，不怀疑有关她的流言存在。她已经做到保持很有礼貌的不屑理会的态度。人们背后说她什么，她漫不在意。对于安乃德的这种优点，狄蒙十分欣赏。要是他自己瞧不起一个人，一定会闹得天翻地覆。不可解的是，安乃德不利用这种地位为自己捞一把，反而念念不忘地为狄蒙的各种利益着想。

各种具体利益？还是指一个人的总利益？（在古典的十七世纪，人们可能用一个夸张的词：“光荣！”……）对，她很希

望这个累积在虚无上的力量，至少在沙土上建立它的金字塔。她很想利用她目前暂时（能维持多久？）享有的对狄蒙的影响。于是她秘密制订一个路线计划，试图将狄蒙引导到这方面来。由于生活在工商业界的大亨，拦路行劫的大盗们筹划的阴谋诡计的旋涡中，她的政治思想开始成形，她的本能把她推向设法保卫被剥削者并为他们寻求报复之道的那些政党，虽然她知道得还不清楚。苏联，既被无知的旅游者游览了两星期之后所写的幼稚的游记所歪曲，又被敌对的新闻界，职业的说谎者的毒舌所诽谤。这样被诽谤和歪曲的苏联，对安乃德来说还是一个谜，然而是一个吸引她的谜。她清楚地觉得，对于使西方直不起腰来的庞大的反动派来说，只有苏联是必要的平衡力量。她还没有成熟的计划，她想设法把狄蒙这个有决定意义的重量，引向天秤这一边来。他是不是看到了这一点？是有可能看到的。在这个思想的摸索过程中，狄蒙可能理解得比安乃德更清楚。他知道这个思想的斜坡将把他引向何处。由于他不急于把她推向这一方面，他假装误解。他取笑她，说："你骑在象脖子上，在干驯象的工作。你想训练它。但是训练它干什么？你自己至少知道吧？要它在街上游行，让一大群白痴向它欢呼？这已经实现了，我已经餍足了。让我去当国之干城？什么国？象我这样的人没有祖国。要我建设？建设什么？建一座凯旋门，为了从门下走过去，象拿破仑这个侏儒一样？人们建筑的一切全是坟墓。我不需要坟墓把我自己封闭在里边。我需要空间。只要我活着，我要到处活动。我走向右边，走向左边。我走进树林，摧毁挡道的一切。低下脖子！留神你的脑袋！"

“即使您活着只是为了破坏，狄蒙，至少您应该懂得如何破坏。不能碰上什么是什么！打破一个缺口，一直到底！您现在停在一处，在原地踏步。下决心吧！冲向前去！”

“哪里是前？”

“您比我知道得清楚。别装糊涂！您看得很明白，一场巨大的决斗已经交锋了。您站在哪一边？”

“我站在我自己一边。”

“这没有什么了不起！至少这个自我，狄蒙，要使它成为一个完整的自我。是对，是不对，什么都不要干一半！”

“赌博是赌博，按不同的机会，颜色在变。”

“我赌的是我的颜色。如果我象您一样在赌桌上，我要一直赌下去。”

“对，我仿佛看见你站在摩纳哥①赌桌的桌毯前面，鼻孔紧闭着。你在那里一直赌到输掉你的衬衫。”

“我从来不赌博，因为我有自知之明。我可能输掉的不是我的衬衫，而是我的生命。”

“这已经是事实了，我的孩子，你没有想到，在我身边，你在玩你的生命，或者将要如此。有人在监视你。”

“我已经不止一次地玩过我的生命了。不怕！我有把握，总会赢的。”

“所有的赌徒都这样相信！”

“你不是赌徒吗？你刚刚对我说过。”

“你只赌你的生命。你可以赌，命是你自己的。”

---

① 法国地中海边的小城，是独立的国家，面积只有1.5平方公里，人口两万多，主要收入是靠开设赌场；那里有世界闻名的大赌场。

"你呢？你是属于谁的？"

"我不是一个人在赌。在每一场赌博中，不但必须把敌方计算在内，（这倒是一种乐趣！）也要把同伙计算在内。利害相关。"

"这就是你所说的在树林中自由来往？"

"这就是我所说的树林。"

"砸烂它！"

"你说的是女人的话。我只能在树林中砍掉一片树木。可是树林覆盖着全世界，我们在树林的手掌中；而且，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呀，这和我有关系，如果树林掌握着我，我要放火烧掉它。"

"你将跟它一起焚烧。"

"只要它焚烧就行！"

"革命万岁！……给你一张去莫斯科的火车票？赤色的树林烧得正旺。我不说他们做得不对！人们说，土地烧过一次，农作物的收成更好。但这不再是我所在的这块土地。我在这块土地上，我在这儿待下去不走。"

让他从旧世界的丛林中出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他忙忙碌碌地在那里获得了他的一份，而且是很大的一份。但他必须让别的大盗也各得一份，才能够到手他的一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他们的斗争本身就把他们连结在一起，硬碰硬。安乃德听说过，一个人可以成为世界之主，而却比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更不自由。条件是那个一无所有的人有一个灵魂，或者自以为有灵魂（两者是一回事）。可是这种人是稀少的。极

大多数人没有灵魂，或者没有想到自己有灵魂(两者也是一样的)。安乃德处于灵魂的控制下(就象人们所说："在丈夫控制下"①)。她并不在灵魂问题上牵涉到永生以及死后的保障等问题。如果你真正有一个灵魂，你就没有产权人的猥琐的心理状态。产权人竭力抓住所有物，总是怕被人偷走而吓得哆嗦。"我没有我的灵魂。我属于我的灵魂所有。"狄蒙很可以回答她："这么说，你也不是自由的!"这倒是真的。谁是自由的？我们都是棋盘上的棋子。谁是下棋的人？

所有棋子并不是价值相同的。安乃德是棋盘上的皇后②，狄蒙是车。皇后影响全局。这并不是毫无意义的，牛头怪物③接触皇后之后变得富于人情，能在这儿那儿表现出他的慷慨。当然，他并非从来就没有过这种意向。有时他也舍得花费。但是他把那种慷慨行动看成疾病，要用药物，用他的玩世不恭的态度来治疗。在他身上有无赖与英雄这两种成分。人们不知道哪一种成分是正面，哪一种是反面，因为他能于瞬息之间翻穿他的袍子。在一般情况下，在安乃德摄政之前，狄蒙更愿露在外边的是无赖的一面。安乃德善于迫使他露出袍子的另一面。她没费很大力气，从狄蒙那里取得许多对公益事业的大量资助，较少资助慈善事业(他不相信慈善事业)，较多资助职业教育和教育事业，帮助集体或个人在这些方面展开行动。对于个别人的资助，他让安乃德全权处理。但她也把帐目登记得清清楚楚，而狄蒙却只是随便看一眼。安乃德知道不应

① 法律名词，意思说妻子不得丈夫同意，无权处理家中财物。

② 指国际象棋。

③ 希腊神话中的吃人的怪物，此处影射狄蒙。

当为这些小事去麻烦他。最早受益的人之中，有那个亚得里亚海滨的小鹿。她已经被送回原地，定居在法国南部的一个小城中，而且已经结婚，在给她的小鹿崽喂奶。幼鹿在母亲怀中睡着了。也许她听到树林深处狗叫会心惊肉跳。

安乃德对狄蒙最大的帮助，是调整他的行动，使他没有一点任性的行为；必须瞄准目的，目的达到之后，再看得更远些。不让别人拾走兔子。不要意气用事而浪费时间。她自然也引导他遵循自己的方向，从原来的本能状态，逐月地变得更加深思熟虑，目标是国际性的社会改造，围绕苏联这个旋风中心组织起来。几个月之后，效果如此显著，以致狄蒙的同伙们都不安起来。他们不需要用很长时间就探明了根底。感兴趣于检查狄蒙的秘密计划，同时设法使狄蒙行动混乱的人们，向安乃德献奇特的殷勤，因为他们毫不怀疑，他们的同盟者与合伙者狄蒙如果能够的话，一定乐意拧断他们的头颈。而且他们害怕他的智慧。如果狄蒙在半途耗费一半精力，对于他们是有利的。安乃德理解别人用隐晦的言词说的请她在这方面多费心的话，人们将感谢她。可是这位妇女用冷冰冰的讽刺口气回答他们，打消他们坚持下去的勇气。狄蒙知道了以后，不禁大笑。于是在这只大象的眼睛里，燃起一道复仇的光芒。安乃德利用狄蒙的愤怒，和他一起加劲干。在这样的冲动下，狄蒙当着他的对立者们的面，把一桩他们本以为有把握的好买卖破坏掉。狄蒙对安乃德说："你成了危险人物了。他们会绑架你，破坏你的节操。我看我必须娶你为妻，为了保护你。"

安乃德说："狄蒙，不要这样。这样反而更容易失去我。"

"呵！我不坚持！"狄蒙嘲笑她。"可是你等着吧，他们为了

消灭你，什么都干得出来。如果在芝加哥（用不了十年，我们这里也将成为芝加哥），这样的事早就发生了。”

她没有告诉他，这虽说没有成事实，也差不多了。不久前，有人从旧金山给她寄来一盒椰枣。寄件人不写姓名。枣儿是那么好，她很想拿来当午餐吃。可是她有点怀疑……她把枣子送到一个细菌学家的化验室去化验。那是一个曾经在狄蒙的报上发表过文章的波兰女科学家。化验结果，发现了曼陀罗硷的滴液。安乃德把盒子扔掉，没有向狄蒙提起这件事。她还收到一盒土耳其的鱼子酱，她没再费事去化验就扔掉了。后来也就没有人再寄东西来。事情已经走漏了风声。安乃德窥视着，看从哪个角落可能出现危险。狄蒙也在窥视，他不告诉安乃德。两人各自认为没有必要引起另一个也不放心。但是两人都提高了警惕。两人都愿意悄悄地独自承担两人共同的危险，保全对方。这一切，使他们更加互相靠紧了。

有一天晚上，他们两人在孚斯日地方一家旅社晚餐，餐后准备坐汽车回巴黎。狄蒙的司机，一个信得过的人，在他手下工作已经好几年，突然感到剧烈的不舒服。不必深究原因，只要把他托付给一位医生就行了。狄蒙无论如何要归返巴黎。碰巧在那儿另外有一名司机可以代替病号。可是狄蒙不放心。他打量了那人之后，拒绝了。于是他仔细地检查他的汽车，发现一枚主要的螺丝脱落了。他出了很高的代价，租到了村子里唯一的一辆汽车，不论谁，即使想拒绝也抵挡不住这笔钱的力量。他和安乃德坐车从另一条路，而不是走预先决定的路线回巴黎。在路上，他们交换了双方最近几个月以来的经验。从那时起，狄蒙只信赖安乃德一个人检查他去外地秘密旅行

的一切安排。他教安乃德学会开汽车，甚至驾驶飞机，以便必要时代替他。

面对集中在他身上的种种威胁，狄蒙的平民出身的怒火又燃烧起来。他以反击作为回答，也在他的敌对者们脚下埋炸药。他以野蛮的快乐之感，透漏了“王家油行”（这是他给人的外号，算是最温和的称呼，他还有别的咒骂之词）亨利·德巴大维亚先生的政治和经济阴谋活动。这样一来，他一天比一天更深地介入反对反苏集团的战斗。这并不意味着他不讨厌共产主义，但是他仇恨而且蔑视他的那些敌对者。现在，他没有选择余地了。一场生死斗争开始了。他觉得四周全是他们的间谍，他们的警察。他也有对付他们的间谍和特工人员。有时，他的人员就是对方的人员，同是那几个人。自从最近十五年来，在国家的和私人的警察中，政治和商业完全混在一起，以致这些特工人员最后都联成一体。在混合体中，搞不清谁是抓人的，谁是被抓的。互相的讹诈，常常置他们于不能为害的境地，这倒是好运气！难道我们没有瞧见，在我们国家里有些叛乱的警察厅长能在四面八方的风暴中站住脚，利用他们掌握的秘密档案不加区别地反对一切政客、一切政党？难道我们没有瞧见，上了绞刑架的人反过身来用他们的绞索套住讹诈者？因此在敌对的人们之间，产生了最奇特的秘密协定。可是现在，对于狄蒙，这种协定已不存在。他撕碎这些破烂废纸。他把自己置于莽林的法律之外。一向支援他的一家英国托拉斯，不再津贴他的报纸。狄蒙立即把报纸转移到敌对的阵营中去：一家美国的大托拉斯取代了英国托拉斯。于是狄蒙开始挖他昨日的同盟者的墙脚。这是一场生死的搏斗。他

的新盟友利用他，只是为了达到他们的目标。狄蒙有受左右夹攻的危险。巴黎的地基对于他已不可靠。他要建立一个新企业，一个巨大的工业卡特尔，目标在于反对商业上的英美霸权。这个机构需要他常去国外。

那是几个月的紧张工作，安乃德紧密地配合这工作。她没有时间为报上开始的对她的造谣诽谤操心。狄蒙对此比安乃德自己更焦心，他大发雷霆。他有他的办法，让这些匪徒不敢靠近。可是安乃德没有理由不喜欢别人的匪徒而喜欢狄蒙的匪徒①……卡布勒蒂，蒙特奇②，都是匪徒。"狄蒙，你让我高兴高兴，不要让我接受你的那些打手们③保卫了。"

"你宁愿让别人诽谤你！"

"嗨！让他们去说吧！"

安乃德耸耸肩。舆论能把她怎么样？她倒是有她最敏感的一点，她有她的阿喀琉斯的脚跟④，那就是她的儿子对她作何看法。由于她的儿子，她不屑一顾的舆论就有了重要性。因为舆论的臭气可能传到玛克的鼻子里。她必须十分小心，不给玛克提供对她怀疑的把柄，不要让他以为她在狄蒙手下工作可以获得可疑的报酬。由于她不愿意欺蒙玛克，她拒绝了狄蒙送她的所有的礼物，即使玛克是不会知道的（他从来不

---

① 为了保卫安乃德，狄蒙准备用他的特工人员去对付别人的特工人员，安乃德不赞成。

②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描写一对情人分别属于有世仇的两个家族：卡布勒蒂和蒙特奇，因此演成悲剧。

③ 原文是意大利文。

④ 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全身刀枪不入，只有脚跟是他的致命处。

来看他母亲）。如果只为了她自己一个人，她本可以心安理得地收下那些赠品。为什么不能接受呢？难道她辛劳的工作和担当的风险不是远远超过这点礼物的价值？不如老实承认，她特别遗憾的是，一次两次地拒绝了狄蒙送她的一套梳妆用品。她这样拒绝会让谁高兴呢？如果只牵连到她一个人，她早就让人嚼舌去了。可是有一次，唯一的一次，她接受了一件连衣裙，朴素、漂亮，剪裁得十分合适。那件衣服诱惑了她。真不凑巧，她碰见了玛克。他用什么样的眼光从头到脚打量她呵！当时她羞得遍身发红。她急急忙忙地回家，脱掉倒楣的连衣裙，把它挂在衣柜中，再也不拿出来了（有时，她把衣柜的门打开一条缝，充满温情和气恼地向那件连衣裙瞧儿眼）……但是事情已经弄糟。妬忌的儿子是不会忘记的。她严肃地对狄蒙说，不要再送她礼物。她宁愿保持她的简朴的生活方式和狭隘的住所。她完全能想象得出来，玛克一到，会用审查的目光到处都检阅一遍。有一次，有一件事她非“克制”不可，虽然那样做不符合她的心意。（她本可以享受一点舒适的生活，五十岁的脊梁，比年轻人的腰更能欣赏舒适。）她把克制的理由全对狄蒙说了。

狄蒙开玩笑似地高声说：“可是，真见鬼！你要是给你丈夫戴绿帽子，恐怕也不会有这么多顾虑！”

安乃德用同样的口气回答：“那是一定的，毋须多说。丈夫，你给他什么，他拿什么。上帝给他的，他也可以拿。但是上帝自己办不到的，那就是丢开自己的儿子。儿子是从自己房屋中出来的，而这个房屋是属于儿子的。应当向他报告房屋的情况。我应当报告我的房屋情况。丈夫无非是房客。我

的房屋的所有人，是我的儿子。”

“至于他想拿这房屋干什么，我是后勤主任，我可以处理房子！”

安乃德瞪了狄蒙一眼，说：

“我又不是一所可以随便出租的房屋。你不要管我的房屋！我有钥匙。我保管着。我的老狄蒙，我谢谢你。可是，让我们来照顾你的家吧！你雇用了我，让我管理这个家。不用说这些无聊的话浪费时间！”

有时一连几天，甚至几夜的紧张工作之后，狄蒙强迫安乃德作一次短期的休假。他对她说：“最后，你将达到使我尊重人类的目的。”

安乃德答道：“人类需要的不是尊重，而是空气和面包。你要竭力设法不至于压碎人类。你们是那么沉重，那么沉重，狄蒙！人类被你们压得喘不过气来。你们要这么多的地皮干什么？在墓园里，你只要一个小坑就够了。”

* * *

狄蒙已经作出决定，在布鲁塞尔建立一个大本营。从那里，他需要频繁地去德国、去伦敦或别的地方料理事务。安乃德同意陪他一起去，但是并非没有迟疑。狄蒙卑谦地请求她陪伴前往。她已经看见他在不顺利的时刻（那也许倒是良好的时刻）的模样：怀着阴暗的愿望，要砸烂一切，让头上的房屋塌在他身上，把自己和那些敌对的人一起压死！疲乏、恶心，某些他不说的个人灾难……一个女子自杀了，巴黎的一个美丽的女演员，正在青春妙龄。狄蒙醉心于她，要得到她，花钱

买到手，带她上他的游艇，作了一次海上遨游。可是她，觉得主人套在她身上的桎梏太沉重了，为了逃避这种压迫，投水自杀了。为此，这个铁心肠的人直到灵魂深处都受了震荡。他，曾经见过那么多由他一手造成的废墟，而没有一点内疚。可是这次，他不知道为什么，心情一直不能平静。也许这一打击是发生在他意志虚弱的时刻，也许这个激情曾经深深打动了他，而他却把它当作一般的经历毫不加以珍惜，等到他摧毁了这个激情之后，才认识它的无比的价值。他只向安乃德一个人诉说了衷情。接着，他又向她讲了别的内心隐秘，向安乃德显露了深藏在巨人的外壳中的最可怜的、最好的、充满人性的狄蒙。安乃德接受了他的忏悔，同时也对他承担了义务，甚至权利。他默契地承认她有这种权利。谨慎的态度是不滥用这种权利。安乃德决不滥用。可是她利用她的影响，小心谨慎地引导狄蒙的活动，向着她认为有正确社会意义的方面发展。虽然她的手按得那么轻柔，可是狄蒙都感觉到了。他乐意让安乃德这样干，这并不违反他最隐秘的本能，只是他信心不足，不愿意这样做。安乃德在这方面有信念，这并没有使狄蒙不乐意，这使他无目的地向前冲刺的意志，那灼热、枯瘠的沙漠，产生清凉之感。他很可以使安乃德满意，因为她看见他好象很有信心地在干。

渐渐地，狄蒙弄假成真了。他成了资本主义堡垒内部的一支倒向敌人的军队，正如隐伏在罗马军团中的蛮族，准备为侵入者打开罗马的大门。狄蒙现在不再费事隐蔽自己，他对资本主义集团在武装干涉苏联失败之后用经济封锁窒息苏联的企图，公然加以牵制。狄蒙和苏联签订了商务条约，而这条

约也不是因为他爱上了苏联的美貌而订的，他个人从中也有厚利可图。于是狄蒙的敌人们怒不可遏了。他们不愿意让狄蒙一人享受优先权，也只好和那个他们本想砸烂的无产阶级世界做生意。他们的变节在资本主义世界，在资本主义集团中打开了缺口、仇恨都集中在狄蒙身上。他们恨不得打断他的腰。这，他是知道的。当时他准备投身于烈火中，组织他的战争机器，他的钢铁卡特尔，以便粉碎英美万能机器的统治。不是在这样的时刻，安乃德能抛下狄蒙不管。她是他能够推心置腹的唯一的亲信。

安乃德做出这样的决定心中是难受的。她不愿意远离她的儿子。虽然在表面上，两人一直坚持着精神上的隔离。他们已经有时间好好地思考，甚至做了“我有罪”忏悔。安乃德已经准备让玛克避免走第一步。可是自从连衣裙事件以来，那个多心的傻瓜躲在他的帐篷里赌气。难道母子俩要在这种愚蠢的误会之下永远分手？时间过去了。生命过去了。人们一去而不返……一天早晨，她给玛克写信：

> 亲爱的孩子：我将离开巴黎几个月。这一次，我去的地方不是太远的。比一年来我们两人的分离远不了多少。但是我不能再这样不吻你而动身，或者不吻你而留在巴黎。你不愿意把你的小狗嘴给我送来吗？如果你认为有什么事需要原谅我（我认为你弄错了，但是我不坚持认为自己有理），你不能原谅我吗？原谅与否，快来亲亲我！

他还没有接到这封信，偶然的机会使他们两人碰头了。在走过圣欧斯达许教堂门口时，玛克听见教堂里正在演奏凯

撒·弗朗克的乐章《洪福》。他渴想听音乐。这是枯干的灵魂的渴慕。在教堂后部，有比较廉价的座位的地方，一群庞杂的人在往里边挤。玛克钻到人群中，利用混乱，没买门票就挤进去了。他听见身后有人在叫他，赶紧往人群稠密处一钻。另外有些人也跟他一样，冲破了堤防。人们把他忘掉了。他和几百名听众一样，投身于音乐的湖水中，忧郁、纯净、稚气，然而明智，有如老人的眼睛，漂浮着一直没有太阳的黄昏之光，象基督的脚踩在水面行走。玛克不熟悉这个乐章。它离开今天的年轻人已经很远了。然而玛克的心是真诚的。他的艺术感相当准确，所以他很灵敏地感受到一种不同于自己灵魂的美，尖锐地感到自身缺乏希望，甚至缺乏痛苦，支持着过去时代的痛苦。那是一个戴着光轮的时代，就如它的戴荆棘之冠的上帝①一样。于是玛克怀着仰慕之情想道："苦痛是幸福的。痛苦本身怀着被允诺的快乐！"……合唱队唱道：

"哭泣的人们是多么幸福，因为他们将得到安慰……"

于是，突然间，他憋不住了，他也哭起来。他把脸转向他靠着的柱子，手捂着眼睛。如果有人瞧见他，谁也不会微笑的。可是这个骄傲的人感到气恼。他用鼻子吸气，扮鬼脸，用手指擦掉可耻的眼泪……在这时，他直起腰来，眼睛由于刚刚下过雨，特别清澈。他发现在柱子的另一端，几步之外，同样的露水，同样的眼泪，流在他母亲脸上……她在那儿。她没有瞧见儿子。儿子躲在柱子后边，窥视她，仔细看她。她脸上表现出来的激动之情，他一一收入视线之网……

---

① 指耶稣基督。

这个音乐在安乃德心中引起比玛克更多的回响。它使她复活了，使过去的生活复活了。一切能够永存的艺术作品，是用它的时代的本质铸造成的。艺术家并不是独自一人创造作品。他在作品中记录他的同伴们，整整一辈人所痛苦、热爱和梦想的一切。安乃德也就在这个音乐中贡献了她的血。她在其中看见自己，好比拿一幅肖像画和年老了的本人相比，令人失望的是多活了若干年留下的痕迹。她在这音乐中听到对于公道失望的人的痛苦呼声，以及审判官安慰他们的声音。她记得以前在斯特拉斯堡，战前九年，听到过这些声音。这首公道被压制的诗，当时扬扬得意于战胜①的骄傲中的德国人不理解其中的深意。迷失在金黄头发、巨大身躯、满怀胜利喜悦的人群中的安乃德想："我们，被你们战败的人，我们理解这些神圣的语言。由于这个事实，作为战败者的我们，实际上是胜利者。我们得到更好的一份收获。"

现在，形势已经颠倒过来。痛苦于不公道的人民，安乃德所从属的人民，成了使别人痛苦于不公道的人。《洪福》这首失望与安慰之歌，不再为他们而作。战败的基督已经转移到对岸去了。唉！人们没有公道的意识，除非在公道与他们的利益相符合的时候。安乃德是和这样一代人共同成长起来的，他们在慷慨的"光荣属于战败者"②中吸取营养。她心碎地看到，她的国家在胜利时，在它的狠心的自私中，采取了高卢的勃来恩③的话，看不见命运之轮在转着转着，而且重新带

---

① 指1870年的普法战争。

② 原文是拉丁语。

③ 高卢民族的首领，他曾经入侵罗马。

来了阴暗的日子……安乃德被回忆等七把宝剑所刺穿，那就是：回忆、否定、耻辱、悔恨、残酷的讽刺、眼看要来到的赎罪的恐怖，以及忍气吞声放弃生命，等等。她的儿子躲在柱子后面，远远地接纳了她的每一个思想。他吸饮这些思想，和她相结合，准确地感觉到她的一切，作为他自己的一切。他有把握在同一时间内也感觉到同样的辛酸。他知道为什么这滴眼泪从他母亲脸上流下来，因为在他自己眼中，同样的泪水被抑制着。突然，热情冲动把他推向母亲。他在人群中挤出一条路，走到母亲身后，执住她的手。她吓了一跳，转过头来，她下巴差不多靠在肩上，看见了儿子的脑袋。她用感激的眼光吻了他。两人交换了温爱的眼光。于是手拉着手，一动不动地，直到听完清唱剧。

等他们走出教堂，他们的手才分开，但是他们的心一点也没有分开。关于过去的事一字不提。没有责备，也没有原谅。两人都把往事一笔勾销。他们谈的是刚才的共同感受。关于胜利的辛酸……呵！如果战败的德国人能想到这些，能想到被堵住嘴的法国人民，受那些用法国名义发号施令的政客们的不公道、伪善和贪婪的侮辱！但是在任何国家的人民中，情况都是一样的。战后各国人民几乎都没有反抗的力量。他们是一盘散沙，善良意志在其中陷了下去。玛克说："你走一步，就陷下去一点。我们是被来自下面的力量拉进去的。"

安乃德把手放在儿子肩上，对他说："让我们从上面逃出来！如果我们的腿陷进去了，用我们的胸部、脑袋挣扎出来！挣扎出来，这是一生的工作。这工作坚持到死才能完成。但不要象大多数行尸走肉的人一样，陷在泥坑里让人吸血。我

们要把沼泽中的蚂蟥拔掉(她想到罗马尼亚的沼泽)。象我一样地干，永远不要厌倦！还要帮助别的陷进去的人！”

玛克觉得沼泽中的烂泥粘在他的胳肢窝下。如果他不在街上，他很可能象小孩一样，用手臂抱住母亲的颈项。母亲和他在一起，他觉得受到安慰。他满怀热爱地看着她。他听了她的话感到骄傲。他怎么会意想得到？他挽着她的手臂，靠在她身上。他不觉得害臊。把他全身压在她身上，多么好！

就在这时刻，安乃德告诉他，她在一段时间内又要离开巴黎。他听了感到遗憾甚至痛苦，象小孩子一样害怕。她察觉到他在微颤，问道：“你需要我吗？你愿意我不走吗？”

他的骄傲立即又占上风，他说：“我可以一个人待着。你不是也一个人待过吗？”

他想起过去长时期的斗争，那时他母亲在巴黎挣扎。她微笑：“那时我不是一个人，因为怀中抱着你。”

他也微笑了，他说：“我希望有一天能报答你。”

第三部

罪恶之风

在那时期，西尔薇又想起了她的外甥。她做买卖和寻欢作乐的狂热这时都冷却了。兴致来时象一阵风，兴致消退时也象一阵风。在她的财产和健康方面都发生了严重的断裂声，无情地提醒她已经到了该收敛的时候。“跑没有一点用处，必须知道……及时止步。”① 太多的美肴，太多的美酒。眼睛充血。突然发作的狂怒，突然发作的狂笑……有一次，正吃晚餐，毛病突然发作，差一点脑溢血。她心中明白。她有自知之明，而无自吹自捧的缺点。即使在狂奋之中，她迷失方向时，心中也在说：“你出轨了！快刹车！”

可是制动器拒绝行动。脖子上和太阳穴的大动脉突突地跳。她开始语无伦次……站住！在一夜之间，她下了决心：店铺停业，公馆卖掉……这些都实现了。她的同伙，纪·高吉埃，那个蠢货，在一次内阁倒台，银行破产的风潮中，象一个臭鸡蛋似地破碎了。在那时期，有些香水商人出于虚荣的动机，喜欢在政界演一个角色，他们象津贴妓女似地津贴组阁的政

① 十七世纪法国寓言诗人拉·封丹的名诗《龟兔赛跑》中，有一句诗：“光是跑有什么用，必须及时出发。”

客。这些人钱到手之后，不执行自己签字的约言，无耻地欺诈香水商。高吉埃活该上当！这些事才不至于干扰西尔薇的睡眠……但是她的睡眠却受了干扰，整个机器需要休息，需要拆开来擦油。她清洗了肠胃，用芥末敷身，让水蛭吸吮她身上过剩的血液。她开始过市民阶级的正规家庭生活。

她有一个家庭，一个她招收来的现成的家庭。她正在办理法律手续，正式接受这个家庭。三个孩子最大的十七岁，最小的十四岁。他们的母亲佩贝杜·巴斯洛，（她自己改了名字，叫卡尔曼，耳边常常插一朵石榴花的卡尔曼。可是这个名字对她极不合适，好象小毛驴戴了一顶草帽。）曾经是西尔薇在劳动和寻欢作乐时的老同伴。她使西尔薇回想起她最初时期的斗争，想起她开始在巴黎混的艰苦经历。二十五年的忠实友谊。西尔薇不忘记她往日的狗，即使最碍手碍脚的佩贝杜那样的不离开人、有点疯头疯脑、笨手笨脚、尽干蠢事的饱尝西尔薇拳头的狗。但是她不存芥蒂，照样舔主人面颊的狗。她攀了一门愚蠢的亲事。上帝把她从这门亲事中解放出来了，可是没有把她从她的轻举妄动中解放出来。她的丈夫贪酒，见女人就追，后来死在战场上了。卡尔曼马上又找了一个丈夫。她没有西尔薇那种走钢丝时保持平衡的本事，可是她效法西尔薇的想入非非和挥金如土的榜样。她曾经是几个情夫争夺的对象，被一个赌棍欺诈剥削。此人最后诱导她（没有强迫她，这就是他手段非常高明之处）去卖身，用赚来的钱津贴他。除此之外，她还算是个老实女人。她干活勤快，可是寻欢作乐，永不知足。即使在最艰苦的境遇中，她也坚持不改乐观的脾气。作为结论：在她要离开人间的时刻，她要求有一个

富于教育意义的收场。她在一个善良而仁慈的神甫怀中断气，可是她不能真心诚意忏悔她一生的罪孽。她坦率地对神甫说明了这一点，那神甫装做没有听清，让她跟着他一句句地背诵忏悔祷词。她驯服地跟着背，她说："为的是讨对方喜欢。"她觉得已经到了最后一息，心中并不激动，只有想到她的几个孩子时，流了一滴眼泪。不过她把孩子们托付给西尔薇是完全放心的。她和西尔薇谈愉快的生活（虽然有些肮脏的成分），谈得意的工作，谈她们的那些情夫，差不多一直谈到咽气。

她给她的三个孩子取了悦耳的名字：佩娜岱特、小白鸽①和安琪②。他们的母亲时苦时乐，碰运气过日子，毫无遮掩地把她的生活呈现在三个孩子的早熟的经验之前，他们按照各人的节奏作出反应。小的两个，安琪和小白鸽是双胞胎。他们在丧母的时候，也就是十三岁多一点，不到十四岁。那时候佩娜岱特十六岁。男孩子安琪很听话，知道用功。他有家风，显出虔信宗教与神秘主义的倾向，神甫们不会错过争取这样一个嫩苗的机会。这孩子很早就立下当教士的志愿。他的双胞胎的妹妹很受他的影响。她是个有美丽的小毛驴眼睛的黑发少女，很温柔，有点傻，对官能享受很感兴趣。兄妹二人单另住在一起。兄妹间的友爱是建立在他们对上帝之爱这个基础上的。虔诚的安琪在妹妹小白鸽身上所爱的确实是上帝。可是高龙勃已经有天真的本能，后来这种本能成了她一辈子的习性。那就是由于她爱上帝，所以她爱男孩子。男子是上

---

① 音译为高龙勃，法语原意为：鹁鸽。

② 安琪，原意为：天使。

帝的形象。姐姐佩娜岱特以漠不关心的讽刺看待妹妹这种天真无邪的、贞洁和贪馋的牧歌式的爱情。佩娜岱特没有成双配对的爱好。她喜欢独自一人，为她自己而生活。她不和别人谈她自己的生活。几乎对自己也不说什么。世上永不会有人理解她，她不大在乎是否理解自己。她是个“压抑”性格的人，因为她青年时期，接触了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被大吃大喝、狂欢作乐搞得神魂颠倒的巴黎社会环境。她见过那些疯狂的鸟投火自焚。她的本能使她对火存有戒心。她并不从道德观点谴责那些疯狂的鸟。在她的思想中，道德几乎不占什么位置。在她看来，问题在于要有秩序、理智和清洁，尤其在外表上，在身体与家室方面，要生活得象个样子。她母亲让人牵着鼻子走的生活，使她十分痛苦。也就因此，她虽然不真心信教，可是接受宗教的框框。她认为这是一种必要的克制力量，为了避免象她母亲那样的灾祸性的经验。除了可以谨慎小心地让其进入自己生活的事物之外，什么也不去想，这在她是谋求个人安全的本能法则。这毫不损害（正相反！）按照她对于现实的冷淡、尖锐的意识。她的意识是狭隘、生硬和井井有条的，正如巴黎玛纳区的小市民妇女的头脑一样。这对于她的感情生活也没有更多的影响。她的感情生活的钥匙由自己收藏着。她把她钱袋的绳子结在一起，用一只坚定的手抓着。她并非毫无温情，有时甚至很热烈。即使和她最接近的人，她也只对他们生活中和她紧密邻接的部分发生兴趣，并且使用她的精力。至于人死后魂灵如何，她才不感兴趣呢。她的弟弟妹妹的神秘主义的玩艺，西尔薇令人昏头转向的任性行动，玛克的精神生活，她都不感兴趣。西尔薇把玛克拴在

一根线的顶端，象钓饵一样，在佩娜岱特眼前抖动。关于这一点，下文另详。他们在想什么，佩娜岱特丝毫不愿意和他们辩论。她不会把她的小鼻子伸到别人的事务中去。她的鼻子尖尖、弯弯的，象鹰喙一样，但是这个鼻子，如果它愿意，能一下子钩到罐子的底部。不过各人有各人的罐子！佩娜岱特全神贯注地刮她自己的罐子。况且她是很谨慎的，她不会不知道，让别人看见自己过分地关心自己是不得体的。必须装出对大家感兴趣的事自己也感兴趣。连西尔薇也上当了，至少以为佩娜岱特对她感兴趣。至于别人的事，西尔薇并不反对佩娜岱特用灵活手腕去摆布（她不喜欢轻信而上当的人，可是她自己没有少上当）。佩娜岱特抓住了西尔薇的弱点，然后去揣摩西尔薇对人们的好感或恶感，对她说一些对别人的调皮的评论。佩娜岱特给西尔薇保留着瘦母猫的温存与撒娇的姿态：它用身子去蹭手拿碟子来喂它的主人的小腿肚。她呼噜呼噜的呼噜声和她拱成圆形的背，并非都是造作的姿态。到了十六岁，佩娜岱特倾向于把《天方夜谭》中的女苏丹作为她的理想，因为那时，西尔薇是巴黎所有年轻女缝工心目中的女苏丹。佩娜岱特没有条件摹仿西尔薇去寻欢作乐和想入非非，但却觉得自己有继承西尔薇的产业的才能，感激西尔薇为继承人的利益而积累财富。西尔薇并不对佩娜岱特隐瞒她要把她立为她的享有优先权的遗产继承人，补安乃德与玛克的缺。因为这两个人固执地不愿意接受西尔薇任何财产。可是西尔薇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她为了强迫玛克接受她的财产，正在设法把玛克捆缚在佩娜岱特的床上。她自以为能让玛克和佩娜岱特结为夫妻。她干了蠢事（最精细的女人在这个问题上也

是愚蠢的），她想让玛克和佩娜岱特成婚，并把这个意思告诉了两个年轻人。对此，两人的反应很不相同。冷冰冰的佩娜岱特象一根支撑葡萄架的木棍，燃烧起来了。玛克，扭头不理这架葡萄。如果让他自己去寻求，他也许会欣赏这种麝香葡萄。（谁知道呢？）他生气的是别人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任意摆布他。这就足能让狐狸冲着葡萄藤根撒尿了。这一下，玛克从佩娜岱特身上和思想中，只能看见惹他发怒的一切。

佩娜岱特并非没有一点吸引人的特色。她的瘦削身材是柔软苗条的，头发太黑一点，皮肤色泽不够鲜亮，但是使人觉得美味适口（身体瘦削的女人，也许在枕席之间是非常热情的）。尤其是佩娜岱特有巴黎妇女的巧技，能够使自身的缺点变为优点。轻轻地抹点胭脂，装扮简朴，然而大方得体，线条完美……这些并不是引起西尔薇重视的微不足道的理由。除了她的喜鹊脑袋之外，她样子象古希腊达那格拉①。圆滚滚的粗笨的小脑袋并不使线条逊色。这个脑袋有它的风格，而且和全身风格是协调的。如果她愿意，她那一双蓝绿色的眼睛可以使面容焕发光采（仅仅是在玛克瞧她的时候）。她眼光显得非常温柔，充满睿智。这眼光发出的召唤简直能把死人叫活。可是在玛克身上，其效果只是使他加强反抗；尤其因为他实际上也受了震动，于是他忿怒地拔了这根刺。

西尔薇不明白为什么她外甥不愿意接受她给他的幸福：巴黎的精致结实的产品，（这方面她是内行人！）不是冒牌货，而是用优质衣料做成的经久耐穿的衣服，它可以磨损你的身体，而它自己却不会被磨损。这是一个正直的姑娘，能干，有

① 古希腊地名，以生产精美的陶瓷塑像闻名。

头脑，她除了有一笔遗产作为陪嫁以外，还有一宗陪嫁，那就是她的清晰、实际和灵敏的智慧；除此以外，再加上她带给玛克这个丑猴儿的她洁白无瑕的处女之身和一颗从未爱过别人的心，只为玛克而燃烧的心。这只卷尾猴！佩娜岱特已经把她的热情向他淋漓尽致地流露出了。西尔薇心里其实很高兴，表面上埋怨佩娜岱特，说她不害臊，为了那个坏小子感情燃烧起来；那个坏小子长得又丑、又蠢、又骄傲，穷得和约伯①一样，而且是和约伯一样的坏脾气（西尔薇是这样想的，可是她因此反而更爱玛克）……如果佩娜岱特嫁给玛克，对玛克是很体面的。但是，佩娜岱特信以为真，并且好象是她自己的话一样，去说给玛克听，这就不好了。西尔薇很可以训斥佩娜岱特，告诉她，她连替玛克解鞋带都不配。西尔薇有玛克这样一个外甥，暗暗觉得自豪。她只许自己有权说玛克的不是，因为她是给小娃娃玛克穿上和脱下第一条开裆裤的人。她窃取了从头到脚诽谤玛克的权利。但是，见鬼，她给这个小畜牲把床铺好，为什么他反而不愿意上床睡觉？西尔薇说佩娜岱特太爱玛克是不识羞耻，后来又说佩娜岱特不会引起玛克对她爱怜，这也是可耻的。骄傲的佩娜岱特对这一点特别敏感。两位妇女讨论用什么办法使玛克这个天真汉上钩。由于动机是善良的，用什么方式都是合法的，即使佩娜岱特在她的思想上抹一点胭脂，正如在她脸上抹胭脂一样。西尔薇教给佩娜岱特如何使这条小小的白斑狗鱼上钩，要她对玛克关心的事，知识界的或社会方面的事，装着感兴趣。（可怜的神经病患者，

① 根据《圣经》中的传说，约伯本为极其富有的人，上帝为了考验他，允许撒旦使约伯成为一无所有的穷光蛋，躺在粪土堆上受罪。

所有的男子多少都有点神经病!……)佩娜岱特尽心竭力地按照西尔薇的教导去实行。但是她不懈地努力的结果只是使本来就不妙的处境变得更糟。人们不能象打扮身体一样，来打扮思想。佩娜岱特这个小市民姑娘一点也不笨，可是只能在她自然的限度之内。超出了限度，她装腔作势，背诵别人的话，忘了加逗号和句号。多嘴的喜鹊变成了学舌的鹦鹉。玛克缺少礼貌，把他所得的印象都直说了。佩娜岱特气得要死，她不愿意在前沿阵地多留一分钟。她虽然没有对西尔薇明说，却把西尔薇和她的那一套说教一脚踢开。她退守原来的阵地。她做得对。不过在战斗中，单单有理是不够的，还必须胜利，然而佩娜岱特没有得到胜利。

她不试图跟玛克一唱一和地做弥撒，而是为玛克做弥撒准备条件(他做什么样的弥撒，她才不管!)。可是她照看着神坛，整理和拂拭神坛。讲台和祭坛留给玛克，佩娜岱特照顾祝福用的圣水盂。事情这样安排，难道还不够理想?他爱怎么想，怎么说，让他去想，去说。她只照顾用具方面的需要。这就不算少了!如果她掌握住丈夫，对她来说，这就够了。别的她都不在乎。

玛克在乎的正是佩娜岱特不关心的一切……他要把姑娘搂在怀中，这是不消说的!不论俊秀的还是丑陋的姑娘，只要合他的意。佩娜岱特却不合他的意。至于她拿保证他的物质需要作为诱饵，他毫不在乎。不但不在乎，更糟的是这样反而引起他猜疑。对于玛克这类人来说，太大的安全，等于事情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他追求的是他得不到的，而且必须在很危险的情况下去争取的东西。象佩娜岱特的安全生活条件，

得来太不费力了。她在智慧方面极少需要，在二十岁之前，她已经把园门关上了。这还说不上是花园，只不过是小市民家中的小庭院。她把门关上，不管本市区之外发生什么事，一概不操心。有如巴黎卡塞特街上的小市民，正当巴黎公社斗争激烈的时刻，不知道战火在别的市区延烧。……至于玛克，从城市这端到那端，到处嗅到火药的气味和鲜血的腥味！他觉得在他脚底下，整个思想领域在崩塌。他必须生活，必须在地球上各种革命斗争的泥坑里挣扎，在烂泥中一直陷到下巴。他必须参加和帮助新世界诞生的巨大可怕的分娩活动……佩娜岱特并不是不知道这些天翻地覆的变动。每一个巴黎姑娘在报上读完了巴黎的小新闻、社会新闻、长篇连载小说、时装广告、体育新闻和小广告之后，如果还有时间，她也读翻天覆地的大新闻！但她们必须先干她们要干的活，人活着不是为了玩乐的！"一连几小时谈论发生在中国的事，或谈论盗窃我们法国资金的窃贼，那些布尔什维克的事①，这对于男子们是合适的！"一个女人只要忙着干活，算帐，照顾好餐桌和床铺，把她住的一套房间收拾得清洁整齐就行了，不必为外间耸人听闻的事操心。这类事情有时发生了，过一阵子也就没人提了，来去无踪……在她看来理论都是废话，无稽之谈。她满足于由资产阶级一辈接一辈坚定不移地用劳作与节俭牢固地凝结而成的，经过考验的一整套道德和社会习俗。宗教在其中有它的地位。毫不苛求的天主教不计较你是否真的有信仰，要

---

① 本世纪初年，法国是在沙皇俄国投资最多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十月革命以后，法国投资遭受损失，所以法国资本家污蔑布尔什维克"盗窃了法国资金"。

求你的首先是规规矩矩地实践宗教仪式，这样有助于维持和巩固秩序。在这方面，佩娜岱特比不信教的西尔薇出色。西尔薇向来任意挖苦教士，毫不克制自己。可是她不干涉她养女的信教行动，用宽恕的态度跟她开开玩笑。嘟嘟囔囔，自言自语，说一个女人有这么一点点伪善的活动，“归根到底”对于丈夫来说，给家庭的安全增加一层保证。

“归根到底”，这可并不是那么可靠的！这个佩娜岱特，从外表看，是那么稳重，一点也不会有出乎意外的举动，冷冰冰的，而且通情达理。每个月中有三周的时间她是这样的，但是到了第四周，她的情绪就发生奇特的扰乱。她变换了气质，她不再用同样的眼睛和同样的耳朵来判断和理解人和事物。她不再掌握她的方向，当心路上的沟和树！机器好象要笔直地撞在那些障碍物上……由于这种危机是周期性的，佩娜岱特学会了事先发觉它的到来。她作好安排，危机发生的时候，尽量地把自己远远地禁闭在一边。为了掩盖她的真象，她养成了一种极大的自制力量。可是在这种时刻，爱与恨、欲念、羡慕与嫉妒、所有在肚子里或头脑中发生的冲动，以及没有得到满足、没有约束的性格所产生的一切恶劣的想象，在她内心深处骚动，窥伺。她离开最不堪的想入非非，往往只有几丝几毫的间隔。旁人所能察觉到的，只是突然上升到她脖颈上的一片粉红色的云霭，以及红云消褪后在面颊上留下的泛青的苍白色。她遍身微颤，象马一样用嚼子乱碰自己的嘴。她觉得马上要昏倒了，赶快定了定神。所有数得清的风险和所有的苦痛，归根到底是一种肉欲的快感。她独自一人尝味这种快感。

这是玛克远远没有想到的。谁知道呢？如果他知道这种情况，也许倒会开始对佩娜岱特感兴趣。他是这种人：他们愚蠢地，本能地被危险和阴暗，以及混乱的深渊吸引着，因为温暖的夜给人以获取财富的希望，而平淡的白昼却使货币丧失价值。在生活中，这种人所惧怕的无过于千篇一律。这一点上，玛克不幸是安乃德的不折不扣的儿子！（她不止一次地为自己这种性格感到痛苦；而她最悔恨的是让玛克也为她这种习性而痛苦。）即使玛克看到佩娜岱特象爬虫一样在沼泽中搅动烂泥的丑陋的内心生活（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底层几乎都有这样的生活在蠕动），他也可能对她表示更大的关注。他对小市民阶层单调和冷淡的生活，一滩死水似的沼泽，不会有这种关注。

西尔薇没有佩娜岱特那样明智，后者要求她不要过问两个年轻人之间的问题。她枉费心机地训导她外甥说，一个女人用明智的经济手段，把家庭生活的小圈子管理得井井有条，同时让男人在外面有更多的自由，这对他是十分有利的。可是这种“房东”式治家理想，把有价证券都存在银行里，按时剪下利息证去领取利息，也就是说去接触他的妻子，在我们这时代，这种生活方式已经不流行了。现在的生活不能再关在家里过，而需要不断地换地方。“流浪人”① 的时代又回来了。女人能不能成为“旅行者”的旅伴而分担男人经常性的不安定生活，以及身体和思想上时时刻刻的不安全？这是个问题。如果把这个问题向佩娜岱特提出来，她可能一边叹息一边回答

① 原文是德语。

说她可以放弃家庭生活。她的回答是坚决的，因为她爱玛克！

“对，我愿意。所以我能办到。”

她能办到，至少在一个时期内。因为她是勇敢的。她可能为了她所愿意的，她所爱的而敢于冒一切危险，但是，她虽然回答“是”，而且十分诚恳，那也只能是她的身体跟着玛克走，她的思想却不能。她的允诺能超越她所能够办到的限度。她将徒然专心致志地去干，可是一离开了家庭，她会迷失方向，到了最后她将不可避免起来反抗(这是她的权利)。她将成为捆在男人脚上的一块石头，把男人拖向后面。归根到底，女人不好动的习性的可怕力量，将战胜男人向前的冲力。他得拖着大铁球往上攀登。

玛克的本能，比西尔薇不问他愿意不愿意就为他谋求幸福的打算更为明智。虽然如此，西尔薇并不反对把玛克的手脚捆缚起来，以便阻止他去冒杀身之险。在两位妇女之间，在元帅与新兵之间，不言而喻，在这方面两人是完全默契的。玛克那多疑的鼻子，已经闻出味道来了。这就足以使他嫌恶佩娜岱特。西尔薇愈对玛克夸奖佩娜岱特，把她说得美妙之至，玛克愈是用恶言恶语来回答她。双方越说越僵，直到闹得不可收拾，以致西尔薇干脆提出婚姻的建议。最后她气得满脸通红，象要爆炸似的，在可能导致中风的狂怒中，她当着玛克的面，狂暴地使劲将门关上，骂道：“去见鬼吧，穷小子！揪他的尾巴去吧！”①

那年轻的穷小子没有少揪尾巴。

① 法国成语：“揪魔鬼尾巴”，意思说穷得无法生活。

佩娜岱特象神话中的人物一样，英勇地坐在她的炭盆上，表情冷淡，而在她的裙子底下，隐藏着怒火和怨恨。

* * *

有一天，玛克衣袋里只剩下几个法郎可以买点食物，可是他走进一家咖啡店，用这点钱去喝一杯。（呵！不至于太过分的！）他没有任性逞狂的条件……不过象这天早上那样，他觉得疲乏、恶心、没有胃口，没有勇气去吞食一块质量不高，烹调不佳的肉食。这使他反感，他宁愿喝一杯纯咖啡，加一小杯烧酒（烧酒有刺激性，可是喝了对他的胃不利）；还另外加一种刺激品：读报。在一份日报的第一版，他的目光落在一张人像上，这张人像涂改到令人怵目惊心的程度。但玛克一眼就认出来了：低低的前额，眼睛上方的肿块处，有粗阔的皱纹，这个暴怒的大猩猩的嘴脸……西蒙……西蒙·布沙……就是他！在人像上边，最显眼的位置，大字标题宣布：

特别快车上的凶杀案，匪徒已就擒……

玛克把一小杯烧酒碰翻了。他匆匆读下去，眼睛变得模糊；再读一遍，勉强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地咀嚼。事实俱在，无可置疑。从巴黎到万底弥耶的快车上，在谛戎和马贡两站之间，夜里，一位旅客在他的卧铺上被掐死了。凶手从车厢里出来时，被人撞见。他立即从飞驰的火车上跳下，滚下路基，在那里被人抓住。他面部青肿，一条大腿骨折。被害者是巴黎的场面上人物，金融家，好几个企业董事会的成员。凶手是一个堕落的知识分子，一个无政府党人，共产党人……资产阶级

报纸向来不知道两者之间的区别……（他们是故意装傻！把两者混为一谈对他们有利。）不用说，“这件案子有莫斯科插手。”

玛克深深受到震动。咖啡喝了半杯就扔在那儿不要了。他不知道怎么办。一边在大街上走，一边自言自语：“西蒙！……西蒙！”他视而不见马路上的行人，他的梦游人的本能使他走路时和行人擦身而过，却不会碰撞他们。他朦胧地回想起和布沙一同度过的日子，好象他在法庭上替布沙辩护。他特别回想到他和布沙最初相识的日子。那时布沙从外省来到巴黎不久，粗手粗脚，不屈不挠的性格，象一块打火石那样完整和坚硬。玛克在西蒙身上闻到地道的佩尔什山居人民正直诚实的气息，他的颈项、手足的壮实是名不虚传的。和西蒙相比，玛克觉得自己缺乏抵抗力，面对充斥于大城市中的各种病菌，只能束手就缚！假如《麦克白》① 中的巫婆们对玛克和西蒙说“你们两人之中，有一人将要在断头台上被斩决”，玛克会吓得立刻用他神经质的双手捂住脑袋。他是那样地信任西蒙，那样地对自己没有信心！西蒙干了什么事？别人对他干了什么？谁是“别人”？大家！战后的整个残酷世界。首先是我们……

玛克的目光碰到坐在露天咖啡座上一双注视他的大眼睛。维隆一高卡的眼睛，他在嘲笑玛克。玛克从桌椅行列间挤过去，没有坐下，用压低的声音说：“维隆，你知道吗？”

维隆一边继续讽嘲地微笑，一边说：“我知道。那个白痴

① 《麦克白》是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剧中第一幕出现几个巫婆，预言剧中人的命运。

自投罗网。我早就料到了！让人给他放血吧……”

玛克眼中冒出怒火。西蒙的血溅到他眼睛上去了。他扑向维隆，抓住那人粗壮的脖子，把他按在咖啡店的墙上，喊道：“凶手！是你，是你杀害他的！”

维隆一高卡挣脱了玛克的手，怒火冲天，用粗大的拳头敲击玛克瘦削的胸肋，用力把玛克推向一张桌子，玛克坐在了满桌的杯盘和打翻的啤酒上。在嘈杂的呵斥声中，玛克这个不速之客被人轻而易举地撵走了。人行道上，看热闹的人开始站成一堆。玛克从人缝中看见维隆两眼鼓起，向他挥动着拳头大声叫喊：“当心，坏蛋，别再来这一套！不然的话，我叫警察抓你！”

这时有两个警察在大街上走过。气得两腿发抖的玛克，透过把他和维隆隔开的人墙，注视维隆，对他说：“蠢驴，原来你是跟警察同伙！难怪无恶不作！”

维隆大声吼叫，推推撞撞地冲开一条路，扑向玛克。玛克把手臂叉在胸前，等候着对方。可是有一只女人的手插入玛克两条手臂之间。这是一个姑娘，她认得玛克，一边拉着他走，一边说：“你疯了，小家伙？别在这儿呆着！我不愿意让人伤害你。”

她拉着他拐过一个弯才放手。他没心听她说什么。他走过两条街，才从记忆中看见她浮肿和疲乏的眼皮，鲜血般的口红把嘴涂得长长的。她用友好的微笑向他告别。玛克心想：“如果西蒙早碰见这个好心肠的女人，也就得救了。”

玛克白费力气去想，怎么也想不起来这个女人叫什么名字。火烫的悲剧浪潮把她的名字和形象，都冲到永恒的阴影

中去了。玛克反复说："西蒙……西蒙……"维隆嘲讽的笑声使玛克心中重新升起仇恨的火焰。他自言自语：

"这个恶棍把西蒙引入歧途了。他让西蒙肚子里灌满了酒精和对黄金与女人的狂热的渴望。如同《圣经》中所讲的尾巴上绑着火把的那些狐狸的故事，这个无赖把尾巴着火的狐狸似的痛得发狂的西蒙放进麦田里，于是他在一旁搓着手欣赏受苦刑的狐狸和焚烧的麦田。"

玛克也觉得杀人的念头在使他手心发痒。但是他发现有人在注视他。他猛然定了定神，使劲用指甲掐自己的手心。这一下，他头脑冷静下来了，开始考虑下一步该怎么走。

他们不能让西蒙沉入水底而不向他伸出援救之手！必须把同伴们都召集起来。同伴们！他们都在哪儿呢？还有没有同伴？……若望—卡西弥在布拉格，任法国大使馆的二等专员。阿道尔夫·石瓦里埃，成了一个部长的私人秘书，经常在旅行中，或者参加宴会……他们才不为布沙操心呢！……必须强迫他们去操心。可是到什么地方去找他们呢？找若望—卡西弥，想都不用想！在邮局里，玛克给若望—卡西弥草草写了一张明信片，文字松散，口气粗鲁。这张明信片让对方看了只能生气。玛克把明信片投到邮筒之后，又想把它取回来，可是已经晚了！不管是晚是早，反正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卡西弥身上。即使需要去抢救一个落海的人，若望—卡西弥也不会少去参加一次晚会。玛克开始寻找石瓦里埃。虽然这人向来对布沙缺少同情心，至少在原则上他提倡伙伴间的友谊。从这种友谊出发，他也许愿意趁这件丑闻尚未定案，设法将它压下来，因为他认得许多部长夫人，胳膊很长。玛克跑到格

勒内尔路的一个部① 里去找。从那儿，他象一枚台球似的被人弹到树林大路的石瓦里埃的豪华住所中，但是主人不在家。最后，玛克跑到法院里，总算找到了石瓦里埃。他正在和几个穿长袍的② 夸夸其谈的人在进行重要的商讨，旁边挤着三、四个新闻记者，一副副发黄的咸鱼般的嘴脸，希望听到点什么。石瓦里埃没有中断他的谈话，朝着玛克，做了一个保护人的手势。他说完了话，拉着玛克大步走去，神色匆忙，心不在焉，没听见玛克对他说的话。

"怎么回事，我的好友？你有什么事要对我讲？"

玛克的话刚一开头，石瓦里埃马上说："对不起！"去和一个走过的律师握手了。玛克等着。石瓦里埃去了好久才回来。玛克在那里等着。石瓦里埃明白，这家伙会一直等到夜里。他回到玛克身边，后者想再次提出他的要求，石瓦里埃打断玛克的话。他做了一个充满感情的巨大手势，意思说："多么不幸！"但同样可以理解为："多么讨厌！"

"对，对，"他接着说："真叫人伤心！……可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呢？……现在，只有法律有发言权了。"

他神气庄严地摆摆下巴，脑袋左转，右转，对遇见的熟人微笑。接着，他吞吞吐吐地说：

"我忙得很……对不起……你的健康怎么样？好吗？……过两天我通知你，我们一同去午餐……再见，好朋友！"

石瓦里埃溜掉了。

---

① 在巴黎格勒内尔路有好几个部，如：教育部、工商部、广播事业部、劳动部等。

② 律师和法官的制服都是黑缎长袍。

玛克站在那儿发愣。没有什么可说的。每一个动物都本性难改。狗总是狗。猫总是猫。狼总是狼。“我呢，我是狼，我在这儿干什么?……”

玛克回到寓所。但是，他心上压着一块大石头，不能独自一人关在房中。虽然他已经十分疲乏，但还是找了个借口推迟回屋。一想到吕须，他就不再想别的事。他已经很久没和她见面。她和他之间，似乎有一块冰阻隔着。说来奇怪，他二人间这种冷淡关系，就是在那天早晨开始的。那天夜里吕须援救了他，两人从各自的床铺上伸手互相拉着……可是后来两人互相回避。如果两人相遇，吕须要么是假装没有看见他，要么是露出敌意的微笑。玛克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也不一定要寻找原因。

不过在这阵子，他需要一个女人，一个伴侣，可以把压在心上的情绪向她的心(即使是含敌意的)倾吐。一个女人总是一个女人，可以做母亲或者大姐。即使她头脑冰冷，她的心肠是热的。这个心肠微颤着，响应男子的一切激情，而且表示同情。男子如果觉得他的头太沉重，可以把他的额头放在女人的心窝上。女人是男子的巢穴。

在瓦尔·德·格拉斯医院的巨大阴影下，玛克登上街道弧形处的小楼。他敲门。

“进来!”

时间已晚。房间在阴暗中。在房间的最里面，吕须躺在她的窝中，光着她那两条西班牙猎犬似的瘦长腿。她的短裙卷起，露出腿来，一条腿搭在通向放床的小间的阶梯上。玛克走过去时，她没有做任何姿势盖住她的腿。她以漠不关心的

表情，看着玛克缓步走近她。玛克的瞳孔渐渐放大，习惯了房中的昏暗。他还没有看清一切之前，已经听到吱吱的烧烤什么的声音，同时闻到了气味：她正在吸鸦片烟。他不浪费时间和对方谈论这个问题。他必须先放下压在心头的包袱。他不等她问，就不停地说起来。他向她叙述一切：西蒙、维隆、石瓦里埃，叙述他白天经历的一切激动，他的愤怒、痛苦和厌恶。他不盼望她会给他出主意，可是，(谁知道？她是检察官的女儿，关于这个案子将如何进展，她总能比他看得更清楚些。)他只盼她说句简单的话，一声怜悯的呼唤，或者更少些：伸出手来，抓住他在阴暗中寻求支持的手，说一声："我的孩子！"

她却什么也不说，什么动作也没有，她都听见了，她在等待。他也在等待。毫无动静。现在他可以完全看清她了。她仰面躺着，整个身体伸直，脑袋比腹部放得还低些，一只手臂和一条腿向下垂着，一动不动，不识羞耻地，无动于衷地，用冷冷的眼光盯着他。在这眼神中，他看出了他一直猜测的东西——但是他一直不愿意相信，尤其是面对如此悲惨的结局——那就是她不声不响地对布沙怀有女性的反感，深刻的，不能宽容，不能改变的。她一直讨厌西蒙。

玛克气得快要窒息了。那躺着的女人微微张开薄薄的，一条红线似的两片嘴唇，冷冷地对他说：

"你愿意抽一口吗？不愿意？那好，你走吧！"

他一声不哼地走了。他听见在他背后，地板在光脚下格格地响；并且一出门就听见身后钥匙在锁内转动的声音：人家关门落锁了。

*　　　*　　　*

当玛克回到自己的住处，他把白天发生的事清理了一下，他说不清维隆、石瓦里埃、吕须三个人之中，谁最可恨……过了一阵，在深夜里，他竭力回忆吕须的面目，为了更明确地憎恨她。于是，他才感到吕须的面孔显得很憔悴。当他和她面对面的时候，他只看见她目光的凶狠，仇恨在折磨她。他想起了她的面容。她也是受折磨的。活该！再好没有！

接着的日子都在经常不断的困扰和烦恼中度过。玛克勉强自己工作，这是大有必要的。他忙于他职业上的事，可是思想在进行活动；职业上的事可以机械地完成，头脑整个儿地被援救西蒙的思想占据了。他没有任何行动可以采取。唯一的安慰就是给他母亲写信。她也不能给他出什么主意，可是母子二人能共同分担苦难。这是两人之间心照不宣的协定。安乃德先开始在信上给玛克写一般母亲没有习惯向儿子倾吐的内容：她生活和战斗中的遭遇，非常直率的，赤裸裸的，都是同伴之间才互相说的话。玛克收到这样的信，心中充满感激与骄傲的热潮。他没有把自己的激动心情告诉母亲，不过他也付出他应付的代价：从那时起，他竭力向母亲表示信任。这种来自儿子方面的信任份量过重，有时使安乃德莫名其妙。但是她不露声色。她了解这不是他的冒失和轻率，而是忠诚的表示：不顾羞耻，手脚捆缚，把自己交给别人。我们不能怀疑他在学卢梭①，故意做道德上不健康的自我暴露。人们可

① 指卢梭《忏悔录》中故意暴露自己隐私的倾向。

以想见他会红着脸在心里想："这一回她该鄙视我了。活该！我应当……"现在，两人都有把握认为一方向另一方坦白的一切，对方不会反对。"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在当时的混乱世界上，能有这样的血肉交流，是极大的幸运。不止一次地，玛克与安乃德因此而得到安宁。每当由于疲乏或恶心，血液冲向心脏，血管瓣膜便有节奏地一张一合，把血液重新压到血脉中去。甚至不需要接到对方的回信。给对方发出了信号，这就足够使人感觉到心脏的收缩。玛克每写完一封信之后，整夜都感到轻松。

六天之后，玛克出乎意外地看见若望—卡西弥走进他的房间。这是他最不曾盼候的一个人。他结结巴巴地说："你收到了……"

"我收到你的信了。"若望—卡西弥说："我本来应当在报上看到这件事，可是这件大事竟被我疏忽了。你来信提醒我，你做得对。"

"你从什么地方来的？"

"从布拉格来的，那还用说。我坐飞机到斯特拉斯堡。我到巴黎已经三天。我没有马上来看你，因为我先直接去办了最迫切的事。你不见怪吧？"

"若望—卡西弥！"

玛克拥抱了若望—卡西弥。

"我认为我没有浪费时间，"若望—卡西弥接着说，"不过我趁早告诉你，我怕我们无能为力。"

"不论我们能做到什么，反正我们应当尽力而为。"

"我也这样想。但是可能的余地不大。你已经知道，我们

不能对朋友们存多少希望。”

“谁告诉你的？”

“我已经去转了一圈。我在他们的门口看见你留下的足迹。”

玛克破口大骂这群“朋友”。若望一卡西弥说：“他们就是这样的人。你对他们总是存有幻想吧？”

“我什么幻想也没有。我还固执地希望是我对不起别人。但是他们比我对他们的判断更为恶劣，其中最恶劣的是女人。”

几句粗暴和丧气的话，显示出玛克念念不忘在吕须的沉默中见到和摸到的残酷的仇恨。若望一卡西弥说：“是的。但是她也许有仇恨的理由。”

玛克听了为之一惊，说：“怎么？什么理由？针对西蒙？”

“针对西蒙，或者针对另一个人，针对你，我，不论是谁！她仇恨某一个男人，或者所有的男人。你仔细看过她没有？她有仇恨的理由，这是明摆着的。”

玛克对于若望一卡西弥的洞察力大为震惊，他本是个对一切都走马看花，不稍停留的人。玛克在回想中立刻又看见了吕须的憔悴、颓丧的面容。他探察到了深处，心想：“的确是这样！……”他问道：“可是，你在想什么呢？”

若望一卡西弥把嘴唇一瘪，表示避开谈这个问题，他说：“我什么也不想。我没有时间去想这些。不论谁，到了一天，都会落入陷阱的。她在这儿那儿丢掉几根羽毛，这是她的事。不管有羽毛没有，她总会摆脱困境的。女人们总有办法摆脱困境。让我们管我们自己吧！……管我们的事吧！……”

玛克说："对女人们，你现在变得这么狠心了。过去，人们以为你是站在她们一边的。"

"正因为这样。我是和她们一起混过来的，我了解她们。她们欺骗过我。我也欺骗过她们。最后我们总是能够站稳的……且不说这些，让我们想想那个蠢家伙吧，他有办法把自己摔得头破血流，一边等着让别人来砍他的脑袋！……如果我是女人，象你所说那样，我感兴趣于类似他和你这样的蠢家伙，也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抗议！你和西蒙是一样的，不过你属于更优秀的族类，但你们都一样地浑朴，在你们的行动中'你们都是那么偏狭。如果你们掉进陷阱里，你们丧失的将不仅是儿根羽毛，而是整个性命。你们使我觉得可怜。人们对你们多少有点儿鄙视，也许正因为这样所以人们爱你们……"

玛克恨不得打对方一记耳光。他在嗓子里嘟囔着："这个丫头！……"接着，他咽了一口唾沫，心想："她有理由……"他想到她或他①，也就是若望一卡西弥，是为了援救倒在地上的朋友，一分钟也没有犹豫地从布拉格赶回来的，便把投射在这个调皮小伙子捉摸不定的笑容上的狂怒的眼光平息下来，说："闲话少扯！来说说我们的事吧。"

若望一卡西弥从容不迫地说："事实是，我见到了西蒙……对，我并非没有先去敲各种各样的门（比较容易敲开的不是那些最高的门），然后才办到请人把他的牢门打开一条缝，或者不如说打开医务室的门。人们正在那里设法修补他的焦头烂额，到了隆重的日子②，好让他的形象比较完整些。我

① 若望一卡西弥长得秀气，属于"姑娘型"，同伴们一直讥笑他是女性。

② 指西蒙被公开审判的日子。

曾试着想跟他交谈几句。可是我刚刚说了两句话，他就冲着我狠狠地咒骂。他满脸包着绷带，只露出嘴和一只眼睛，一只犀牛的眼睛，深陷在眼窝里的、目光凶狠的小眼睛。但是，这只眼睛一瞧见我，这条犀牛便向我冲过来！他把一切全践踏在地：你、我，维隆，所有的朋友。他拒绝接见我们之中任何一个人。我只好转身出来了。”

玛克心头紧张地问：“我也在内？他提到我的名字了吗？”

“他提到你的名字了。别难过！你是在这一堆人中的，在活人的一边。他，已经在额头上标明了：属于死人的一边。”

“难道没有什么办法救他吗？”

“我想没有办法了。我去看了律师和另外几个人。我设法使他们关心西蒙。但是这个家伙拒绝别人营救他，你有什么法子呢？他甚至拒绝和律师谈话。他对律师说，在重罪法庭上，他要辱骂他。”

*　　　*　　　*

这桩案件的调查手续没有拖延。事实是一清二楚的。没有什么需要否认的，既然被告自己什么也不否认。在重罪法庭开审的那天，若望一卡西弥又从布拉格回来了一趟。他和玛克虽然明知他们的干预无济于事，为了荣誉，他们还是出庭作证了。对于玛克来说，这是极难堪的任务。他不能忍受在大庭广众中出头露面，他知道在那种场合他总显得比他的本来面目更为拙劣，因为他的孤僻和骄傲的脾气使他僵化。一想到在光线阴森森的法庭上和他过去的伙伴面对面相见，也许还要遭到他的责骂，他就害怕了。他恨不得逃跑，或者象孩

子一样用手把眼睛和耳朵都捂起来，直到一切“完事”。但是他愈害怕就愈勇敢，因为他对自己非常生气：“去吧，胆小鬼！”于是他去了。

在他周围，一片模糊，他什么也看不清。是怎样进入喧闹的法院和证人室的，他也什么都没有记住。若望一卡西弥带领着他，态度泰然自若，一路和这个人、那个人互相招呼，或者说一句打趣的话。可是，想起要和西蒙见面，他的紧张也不亚于玛克。很快就轮到他们出庭了。替被告辩护的证人很少。当他被带进走向死亡的蜂窝中①时，玛克挺直他那两条发软的腿，他咬紧牙关，心里想：“不要瞧！尤其不要瞧他！不要瞧见他！”但是他第一眼看见的正是他。而且一看见他之后，就被吸引住，眼光再也不能移开了。法庭庭长用不耐烦的声调提醒他：别人正在向他问话。他急忙回到他该演的角色中来。可是心慌意乱到连自己的名字都想不起来了。他听见背后有人在笑他。庭长制止了笑声，鼓励玛克说下去。渐渐地，玛克恢复了镇定的态度。他怕别人以为他胆怯，觉得很丢脸。憋得他出不来气的是那边的一副在朝他注视的嘴脸。他认识这张面孔，但是在命运的打击下（包括警察的殴打）起了很大的变化。如果他的目光没有碰到那只凶暴的犀牛眼睛，他可能怀疑那人就是西蒙。（若望一卡西弥看得很准确！可是这头犀牛现在只剩下了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完全瞎了。）双方的目光互相认出了对方。玛克看见布沙做了一个突然的动作，想站起来，但旁边的宪兵立即强制他坐下。玛克也看见从对

① 指法庭。

方的唯一的眼睛中射出的第一股怒火。玛克的眼皮垂下了。他感到恐惧，好象犯罪的倒是他，布沙将要骂得他抬不起头来。玛克没有看见那只独眼中射过来的第二道目光。这道含怒的目光忽然变得温和，对玛克只表示友好与粗鲁的蔑视。不过玛克准备着他的发言随时可能被西蒙一声呵斥打断。如果被打断之后，就必须过一忽儿他才能够恢复自然。最后，玛克象小孩子一样，结结巴巴地发完言。一方面，他对独眼巨人放心了；另一方面，他发言时词句笨拙，引起旁听者讽嘲的低笑声，使他受到很大的刺激；而法庭庭长讽刺性的插话，不但不能制止旁听者发笑，反而更激起笑声。玛克反抗了。和一般腼觍的人一样，当他的鼻子闻到火药味时，他立即吹旺火焰。一下子，他冲破一切谨慎小心的樊篱。他不但替西蒙辩护（没有人要求他这样做），而且还使出挑衅的猛劲，大大颂扬西蒙。他一开始就受到制止，但他象一只羽毛倒竖的小公鸡，以攻击社会作为回答。检察官提出断然、严厉的干涉，等于扭住他的脖子狠狠教训了他一顿。于是他狼狈不堪，不得不收回他所说的话。这只小雄鸡折断了翅膀，从可怜的飞行中摔了下来，重新掉到泥潭里去挣扎。他的缩短了的证词，灰溜溜地结束了。受了羞辱的玛克离开法庭时，又向西蒙瞥了一眼，表示他自己觉得可耻。西蒙的独眼盯着走向法庭出口的玛克，带着含温情的嘲笑之意。这只独眼好象在说："可怜的小家伙！"玛克又慌乱又激动，勇敢地向西蒙点头。西蒙做了一个大人保护孩子的姿态，一挥手，让玛克快走。

心慌意乱的玛克不知道他走后法庭上会发生什么事，不知道那个独眼魔怪如何接待若望—卡西弥。旧恨并没有使西

蒙解除武装。他一看见那个不男不女的人的清秀的脸孔，立刻俯身向前，大声吼叫。他用唾沫淹没了他往日的朋友。用十几句话，他把老朋友涂抹成一个卑鄙龌龊的人。他的律师赶紧设法堵住他的嘴。庭长大声警告他，如果他再这样辱骂证人，就要把他拉出法庭。他态度蛮横地回答：不许别人替他辩护。他把所有的证人都说成"走狗"，把若望—卡西弥说成是一条"母狗"。最后，总算让他闭上了嘴。他同意听下去。一边听，一边冷笑。若望—卡西弥面色苍白，用不屑一顾的态度开始提出证词，语调冷淡，口齿清晰，句逗分明。他表面上是漠不关心的客观态度，但其证词中每一个经过推敲的观点，都有利于开脱被告。他故意贬低他，把他说成是一个堕落的农民，是崇高与愚蠢的民主理想的受害者；这种理想把种地的人从土块里拉出来，套在学校中所教的思想的辕架上，因此这个人的头脑就不可能运载着这种思想而不发生危险。他说，从前巴莱士说过一句风靡一时的话："连根拔的人"①，现在应当说是"脱离了轨道的人"。他又说，真正的罪魁是制度，而不是被制度所扭曲了的工具。这样一种理论恭维了旁听席上的布尔乔亚们隐秘的虚荣心！他们很高兴，心中暗想他们一直掌握着文明理性的特权。若望—卡西弥一边说，一边不时地用他冷淡而机敏的目光环视大厅。他的目光不慌不忙地擦过西蒙怒气鼓胀的准备咆哮的脸孔。他象打量一件东西似的打量着这张脸，接着转移目光，去打量别的东西，一边结束他的无懈可击的简短的发言。法庭庭长的一句恭维话，

① 指离开故乡的人，典出莫里斯·巴莱士的同名小说(1897)。

以及众人的一股无言的同情热潮，接受了若望—卡西弥宣告结束的证词。

但是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发生了。被告的父亲请求发言。虽然他在本乡戈斯接到了旁听开庭审判他儿子的通知，认识他的人都以为这个庄稼人不会离开他的贫瘠的田地，来干一件吃力而无用的事。到最后五分钟，他才决定前来。人们估计他自然要为儿子辩护。但是，他还没有开口说一句话，整个大厅都吓得颤抖了。两个人，父亲与儿子，势不两立地面对面站着，嘴角痉挛，互相凶狠地注视着。人人头上吹过一阵仇恨之风。在死一般的寂静中，老人举手宣誓，开口说话。

他和儿子一样，身体粗重、矮壮，好象是用斧头在一块木料上劈成的；上身厚实，粗壮的四肢很短，双手象两把钳子，用螺丝钉拧在上肢的前端；看不见他的脚，想必也是这样站在地上。人们不再想看他的脑袋，那不过是和四肢一样的一个肢体。他的整个身体都在喊叫（嘶哑的嗓子以及被压抑的怒火使他不能用平静的声调发言）：

"法官先生们，我不是来请求你们饶恕这个人的。我来对你们说：'替我向他报仇！'自他从他可怜的母亲肚子里生下来那天起，他就成了我的灾难。他母亲就是为生他而丧命的。他给我带来的只有烦恼。他太骄傲，不愿意干费体力的重活，不愿意当农民，怕丢人。他只喜欢懒洋洋地坐在凳子上，什么也不干，除了用甜腻腻的、充满蛆虫的书本塞满他的脑袋。这些书本只教会了他辱骂人们应当尊敬的一切。我纳闷，巴黎的先生们，你们是怎么想的，你们这样毒害我们的孩子们。如果我做主的话，我就要把所有这些纸片连同它们的擦屁股的作

家都扔进积肥的垃圾堆中！人们为了宽慰自己，至少以为这些肮脏的食物将来可以使他发财。他自吹自擂，说他有朝一日会当个部长。可是，他已经成了你们瞧见的样子，成了上断头台的材料！部长和断头台之间有路可通，这可能！可是他已经在半路上停住了。你们就让他在半路上呆着吧！我们不要求把他放回来。他不给我们好嘴脸瞧，已经很久了。不论是家里人也好，本地人也好，只要是他认识的，他都设法向他们要钱。如果大家都讲出这个无赖挤奶似的向人要钱的各种手段，他早就该作为罪犯流放到海外去了。只有我没有上过当。我知道他。他拿我没有办法！”

西蒙张开可怕的大嘴，向老头喊：

“你早就上当了，老王八！”

整个大厅被一阵神经质的大笑震动起来。厅上太紧张了，大家要轻松一下。那个活靶子，那老头，被击中了："着！"老头竭力挣扎，大声叫骂，都白费力气。他愈这样反而愈证明他被击中了。接着，父子二人大声争吵，对骂，在庭长命令大家恢复安静之前，人们不难想象村中发生的悲喜剧：老头续弦之后，和前妻的儿子发生激烈的冲突。这个可笑的家伙玷污了他的窠穴。更其严重的是，人们可以想见，他为了后妻不但打开了他的床铺，而且打开了他的钱柜。老头坚决不承认。别人偷他的钱比偷他的老婆更使他生气。他拙笨地假装否认这一切。倒是偷盗者在大声揭发。

到了这时，大家都明白了，做父亲的要将他的亲骨肉交给刽子手。大家等着瞧……

也不需要等得太久。一轮到老头回答，他紧握双拳，高举

在空中摇晃，大声喊："我决不回答这种肮脏的诽谤。我已经听够了！我不认这个卑鄙的家伙。他让我们大家都丢脸。我求上帝饶恕我，生了这么个家伙。法官先生们，他在你们手里，你们尽你们的责任处理吧，我已经尽了我的责任。替我把这个家伙清除掉吧！"

老人最后一次全身转向儿子，低着脑袋，目光恶狠狠地斜视着。他向地上啐了一口唾沫，转身走了，迈着小步，脑袋冲向前面。在嘈杂的人声中，人们听到检查官把老人说成"罗马人"。① 西蒙一边象犀牛般吼叫，一边笑得喘不过气来。接着他与庭长发生了争吵。西蒙想把他对父亲的怨恨都说出来。当他穷得吃不上饭的时候，老家伙瞪着眼瞧他饿死，就是饿死一头猪，他也不会这样不在乎。这个吝啬鬼，他的狠心肠逼得儿子走投无路，只好犯罪。西蒙为了报仇泄恨，不但要揭发老家伙偷税漏税，而且无耻地摊出他和后母背着老家伙干的偷偷摸摸的勾当。旁听的公众恨不得多听听。可是法庭出来干涉了。法庭用它的盾牌保卫法典，而不是用道德。（道德是很难碰到的！）狂怒的西蒙蛮横地拒绝闭口。他嘲笑庭长，如果他不是带着手铐，他可能要和律师扭打起来。为了结束这场争吵，只好把被告带出法庭。

接着进行的起诉与辩护，人们听起来觉得没有多大兴趣了。在宣判时，被告又被带到法庭上。人人心里都很清楚。"凭我的良心与灵魂"一致通过："有罪"。没有任何可以减轻罪名的情节。宣布死刑。

---

① 说他性格坚强，大义灭亲。

西蒙涨红了脸。可是，他在听法庭上宣读判决书时，却不动声色。他用赤炭般发红的独眼凶狠地环视法庭，接着说："我只有一件遗憾的事：可惜在法国没有一打象我这样的人，把你们的大肚皮都戳个窟窿！"

他被拉出法庭时，向庭上吼叫："凶手们！……我把脑袋掷给你们。你们吃吧！"

公众和西蒙一起吼叫。大家都象发疯一样。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戏剧场面这样地激动群众。有人到处寻找的真正"人民戏剧"，就在这儿！至少在这儿，是真真实实地杀人。这群猎犬没有弄错，它们闻到血腥气味了。它们在狂吠。有些女人几乎要抽风跌倒了。不分阶级。人们互相友好相助。玛克面色惨白，由若望—卡西弥拉着。白特一把抓住了他。白特极度兴奋，玛克几乎不认识她了。她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串语无伦次的话，又笑又哭。在一边窥视她的若望—卡西弥，看她要昏过去了，立即抓住她，扶她在楼梯上坐下。她立刻定了定神，定下神来之后就觉得恶心，想呕吐。玛克差不多也要呕吐了。两人总算把白特扶下楼梯。可是到了楼下，在一个角落里，白特呕吐了。若望—卡西弥很友好地托着她的头。他想把白特送回家去，但是也不能把玛克抛下不管。他叫了一辆出租汽车，把两人都扶上车，把白特的住址告诉司机。可是，没有想到白特恢复了精神，提出抗议：要他们把她送到吕须的寓所去。在途中，她又呕吐了一次。若望—卡西弥把白特扶上楼，到了吕须房中。他又下楼来，找到坐在车上的玛克，把他送到他住的旅馆里去。垂头丧气的玛克，任凭若望—卡西弥引导着，他不敢张口，胸口里憋着劲怕呕吐出来。不

知怎么回事，他发现自己在若望—卡西弥房中，坐在躺椅上。若望—卡西弥对他说："你躺下吧！"

他觉得丢脸，打起精神来，说："他们戏演得很好。我们没有白花钱！"

若望—卡西弥不是不明白他的意思。他是机灵人，不和玛克谈论这件事。他瞧着在一把旅行用的漂亮的咖啡壶中煮沸的咖啡；并且让玛克欣赏一下漂亮的咖啡壶。两人在闻他们杯中的咖啡香味时，若望—卡西弥露出他小丑式的滑稽笑容，问道："那是什么动物？"①

玛克惊讶地反问："白特吗？"

"我说的是白特的'动物'……"

"我不明白。"

"你仔细看她没有？"

"可怜的丫头，她气色不好，瘦了。"

"可是她的肚子不瘦。"

玛克喊了一声……他明白了……这一天，他们不谈西蒙了。

* * *

隔了一天，一个年轻人在晚间来找玛克。来人相貌不扬，面有菜色，玛克觉得好象见过他。来访者没有等玛克想起他是谁，就自我介绍了。他是西蒙的律师。他口齿不十分流利，言语也毫不吸引人。可是他表现出真实的激动心情。他说他

---

① 法语中"动物"（禽兽）与"白特"同音。

的顾客①拒绝在请求特赦的申请书上签名，所以最后的结局马上就要到来；他一再问西蒙有什么最后的愿望，但也白费力气。等他要离开牢房时，西蒙又把他叫住，说他很乐意和玛克见一面。

玛克却一点也不乐意。焦急不安的情绪又冲上他的喉头。可是他用颤抖的嗓音说：

“如果可能的话，我很愿意见他。”

他心里希望这是不可能的。

律师告诉他，他已经办好了必要的手续，如果玛克同意，他们立即去监狱，出租汽车在楼下等着；明天怎么样那就难说了。

玛克站起来说：“既然如此，去吧！”

律师看出玛克心神不定，理解他的情绪。在汽车里，律师拙笨地向玛克说明，他的顾客引起他的同情心。他早知道这场官司是输定了的。正是因为如此，人家让他自负盈亏地办理此案，他接受了，因为他自己也经历过这种绝望的处境。那种贫困、永远不能满足的享乐欲望和自己亲人们的冷酷地抛弃，可以在巴黎逼得一个在战后腐化堕落的青年农民走投无路。他的辛酸情绪是深刻的，但是软弱无力。这个人一生下来就失败了。受他的保护没有什么好处。玛克心不在焉地听他讲，什么也没有听清。他本能地躲开着他。

监狱里已经接到命令，让两人一直进去。在囚室的门口，律师和玛克握手，向他告别了。玛克走进囚室，好象进入关野

---

① 指西蒙。

兽的笼子。

一道毫无生气的白光，透过房顶上的加铁栏的毛玻璃射下来。室中没有一点阴影。生命就是阴影。

那个准备就死的人站在一个角落里。他向玛克走来。玛克吓僵了，站在门口不动，又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半步，背撞在刚刚关闭的门上。西蒙察觉到玛克的恐惧，嘲笑他说："你害怕了？来吧，小家伙，镇静点！人们要的不是你的命。幸运儿，你的命是属于你的。"

玛克脸红了。他带着羞耻与痛苦说："西蒙，你以为我那样在乎我的命吗？上帝，上帝，我的命有什么价值呢！"

西蒙老老实实地对他说："你的命不值什么钱。可是你还是好好保留它！它对你很合适。"

西蒙面对玛克站着，两腿分开，两臂垂下。玛克还一直没有敢注视他，这时才抬起眼睛来。他看见一个头发剃得光光的脑袋，一张大脸盘，在对他没有恶意地微笑着。玛克感到一阵热情的冲动。他把藏在背后的战战兢兢的双手，向前伸出来。西蒙握住玛克的双手。他说：

"我强加于你的是龌龊的苦役。哎，小家伙！这我早就知道。甚至就因为这样，我才叫你来。可是我跟我自己用脑袋打赌，说你一定不会来的。……你居然来了。我赌输了。这样反而更好……"

"西蒙，"玛克用还在颤抖的声音说："我能够帮你干点什么？"

"什么都用不着你帮，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你证明了在这个婊子成堆的世界上，在我将要离开的这个世界上，

还有一个小男孩没有完全出卖自己，没有否定自己，没有否定我……你哆嗦也没有用……可不，你在哆嗦……就象在法庭上的时候一样。你不坚强！他们把你吓坏了。你吓得要命。你赶快求饶，你把刚刚说出来的话收了回去。没有关系！你已经说出口。你单身一人冲撞那些豺狼，那些穿皮袍的猫①，那些蠢猪……对于一个小男孩来说，这已经很不错！我感谢你。你肚子里的诚实，比那群羊的诚实的总和还要多。”

与其说玛克感到受了恭维，不如说他更觉得受了羞辱。他轻轻地向旁边躲开了一点，满脸辛酸地回答：“谢谢你发给我诚实证书！”

“你心里是说我没有资格给你发这种证书？你错了，小家伙。我是内行！所谓诚实，我不是指一只阉过了的绵羊。你可以在脓血里弄脏你的毛，但你还是诚实的，如果你不逃避，如果你不懦怯地说‘这不是我干的’，如果你把唾沫啐在他们脸上……‘我，我！我在这儿，是我干的！’② 如果你负责到底。”

“你负责吗？”玛克问。

“我负责。如果我能再从头开始，我还要这样做……我还要这样做，要做得更好。”

玛克不想和对方辩论。他嘟囔着说：“有什么用呢？”

“活着有什么用？活着，就是要杀人或者被杀。”

“不！”玛克喊道，一边用手做了一个防卫的姿势，象小孩子一样。

---

① 指法官。法官的制服是黑缎长袍，肩上披一条白鼬的皮毛。

② 原文是拉丁语。

西蒙含着怜悯的微笑打量他："吃奶的小牛！永远离不开母牛的奶头……得！不过在你的额角头，牛角已经开始长出来了。"

"在斗牛场上，公牛永远是预先就被判了死刑的。"

"就是嘛，至少要使斗争的场面壮观些！要使斗牛士破开肚子，流出肠子来。我是笨货，我让我的角套在马的内脏里了① ……你要干得更好些。"

"你把我叫来，就是为了对我说这些？"

"为什么不？"独眼巨人挺起腰身说，"这是我留给社会的遗嘱！"

"你留给社会的是一个妖怪！"

从他的独眼中发出一道高兴的亮光，他变得富于人情味了。他用粗大的手臂揉搓他年轻友人的细瘦的手臂，说："可怜的小妖怪！他害怕自己的影子……可是你枉费力气，我理解你，你会战斗下去的……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谁要是生下来是公牛，也必然作为公牛而死去。别人不能阉割它。但这是你的事，我用不着管……如果我把你叫来，我的孩子，那是因为（在此时此刻，我不会说谎的），尽管我经受了磨难，皮磨厚了，心肠比拳头还硬，憎恨人类，遗憾的是没有能把世界炸毁。尽管这样，到了临别的时刻，自己还是觉得有时候两腿发软，舌头发干（公牛的发干的舌头），心里痒痒，想最后一次，舔一下另一头小公牛的毛……"

西蒙注视着玛克，后者恨不得躲开。西蒙觉得他抓在手

---

① 按西班牙斗牛习惯，有的斗牛士是骑马的。

中的那只胳膊在打冷战。他用拙笨的温情，在玛克耳边轻轻地说："你亲我一下，不至于太为难吧？"

玛克亲了西蒙一下，吓得半死不活。

"谢谢你。你走吧！"西蒙说："你是我喜欢的唯一的人。"

玛克连出去的门都找不到了。西蒙友好地拉住他，引导他到门口。玛克连转身向这个将死的人告别的勇气都没有。

* * *

到第二天，人头落地。

在这些日子里，玛克变本加厉地把他的思想倾注在写给母亲的信上。对于彼此接近的心灵，不见面倒是最好不过的。两人不见面，就免除了有话不好意思直说的顾虑；不见面，反而能推倒两人间的屏障。

这是一种奇特的通信。人们简直不会相信这是母子之间的通信。母子二人都觉得和社会格格不入。他们不但在内心深处解除了社会的成见、因袭的道德观和它的法规，（今天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受它们的束缚！）而且他们根据靠得住的本能建立了自己的法规，他们之间的同盟与团结的道德协定，母子之间在莽林中按照大自然的规定订立的秘密协定。随着儿子逐渐长大，母子关系变换了性质，母亲于不知不觉间变成大姐姐，更加接近儿子。因为现在二人站在同一个岸边，川流不再从他们之间流过；两人肩并肩地饮着这条川流的水；每人将自己在莽林中的猎获物，也就是经验，提供给对方；他们分享新的或旧的经验。对于儿子来说，最陈旧的经验照样很新鲜；对

于大姐姐来说，最新鲜的经验也同样内容充实。

玛克将戏剧性的事件全部对母亲讲了，他自己的生活和这一事件如此紧密相连，以致断头机上的利刃落下时的呼哨声仿佛就是从他的耳边发出的。他对母亲说，如果被砍下的不是他的脑袋，那也是完全出于偶然。西蒙很可能就是玛克，而玛克很可能就是西蒙。这种绝望、疯狂和犯罪的念头，在我们每人身上都出现过。一个人顶住了，另一个倒下了，谁知道是为什么？“这次是他，本来很可能是我。我没有权利谴责任何人……”

对于安乃德的答复，玛克一点也不觉得意外。安乃德说：“不，不论是你还是我，我们都没有权利谴责这个不幸的人。”

安乃德以理解和怜悯的心情谈论西蒙。可是她加上一句（她的心在跳）：“但是说他本来可能就是你，你本来也可能成为他，这决不能是真的。你只能是你。你是我的果实。这果实可能被人从树上摘下，但不可能在它的核心里有蛆虫。……我知道，罪恶与耻辱在你我身上都在逡巡，但是它们绝不能进入我们的卧床。虽然你可能已经受了罪恶思想的诱惑……（你曾经如此，你没有告诉我，可是我猜到了……而且谁又告诉你说过我从来没有被诱惑？）然而，全仗上帝，这些罪恶思想没有要我们！”

玛克觉得全身发热。他微颤着想：“你曾经如此……”而这位妇女，她也一样，她“也曾经是这样！”她这样对他说。安乃德一挥手，驱逐了玛克隐秘的畏惧之感。如果她也接触过同样的深渊边沿，而步履坚定，没有滑到深渊中去，那么玛克作为一个男子汉，反而办不到，他还有什么脸见人！作为考验，

他在自白中比以前走得更远。他在信中提到在年轻男子肚子里酝酿着那些疯狂念头时，他心惊肉跳地从卑劣行动的边缘惊醒过来。后来，他想："我说的是什么？"可是她回答："你曾经到了边缘。你看见了深底。这很好。以后你就不至于遇到突然的事变因为没有准备而手足无措。我生了我的玛克，为的是让他去冒风险。不过我生了他，也是为了让他能够抵抗。冒险！我冒险，我冒过风险。但并不是人人都会碰到坏运气而倒霉的。"

她脸上露出自由的微笑，既严肃又调皮地加上一句："我试了二十次，从来没有倒霉。你并不比我更能干。我们忍受着吧，孩子，过来亲我一下！"

当玛克读到信中这几行话的时候，快乐得雀跃不止，窗上的玻璃都被震动了。他用嘴唇吹开羞辱之感，同时也吹开了他吸的卷烟的烟雾。

"去，到别人的肺部里去！"

这一天，在街上，他故意逞能地吸一口污浊的空气。他说："我有我的空气。在我的脚下，我有坚实的土地。在我的血液中，我有我的李维埃。"

但是小河中流淌的不是黄金。在这年冬天，生活极其艰苦。玛克运气不佳，所以没有使他增加勇气。又由于吃不饱，他的健康受了损害。他不愿意向母亲求援。出于荒诞的自尊心，甚至拒绝了母亲给他寄钱的建议。首先，玛克没有把握知道他母亲是不是生活也很困难；其次，这愚蠢的小公鸡不能同意接受一个女人给他的钱……难道一个母亲是一个"女人"

吗？可不吗，对于他来说，母亲也是一个“女人”！他在信上拒绝得很干脆：“不要坚持！”她不坚持了。这些愚蠢的男子！……安乃德很高兴，玛克是愚蠢男子中的一个。他不要母亲的钱，母亲的思想他却是重视的。在这严峻的冬天，如果不是母亲的思想支持着他，他会觉得更孤独，更寒冷。他从母亲的思想上取暖，好象那是谁都看不见的火炉。据他估计，他母亲自己都不知道这一点。但是她与玛克之间被最秘密的纤维紧紧地连系着，以致她不能不在某些紧凑强硬得象煤炭似的词句中，看见集中的火种在发光。她模模糊糊地猜想到自己成了一种强烈、纯洁，几乎是宗教式的激奋情绪的对象。她认为这种激奋情绪是荒诞的，然而在她心中却产生了卑谦的感激。对于战斗者，必须有一种爱和崇敬的幻想。“我不配①…… 可是我谢谢你，我的小骑士。”

这种两人之间并未明说的奇特的默契，使这个年轻的战斗者在又黑又冷的雨水中，度过孤寂与困窘的日子，而不至于沉没在水中。可是他的脚冷得很！这天深夜里，他还在街上叭哒叭哒地走着，目光穿过夜雾，在人行道上一个灯光暗淡的角落里，好象看见一个熟悉的人影。他突然拐了个弯，以便看清那个人而不被对方看见。他没有弄错，是她——吕须。她身体贴在一个已经关门的售报亭上，使电灯光照不到她，一边窥伺一所房屋的大门。她好象潜伏在那里，蜷缩着，上身从隐蔽处探出来。玛克躲在离开几步远的地方。街上没有行人。一个时钟指明是凌晨一点。吕须一动也不动。她的目光盯在那扇

① 原文是拉丁语。

关着的门上……门开了一条缝。吕须准备跳过去，右臂从阴影中伸出来，瞄准……可是她立即又把手臂缩回了。从门内出来的人不是吕须等待的那个人。她重新蜷伏起来，一边听着那个不相识的人的远去的脚步声。玛克也往后退了一步。但是他看见了吕须的手臂，现在他知道那是什么。他轻手轻脚地走近她，围绕报亭转了一圈，一把抓住吕须。她又害怕又生气地震颤了一下，竭力挣扎，没有出声，用指甲掐对方。玛克开始夺她的武器，扭转她的手腕，狠狠地把她按在墙上。她俯身咬他的手。他在这个狂怒的女人的耳后轻轻地说：

“吕须！是我呀！是玛克！吕须，小吕须，别害怕！快撒手吧！”

经过短促的，可是猛烈的搏斗，那狂怒的女人降服了，让步了。最后，她的颤震化为啜泣，渐渐平静下去。玛克紧紧抱着她，她啼哭的嘴靠在他的胸部。

“行啦！别哭啦！”

他抬起她的下巴。由于摸不到她的手帕，他象个保姆似的，用手指擦拭她的面颊和鼻子。她整个儿垮了，听凭玛克摆布。他替她把歪斜的便帽戴正，替她整理好纽扣和散开的大衣。他见她一点也不抵抗，就把自己的胳膊伸到她的胳膊下面，用手托住她的臂肘，拉着她走去。她象梦游者似地跟着他走。到什么地方去呢？他们不知道。她没有任何意见要告诉玛克。他去哪儿，她也去哪儿，连看都不看，穿过马路，向右转，向左转，驯顺地跟着他。对她来说，去哪儿都一样。即使沉入水底，她照样没有意见。玛克机械地说着话，但是不论是她或是他自己，都听不清他说什么。他心里想：“怎么安置她呢？”

把她送回家吗？让她一个人在这儿呆着？那不人道，也不谨慎。他的脚步把他们引导到勾迦斯街①的旅馆。到了门口，他下决心："上楼！"

他自言自语地说："各人都轮到一次。"

这回轮到他来收留这个绝望的女子了……

她毫不表示反对，没有任何赞成或反对的表示。她上楼了。

玛克寒伧的房间又脏又乱，（让吕须看见这个房间，他真觉得丢脸，可是吕须什么也看不见。）她僵直地站在那儿。玛克让她坐在床上。她按照玛克的意思动作，毫不反抗，两条胳膊下垂，双手平放着。玛克皱了一下眉头，咬着嘴唇，下了决心。他替吕须脱了帽子，解开大衣，脱掉靴子，把她平放在他的床上。她的身体在发生着神经性的反应，在寒冷的空气中打颤。玛克轻轻地说："钻到被窝里去吧！让我来安排，孩子！"

他把吕须扶起来，把压在她身下的床单打开。吕须听从玛克给她解衣，瞪着两只发愣的眼睛。她瘦削的肩头感觉不到玛克的拙笨的手在给她脱衣服。他从衣箱里找出所有比较重的保暖的东西，都给吕须盖上。他一边用酒精炉煮着喝的东西，一边坐在床沿上，把一只胳膊伸到吕须的被窝，用手捏住她穿着长袜子的冰冷的脚，给她暖脚。两人都因疲乏而处于一动不动的昏睡状态。小炉子上的沸水溢出来，流在火焰上，吱吱作响，把玛克惊醒。他站起来，冲了一杯加了几滴烧酒的糖水。他把吕须的头扶起来，想让她喝几口。饮料从她嘴里

---

① 巴黎第五区，靠近巴黎大学的一条小街。

渗出来，顺着下巴和脖子流下去。吕须被热水一烫，醒过来了。她终于用愿意看他的眼光注视着他。她看见了玛克不安的神色，手捧着一杯热气腾腾的饮料，用拙笨的手想把汤匙塞到她嘴里去。她张开嘴，把杯子里的水一口喝干，象小孩子似的。她脸上恢复了一点血色。她轻轻做了个手势，推开奶瓶。玛克看见她恢复了生气，也轻松了。他用手捧住她两边的太阳穴，对她说："现在，你睡吧！你够暖吗？"

几乎同时，玛克发现吕须的头枕在很脏的枕套上，他惭愧得无地自容。他不但没有对吕须隐瞒，反而对她说："对不起！"

他去找了一条干净的毛巾来，摊在吕须的头和枕头之间。这个天真、害臊的动作，使吕须完全苏醒过来了。她揭开毛巾的一角，看了一下之后，甚至微笑了。她索性拿掉毛巾，让它滑落在楼板上，然后把她的脸贴在枕头上，闭上眼睛。

玛克又等了一会儿，看见吕须很安静，便将就着睡在两张椅子上，把灯熄灭。

在黑暗中，吕须的声音说："那么你呢，你怎样过夜呢？"

"你不用操心。我这样很好。"

"你不能睡在椅子上。"

"这已经不是头一回了。"

"那好，至少，你过来，你把椅子靠在床边，免得摔下来！"

玛克将两把椅子靠在床边上，在椅子上躺下来；他的脚朝向吕须的头，他的头挨近吕须的脚。

"对，拿住我的脚！"吕须说："这样使我舒服些。"

玛克捏住吕须的脚。

过了一会儿，她说："你真好。"

"我不知道。我不信……"

"我说'好'，是比较而言的。"

"和谁比较？"

"和别的狗们比较。"

"那么我也是狗了。"

"我啊，我是母狗。"

"对，今天晚上，你的确象母狗。"

"而且甚至不能够把那家伙的肚子打穿。"

她在床上用脚一踢。

"行了，够了！别乱动！你是被捆缚着的。"他使劲抓紧她的脚髁。

"你听着，玛克，既然命运让你落入我的网中，你至少应当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什么都不需要知道……而且有什么可知道的？爱情受骗的愚蠢故事……如果这也可以叫做爱……"

"对，我就叫它爱情。别人是不是这样叫它，和我有什么相干？他要了我，我也要了他。他占有了我，我也占有了他。后来他把我甩了，他已经厌足了。他又要一个别的女人，他占有了别的女人。我要杀死他……"

玛克埋怨说："吕须，已经结束了吧，这些蠢事？你可别再开始了。"

吕须咽了一口唾沫，大声叹了两三口气，接着说："已经结束了。对，我没有击中他。我不想再试了……但是我需要对你讲讲经过，为了使我松快一点，也是为了报复。"

“可怜的姑娘，你的那些小故事叫我听了恶心。你闭口吧！再说，我困得要命，我要死了……”

吕须神经质地笑起来，说：“活该！你死吧，一边死一边还要你听！你听了恶心，这个我不管。我自己也恶心。我给你擦擦鼻子……（吕须抓住玛克的两只耳朵，抱住他的脑袋，用床单给他擦鼻子。）你既然做了好人，不问我愿意不愿意把我从水洼里救出来，那你就活该了！你救人必须救到底，你必须喝我一肚子的苦水。”

“那就请吧！”玛克沉住气说。

可是他说完马上就睡着了。吕须坐在床上，俯身向玛克，狂怒似地向他倾吐心中的委曲。为了抓住玛克开小差的注意力，她时时摇晃他的脑袋，用发烧的手指在他脑袋上乱抓。可是睡眠的力量比什么都强大。玛克只听见催眠曲似的嗡嗡的声音，多少带点激动和不安。他想是在海船上过夜……在他的意识中，最后感觉到的是抓在他手中的吕须的两只脚在不停地活动。她说话时，两只脚也象她的手一样总要蜷缩一下。

虽然她知道玛克早已听不见她在说话了，她还是把她的故事一直讲完。她倾吐完毕，感到满足了，才停住了嘴，好象磨房突然沉寂下来。玛克在梦中感觉到了，他做了一个动作，他放腿的椅子摇摇欲倒。吕须一把抓住玛克的裤带，她用双臂抱住他的腰，把睡汉推到床上，紧挨着她。他全身穿着衣服，只光着双脚。她把这双光脚放在枕头上，靠近她的面颊，同时把玛克的脑袋放在她的脚旁。于是在睡眠中她和他会合了。就这样，两人紧挨着度过一夜。她盖着床单，他睡在床单上面。两人都精疲力竭，他们形成一个整体。他们睡觉就象

同样年龄的人，一口气睡七个小时，一动也不动。当他们在原处一起醒来时，已经接近上午十一点了。

惊诧的玛克，一挺身坐起来，看见吕须的面颊挨近他的脚，赶紧把脚收回来，坐在身下，结结巴巴地说："对不起，对不起！……"

吕须笑了，说："谢谢！"她也象他一样，坐在自己脚跟上。两人蹲坐在那里，面面相觑，好似两个和尚。

"你让我当场出丑了。"玛克说。

吕须用她的鼻子蹭着玛克的鼻子，说："害臊吧，害臊吧，小傻瓜！我从来没有睡过这样好的枕头……睡得多么香呀！我已经把自己洗干净了，把弄脏我的那满肚子苦水倾泻出去了。我肯定你什么也没有听见。昨天夜里，我浇了你一身，你什么也不记得了……"

玛克回忆了一下，说："一个字也不记得。"

"那也不要紧！反正你接受了整整一包。而且，我的朋友，你尽管不听，你迟早会一点一点地想起来的，因为我的嘴贴着你的脑袋说话，我把我的话通过你的头盖骨灌输到里边去了。"

"漂亮的礼物！"

"你说怎么办？只有把包袱卸给别人，自己才会轻松。"

"你轻松了吗？"

"绝对轻松了。胃也空了。心也自由了。全身整洁清新。"

"这样很好。我什么也不说了。"

"你就该这样！如果现在你敢提起昨夜发生的什么事，我

不会承认的。我否认……你敢试试看？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

她向他挑战。面对她充满欢笑、态度镇定、已经完全休息过来的再也看不出昨夜里痉挛痕迹的容颜，玛克张着嘴看呆了。

“见鬼的女人！”他说：“她们有七个灵魂，七张面孔。”

吕须说：“这不算什么。”

她双手捧着玛克的脸，一边拧一边说：“我的好孩子！我的小孩子！瞧你多么瘦！我欠你多少人情！你能够料想得到吗？不，不要猜！只有我一个人知道，那更好些。”

“可是我也完全知道。”

“你瞧……自高自大！虚荣的傻瓜！现在他要向我算他帮忙的帐了……他也许自以为可以让我付出代价……”

“可不，完全正确，应当付代价。”

“犹大！你说要多少钱！”

“你要向我保证，以后决不再犯。”

“以后我每次再犯，事先来向你请求批准。”

“如果我拒绝呢？”

“我服从你。”

嘲笑的口吻突然以坚定、严肃的神气继续下去，坦率的眼神仿佛说：“不开玩笑了！”

“算数！”玛克说：“你被拴住了。”

两人互相握着双手。

“现在，”吕须说，一边把两条腿从被筒里抽出来：“去吃早点吧，我饿极了……”

她从床上跳下来。

玛克窘住了。他的钱包已经瘪了。吕须早就料到。她不怕害臊地对他说:“我津贴你。我来付钱!”

玛克坚决抗议。

“孩子,你得按照我的意愿办事。不然的话,过去的一切全不算。我重新干杀人的勾当。”

玛克要想争论。

“闭上你的嘴!你到了餐桌上再张嘴吧!”

“吕须,你想羞辱我?”

“那可不,毫无问题!这样对你的健康是十分有益的。你骄傲得要死。我必须给你放血。你把我洗刷了一遍。现在该轮到我洗刷你了。此外,请你告诉我好不好,你从来没有用一个女人的钱吃过饭?”

“肯定没有!”

“好极了!现在用我的钱去吃吧。”

她满意地搓搓手,翘起一只脚,全身旋转一圈,挎起玛克的胳膊就走,在楼梯上,她拧他的胳膊,和他一起走到街上。

在一家学生餐馆里,他们狼吞虎咽地吃一块带血的牛排,吕须又要了两份小吃,一碟很肥的布里干酪和一杯葡萄酒。她的眼睛充满调皮的神色,嘲弄地瞧着玛克。不应当向她挑战。玛克沉住气(很满意),让她去挑逗。他的意识沉默在舒服的麻木中,好象一只喂饱了的看门的狗。偶然有一次能这样饱餐一顿,也是一件好事。

他们从餐馆出来之后,玛克该上班去了。吕须说:“把你的钥匙给我!”

晚上，玛克发现吕须安坐在他房中，身边是玛克的衬衣和袜子，她正在缝补。所有的抽屉和衣箱全倒空了，纸片、衣物堆满床上、两把椅子上和楼板上。一切都不是干净的，差得远呢！玛克把他的脏衣服扔在壁柜的角落里。吕须都拿了出来，整理、清点，仔细看过，甚至在洗脸盆里把衣服洗了。在窗子前的一条绳子上，晾着滴着水的内衣和手帕。

玛克臊得恨不得钻进地洞。他最怕别人看见他身上的狼狈样和破烂内衣。他倒在床上，用手捂着眼睛，用哀怨的声调说："呵，不，不，不！……"

吕须和善地说："算了，算了！……难道这不是很自然的吗？"

玛克呻吟着说："所有这些破烂……"

"正因为这样，才需要我的手指来干活。"

"不，不能让这些垃圾弄脏你的手指。"

"难道你以为我的手指没有干这种活的习惯？只要是女人，这种事就见得多了！"

"这样不好！不，不！你没有权利……"

"我有我自己给的权利。经过昨夜的一切，我必须占你的上风。我已经占了，今天下午我就用了这种权利！我曾经对你说过：'我要洗刷你。'我已经洗刷了，小坏蛋！"

玛克羞得喘不过气来，逃出房间去了。吕须把手上的活计扔在一边，追上去抓住玛克的手臂，把他拉回来，对他说："亲爱的小伙子，你这样，我更爱你。"

玛克一直把头扭向一边。吕须抓住他的下巴，将他的脑袋转过来，说："大傻瓜，我们是兄弟，难兄难弟……"

玛克感动了，他嘟嘟囔囔地，笑着说："蠢猪兄弟。"

"还有什么比这更好？"

玛克帮助吕须把衣服收拾起来。天开始昏暗下来，该点灯了。

"今天干这些就够了！"吕须说："还有足足一个下午的活要干。我明天再来。"

"怎么？"玛克说："你要走了？"

"自然罗，我回到我住处去。"

她看见玛克脸上遗憾的表情。

"是的，我的朋友，昨天夜里的美好的冒险行动，是不可能再重复一次的。"

他样子很尴尬。她笑了："你不以为这样吗？第一次，在不可能的情况下却做得很成功。如果再做一次，简直是向魔鬼寻衅。"

"魔鬼巴不得有人向他寻衅。"

"说得好！还有女魔鬼呢！"

"那又怎么样？"

"那可不行。"

"你有理。我们得到的，已经太好了。"

她用手指把头发塞进帽子里，照着挂在窗上的镜子。她看见玛克站在她背后："不管怎么说，你是个好小伙子。"

"你呢？你也不是那么坏！"

"可是也很够坏的，我告诉你，对于我的情夫们，我是够坏的。"

她转过身来，咄咄逼人。

“那么，我们呢？”

“那么，我们，……正因为这样！真运气，我们不是情夫情妇！得啦，不要噘嘴，要有点礼貌！”

“没有礼貌问题！”

“怎么没有，你说谎！那么，和我一同说：‘真运气！’……”

他向她伸出双手。她把手握住。

“真运气，你是你，我是我，而且我们互相拉着手！”

吕须讽嘲地说：“我们互相拉着的是脚。”

“你走在我身上，我走在你身上。情人、朋友，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吕须，那么我们是什么呢？”

“我们是自己的土地。我们陷进了烂泥坑，我们又站住了脚，又登上了岸。现在，我们重新出发。为了出发，我们可以亲个吻……下不为例。”

他们两人亲了吻，大口大口亲吻，象两个顽皮孩子。

玛克问：“可是你还要来的？”

“不来怎么行呢？叫化子，我还有你的那堆破烂衣物呢。而且，我们今天什么也没有说，明天我们谈谈。”

* * *

第二天，他们什么也没有谈。玛克下班回来晚了，吕须已经先走，一叠衣服很整齐地放着。只有一双袜子放在桌上，两个破洞展示在外面。从这两个破洞里，十个脚趾至少可以钻出来六个。这是一张恬不知耻的名片，意思是说：“明天我还要来。”

吕须果然来了。那天是星期六。整个下午可以用来谈

天。吕须坐在床上。玛克骑坐在椅子上。他们拿着烟卷忘了吸，任烟头烧到手指。两人间的亲密关系没有怎样追求就坦率地建立起来。吕须把她心中的隐秘都倾泻出来。所谓她的情夫们，其实都是夸张的说法！实际上她只有过一个情夫，就是那天夜里她准备伏击的那个人。她在玩世不恭的伪装下，自嘲地承认，她在巴黎很自由的生活曾经遇到不少风险，但是她从来没有能下决心采取冒失的行动：一种生理上的反感在最后的瞬间保卫了她。"然而，"她抗议地说："我是完整的，健全的，我有需要，我不怕满足我的需要，我和那个白痴在一起的时候看清了这一点……可是为什么一定非和这个牲口，这匹大马在一起不可（我真想在他背上抽断我的鞭子）……而不是和一个可以增加我的食欲的人在一起，比方说，你？"

玛克让她去讲。接着他开口了：

"归根到底，你是一个正派的法国女人，你勉强自己演一个对于你不适合的角色。你顽固地演下去，就是由于气恼，由于和老父老母赌气。你的更合适的位置应该在外省，在二老身边……"（吕须抗议）"你完全不适合做那种拿着手枪在夜间去窥伺情夫的人。你天生适合于在你床上保留一个唯一的、善良的、终身相处的丈夫，并且和他认真地生一大群孩子，我可以设想他们一个个地挂在你的奶头上……"

"我没有奶头，你不信摸摸看！"

"小母牛身上能挤出最好的奶汁来。"

"连母牛都不是！我只是一只瘦瘦的母山羊，在野地里跑。你却想象这只母山羊会让人拴在篱笆上过一辈子！"

"如果你愿意，可以看守山羊，让他跑在前头，跳跳蹦蹦，

在别的篱笆上咬一点、嚼一点什么叶子。你可以在你的思想中，不止十次地对你丈夫不忠……甚至于，上帝，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妥当，如果让你丈夫戴一两次绿帽子。在漫长的一辈子，只让他戴一两次绿帽子，算不了什么大事！……”

“我倒要瞧瞧你的本事，江湖大盗！”

“不，不，问题不在于我。”

“不过，玛克，请你告诉我，坦率地告诉我，自从我们相识以来，难道你一次也没有想过吗？”

“想什么？”

“想让我给你戴绿帽子。”

“没有，真的没有。你想过吗？”

“此刻我想试试。可是我不能够。”

“我们两人不适合于套在一副辕驾上。”

“然而我们互相是这么理解！你是唯一理解我的人。我也理解你。问题就在这里！要互相结合，必须是两个毫不理解的人。”

“必须在夜里，两个人才能够互相结合。”

“你呀，你一定会有这种机会的。你会给自己找到机会，我敢肯定。你将要落入最能够损害你的女人的罗网中。你不愿意要一个完全坦率，不让你费事，你可以放心的女人，因为那样显得太明朗，和白昼一样。”

“这倒也许是真的。”

“两个人互相太了然于对方的命运，太了然于对方为我好应当干些什么，于是自然而然地，对方不这么干。”

“这么说，我没有看得太不正确吧，你同意么？我看清了

你应当是什么样，象你现在的样子。”

“我不应该是这样的。对，我在巴黎的生活，你说得对，它把我折磨死了。我生下来就是吕须①，蜂窝，我的蜂窝，我的故乡卢瓦尔省的蓝灰色太阳照耀下的蜂窝。可是这些庞大无比的白蚁窝，和它们有毒的蘑菇，使我充满恶心和憎恶。我真想放一把火烧掉它们。赶快用煤气来熏，把这些肮脏东西消除掉。”

“那好，你走吧！逃跑吧！回到农村去。”

“我不能够。”

“为什么？”

“有我那老头子，他向我挑战了。”

“你认为你给他的教训还不够让他明智些？”

“呵，我再不怕他了，他在病中，他老实了，不哼了。他只怕一件事，怕我再走。”

“那么？”

“那么，必须由他先向我表示让步。”

“让他向你求饶？”

“必须他认输！”

“如果他不肯，你就不动窝了？”

“不，肯定不动。”

“顽固的蠢驴！”

“顽固的山羊。”

他重新开始劝告她。她听着，不吭声，她心里觉得他有理。但是她坚决不改她的没有理。

---

① “吕须”，法语原意是蜂窝、蜂房。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母与子　中
作者＝（法）罗曼·罗兰著　罗大冈译
页数＝６７１
ＳＳ号＝１０９７９１２９
出版日期＝１９８５年１２月第１版